

又是三年之丧

晋王司马昭之死,全国官民都依照变通办法,三天便脱下丧服。身为儿子的司马炎,也于安葬老爹三天后,脱下丧服;但是仍戴白色孝帽,不吃肉类,只吃蔬菜,悲哀痛苦,骨瘦如柴,跟普通平民守丧的情形一样。文武百官奏请晋帝司马炎,脱下白色孝帽,恢复正常进餐。司马炎下诏说:“每每思念九泉之下的幽冥世界,而自己却不能穿三年丧服,心情至为沉痛,何况又要吃鱼吃肉,身披锦绣丝绸?那只有使我更加悲伤,不能使我宽心解怀。我生在儒家家庭,礼仪相传,为时已久,怎么可能突然改变对父亲的孝思?接纳你们的建议,已经够多,试看一下孔丘回答宰我的话(《论语》:宰我问说:“守三年之丧,时间太久。正人君子三年不行礼,礼必消灭。三年不听乐,乐也必消灭。旧的米谷既死,新的米谷已生,尽情就可以了。”孔丘说:“吃米穿绸,你心里是不是平安?”宰我说:“平安。”孔丘说:“你心里如果平安,你就去做。”宰我告辞后,孔丘说:“宰我是何等的_レ不仁不义,儿子生下三年,然后才能离开爹娘怀抱。守三年之丧,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原则。”)就不必再为此事争论。”司马炎遂继续头戴白色孝帽,不吃鱼肉,只吃蔬菜,整整三年。

司马光曰:“三年之丧,上自天子,下到小民,都要遵守,这是先王(古代圣明君王)制订的礼教,百世不变。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独出心裁,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学无术,变更古人制度,破坏古人礼仪,断绝父子之间的恩德,伤害君臣之间的大义,后世君王遂不能有深刻的悲痛之情。而文武官员,谄媚拍马,又不肯匡正。直到司马炎,挺身而出,天性流露,矫正错误,仍行古礼,应是世间难得出现的贤明君王(不世之贤君)。可是,裴秀、傅玄之辈,却是浅陋的庸才,

只知道沿用旧例，玩弄典故。不能顺从君王的美德，可惜。”

三年之丧，在公元前五世纪时，人们就已经不能忍受，所以才有宰我的强烈反击。事实上，孔丘并没有回答宰我的问题。宰我的问题是：三年之丧的结果，将使“礼坏乐崩”！孔丘应该解释或证明礼不会坏，乐不会崩。可是他却抛开这个严肃的主题，绕过来问宰我吃米穿绸，心里是不是平安，而又在背后骂他不仁不义！这种答非所问的论断，只是下流的人身攻击，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焦点。几千年来，中国人就用这种方法思考，被这种方法牵着鼻子乱走。

仅只因为司马炎在三年之丧一件事上，恢复了公元前五世纪人们已不能忍受的痛苦，司马光便无限感动，赞扬他是“不世之贤君”。司马炎是不是“不世之贤君”，《资治通鉴》俱在，字字可考，只不过一个荒淫的地痞流氓而已。《通鉴》可是司马光自己编的，为什么这么轻视读者的智慧，把史实一笔抹杀，只因为这项行为符合司马光自己的利益？

专制招牌

晋王朝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李惠(音 xī【锡】)，弹劾前任立进(今地不详)县长刘友、前任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武陟等，侵占国家稻田。请求免除山涛、司马睦等官职；武陟已经死亡，请求贬黜加给他的绰号(谥)。司马炎下诏，说：“刘友剥夺人民财产，用来诱惑政府高官，要查个水落石出，严惩奸邪。山涛等人，有错已改，没有再犯，不必追究。李惠秉公行事，不畏权势，是国家正直的栋梁。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曾经说过：‘皇亲国戚可要收敛一点了，小心两个姓鲍的。’”(参考35年6月)在此昭告群臣，你们要谨慎做你们的事。这种宽

大的恩典,不会常有。”司马睦,是司马懿的侄儿(司马炎의堂叔)。

司马光曰:“政治最重要的根基,在于刑罚和奖赏。刑罚和奖赏不分明,政治如何成功推动?司马炎赦免山涛,而褒扬李惠,刑罚和奖赏,同时丧失。假使李惠的指控是对的,则山涛绝不可赦免;假使李惠的指控是错的,则李惠绝不可褒扬。褒扬部下,鼓励他发言,发了言之后,毫无效果,反而使他和同僚之间,结下怨仇;使在上位的人,玩弄权威,将来会有什么后果?而且,四位官员,罪行相同,刘友被诛杀,山涛却一点事也没有。不敢碰权贵,只敢对付卑贱的小人物,这难道是政治上要求的公平?政权创立之初,正义便不能建立,却想代代相传,岂不太难?”

专制独裁社会最明显的招牌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偶尔也有打老虎的时候,但那只是因为该老虎倒了霉,并不是因为该老虎犯了法,社会没有是非,只有权势,于是官性兴旺,人性泯灭。

段 灼

曹魏帝国征西将军邓艾之死(参考 264 年正月),全国人都知道他受到陷害,死得冤枉,可是政府中没有一位官员,为他申辩。等到晋王朝政府建立,司马炎称帝,参议官(议郎)敦煌郡(甘肃敦煌)人段灼,上书说:

“邓艾心怀至忠,却蒙上叛逆的恶名,一手征服巴蜀(蜀汉帝国),三族反而受到屠灭。邓艾性情刚直急躁,自负他的功劳,炫耀他的贡献,不能跟朋友同僚,和睦相处,所以没有人肯为他伸冤诉屈。我心中认为,邓艾本来是屯垦区农家的一个牧童,被擢升到征西将军,官职地位和受到的恩宠,已到巅峰;功勋和名望,也都有成就;七十岁的高龄老翁,他还追求什么?只是因为刘禅(蜀汉帝国二任帝)

刚刚投降,边远郡县,还没有归附,所以才假传圣旨,代表皇帝发号施令(承制),目的只在安抚人心而已。钟会已有叛变阴谋,恐惧邓艾威名,遂夸大他的非常措施,编织网罗,证明他确实谋反。邓艾接到诏书,立即放弃所率领的精锐部队,甘心接受捆绑,不敢回头一看。因为他明知道,只要面见先帝(司马昭),绝没有一死之理。钟会伏诛之后,邓艾部将,愚蠢地自相聚集,共同追赶,打破囚车,把人释放。邓艾面对这项突变,情况狼狈,进退都失去凭借。他从没有跟他的亲信心腹,有什么阴谋;然而,这项突变,却使他陷于前进也被杀,后退也被杀的绝境,岂不可哀。陛下真龙兴起,宽宏大度,请准许邓艾归葬祖坟,发还他的田产家宅,酬佣他消灭蜀国(蜀汉帝国)的功劳,提拔他的后裔;使邓艾这场冤狱,盖棺论定,再赐给谥号,使他死无遗恨。而天下追求荣誉的人士,想要建立功业的官员,必会赴汤蹈火,乐于为陛下效死。”

司马炎认为他说得有理,但不能付诸行动。正好,司马炎问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樊建,关于诸葛亮治理蜀汉帝国的情形,叹息说:“我怎么得不到像诸葛亮这样的干部?”樊建叩头说:“陛下明知道邓艾身负奇冤,却不能为他申雪,就算得到诸葛亮,恐怕也会像冯唐所说的那样!”(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希望得到廉颇、李牧名将,冯唐说:赏轻罚重,即令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用。参考公元前166年。)司马炎笑说:“你的话给我很大启示。”遂任命邓艾的孙儿邓朗当初级禁卫官(郎中)。

为人伸冤辩谤,是天下第一等大丈夫,那需要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高贵的道德勇气。落井下石,固是禽兽行径;袖手旁观和稀泥,也不过是一个伶俐的懦夫。

王 褒

东关(安徽含山西南)之战(参考 252 年 11 月),司马昭问部属说:“这次败仗,责任在谁?”安东将军府军政官(安东司马)王仪,脱口而出说:“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大怒说:“你把责任推给我呀!”拖出王仪,立即斩首。王仪的儿子王褒,对老爹死于非命,非常沉痛;隐居在家,教授学徒度日。中央征召三次,州郡政府延聘七次,都一律拒绝。坐下时,从来不面对西方(王褒家在城阳郡【山东莒县】,晋王朝皇帝在洛阳,位于城阳郡之西),在老爹墓旁,搭建一个茅庐,日夜不断地攀住柏树悲号,泪滴树上,树都枯死。读《诗经》读到“可怜父母/生我劳苦”(《蓼莪》),从来没有一次不一再流泪,哀哀哭泣。门徒们从此撤除《蓼莪》诗篇。王褒家贫,计算人口粮食,然后耕种田地;度量身上的需要,然后养蚕织衣;有人赠送财物,全不接受;帮助他,也都拒绝。门徒们暗中替他收割麦子,王褒就抛弃掉,一生不出来当官,死在自己家宅。

司马光曰:“从前,姚重华(舜)诛杀妣鯀,而妣鯀的儿子姁文命(禹)事奉姚重华;因为,他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康、王仪,都是冤死,他们的儿子不事奉晋王朝的皇帝,当然可以。到了后来,嵇绍假如没有荡阴(河南汤阴)的忠烈行为(参考 304 年 7 月),岂不是受到君子的讥笑。”

姁文命事奉杀父仇人,司马光赞扬他:“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绍事奉杀父仇人,却要对他讥笑,这是哪一门的逻辑?哪一国的标准?王褒对老爹之死的悲痛,我们万分同情。可是,他的种种孝行,却给人一种沉重的压力。王仪被杀,到本年(274),整整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中,所有时间都用在对老爹的思念。行为迹近怪诞,依人生

经验推测,绝不可能。尤其泪滴树上,树都枯死,更简直像一篇西洋童话。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一生,把全家大小,甚至把所有门徒,都弄得那么悲苦?孝行是一种美德,而一种美德却必须用悲苦去表现,应是文化的病态。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种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病态赞扬。影响可是负面的,它使读者深深感觉到,具备这种美德,是多么困难。

丧服与哀思

晋王朝(首都洛阳)皇帝(一任武帝)司马炎把皇后(武元皇后)杨艳安葬在峻阳陵。安葬之后,司马炎跟文武百官,都脱下丧服,改穿平常服装。国立大学教授(博士)陈遼建议,认为:“现在我们奉行的,仍是两汉王朝的一时权宜制度,而太子(司马衷)并不主持政府,应该为娘亲穿三年丧服。”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杜预,认为:“上古时代,天子和封国国君(诸侯),都要穿三年丧服,开始时都穿‘斩衰’‘齐衰’(“斩衰”是最重的丧服,粗生麻布制成,衣边及下摆不缝。“齐衰”是次重的丧服,熟麻布制成,衣边及下摆缝平),但在死者埋葬之后,就脱下来,沉默不语(谅闇),只在心中悲悼,直到三年期满。所以姬旦从不说:‘子武丁(商王朝二十三任帝高宗)穿丧服三年’,而只说:‘子武丁三年沉默不语’,这是‘心中悲悼’的证明,羊舌肸(音 xī【希】)从不抨击姬贵(周王朝二十八任王景王)提前脱下丧服,而只抨击他早早地就饮宴欢乐。这就是明白地显示:安葬之后,就可脱下丧服,所以错误只在姬贵不能沉默不语(《左传》公元前527年)。在礼教上,只要求内心感受。礼教,不是指赠送宝石绸缎(《论语·阳货》);守丧,难道就只指披麻戴孝?太子(司马衷)出则视察三军,入则监守中央政府,不能说他闲着没事。所以,应该在把娘亲

牌位送到皇家祭庙,作最后一次哀哭之后,脱下丧服,沉默不语三年。”司马炎批准。

司马光曰:“圆规可以画出圆形,直尺可以画出方形。普通工人没有圆规便画不圆,没有直尺便画不方。麻布丧服主要的意义是表现哀痛;然而,普通人如果不穿麻布丧服,则哀思便很难产生。《诗经·素冠》诗篇,正是如此(《素冠》:“乍看见你头戴白色孝帽/体形枯槁/难以承担忧劳。”“乍看见你身披白色孝衣/我心里无限悲戚/想跟你同行前去。”“乍看见你腿穿白色孝裤/我心里无限悲苦/想跟你同声一哭”)。杜预巧妙地利用经典,来附和人情,虽然似乎有道理,我以为不如陈遼的意见敦厚。”

怀念爹娘,出自天性,一个穷苦樵夫悲悼他的亡母:“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为何唤娘娘不应?”他何用穿三年丧服?又为什么一定要三年沉默不语?孔丘在回答林放的问话时,强调说:“与其讲究形式,不如内心悲伤。”司马光之流的儒家学者,却偏偏顽强地认定:大多数人对爹娘都没有感情,如果不叫他披麻戴孝,便引不起他的哀思。所以,守三年之丧,穿三年之服,三年假装哑巴不说话,成了儒家系统寸步难行的痛,害得一些大儒,不断为它打斗,而又语无伦次。

无力感的悲剧

晋帝司马炎,娶杨芷当皇后。大赦。杨芷,是司马炎前妻杨艳的堂妹,美丽而又有德行。最初司马炎下聘礼时,杨芷的叔父杨珧(音 yáo【姚】)上书说:“自从古代起,一家之中,有两位皇后,没有一个能保全她的家族。请求把我这份奏章,藏到皇家祭庙,有一天真的发生我所恐惧的事情,凭此免除灾祸。”司马炎批准。

杨珧面对必然发生,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灾祸,心情的恐惧和沉重,可以体会。然而,皇庙藏书,岂有作用?局势平静时,不会有灾祸;一旦有灾祸,一定斩草除根,谁还管他妈的什么皇庙?什么藏书(参考291年3月)?不过,问题是,杨珧除了如此做外,又有何法?无力感的悲剧,才是最沉痛的悲剧。国如此,家如此,人也是如此。

人渣孙皓

280年,东吴帝国亡,末任帝孙皓跟他的太子孙瑾,用泥涂到头上,再把双手绑在背后,到洛阳东阳门(洛阳东城中门)投降。司马炎派皇家礼宾官(谒者)解开他的绳索,亲自出临金銮宝殿受降,中央政府文武百官、邻国使臣,以及国立大学学生,全体出席典礼,传见孙皓,跟东吴帝国归降的高级官员。孙皓登殿,叩头,司马炎对孙皓说:“我设这座位,等你很久!”孙皓说:“我在南方,也没有座位,等待陛下。”贾充问孙皓说:“听说你在南方,挖人眼珠,剥人面皮,这算什么刑法?”孙皓说:“做人的臣属,谋杀他的君王,奸邪不忠的,就用这种刑法对付他。”贾充说不出话,十分羞愧,而孙皓一点也不觉难堪。

司马炎心地宽厚,所以对亡国之君,至为优待。但对像孙皓这种人渣,应该予以合理制裁,世上才有天理和公道。不分是非的敦厚,只不过一个和稀泥的昏庸汉。孙皓现在已经失势,那些被他酷刑致死者的家属亲友,竟一个个像只老鼠,没有人挺身而出,给予适当的反击,则不但没有正气,而且连人气都已丧失。难道那些人真的就是蝼蚁,无怪孙皓对他们百般凌虐诛杀,毫不在意。

熟透了的老奸巨滑

司马炎曾经从容地问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薛莹孙皓所以覆亡的原因。薛莹回答说:“孙皓亲近小人,刑罚太滥,大臣和将领,没有安全保障,覆亡原因在此。”有一天,又问吾彦,吾彦说:“孙皓英俊,宰相贤明。”司马炎说:“如果是这样,怎么会覆亡?”吾彦说:“上天的眷顾,到此为止。天道运转,已另有托付,所以被陛下擒获。”司马炎欣赏他的回答。

薛莹忠诚正直,吾彦则是一个官场小僚,既图欺骗国家元首,又图欺骗自己良知,把东吴帝国千万愤怒的人心,和抗暴的行为,一笔抹杀;把暴君的覆亡,归之于上帝阿拉,既不得罪有权大爷,又可博得“温柔敦厚”美名,可真是熟透了的老奸巨滑。

无耻之徒

282年,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薛莹逝世(薛莹原是东吴帝国官员,参考269年10月)。有人问吴郡(江苏苏州)人陆喜说:“薛莹在吴国(东吴帝国),恐怕是第一等贤才!”陆喜说:“薛莹只能说第四等第五等,怎么能说第一等?孙皓暴虐无道,吴国(东吴帝国)臣民,沉默不说话,隐居不当官的,才是第一等。躲开高位,宁居低位,用俸禄代替耕田,维持生活的,是第二等。慷慨居官,体会国家,立身正直,无畏无惧的,是第三等。利用机会,不断促使政治改革的,是第四等。

温和谨慎、不谄媚、不拍马,不过第五等。第五等以下,就用不着谈了。所以,吴国(东吴帝国)上等贤才,都被埋没,远远躲开麻烦。中等贤才有声名,有地位,但却接近灾祸。观察薛莹的一生行事,怎么能算第一等?”

陆喜这篇评论,充分暴露出来传统知识分子神经质的卑怯。不管国家危机如何严重,不管人民灾难如何普遍,而只求明哲保身,所以才把冷血的下流动物,列为第一等,而把官场混混,列为第二等。认为立身正直,无畏无惧的英雄豪杰,以及不断促使政治改革,不谄媚、不拍马屁的人,不过是一群大小傻瓜,只有远远躲开麻烦,才是光明大道。大小傻瓜接近灾祸,自应受到讥讽。

实践正义是一种能力,面对暴政,所有的知识、学问、道德、勇气,完全崩溃。对别人的赴汤蹈火,反而酸溜溜地在旁边说风凉话,陆喜提供给我们一个无耻之徒的榜样。

“凶人吉其凶”

晋王朝太傅(上三公之二)、总司令官(大都督)杨骏,自当权以来,严厉苛刻,做事琐碎,独揽大权,而又刚愎自用,无论中央及地方,对他都十分厌恶。冯翊郡(陕西大荔)郡长孙楚,对杨骏说:“阁下以皇亲国戚的身份,居于跟伊尹、霍光相同的高位,应该大公无私,至诚至信,虚心谦让。而今,皇族力量强大,阁下却不跟他们共同主持政府,对内猜疑嫉妒,对外树立亲信私党,大祸临头,指日可待。”杨骏不理。

胡三省曰:“杨骏的败亡,人人皆知,只杨骏不知。凶险的人总是把凶险当成祥瑞(凶人吉其凶),莫非就是指此。”

凡是凶人,一定会“吉其凶”,坐在炸弹上猛敲雷管的大愚若智之辈,对他得心应手的翻云覆雨,和因翻云覆雨而铸成的灿烂局面,连自己都佩服自己的聪明。却不知道每一次得心应手,都是对雷管的每一记猛敲。谁劝阻他不要再敲了,谁就是别有居心的叛徒,诛杀不赦。

然而,并不如胡三省先生所说的:“人人都知。”事实上,除了当事人不知外,摇尾系统也不知;不但不知,反而帮助主子猛敲,他敲得越卖力,主子越高兴,直到轰然一响。这种场面,历史上不断重复演出。嬴胡亥、项羽、刘濞、霍显、刘贺、王莽、公孙述、隗嚣、梁冀、董卓、孙皓……车载斗量,而以后更大量涌出,使人掩卷叹息。

又一群猪

291年,晋王朝发生政变,孟观、李肇,报告晋帝(二任惠帝)司马衷(本年三十三岁),诬称杨骏谋反,深夜写下诏书:宣布首都洛阳城内外,全部戒严。派人把诏书送给杨骏,撤销他所有官职,而仍保留临晋侯的爵位,返回私宅。一面下令东安公司马繇,率金殿禁卫军四百人,向杨骏发动攻击。任命淮南国(安徽寿县)郡长(相)刘颂当国务院法务部长(三公尚书),率军保护金殿。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段广(杨骏外甥),跪在皇帝司马衷面前,求情说:“杨骏孤孤单单,一个老翁,而又没有儿子,岂有谋反之理?但愿陛下深思!”司马衷不作回答。

当时,杨骏住曹爽故宅,得到皇宫发生变化消息,紧急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太傅府主任秘书(太傅主簿)朱振劝杨骏说:“皇宫突然有军事行动,目标是谁,不问可知。定是一些宦官小人之辈,替皇后(贾南风)设计阴谋,对你不利。你最好纵火焚烧云龙门(皇宫南

门),用火势威胁,要他们交出主谋。再打开万春门(皇宫东门),率领东宫(太子宫)卫士及驻防城外的警备部队,拥护皇太子(司马遹)进宫,搜捕奸党,宫内震动恐惧,一定斩杀主谋,送出人头。不这样的话,无法逃出此难。”杨骏胆小懦弱,不能立即决定,推托说:“云龙门,是曹叡(曹魏帝国二任帝)建造的,富丽堂皇,花了不少功夫不少钱,怎么能烧掉它!”高级咨询官(侍中)傅祗知道杨骏不能成事,立即报告杨骏,请准许他跟国务院执行官(尚书)武茂,一同进宫观察形势,遂对在座官员说:“皇宫不该成为没有人的真空!”作揖行礼,走下台阶。大家一看大势已去,也跟着走出来。只武茂还呆坐在那里,傅祗回头叫他:“你难道不是天子的臣属?如今,宫内宫外,受到隔绝,不知道皇上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心安理得,坐着不动?”武茂蓦地一惊,才一跳而起。

杨骏住在曹爽的旧宅,事隔四十三年,历史重演。当年,桓范叹息曹爽兄弟是一群猪猡(参考249年正月)。想不到杨骏兄弟,也是一群猪猡;而猪不安于猪,却要“猪扮老虎”,徒供老虎吞食,牵累多少无辜。既可哀,又可恨。

《徙戎论》

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陈留郡(河南开封东)人江统,认为蛮族扰乱中国,应该早日断绝根源,把他们从内地迁出。遂撰写《徙戎论》,向政府提出警告,但没有下文。

江统的《徙戎论》,是历史上考虑最周密,计划最详尽,又最切实可行的一项伟大方案。晋王朝政府如果能够执行,将呈现划时代的民族大迁移的景观。以当时种种条件,一定可以完成。可是,晋政府

的权力,这时握在以皇后贾南风为首的贾家班之手,贾南风不过一个泼妇,贾谧和郭彰,更是纨绔少年,三个目光如豆的颀颀男女,只知道享受荣华富贵,连他们屁股底下坐的是一个火药库都不知道,又焉能知道国家百年大计。然而,也只有这时候才是千年难逢的良机,有力量执行这项伟大的任务。时机一眨眼便永远消失,过了这个村,便没有这个店。

不过,江统把灾难全部归罪于蛮族,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核心,只看见疯子杀人,而没有看见是谁把致疯的毒药放到对方碗里,强迫蛮族喝下致疯的毒药,而痛责他们发疯,诟骂他们性情贪婪、凶悍残忍,是把事情本末倒置。恰恰相反,蛮族比汉族朴实得多、纯洁得多,没有暴君暴官“性情贪婪,凶悍残忍”的迫害虐待,蛮族不会武装抗暴。这项虐待不除,纵然把蛮族全体驱逐,留下来的全是“善良”的中华人,难道就可平安无事?暴君和贪官污吏,是中华人没有能力铲除的死结,此结不解,血脉不通。而此结偏偏五千年来都无法解,所以血脉也就五千年来没有几天通过!因而也就灾难不绝,武装抗暴不断。政治行为来自文化规范,舍去在文化上探讨,其它都是枝枝节节,更何况连枝枝节节,也因封建帝王非暴即昏之故,无法实施。

皇后通奸

皇后贾南风,淫荡暴虐的程度,一天比一天升高。跟御医管理官(太医令)程据等通奸,仍不能满足,又把街上年轻人装入竹篓,运进皇宫,享乐取欢;事后,怕他们泄漏机密,都不再送回,而杀人灭口。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贾模深怕一旦有事,将牵连自己,感到忧惧。高级咨询官(侍中)裴颢(音 wěi【伟】)跟贾模,以及最高监察长(司空)张华,秘密讨论罢黜贾南风,另立淑妃(小老婆群第四级)谢

玖(太子司马遹生母)当皇后,但贾模、张华说:“主上(司马衷)自己没有罢黜的意思,我们专断专行,万一主上不同意,我们怎么办?那可是闯下滔天大祸。而且,各亲王的力量十分强大,互相结党,立场不同,一旦有人反对,灾难就要临头。身死国危,对国家毫无裨益。”裴颢说:“你分析的完全正确。问题是,宫里的人(指贾南风),随心所欲,无恶不作,变乱爆发,就在眼前。”张华说:“你们二位,跟皇后都是至亲(贾模是贾南风堂兄,裴颢是贾南风表兄),所作建议,或许能被采纳,最好是不断陈述祸福的契机,盼望她不要犯下太大错误,则天下可能不会大乱,使我们悠悠岁月,度过这一辈子,如此而已。”裴颢遂日夜向姨妈郭槐,分析利害,请郭槐转嘱女儿贾南风,叫她好好对待太子司马遹。贾模也经常向贾南风进言,谈论做人做事的道理,劝她克制自己。贾南风对这些意见,全听不进去,反而认为贾模吃里扒外,对她诽谤,因而跟贾模开始疏远。贾模不能完成志愿,忧虑恚恨而死。

世界上最大的危险行为之一,就是皇后跟人通奸,贾南风之平安无事,原因很简单,丈夫皇帝司马衷是个白痴,而权柄又握在她自己之手。她如果是皇帝,解决床上问题,易如反掌,偏偏她是皇后,就得稍费周章。首都洛阳一带,年轻人遂一个接连一个,不断失踪,就好像被地球吞没,没有留下可以寻觅的线索。于是有一天,洛阳南区警察局(尉部)的一个小职员,在一连十几天音信全无之后,突然现身。可是,他却完全变了模样,衣裳华丽,举止阔绰。而就在这个时候,贾南风的一位远亲,被贼偷了一批金银财宝,向警察局报案。警察局逮捕这个年轻人,要他说出财富的来源。

原来,这个年轻人在路上遇见一位老太婆,老太婆声称女儿患病,那是一种鬼神附体的邪症。巫师指点她,只要在南城找到某一类型青年,秘密去她家走一趟,就能把鬼神赶走。年轻人慨然应允,上了一辆密封的轿车,为了避免法术失灵,再把他装进一个竹篓。走了十余华里,轿车停住,他被抬下来,觉得抬过六七道门坎,然后竹篓打开,举目一瞧,亭台楼阁,金碧辉煌,接着洗了一个香喷喷的澡,换上

最华贵的衣服,大吃一顿山珍海味,再把他带到一个豪华盖世的房间里。黄昏之后,一位年龄约三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眉毛尾端有一颗黑痣,面貌平常,陪他上床。这样过了十余天,又照原路,把他送回。

当贾南风的远亲听到这番口供后,大吃一惊,而且羞愧难当,不敢追究。警察局长也发现他已永远无法破获一连串的失踪奇案。贾南风一向都是用诛杀手段回报那些男士的,但她爱这位年轻人奇紧,所以独独饶他一命,而也正因为如此,使这段宫廷秘闻,泄漏人间。

陆 机

八王之乱的303年,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司马乂,陪同晋帝司马衷,在洛阳建春门(东城北门)外,迎战成都兵团统帅陆机。陆机军大败,逃向七里涧(洛阳城东),尸首堆积如山,涧水被阻,不能下流。

最初,宦官孟玖受成都王司马颖的宠爱,打算用他的老爹当邯郸(河北邯郸)县长。右军政官(右司马)陆云,坚决反对,说:“当过这样大县县长,就具有宰相府秘书的资格,岂可以用宦官之父?”孟玖心中怀恨。孟玖的老弟孟超,领一万人,担任部队长,还没有跟敌人接触,孟超就放纵他的手下,大肆抢掠。陆机逮捕肇事士卒,孟超得到消息,率强悍骑兵一百余人,一直冲进陆机司令部,把犯人抢走,回头诟骂说:“狗蛮子,看你这司令官能干几天?”陆机的军政官(司马)吴郡(江苏苏州)人孙拯,劝陆机诛杀孟超,陆机不能接受。孟超遂向大家宣布:“陆机就要叛变。”又写信给他老哥孟玖,指控陆机脚踏两条船,观望风向,所以无法迅速取得胜利。建春门会战时,孟超不接受陆机命令,轻率地单独前进,兵败身死。孟玖疑心陆机杀害,遂

在司马颖面前诬陷。司马颖大发雷霆,命牵秀率军逮捕陆机。军事参议官(参军事)王彰劝阻说:“今天的事,强弱相差太大,连傻子都知道我们一定胜利,何况陆机通晓事理?可是,陆机是南方人,殿下突然把他擢升到统帅高位,北方旧有将领,由嫉妒而生怨恨,都不肯服从,不过如此而已。”司马颖不理。

陆机听到牵秀率军抵达,脱下军服,戴上素色白帽,接见牵秀,写信向司马颖告辞,一切完毕后,叹息说:“华亭(上海松江西)白鹤叫声,会不会再听到?”牵秀遂斩陆机(年四十三岁)。

陆机既陷入鲨鱼之口,纵有天大本领,也难逃生,孙拯身受苦刑,而仍不屈,只为了证明别人的清白;费慈和宰意面对白刃,坚持立场,只不过为别人申冤。他们最后终于全被屠杀,但忠烈正直的行为,震撼史册。

使人痛心的正是这种忠烈正直,它永远是暴行之下的产物。几乎每一个忠烈正直的中华人,遭遇都要如此坎坷悲惨,原因何在?一个社会,忠烈正直所付出的血肉模糊代价,会使这个社会再没有人去追求是非善恶,强梁就成了公理。暴君诬杀忠良,暴官诬杀无辜,暴政诬杀异己,不仅摧毁法律,而且摧毁道德。道德瓦解后造成的森林性的生存律,将把全民驱入禽兽世界。任何一个诬陷事件中,唯一的获益者是鲨鱼,他们自有能力把掌握权力资源的头目,玩弄于股掌之上。当司马颖正有点后悔不该大肆诛杀时,看见孙拯自动招认和坦承不讳的口供,对巨鲨孟玖感谢说:“要不是你忠心,追究不出来邪恶勾当。”当初嬴胡亥也曾这么感谢过赵高。千载之下,我们似乎仍可听到鲨鱼心里的喊声:“你这个猪!”

冤狱,不纯是政治问题,症结埋在我们传统文化的深处。

李毅死有余辜

晋帝国宁州(云南),连年饥馑,瘟疫流行,死亡以十万为单位计算,五苓蛮族部落酋长于陵丞势力日益强盛,州政府屡战屡败,官员人民,很多逃亡到交州(越南共和国北部),蛮族遂包围州政府所在地(滇池县,云南晋宁北晋城镇)。宁州州长(刺史)李毅患病,而外援断绝,上书说:“我不能阻止贼寇的暴虐,坐等毙命,如果不能蒙受怜悯,请求派遣大员莅临,乘我一息尚存,把我斩首。如果我已死亡,尸首仍在,请求斩尸。”中央政府正陷混乱,没有答复。这样拖了好几年,他的儿子李钊,从洛阳前往探望老爹,走到中途,李毅已经逝世。李毅的女儿李秀,聪明通达,有老爹风范。大家推举李秀主持宁州州政府。李秀奖励将士,坚守城池,城中粮食吃完,人民捕捉老鼠烤熟,或挖掘野草,用来充饥。趁变民稍微懈怠,李秀率军出城,击破围城军。

五苓蛮族部落之叛,叛于李毅之背信食言(参考303年闰十二月)。官场人物狡狴成性,认为背信食言算不了什么;蛮族朴实,对堂堂国家高官竟毁掉自己承诺,认为应予处罚。一个人的罪恶,引起人民以十万为单位的悲惨遭遇,李毅死有余辜。

王 澄

307年,晋帝国政府任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和郁,当

征北将军，镇守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任命王衍当宰相（司徒）。王衍说服太傅（上三公之二）司马越：“全国混乱，必须依靠方面大员，最好是选择文武全才的人员担任。”遂任命王衍的老弟王澄，当荆州（湖北）军区司令长官（荆州都督）；堂弟王敦，当青州（山东北部）州长（刺史）；王衍告诉二人说：“荆州有长江、汉水的屏障，青州有大海的险阻，你们二人在外，我在中央，狡兔三个洞穴，而今具备。”

王澄前往司令部所在（襄阳，湖北襄樊）就职，任命郭舒当总务官（别驾），交给他全权。王澄却日夜酗酒，从不过问军政业务，虽然变民贼寇不断崛起，情势日渐紧急，王澄全不放到心上。郭舒常恳切规劝，认为应该爱护人民，建立战斗部队，保护州界，王澄不理。

王澄所以对战乱日逼而不在意，并不是他不怕死，也不是他有奇计良方，而是他认为自然会有人为他洒热血、抛头颅，保护他的安全。这类人物一厢情愿的思考结论是：“自然会有人！”永远想不到：“自然不会有人！”所以才出现颠预的场面。

开头就烂

309年，东海王司马越派平东将军王秉，率武装部队三千人，闯入皇宫，就在晋帝司马炽面前，逮捕缪播、何绥等，交付司法部（廷尉）审讯，全部处死。司马炽只有叹息流泪而已。

何绥，是何曾的孙儿（何曾奢侈，参考278年12月）。最初，何曾参加一任帝（武帝）司马炎的宴会，回家后，对他的儿子们说：“主上（司马炎）开创王朝，建立大业。可是，我每次参加御前宴会，从来没有听见有人谈论国家大计方针，而只说些日常生活的小事小节，不是替子孙谋求太平的方法。看情形这一代还没有关系，下一代恐怕

就要发生问题。”指着孙儿们说：“你们一定会受到苦难。”等到何绥处死，他老哥何嵩大哭说：“祖父莫非是圣人！”何曾，每天仅伙食费用就要一万钱，仍抱怨连值得下筷子的菜都没有。儿子何劭，较老爹更加倍奢侈，每天伙食费用二万钱。何绥，以及老弟何机、何羨，尤其浪费，给人写信，态度傲慢。河内郡（河南沁阳）人王尼，曾看到何绥写的信，对人说：“何绥身居乱世，而竟骄傲到如此程度，怎么能逃脱毒手？”朋友说：“何绥听到你对他批评，定会害你。”王尼说：“何绥听到我这段批评时，他已经死了。”四世纪头十年，何家全被杀光。

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初期掌权的官员，大多数都会是一代英雄豪杰；只晋王朝例外，满朝文武，不过一群阴险卑鄙的官场毛虫，在形势的推动下，各据要津。他们的言论行为，《通鉴》记载得至为明白。何曾，只是其中之一，并不特别突出，如果说他以奢侈傲慢闻名于世，晋王朝初期，谁不奢侈？谁不傲慢？

何曾对时政的批评，不过普通常识。假如他确是真知灼见，自会稍微收敛。司马光责备他不当面规劝君王，却在背后议论。咦，他如果不混世而去直言，岂能登上高位？既登上高位，又怎能苛求他不继续混世？必须软骨头才可以通过鼠洞，通过之后，骨头又怎能硬得起来？

司马家族白痴遗传

晋帝国东海王（孝献王）司马越，既跟青州（山东北部）州长（刺史）苟晞结怨（参考307年12月），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潘滔、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刘望等，更从中谗言陷害，苟晞忿恨恚怒，一时爆发，上书晋帝（五任怀帝）司马炽，要求交出潘滔人头。公开声明说：“司马越当宰相，偏私不公，使天下大乱，我苟晞怎么能接受这种不

仁不义的人驱使！”于是向各州发布文告，宣扬自己的功劳，指控司马越的罪行。

司马炽也厌恶司马越的蛮横专权，处处违背旨意。而留守京师（首都洛阳）的东海兵团将领何伦等，更行为凶暴，抢夺三公部长们的家产，奸淫侮辱皇帝的姐妹女儿。司马炽下密诏给荀晞，命荀晞讨伐司马越。荀晞跟皇帝之间，使节不断来往，引起司马越的疑心，派出巡逻队在洛阳、成皋（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之间，盘查行旅，果然捕获荀晞的使节，搜出皇帝密诏。司马越怒火如烧，下令讨伐荀晞。荀晞派骑兵部队突入京师（首都洛阳），搜捕潘滔，潘滔乘夜逃走，得免一死。骑兵部队遂生擒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刘曾、高级咨询官（侍中）程延，斩首。司马越焦虑加上愤怒，患病卧床，在项县（河南沈丘）逝世（司马越是“八王之乱”第八王，自306年8月至311年3月，当权四年八个月）。大本营封锁死讯，不对外发布。

晋王朝是一个充满了神秘宝藏的史料库，留待史学家发掘。最有趣的一件事是，姓司马的皇帝和姓司马的亲王，大多数都智商不足，二任帝司马衷不过是个会走路的马铃薯，在君主立宪国家中，是位最好的君王，可惜他生在君主专制时代，事事必须亲自裁决。三任帝司马伦跟成都王司马颖，史书已指明“不慧”，不当权时，不过一个糊糊涂涂的荷花大少，一旦当权，便惹祸生灾。被称为一代豪杰的河间王司马颙，竟诛杀张方，用以证明自己的愚不可及，但还可以把他跟东海王司马越，同归一类。至于十六任帝司马德宗，比司马衷还糟，连衣服都不会穿，连吃饭都不知道饥饱。

我们怀疑司马家族的血液中，可能有痴呆性的遗传基因，国家落到白痴之手，人民就要付出代价。

王 衍

311年,汉赵帝国(首都平阳)镇东大将军石勒,亲率轻装备骑兵,追击晋帝国(首都洛阳)护送司马越灵柩的庞大兵团,追到苦县(河南鹿邑)宁平城(河南郸城东宁平乡),终于追到。石勒发动攻击,晋军大败,十余万人,号叫奔跑,冲不出重围,只好互相践踏,尸首堆积如山。晋帝国最后一支最强大的主力部队,霎时瓦解,不是被杀,就是被俘,没有一人逃脱。

石勒生擒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武陵王司马澹、西河王司马喜、梁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以及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刘望、司法部长(廷尉)诸葛铨、豫州(河南东部)州长(刺史)刘乔、太傅府秘书长(太傅长史)庾敳(音ái【皑】)等。石勒命他们坐在大营的帐幕之下,询问晋帝国所以弄到这种地步的缘故和往事。王衍详尽地报告灾难的来龙去脉,分析其中原因,强调身不由己;并且声称,他自幼就无心做官,从不过问国家大事。乘机建议石勒早日顺应天命,登上皇帝宝座。希望借着这项谄媚,使自己能逃一死。石勒说:“阁下年轻时,就进入政府,盛名传播四海,身居国家高官,担负重大责任,怎能说你从小就没有做官的心意?摧毁晋帝国,使天下残破,不是你是谁?”命左右侍卫,押解他们出去。大家恐惧死亡,纷纷陈述自己清白,跟当权派无关。深夜,石勒命人推倒屋墙,全部压死。石勒命劈开司马越的棺材,拖出尸首,纵火焚化,说:“扰乱天下的,就是这个家伙。我代替天下人报仇,烧毁他的骨骸,昭告天地!”

王衍将死之前,在囚室之中,曾向那些身价高贵的难友叹息,说:“我们虽然不如古人,可是,如果过去不崇尚浮华虚无,而尽心尽力

辅佐皇家,治理天下,至少不会落到今天这种下场。”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为什么哀?因为人之将死,已没有必要躲闪逼面而来的残酷事实,所以说的往往都是真实话。世界上只有真实话,才感人至深。然而,人总是到了后悔已来不及的时候,才会后悔,又岂止王衍一人而已。

裴 妃

苦县战役后,何伦等从洛阳逃到洧仓(洧,音 wěi【伟】。河南鄢陵),跟石勒的大军相遇,自不堪石勒一击。战败之后,军队四散。司马越的世子司马毗,以及司马皇族四十八个亲王,全被石勒俘掳。何伦逃往下邳郡(江苏睢宁北古邳镇),李恽逃往广宗(河北威县东)。司马越的妻子裴妃,流落民间,被人掳掠贩卖。很久之后,才辗转逃到江南(长江以南)。最初,琅邪王司马睿之能够镇守建业(江苏南京),是裴妃的主意(参考307年7月),因此司马睿对她心怀感激。裴妃逃到江南后,司马睿特别厚待,并把自己的儿子司马冲,过继到她膝下,作为司马越的后裔,继承东海王的爵位。

当一个中国人,无论被侮辱、被拷打、被诛杀,都没有什么稀奇。然而,一个王妃有裴妃这种遭遇时,即令是在大分裂时代,也不平凡。裴妃,这位高高居于上位的贵妇,突然间沦落成一个女奴,除了被人娱乐蹂躏外,还要被人当作商品卖来卖去,当中曲折,如果有人记载,当字字悲恸。而跟裴妃同一命运的,还有贾南风的女儿临海公主。她在首都洛阳陷落后,也流落民间,被辗转卖到吴兴郡(浙江湖州)钱温家,钱温把她送给女儿,而这位钱小姐认为:这个一口北方口音、无依无靠的弱女,是一株无根的草,打死都没有关系,因而对她百般虐待。我们不知道虐待的细节,只知道史书上记载:“甚酷!”这已经

够了。临海公主终于逃出魔掌,投奔吴兴郡政府。结果是传奇的,琅邪王司马睿下令,钱温和他的女儿,同时绑赴街市,砍下人头。

裴妃和临海公主两位金枝玉叶,总算以喜剧收场,但还有多少金枝玉叶,委顿尘土。野心家挑起大乱时,对别人的痛苦漠不关心,再没有想到这痛苦会反弹到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头上。司马越如果预见他的妻子被人掠卖,贾南风如果预见女儿被人拷打,可能会减低不少凶性。问题就在于,上帝不允许暴君暴官,有这项智慧,否则,天下就再也没有暴君暴官。

不过群猪

晋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苟晞(时驻蒙城【河南商丘】),骄傲奢侈,凶暴残忍,蛮横得不可理喻。前辽西郡(河北卢龙)郡长阎亨,屡次规劝苟晞,苟晞把他诛杀。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明预(明,姓)在家卧病,马上坐轿晋见进谏。苟晞暴跳如雷说:“我杀阎亨,跟别人什么相干?你却带病进来骂我!”明预说:“阁下对我礼遇,所以我尽心报答。而今,你对我这么愤怒,比起远近对你的愤怒,又算什么?妣履癸(桀)身为天子,还因为骄傲凶暴而灭亡,何况做一个人臣?希望你暂时息怒,思考我的话。”苟晞不理。因此,人心怨恨离散,再加上饥谨、瘟疫。正巧,汉赵帝国镇东大将军石勒,攻陷阳夏(河南太康),乘胜袭击蒙城(河南商丘),生擒苟晞跟豫章王司马端。用铁链拴住苟晞的脖子,命他当左军政官(左司马)。

大分裂时代三百年间,中国一片黑暗,英雄豪杰,寥寥无几,若石勒、苻坚、宇文邕,三四人而已。智囊更少,若张宾、王猛,也不过三四人而已。其他帝王将相,不过群猪罢了。有“蠢猪”焉,司马家一连串帝王及慕容评、穆提婆属之。有“凶猪”焉,苟晞、王潜、苻生、石

虎、高洋兄弟属之。有“幸运猪”焉，谢石、谢玄、桓温属之。群猪当权，坐在高位上咻咻然作英明领导状，人民何堪？

王导坚持穷嚼蛆

一些知名当时的流亡人士，集体登上新亭（建业城西南），游乐欢宴，周凯在座，感叹说：“南北风景，并没有差别，举目四顾，黄河、长江，却有不同。”大家相对流泪。王导严肃说：“我们当同心合力，效忠皇家，克复神州（中原），何至于像一群囚犯，面对面哭泣！”大家拭去眼泪，向他道歉。镇东将军府副军事参议官（镇东行参军）陈郡，写信给王导：“中国（中原）所以倾覆，原因在于用人不当，只看对方的知名度，而不看事实是不是相符。奔走竞争，互相推荐；知名度高的先当官，知名度低的后当官。像波浪一样，翻滚而前，终于颓废不可收拾。加上重视老子、庄子学说，造成政治上的困扰，坐在高位上发呆的人，被称赞为有德行有度量；脚踏实地苦干的人，被轻视为平凡庸俗。政府事务，没有人管理，制度法律，全都破坏。要制订远程计划，必须先从近程计划开始。现在，应该彻底改正过去的错误，赏罚必须公开而且公平。效法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当年，擢升退休了的密县（河南密县）县长卓茂；或效法刘病已（西汉王朝十任帝）当年，擢升桐乡（安徽桐城）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事务官（啬夫）朱邑，然后大业才可建立，中兴才可完成。”王导不能接受。

新亭之会，王导感慨悲壮，正颜厉色，气势凛凛，如同风雨扑面，留下千载佳话。可惜的是，他不过仍在那里再一次地穷嚼蛆而已，当陈郡检讨过去失败的原因，要求彻底改革时，他却不能接受。那就是说，他还要继续穷嚼蛆。

于是，“我们当同心合力，克复神州！”声泪俱下，把胸脯拍得“咚

咚”作响。可是,在留下记录,成为佳话之后,事情也就结束。如果当时有人质问:大家仍只在每天穷嚼蛆,没有人认真审判官司,没有人认真征收赋税,没有人认真训练军队,没有人认真推广教育,没有人认真辛苦耕田,又怎么能够“克复神州”?不知道王导如何回答(其实回答在预料之中,那就是恼羞成怒,祭出铁帽)!“心”可能有,“力”在何方?因为“力”是俗事,没有人肯做!

正因为言论和行为,相隔得如此遥远,中国历史上遂留下太多掌权人物们美丽的空话、大话、假话、谎话和义愤填膺的表态话,一方面自欺,一方面也为了欺人。

周玘死不瞑目

晋帝国吴兴郡(浙江湖州)郡长周玘,家族强大,琅邪王司马睿对他不但猜疑,而且畏惧。左右当权分子,又多是丢城失土的逃官败将,现在却高高在上,驱使江东(吴)原居民。江东(吴)原居民,遂由愤懑而怨恨。周玘认为自己并不能充分行使郡长职权,处处受到参谋主任(军谘祭酒)刁协的轻视,深感羞辱,而且越来越痛苦气愤,遂暗中跟他的党羽商议,打算铲除建业(江苏南京)执政的当权官员,改用南方原居民接替。而事情泄漏,周玘忧愤而死。断气时,对他的儿子周勰说:“害死我的,是北方伧奴(伧,音 cāng【苍】,粗野卑贱)!你能够报仇,才是我的儿子。”

周玘跟镇东将军府(司马睿兼镇东将军)主任级官员(祭酒)王恢,秘密策动难民首领夏铁叛变,他们承诺起兵响应。可是,当夏铁聚集到数百人时,被临淮郡(江苏盱眙)郡长蔡豹击斩。王恢大为恐惧,抛弃职务,投奔周玘。周玘却把王恢格杀灭口,尸首埋在猪圈之中。琅邪王司马睿得到消息,因畏惧周姓家族的强大势力,不敢公开

宣布。只征召周玘当镇东将军府军政官(镇东司马)。周玘走到半途,又改调他当南郡(湖北江陵)郡长。周玘走到芜湖(安徽芜湖),司马睿再下令调他当参谋主任(军諮祭酒)。周玘对这种戏弄性的调遣,既十分愤怒,同时也知道阴谋泄漏,终于发病逝世。

周玘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水面之下,隐藏一种巨大的冲突,就是流亡江东(江苏南部太湖流域)的政治垃圾,跟江东原居民之间的冲突——经济上的冲突、政治上的冲突、权力上的冲突,以及地域情绪上的冲突。江东地区跟中原本部,脱离六十年,而回归的日子,不过三十年,向心力还没有稳固,却忽然之间,被认为是征服者的晋王朝政府崩溃,一群丢人现眼、声名狼藉,又没有治事能力的贪官污吏,滚滚而来,盘据要津,骑在原居民头上,敲骨吸髓,发号施令。原居民反应的强烈,自在意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群被逐出中原的政治垃圾,不但没有能力改正过去的错误,反而继续自以为是,使蛮耍狠、态度傲慢。态度傲慢的最大表现,一定是不可理喻,大多数民变和内战,都这个基础上爆发。

凶 猪

晋帝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总司令官(大都督)、幽冀(河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幽冀诸军事)王濬,老爹王沈(王沈出卖曹魏帝国皇帝曹髦,参考260年5月)的别名称处道。王濬自认为神秘预言书上,有“当涂高”的谶语,正应验在自己身上(神秘预言书固然害人,“当涂高”害人更甚。参考30年正月公孙述事、196年8月袁术事),遂打算自己当皇帝。前勃海郡(河北南皮)郡长刘亮、北海郡(山东昌乐东南)郡长王抟(音 tuán【团】)、最高监察府秘书(司空掾)高柔,恳切劝阻,王濬把他们全部诛杀。燕国(北京市)人霍原,

清廉而有志节,行为高尚,屡次辞让政府的征召延聘。王濬向他询问关于登极称帝的事,霍原不作回答。王濬大怒,指控霍原跟盗匪勾结,斩霍原,砍下人头示众。无论官员、人民,都惊骇怨恨。

可是王濬毫不在意,并且骄傲豪华,更一天比一天升高。自己不亲自处理日常事务,所任用的全是苛薄伶俐的小人。其中枣嵩(王濬的女婿)、朱硕,尤其贪污横暴。王濬不断的征粮、征税、征兵、征差役,人民没有能力承担,多数背叛,投奔北方的鲜卑各部落。参谋官(从事)韩咸,驻防柳城(辽宁朝阳),极力称赞慕容度能够善待他的人民和知识分子,盼望刺激王濬改变作风,王濬大怒,斩韩咸。

韩咸显然看错了对象,天下只有真正的英雄豪杰,才心胸开阔,接纳良言。像王濬之辈,不过一头凶猪而已,反应必然是恼羞成怒。

民主政治制度虽不能把猪变成英雄,但因为权力受到克制的缘故,却可以使猪只限于“愚”,无法升高到“凶”的层面。不仅能拯救韩咸一命,也能拯救王濬不致落到悲惨的结局。

鲁 徽

汉赵帝国平西将军赵染,攻击晋帝国首都长安,进驻新丰(陕西临潼东北)。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索琳,率军抵御。赵染露出对索琳轻视的表情,秘书长(长史)鲁徽说:“晋国(晋帝国)君臣,自己知道衰弱,无法跟我们对抗,一定拼命,不可以瞧不起他们。”赵染说:“像司马模那么强大,我打垮他如同摧枯拉朽。索琳是什么东西,岂能污染我的马蹄刀锋?”第二天清晨,赵染率轻装备骑兵数百人,发动拂晓攻击,说:“等我捉住索琳回来,再吃早饭。”索琳在新丰(陕西临潼东北)城西反击,赵染兵败,后悔说:“我不听鲁徽的话,才弄到这个地步,有什么颜面见他!”下令诛杀鲁徽。鲁徽说:

“将军愚昧刚愎，所以失败。不知道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嫉妒智慧比你高、能力比你强的人，用诛杀忠良，来遮盖自己的羞辱。皇天后土明察，你能死在床上？”

田丰死在袁绍之手（参考200年10月），而今，鲁徽又死在赵染之手。袁绍虽然受了鲨鱼群的拨弄，但多少还有一阵子清醒，接着才爆发变态的行动。而赵染一开始就羞不可当。英明的领袖，左右坐的多半是智慧比他高、才能比他强的朋友。平庸的领袖，左右站的多半是智慧跟他相等、能力跟他相若的同僚。等而下之的猪领袖，左右跪的多半是智慧比他低、能力比他差的部属。鲁徽平常一定有很多谋略，使赵染自顾形惭，如芒刺在背，鲁徽不死，赵染不安。

我们为鲁徽悲，难道他真的一直没有发现对方的层次太低，为什么不早早摆脱？

淳于伯鲜血逆流

316年，晋帝国丞相司马睿，听到首都长安陷落消息，下令大军北伐，在野外结营，自己穿上盔甲，传令四方各州郡，定期出发。届时，因为粮秣运输超过时间，斩后勤司令（督运令史）淳于伯。行刑后，刽子手把刀在柱子上抹擦，企图拭去血迹时，刀上鲜血忽然顺着柱子上冲，冲出柱梢二丈有余，才坠下地面。围观的人，都认为淳于伯死得冤屈。丞相府执行官（丞相司直）刘隗上书说：“淳于伯犯的罪，不至于诛杀，请撤除参谋指挥官（从事中郎）周莛等官职。”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书司马睿，深自责备，请求解除官职。司马睿说：“政令刑罚失当，都是我不明事理之故。”一概不加追究。

司马睿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之役，在借到淳于伯人头之后，不声

不响结束。我们不相信淳于伯的血会倒流,而众目睽睽之下,鲜血竟然倒流,说明冤狱之酷,人神同愤。这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惨剧,即令不斩淳于伯,也要斩另一位将领,否则,大军便不能不发!而司马睿所最恐惧的,正是大军之发。

司马睿借淳于伯的人头,阻挠大军,刘隗更想借淳于伯的人头,打击江东(江苏南部太湖流域)原居民,因周玳正是原居民的领袖人物。在这种心态之上,要求同舟共济,精诚团结,连三岁顽童都骗不住。

借人头不能制造效忠,只能制造仇恨。

靳 准

汉赵帝(四任隐帝)刘粲,擢升靳准当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刘粲常在后宫游乐欢宴,军事政治等国家大事,全由靳准决定。靳准假传圣旨,任命堂弟靳明当车骑将军,靳康当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

328年,靳准将发动政变,跟最高国务官(金紫光禄大夫)王延商谈,王延拒绝,扭头便走,将向汉赵帝刘粲告发,中途遇到靳康,被绑架回来。靳准遂下令他的军队紧急动员,冲入皇宫,到光极殿,派武装士卒逮捕刘粲,推到面前,一条条数出罪状,立刻诛杀。刘姓皇族,无论男女,不管老少,全体绑赴东城街市,斩首。又挖掘一任帝刘渊及三任帝刘聪坟墓,砍下刘聪人头,焚烧皇家祭庙。(这是一幕可怕的巨变,即令成人应付出代价,孩童何辜?《晋书·刘粲载记》形容当时惨景:“鬼大哭,声闻百里。”)

靳准是中国历史上,最凶悍也最成功的政治鲨鱼之一,他的鲨鱼性格和鲨鱼手段,尽善尽美,造诣之高,使人叹为观止。只端出一副

忠贞嘴脸,献出三个美丽女儿,就把刘聪、刘粲父子,戏弄了个够。靳准用主子的手,诛杀拥护主子的忠臣义士,等到主子把自己的忠贞干部铲除干净之后,他只轻轻一击,死主子就被掘坟,活主子就被砍头。

靳准为什么发动这场政变,是一个谜,从他杀人掘墓的行为,可看出他对汉赵帝国刘姓皇族恨入骨髓的程度。不过什么事使他如此恨入骨髓,没有人知道。这个谜底,如果能够揭开,将提供我们更多和更宝贵的启示。

游子远事件

汉赵帝国(首都长安)将领解虎、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尹车,跟巴西郡(四川阆中)氐民族部落酋长句徐、庠彭(庠,姓。音 shè【射】)等结合,阴谋叛变,事情泄漏。解虎、尹车,全被处死。汉赵帝(五任)刘曜把句徐、庠彭等五十余人,全部诛杀,于是巴西郡(四川阆中)所属氐民族部落,纷起叛变,推举酋长句渠知当领袖,自称大秦王国,改年号平赵(削平汉赵帝国)。四山所有的氐民族、羌民族,以及巴西郡(四川阆中)少数民族部落、羯民族部落,群起响应,人数多达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在白天都紧紧关闭。

因劝阻诛杀,而被囚禁的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游子远,上书提出建议,刘曜把他的奏章撕碎,咆哮说:“这个狗娘养的大荔(蛮族一个部落)奴才,不愁自己马上没有命!竟敢再胡说八道,嫌死得太晚是不是?”喝令左右,马上处斩。中山王刘雅等,进言说:“游子远被囚禁监狱,大祸难以预测,而仍不忘向陛下进言,忠心至此,已到顶峰。游子远早上死,我们当在晚上死,用以显明陛下的过失。天下人都舍弃陛下,远走高飞,陛下将跟什么人在一起?”刘曜的怒气才稍稍平息,下令把游子远释放。刘曜下诏,将亲自统军讨伐句渠知。游子远说:“陛下

如果能采纳我的谋略,叛乱可以在一个月內平定,大驾也不必亲征。”刘曜说:“不妨说说你有什么办法。”游子远说:“句渠知并不是胸怀大志的人,打算称皇称帝,有非分之望。只不过畏惧陛下的刑杀,逃生救命而已。陛下最好是宽宏大量,大赦天下,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受到前日解虎、尹车牵连,被没收到仆役管训署(奚官)的老少家属,都应释放,使他们互相招引,恢复正常生活。既有生路,有什么理由拒绝归降?”刘曜大为高兴,下诏大赦。任命游子远当车骑大将军。叛变的部落,遂全部归降,虚除权渠也请求归降。

从上古到二十世纪,中国几乎全是武力夺取政权。儒家学派的历史学家,更一向认为武力夺取的政权,才神圣合法。五千年来政权的转移方法,不外两种:一是不流血手段,一是杀人如麻。对于和平转移,儒家学派斥之为“篡夺”;对于武力夺取的政权,则歌颂它“得国最正”。这种现象是可悲的,但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输入中国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却始终如此。

问题在于武力夺取的政权,当然在玩枪杆的人控制之下,而军事和政治,迥然不同。韦尔斯评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政治是太复杂了,不是一个军人所能了解。”偏偏靠枪杆起家的领袖,习惯于枪杆万能,对于任何反抗势力,只知道镇压,不知道化解,而且即令知道化解,也不知道病根何在。他们只看到人民反抗,而看不到人民反抗的原因。于是儒家学派史学家替君王指出原因,认为是一小撮刁民叛徒不安分的缘故。暴君有了这项理论根据,就更凶不可当。

我们可在刘曜身上,看到项羽的阴魂,他把政治问题,当作军事问题,所以除了暴力镇压外,想不出第二个解决方法。而刘曜的运气比项羽好,刘曜遇到一位忠心耿耿而又智勇双全的游子远。不过从游子远在生死边缘折腾这件事看,使人接受一种新的观念,是多么艰难。

司马睿斩蔡豹

晋帝国徐州州长(刺史)蔡豹(时驻下邳),自被徐龛击败,准备返回首都建康(江苏南京)请罪;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王舒,阻止他不准前进。晋帝司马睿得到蔡豹撤退消息,派使节前往逮捕。王舒遂乘夜把蔡豹军包围,蔡豹误以为是敌人突袭,率部众反击,后来弄明白真相,听说是诏书命令,才停止行动。王舒把蔡豹押解到京师(首都建康),司马睿遂斩蔡豹(年五十二岁)。

蔡豹当徐州州长(刺史)时,对内抚慰将士,对外号召部众,远近敬重。以这样一位官员,而竟被绑赴刑场斩首,依史书上所呈现的数据,可以肯定又是一场冤狱。如果说因为他曾攻击政府军,罪不可恕,但那是一次误会,在澄清误会后,立刻服从。而且,司马睿一听说蔡豹战败,不分青红皂白,便立即下令逮捕!晋帝国自开国以来,临阵脱逃,全军覆没,丢城失土的将军,多如驴毛,有谁受过诛杀?蔡豹不过一败之罪,何至严厉至此!

观察司马睿反应的迅速,可以察觉到他的那种迫不及待的复仇心情:“这一次你的小辫子可算抓到我手!”现有史料虽不能解答这场冤狱的原因,但已足够显示它是冤狱,凶手就是司马睿。

“妖言”“忠言”

前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武威】)首领(一任成王)、西平公张

茂,兴建灵钧台,仅地基就高达七十二尺。武陵郡(湖南常德)人阎曾,深夜敲公府的大门,喊叫说:“武公(张茂的老爹张轨)派我来问你:‘为什么劳动民众,去筑高台!’”有关单位认为这是妖言,请斩阎曾,张茂说:“我诚然劳动民众,阎曾说是老爹吩咐,向我规劝,怎么能叫妖言!”下令停止兴建。

“妖言”“忠言”,只看从哪个角度了解,用哪种心理评估。专制封建社会上,无法诉诸公道,完全由一个人或一小圈人决定。假如他们有私人恩怨,假如他们的层次太低,“是”和“非”就恰恰相反,“妖言”会成为“忠言”,“忠言”也会成为“妖言”。大分裂时代中这种恰恰相反的现象,尤其严重,但也正因为严重,才造成大分裂时代。

周顗招祸

晋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敦起兵进攻首都(建康,江苏南京)。最高监察长(司空)王导,率领他的堂弟、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王邃、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王度、高级咨询官(侍中)王侃、王彬,以及王姓家属二十余人,每天清早,到宫门外等候降罪。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周顗(音 yǐ【倚】)进宫,王导向他呼救:“伯仁(周顗别名),一家大小,一百余口老幼男女的性命,交到你手!”周顗连一眼都不看,一直进宫。晋见司马睿后,竭力保证王导忠诚,营救保护,十分恳切,司马睿听信。周顗喜爱饮酒,于是,喝了个酩酊大醉,才拜辞出宫。王导仍在宫门,再度求他救命。周顗不但不理,反而对他的左右侍从们说:“今年要诛杀那些乱臣贼子,换取斗大的黄金印,挂在手肘后头!”回到家里,又上书竭力说明王导无罪,言辞恳切。但王导并不知内情,对周顗痛恨入骨。王敦攻占首都后,从容问王导说:“周顗拥有很高声望,请他们当宰相级官员(三司),应该可

以胜任。”王导不回答。王敦又问：“如果不给他们宰相级官位(三司),难道只能当国务院总理(令)或执行长(仆)?”王导又不回答。王敦说:“如果不这样,只有诛杀。”王导仍不回答。王敦遂下令斩周顗。

对人有再造之恩,固不可以表功需索,但也不可以羞辱戏弄。如果说恐怕刘隗、刁协之辈,得到消息,从中破坏,则血淋淋地诟骂,并不必要。假如王导发现面临绝境,全家男女老幼一百余口,同时服毒自尽,岂不违反周顗本意?

王允之呕吐故事

王敦的堂侄王允之,十岁左右,王敦爱他聪明机警,总是带在身边。王敦常常彻夜欢宴。有一天,王敦又在深夜饮酒,王允之不胜酒力,先到帐中睡觉。王敦跟智囊钱凤,在灯下磋商叛变事宜,王允之完全听见,立刻警觉到大祸临头,就在床上呕吐狼藉,衣服上、脸上,全污秽不堪。钱凤告辞后,王敦忽然想起帐中有人,急举灯来看,发现王允之呕吐得满床都是,深信确实大醉,不再起疑。正巧,王允之的老爹王舒,升任司法部长(廷尉),王允之要求看望老爹,王敦送他回京(首都建康),王允之遂把王敦、钱凤的阴谋,告诉王舒。王舒和王导共同奏报皇帝司马绍,暗中戒备。

王允之小子这桩传奇的遭遇,在历史上留下佳话。然而,我们怀疑它的真实性。一个十岁左右的顽皮娃儿,不过小学四年级程度,即令他再聪明伶俐,也不可能了解两个大人的谋反谈话。因为任何谋反言辞,都不会出现赤裸裸的谋反字汇,出现的全是义愤填膺的控诉,王允之小子如何判断分辨?即令可以判断分辨,他又怎么会想到

危险？王敦如果当了皇帝，王允之就是亲王，他如果想不到他的前途如锦，也就想不到亲爱的叔父大人会杀他灭口。这不是一个十岁乳臭未干的孩子所能了解的层面。

即令王允之小子聪明早熟，他又怎么能够呕吐得出来？而又呕吐得那么多，多到衣服上脸上，一团肮脏？王敦和钱凤秘密磋商的声音，小子都听得很清楚，而呕吐的声音，王钱二位，岂没有发觉？何至后来才恍然惊悟。最可疑的是，皇帝司马绍在听到王导等的报告后，才暗中戒备。好像是如果没有小子通风报信，就没有戒备似的。难道司马绍从不知道王敦的危险性？事实上就在不久之前，他还任命郗鉴当兖州州长（刺史），目的就是对付王敦。

我们觉得根本没有王允之小子呕吐这一回事，从头到尾是一场骗局。王导和王舒在小子回京（首都建康）之后，教导小家伙一番说词，用来向皇家展示忠心。王敦如果成功，他们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件事就不会再提，反正奏报是秘密性质，了无痕迹可寻。而王敦万一失败，先布一个棋子安置在要害之处，不但可以免祸，还可以嚷嚷得天下皆知，忠肝义胆，照耀千秋。说来说去，官场上混世政客的小动作、小布局而已。

和稀泥

陶侃、温峤起兵讨伐苏峻时，号召各地方政府各军区（征镇），各率军入援京师（首都建康）。湘州（湖南）州长（刺史）益阳侯卞敦，却按兵不动，而又不供应勤王军给养，仅只派一位大营指挥官（督护），率数百人随从大军行动而已。政府和民间，对卞敦这种表现，大为惊骇叹息。等到苏峻之乱平定，陶侃弹劾卞敦阻挠军事行动，观望胜败，不赴国难，请用囚车押解京师（首都建康），交付司法部（廷

尉)审判。王导却认为大乱之后,对有罪的人,应宽大处理,遂调卞敦当安南将军、广州(广东及广西)州长(刺史)。卞敦宣称有病,不去到任。于是召回中央,当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兼宫廷供应部长(少府)。卞敦忧愁羞愧,逝世。政府恢复他原来的官位,追加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

司马光曰:“卞敦位居封疆大吏,兵力和粮秣都十分充足,可是面对国家覆亡,却端坐在一旁,观看成败。人臣的罪恶,没有比此更为严重。结果既不能明确公正地用刑罚制裁,反而更赐给他高官贵爵荣耀,作为回报。晋帝国政府纲纪混乱,可想而知。负这个责任的,岂不是王导!”

中国官场文化中,王导先生属于和稀泥型。这一型官员,谈起话来满腹经纶,头头是道;而且除了贪赃枉法外,其他严重的缺点不多。最大的特征是喜爱“与人为善”,像一个云游四方、乞讨为生的托钵和尚,广结善缘,当赞扬别人对自己有利时,一定赞扬别人,当帮助别人对自己有利时,一定帮助别人。唯一的目的是希望不得罪人,永保自己的荣华富贵。于是,忠于君王对自己有利时,他忠于君;忠于奸臣对自己有利时,他忠于臣。最后,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

问题在于,说他是“好人”的“大家”,并不是小民,而只是官场里打滚的一撮政客。小民的哭泣和愤怒,他听不到,船舵和桨楫损毁折断,他也看不见。他从不解决问题,而只会把问题用纸包住。尤其恐惧任何改革,一则是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一则是唯恐怕财团地主不高兴。于是,善良的人被压榨,正直有作为的人被排斥,恶棍所向无阻。是非黑白,全部颠倒。司马光直率地指出王导是晋帝国纲纪混乱之源,事实上,这种混世的“好人”,也是中国五千年来纲纪混乱之源。

陶侃跳起来

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江州(江西及福建)州长(刺史)刘胤傲慢自大,专心经营私人商贩,累积财富有百万之多,纵情享乐,不顾政事。329年,兵变。变军首领郭默把刘胤的人头,送到首都建康。宰相(司徒)王导认为郭默骁勇善战,难以控制。于是大赦,把刘胤人头悬挂朱雀桥示众,任命郭默当江州州长(刺史)。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陶侃(时驻巴陵【湖南岳阳】)听到消息,跳起来咆哮说:“其中一定有诈。”下令动员讨伐。正巧,郭默派使节呈献美女及绸缎,并抄写皇帝任命他当江州州长(刺史)的诏书,呈给陶侃。参谋官及幕僚,都劝陶侃说:“郭默如果不奉诏书,怎么敢做出这种事。一定要进军的话,也应先行呈报批准。”陶侃厉声说:“皇上(司马衍)年纪还小,诏书不由他亲自作主。刘胤受到政府尊重,虽然不是封疆大吏的材料,但也何至于动用极刑?郭默仗恃他的勇猛,所到地方,贪污残暴。认为大乱刚刚平息(指苏峻之乱),法律纲纪十分疏阔,才利用这个机会,翻云覆雨!”派使节前往京师(首都建康),奏明出军情形,并写信给王导说:“郭默杀州长就叫他当州长,难道杀宰相就叫他当宰相?”王导这才命人把悬挂在朱雀桥上示众的刘胤人头取下,回答陶侃说:“郭默盘据长江上游,不得不隐忍包容,为的是争取时间,使政府得以秘密集结部队。等你的大军到达之时,中央大军自会会师。岂不是克制自己,保全大局之策!”陶侃笑说:“其实,这正是姑息养奸。”

陶侃被推举领导西方勤王军时,最初是不肯,继之是准备抽出军队;在势阻粮缺,成败关头,他甚至威胁要打道回府。君王的安危固不当一件事,国家的治乱更置诸脑后。可是一听说刘胤丧生,反应之

速,前后判若两人。只因如果不予郭默严惩,刘胤的遭遇,就可能发生在他身上。说来说去,只是绕着切身利益打转。陶侃是一代名臣,历史上留下不少佳话,尚且如此,其他角色,更可想而知。人才决定国运,晋帝国之凋谢,原因在此。

巨混之一

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丞相王导,性情宽厚,所信任的将领赵胤、贾宁,多半不遵守国家法令,政府高级官员深感忧虑。最高监察长(司空)庾亮写信给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郗鉴说:“主上(司马衍)自从八九岁起,入宫则生活在宫女宦官群中,出宫则只看到武官和一些小人物。读书时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发言,如何断句;治理国家时,也没有遇到有见识有才干的正人君子。嬴政(秦王朝一任帝)打算使他的人民愚昧无知,天下人都认为不可以,何况有人打算使他的君王愚昧无知?而今,皇上的年龄逐渐长大,应该把政权交还。偏偏有人不但不肯交还政权,反而利用刚刚当上的太傅(上三公之二)的尊位,豢养大批流氓无赖。阁下跟我二人;同时受托孤重任,面对大奸大恶,不能扫除,将有什么面目见先帝(八任帝司马绍)于地下?”打算跟郗鉴联合起兵,罢黜王导。郗鉴不同意,只好作罢。

王导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官场巨混之一,在攫取自己利益的私欲中,坚持使用亡国的方法治国。他追求的只是表面安定,对内脏的溃烂,视若无睹,因为他就是使内脏溃烂的主凶。他反对改革,并且用儒家恐惧改革的心理,对所有的事都大和稀泥。

庾亮因为年纪太轻,更事太少,所以闯下苏峻反弹的大祸,这使他的判断及能力无法受到尊重,因之也无法掀起反王导的政变。当人们习惯于和稀泥的政治运转方式时,就找不到国家衰弱的第一因,

所以对王导一直保持敬意。庾亮的计划如果实施,早早把王导逐出政府,励精图治,晋帝国可能复兴,人民痛苦可能减少。可惜,庾亮不是适当的人选。

山 遐

殷浩是晋帝国著名隐士,受全国官民的尊敬,他的老爹殷羡,当长沙郡(湖南长沙)郡长(相),贪赃枉法,凶暴残忍。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庾冰,写信给荆州(州政府设武昌)州长庾翼,请庾翼照顾殷羡。庾翼回信说:“殷羡骄傲蛮横,大概他觉得有一个好儿子可以仗恃,我也因此劝告大家,对他稍稍宽大容忍。观察帝国政治,财大势大的官宦豪门,常是人民的祸害。有时执行法律,只敢制裁无钱无权的贫寒之家。像前些时石头(建康城西北)仓库的食米,被盗卖一百万斛,明明是一批强悍的将领干的勾当,却不敢追查,结果仅把仓库主任斩首,搪塞责任。山遐当余姚(浙江余姚)县长时,向二千户官宦豪门之家,追缴所欠国家的捐税,有权势的人联合起来,把他赶走,使山遐连睡觉都不能安枕。虽然是前任宰相(王导)昏庸荒谬,然而,帝国大势已去,不能复兴,实由于此。我们兄弟,不幸陷在这种漩涡之中,无法跳出流行的风气之外。应用冠冕堂皇的手段,治理帝国。荆州(湖北与湖南)共辖二十余郡,只有长沙郡政绩最是恶劣,面对罪恶而不罢黜,跟只杀仓库主任,有什么分别?”山遐,是山简的儿子(参考312年4月)。

从庾翼这封短笺,可看出晋帝国的全貌:文官贪污,武官横暴,人民有苦无处申诉,跟石虎统治之下的后赵帝国,没有分别。王导小有才气,应付官场,谋求私人利益,是一个顶尖高手;面对国家和水深火热中的小民,他已没有余力关心。不过,历史书上对他却留下不少好

评,原因何在?似乎很简单,历史是由知识分子动笔记载的,而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旦当了官,立刻就凶狠贪污,用小民卖儿卖女的钱,过豪华生活。饮水思源,想到全是王导的好处,自然笔下生花。至于山遥之类,为小民利益奋斗,小民既不识字,又没有力量,纵有千万歌颂感谢,又有谁知道?

慕容翰

慕容翰在攻击宇文部落战役中,被流箭射中,卧床养伤,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起身。后来伤势好转,在家中庭院,试着骑马。于是有人向前燕王(一任文明帝)慕容皝打小报告,说慕容翰私自练习骑马,可能发动政变。慕容皝虽然利用慕容翰的英勇和谋略,然而心里却对慕容翰一直十分忌惮,遂令慕容翰自杀。慕容翰说:“我身负重罪,出奔逃命(参考333年10月),不久又被接回(参考340年正月),今天才死,已经太晚。然而,羯蛮盗贼(后赵帝国),横跨中原,我不自量,打算为国家效力,统一中原,这个志向不能完成,空留余恨,只能归诸天命如此。”服下毒药而死。

慕容翰一代英雄,却陷于悲剧。当慕容皝初登宝座时,明知不相容,为了保命,不得不逃,但仍心怀祖国,阻止段兰大军进击,此志此情,上感苍天。可是段家部落覆亡,宇文部落狂虐,虽然想当一介平民,而不可得,终于仍回到当初所恐惧的环境,在迭建大功之后,还是死于慕容皝之手。

最大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慕容翰的智勇可以旋乾转坤,却无法消除慕容皝丧失宝座的恐惧。慕容皝固然无一可取,但专制政治是制造悲惨历史的能源,使人民水深火热,无法自救,使英雄泪流满面,死不瞑目。

“犯兽”

后赵天王(三任武帝)石虎,喜欢打猎,到了晚年,身体发胖,体重增加,无法跨上马背;于是,特别制造猎车一千辆,定期集合出发。北自灵昌津(河南卫辉东古黄河渡口),南到荥阳(河南荥阳),东到阳都(山东沂南南),划作皇家狩猎区(从荥阳到阳都,航空距离四百五十公里,这可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工猎场,而且正位于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精华地带)。派监察官(御史)负责安全工作,皇家狩猎区饲养的野兽,跟皇家官员一样尊贵,人民有冒犯野兽,情节重大时,可能判处死刑。民间有美女,或健壮的牛马,监察官(御史)想夺取便夺取,胆敢拒绝,立刻就被指控“犯兽”——犯了冒犯野兽之罪。因此被诛杀的,前后有一百余人。

“犯兽”竟然成为一种罪行,真是石虎一项伟大发明。不过,事实上,每个朝代都有特定的兽,拦路蹲在那里,像一具神像,至为庄严肃穆。人民最大的任务是向它叩头膜拜,嘶喊万岁。如果一不小心,碰了它一下,或者家有美女牛马,奇异珍宝,而被诬指碰了它一下,灾难可是急如闪电。

帝王、礼教、军阀,就是古代的兽,被犯后所爆发的杀伤力十分可怕。“江山代有野兽出,各蹲路口数十年。”什么时候,“犯兽”不成为罪行,中国人才有尊严。

政客及官场

晋帝国豫州(州政府设芜湖【安徽芜湖】)州长(刺史)路永叛变,投奔后赵帝国(首都邺城)。后赵帝国天王石虎,命路永驻防寿春(后赵扬州州政府所在县,安徽寿县)。

苏峻之役,部将路永等发现大势已去,纷纷反正。苏峻失败后,宰相王导曾经要求赏赐给这批降将官爵。温峤竭力反对,史书记载分明:“王导才作罢论。”(参考329年)好像他从善如流。可是从本年(345)路永再次叛国投敌看起来,王导并没有作罢,只是暂时不提,等温峤劲头一过(温峤一个月后便与世长辞),王导仍然和他的稀泥,这就是政客及官场。

苻健横暴

351年,晋帝国梁州(州政府设南郑)州长司马勰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三万人北伐,前秦天王(一任景明帝)苻健在五丈原(陕西眉县西北)迎击,司马勰屡战屡败,只好撤回南郑(梁州州政府所在县)。苻健对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令)贾玄硕,开始时只提议尊奉自己当秦王,而没有提议直接尊奉自己当皇帝(参考351年正月),记恨在心,而且越想越怒不可遏。遂命人告发贾玄硕私通司马勰,逮捕贾玄硕,连同他所有的儿子,全部诛杀。

一个人的言谈行为,一旦被作恶意诠释,天下就没有不可诛杀之人。忠臣义士,随时都会变成叛逆,伏尸刑场。

一信抵万军

晋帝国征西大将军桓温,听到后赵帝国石姓皇族互相残杀、内乱已起的消息,请求出军,夺取中原。迄今两年有余,中央没有任何指示。桓温知道政府仗恃殷浩,跟自己对抗,十分愤恨;然而,他一向知道殷浩的为人,因此也毫不在意。只因国内没有发生其他事情,数年以来,一直保持平衡。351年,桓温忍无可忍,再呈递奏章,请求北伐,并于当天采取行动,率大军四五万人,顺长江而下,驻屯武昌(湖北鄂州),中央震动恐惧。殷浩打算辞职,避免跟桓温公开冲突,又打算用“驺虞幡”阻止桓温前进。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王彪之,对会稽王司马昱说:“这都是只为自己打算,不为国家打算。如果殷浩辞职,人心动摇,大局一定瓦解,只剩下天子孤单单坐在金銮宝殿之上。到那个时候,必须有人承当重担,不是你是谁?”又对殷浩说:“桓温如果上疏指控罪人,你就是第一个。阁下身负政府重任,猜忌已经形成,就是想当一个平民,岂能保住活命?应该用宁静的心情,等待事情的发展。先请‘相王’(当宰相的亲王司马昱)亲笔写一封信给桓温,开诚布公,向他分析成败的契机,他一定会班师而回。如果不能阻止,我们再请皇上(司马聃)颁下诏书。如果仍不能阻止,到时候再用大义制裁。为什么无缘无故,先手忙脚乱,自己发疯?”抚军大将军府军政官(抚军司马)高崧(司马昱是抚军大将军),就当面代司马昱起稿说:“贼寇(后赵帝国)的灾难应该平定,时机的来临应该掌握,这实在是治理国家的远程谋略和安定天下的伟大计划,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除了你,还能有谁?但是,兴师动众,必须

粮秣辘重充足,作为基础。而粮秣辘重,运输艰苦,连古人都感到困难,不可以一开始就轻忽它们,不加以深思熟虑。我过去所以一直迟疑不决,原因在此。然而,一种突发性的非常举动,一定使大家惊骇恐惧、议论纷纷,想阁下也听到不少。人们为了不愿失去既得利益,往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能有些人利用情势,发动骚扰,虽然只是暂时,会立刻溃散。可是,政府的声望和实力,都将受到伤害,国家大事也将跟随而去。这都是因为我个人愚昧不明,而又性情懦弱所致,恩德和信誉还不能受到信任,也不能使民心镇静、国家平安。所以,对内深感惭愧,对外辜负良友。我跟阁下,职务上虽然有中央与地方之别,但安定皇家、保卫帝国,目标却是一致。天下安危,只在能不能开诚布公,我们应该先计划安定国内,然后再向外发展,促使皇家基业日益兴盛,伟大正义更将弘扬天下。我对阁下的盼望,就是这这一点诚挚的心意,岂可以因为恐怕引起你的猜疑,而不向你尽言!”桓温即上疏道歉,回军基地(江陵,湖北江陵)。

司马昱署名的这封信,是政治杰作,婉转陈词,力量等于百万大军,可以作为模范文选。当然,桓温的本意也就是要吓殷浩一跳,而他已达到目的。

由桓温莽撞兴兵,说明晋帝国前途茫茫,连被称为一代枭雄的桓温,都有严重的无力感。349年,后赵帝国正在土崩瓦解,那时候如果北伐,成功的可能性远超过以后的任何时机,晋政府却派出瘟生褚裒,招来惨败。为什么不派桓温?只不过怕他野心勃勃,一旦收复中原,统一全国,势将立刻失控!时到今日,保护一小撮人的政权最最重要,救国救民,不过在写政治文章时,才亮相示众。

我们不敢保证桓温在光复山河后,不夺取政权。同样也不敢保证褚裒在光复山河后,也不夺取政权。褚裒没有光复中原的能力,所以驯顺;一旦他有光复中原的能力,恐怕谁都挡不住他坐上宝座,这是封建专制社会根本无法解开的一个结。因之晋帝国掌握中央政府权柄的人,拼命阻挠桓温北伐,而北伐却是全国上下每天义愤填膺,嚷嚷呐喊的。这实在是一项伟大讽刺。

石琨不知历史

352 年,后赵帝国汝阴王石琨,带着他的妻子、小老婆,投奔晋帝国(首都建康。石琨应自信都【河北冀县】出发)。晋政府把石琨绑到建康街市,斩首,石姓家族,遂完全灭绝。

石琨投奔前燕帝国,可能不死;投奔前秦帝国,也可能不死;投奔北方荒漠的代国,更可能不死。只有投奔晋帝国,铁定地非绑赴刑场、斩首示众不可。而石琨却偏偏选择了晋帝国。悲剧的症结在于石琨不知道历史,在他有生之年,晋帝国是唯一和平共存的邻邦。苦县屠杀(参考 311 年 4 月)、两京陷落(参考 311 年 6 月、316 年 11 月),都发生在石琨出生之前,或出生之后不久,他既没有记忆,也不关心,但历史不因你主观漠视而不存在,石琨终于一头撞入血海深仇的司马家族虎口,代他伯父(石勒)、老爹(石虎),接受惩罚。

殷浩撤销学校

352 年,殷浩率晋帝国北伐大军,进驻泗口(江苏淮阴),派河南郡郡长戴施,据守石门(河南荥阳北),荥阳郡郡长刘邕,据守仓垣(河南开封东北)。殷浩因军费浩繁,撤销国立大学,遣散所有学生,学校教育,从此停止。

337 年,晋帝国在百废待举中,建立学校,迄今(352 年)三十六

载,突然被废。军费固然浩繁,但四世纪时一个大学的开支,不过数百人膳食而已,能有几何?却迫不及待地先把它取消。中国知识分子之受迫害,不仅来自非知识分子的武夫,同时更来自高级知识分子的官僚。武夫有时候还有内疚,并会受到抨击;而官僚却拥有深厚的理论根据,封学校,禁书刊,压制言论,捕人杀人,无不义正词严。殷浩封闭学校、遣散学生,军费浩繁不过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理由恐怕是,他这个平民出身的高官,好不容易挤到贵族阶层,实在不愿再受新生代知识分子的冲击,所以他在自己幸运的成功之后,还要防止别人幸运,他不是要消灭世家豪门,反而是要使包括他在内的世家豪门的地位,更为稳固。所以他必须摧毁新生代知识分子的制造所。

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大多数都来自做官的知识分子。

殷 浩

晋帝国中军将军、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殷浩,连年北伐,屡次受到挫败,粮秣武器,丧失净光。无论政府民间,一片愤怒怨恨。征西大将军桓温遂乘此机会,上疏指控殷浩罪状,要求罢黜。中央不得已,把殷浩贬作平民,放逐东阳郡(浙江金华)的信安县(浙江衢州)。从此,中央以及地方大权全归桓温。

殷浩自幼跟桓温齐名,暗中却不停竞赛,一争高低;但桓温一向瞧不起殷浩。殷浩既被放逐,虽然心里的忧愁怨恨,从不流露到脸上,可是,却常用手指在空中书写:“咄咄怪事。”(咄,音 duō【多】)。很久之后,桓温对他的秘书(掾)郗超说:“殷浩德行高洁,言谈清晰,当初如果叫他担任国务院总理(令),或执行长(仆),足可以作文武百官的表率。政府交付给他的任务,不适合他的才干。”桓温打算推荐殷浩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写信征求他的意见,殷浩大为高兴,

一口承诺。将要回信,可是担心回信写得不恰当,封口后又拆开,拆开后又封口,反复十几次,最后精神恍惚,竟把一张空白信纸装到信封里。桓温看到怪诞的空白回信,大为愤怒,从此跟殷浩断绝关系,殷浩最后逝世在他的贬所。

殷浩在没有担任政府官职时,人们对他有殷切的盼望,认为:“殷浩如果不出来领导国家,谁救苍生?”两次战败而又贪恋权位,不肯去职,人们用同样迫切的心情叹息:“殷浩已经出来领导国家,谁救苍生?”名和实的落差,竟如此之巨。

殷浩掀起万人倾慕的壮阔景观,自有他动人心弦之处,其实,他所表现的,不过一堆“大话”“空话”“马屁话”,以及当时最流行的“穷嚼蛆话”而已。他创造了奇迹,却没有能力保持奇迹!殷浩之后,多少“英明领袖”都跟殷浩一样,开始时享有高度的声誉,最后落入谷底,使中国人在不断的兴奋与沮丧中循环,受尽煎熬。

关中之会

北海郡(山东昌乐东南)人王猛,从小喜爱读书,性情坦荡洒脱,志向远大,不斤斤计较琐碎的事务。当时人对他都很轻视,而王猛毫不在意,自得其乐。因天下大乱,所以隐居华山(西岳,陕西华阴南)。听说桓温大军入关,就穿着平常穿的粗布衣服,前往晋谒,手扪虱子,侃侃而谈,讨论天下时局,旁若无人。桓温大为惊异,问说:“我奉天子(司马聃)之命,率精锐远征军十万人,为人民扫除残余的盗贼(前秦帝国)。可是,三秦(陕西中部)英雄豪杰,却没有人响应,什么原因?”王猛说:“阁下从遥远的数千里之外,深入敌人国土,长安(前秦首都,陕西西安)近在咫尺,大军却不肯渡过湖水,人民不知道阁下到底有什么打算,所以没有人投效。”桓温沉默不能作答,慢

慢说：“江东（江苏南部太湖流域）没有人能跟你相比！”

桓温显然在等待前秦帝国内溃之后，再行进军，而关中（陕西中部）英雄豪杰，显然在等待桓温大军渡过灞水之后，才能对晋帝国远征军战力加以肯定，才愿在前秦帝国心脏造成内溃。稍后枋头之役（参考369年），桓温距前燕帝国首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近在咫尺，同样也是这般僵持。他的能力到此为止，无法提升。

白鹿原战役

桓温跟前秦帝国丞相苻雄，在白鹿原（陕西蓝田西）会战。晋军不利，死亡一万余人。最初，桓温作战计划中重要的一点是要收割前秦帝国土地上的小麦，作为军粮，想不到前秦帝国在晋军抵达前，就把所有小麦割光，田野一片荒凉，晋帝国远征军的粮秣供应，开始不足。桓温只好撤退，裹胁关中（陕西中部）居民三千余户而回。任命王猛当大营高级指挥官（高官督护），邀请他一块南下，王猛辞让。

刘邦不失韩信，刘备不失诸葛亮，石勒不失张宾，而桓温却失王猛。事实上，不是桓温放弃王猛，而是王猛放弃桓温。一夕长谈的结果，王猛假如对桓温不过分失望，不会放弃追随。比起当初诸葛亮追随刘备时，桓温此时环境，可比刘备好出千倍。

斩薛珍

桓温驻屯灞上（陕西西安东灞河畔）时，顺阳郡（河南淅川南）郡

长薛珍,劝桓温进逼长安,桓温不接受,薛珍率一支别动部队进击,大有斩获。等到桓温撤退,薛珍才不得不跟着撤退。薛珍在大庭广众中,经常和盘托出,夸耀自己的勇敢,责备桓温过分小心。桓温遂斩薛珍。

从一颗沙粒,可以看世界。从桓温之斩薛珍,可以看出桓温的见识胸襟,不过袁绍、赵染之类,不足以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他拥有灭国之威,尚且如此,其他人物,可想而知。

大分裂时代的现象之一是:群猪林立,人才寥寥可数。

殷浩逼反姚襄

354年,投降晋帝国,后又投降前燕帝国的羌族首领姚襄(时驻盱眙【江苏盱眙】),决定回到北方。356年,姚襄攻击晋帝国冠军将军高季所据守的外黄(河南杞县)。

姚弋仲临终时,谆谆告诫他的儿子回归晋帝国。姚襄稟承遗命,带着老爹棺柩,率众南下,一心一意,为晋帝国效力。想不到以殷浩为首的当权鲨鱼集团,虽然对外没有能力,但对内化友为敌的本领,可是非常杰出(凡是对外无能的政府,往往精于窝里斗)。姚襄北上之日,距南下之日,不过三年。三年岁月,殷浩硬把一支忠心耿耿的劲旅逼反,他的罪恶,不应原谅。而效忠祖国的英雄眼泪,也洗不完心路历程上所受的创伤。这种悲哀,充满史册,岂止姚襄一人而已。

亲娘都不认

356年，前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西安），狂风大作，掀起房盖，拔掉树木，皇宫惊恐，一片扰动。有谣言说盗贼将发动攻击，宫门白天紧闭，历时五天，才恢复正常。前秦帝（二任）苻生追查谣言，凡是说过“盗贼将发动攻击”的人，一律剖胸挖心。舅父左特级国务官（左光禄大夫）强平劝解说：“上天降下灾异，陛下应爱护人民，敬奉神祇，刑法宽大，培养恩德，作为因应，然后才可以消除灾祸。”苻生大怒，用铁锤敲碎强平的头顶，然后斩首。

首都卫戍司令（卫将军）广平王苻黄眉、前将军新兴王苻飞、建节将军邓羌，因为强平是强太后的老弟，再三叩头劝阻，苻生不理，外放苻黄眉当冯翊郡（陕西大荔）郡长（左冯翊），苻飞当扶风郡（陕西眉县）郡长（右扶风），邓羌代理咸阳郡（陕西咸阳）郡长，因对三人的骁勇，仍很珍惜，所以免死。强太后忧愁悔恨交集，逝世。

无限权力的毒素一旦发作，连亲娘都不认，专制独裁的可怕在此。

“伪君子”“真小人”

前秦帝（二任）苻生下诏，说：“我接受上天的命令，担任君王，统治万邦，自从登极以来，有什么地方不对，而诽谤的声音，竟被人煽风点火，传播天下？我所诛杀的，到今天为止，还不满一千人，却被人

恶毒地咬定我残忍暴虐！路上行人肩并着肩，怎么能算减少！我仍要继续使用严刑峻法，谁又能把我怎么样！”文武官员请求苻生祭祀神灵，化解灾难，苻生说：“野兽肚子饥饿，当然吃人，吃饱了自然就不再吃，有什么祭祀可以化解？上天岂有不爱人之理，只因为犯罪的人太多，所以帮助我诛杀铲除。”

世间常有“伪君子”与“真小人”之辩，由于人们对“伪君子”的轻蔑痛恨，遂使有些聪明的文痞流氓之类，公开宣称自己是“真小人”，高举“真小人”招牌，希望大家产生“他不是伪君子”的印象，而从中获得利益，这正是“真小人”比“伪君子”可怕的原因。因“伪君子”有时被逼到墙角，他的良心还有萌芽可能，“真小人”则根本没有墙角。圣洁的理念，可能使“伪君子”醒悟，却不可能使“真小人”醒悟，“伪君子”有所顾忌，所以才伪。而“真小人”反正是挑明了我是无耻之徒，俗谚说：“硬的怕楞的，楞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人到了“不要脸”的境界，便无所不为，所向无敌！苻生，不失“真小人”的本色！

千斤大牛

晋帝国征西大将军桓温，从江陵（湖北江陵）率大军北伐，派大营指挥官（督护）高武，进驻鲁阳（河南鲁山），辅国将军戴施，进驻黄河，自己率主力随后出发。他跟属官们登上座舰高楼，北望中原，叹息说：“使中国陆沉，变成像百年无人居住的废墟，王衍那批人不能不承担责任！”记录官（记室）陈郡（河南淮阳）人袁宏说：“命运有兴有废，怎么能肯定是某人过失？”桓温拉下脸来，严肃地说：“从前，刘表有一千斤重的大牛，吃的粮草比平常的牛多十倍，可是驮东西，走远路，还不如一头瘦弱的老母牛。曹操到了荆州（当时荆州州政府

设襄阳【湖北襄樊】),杀掉它慰劳将士。”

世界上假使有“混淆视听”这种事,袁宏就提供一个样版。恒温追踪的是天下大乱的第一因,袁宏那么一和稀泥,天下大乱不过是魔鬼的陷阱,在魔鬼的设计下,谁都没有责任,也谁都有责任!这是一个有毒的反应程序。千载之下,我们仍感痛心。

贾坚的控诉

前燕帝国泰山郡(山东泰安东)郡长贾坚(参考350年9月),驻防山茌(山东长清东南)。晋帝国徐、兖二州州长(刺史)荀美(时驻下邳),率军北伐,贾坚被晋军生擒,山茌(山东长清东南)遂被晋军占领。荀美对贾坚说:“你的父亲、祖父,世代都是晋王朝的臣属,为什么忘本,拒绝投降?”贾坚说:“晋国(晋帝国)自己抛弃中原,不是我们背叛。人民陷于无政府状态,遇到强有力的人物,只有接受他保护。既然当了人家的部下,怎么可以不忠?我自从求学读书以来,此身经历了赵(后赵帝国)、燕(前燕帝国)两个政府,从不改变,阁下怎么能匆匆忙忙叫我投降(贾坚曾任后赵、冉魏、前燕三个政权的官员,参考350年9月)?”荀美仍责备他,贾坚吼叫说:“你这个小丑,把我当成小娃了。”荀美恼羞成怒,把贾坚推到大雨中,数日之后,贾坚愤怒怨恨而死。

荀美不过是依靠裙带关系当官的花花公子,贾坚则是血汗培养出来的职业军官。可是,形势比人强,职业军官却栽到花花公子之手。贾坚的反驳,义正词严,掌权大爷抛下孤苦无告的小民,逃到江南,重享荣华富贵。偶尔派出一支脆弱的军队,俘掳了几个被遗弃的孤臣孽子,不但没有半点歉意,请求原谅宽恕,反而詬骂他们忘本,责

备他们不肯投降。无能无耻,集于一身。荀羨的嘴脸,正是晋帝国流亡政权下官员的嘴脸,在这种嘴脸上,看不出复兴的火花,只看出堕落的幽灵。

段女士

前燕帝国吴王慕容垂(慕容霸),娶段家部落酋长段末柁的女儿(段末柁,参考325年3月),生儿子慕容令、慕容宝。段女士才华极高,性情刚烈,而又自认为姓氏高贵(段家跟慕容家本处于平等地位),对现任皇帝(三任景昭帝)慕容儁大老婆可足浑皇后,不太尊敬,可足浑皇后含恨在心。而慕容儁对慕容垂,又一向猜忌厌恶(参考354年4月)。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涅浩(涅,姓),打小报告指控段女士勾结吴国(慕容垂封国)王府图书管理官(典书令)、辽东郡(辽宁辽阳)人高弼,从事巫蛊诅咒。

慕容儁逮捕段女士跟高弼,交给皇后宫总管(大长秋)、司法部(廷尉)调查讯问。苦刑拷打下,段女士跟高弼意志坚强,不肯招认。因为得不到坦承不讳的口供,拷打更为惨酷。慕容垂怜悯妻子的遭遇,暗中派人通知段王妃说:“人,总有一天会死,何必忍受这种荼毒,不如诬服。”段王妃叹息说:“我岂是怕死的人,可是我一旦自诬,就成了叛逆,上对不起祖宗,下还要连累大王(慕容垂),后果严重,我绝不做。”在审问时,段王妃慷慨答辩,条理分明。慕容垂竟得以逃过这场灾难。可是,段王妃仍不得不死在监狱之中。

段女士出身名门,又身为王后,正是世间所谓真正的金枝玉叶,却能在丧尽自尊,苦刑拷打下,坚决拒绝自诬,这种刚毅和见识,可敬可哀。

在专制体制下,冤狱,不是小民的专利。

明显谎言

359年，慕容儁梦见故前赵帝国皇帝（三任武帝）石虎，咬了他手臂一口，惊怒交集。于是，挖掘石虎的坟墓（显原陵，今地不详），可是却只见空棺，不见尸体。悬赏二千两黄金，购买消息。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一位名叫李菟的女子，知道石虎的尸体在哪里，报告慕容儁，就在东明观下边，把石虎尸体掘出。尸体已经僵硬，但没有腐烂（349年4月石虎死，迄今十年，尸体竟然只僵不坏）。慕容儁践踏石虎尸体，诟骂说：“你这个死匈奴，怎么敢吓活天子？”一条条列举石虎的罪状，用皮鞭抽打尸体，投进漳水（流经邺城西北）。可是，石虎的尸体却在桥柱那里被绊住，没有顺水流走。等到前秦帝国消灭前燕帝国（参考370年11月），王猛特地为石虎诛杀李菟，收拾石虎尸体安葬。

石虎死后十一年，尸体才受鞭打；尸体受鞭打后十二年，前燕帝国才亡。石虎尸体肯定的只剩下一堆破碎骨骼，却一直漂荡桥柱，既没有被水冲走，也没有被鱼鳖虾蟹吃掉，更没有被人发现，这是绝不可能的怪事。所以，王猛的安葬，是一项明显的谎言。不是王猛说谎，就是史书说谎。

“倨骄”“傲慢”

前燕帝国尊奉皇后可足浑为皇太后。任命太原王慕容恪当太宰

(上三公之一),全权处理政府政务;上庸王慕容评当太傅(上三公之二),阳骛当太保(上三公之三);慕輿根当太师(上公级),作慕容恪助理。慕輿根性情朴实刚强,仗恃是几代元老(慕容皝、慕容儁在位时,慕輿根都建立大功),对年轻的慕容恪,心里不服,所以言谈举止,十分傲慢。

《通鉴》史实,叙述到今天,已七百余年,超过全书所包括时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二分之一,我们有一个发现:任何人,无论英雄豪杰或奸滑恶棍,有一天,在他名下忽然出现“倨骄”或“傲慢”之类字样,用不着读下去,就可以肯定下文是什么。他已踏动陷阱的机关,下一步就是翻滚而下,轻则事业失败,重则生命不保。慕輿根一代人杰,也跳不出这项定律。

鼓励诈欺

前燕帝国太宰(上三公之一)慕容恪,打算任命李绩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前燕帝(三任幽帝)慕容暉拒绝,慕容恪屡次推荐,慕容暉说:“国家大事,全由叔父裁决;只李绩这个人,由我作主。”把李绩外放当章武郡(河北大城)郡长;李绩忧愁过度而死。

去年(359),慕容暉对李绩在老爹慕容儁面前没有在他头上戴光圈,没有把他形容得完美无缺,恨入骨髓。今年(360),他不过十一岁,仍是一个小娃,竟如此记仇,其顽劣的程度使我们为他的帝国颤栗。

李绩所以仍能保住老命,只不过慕容暉此时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否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诛杀场面。六世纪七十年代北周帝宇文赧,便是用诛杀回报忠心直言。

堕落的首领,鼓励诈欺,胆敢说实话,祸就不可预测,中国人的道德因之日益堕落。唯一的挽救,只有先行消除专制封建,别无他法。任何他法,都只是枝枝节节。

太平盛世

前秦帝国(首都长安)天王(三任宣昭帝)苻坚,下诏各州长、郡长、县长:保荐“孝悌”“廉直”“文学”“政事”人才,考察实质内容,如果保荐的真是人才,一律奖赏,如果不是人才,一律处罚。因此,没有人敢随便保荐;请托贿赂,人情面子,全告停顿,知识分子都能勉励自己;即令是皇亲国戚,没有才能的人全被摒弃,不能当官。在这个时候,无论中央或地方官员,都有才干而尽责任。农田深耕,荒田开垦,仓库粮食积储,十分充实,盗贼绝迹。

中国人向往的太平盛世,不过是官员不贪污、社会有公论。在一个英明领袖苻坚和一个法治派学者王猛主持的政府下,只几年功夫,太平盛世出现。

王猛跟樊世强烈的冲突,和对强国强烈的反应,使人想到公孙鞅,他们二位治理国家的方法,几乎完全一样,用法律手段,建立法律尊严。这跟儒家学派的明哲保身哲学,完全不同,儒家的改革所以不能成功,最后终于反对任何改革,在这个不同上,可找出原因。只因儒家学者都是聪明伶俐之辈,他们恐惧“后果”。王猛幸亏在平安和荣耀中逝世,假使他也步上公孙鞅后尘,儒家学派反对改革的理由,就更多了一个例证。

历史上,英明领袖属稀有动物,法治学派的政治家,在儒家学派长期而阴暗的压制下,更寥寥可数!没有法律保护自己,没有伸张公义的管道,是中国人的厄运。我们相信这厄运有一天会自动停止,那

就是,当中国人有成熟的鉴赏能力,和有权选择国家元首之时。

无力感来自首领头颈头颞

最初,前燕帝国(首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太宰(上三公之一)慕容恪患病时,知道前燕帝(三任幽帝)慕容暕年纪仍小,还不能掌握权力(去年【367】,慕容暕十八岁),而太傅(上三公之二)慕容评又十分猜忌,恐怕最高指挥官(大司马)的人选不能恰当。于是,特别嘱咐慕容暕的老哥、乐安王慕容臧说:“现在,南方有残留下来的晋国(晋帝国)、西方有正在茁壮的秦国(前秦帝国),他们都有进入中原的志向,只因我们内部没有裂痕,才没有动手。国家的兴衰,全看宰相级的辅佐干部。最高指挥官(大司马)统率全国所有武装部队,不可以由一个不恰当的人选担任。我死之后,就亲疏来说,一定会由你或由慕容冲(慕容暕的老弟)接替,你们虽然聪明敏捷,然而年纪太小,还不能应付多灾多难的时局。吴王(慕容暕叔父慕容垂)天赋英明,才干杰出,谋略超过当世,你们如果能把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推让给他,一定可以统一中国,何况大门外几个强盗,还用得着担心?千万不可以贪图小利,忘记大害,要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念念不忘。”又把同样的话,告诉太傅(上三公之二)慕容评。然而,慕容恪逝世后,慕容评不接受慕容恪的见解。

每一个王朝政权,甚至每一个公司或每一个家庭,在崩溃之前,都会先进入一个“无力感时期”,除了掌权首领,人人都知道崩溃迫在眉睫,可是人人都束手无策。并不是真的无策,而是掌权首领拒绝任何可拯救国家的策,千言万语惊不醒木牛流马。在前燕帝国末期,更是分明。皇太后可足浑和亲王慕容评,这一对断送国家和自己命脉的糊涂男女,恰恰是前燕帝国的掌权首领,一个多么使人震撼的讽

刺！但他们在历史上也留下病历：无力感来自最高阶层的颓顶。

怨声载道

前燕帝国亲王、公爵、皇亲国戚，把人民大量地纳入“贵族包庇户”（荫户。帝国官吏，根据他们官职资格大小高低，分别规定他们可以包庇若干亲属，不但可以包庇同族，还可以包庇朋友、佃户。这些“包庇户”，不向国家纳税，也不供应政府差役，而只对封建主负责），以致全国总人口，远少过“包庇户”，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广信公悦綰说：“而今，三国鼎立（没有把前凉王国【首都姑臧】看到眼里），互相有吞并的野心。我国法令规章和政治制度都还没有建立，豪门贵族横行霸道，以致民穷财尽，再没有余物缴纳政府。低级雇员常常领不到薪俸，将领士卒常常吃不到粮食，官员们靠借钱借米维持生活。这些丑事，既不可以叫敌人知道，又不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应撤销所有‘包庇户’，全部交回郡县。”前燕帝慕容暕批准，命悦綰负责主持这项业务。悦綰纠正过去错误，揭发隐藏的奸邪之辈，没有人胆敢藏匿，于是国家凭空多出二十余万人口，但所有官员却对悦綰十分痛恨，怨声载道。悦綰本来早有疾病，自从亲手主持户籍校正，病势加重，不久逝世。

悦綰不过小小改革，已怨声载道，像公孙鞅、王猛那种惊天动地般的旋乾转坤，自然更没有好评。不知其人观其友，然而，更精确的判断方法，不如不知其人观其敌。反对人数的多少，不能作为评鉴标杆，而要看友是什么人，敌是什么人。只有伪装的朋友，没有伪装的敌人，所以从一个人的敌人身上，容易反射出正确信息。一个人受抨击是常事，重要的是抨击的内容和谁对他抨击。

我们用这种方法评估公孙鞅、王猛、悦綰，以及以后的王安石、张

居正,结论都不太离谱。

猎鹰与命运

前燕吴王慕容垂逃亡,走到邯郸(河北邯郸),慕容垂最小的儿子慕容麟一向不受慕容垂宠爱,乘机逃回邺城告发,慕容垂左右侍从,很多也都逃走。太傅(上三公之二)慕容评立即奏报皇帝慕容暕,派西平将军慕容强,率精锐部队追赶,一直追到范阳郡(河北涿州)。世子慕容令率部队断后,慕容强不敢逼近。正巧黄昏日暮,慕容令对老爹慕容垂说:“本来打算据守故都(龙城),保全家门,而今事情泄漏,原定计划,已没有时间实施。而秦国(前秦帝国)天王苻坚,正在招请天下英雄豪杰,不如前往向他投靠。”慕容垂说:“到了今天这种地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大家遂四散分开,湮灭逃亡的踪迹,然后,沿着太行山麓,秘密返回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躲藏在后赵帝国的显原陵(后赵帝国三任帝石虎墓,参考349年6月)。刚刚藏好,忽然有打猎的数百人,骑马奔驰,从四面八方包围墓园,慕容垂发现,抵挡一定抵挡不住,逃走已无路可逃,情势十分危急,不知道如何是好。想不到,数百名骑马猎人的猎鹰,一霎时功夫,纷纷飞走,大家追逐,越追越远,危机竟得以化解。慕容垂遂宰白马,祭祀上天,跟追随他逃亡的人盟誓。

猎鹰之飞,就是“命运”。命运的意义,就是没有人可以预知,没有人可以控制的机缘变量。一个行为的介入或不介入,能使历史和人生转变方向。不相信命运的人,无法了解历史。然而,命运是一个残忍无情,而又诡谲无常的女神,你必须相信她存在,但你千万不可相信她会爱上你,也千万不可相信她会憎恨你!绝对不可以把自己全部都交付给她,任何一个把自己全部都交付给她的人,一定被她

撕碎。

王猛之妒

前秦帝国辅国将军王猛，在首都长安出发时，请慕容令当他的军事参议官（参军事）。临走，王猛拜会慕容垂，筵席上，从容不迫地对慕容垂说：“今天就要告辞，一去千里，老友送给我什么礼物，使我看到礼物，便想起老友。”慕容垂解下佩刀，送给王猛。王猛到洛阳后，用重金收买慕容垂的亲信金熙，由金熙以金刀为凭，传达慕容垂的话，对慕容令说：“我们父子到此，只为了逃命，可是王猛却把我们当作仇人盗寇，恨入骨髓，挑拨陷害，一天比一天严重。秦国（前秦帝国）天王（苻坚）虽然外表上待我们恩重如山，可是心里想的什么，谁也不知道。大丈夫想逃死而终不免一死，徒使天下人失笑。我听说东国（前燕帝国）近来有点醒悟，开始后悔，皇上（慕容暐）跟太后（可足浑）互相抱怨，所以我决定回国，特别命金熙通知你，我已出发，你一有机会，就应脱离。”慕容令怀疑这话的真实性，犹豫踌躇，整整一天，苦于没有地方求证。最后，无可奈何，只好率领旧部骑兵侍卫，假装到郊外打猎，直奔石门（河南荥阳北），投靠前燕帝国乐安王慕容臧。王猛立即上疏报告慕容令叛变。慕容垂大为恐惧，率领家属，再度逃亡，逃到蓝田（陕西蓝田），追兵赶到，全体被捕。前秦天王（三任宣昭帝）苻坚（本年三十三岁）在太极殿东堂亲自接见慕容垂，安慰说：“你的家庭跟政府失去和睦，前来投奔，把身家性命，托付给我。你那位贤明的儿子，心里念念不忘根本，仍依恋故国。人各有志，不应该深加责备（包括慕容垂和苻坚在内，都认为慕容令是主动逃走）。燕国（前燕帝国）灭亡就在眼前，一个慕容令不能使它生存，可惜他白白跳进虎口。而且，父子兄弟，各人行为的后果，由各人承

担,罪恶互不牵连,你为什么怕成这个样子,狼狈到如此程度!”待慕容垂跟过去一样。然而前燕帝国政府认为,慕容令既逃亡而又突然返回,老爹慕容垂仍受到前秦帝国尊重推崇,怀疑慕容令从事反间工作。于是,把他放逐到沙城——位于故都龙城(辽宁朝阳)东北六百华里。

一般人的判断习惯是:有事件结果做证据,就很难接受和结果相反的原始动机。慕容垂最后终于叛变,好像人们就可以一口咬定他当初早有叛变之心。这种思考方式,是一种受结果影响的成见。王猛不是神仙,怎么能预知十四年后(384)发生的事?而在本年(370),慕容垂不但没有叛变行迹,反而如婴儿之投入慈母怀抱,对苻坚由衷地感激涕零。如果不根据证据,而仅根据预知,就可诛杀,那可是野蛮的巫师社会,是有权杀人的人的乐园。

我们十分清楚王猛没有预知能力(而且,即令有预知能力,也不可以作预防性的诛杀)。他之所以下手恶毒,似乎只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那就是妒火中烧。王猛不过一介平民,全靠苻坚慧眼识英雄,才攀登高位;慕容垂以亲王之尊,拥有盖世勋业,突然出现,苻坚亲自到郊外迎接,可看出慕容垂的声势,咄咄逼人。王猛虽然有诸葛亮的能力,却没有受到诸葛亮所受到的礼遇。王猛可是自己晋见苻坚,请求录用的。英雄固不在乎如何进身,但相比之下,王猛如果感受到慕容垂已经严重威胁到他的前途,并不能算神经过敏。我们无法证明:如果苻坚先遇到慕容垂,还会不会那么重视王猛?

王猛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然而,杰出的人物也是人,人有人的软弱,对于慕容垂的栽赃诬陷,是王猛人格上的一项污点。幸亏苻坚是一位累世难寻的英明君王,没有跳进圈套,使王猛的罪恶减到最低。

慕容令与涉圭

被放逐到沙城(辽宁朝阳东北三百公里)的慕容令,自己知道最后仍是难逃一死,遂秘密准备叛变。沙城中被放逐的犯兵犯将,有数千人,慕容令厚待他们,倾心建立友谊。于是,击斩营门官(牙门)孟劬(音 guī【归】),沙城县长涉圭(涉,姓),大为恐惧,投降。慕容令信任他,把他留在自己左右,遂率领那些被放逐的官兵,向东袭击威德城(即宇文涉夜干所住,参考344年正月),击斩守将慕容仓,占领城池,部署各种事务,派人召集东西要塞驻扎的边防军,大家一致响应。镇东将军、勃海王慕容亮镇守龙城(辽宁朝阳),慕容令准备对龙城发动袭击,老弟慕容麟却通知慕容亮,慕容亮紧急戒备,闭城守卫。涉圭轮到值班,突击慕容令,慕容令单人匹马逃走,党羽崩溃。涉圭追击,直追到薛黎泽(今地不详),生擒慕容令,斩首。涉圭前往龙城(辽宁朝阳)报告慕容亮,慕容亮为慕容令报仇,斩涉圭,收拾慕容令的尸首埋葬。

慕容令被命运拨弄,身不由主,挣扎失败,使人叹息。而涉圭最后竟被诛杀,这个结局,更使人叹息不已。中国历史读得稍多时,就会发现:一个人面对是非黑白,要作重大选择时,是多么困难。

三流江湖郎中

前秦东征兵团深入前燕帝国国土,所经过的郡县都望风投降,前

燕帝国大为震动。禁宫咨询官(黄门侍郎)封孚,问宰相府秘书长(司徒长史)申胤说:“你看事情有什么发展?”申胤叹息说:“邺城(前燕首都,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必定陷落,我们都会被秦国(前秦帝国)生擒活捉。然而,天上的福星正是越王国的岁星,而吴王国却非讨伐越王国不可,结果吴王国反而大祸临头(《左传》公元前510年:“吴王国攻击越王国,这是第一次攻击,史墨说:‘不满四十年,越王国一定消灭吴王国。因为,今年天上的福星正笼罩越王国,而吴王国却去冒犯,定有凶险的后果’”)。而今,福星正笼罩燕国(前燕帝国),秦国(前秦帝国)虽然达到目的,而燕国(前燕帝国)的复国,不会超过十二年。”

史墨和申胤所做的这类未卜先知的胡说八道,明显的是事情过去之后,为了某种目的,硬行编制出来的鬼话,写上史册。三流江湖郎中的诈欺勾当,史学家不应该传播这种诈欺,除非跟史墨、申胤二位先生有仇,要他们丢丑。

父子怪诞

吐谷浑汗国可汗(四任)慕容辟奚,是三任可汗慕容叶延的儿子(参考329年12月),喜爱读书,仁慈宽厚,但没有威严,优柔寡断。排行老三的弟弟(名不详),仗势专权,引起反感。秘书长(长史)钟恶地,在早朝座位上,逮捕三弟,斩首。慕容辟奚惊骇惶恐,从床上跌到地上。钟恶地急跳过去扶住他,报告说:“我们昨天晚上,梦见先王(老爹三任王【河南王】慕容叶延)下令:‘三弟就要叛乱,不可不杀。’所以才处决他!”但慕容辟奚受惊过度,不能平复,从此精神恍惚。告诉世子慕容视连说:“我害死了同胞兄弟,死了之后,有什么面目在地下见他?国家大事全交给你,随你治理,我剩下来的几年生命,苟且地活下去罢了。”终于因过度忧虑,逝世。慕容视连继位(五

任可汗),不饮酒、不打猎,长达七年之久,国家军政大事全部交付辅佐大臣和将领。钟恶地规劝:人主应该自己寻找快乐,建立权威,传播恩德。慕容视连流泪说:“我家自从祖先以来,仁爱孝顺,忠厚宽恕,一脉相传,先王(老爹四任可汗慕容辟奚)想到手足之情,不能有美好的终结,悲愤而死。我虽然继承大业,不过像一具尸体一样,声色犬马的享受,怎能安心?至于立威布德,只有等到未来。”

慕容辟奚父子的行径,十分怪诞,因而我们根本怀疑它的真实。老弟被杀,老哥忧虑而死,有这个可能;但侄儿怀念叔父,不但七年不理国政,甚至要一辈子不理国政,就没有可能。任何忧伤的情绪,都无法维持如此之久,连所谓圣人,对老爹亲娘之死的哀悼,都不得不以“三年”为限。更重要的是,君王对“三弟”的强烈忧伤,势将激起凶手的反击。如果凶手势力太弱,不敢反击,那么,身为国王的苦主,不去执法,不去复仇,却只一味坐在那里哭泣得天下皆知,岂不反常?

法治出现奇迹

王猛当宰相,苻坚高坐宝座,无所事事。王猛主持政府,文武百官全体听命,无论国内国外、内政外交、军事政治,没有一件事不由王猛决定。王猛刚烈英明,正直果断,清廉严肃,对善恶是非,分辨得十分清楚,免除无能的官员,提升没有人事关系、被埋在低阶层的人才,督促人民耕田播种,种桑养蚕,加强武装部队战斗训练;每个官员对他所担任的职务,都能胜任愉快;每项刑罚,一定都有犯罪证据。因此国家富裕,武力强大,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前秦帝国完全治理。

从史书上有关王猛政绩的记载,看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即令在战时,也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善恶是非分明的太平盛世:“每个官员对

他所担任的职务,都能胜任愉快;每项刑罚,一定都有犯罪证据。国家富裕,武力强大!”三百余年大分裂时代中,中国像一块血腥的沙漠,到处狂风滚石,禽嚎兽奔,人们互相吞食,只有王猛治理下的前秦帝国,是沙漠中的唯一绿洲,每人都享有安富尊荣。这正是中国人一直追求的理想世界,显现出法治的奇迹。

法治是唯一的治国途径,不管什么种族、不管什么时代,也不管开发到什么程度,只要踏上这个途径,社会就会日臻健康。问题在于,人民必须担任苻坚大帝的角色,有能力和决心铲除樊世(参考 358 年 9 月)、强德(参考 359 年 8 月)之辈。

饭桶军阀

晋帝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南郡公(宣武公)桓温逝世(年六十二岁)。

桓温被称为一代枭雄,见识和才干,在晋帝国群官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但这只能证明当时将相,全是草包,不能证明桓温真是第一流人才。他最大的缺点是在需要作最后决定时,他却丧失孤注一掷的胆量。克劳塞维茨说过:“有人以为战争理论常劝人选择‘最谨慎的’,这种想法,完全错误,如果理论确有所劝,以战争本质而言,他必劝人选择最有决定性的,也就是‘最大胆的’。永远勿忘:没有胆量,绝不会成为伟大的统帅。”诸葛亮太过谨慎,所以永远不能够大胜,但也不致大败。桓温似乎只有一次大胜,但征服成汉帝国时的那次大胜,却出于部属对号令执行的错误,当他下令撤退时,部属竟击起进攻的战鼓,因错得福。可是,错永远是错,说明他在面对难以预测的情况时,总是逃避。以后的灞上之役、枋头之役,无不失利,原因全都在此。如果了解身为统帅的桓温的性格,几乎可以预料他的

结局。

在灞上,跟长安相距咫尺,他不敢挺进;在枋头,跟邺城也相距咫尺,他也不敢挺进。两次溃败,都不是因为攻击,而都是因为撤退。为什么他不敢攻击?理由当然可以装一卡车,但主要的是,他的胆量不够,在必须冒险时,却出奇地畏缩。

同样,这种性格反映在桓温的政治行为上,他显然渴望篡夺政权,无奈,他虽有篡夺政权的决心,却不敢篡夺。十四任帝司马昱卧病,一夜之间,发出四次诏书,征召桓温进京,这是上天赐下的篡夺良机,桓温竟然拒绝,使人怀疑他的智力商数。他之所以拒绝,由于他的恐惧,恐惧掉进陷阱。因为他无胆,所以在节骨眼上,也就无能。桓温终于放弃晋帝国帝位,不是力量不够,而是他对自己的必胜把握,没有自信;而自信,正是英雄事业的必要条件。所以,桓温不能称为枭雄,不过一个较王敦略高一筹的饭桶军阀而已。

王 猛

375年,前秦帝国丞相王猛逝世(年五十一岁)。

王猛是中国成功的伟大政治家之一,在他之前有诸葛亮,在他之后有王安石,诸葛亮欠缺军事上的成就,王安石欠缺坚强的支持力量,所以王猛得以独展长才,把一团乱糟糟的流氓地痞、土豪恶霸,硬是凝结成为金刚;不但国泰,而且民安。距今虽已一千余年,但仍使我们对于那个辉煌的时代,怦然心动。

可惜王猛早逝,假使上苍延长他十年二十年寿命,他带给社会的政治轨道,会更稳固。

君臣相得

前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西安】)天王(三任宣昭帝)苻坚(本年三十九岁),下诏说:“我曾经听说,君王在寻求贤能人才的时候,最为辛苦;而在寻求到贤能人才之后,十分悠闲,可以安心享乐。这话是何等的灵验!从前,我得到丞相(王猛)作为助手,常认为当君王是件最简单最容易的事。可是,自从丞相(王猛)去世,我的头发已被工作压得一半变白,每一思及,不觉衷心悲恸。而今,天下没有丞相(王猛),政治教化可能有松懈之意,应该分别派出官员,前往各郡县视察,探求人民疾苦。”

君臣之相得,世称刘备与诸葛亮,实际上刘备在世之日,诸葛亮并没有受到超越常人的重视。五千年来,君臣相得史迹,姜小白与管仲、姬平与乐毅、嬴渠梁与公孙鞅、苻坚与王猛,屈指可数,如此而已。在此之后,君臣距离越来越远,君王的儒家系统作风越来越重,使改革成为绝不可能,更不要说突破。回头瞻仰苻坚大帝与王猛的公私情谊,和为人民带来的福祉,无限依依。

国亡得越早越好

前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武威】)首领(七任王)、西平公张天锡(本年三十一岁),把所有时间都用到饮酒和美女身上,不去处理国家大事,人心愤怒怨恨。前秦帝国(首都长安)决定抓住这个机

会，消灭前凉。先派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阎负、梁殊，携带诏书，前往姑臧（甘肃武威），征召张天锡前来京师（首都长安）朝见。张天锡召集文武百官，共同磋商。文武百官义愤填膺，说：“我们世世代代，事奉晋王朝司马皇家，忠贞节义，四海之内，著有声名。一旦屈身盗匪的大庭之上，连祖宗都受到侮辱，真是最大的丑事。而且，河西走廊（甘肃中部西部）有天然险要，守一百年都守得住。如果动员全国所有的武士，西方邀请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北方邀请匈奴，支持作战，凭什么就认为我们不能传出捷报？”张天锡卷起袖子，舞动手臂，呐喊说：“敢提议投降的，斩首。”把阎负、梁殊二人，捆绑到军营大门之外，下令士卒交叉射击，说：“射不中他们，就是跟我不一条心。”二人遂惨死。

《伊索寓言》上有则故事说：一只螃蟹在水底傲然独步，渔夫用竹竿在它背上轻轻一敲，它就暴怒起来，喊说：“什么东西，胆敢对我冒犯！”举起前螯，钳住竹竿不放，一直到渔夫把它提出水面，它还气冲斗牛。

张天锡十八岁时，竹竿敲到他背上，靠着一阵热血沸腾，夺取政权。现在，竹竿再度敲到背上，他再度乞灵于另一个热血沸腾。张天锡现在的处境，类似三世纪头十年赤壁之战前的孙权。不同的是，孙权心情恐惧沉重，而张天锡却认为只要用别人的血展示自己的决心就足够了。

张天锡和他的党徒刘肃之类，不过一群恶少暴徒。我们对前凉王国的覆灭，毫不关心，而只关心：在这群恶少暴徒治理下，小民过的是什么日子，前凉王国应该亡得越早越好。

苻坚盲点

前秦帝国征北将军、幽州(河北北部及辽宁)州长(刺史)、行唐公苻洛(时驻和龙【龙城,辽宁朝阳】),勇猛而体力强壮,能够坐在那里,拉住奔跑中的牛,射箭都能洞穿铁犁,自以为征服代国(首府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立下大功(参考376年12月),要求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中央没有同意,遂起兵叛变,率大军七万人,从和龙出发。前秦天王(三任宣昭帝)苻坚集结大军讨伐,窦冲等跟苻洛在中山会战,苻洛军大败,崩溃。政府军生擒苻洛,押送长安(陕西西安)。苻坚赦免苻洛,不加诛杀,放逐到凉州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

每一个人,都有所蔽,也就是都有盲点,位置在盲区的东西,他就看不见。昏庸之辈,固然如此,俊杰之士,也是如此。苻坚大帝的睿智和见识,都是第一流的,却不能没有所蔽。宽容是一种高贵的美德,但对一个政治领袖而言,过度宽容,只看见面前的两行眼泪,看不见天下千万人的悲哭。宽容遂变成姑息,一定破坏法律的尊严,瓦解社会的稳定。

而且,宽容和爱心,绝对不像宗教家们所形容的那样,是一颗万灵仙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解,在于层面相同,高尚的美德遇到卑鄙的心灵,反而会被认为愚不可及。当你包容某人的过失时,如果他反而认为你又跳进他的圈套,爱心就变成培养忘恩负义的温床。质量高贵的人,才有感恩能力,不是每人都具备这种能力,苻坚不久就吞下他是非不分的恶果。

苻坚大战略

苻坚因氐民族增加迅速,人口渐多,380年把三原(陕西三原)、九峻(音 zōng【宗】。陕西礼泉北)、武都(甘肃成县)、湖县(陕西陇县)、雍城(陕西凤翔)等地的氐民族十五万户,各由他们的酋长或族长率领,分别前往全国各军区定居,仿效古代帝王的封建制度。长乐公苻丕统御氐人三千户,命仇池(甘肃西和县南)氐部落酋长、射击兵团指挥官(射声校尉)杨膺,当征东大将军府左军政官(征东左司马),九峻氐部落酋长、外籍兵团指挥官(长水校尉)齐午,当右军政官(右司马),每人领导一千五百户,当长乐国(河北冀县)的世袭官职。苻坚在湖上(陕西西安东灞河畔)给苻丕饯行,随同苻丕出发的氐人,跟他们的父兄家人分别,忍不住失声恸哭,一片悲苦,连经过那里的旅客,都被感动。赵整因陪坐在旁,一面弹琴,一面歌唱:“阿得脂/阿得脂(有音无意)/伯劳(鸟名)的舅爹是仇綏(“仇綏”不知是什么)/尾巴长/翅膀短/不能飞/把同种的氐人放逐到远方/却留下异族鲜卑/一旦有急难/你可依靠谁!”苻坚了解歌意,但只笑笑,并不采纳。

苻坚把他所属的氐民族,分派到全国各重要军区,是一项大战略计划。氐民族是五胡中人口最少的民族(羯人只是匈奴民族的一支),要想管理占绝对多数的非氐民族,唯一的方法是控制枢纽地带。十七世纪满洲人在中国建立清王朝政府后,把八旗兵团分别派到各地驻防,意义正是如此。我们不认为满洲人一定效法苻坚,但爱新觉罗家族对中国历史,至为熟悉。所以,满洲人的驻防制度,极有可能来自苻坚的启示。

然而,这是一个难以公开宣扬的秘密谋略,所以苻坚对任何反

对,都一笑置之,智者的寂寞,往往如此。问题在于这个大战略实施得略略嫌早,在条件还没有完全成熟时,提前执行。提前并不是不可以,如果没有淝水之败(参考383年11月),这个大战略将产生八旗驻防制度的功能,使全国安定。但淝水之败使这个早产的大战略产生致命的后遗症:京畿所在地自己的种族氐人已经挖空,非氐民族——尤其是鲜卑人,布满城内城外,正应验阿得脂所说:“一旦有急难,你可依靠谁?”以致国本动摇,帝国崩塌。

上下交相骗

382年前秦帝国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刘兰,督促扑灭蝗虫,经过秋季又到冬季,不能完成任务,蝗虫依然成灾。主管单位奏请征召刘兰回京(首都长安),交付司法部(廷尉)审判。天王(三任宣昭帝)苻坚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祸,人力无法抵抗,这是我的过失,刘兰有什么罪?”

然而就在本年,前秦帝国大为丰收,上等田每亩收割七十石,下等田每亩收割三十石,蝗虫始终限于幽州(河北北部),没有蔓延出境,而且不吃麻科和豆类,上等田每亩可收割一百石,下等田每亩可收割五十石。

蝗灾正严重的时候,全国竟然同时丰收,犹如一个人正患肺炎,身体检查报告却说他的健康处于巅峰一样,是不可能的事。《通鉴》上说:华北一片平原,蝗虫一直盘旋在幽州一隅,不肯南下,既不肯南下,为什么还要发动青州、冀州、并州人民扑蝗?而且留在幽州境内的蝗虫,既不吃麻,又不吃豆,甚至于每亩收割,超过三十石,已够骇人听闻,最后索性高达百石,更是荒唐。

然而,史书却如此记载,只是因为中央政府档案如此记载;中央

政府档案所以如此记载,是因为地方政府如此呈报。在上位掌权的官员喜欢什么调调,在下位混饭吃的干部,就会唱什么调调,使在上位掌权的官员舒服过瘾。在上位的官员明知道在下位的干部在那里混饭,可是,既然自己舒服了,过了瘾,也就乐于有这种摇尾系统。

王猛的尸体未寒,所建立的诚实制度,已经解体,从蝗灾兼丰收案上,显露出上下交相骗的局势已成。这时候,人民假如没有能力更换政府,就应该准备接受灾难。

淝水之战

前秦帝国大军在淝水(东淝河)西岸,严阵以待,晋军在淝水东岸停住,不能前进。前锋司令官(前锋都督)谢玄,派人晋见前秦阳平公苻融,说:“阁下孤军深入,却紧靠河边构筑阵地,这是要长期抵抗,不是要速战速决。如果贵国大军稍稍向后撤退,使我们渡过淝水(东淝河),一决胜负,岂不是更好的策略?”前秦所有将领都反对后撤,说:“我们人多,他们人少,只要守住河防,阻止他们前进,我们就万分安全。”苻坚说:“我们不妨稍稍后撤,使晋军渡河,等他们渡过一半时,我们放出铁骑冲刺,就地屠杀,没有不大胜之理。”苻融同意,遂指挥大军稍稍退却,让出淝水西岸地带,容纳渡河的晋军。前秦大军遂向后移动,再想不到,一退不可遏止。晋帝国将领谢玄、谢琰、桓伊等,率军渡过淝水(东淝河),立刻猛烈攻击。苻融骑马奔驰,发号施令,打算对惊慌成一团的混乱情势,恢复控制;然而,马匹忽然倒地,被追击的晋军斩杀。主帅既死,前秦大军遂像雪崩一样,霎时瓦解,士卒四散逃亡。谢玄等乘胜追击,直追到青冈(寿县西十五公里),前秦大军逃跑中的将士,听到风吹鹤叫,都认为晋帝国的追兵赶到,于是昼夜不停的逃命,不敢走大路,死亡十分之七八(苻

融统军三十万,死十分之七八,是二十一万至二十四万,可怕的悲剧)。最初,前秦大军稍稍向后移动时,朱序在阵后大声呼喊:“秦军败了!”前秦大军才开始狂奔。朱序遂奔还晋帝国。

敌前撤退,是一项危险的行动,军队必须有严格的训练。公元前七世纪城濮(山东鄄城西南)战役时,曾有过“退避三舍”的壮举,春秋时代周王朝的封国之一——晋国军队,在楚王国强大兵力之前,撤退二十五公里,撤退过程中,楚军尾追不舍,但始终不敢突击。晋国国君姬重耳从高处下望,看到他的军队在虎口下秩序井然,感慨说:“这都是元帅郤谷的功劳,有这样的军队,任何敌人都能克服。”

现在,一千零十五年后,前秦帝国三十万人的强大兵团,也敌前撤退,而且是在一种绝对优势,诱敌深入的战略下撤退。敌人既弱又少,更隔了一条使敌人不能立即发动攻击的淝水,天经地义的,应该十分安闲,从容不迫。可是前秦帝国虽然猛将如云,却少一个像郤谷先生那样的统帅人才。我们揣测,苻坚这个退却命令下达后,全军同时行动,乱哄哄的变成排山倒海般的狂奔,以致失去控制。在军令体制下,苻坚的命令只对一个人有效,那就是前锋总司令官苻融,将士们必须进一步等待苻融的命令。而大军竟没有等到最后命令,就开始行动,并且一听有人高喊败了,就真的认为败了。这种军队,不像是前秦帝国征服前燕帝国、前凉王国,以及征服代国时所用的训练有素的劲旅。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淝水战役”,其实,并没有“战”,而只有“役”。前秦帝国不是战败,而是退败。我们固然可以在事过之后,在前秦帝国内部,找到必败的原因。但无论事前或事后,在晋帝国内部,却找不到必胜的原因,反而找到必败的原因。谢安的装腔做势,不过是殷浩、谢万等人物。然而,晋帝国终于胜了,使人叹息即令是国家巨变,或者在致千万人于死的战争中,都受命运的影响。至少,晋帝国靠命运女神的青睐,得以不亡。一种不能预见、不能想象的冲击介入,产生连锁反应,使历史的巨轮转向。赤壁战役使中国的大一统延缓七十年,淝水战役使中国的大一统延缓两个世纪。在这

延缓的期间之中,战争更酷,屠杀更多。

奇迹仅此一次

晋帝国宰相(司徒)谢安,得到驿马车送来的报告,知道前秦大军已败,当时正在跟客人下棋,遂把信装好,放到床上(四世纪时,“床”是简易的坐具),脸上没有露出半点高兴颜色,只继续下棋。客人向他询问内容,谢安慢吞吞回答说:“娃儿们打了一个胜仗!”棋下完后,返回内室,过门坎时,忘了门坎,连木屐底下的木齿都被碰断。

谢安用一定会失败的手段,获得大胜的辉煌战果,在历史上写下一页奇迹。无数流泪流汗、艰苦工作,而竟不能踏上成功之境的人物,都会沮丧,无法解释其中奥秘。

好在是,四千年来,纯靠命运而建立功业的大事,仅此一桩。绝大多数情形下,还是要靠艰辛的努力奋斗。谢安偶一例外,不能推翻生命的正常法则。

姚萇杀降

前秦帝国(首都长安)新平郡(陕西彬县)粮食吃完,箭矢用尽,而外援不来(后秦围城,参考去年【384】10月)。后秦帝国(首都北地)万年秦王(一任武昭帝)姚萇,派人对郡长苟辅说:“我正在用正义夺取天下,怎么会仇恨忠臣?你只管率城里的部众,前往长安(陕西西安),我的目的不是杀人,只是取得这个城池。”苟辅相信,率居

民五千人出城,姚萇派军包围,全部活埋坑杀,男女老幼,不留一个活口。只有前辽西郡(河北卢龙东)郡长冯杰(参考去年【384】10月)的儿子冯终,死里逃生(五千人中逃出一人),逃到长安。

合逻辑的,未必就是真理。合真理的,未必就是事实。在卑劣猥琐的情操下,阴谋成了沾沾自喜的阳谋。相信逻辑、相信真理的高贵气质,反而成了被耻笑的傻瓜。

民主政治容易产生庸才,专制封建社会则容易产生人渣。我们如果不能使诚实成为美德,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公认的行为标准,姚萇之流的人渣,势将层出不穷,受害的不仅是苟辅五千人而已,而是全体人民。

苻坚失败原因

后秦帝国万年秦王姚萇,派人向被俘的前秦帝国天王苻坚,索取传国玉玺,说:“依照天命运转的法则,现在轮到了我姚萇,应该把皇帝印信交给我。”苻坚拒绝。苻坚因平生待姚萇最为有恩,所以感情上也特别愤怒,好几次都痛骂姚萇,只求一死,对张夫人说:“岂可以叫那些羌奴侮辱我的女儿?”遂先杀苻宝、苻锦。姚萇派人闯入囚禁苻坚的新平郡(陕西彬县)佛寺,缢死苻坚(年四十八岁)。张夫人、中山公苻说,全都自杀(苻说是苻坚幼子,参考382年11月)。后秦士卒,无不哀恸。姚萇打算掩饰自己的弑逆恶名,尊称苻坚绰号:壮烈天王。

司马光曰:“评论家一致认为,前秦帝国天王苻坚的覆亡,全由于他没有诛杀慕容垂和姚萇。只有我,认为并不如此。许劭曾经对曹操下评语说:‘太平盛世时的能臣,天下混乱时的奸雄。’假使苻坚治理国家,没有失去控制,则慕容垂、姚萇,全是太平盛世时的得力干

部,他们怎么能够制造混乱?苻坚之所以覆亡,由于他突然获得胜利,因而骄傲自大之故。魏斯(战国时代魏国一任国君文侯)问宰相李克:‘吴王国为什么覆亡?’李克回答说:‘屡战屡胜!’魏斯说:‘屡战屡胜,是国家之福,怎么会覆亡?’李克回答说:‘不断战斗,使人民筋疲力竭;不断胜利,使领袖骄傲。以骄傲的领袖,统御筋疲力竭的人民,就不可能不覆亡!’前秦帝国天王苻坚,非常类似。”

苻坚绝不是因为不杀慕容垂、姚萇而失败,司马光的分析,至为透彻。另一个理由是:潜在的敌人是杀不完的,只要叛乱的条件成熟,叛乱就无法遏止,杀了张三,还有李四;杀了王五,还有赵六。

苻坚的失败,也绝不是因为把氐人调走一空,原因跟上述的相同。只不过苻坚这个大计划、大策略,像钢筋水泥的巨厦一样,还没有充分时间凝固,就发生淝水之战的十级地震。一千四百年之后的拿破仑的莫斯科之战,一败之后,引起连锁反应,帝国崩溃,皇帝被囚而死,情形相同。假定时间够久,各国各民族的独立冲动消失,那时候才能发出它的功能。

苻坚的失败,也绝不是司马光和李克所说的“屡战屡胜”。任何一个政权和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都必须“屡战屡胜”。历史上改朝换代战争,成功的一方,都必须打到全国人民快要死光,然后咬定牙关,作穷兵黩武的最后一击,才能建立大业。

苻坚以盖世英雄,却如此结局,我认为是厄运抓住了他。从淝水之战起,他就一直用一个翅膀飞行,另一个翅膀却被砍断。淝水之退,没有崩溃之理,而竟然崩溃。慕容垂要求外出,苻坚如果拒绝,则淝水之败,不过曹操赤壁之败,仍可维持原有江山。苻坚性情一向宽厚,忽然变成急躁,诛杀无辜的赵都,使姚萇惊恐逃走。如果不诛杀赵都,又该如何?苻丕袭击慕容垂,间不容发,慕容垂却能逃掉!苻坚几乎渴死姚萇,却只后秦军营倾盆大雨。西燕军营中纵火,本可里应外合,火却反扑。纵有千种奇计异谋,也受不了如此摧残。苻坚死时,内心的痛苦悲愤,我们深深体会,并在千载之下一哭,为他的遭遇哭,也为当时中国人民遭遇哭。苻坚死而姚萇生,优败劣胜,历史进

入反淘汰的黑洞时代。付出代价的,是当时小民,要多受二百年之久的活罪,才能使大分裂时代结束。

最好不认识他

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将领姚方成,攻击前秦帝国雍州州长(刺史)徐嵩垒,攻克,俘掳徐嵩,一件件数说他的罪状,徐嵩诟骂说:“你们的姚萇,犯下滔天大罪,罪该万死。当初苻黄眉打算把他处斩,幸亏先帝(苻坚)阻止(此事应发生在姚襄败死的357年5月)。不仅救他一命,还任命他担任中央和地方重要官职,荣耀宠爱,都达到极点。可是姚萇却连狗马都不如,狗马还知道主人有养育之恩,姚萇却亲下毒手,做出大逆之事(指缢死苻坚,参考前年【385】8月)。你们这些羌人丑类,怎么可以当人看待?为什么不快点杀我!”姚方成大怒,分三次斩徐嵩(三斩:先斩脚,再斩腰,最后斩脖子),把徐嵩的将士全体活埋坑杀,将士们的妻子女儿,赏赐给自己军队。

后秦帝姚萇,把他的恩主、前秦帝国三任帝苻坚的尸首挖出来,抽打无数皮鞭,脱掉衣服,露出身体,用荆棘再包起来,重掘一个土坑埋葬(苻坚原葬在徐嵩、胡空两个自卫堡垒之间)。

慕容垂跟姚萇,先后背叛苻坚大帝,有他们不得不背叛的苦衷。慕容垂身受复国建国的压力,姚萇则害怕下一次的诛杀,我们充分理解,也充分同情。然而,既叛之后,慕容垂种种,仍是英雄豪杰本色,怀有浓厚的感恩和深切的惭愧之情,而姚萇却狼子野心,凶狠冥顽,不知道他对苻坚大帝为什么痛恨至此?小人物之所以用惨烈卑鄙的手段回报恩主,主要的是他必须这样,才能消化自己因忘恩负义所产生的内咎,和有希望使别人相信自己并没有忘恩负义。

世界确有一种人,你最好不要认识他;不幸认识他,最好不要跟

他有友谊；不幸有了友谊，最好不要对他有恩。但是，这种人往往有动人心魄的蛊惑力；连苻坚大帝，都不得不坠入陷阱。

刘勃勃

刘卫辰的幼子刘勃勃，投奔薛干部落。拓跋珪派人要薛干部落把他交出，薛干部落酋长太悉伏把刘勃勃送走，而对使节说：“刘勃勃国破家亡，穷途末路，前来投靠，我宁可跟他一同逃亡，怎么忍心捉住他交给贵国？”遂把刘勃勃送给没弈干（时居高平【宁夏固原】），没弈干把女儿嫁给刘勃勃。

评论姚萇时，我们曾说过一句话：“世界上确有一种人，你最好不要认识他……”。391年出现的刘勃勃，是一个比姚萇更卑鄙、更毒辣的角色，也可能他比姚萇更有仪容，意气轩昂，堂堂一表，给人的印象十分良好，所以他为害的程度，也更猛烈。没弈干因赏识他，而把女儿嫁给他，他们父女也因此最先付出代价。

人生，变数太多，忘恩负义之辈，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所制造的灾祸都是对善良人性本质上的伤害。人们发觉得越早越好，醒悟得越快，受伤也越轻！

王家少女

396年，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太子司马德宗（本年十五岁），娶故立法院立法长（中书令）王献之的女儿王神爱当太子妃。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儿,以书法闻名于世)。

仅仅阅读这段报导,虽在千载以下,我们仍然为那位王家少女高兴,她跃升到所有少女梦幻中的高位——太子妃。盛大的婚礼,高度的荣华,跟白马王子,双双对对,像每个传统童话的结局一样:“快快乐乐过一辈子。”

然而,根据事实,我们却为那位王家少女兴悲,因为白马王子司马德宗是一个智商不过稍高于零的白痴。这使我们警惕:表相和真相,落差太大,是产生悲剧的原因之一。思考能力或判断能力,就是要探讨真相,而不受表相的蒙蔽,王女士的婚姻幸不幸福,就会得出正确答案。

女性巨星

晋帝(十五任孝武帝)司马昌明喜爱饮酒,整天沉醉在后宫之中,清醒而能过问国家大事的时候,少之又少,外人很难见他一面。后宫千万美女中,以张贵人最美貌绝伦(贵人,小老婆群第三级),最受司马昌明宠爱,其他小老婆群和宫女,都对她畏惧。一天,司马昌明在后宫欢宴,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乐队,一旁伺候。张贵人年龄将近三十岁,司马昌明开玩笑说:“以你的年龄,应该靠边站了,我爱更年轻的!”张贵人怒不可遏。当晚,司马昌明沉醉如泥,在清暑殿倒头大睡,张贵人拿酒赏赐所有宦官,打发他们走开。然后命贴身婢女用被子蒙住司马昌明的脸,把司马昌明闷死(年三十五岁)。然后重金贿赂左右侍从,声称:“皇上睡梦中遇到鬼怪作祟,突然死亡。”太子司马德宗愚昧懦弱,会稽王司马道子昏庸荒淫,对司马昌明的死因,遂没有人追究查问。

中国皇宫,是世界上最豪华和最冷酷无情的美女人肉市场,主顾只有一个,就是帝王。几乎全世界的美女,都集中在这个大院,而她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帝王恩准她爬上御床。如果她没有这种福气,或虽有这种福气,而终于又被抛到脑后,她只敢哀怨,不敢绝望,更不准愤怒——这就是圣人最欣赏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美德。有权玩人的人、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对这种美德,赞不绝口。假如有人在受到伤害后,竟然敢“绝望”“愤怒”,立刻就成了危险的偏激分子,因为他使有权玩人的人和有权不把别人当人的人,心惊胆颤。

司马昌明在皇帝群中,不是一个坏蛋,对张贵人的一席话,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也并不残忍。但我们欣赏张贵人的反击,历史上谋杀帝王的行为,数不胜数,但由宫中美女动手的,却只有两件:一件是张贵人,一件是1543年明王朝杨金英谋杀朱厚熜。杨金英女士的杀机不明,但我们可以确信她和张贵人一样,都由于不能忍受人格上的屈辱。她们的勇气是第一流的,敢于向最可怖的专制封建头目挑战,而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中国人一直被训练得不敢发怒,一切要求忍让,连被鞭打时呼痛呼冤的声音,都被认为受人利用,用来打击手握权柄的巨官。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教育熏陶下,前有张贵人,后有杨金英,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对女性巨星,这种反抗人物增多的话,恶徒自会减少。不过,如果一切罪恶,都必须用血腥手段,才能对抗,就是一个灾难的社会,也是一个痛苦的民族。必须有一天,另有管道,用和平公义的手段,同样也能够消除迫害,中国人才有真正的幸福。

慕容麟

398年,赵王慕容麟,领头向慕容德奉上皇帝尊号,慕容德(本年

六十三岁)仿效老哥慕容垂前例,先称燕王,把永康三年改成燕王元年,把燕王府改成中央政府,颁发号令,设立文武百官(又一个“燕”兴起,史称“南燕”)。任命赵王慕容麟当最高监察长(司空),兼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慕容法当中军将军;慕容皝当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丁通当右执行长(右仆射)。

慕容麟又阴谋叛变,南燕王(一任献武帝)慕容德把他斩首。

慕容麟聪明伶俐,连一代枭雄,历尽人生沧桑的老爹,纵然在屡次被这位儿子出卖之后,仍爱他如初,说明慕容麟有他优越的反应能力和偶发性的超人见解。问题是,他缺少智慧。缺少智慧的人最大的特色是特别自私,一直扩张自己的空间,从不去想别人,也从不去看别人。正义、理想、亲情、友情,以及罗曼蒂克的高雅情怀,只有在有助于他获得现实利益的时候,他才重视。否则,不过一句虚话。慕容麟不断叛变,家国越是危险的时候,他越奸诈反复,原因在此。

有聪明而没有智慧的人,最后不一定都倒霉到被杀,但可以肯定:他所渴望得到的东西,往往一辈子也得不到。自私的程度,也就是痛苦的程度。

慕容盛

后燕帝国(首都龙城【辽宁朝阳】)平民天王(三任昭武帝)慕容盛(本年二十九岁),鉴于老爹慕容宝(二任惠愍帝)过度懦弱,以致国破身亡,所以竭力矫正,建立绝对威严,刑罚凌厉而残忍;而又自认为十分聪明,对很多人都心怀敌意,造成无穷无尽的猜忌。文武官员只要有一小点嫌疑,就不由分说,立即诛杀。因此,包括家族、元老、功臣在内,人人不能自保。

慕容宝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昏庸,不在于他懦弱。慕容盛检讨老爹失败的原因时,竟然检讨出来在于过度懦弱。犹如一个人中风死亡,验尸的结果竟说是因为脚趾长癣一样,十分奇异。

有一种检讨永远得不到正确答案,那就是主持检讨的人,无法承受正确答案的打击。慕容盛先天受到限制,他不能抨击老爹低能,所以只好胡扯,根据这个胡扯出来的病状,诊断治疗,当然开错药方。不但治不好病,反而越治使病越重。

张 华

南燕帝国皇帝(一任献武帝)慕容德的娘亲,跟老哥慕容纳,都留在长安(陕西西安),慕容德派平原郡(山东平原)人杜弘前去探访。杜弘说:“我到长安,如果找不到太后,当西上前往张掖郡(甘肃张掖。前秦帝国时,慕容德当张掖郡郡长,老哥慕容纳就在张掖安家落户)。尽力完成使命,不死不止。我老爹杜雄,虽然年过六十岁,但仍请赐给他一份本县俸禄,回报对我的养育之恩。”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张华说:“杜弘还没有出发,就向皇上请求俸禄,要挟君王,罪大恶极。”慕容德说:“杜弘替君王迎接娘亲,替老爹请求俸禄,忠孝双全,有什么罪?”任命杜雄当平原(平原郡郡政府所在县)县长。

杜弘的行为只有一个,张华抨击他要挟君王,罪大恶极;慕容德则认为他恰恰忠孝双全。这正是中国人的悲哀,永远被人从两个极端评估,谁的权大,谁的评估就是正确。

慕容德虽然是干上了皇帝,还多少有点人性,知道除了自己有父母外,别人也有父母,对方索取报酬是合理的。张华人性已失(他只不过希望慕容德听了他的马屁话,升他的官而已),认为无权无势的

小民,应该无条件为有权有势的大家伙牺牲。这种奴才根性,流毒到二十世纪之后,终于受到批判。

无限权力病毒

402年,晋帝国有关单位弹劾会稽王司马道子:酗酒、不孝,应绑赴刑场,斩首示众。晋帝司马德宗下诏(桓玄诏),把司马道子贬逐到安成郡(江西安福);逮捕司马元显,以及东海王司马彦璋(司马元显的儿子)、谯王司马尚之、庾楷、张法顺、毛泰等,绑到首都建康街市,砍下人头。桓修为王诞竭力请求,仅把王诞贬逐到岭南(南岭以南)。

司马元显临死时,不过一个二十一岁、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他的儿子司马彦璋,可能还是吃奶的婴儿。是无限权力的封建政治害了这对年轻父子,也是无限权力的封建政治害了中国人。无限权力这种滤过性病毒,连历尽人生艰难的老将都挡不住,何况一个小娃!

王 始

403年,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益州】)变民首领王始,自称太平皇帝。桂林王慕容镇率军讨伐,生擒王始。绑赴刑场,执行死刑时,有人问王始:老爹跟老哥老弟在什么地方?王始说:“太上皇(老爹王固)蒙尘流亡在外,征东将军(老哥王林)、征西将军(老弟王泰),被叛军谋害!”他的妻子对他诟骂,王始说:“皇后有所不知,自

古以来，岂有不亡之国，朕宁可驾崩，正统不可更改。”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运转法则，始终如一，自从有记事之后的四千年来，一直停留在野蛮部落为争夺酋长而作殊死斗阶段。疆场战胜，大义是他的，正统是他的。一旦战败，大义就成了别人的，正统也成了别人的。王始自称皇帝，既有政府组织，又有武装部队，恐怕为时少则一年，多则数年或十数年。史书上说：南燕帝慕容德曾嗤之以鼻，对左右失笑说：“这个疯子，狂言狂语，怎么能不诛杀！”慕容德认为王始精神失常，不知天高地厚。事实上，王始的毛病出在枪杆不够多而已！只不过七年之后，慕容德一族，包括皇后老奶，以及“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全被绑赴刑场斩首。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假设黄泉路上，王始脚步稍慢，慕容一族的阴魂从背后赶上，不知道露出什么嘴脸！

王始过瘾，慕容德对他失笑；慕容德过瘾，建康人对他也失笑；政权稍微长一点的君王，一旦枪杆从屁股下面抽出，他就也会立刻一个倒栽葱下来，栽到刑场。大多数亡国君王，不过一堆笑料。王始建立的是个具体而微的迷你政权，如果要研究中国帝王，他是一个样板。

王始演出的，不过一幕闹剧，慕容德演出的，也不过一幕闹剧。岂止二人如此，历史上又有多少帝王，不是在演闹剧？既使人嗤之以鼻，又使人扼腕悲痛。

我们盼望这种闹剧永远消失，像传统文化中缠足、宦官永远消失一样，把政治斗争提高到民主层面，不再依靠杀戮。王始、慕容德之类人物，才不至霸住舞台不放，一直在那里笑别人和被别人笑。

吕 隆

403年，后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兰州】）亡，末任王吕隆及吕

姓家族,全被迁往后秦帝国的首都长安。

吕隆临行之前,派使节向马上就要被铲成平地的一任王吕光祭庙,告别说:“陛下运用神奇的谋略,在中国西方建立基业,恩德推广到全体人民,声威震动远近。可是,枝叶后嗣不能振作,一连串篡夺谋杀;而又受到两个盗匪集团(指南凉王国和北凉王国)的轮流逼迫。我们马上要回到东方京师(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就在这里,跟陛下永诀。”悲痛流泪,在旁护送的后秦受降兵团,都被感动。

赌徒扫地出门时的心理状态和狼狈模样,倍觉可怜,但当初他们诛杀豪门立威,活埋甘愿当蛮族奴婢的饥民,却那么凶恶无比。我们不应该被他们的眼泪欺骗,更不能对把家产输光后发出悲啼的顽劣之辈同情。

报 复

刘裕尚是小官时,品行低下,社会高阶层人士都不肯跟他来往,只有王谧对他另眼看待。刘裕曾跟刁逵一起赌博,赌输了却无钱偿还,刁逵把刘裕绑到系马桩上。403年,刘裕率军击败叛徒桓玄,遂斩刁逵。

恩怨分明,稍稍报复过去所受的迫害和侮辱,是英雄气概,但不能超过公道。否则,不仅是气量狭小而已,更泄露了自己的素质卑鄙。事实证明,刘裕果然不是善类。

呼延平

最初,南燕帝国一任帝慕容德,在前秦帝国任张掖郡长,老哥慕容纳、娘亲公孙女士,一同在张掖定居。前秦帝苻坚于383年进攻晋帝国时,征调慕容德随军出征,慕容德临走,留下金刀,作为见证。后来慕容德追随兄长慕容垂再建燕国,前秦逮捕慕容纳和慕容德所有的儿子,全部诛杀,只公孙女士因年纪太老,特别赦免。慕容纳妻段女士,怀孕在身,羁押监狱,留待生产后处决。监狱看守员呼延平,正是慕容德旧部,秘密把公孙女士及段女士盗运出狱,逃往西羌地区,就在那里,段女士生下慕容超。公孙女士患病,死前把金刀交给慕容超。后来,呼延平逝世,段女士命慕容超娶呼延平的女儿为妻。

凡是大义,必有深情,一片尔诈我虞、反复残杀的苦海中,呼延平是人性的圣火,引导人类善良的心,航抵彼岸。

呼延平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不是一个庸碌之辈所能承受,所以不应要求每个人都能如此,但可以用来评估自己,当自己无法做到呼延平做到的事时,对侠情义行,就会充满尊敬。

李暠信

西凉王国(首都敦煌【甘肃敦煌】)首领凉公爵李暠,写信给他所有的儿子,大略说:“从事政治的人,对奖赏和惩罚,应特别慎重,不可以被喜爱或憎恨的情绪控制。接近忠良正直,疏远邪恶奸佞,不要

使左右亲近的人暗中窃弄权威。对你的诽谤和对你的称誉,都要一一检查它的真假。审理诉讼,要和颜悦色;判断曲直,要尽情尽理;千万不可以先行认定对方心怀奸诈,也千万不可以还没有经过多方面调查,就下结论。言谈和神色,要尽量温和。务必听取很多人的意见,不要自命不凡,专断独行。我主持政府,已经五年,虽然不能使人民安息,然而,我能尽量包容别人的缺点,所以早上还是仇人,晚上可能成为知心好友。大体上,对旧雨新知,都没有对不起的地方。处理事情,一定力求公平、心情坦荡、没有偏爱。最初,这样做还觉得十分勉强,难免愤愤不平。从眼前的利益来看,可能受到损失,可是往远处瞻望,受用无穷。希望在古圣先贤面前,无羞无愧。”

李嵩所说的道理,是人生一条正当道路,用以作为自我训练的教材,启发性很大。可是,用来教育一个不受约束的权势人物,效果便等于零。像“接近忠良正直,疏远邪恶奸佞”,这一类话,哪个不知,哪个不晓?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所有知识分子都曾经读过,“亲君子,远小人”,声震屋瓦!问题在于忠良和奸邪不容易分辨,即令可以分辨,有权大爷往往就是爱看别人不停摇尾,任何人对他都束手无策。

我们不能盼望人们都是智者圣贤,也绝不相信在没有刹车设施之下,智者圣贤有能力刹车,现代人需要的是权力制衡。

殷仲文

曾是桓玄死党的殷仲文,于投降晋帝国后,被任命为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后被外放当东阳郡(浙江金华)郡长,愤愤不平。江东五郡军区司令长官何无忌素来仰慕殷仲文,而今又是殷仲文的顶头上司,殷仲文答应顺道拜访,何无忌大为欢喜,准备盛大招待。可是殷

仲文因官场失意，精神恍惚，竟没有前去，何无忌认为受到轻侮，大怒。407年闰二月，镇军将军府部将骆冰，阴谋叛变，镇军将军刘裕斩骆冰，并接受何无忌建议，宣称殷仲文是骆冰同党，斩殷仲文，屠灭全族。

殷仲文不过是一个伶俐乖巧的小政客，这位桓玄的姐夫，一看桓玄势大，立刻投靠，在桓家班中，简直只有他忠心耿耿，万世不变。然而，一看桓玄势衰，又立刻开溜，运载两位皇娘返宫（参考404年5月），证据确凿的大义灭亲。

假如他能一直保持伶俐乖巧的程度，拍上新贵何无忌的马屁，仍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然而，政客的主要特质是势利眼，而殷仲文也就死在势利眼上，严重而敏锐地看待得失，对方一失意就立刻翻脸，自己一失意自然魂不守舍。殷仲文真正谋反的罪行，成为他升官的阶梯；并没有谋反时，却硬被认为谋反，人生之难以预料如此。

势利眼对别人是一种刺激，可以刺激别人发奋上进，但对自己却是一帖毒药，轻则伤害自己心灵，重则就成了殷仲文，惹火上身。

野心家与忘恩负义

后秦帝国（首都长安【陕西西安】）与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和解，被北魏消灭，投降后秦帝国的匈奴酋长刘勃勃，听到消息，大为愤怒，阴谋叛变，于是袭击他岳父高平公爵没弈干镇守的高平（宁夏固原），斩没弈干，吞并他的部众。

没弈干为了保护刘勃勃，被北魏帝国大张挞伐，受尽苦难。402年，北魏长山王拓跋遵，千里突击，没弈干带着刘勃勃逃亡。当时，因为拓跋遵是敌人，敌人入侵，全境都惊，没弈干得以趁乱脱身。而

407 年这一次,刘勃勃入侵则不然,他打的旗号是还乡省亲,跟 453 年刘劭谋杀南宋帝国三任帝刘义隆一样,都居于不被怀疑的地位。一位是女婿、一位是儿子,身为岳父和老爹的当事人,遂不得不死。刘勃勃第一击的对象便是恩主,他宣称他之所以背叛,是后秦帝国跟北魏帝国和解的缘故。那么,他应该恨北魏帝国入骨才对。可是根据以后的发展,他对北魏帝国却畏惧如虎,碰都不敢碰,而只敢对恩重如山的后秦帝国,屡施毒手。忘恩负义之辈,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模式都千篇一律:口里说的是一套,笔下写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莫题事件

386 年,北魏帝国一任帝拓跋珪起事,酋长之一的拓跋窟咄发兵反抗,另一酋长莫题认为拓跋珪只有十六岁,不可能成功,暗中跟拓跋窟咄联络,并送一支箭作为信誓说:“三岁大的小牛,怎么拉得动重车!”拓跋珪心里衔恨,一直不忘。408 年,有人检举莫题不法,拓跋珪派人把当初那只箭送给莫题,问他说:“三岁大的小牛结果如何!”莫题父子相对哭泣。第二天,逮捕令下,斩首。

二十年前顺口一句话,拓跋珪隐忍不发,因为权力还没有稳固。一旦稳固,旧账立刻清算,而在这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中,莫题父子认为大人物一定有大度量,为了回报这份包容,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不要盼望一个掌握权柄的人,会有宽恕的美德。因之,也只有掌握权柄的人对人宽恕,才是真正的高质量人格。而一个人在自以为得意非凡时,也应该千万记住,不要随便送出你的箭。

慕容超英勇迈向死谷

409年,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青州】)末任帝慕容超,宠信公孙五楼等,诛杀谏官,又横挑强邻,亡局已成。

南燕帝国的局势,不仅当时的人有一种无力感,就是一千五百年后的读者,无力感仍然存在。不过最痛苦的还是当时明智的爱国志士,他们清楚地看到危机,却无法阻止这个伶牙俐齿的半吊子头目,向死谷英勇迈进。

无力感虽然不一定会覆亡一个国家,但一个国家在覆亡之前,人民一定会有强烈的无力感,眼睁睁地看着大厦瓦解,只能叹息。

拓跋珪

409年10月13日,北魏帝国一任帝拓跋珪诟骂贺夫人,打算杀她。贺夫人秘密派人通知她儿子清河王拓跋绍。拓跋绍本年十六岁,跳墙进宫,直奔天安殿。拓跋珪惊醒,急找武器却找不到,拓跋绍遂格杀老爹。

暴君被杀,使人欢呼;但老爹死于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之手,天伦巨变,却使人心情沉重。太美丽的东西,往往有毒,有它的道理,那位倒霉的丈夫就因为妻子太漂亮,而被人在胸膛上插刀。但生下的儿子刺死老爹,却跟娘亲太美丽无关。历史上很多这种例证,在探索原

因时,却用几行文字,把真相掩住,而随便抓个其他理由充数。

拓跋珪之横死,他自己要负全责,倒悬人井,岂是教子之法?厌恶儿子,怎能迁怒儿子的娘,竟要杀人?至爱的太子一经召唤,便惊恐而逃,说明拓跋珪兽性发作时的可怖。兽性之所以可怖,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无限,假使权力有限,就不会有这场家庭悲剧。

慕容超

410年,晋帝国大军攻陷南燕帝国首都广固(山东青州),南燕末任帝慕容超逃亡被擒,押回建康(南京市),绑赴刑场斩首(年二十六岁)。

慕容超一生遭遇,好像一出传奇戏剧,如果我们不知道这是真实历史,定会对作者幻想力的丰富,大为惊叹。先是前燕帝国灭亡,接着边城落户,金刀赠别,再接着,老爹参与军事叛变,大逮捕下,全家被屠,黑狱逃生,妻子生下遗腹之子,流亡万里。于是,突然间,乞丐变成白马王子,白马王子变成英明国王。欧洲童话中才有的故事,在五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竟真的实现,而以慕容超亲到马兰关迎接娘亲妻子,达到高峰。历史脚步如果停在高峰该多好,可是结局却如此悲惨,又是突然间,白马王子从宝座上跌下来,被当作江洋大盗,绑到刑场,砍下人头!心肠稍软的作家,都不忍心写下这种结局,但历史却会。

慕容超跟很多亡国之君一样,而他的坎坷遭遇,使他的罪恶,更为具体而明显。他从乞丐跳上宝座,立刻就忘了他是谁——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人,能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不留痕迹。南燕帝国跟慕容超何干?当别人血战建国时,慕容超还在街头流浪,一旦掌权,就好像他原来就是白马王子、英明国王。刚愎自用,妄自尊大,自以为英

明无比。他对别人的建议只有两种反应，一是严厉拒绝，一是诛杀。尤其不可原谅的，是它横挑强邻。南燕帝国活生生被他埋葬，可是从被俘到处决，他却面不改色，看起来是条英雄好汉，实际上正是死不认错，冥顽不灵，脑筋僵硬的像千年化石。

假使那时候的南燕帝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国会和舆论群起阻止慕容超施展他的聪明，岂不是不但救了帝国，也救了他自己，救了那么多战死的士卒，更救了被处决的三千男女。

桓姓家族屠灭

410年，桓家班残余分子桓石綏，乘卢循兵变，攻击晋帝国首都建康之际，在洛口（陕西洋县）聚众起兵，自称荊州州长。晋帝国魏兴郡（陕西安康）郡长傅弘元讨伐，斩桓石綏。桓姓家族，遂被屠灭。

桓姓家族的社会地位，居于最高阶层，权势和财富交集，盘根错节，除非叛变失败，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使他们灭绝。

专制封建社会里，最危险的行为，就是夺取政权，王始属于典型代表。这种走马灯式的循环，永无止境的屠杀，对中国人而言，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直到西方民主政治传入，清王朝皇族爱新觉罗家属，才总算保住性命，没有一个人砍头。所谓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每一个开国的所谓“太祖”“太宗”之类，都不过在那里玩命。

我们对王始帝国的公卿将相，深表哀悼。失败，当然灭九族；即令成功——再大的成功，最后仍是一团血腥（自古没有不亡之国），也同样付出九族。我们盼望终有一天，任何夺权的有志之士，都不必付出屠灭的代价，而大小当权派官员，也不必用杀戮保卫自己，大家都能快快乐乐的上坐，平平安安的下台。

姚 兴

411年,后秦帝国二任帝姚兴下令文武官员,推荐贤能。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梁喜说:“我始终没有发现适当人选,可以说世上缺少人才。”姚兴说:“自古以来,从不在古人行列里挑选宰相,也从不等待还没有出生的人来当大将。怎么可以信口开河,诬称四海无人!”

姚兴的话,十分精彩。然而,对人的观察,不能看他说什么,还应看他做什么。如果只看他说什么,近代大众传播媒体,充塞每个角落,一旦控制在当权分子之手,暴君全都成了可爱的小白兔。

姚兴不是一个坏人,但也绝对谈不到智慧,偶尔说了两句聪明的话,也到此为止,并没有能力实行。有些人就是这样,在言论上是一个明白人,在行动上是一个糊涂蛋。

严格执法

412年,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讨伐荆州州长刘毅,刘毅战败,深夜投奔牛牧寺。最初,405年,桓蔚溃败时,也投奔牛牧寺。寺僧释昌把他藏匿,刘毅斩释昌。此次寺僧拒绝说:“从前我那已亡故的师傅,收容桓蔚,被刘毅杀掉,今天,实在不敢开门接受外人。”刘毅叹息说:“自己制定执法标准,自己伤害自己,竟到这种地步。”遂上吊自杀。

当初,公孙鞅失败逃亡,旅馆拒绝他投宿,他叹息说:“作法自毙,一至于此!”现在,刘毅失败逃亡,庙宇拒绝他投宿,他也叹息说:“作法自毙,一至于此!”我们不知道这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出于二人之口,还是儒家学派为了证明法治的弊端,故意捏造出来,作为恐吓!而只知道,这两句话对读者有误导作用。

公孙鞅的失败,失败于新君要报宿怨。刘毅的失败,失败于他自己暴戾斗狠的个性。跟执法不执法,沾不上边。难道公孙鞅逃出关卡,刘毅在庙中睡了一觉,二人的灾难就可消除?

时至二十世纪,已没有人再反对严格执法。不过,历史上偏有这么多和稀泥之士,辛辛苦苦不断地把所有罪恶都归于严格执法,而中国知识分子竟也接受这种反理性、反逻辑的推论,实在可惊。

功臣

北燕帝国(首都龙城【辽宁朝阳】)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孙护的老弟孙伯仁,当首都龙城市长(昌黎尹),跟另一老弟孙叱支乙拔,追随前燕天王(二任文成帝)冯跋起事,要求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冯跋不准,二人口出怨言,冯跋遂把二人诛杀。孙护闷闷不乐,冯跋又毒死孙护。辽东郡郡长务银提怨恨职位太低,打算投降外国,冯跋又斩务银提。

功臣是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一种职业。无论统一全国的大王朝,或割据部分地盘的小王国,都是一样。从名满寰宇的文种、伍子胥、白起、韩信,到小局面卑微的孙护、务银提,每一个人最后都大祸临头。不仅仅是当权大爷少恩、功臣功高震主而已,而是专制的制度,把人与人间的恩情道义,一笔勾销。吃了某种药,就会有某种症状反应。

智者

416年,西凉王国(首都酒泉【甘肃酒泉】)军政官(司马)索承明,上疏首领(一任武昭王)凉公爵李暠,建议出军讨伐西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武威】)。李暠对索承明说:“沮渠蒙逊是人民的一大灾害,我怎么会忘记!只是我们的力量,还不能把他铲除。你一定有生擒沮渠蒙逊的谋略,就应该给我一个精密计划。如果只是满口大话,一味怂恿我大张讨伐,这跟过去有人拍胸脯说:‘石虎(后赵帝国三任帝)不过一个小丑,应该迅速捉拿归案,绑到街市斩首!’有什么分别?”索承明惭愧恐惧,辞别退出。

台湾有句谚语:“拿别人的手指捅蛇窝!”捅出黄金,多少还可以分点零碎。捅出毒蛇,反正咬断的是别人的手指。于是,行险侥幸之徒,总是经常的豪情万丈,煽动别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拼啦!拼啦!”反正坏处属于别人,好处属于自己。

李暠没有被索承明的迷汤话奉承得忘了天高地厚,在这件事上,他是智者。

王镇恶

417年,晋帝国(首都建康)击灭后秦帝国(首都长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刘裕撤军之前,命王镇恶当军政官(司马),全权处理关中(陕西中部)军政事务。关中人一向尊敬王猛(王镇恶是

王猛的孙儿),而攻克长安,王镇恶的功劳又最多,原籍江南的将领,嫉妒交加,振武将军沈田子,及雍州总参谋秘书长(治中从事史)傅弘元,不断地警告刘裕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刘裕说:“今天留下你们文武官员将士和精锐部队一万人,他如果要作乱的话,恰恰自取灭亡,不必多说。”刘裕又私下告诉沈田子说:“钟会所以没有闹出大事,因有卫瓘的缘故,俗话说:‘一只猛兽,不如一群狐狸。’你们十几个人,怎么还怕王镇恶。”

刘裕对王镇恶,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肯定的话,当初贾充问司马昭:“你是不是有点怀疑钟会?”司马昭回答说:“现在我派你出征,难道也怀疑你!”(参考264年正月)。而刘裕连司马昭这几句话都没有,他对沈田子等的表态,无疑已把王镇恶当作一条鲜鱼,活泼泼地托到厨师的砧板之上,要厨师下刀。

王镇恶一直认为他已获得一个英明领袖的欣赏,人头卖给识货的,他已找到买主。万想不到,买主不过是一个鱼贩!英雄事业之难,在此。

“清议”

420年,刘裕篡夺晋帝国皇帝宝座,建立刘宋帝国,第一个动作就是下诏:凡是受乡里舆论抨击的人,一律恢复名誉,使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裴子野曰:“从前,姚重华(舜)接受国家大任,首先流放‘四凶’(四凶:共工、驩兜、三苗、蚩尤。参考864年4月注)。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克服商王朝,把顽劣的遗民,迁到洛阳。只要是罪恶,到什么地方都是罪恶,冒犯乡里清议的人竟然赦免,是一项过错。”

裴子野的议论,暴露出他对孤寒骨体人士有一种迫害狂。“只要是罪恶,到什么地方都是罪恶。”话说得真漂亮,掷地有金石声。然而,桓玄篡夺是罪恶,刘裕篡夺为什么忽然不是罪恶,反而成了高祖武帝?姚重华之放逐“四凶”,是在一场激烈内斗中取得胜利后惩罚失败者的行为,只不过为扫除将来篡夺政权时可能出现的绊脚石。姬发眼中的“顽民”,正是商王朝的孤臣烈士。所谓乡里清议,应是民间的公论,可是大分裂时代的清议,握在有权有钱的地主和知识分子之手。刘裕对“清议”的流弊感觉深刻,所以一旦有权,立即废除。刘裕一生中很少有可敬的行为,洗刷乡里清议对孤寒骨体之士造成的伤害,应受赞扬。

谋杀末代帝王

篡夺帝位成功的刘宋帝刘裕,把一瓶毒酒,交给前琅邪国王府禁卫官司令(琅邪郎中令)张伟,命他毒死晋帝国被罢黜的最后一任帝、现在改封零陵王的司马德文。张伟叹息说:“毒死君王而求保命,不如一死。”就在路上自己喝下,逝世。祭祀部长(太常)褚秀之、高级咨询官(侍中)褚淡之,都是司马德文正妻褚灵媛的老哥。司马德文妻妾群中,有人生下男孩,刘裕就命褚秀之兄弟,趁便扼杀。所以司马德文自让出宝座后,非常恐惧自己也遭到毒手,跟褚灵媛同住一间房子,在床前摆个火炉,自己煮饭烧汤;买菜买米都由褚灵媛出钱负责。刘裕派出的杀手,一时找不到机会,而刘裕不能等待。421年9月,刘裕命褚淡之,跟老哥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褚叔度,前往探视妹妹,褚灵媛出来到另一间房子跟老哥相见。早已埋伏好的士卒,这时翻墙而入,把毒药递给司马德文。司马德文拒绝,说:“佛教教规,自杀而死的,再世投胎时,不能得到人身。”士卒一拥上

前,用棉被蒙住司马德文的头,闷死(本年,司马德文三十五岁,褚灵媛三十八岁)。刘裕率文武百官,亲临金殿三天,表示哀悼。

中国历史上,政权的转移,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篡夺,一是革命。前者是:君王手下的高官大将,本来是向君王叩头朝拜的,有一天,时机成熟,君王下一道诏书,把宝座让他来坐。至于革命,则是叛徒率领大军,打进京城。君王或逃或死,变成罪犯;叛徒登极,变成君王。

然而,当篡夺被赞美为禅让时,新当权的君王对于被罢黜的君王,往往饶他一命。王莽不杀刘婴,曹丕不杀刘协,司马炎不杀曹奂,连桓玄都不杀司马德宗,多少还有一点文明气息。可是,这种保持五百余年之久的一点文明气息,却被地痞流氓出身的刘裕摧毁。刘裕是第一个在篡夺后谋杀故君的人,他创下了恶例,只因他聪明过度,认为过去那种不开杀戒的办法,不足以保护政权。但是再也想不到,他创下的恶例,一直被后代篡夺者效法,而且变本加厉。最讽刺的是,刘裕的子孙,最先受到这种残酷恶例的回报(参考479年5月)。

虎牢陷落

422年,北魏帝国倾全国之力,围攻刘宋帝国所属的虎牢(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守将毛德祖率军死守,二百余天,没有一天没有战斗,将士不能睡眠,眼都生疮。并开始缺水,受伤的人已流不出鲜血。423年,终于陷落。

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是内战英雄,包括韩信、关羽、张飞等一系列将领,杀的都是华人同胞。而对抗外国入侵的英雄,却寥若晨星。毛德祖和他麾下的几千无名战士,在真正的英雄谱上,写下血泪互映、最光辉的一页。虎牢以一座孤独的英雄之城,跟正兴旺中的北魏帝

国对抗,北魏投下去全国兵力,一连三次增援,连他们的皇帝也都亲自出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柏杨先生曾访问该地,凭吊昔日战场,万壑千山,仍隐约响起哀兵的哭声和杀声。英烈在此,千古同钦!

团 结

424年,吐谷浑汗国(青海)九任可汗慕容阿柴逝世。逝世前,传位给同母异父的弟弟慕容慕赙。慕容阿柴命所有的儿子,每人拿出一支箭,在其中抽出一支,叫他的老弟慕容慕利延折断,慕容慕利延就把它折断。又把十九支箭合在一起,叫慕容慕利延折断,慕容慕利延无法折断。慕容阿柴警告大家说:“你们知不知道,一支箭容易折断,很多箭就难摧毁,你们当努力一心,然后才可以保国保家。”言毕逝世。

团结的重要,天下皆知,从理论到实际,每人都可以写一本书;演起讲来,更是慷慨激昂,吐沫横飞。然而,到了最后,竟仍不能团结,原因何在?不仅中国人如此,西方人亦然。波兰之连遭三次瓜分,就是因为当时的掌权贵族,宁可亡国,也不肯息争。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更超越波兰,以至被譬喻为“一盘散沙”。最精彩的是:越是破坏团结的大头目,越高喊团结,越高举慕容阿柴的大旗。

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团结能力,只是说中国人的团结,总要弱势伙伴屈服。团结是平等的,并肩携手,应彼此尊重,必须先承认对方存在,而且跟自己一样地光荣存在。而我们目前正缺少这种文化,稍有权势,便只有我、没有你!因之把让步视为懦弱,把谈判视为说服,把忍耐视为畏惧,把坚持视为冥顽不灵。大家既缺少共识,就只好“我团你的结”,把对方团结在自己的胯下,而不是肩并着肩。

“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单一观念，常使中国人要当“人上人”，而团结需要的，却是要每个人都当“人中人”。有平等，才有团结。必须互相尊重，才有平等。强梁的一方，必须不仗势欺人，才能互相尊重。

统万碑文

427年，北魏帝国大军攻陷胡夏帝国首都统万（陕西靖边北白城子）。胡夏一任帝（武昭帝）赫连勃勃，性情奢侈，兴筑统万城，城高七十尺，基厚三十步，上宽十步，宫墙高三十五尺，坚硬得可以用来磨砺刀斧。亭台楼阁十分雄伟壮丽，全部雕刻图画，用锦绣装饰，精致豪华，无以复加。北魏帝拓跋焘对左右侍从官员说：“巴掌大的小国，竟把人民奴役到这种程度，要想不亡，怎么能够！”拓跋焘看到一篇对赫连勃勃过分赞美的文章，大怒说：“写这文章的小子，无耻之极，怎么胆敢如此，他是谁？给我查出来。”文章是赵逸所作，祭祀部长（太常）崔浩说：“马屁精写文章，无论是赞扬或抨击，大多言过其实，只不过不得不这么做，用不着惩罚！”事情才停止。

柏杨先生一面翻译统万这份碑文，一面汗流浹背。《通鉴》上说，北魏帝拓跋焘曾看到一篇马屁文章，气得发疯。所看到的，大概就是此文。《通鉴》认为是赵逸手笔，《魏书》认为是胡方回手笔，而《晋书》则认为是胡方回的老爹胡义周的手笔。不管是谁，史书之所以录下全文，用心良苦，显然的，它留下了历史上最完整、也最奋不顾身的一篇马屁作品典范，供后人鉴赏。

我从不反对歌功颂德，但必须对方有功有德。英雄豪杰，圣人贤才，以及对人类有贡献的君王、官员、将领、士兵、工匠，以及各色人等，只要他有功有德，我们就应歌颂，毫不掩饰内心的崇拜敬佩之情。

但是,如果他无功无德,我们就不该把他当作有功有德的人看待;如果他作恶多端,我们就应有道德勇气,予以唾弃。马屁精文章的特质是:对应赞美的,抨击;而对应唾弃的,反而赞美。为了一个官,或为了几两银子,能把恶汉形容为圣徒,把杀人蜂形容为可爱的家鸽。

写马屁文章的知识分子,固是无耻,接受马屁文章的有权有钱大爷,同样无耻——他竟然相信那玩意儿是真的,囫圇下肚,而面不改色。两个无耻一拍即合后,乃完成一个双倍无耻。

一旦双倍无耻问世,辨别是非善恶、评断功过得失的客观标准,便被毁坏。有权有钱的大爷,会飘飘然乐不可支,不可避免地自傲自满,最后智力枯竭,做出许多马屁文章歌颂前,他绝不会做出的蠢事。

一猪成名万骨枯

430年,南北第二次大战爆发。刘宋帝国北伐,命刘义欣当北伐大军总司令(监征讨诸军事),到彦之当前锋司令官。大军从淮河进入泗水,舰队每天行十华里,自4月至7月,才到须昌(山东东平西北),进入黄河,逆流而上。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下令放弃黄河以南所有城池土地,各路兵马撤回河北。南宋大军直抵潼关(陕西潼关),不费吹灰之力,没有经过战斗,失土全部收复。各军官兵,大为兴奋,只安北将军王仲德,满面忧愁说:“各位将军对北方人(指北魏帝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全不了解,一定会跳进圈套。他们现在撤退所有的边防军,如果黄河冰封,势将再次南下,怎么不使人担心!”

南北第二次大会战前的情势如此,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有王仲德这种忧虑!敌人仍然强大,对千里江山,岂有轻易撒手不管之理?可是,也只有王仲德一人(或少数人),有这种警觉。包括前锋

司令官到彦之在内,所有高级将领,不过群猪,诗云:“一将功成万骨枯!”骨枯固然可悲,但总算造就一位名将。而一猪成名万骨枯,面对群猪,骨枯得岂不更加可悲。

官场老手

刘宋帝国雍州(州政府设襄阳【湖北襄樊】)州长张邵,贪污枉法,营私舞弊,赃款高达二百四十五万钱,431年,案发,被捕入狱。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谢述,上疏强调:张邵是一任帝刘裕的老部下,请求宽恕。刘宋帝刘义隆(刘裕的儿子)亲手写下诏书赦免。谢述对儿子说:“主上怜恤张邵从前的忠诚,我所作的建议,不过是恰巧碰上时机,所以蒙受采纳。如果我做的事被宣扬出来,则是掠夺主上的恩德,是不可以中最大的不可以。”命儿子把奏章烧掉。后来,刘义隆对张邵说:“你所以能死里逃生,谢述出了很大力。”

谢述真是官场高手,他既逢迎皇帝(刘义隆),又施恩贪官(张邵,他可是钱多如山),又得到“温柔敦厚”的美誉。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提起雍州人民在苦刑拷打下,用卖儿卖女钱行贿的断肠哭声!

沮渠蒙逊

罽宾王国(首都善见城【印度克什米尔斯利拿加市 Srinagar】。罽,音 jì【记】)僧侣昙无讖,自称能驱使鬼神,医治百病,而且有秘密法术(如使女子多生儿子之类)。北凉王(二任武宣王)沮渠蒙逊,对

他十分尊重,称他“圣人”。432年,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听到消息,派人到北凉王国,征召昙无讖。沮渠蒙逊遂斩昙无讖。拓跋焘大为愤怒。沮渠蒙逊荒唐淫乱,猜忌暴虐,部属深感痛苦。

权力是一种巫蛊,无论大头目、小头目、不大不小的头目,中蛊的时间越久,变形的速度越快,不是变得昏庸,就是变得残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二者兼备。三十年手握大权,纵是华盛顿先生,都会成为昏主暴君,何况沮渠蒙逊之类本来就是一个匪徒。

檀道济

刘宋帝国江州(州政府设豫章【江西南昌】)州长檀道济,享有威名,左右心腹将领都身经百战,儿子们又有才能。中央对这位老大臣,怀疑畏惧。刘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一直患病,领军将军刘湛、游说宰相(司徒)刘义康,认为:“皇上一旦逝世,就没有人可控制檀道济。”正巧刘义隆病情转重,刘义康报告老哥,遂征召檀道济前来京师(首都建康)。檀道济的妻子向女士对丈夫说:“拥有当世所有人的大功,自古以来,都会受到猜忌。国内外并没有什么大事,却叫你入朝,大祸一定临头。”檀道济既到京师,逗留一个多月,刘义隆病势稍轻,打算仍命檀道济返回任所。檀道济已到了长江码头,而且下船,只不过还没有出发,而刘义隆病情却忽然转重。刘义康遂假传圣旨,命檀道济回城,参加为他举办的盛大饯别宴会。檀道济遵命回城,遂被逮捕。刘义隆下诏说:“檀道济暗中变卖他的财产,招募地痞流氓,趁我卧病在床,阴谋叛变。”连同檀道济的儿子十一人,一并诛杀,仅只饶恕年幼的孙儿辈不死。

本年(436),《资治通鉴》写到第五世纪,史迹历历,至少已证明

一件事：中国传统专制政治下，任何一个爬到高位的野心家，无不想把帝王挤下宝座，而由自己的屁股去坐，为了防备旧帝王死灰复燃，还要用残忍的手段斩草除根。坐在宝座上的帝王，自然也用同样残忍的手段，去对付爬到高位上的野心家，以免他们的屁股发痒。所以中国统治阶级对于现实权力，具有高度的敏感和紧张。消耗帝王精力最多的，不是治理国家，而是防止一些爬到高位上的野心家。爬到高位的家伙，也特别用不揽权，事实上也就是不负责任，来表示自己并不是野心家，屁股从不发痒，希望帝王宽心，不下毒手，这就是明哲保身哲学的理论基础。

事实上，帝王屁股底下坐的，并不是一个宝座，而是一颗定时炸弹（“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所以他也是世界上危机意识最敏锐的人，恐惧之情，已到歇斯底里程度。结果产生两种奇异的反应，一是鼓励贪污，刘裕对王镇恶之所以容忍（参考417年9月），由此。另一则是制造冤狱，刘义隆之诬杀檀道济，由此。

贪赃枉法

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因地方官员多贪污不堪，437年下诏：准许官民检举郡长、县长贪赃枉法的行为。于是，狡狴的官吏和人民，专找郡长、县长的过失，勒索要挟，遂在地方上横行霸道。地方官员反而降低身份，和颜悦色地跟他们结交，继续贪赃枉法。

严刑峻法只是惩治贪污的一种手段，如果当作惩治贪污的唯一手段，结果就跟北魏帝国的吏治一样，反而使贪污更为严重。明王朝初期，对贪污官员处剥皮酷刑，结果中国历史上以明王朝的官员贪污最烈。

往深处探讨，北魏帝国官员如果不贪污，简直就没有天理，因为

他们全都没有俸禄。耶稣曾告诉门徒,传道的人有接受俸禄的权利,偏偏北魏帝国认为官员既可以没有俸禄,而又必须不贪污。北魏帝国和明王朝,民变发生的次数最多,场面也最大(北魏帝国是无待遇政策,明王朝是低待遇政策)。他们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最后,马儿变成怪兽,不但吃草,连皇帝都吃下肚。

只治枝节,不治根源,越治越糟。

尹太后

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武威】)首领三任王沮渠牧犍,娶西凉王国(首都张掖【甘肃张掖】)一任王(武昭王)李嵩的女儿为妻。437年,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大同】)三任帝(太武帝)拓跋焘,把妹妹武威公主,强行嫁给沮渠牧犍,李后只好退位。此时,西凉已亡,李后随娘亲尹女士,迁居酒泉(甘肃酒泉),不久逝世。尹女士抚摸女儿尸体,不哭一声,只说:“你国破家亡,今天才死,死得太晚!”又不久,尹女士秘密逃向尹吾(新疆哈密),投奔孙儿。酒泉郡长派骑兵追赶,尹女士对追兵说:“郡长曾允许我回北方,为什么还要追赶?你们可以拿我的人头报命,我却不能回去。”追兵不敢逼迫,退回。尹女士死在尹吾。

尹女士身历各种哀伤:丈夫病死,儿子战死,女儿被遗弃死;王国覆亡,家庭粉碎,骨肉流散,从太后高峰跌下来,跌成一个无依无靠的软禁囚犯。这是一场悲剧,在大分裂时代中,比这更惨的悲剧,固然很多。然而,不同的是,她不哭一声,不掉一滴眼泪,内心有一种强韧的刚烈,不向恶势力(包括死亡)屈服,她倔强的接受挑战,给人生留下一段悲凉故事。

冯 弘

436年,北燕帝国(首都龙和【辽宁朝阳】)末任天王冯弘被高句丽王国派军迎接到辽东(辽宁辽阳),高句丽王(二十任长寿王)高璉派使节慰劳说:“龙城王冯先生,光临敝国郊野,人马想都已疲劳!”冯弘对这种把自己当作宾客,甚至当作部属,而不当作主子的态度,既惭愧又愤怒。但仍以天王身份,下诏斥责高璉。高璉不能忍受,派军强行夺走冯弘身旁的美丽侍女,又拘捕太子冯王仁,充当人质。438年,冯弘派使节到刘宋帝国,请求出兵迎接,高璉遂诛杀冯弘和他的子孙十余人。

冯弘的行动,使人想起田地(参考公元前284年),简直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烂货:“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忘了自己是谁!而这世界上忘了自己是谁的人,触目皆是,所以,闹剧、丑剧、悲剧,才一出又一出地演出。

四 学

刘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在首都建康(南京市)鸡笼山,兴建学校,分别请教师讲授史学、玄学、文学、儒学,称为“四学”。

司马光曰:“《易经》说:‘当一个君子,要多了解前人的言行,使自己的品德增加。’孔丘说:‘语文,求它能够表达。’这就可以看出:史学是儒学的一部分,文学是儒学中的小事。至于老子、庄子——玄

学,则崇尚虚无,根本就不可以用作教材。求学就是追求真理,天下没有第二个真理,怎么会有‘四学’!”

司马光“可以看出”的结论,我们却实在“看不出”怎么会有那种结论,他所引用《易经》和孔丘的话,更跟他“可以看出”的结论无关。可是司马光却硬生生推出那种结论。意识形态一旦坚硬如铁,就会把所有的幻境当作磐石,在上面猛盖亭台楼阁。

五胡乱华时代

439年,北魏帝国西征大军攻陷北凉王国首都姑臧(甘肃武威),北凉亡。历时一百三十六年的五胡乱华时代结束。历时一百五十一年南北朝时代开始。

北凉王国灭亡,北中国统一,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结束。一百三十六年中,几乎一支军队就能建立一个帝国。蓦然间,一批人马集结在一起,组织政府,封官拜爵,发表文告,自称圣君贤相,而称别人是盗匪贼寇。还没有等别人弄清楚怎么回事,它已风消云散;圣君贤相霎时变成了盗匪贼寇,下跪的下跪,砍头的砍头。结局是:匈奴民族、羯民族、氐民族,几乎全部灭绝,羌民族也几乎全部灭绝。只鲜卑民族,仍保持一个北魏帝国,等到下世纪(六世纪)末,这一支才完全华化。从此,中国本土再没有发生过少数民族问题。而五胡乱华时期大批流亡客的南迁,使人口稀少的南中国——长江以南,得到充实,逐渐开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二百年后的七世纪的唐王朝,能有那么强大的扩张力量,就靠富庶江南的支持。

刘 湛

刘宋帝国中央军事总监(领军将军)刘湛,打算利用宰相刘义康的力量,倾覆对自己有恩、后来却深恨的国务院执行长(仆射)殷景仁,又盼望刘宋帝刘义隆死后,由刘义康继位。440年,流血大整肃爆发,刘义隆下令逮捕老弟刘义康,并诛杀刘湛和他的三个儿子,以及刘湛的党羽刘斌等八人。

刘湛是官场中一个高竿人物:典型的忘恩负义、典型的摇尾拍马、典型的嗜血鲨鱼。形式上,他对彭城王刘义康忠心耿耿,甚至主动地设计把刘义康推上宝座。实际上,那是一种狼性的忠,他不过把刘义康当作一根烧火棍,东挥西舞,南打北砸,替自己报仇雪恨、铲除前途路上的潜在敌人而已。天下本无事,是自以为聪明的蠢才,搞出来灾难。

刘湛之类的人越多,社会越乱。一个当领袖的人,在干部群中分辨谁是刘湛,应是第一要务。如果看不清、认不明,他就要付出刘义康所付的代价,失败,甚至死亡。

因何而反

441年,刘宋帝国晋宁郡(云南晋宁)郡长爨松子叛变,天门郡(湖南石门)蛮族酋长田向求也叛变,分别被刘宋政府军讨伐平定。

爨松子和田向求,是含冤难伸逼反?或是野心勃勃造反?或是作恶多端,收不了摊子,铤而走险?传统史书,对此没有说明,而只称之为“反”为“叛”。我们读者,应该三思。

崔 浩

450年,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发生空前的文字狱。最初,宰相(司徒)崔浩,仗恃自己的才华和智略,以及深受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的宠爱信任,在政府独揽大权。曾推荐数十人出任郡长,太子拓跋晃反对,崔浩坚持。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高允说:“崔浩恐怕难免大祸临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跟有权势在上位的人对抗!”拓跋焘命崔浩和高允等,共同撰写北魏帝国开国史,告诫说:“一定要真实,是什么,就写什么!”书成,名《国史》,崔浩准备把全文刻在石碑上,用来炫耀正直无私的大无畏精神。高允听到,说:“这样做,只要有一个字的差错,恐怕就会为崔家带来万世难遇的灾难!”崔浩不理,共用三百万人的劳力,才告竣工。记载北魏帝国部落时代酋长,也就是拓跋焘祖先们的身世,非常详尽真实。石碑排列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来来往往,凡是看到的人,都十分震撼。而鲜卑人更大为愤恨,纷纷向拓跋焘控告,认为崔浩故意暴露祖先的罪恶(国恶),破坏国家形象。拓跋焘大怒若狂,召见崔浩,亲自审问,崔浩惶恐迷惑,不能回答。而高允对每件事,都叙述分明。拓跋焘下令斩崔浩,以及崔浩的部属,和部属的部属和奴仆,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部诛杀五族,又诛杀清河郡(山东临清)所有和崔浩有关系的崔姓男女老幼,跟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郡(河北涿州)卢家、太原郡(山西太原)郭家、河东郡(山西夏县)柳家,一律屠灭全族。把崔浩装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中,送到平城(山西大同)

南郊,放在十字路口,任凭行人参观。守卫士兵几十个人,撒尿撒到崔浩头上、脸上、身上。崔浩悲号呼喊,发出“嗷嗷”哀叫,行路的人都听得清楚。拓跋焘不久就十分后悔,叹息说:“崔浩可惜!”

崔浩之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疑狱之一。如果只为了他暴露“国恶”,则仅只《通鉴》记载,便漏洞百出,高允已经承认是他写的,跟崔浩毫无关系,可是刀光血影,仍一直罩住崔浩不放!于是有人认为可能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鲜卑民族统治之战,崔浩密谋起义。这可是罗曼蒂克的想法,一个信奉“明哲保身”哲学的儒家高级知识分子,在一个日正东升、强大无匹的政府中,担任言听计从的宰相高位,他就永不会谋反。帝王杀人,对不是谋反的人,还要诬以谋反;对真正谋反的人,反而隐瞒,逻辑的轨迹,岂不奇怪?而拓跋焘又怎么会在叛徒处死之后,立刻感到后悔?又有人认为,这是崔浩鼓励屠杀佛教徒的报应,就更不知所云,当是出自佛教徒之口,非佛教徒的人,不敢多嘴。

崔浩之狱,我们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仍是官方宣布的暴露国恶。其二,则是宫廷斗争。

问题在于,“国恶”是什么?和暴露了什么样的“国恶”?《通鉴》上一字不提,《魏书》上一字不提,《北史》上也一字不提,使人无法了解拓跋焘何以大怒若狂。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恶”一定是一个使任何人都会唾弃的绝对的恶,史学家才不敢透露半点风声。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史书的夹缝中,仍可以找到该“恶”。该“恶”是惊人的,所有史书都记载谋害老父拓跋什翼犍的凶手是拓跋实君,而事实上凶手却是拓跋珪。《晋书·苻坚载记》说:376年,前秦帝国在消灭前凉王国后,派安北将军苻洛,向当时尚是代王的拓跋什翼犍进攻。拓跋什翼犍大败,向北逃亡,苻洛追击,拓跋什翼犍走投无路,逃入阴山。他的儿子拓跋珪,用暴力把老爹制服,投降。苻坚对这件悖逆行为,大为震骇,遂把拓跋什翼犍送到国立大学读书,而把拓跋珪放逐到巴蜀(四川)。直到淝水战后(参考383年10月),拓跋珪才追随舅父慕容垂,进入中山(河北定州)。而拓跋珪,

正是北魏帝国的开国皇帝(太祖道武帝),也正是拓跋焘的祖父。面对创业始祖和敬爱的祖父竟是一个卖父求荣的逆子,而且刻石立碑,宣扬得全世界都知道,孝子贤孙像爆炸了似的急于报复,心情可以理解。

关于拓跋珪出卖老爹的行为,在一群文妖的设计下,就忽然冒出一个来历不明的“拓跋实君”,充当凶手;再冒出一个来历不明的“拓跋实”(二人名字几乎相同),充当现场目击证人,使拓跋什翼犍跟拓跋珪之间的父子关系,变成祖孙。拓跋皇族对这件事好像病牙一样,十分敏感,不但伪造一个拓跋实君当拓跋珪的爹,还一口否认拓跋什翼犍曾被前秦帝国俘虏过,因之顺理成章地也隐瞒了拓跋珪卖父求荣的事实。《宋书·索虏传》记载:“拓跋什翼犍被苻坚击破,掳往长安。”北魏帝国为什么坚不吐实?只因一漏口风,数恶并发。崔浩相信拓跋焘的“务从实录”保证,而竟真的“是什么,就写什么”!高允所以没有事,因为《太祖记》(《拓跋珪传》)是邓渊所写,而拓跋珪老爹《拓跋什翼犍传》——出毛病的那篇,是谁写的?高允闭口不谈,他晓得问题出在那里,所以他知道他不会死。何况,他因站对了边,此时正在上风。

崔浩显然得罪了太子拓跋晃,任何一个宝座法定继承人,都注定会有一个摇尾系统。以崔浩的聪明,他当然了解不能跟正在受宠的太子对抗,但每个人都有盲点,而崔浩却有两个,一是他竟然真的相信专制头目的保证,另一是他竟然真的认为他可以击败拓跋晃的摇尾系统。高允已经一语道破他的危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跟有权势在上位的人对抗。”

有一件反常的事是,崔浩自被捕到处决,当中经过皇帝拓跋焘的亲自审讯,他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史书形容他“惶惑不能对”,而高允却条理分明。这可真是把读史的人,全当成呆头鹅,有人怎么说,我们就会怎么信!一个小人物受到控告,没有理还要说出一箩筐理,以崔浩的能力和口才,又面对五族屠灭的威胁,正是他申诉、辩解,甚至请求宽恕,或甚至表明严正立场的唯一机会,怎么反无一语?他又

不是没有见过拓跋焘,又怎么会怕成那个样子?人在绝望之际,虽然因性格的不同,而反应不一,但不外是破口大骂,或侃侃而谈,或哀求呼冤,或吞声不语、悲愤抗议。而崔浩不然,他在被卫士撒尿到他头上、脸上、身上时,只能发出“嗷嗷”悲号,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崔浩的口腔,恐怕是受到酷刑破坏,已不能言语。历史上有同类型的例证,可供参考,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王朝远征军在新疆生擒变民首领张格尔,清帝(八任宣宗)绵宁亲自询问他叛变原因,官员们恐惧他讲出官逼民反的黑幕,于是灌下毒药,使他的口舌溃烂。等到晋见时,张格尔口角吐沫,情状悲苦,对于绵宁所提的问题,一字不能回答,遂寸寸磔死。很显然的,崔浩一开始便遭到毒手。

凶暴的流氓——不管他是君王,或是黑社会头目,最大的变量是一样的,翻脸比翻书还要快,上一分钟还对你推心置腹,作出千金一诺,使你感动得愿为他效死,下一分钟他已把利刃插入你的胸膛。

垣护之

450年,刘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皇帝(三任文帝)刘义隆告诉大家说:“北方人民,受不了蛮虏(北魏帝国)的暴政迫害,反抗力量,不断兴起,军事行动如果延后一年,对他们的向心力,是一个打击。”于是,下令北伐,围攻滑台(河南滑县),不能攻克。钟离郡(安徽凤台)郡长垣护之听到北魏援军就要到达的消息,飞函劝围城指挥官王玄谟猛攻,警告说:“今天的事,怎么可以考虑到士卒的生死疲惫,第一要务是攻克滑台,立即屠城!”

刘宋帝国北伐中原的政治号召,是拯救水深火热、日夜盼望“祖国王师”的人民。而垣护之第一想到的,却是屠城。当滑台攻防战激烈之时,城中居民,暗祷上苍,保佑“祖国王师”获胜,好拯救他们

逃出灾难,却再也料不到,如果“祖国王师”胜利,一城男女老幼,都要死在他们的钢刀之下。当一个中国人,好苦!

八百大梨

刘宋帝国北伐主谋、宁朔将军王玄谟,军队声势旺盛,武器精良,本是一支强劲的战斗部队;但王玄谟刚愎自用,贪得无厌,性情凶恶,喜爱诛杀。初围滑台(河南滑县),沿黄河、洛水一带居民都向刘宋大军送缴粮食,手拿武器,成群结队,投奔刘宋大营的青年,每天都有数千人。王玄谟不维持这些群众的原来组织,却把他们拆散,分别配属给自己亲信的将领。发给每家一匹布,作为慰劳,但命每家交出八百个大梨,于是民心尽失。450年,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渡黄河南下,大军号称一百万,战鼓如雷,大地震动。王玄谟肝胆俱裂,急行撤退,北魏军追击,格杀一万余人,王玄谟的部队几乎一个人不剩。

王玄谟的嘴脸,一向严肃,不苟言笑,俨然“君子不重则不威”。所贡献的北伐谋略,使刘宋帝刘义隆怦然心动,兴起封狼居胥山的壮志。则王玄谟的智慧聪明,以及才干能力,定有过人之处,刘义隆才把北伐大业,交他之手。再料不到,他真正关心的原来只不过“八百大梨”。当大军溃败,那些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而又缴了“八百大梨”的起义人民,被杀被屠时,恐怕怎么也不了解死因何在。使人兴悲!

南北和亲

450年12月,北魏帝(三任太武帝)拓跋焘率反攻大军,抵达瓜步(江苏六合南长江渡口),建造小筏,声称渡江进攻,刘宋首都建康(江苏南京)震动恐惧。拓跋焘表示愿意和解,并要求两国皇家缔结婚姻,说:“宋国如果能把女儿嫁给我的孙儿,我也愿把女儿嫁给刘宋帝的儿子武陵王刘骏,自此友好,一匹马都不会南下。”刘宋帝刘义隆召集太子刘劭和文武百官讨论,大家都认为应该允许,只江湛反对说:“蛮族没有亲情,允许他们没有裨益。”刘劭愤怒之极。散会时,刘劭命带刀卫士及左右侍从,推撞江湛,江湛几乎跌死。但北魏所提议的皇家通婚,竟不能实现。

北魏帝国和刘宋帝国,皇家通婚不成,受害最深的是中国平民。皇家通婚不可能阻止战争,但可以减少战争。最低,也可以使当前这一次的南北大战,中国人受到的灾难减轻。当明年(451)北魏军撤退时,可能免去一场恐怖浩劫。北魏军把江淮一带居民,用最残酷的手段杀光,血流千里。

一言丧邦,江湛目光如鼠。

人类的残忍

南北第三次大战,于451年结束。北魏共攻破南兖(江苏中部)、徐(江苏北部)、兖(山东西部)、豫(安徽中部)、青(山东半岛)、

冀(山东西北部)六州。刘宋人民死亡残伤的无法计数。北魏对所遇到的刘宋青年,立即斩首,或拦腰砍断,对婴儿则用铁矛贯穿,然后舞动铁矛,使惨叫的婴儿在上面盘旋,作为娱乐游戏(妇女的遭遇如何,没有记载,但可想而知)。所经的郡县,烧杀一光。赤地千里,不见寸草,春季时节,燕子回来,没有房屋可栖,只好在树林中筑巢。北魏士卒战马,死伤也超过一半,连鲜卑人都有怨言。

当春回大地,候鸟北归时,再找不到熟悉的村庄,也再找不到亲切的庭院,见不到往来熟悉的行人,和跑着叫着、笑闹成一团、不知道忧虑的儿童。它回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只见断垣残瓦,满地都是尸体。那些大小尸体的面貌,都似曾相识。它永远不知道这块土地上发生了些什么!幸亏它不知道,假如它知道,它会哭泣:“人,你为什么这么愚蠢,又这么残忍!”

对人和对己不同

刘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的小老婆潘淑妃,生始兴王刘濬;皇后袁齐妣生太子刘劭,因嫉妒潘淑妃得宠,怨恨而死。刘劭对潘淑妃母子,十分憎恨。刘濬恐惧有一天会大祸临头,乃小心翼翼奉承刘劭,二人感情反而更好。刘义隆曾经斥责刘劭用人不当,刘劭写信告诉刘濬。刘濬复信说:“那个人如果一直找麻烦,足以缩短他的残生,或许是盛大庆祝的前奏。”二人跟巫法师合作,共同诅咒巫蛊,雕刻一座老爹刘义隆的玉像,埋在含章殿前。不久,密谋泄露,刘义隆搜查出刘劭、刘濬来往信件几百封,又挖出藏在含章殿前的玉人。刘义隆整天叹息,对潘淑妃说:“太子(刘劭)贪图富贵,还有得可说,虎头(刘濬)做出这种事,实在使人想不通,你们母子怎么可以一天没有我?”但仍不忍心制裁。

刘义隆杀檀道济(参考436年3月)、杀扶令育(参考441年正月),何等的当机立断,干净利落。面对自己的儿子,虽然叛逆证据确凿,仍不肯采取行动,只在那里作情绪性感慨,这是一个奇异的对照,对别人的儿子心狠手辣,对自己的儿子却下不了手。掌权人物一丁点私心,使历史面目全非。

都是别人的错

南北第四次战,在刘宋帝国北伐大军溃败后结束。刘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因各将领屡次出击,都不能建立功勋,写信给江夏王刘义恭说:“早知道这些将领们如此,恨不得抽刀在他们背后督战,现在后悔已来不及。”

刘义隆对他属下将领们咬牙切齿之状,活跃纸上,检讨失败,千言万语一句话,都是别人的错——将领们既怕死,而又没有执行英明领袖的神机妙算。桓玄的阴魂,在刘义隆身上,幽幽重现。从没有一句话检讨到真正失败的原因!因为真正失败的原因,恰恰就在英明领袖身上。将领如猪,是谁任命的?难道是敌国介绍?一个靠猛烈摇尾取得高位的人,他的拿手本领就是摇尾,而不是作战。马屁拍得不舒服,可以责备他;作战不能取胜,怎么可以责备他?真正应受责备的,应是英明领袖自己。最离奇的莫过于“遥控指挥”,不要说一千五百年前的第五世纪,全靠快马传递讯息,建康(江苏南京)到历城(山东济南),航空距离五百五十公里,即令到了二十世纪电子时代,一个坐在大后方安全地带、温柔乡里的大军统帅,对千里之外,从大兵团会战,到小部队突击,都一一作细密安排,这种统帅如果不是全白痴,也准是半白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用遥控指挥,获得战场胜利。问题是史迹斑斑,这种遥控指挥的动物,今天仍不绝种,而且

有些人还以此自豪。可怜的是那些被遥控指挥的士兵,和战败后受苦受难的人民。

宗爱弑君之谜

452年2月,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宗爱,恐惧被三任帝(太武帝)拓跋焘诛杀,先下毒手,把拓跋焘刺死,拥立拓跋焘最小的儿子拓跋余即位(四任帝)。拓跋余对宗爱的专权跋扈,十分厌恶,准备剥夺他的权力,宗爱大怒,同年(452)10月,派人再刺死拓跋余。羽林警卫军初级警卫官(羽林郎中)刘居等,拥护嫡皇孙拓跋濬继位(五任文成帝),用五刑诛杀宗爱(五刑:脸上刺字,削鼻,砍下双趾,用鞭抽死,斩首后剁成肉酱),屠灭三族。

北魏帝国于一年之中,发生两次流血政变,连杀两位皇帝,疑云重重。宗爱先刺死拓跋焘,再刺死拓跋余,可是却只被指控刺死拓跋余一罪,对刺死拓跋焘事,一字不提。政治斗争中,对手没有弑逆,还要把弑逆大罪硬罩到对方头上,真的弑逆,怎么可能不对外宣布?两桩弑逆,只算一桩,原因何在?宗爱刺死拓跋焘,如果不是满朝文武一面倒,他怎么可能控制政府?拓跋余之登上宝座,如果全不合法,而只出于凶手挟持,又如何能没有一个人反应?一条狗被杀还有人围观,何况一个皇帝?凶手已获,为什么不一并算账,好像拓跋焘在床上终其天年,何故?

《魏书》《北史》把他们太美化,使人不能相信。《南史》《宋书》,又把他们太丑化,自然更是扯谎。我们只知道发生了某些事,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留下的全是困惑,有待专家考证。

罪恶之家

453年,刘宋帝国发生宫廷流血政变。皇太子刘劭,用老爹南宋帝(三任文帝)刘义隆的名义,发布一份给自己的诏书说:“鲁秀叛变,命你清晨守卫宫门,率军入宫。”宫门还没有开,刘劭全身武装,从万春门(皇宫东门)入宫。派张超之等数十人,直奔御用休息室(斋阁),拔出佩刀,直上合殿(西殿)。刘义隆通宵跟徐湛之秘密商谈,一直谈到天亮,蜡烛还没有熄灭,值班的卫士都还在睡觉。刘义隆突然发现张超之窜入,大为惊骇,举起身旁小几抵挡,张超之一刀砍下,刘义隆举起小几的五个手指,全被砍落,张超之再劈一刀,刘义隆遂被格杀(年四十七岁)。刘劭又派人闯入后宫,格杀潘淑妃等,一面紧急召唤潘淑妃的儿子始兴王刘濬。刘濬进宫晋见刘劭,刘劭说:“潘淑妃被乱兵杀害!”刘濬说:“正合我意,我一直在盼望!”

刘劭弑父,不过禽兽。刘濬对娘亲竟也如此冷血,是禽兽不如。一个人连最后一点母子之情都没有,不能完全用后天环境因素解释,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遗传学上找出答案。刘宋帝国一任皇帝刘裕,本身就是一个被人不耻的人渣,可能他身上有罪恶的基因,遗传给后代子孙,这种先天潜伏的种子,一旦放到权力位置上,就会破茧而出,百毒俱发。刘劭、刘濬,不过刚刚显露,稍后,刘骏(五任孝武帝)、刘子业(六任前废帝)、刘彧(七任明帝)、刘昱(八任后废帝),一代比一代使人作呕。

我们没有能力改造遗传,但应有能力建立一项政治规范,使恶质的遗传无法变成凶暴行为,则害人害己的程度,自会相对减低。

何偃因何赦免？

刘宋弑父自立的四任帝刘劭，擢升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尚之当最高监察长（司空），仍兼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儿子征北将军府秘书长（征北长史）何偃当高级咨询官（侍中）。父子二人，在刘劭政府中，居于权要高位。刘劭失败时，何尚之左右人员四方逃散，何尚之只好自己动手洗刷办公厅。等到同僚殷冲等受法律制裁，人们都替何尚之父子惧怕，新皇帝（五任孝武帝）刘骏，认为何尚之、何偃，一向有很好的声誉，而且在刘劭政府当官，用智慧跟叛逆周旋，时常救人免除灾难。所以，特别赦免。仍命何尚之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何偃当最高指挥官司令部秘书长（大司马长史），官位和受到的宠信，没有更改。

何尚之父子，不是因为“用智慧跟叛逆周旋，时常救人免除灾难”，才获得赦免，而是因为身为新皇帝的刘骏，已经决定把他赦免，才发明他“用智慧跟叛逆周旋，时常救人免除灾难”。那些被诛杀的附逆分子，如殷冲、尹弘、萧斌，哪一个不可用这条破布擦得干干净净，他们为什么不能赦免？

法律，除了公正，还要公平。有些聪明型人物，认为只要写几行字，或说几句话，就能把不公平化成公平，把人骗得心服口服！他不会相信：小民终于是骗不了的，大骗小骗，都是制造灾难的酵母。

人才缺乏

刘宋内乱,南郡王刘义宣密谋反抗五任帝刘骏。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鲁爽,以勇敢闻名于世,首先起兵,刘骏派左军将军薛安都讨伐,鲁爽将向薛安都挑战,可是,因饮酒过度,正精神恍惚,薛安都看到鲁爽本人,立即飞马而上,厉声呐喊,举矛直刺,鲁爽应声栽到马下,部众四散逃命。

观察鲁爽的行动,不过一个酗酒莽汉,既没有谋略,又不够勇猛,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是,他却被称为一代英雄,可看出南北朝人物水平之低。

三国时代,因人才太盛,造成三国僵持。大分裂时代,因人才太烂,也造成大分裂僵持。——三百年间,只不过君一人:苻坚;臣二人:慕容恪、王猛;武将数人:王镇恶、高欢等而已。其他,一蟹不如一蟹。

立子杀母

456年,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大同】)皇帝(五任文成帝)拓跋濬,封贵人冯女士皇后,封皇子拓跋弘当太子。依照帝国惯例,先命拓跋弘的亲娘李贵人自杀,李贵人把托付兄弟的事,一条条写下,然后服毒身死。

李贵人的堪怜下场,跟她个人无关,那是时代的悲剧,更是文化的悲剧。她在战乱中被北魏帝国永昌王拓跋仁霸作小老婆,拓跋仁被诛杀后,发配宫中为奴。有一天,北魏帝拓跋濬登楼眺望,忽然看见她,认为她貌如天仙,问左右说:“那女子漂亮不漂亮?”左右说:“当然漂亮。”于是拓跋濬把她叫到斋库上床,而且怀孕,生下拓跋弘,最后擢升她当小老婆群第一级——贵人。可是好景不长,当她得知她的儿子封作太子时,她没有欢乐,只有哀痛,任何人都没有力量救她不死,临死时,每喊一声:“兄弟!”就悲不自胜,捶胸恸哭。

诛杀太子的亲娘,为的是要避免皇亲国戚弄权。犹如敲掉老虎口中一颗牙,便认为可以避免它吃肉一样,如何能办得到?只不过为人间增添一则不平。

源贺谋反案

北魏政府任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西平王源贺,当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冀县】)州长,改封陇西王。武邑郡(河北武邑)人石华,控告源贺阴谋叛乱。有关单位奏报,拓跋濬说:“源贺诚心诚意,报效国家,我敢向你们担保,绝对没有这种事,情形十分明显。”命有关单位详细调查,石华果然自己承认诬告,拓跋濬诛杀石华,对左右说:“像源贺这样的忠诚,仍无法避免被诬陷,不如源贺的人,怎么能不谨慎。”

源贺被检举阴谋叛变,有关单位查出是一项诬告,看起来北魏帝国的司法洞察秋毫,勿枉勿纵。不过,过程并不是如此简单明了。发现源贺被诬告,跟源贺没有阴谋叛变无关,而跟皇帝拓跋濬的先行保证有关。拓跋濬一番动容的谈话,显示源贺的皇家恩宠仍在巅峰,即令真的阴谋叛乱,也没有人敢碰。如果拓跋濬接到报告,是另一种态

度,要有关单位“公正调查”“慎重处理”,有关单位详细调查的结果,恐怕会是另一种结论:“源贺已经自动招认。”原检举人石华不但不会被杀,包管还要得到一项大奖。

可惊的是拓跋濬得知源贺是被诬陷后的反应,他不是强调严防诬陷,也不是奖励昭雪冤枉的法官,而是特别嘱咐满朝文武,不要被别人诬陷。专制社会,首领的不安全感极为敏锐,无论官员或人民几乎没有人不被疑心。民主政府是要保护人民没有恐惧的自由,专制头目则恰恰相反,正是要人民普遍地心怀恐惧!

仁慈大家长

458年,北魏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高允,劝阻北魏帝(五任文成帝)拓跋濬兴建太华殿。拓跋濬对文武官员说:“你们虽然每天手拿刀枪弓节,在我一旁伺候,不过是白白罚站,从没有一句劝告我的话。只会看我颜色高兴,乞求赏赐一官半爵,虽没有功劳,却都位至王公。高允用一支笔,辅佐帝国数十年,贡献不小,却一直停滞在中级官吏位置上,你们难道自己不感惭愧。”乃擢升高允当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

中国帝王真是一种怪诞的动物,不但要当人民的君,还要当人民的爹。一个政治头目,最初只不过“英明”而已,等权大势大之后,就忽然身兼政府大院的“仁慈的大家长”。儒家学派君尊臣卑的学说,作为它的理论根据,大家伙居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小民万世不能翻身。

最讽刺的一段话,是拓跋濬指出摇尾系统向他乞官,一个个都无功而升到王公高位。听起来拓跋濬真是一个明白人,可是,既然知道他们无功,却为什么又要接受他们的播弄?大家伙明知道是不对的,

为了显示他的权威,满足自己的虚荣,仍照样去干。干了后,再抱怨几句,表示自己并不浑蛋。

“君父思想”——既当英明领袖,又兼仁慈大家长的思想,是民主思想的大敌,这种思想如果不铲除,民主法治就不能建立。

刘骏奸母淫妹

刘宋竟陵王刘诞起兵反抗暴君五任帝(孝武帝)刘骏。刘诞把奏章投到城外,抨击说:“陛下闺房之内的丑闻,我怎么能够不说。”刘骏几乎爆炸,下令凡是刘诞左右侍从、心腹部属、同一个支派、穿丧服一年以上的近亲,而仍留在首都建康(江苏南京)的,全部逮捕诛杀,死亡以千为单位。甚至有些人,家属已被杀光,他还不知道,因不肯参与叛逆,而从刘诞根据地的广陵(江苏扬州)城中逃出来,也被诛杀。

一个人的罪恶,永远是他的痛脚,只要踩他一下,观察他的反应,就可精确地判断那是不是他的真正罪恶!拓跋焘对崔浩大肆屠杀,证明他祖父拓跋珪,无疑问地是卖父求荣的逆子。刘骏对刘诞大肆屠戮,同样证明,无疑问地,他是奸母淫妹的畜牲。

颜竣惨死

刘宋帝国东扬州(州政府会稽)州长颜竣,娘亲逝世,把灵柩护送回京(首都建康),刘宋帝刘骏待他仍很优厚。但颜竣对亲戚故

旧,却不断抱怨,有时还批评政府。正巧,王僧达被捕(参考去年【458】7月),疑心是颜竣陷害,临刑之前,上疏陈述颜竣前后怨恨中央和攻击皇帝的话。刘骏遂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庾徽之上疏弹劾,将颜竣免除官职。颜竣越发恐惧,上书请求处罚,饶恕自己一命。刘骏怒不可遏,用诏书回答:“你讥刺诽谤,攻讦怀恨,已辜负我的期许。反而只担心自己安全,唯恐怕不能保命,岂是臣属事奉人主的忠诚之道!”稍后,竟陵王刘诞起兵背叛,刘骏遂乘机诬指颜竣跟刘诞私自勾结。逮捕颜竣,羁押最高法院监狱(廷尉),先砍断颜竣的脚,然后命他自杀;妻子儿女放逐到交州(州政府设龙编【越南共和国河内市东北北宁府】),走到宫亭湖(鄱阳湖湖群其中一湖),刘骏下令:把颜竣家中所有男人——包括大人小孩,全部投入宫亭湖溺毙。

刘骏固然是个畜牲,残暴寡恩,但对颜竣的处分,斩首算了,为什么还要先砍双脚?砍脚算了,为什么还要诛杀男口?在这件惨剧中,什么事激使刘骏兽性大发?闯下滔天大祸的,恐怕是颜竣那张毫无遮拦、称心快意的利口。当颜竣还是刘骏心腹时,所亲眼看到刘骏的闺房丑闻,和刘骏的种种愚蠢和邪恶行为,颜竣为了炫耀和主子关系密切,并窃弄权威,平常日子,恐怕泄露得太多。这是一个严厉的教训,如果用报导别人生活细节的方式,来展示他跟对方关系非常亲昵时,必须要小心翼翼,不可破坏对方形象,否则,灾难可是自己找上门的,大灾难就像颜竣所承受的,小灾难至少也会失去友情。

周朗的天真

刘宋帝国前庐陵郡(江西吉水)郡长(内史)周朗,曾经向刘宋帝刘骏进言(参考453年7月),态度恳切直爽,刘骏记恨在心。遂命主管单位弹劾周朗:“在为娘亲守丧期间,言行不合礼教。”判决流

刑,放逐宁州(州政府设味县【云南曲靖】);而就在中途,刘骏下令诛杀。周朗出发,到宫门前叩辞时,高级咨询官(侍中)蔡兴宗,正在宫廷值班,要求跟周朗握别,遂被剥夺官阶,以平民身份代理现职。

453年,刘骏以皇帝之尊,发布正式命令,要求全国人民直言无隐地批评政府,周朗遵命发言。可怜的周朗,虽然他心里明白刘骏“并不是真心听取直言”,但每一个向当权分子进言的人,都会有一种假定:认为当权分子会被至诚感动,或被至理说服。刘骏的反应在历史上创下一个模式:用最诚恳的态度请求别人批评,而等到别人批评时,立刻恼羞成怒,翻脸撕咬。刘骏还算有点耐心,没有当时发作,但却记恨在心,长达七年之久,不但不忘,反而越想越怒不可遏,成为这种模式的变种。

对付手握无限权力的大家伙,至诚的功能很小,至理的功能更不高。只有用制衡手段,如建立一个强力议会之类,才能使刘骏之辈绝迹。

官大学问大

刘宋始兴公爵沈庆之,请求准许民间私自铸钱(沈庆之初议,参考456年12月),南宋帝(六任)刘子业批准。自此之后,钱不值钱,经济崩溃。一千铜钱串起来,高不满三寸(可见其薄),大钱小钱,都是一样,当时人称之为“鹅眼钱”。比这更恶劣的,还有“线环钱”,用线串起来后,放到水面,都不会下沉,用手一捏,钱都粉碎。十万钱连双手都捧不满,市场商店,不再计算数目。稻米每斗一万钱,货币交易完全停止。

沈庆之一直坚决主张民间私自铸钱,456年被颜竣驳倒后,465

年再度提出,终于实施,结果如此之惨,和平时时期而经济竟然崩溃,完全是政策错误。

沈庆之是一位名将,自击平刘诞的叛乱后,地位已达高峰,所以九年前失败的提案,得以复活。然而,经济是一件比军事要复杂万倍的事物,不是每一个人都懂。为了和北魏帝国开战,沈庆之曾经说过:“治国好像治家,关于耕田种地,应问农奴;关于纺纱织布,应问婢女。”货币政策,军人不应乱出主意,政府也不应去问军人,犹如战场之上,货币专家不应乱出主意,指挥官也不应去问货币专家如何肉搏。可是,沈庆之却违犯自己的名言。

一个人一旦官高权大,学问也会跟着猛涨。无论什么疑难杂病,他都是权威,结果中国越来越糟。

刘子业之死

刘宋帝(六任)刘子业一向讨厌御衣管理员(主衣)寿寂之(寿,姓),一看到寿寂之就咬牙切齿。一天夜晚,刘子业屏退所有侍从,只留下一些男巫女巫和宫女数百人,在竹林堂射鬼。射鬼已毕,将要演奏音乐,寿寂之抽出佩刀,直闯而入。刘子业突然看到寿寂之来势凶恶,拿起弓箭发射,没有射中,而宫女霎时间四散逃走,刘子业也拔腿飞奔,连喊“寂寂”三四次,寿寂之已经追及,当场砍死。

刘子业死在刀下时,连喊“寂寂”,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猜想,可能是呼唤:“寂之、寂之!”希望用亲昵的称呼,向寿寂之求饶,只因恐惧过度,吐字不能完整。

本年(465),刘子业才十七岁,高级中学二年级学生的年龄。无限权力之害人害己,这个少年用他血肉一团的尸体,作为见证。而野心家却一直追求害人害己的无限权力,说明权力的诱惑是如何难以

抵挡,以及如何需要另一种阻却力量,才能救人救己。如果是一个民主社会,刘子业现在正是一个见了妞儿就吹口哨、欢天喜地的准大学生,既害不了那么多人,也害不了自己。

殷孝祖

466年,刘宋帝国内乱,建康政府(江苏南京)大军西上讨伐浔阳政府(江西九江)。建康政府抚军将军殷孝祖,认为只有他最最忠心,所以常欺负羞辱其他将领。建康部队中官兵,有父子兄弟在浔阳政府辖区的,殷孝祖主张全体逮捕审判。于是,军心愤怒散乱,不肯服从他的指挥。不久,殷孝祖就在增援赭圻战役中,中箭而死。

忠,是一种崇高的情操,对自己的责任和承诺,尽心尽力。不过腐蚀性极强的官场政治,会使“人忠”异化。异化成为“狗忠”,当事人最典型的誓言是:“生是主子的人,死是主子的鬼。”管你是对是错,我是忠定了你。主子是英雄我效忠,主子是邪恶的暴徒,我照样也效忠,而且以此自豪。另一种异化是成为“狼忠”,天下虽大,只有俺才忠心耿耿,必要时我可以杀妻、杀子、杀父、杀母、杀朋友、杀部属、杀长官、杀小民,甚至背叛国家;用别人的血,染红主子看得见的自己的一颗赤心。关键是,狼忠总是掉头而噬,谁的权大势粗,他就随时更换效忠对象。

“狗忠”“狼忠”,不是真忠,而是真忠之敌。

浔阳政府倾覆

浔阳政府(江西九江)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邓琬,得到前方大军崩溃、司令官刘胡远逃走消息,忧愁恐慌,无计可施,紧急召集智囊、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褚灵嗣等商讨对策,大家都不知道如何才好。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张悦假装患病,请邓琬到私宅商讨大事。邓琬既到,张悦说:“你当初第一个坚持称帝(参考去年【465】12月19日),今天,事已紧急,你有什么办法?”邓琬说:“只好杀掉皇上(刘子勋),查封仓库,用来赎罪。”张悦说:“你难道宁愿出卖陛下,只求自己活命?”遂呼唤拿酒,张悦的儿子张洵提刀冲入,砍下邓琬人头(年六十岁)。又逮捕邓琬的儿子,一齐诛杀。张悦遂携带邓琬的人头,乘一只小艇东下,向建康政府(江苏南京)建安王刘休仁投降。

浔阳(江西九江)大乱,建康政府(江苏南京)宰相府大营军事参议官(司徒中兵参军)蔡那的儿子蔡道渊,原被囚禁在浔阳(江西九江)武器制造厂(作部),这时,挣脱锁枷,进入浔阳,逮捕皇帝刘子勋,投入监狱。不久,沈攸之等军抵达浔阳,遂斩刘子勋,把人头送到建康(江苏南京)。刘子勋本年十一岁。

年仅十一岁的刘子勋小娃的悲剧,是上天注定,无法避免。失败时下场如此,即令胜利,下场也可以预测:邓琬、袁顼、刘胡、张悦,都非善良之辈,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刘裕。以他们素质的卑劣,对人民制造的灾难,也不会轻于刘彧。

中国人的困局是:总是永远在“坏”和“更坏”之间轮回。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好”和“更好”之间选择。

蔡兴宗先见

最初,刘宋帝(六任)刘子业横暴,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袁顼开始时很得刘子业信任,可是不久,刘子业对他的态度,作一百八十度转变,剥夺他的官阶,叫他以平民身份担任现职。袁顼大为恐惧,编了一套理由请求外调,刘子业遂命袁顼当雍梁军区司令官(督都雍梁诸军事)兼雍州(州政府设襄阳)州长。袁顼的舅父蔡兴宗对他说:“襄阳的星辰凶恶,怎么可以去?”袁顼说:“大刀迎头劈下,还管什么流箭!天文道理幽远难明,不一定全都应验。”稍后,刘子业下令江州(州政府设浔阳【江西九江】)州长晋安王刘子勋自杀。刘子勋遂被推上宝座,另组中央政府(浔阳政府),采取军事反抗。466年,反抗军失败,袁顼是时当征剿大军总司令官(督征讨诸军事),乘名叫飞燕的骏马,飞奔开溜,被鹊头(安徽铜陵北)驻军司令薛伯珍击斩,携带人头向建康政府军带兵官(军主)俞湛之投降,俞湛之斩薛伯珍,连同袁顼的人头,一并作为自己的功劳。当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的邓琬,也被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张悦诛杀,连同邓琬儿子的人头,向建康政府建安王刘休仁投降。刘子业在位时,知识分子为了躲祸,都盼望离开京师(首都建业),远到外地。等到浔阳政府瓦解,全部被杀,侥幸生存的,万人中不见得有一人,大家遂佩服蔡兴宗有先见之明。

蔡兴宗不是半仙之体,在跟袁顼对话时,怎么能预知刘彧胜而刘子勋败?不但不可能预知刘彧胜和刘子勋败,连刘彧和刘子勋先后坐上宝座,都不可能预知。社会一旦动乱,恐怖四塞,大家逃命,各人逃向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犹如空袭轰炸之下,谁能肯定躲甲洞安全,或躲乙洞安全?

史学家对蔡兴宗这方面的推崇,水平低俗,误用史学的纯正功能。

罩不上忠义

刘宋帝(七任明帝)刘彧因湘州(州政府临湘)总部执行官(湘州行事)何慧文文武全才,特命吴喜传旨赦免。何慧文说:“我既身陷叛逆集团,亲手加害忠义,还有什么面目见天下人士(何慧文杀王应之,参考本年【466】6月)!”遂自杀。

何慧文这一段话,十分离奇。死皇帝没有儿子,帝位当然由老弟继承,不可能轮到老叔,所以叛徒不是刘子勋,而是刘彧;王应之起兵响应建康(江苏南京),或因政治观点不同,或因个人利害有异,我们不作责备,但是怎么罩也罩不上忠义二字,一定要罩的话,王应之恰恰犯上作乱。

我们不相信何慧文会说出那种自丧立场的话,当是吴喜行凶后,或何慧文慷慨就义后,吴喜编出来的说辞,既无聊,又愚蠢。

刘 劭

刘宋帝国辅国将军刘劭,包围寿阳(安徽寿县)整整一年,因心肠宽厚,深得将士爱戴。浔阳政府(江西九江)覆亡后,守将殷琰(寻阳政府豫州【州政府寿阳】州长)打算投降北魏帝国,主任秘书(主簿)谯郡(安徽蒙城)人夏侯详,劝阻。殷琰遂率领他的将领参谋等,

自行反绑双手,出城投诚。刘勔一一安慰,不杀一个人,进城之后,约束军队,不准抢劫。于是,城中生命财产,没有一分一毫损失,寿阳人欢天喜地。

沈约曰:“吴汉消灭成家帝国,成都城内,鲜血淹没人的足踝(参考36年11月);他的后代,在东汉王朝默默无闻。陆抗平定西陵,步家的大祸,连怀抱中的婴孩都不能避免(参考272年12月);陆抗的儿子陆机、陆云,也被晋王朝诛杀(参考303年10月)。刘勔攻克寿春(寿阳),无论官员或平民,没有一个人因遗失一粒米而叹息,大家扶老携幼,歌唱而出重围。诚是至善至美。”

千载之下,我们仍向刘勔先生致谢,表达我们小民的感激和尊敬。

初期刘彧

刘宋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镇军将军张永,无法抵挡北魏帝国(首都平城【山西大同】)镇东大将军尉元的追击,放弃下碭城(应在江苏徐州东南),在夜色掩护下逃走。不幸,天气骤变,狂风暴雪,泗水冰封,船舰不能移动,张永命大军放弃船舰,徒步南奔。士卒在严寒下,冻死的有一大半,手脚冻断的有十分之七八。尉元更超越到前面堵截,薛安都在后面追杀,就在吕梁(江苏徐州东南二十五公里)之东,前后夹击,刘宋兵团崩溃,被杀的以万人为计算单位,六十华里之遥,沿途尸体重叠,抛弃的军用物资及武器,更无法计数。张永的脚趾也被冻掉,跟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沈攸之,仅仅逃出一命。而梁、南秦二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刺史)垣恭祖等,被北魏军俘掳。刘宋帝(七任明帝)刘彧(本年二十九岁)得到消息,召见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蔡兴宗,把大军惨败的战报,拿给他看,

说：“在你面前，我深感惭愧。”（蔡兴宗劝刘彧不要出军淮北，参考去年【466】10月）贬张永当左将军，免除沈攸之官位，命他以贞阳公爵兼任现职（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仍返驻地淮阴（江苏淮阴）。

刘彧的政权，这时候还没有稳固，所以不敢毫无忌惮。有外在力量制衡时，他是多么可爱。一旦他认为已绝对控制局势，突然间成了全国第一号人物时，制约解除，兽性爆发，完全变成另一种动物，又是多么可恶。

品种的突变，只因为它吞下大量的权力毒药，值得三思！

“读书人”

禁宫护卫执行官（冗从仆射）垣荣祖，也从彭城（江苏徐州）逃到朐山（江苏连云港），因奉命游说薛安都失败（参考去年【466】正月八日），恐怕刘彧惩罚他，不敢露面。后来投奔萧道成，前往淮阴（江苏淮阴）。垣荣祖从小就喜爱骑马射箭，曾经有人对他说：“军人生涯，十分危险，为什么不走‘读书人’这条路！”垣荣祖说：“从前，曹操父子，上马手舞长矛，下马提笔写诗。生在天地之间，才可说是不辜负天地养育之恩。像你们这些‘读书人’，连保护自己的力量都没有，跟狗羊有什么分别！”

垣荣祖的痛快淋漓，击中所谓“读书人”的要害，使人汗流浹背。

无官不贪

北魏帝(六任献文帝)拓跋弘(本年十四岁)的小老婆李夫人(小老婆群第三级),生下皇子拓跋宏(“弘”“宏”音 hóng【洪】,父子名同音,不知如何区分,幸亏都当皇帝,没有人对他们呼名唤姓)。李夫人,是李惠的女儿(李惠,是李贵人的兄弟。李贵人,是拓跋弘的亲娘,被迫自杀。参考456年2月)。冯太后亲自喂养拓跋宏小娃。不久,把政权还给拓跋弘。拓跋弘开始亲自处理国事,辛勤劳苦,赏罚严明,擢升清廉有操守的人,罢黜贪官污吏。北魏帝国的州长、郡长,才开始有人因做官廉洁而受到赞扬。

北魏帝国于386年正式开国,迄本年(467)为止,已八十余年,如追溯到代王时期,至少也有一百五十余年。这么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官员不贪赃枉法,是一个多么堕落的罪恶渊薮,中华人深陷其中,任凭宰割,偶起反抗,复遭到血腥镇压,并被称为盗匪叛徒。后世的人看到的北魏碑帖和佛寺石雕,又能增加多少艺术知识?超度多少苦难亡魂?

刘彧式忘恩负义

471年,刘宋帝(七任明帝)刘彧,命他最亲密的弟弟建安王刘休仁进宫。当晚,刘彧派人送去毒药,刘休仁毒发身死。刘彧然后下诏宣布刘休仁的罪状说:“刘休仁暗中结交宫城禁卫官兵,阴谋叛乱,

被我发觉,刘休仁忘恩负义,服毒自杀。”

刘彧恐怕引起公愤,乃颁发诏书给中央高级官员及地方军政主管,诏书上说:“刘休仁跟刘休佑,相交很深,休仁告诉休佑:‘你只管拼命拍马屁,这妙法足可保命,我一向很得马屁之力。’刘休佑之死,本来只是为民除害,可是刘休仁却从此越发恐惧,我每次唤他进宫,他都进去向娘亲杨太妃告别。春天,我常常跟他一块去射猎野鸡,偶尔因天阴落雨,不能外出,刘休仁就告诉左右:‘今天又多活了一天。’刘休仁曾经因为西征之故(攻击浔阳政府【江西九江】),跟皇家禁卫军将领,在一起共事,情投意合。我前些日,病势忽然转重,刘休仁出入宫廷,见到他们,没有一个不和颜悦色,安抚慰劳。以他的表现,无法预测下一步行动是什么,万不得已,反复思考,不得不作这项处分。恐怕你不一定全盘了解,所以特别向你简报。”

事实上是:刘彧对刘休仁忘恩负义,可是,他却痛斥刘休仁忘恩负义。拜读这份诏书,当时是不是有人兴起吐他一脸口水的念头,无法知道,但是至少,刘彧一定认为,经过他这么一努力宣传,就可一手遮住天下人的耳目。聪明得冒烟的人,往往认为别人都愚不可及,无论自己怎么说,别人都会怎么信。

刘彧诏书和统万碑文,是大分裂时代两大最无耻的文献。

刘彧杀吴喜

当初,刘宋淮陵郡(江苏盱眙)郡长吴喜,攻击拥护浔阳政府(江西九江)的会稽郡(浙江绍兴)时,报告南宋帝刘彧说:“如果俘掳浔阳王(刘子房)跟贼寇(浔阳政府东方军)的将领,就在东部,当场诛杀。”后来生擒刘子房,却押送建康(江苏南京),而又释放吴郡(江苏苏州)郡长顾琛等(参考466年2月22日及3月11日)。刘彧因吴

喜刚刚建立大功,不作追究,但心里深为痛恨(痛恨吴喜把烫山芋抛给自己)。不久,刘彧诛杀寿寂之(参考本年【471】5月),吴喜得到消息,十分恐惧,上书刘彧,请求调职当初级资政官(中散大夫),刘彧大起疑心(郡长地位高有实权,初级资政官地位低而闲散,忽然请调,违反常情)。

这时,有人打小报告指控南兖州(州政府淮阴)州长(刺史)萧道成,在淮阴(江苏淮阴)私通北魏帝国。刘彧用银壶装酒,加上封条,派吴喜送给萧道成。萧道成震恐,打算逃亡,吴喜把实情告诉萧道成,并且先饮下一杯,萧道成才敢下肚。吴喜回到京师(首都建康),向刘彧保证萧道成忠贞。然而,有人秘密检举,刘彧认为吴喜计谋太多,而又很有人缘,恐怕不能侍奉幼主,遂召见吴喜到后宫寝殿(这是一项殊荣),纵情闲谈,间或打趣开开玩笑,十分亲密。吴喜告辞出来后,刘彧又赏赐给他名菜,接着命他自杀(年四十五岁),然而,仍颁发丧葬费用。

刘彧下诏给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刘劭(时驻广陵【江苏扬州】)等,解释诛杀吴喜原因,说:“吴喜轻浮狡狴,变化万端,专会骗取人心。从前,六十年代初期(五任帝刘骏在位),黟县(安徽黟县。黟,音 yī【衣】)、歙县(安徽歙县。歙,音 shè【摄】),有亡命之徒数千人,攻击县城,杀戮官员,刘子尚(刘骏第二子豫章王)派精锐部队三千人讨伐,两次都被击败。孝武皇帝(五任帝刘骏)命吴喜前往,吴喜率数十人抵达县城,游说群盗,群盗立即归降。诡秘蛊惑之人,才能如此。我登极后不久,命吴喜向东出征,他不过只带三百人,竟能直入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经过两次肉搏,自破冈(江苏句容东南)以东,直到大海(东中国海),共有十郡,全部扫荡平安。人民听说吴喜来到,都望风而走,不敢对抗。如果不是对三吴(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人民积有深厚的恩情,怎么能使他们如此心服。探讨他的用意,绝不会尊奉正统君主,而坐在那里让千年难逢的良机消失!譬如吃药,当人发冷时,应服温身之药;当人发烧时,应服退烧之药。并不是忘掉他的功劳,而是迫不得已。”

刘彧对诛杀吴喜所作的解释,说来说去,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作什么指控。看情形凡是克敌制胜的将领,都是诡秘蛊惑、阴谋狡诈之辈,“探讨他的用意”,就非叛变不可。依此逻辑推断,大概只有被敌人阵前斩首的人,才算是忠臣良将。过度的私心私欲,不但白日做梦,而且还白日说梦。

政府已成制造工厂

北魏帝(七任孝文帝)拓跋宏下诏:“县长如果能平定一县的盗贼,准许他身兼邻县县长,并发双份薪俸。如果能平定两县的盗贼,准许他兼任三县县长,三年之后,升为郡长。郡长如果能平定二郡、三郡,情形相同,三年之后,升为州长(刺史)。”

在北魏帝国这种腐败而又专制的社会中,盗贼所以不能灭绝,是因为政府在努力制造盗贼。贪官污吏不能灭绝,是因为政府在努力制造贪官污吏。人民叛变不能灭绝,是因为政府在努力制造叛变。

政府已成为一座奇异的贪污制造厂。不阻止它制造产品,只阻止它销售,再过五千年,也不能使政治清明。

狗是人唯一朋友

刘宋帝(八任)刘昱乘坐露天无篷车,跟左右侍从,前往台冈(宫城的一个山冈),比赛跳高;跳高后,前往青园尼姑庵。夜晚,再到新安寺偷狗(五任帝刘骏的小老婆殷贵妃【刘义宣女】死,刘骏盖一庙

院哀悼【参考 462 年 10 月】。殷贵妃生的儿子名刘子鸾,封新安王,所以名新安寺)。偷狗之后,找到昙度道人,煮吃狗肉。

人类最邪恶的行为之一,就是吃狗肉!

我亲眼看到过一幕狗主人杀狗的场景,一脸忠厚相的狗主人把他养的一条黑狗,用绳索绑起四肢,吊到树上,然后举起利刃,在它脖子上先轻轻摩擦。可怜的它,还以为主人像往常一样地跟它玩耍亲热!当凶器擦过它鼻下时,它还欢天喜地地伸出舌头,舐那刀口。没有挣扎、没有恐惧,因为它相信它是主人最要好的朋友,主人一定会保护它,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它的事。直到利刃插入它的心脏,它才嚎叫一声,然而也仅仅只此一声,在断气的刹那,眼中仍闪动着充满托付终身的光芒。恐怕必须等它的一缕幽魂,在冥冥中回顾凡尘,才会发现它死在谁手。它的痛苦,不是被谋杀,而是被朋友出卖。

狗是人类唯一的朋友,可以推心置腹,可以相依为命,然而人类对它,却像暴君一样,随时随地都会翻脸无情。狗对人已付出忠心,人对狗付出什么,付出一把利刃?

吃狗肉的社会,是一个以出卖朋友为美德的社会。

诛杀刘昱

刘昱吃过狗肉后,饮酒饮得沉醉不醒,遂回仁寿殿睡觉。弄臣杨玉夫,一向得到刘昱的宠信,而今天,刘昱对杨玉夫忽然大为痛恨,一看见他就咬牙切齿,说:“明天,就杀了你这小子,挖出肝肺!”入夜,刘昱命杨玉夫观察织女渡河,警告杨玉夫说:“看见织女渡河时,马上叫醒我;看不见,就杀掉你。”当时,刘昱出宫进宫,没有一定时间,全凭兴之所至,宫中各阁门夜间都不敢关闭,负责宫廷安全的官员,恐惧跟皇帝碰面,没有一个人敢出房子。禁卫军士卒更是躲得远远

的,内外一片紊乱,互不相关。夜晚,杨玉夫等到刘昱呼呼大睡,跟杨万年联手,拔下刘昱的防身佩刀,砍下刘昱人头(年十五岁)。

我们再一次为一个暴君之死欢呼,也再一次为一个孩子之死悲泣!

“血”和“脑”

诛杀刘昱后,萧道成全副武装,在金銮宝殿槐树之下,以皇太后王贞风的名义发令,召集国务院总理(尚书令)袁粲、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褚渊、立法院最高立法长(中书令)刘秉,入宫举行高层会议。萧道成对刘秉说:“这是你们刘家的事,应如何决定?”刘秉还没有回答,萧道成霎时间勃然大怒,胡子乱翘,双目发出凶光,像两道闪电。刘秉说:“国务院(尚书)的事,可以交付给我。军事措施,全依靠你。”萧道成依着次序,让给袁粲,袁粲推辞不敢当。王敬则拔出佩刀,在座位旁跳起来,厉声说:“天下大事,全都要萧公裁决,胆敢说半个不字,血染我刀!”亲自取出白纱帽,戴到萧道成头上,要求萧道成登极称帝,威胁说:“今天谁敢乱动?大事要乘热一气呵成。”萧道成板起面孔。喝止说:“你不知道你干什么!”袁粲打算讲话,王敬则大声喝他闭嘴,他只好闭嘴。褚渊说:“非萧公不足以办理善后!”就把需要皇帝裁决的奏章,全部交给萧道成。萧道成说:“既然大家都不肯接受,我怎么会推辞。”于是,提议:准备法驾(皇帝仪队),前往东府城(建康城南,宰相府),迎接安成王刘准继任皇帝。萧道成卫士抽出佩刀,筑成刀墙,命袁粲、刘秉起身,二人面无人色,告辞。刘秉出宫,路上遇到堂弟刘韞,刘韞开车门迎问:“今天的事,是不是归你?”刘秉说:“我已让给萧道成。”刘韞捶胸说:“你肉里有没有血?今年,全族难逃屠杀。”

刘韞问刘秉说：“你肉里有没有血？”我也想问刘韞说：“你头里有没有脑？”刘家靠枪杆登上台面，而今，枪杆在萧家之手，怎么敢妄想仅靠议会桌上三言两语，就可挽救危机？看当时情形，萧道成眼中喷火，王敬则拔刀跳跃，换了刘韞在座，他能夺回江山？刘宋帝国九个帝王，一连六个都是暴君，拼命自割咽喉，连上帝都救不了。刘韞责备刘秉的话，充分暴露他头脑简单，而又利欲熏心。

官场恶斗

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徐州】)州长(刺史)李訢(音 xīn【新】),在六任帝(献文帝)拓跋弘在位时,当国务院粮食部长(仓部尚书),对卢奴(定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定州)县长范标,宠爱信任有加。李訢的老弟、左将军李瑛警告说:“范标一直笑脸迎人,用财物结交权贵,鄙视恩德道义,眼睛只有势利。听他说的话,比蜜还甜;观察他的行为,却十分邪恶,不早一天跟他断绝来往,后悔时已来不及。”李訢不但不相信,反而把心中秘密,更都告诉范标。

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赵黑,跟李訢都受拓跋弘的宠爱,也同时都当国务院考选部长(掌选部)。李訢用他的私人当州长,赵黑报告拓跋弘,从此,二人互相怨恨。不久,李訢报复,检举赵黑任前任官职时,贪赃枉法,盗用国家财产。赵黑遂被罢黜,充当城门看守员。赵黑痛恨李訢入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安。过了一年,拓跋弘命赵黑当高级咨询官(侍中)。

479年,拓跋弘逝世,赵黑向冯太后打小报告,说李訢弄权专横,于是外放当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徐州】)州长。范标知道冯太后痛恨李訢(因李訢告发她的情夫李奕,参考470年10月),遂向冯太后检举李訢私通外国,打算献出土地,投降敌国(指刘宋帝国)。

冯太后把李诜召回首都平城(山西大同)审问,李诜回答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冯太后命范标当面作证。李诜对范标说:“你今天血口喷人,诬陷于我,我还能说什么!然而,你受我的恩惠,如此之厚,怎么忍心下此毒手?”范标说:“我受你的恩惠,怎比得上你受李敷的恩惠?你忍心对李敷下此毒手(参考470年10月),我为什么不能忍心对你。”李诜叹息,说:“我不听李瑛的话,后悔果来不及。”赵黑再在中间落实他的罪名。冯太后遂斩李诜以及他的儿子李令和、李令度。赵黑的饮食,才恢复正常。

李诜忘恩负义,是卖友求生,一定要原谅的话,勉强可当作一种紧急避难。范标忘恩负义,则是卖友求荣,看准了买主,然后端出货色,即令官场之中,也是可憎人物。宁逢李诜,勿逢范标。

任遐看透褚渊

刘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右秘书长(太尉右长史)王俭,知道萧道成想些什么。有一天,他向萧道成请求密谈,遂建议萧道成篡位。萧道成说:“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王俭说:“不过这件事应先告诉褚渊,我愿传达这个意思。”萧道成说:“由我亲自前去。”过了几天,萧道成亲自拜访褚渊,说:“我梦见升官。”褚渊说:“刚刚发表人事命令(指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军区司令长官),一二年间,恐怕不见得再有机会,而且吉祥的梦,未必马上就能应验。”萧道成回来,告诉王俭,王俭说:“褚渊只是没有开窍!”王俭遂提议加授萧道成太傅(上三公之二),再赐给皇帝诛杀专用的铜斧(黄钺)。命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虞整,撰写诏书。萧道成亲信任遐说:“这种大事,应该告诉褚渊。”萧道成说:“褚渊万一不同意,怎么办?”任遐说:“褚渊珍惜生命,爱护妻子儿女,一个平凡家伙罢了,并没有奇特的才能

和特别的节操,我能摆布他。”褚渊果然不表反对。

任遐对褚渊可说是看穿肺腑,四个字就可形容这种软骨头人物:明哲保身。

王敬则

479年,传说北魏帝国将向南齐帝国,发动攻击。南齐帝国南兖州(州政府广陵)州长王敬则,听到北魏军将渡淮河南下,大为恐惧,抛弃州城(广陵,江苏扬州),逃回首都建康。知识分子及平民惊骇四散。可是到了最后,北魏军始终没有出现。萧道成因王敬则是功臣,不予追究责任。

王敬则在帮助萧道成夺取政权时,既会伏地谛听,又会深宫拔刀,大蹦大跳,好不英勇。可是,一听说外国大军要到,连同土地人民一齐抛弃,拔腿便跑。

历史上太多这一类窝里斗人物,对内内行,对外外行,对本国人是一种嘴脸,上谄下骄;对外国人又是一种嘴脸,惊惧交集。

监狱代表国家

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王僧虔上疏,说:“郡县监狱中,世代相传一种谋杀:看守员把有毒的汤药,端给有病的囚犯下肚,名义上治他的病,救他的命,实际上是强迫灌下毒药,制造残酷冤狱。

生死大事，岂可以由卑微低贱的衙役控制？我愚昧地认为：囚犯害病，一定要报告郡政府，而由有关官员会同医生，共同诊断，如果是远县的囚犯，则应等到他家里来人察看，然后服药。”萧道成批准。

远地囚犯害病，如果必须等他家人前来，然后才可以诊治服药，结果一定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断送性命。不切实际的善政，一定变成恶政。可是，如果不这样限制，囚犯一旦稍有头痛发烧，被狱吏灌下毒药，也要丧生。

中国人苦，中国女人更苦，中国囚犯尤其悲惨。观察一个国家是文明或是野蛮，只要看他们的监狱，足够。

萧道成

482年，南齐帝国一任帝（高帝）萧道成，在临光殿逝世（年五十六岁）。萧道成胸有成竹，宽宏大量，博学多才，而能写文章，性情淡泊节俭。御衣管理局（主衣）中，存有“玉导”（头上装饰用的玉制品），萧道成告诉立法院（中书）说：“留着它，一切毛病都会出来。”下令把它敲碎。并命主管官员搜索检查，看是不是还有别的奇异对象，一律遵照此项指示处理。萧道成常对人说：“让我治理中国十年，当使黄金跟泥土同等价钱。”

萧道成自期：“让我治理中国十年，当使黄金跟泥土同等价钱。”中国帝王群中，有这种抱负的人，少之又少。萧道成不是一个才华四溢的人，只是被暴政推动，遂坐上宝座，世代荒淫奢侈的政风之下，他能念及苍生，还更确实地一步一步实践施行，尚不愧是一位英明之主，是南北朝时代百余年中，少数值得尊敬的君王之一。

“士大夫”

南齐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江敳(音 xiào【孝】),当国务院法务部长(都官尚书)时,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纪僧真受萧贇的宠信,仪容举止,都有“士大夫”的风采。他报告萧贇说:“我的出身,不过是本县(纪僧真是建康县人)一个武官,侥幸的遇到圣明时代,官阶和荣耀,已经到此。又给儿子娶了苟昭光的女儿,别无其他盼望,唯一的盼望是,请求陛下准许我当‘士大夫’。”萧贇说:“这件事,应去求江敳、谢淪(音 yuè【越】),我不能作主,你自己去找他们。”纪僧真遵照圣旨指示,拜访江敳,脱下木屐,登上榻席坐定,江敳回头吩咐左右说:“把我的床抬得远远的离开客人!”纪僧真挨了一记闷棍,垂头丧气而回,告诉萧贇说:“原来皇上没有权力任命‘士大夫’!”

天下最使人沮丧的事,莫过于因果颠倒。“士大夫”的命脉,明明握在帝王之手,经过萧贇的指点和纪僧真的恍然大悟,竟然把“士大夫”形容成一个可以跟帝王对抗的阶层,真够他妈的白痴水平。大家都没有想个清楚,世家豪门如果一连两代没有官做,他们的“士大夫”便立刻土崩瓦解。土崩瓦解还是三生有幸,六十年后,杀手侯景先生对“士大夫”所做的惨酷反应:屠杀男子,奸淫妇女,叫他们普遍地受到饥饿蹂躏,“士大夫”也就面貌全非。

“士大夫”的定义是“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在职官员和退休仕绅”。而在某种场合,像萧贇、纪僧真、江敳等所谓的“士大夫”,则专指以作官为人生唯一目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做,也不屑做的社会蠹虫。

“士大夫”建立起来只有中国才有的官场文化,贪赃枉法,互相勾结,阻挠改革,成为中国人灾难之源。

礼教吃人也吃鬼

南齐帝(二任武帝)萧赜,下诏规定皇家祖庙四季的祭品:萧承之(一任帝萧道成的老爹,绰号宣皇帝)牌位前供奉发面饼、鸭肉稀粥。陈道正(一任帝萧道成的娘亲,绰号孝皇后)牌位前供奉嫩笋、鸭蛋。一任帝(太祖)萧道成牌位前供奉肉酱、酸菜汤。萧道成正妻(昭皇后)刘智容牌位前供奉清茶、散子(即今馓子,一种油炸面食)、烤鱼,都是他们生前喜爱吃的食物。萧赜做梦,梦见老爹萧道成对他说:“宋国(刘宋帝国)那些皇帝,常挤到皇家祖庙里,向我讨饭,你可以另找一个地方祭祀我。”萧赜遂命豫章王萧嶷的正妻庾女士,于春夏秋冬四季,在清溪故宅(萧家故居),祭祀祖父母、父母。祭祀时用的肉和穿的衣服,都用家人间的礼节。

司马光曰:“从前,屈到最喜爱吃菱角,他的儿子屈建,却从祭桌上把菱角撤除,只因为不可以因私人的嗜好,破坏礼教(《国语》:屈到喜爱吃菱角,病重时,特别吩咐:“祭祀我的时候,一定要用菱角。”屈到死后,家人准备供上菱角,屈到的儿子屈建反对,说:“国君的祭品用牛,国务官【大夫】的祭品用羊,普通官员【士】的祭品用猪狗,平民的祭品用鱼。其他肉酱肉干之类,则不分等级。不应有特别的食物,也不应有奢侈的东西,不可以因私人的嗜好,破坏礼教。”)。何况,儿子当皇帝,却用平民的礼节,祭祀他的老爹,对礼教更是过分违背。卫郑(春秋时代卫国二十四任国君成公)打算祭祀妣相(夏王朝五任帝),国务官(大夫)宁俞尚且认为不当(《左传》公元前629年:卫国迁都帝丘【河南濮阳西南】,国君卫郑,梦见卫国开国祖先姬封【卫国一任国君康叔】说:“妣相强夺我的祭品。”卫郑命另外祭祀妣相。宁俞反对,说:“鬼神对不是他家人的祭祀,不会接受。杞国、郕

国都是夏王朝的后裔,他们的国君干什么事? 姒相已很久不被祭祀【夏王朝亡于公元前 1766 年,距卫郑做梦之年〔公元前 629 年〕,长达一千一百三十七年】,不是我们卫国的罪过,不可以超出中央政府规定祭祀的范围。”),何况又降了一等,在私宅中祭祀祖父母、父母,而更使庶子的妻子主持!”

古代因为相信人死了之后,鬼魂还在,所以才有祭祀。把祭祀纳入一个规范,免得失于奢侈、轻佻、残忍,所以才有祭礼,一切都是为了使世上的人,和阴间的鬼,过得安适欣喜。

在祭案摆上菱角,竟然因违犯祭礼,而强行撤除,不过是屈到的鬼魂倒霉,望着好吃的东西,被忤逆的儿子端走,顶多流流口水而已。而卫郑的老祖宗姬封,可严重得多,他的饮食被姒相抢走,当他盼望子孙分一碗饭给姒相,免得他再来抢夺时,子孙之一的宁俞,却出来阻挠,拍巴掌说:“姒相没饭吃,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姒家的子孙干什么!”于是,老祖宗只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开始觉醒,认为“礼教吃人”。看了屈到和姬封悲惨的遭遇,礼教还吃鬼。

司马光对萧赧用“家人礼”祭祀老爹萧道成,严厉责备。因为萧道成的儿子当了皇帝,遂不能用平民的礼节。从这项责备,可分析出官场文化,本质上是势利眼文化。一个人一旦当了官,就必须端起架子、摆起谱。当了领袖,如皇帝之类,就更要大变。如果不变,儒家学派的礼教,先饶不了他。只因萧道成是皇帝,所以,他就不同凡品,庶子的正妻就连在家祭祀的权力,都被剥夺。

社会上固必须有一个运转规范,但这规范一旦僵固到使老祖宗挨饿,势利到一当官就变形,这个规范就是一种非人性的,阻碍自由心灵发展的桎梏。

绰号的困扰

491年,北魏帝拓跋宏下诏,说:“烈祖(一任帝拓跋珪)有创业的大功,世祖(三任帝拓跋焘)有开拓的贡献,皇家祭庙应追为祖宗,百世不变。平文皇帝(拓跋郁律)的功勋,少过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庙号却是太祖(398年12月,一任帝拓跋珪追尊这位曾祖父);道武皇帝(一任帝拓跋珪)的功勋,高过平文皇帝(拓跋郁律),庙号却是烈祖(410年9月二任帝拓跋嗣追封),并不公平。我现在重新调整,追封烈祖(一任帝拓跋珪)为太祖;而以世祖(三任帝拓跋焘)、显祖(六任帝拓跋弘),作为两房远祖,其他的祭庙,都依照顺序废除。”

北魏帝国建立之后,最有趣的一件事是:第一任皇帝拓跋珪,大笔一挥,把他的历代祖先,都追封为各种名号的皇帝。这一套本是中华人发明的,但鲜卑人搞起来,比中华人还勇不可当,一回溯就回溯了一百八十年,一百八十年间那些至死都不过荒漠中一个牧羊老汉,霎时间都成了皇帝,绰号满天飞舞,使历史学家大瞪其眼。从拓跋宏这篇短短的诏书,可感觉出来绰号对读者造成的困扰,如果不加批注,简直没有人知道“平文皇帝”根本不是皇帝,也没有人知道“太祖”和“道武”,竟是一人。而改来改去,盖住了头却露出了脚,北魏帝国遂出现了两个“太祖”,叫人昏眩。

因此,我们更加相信,取消绰号——不管是帝王的绰号或官员的绰号,是对中国历史所作的最重要的清洗工作之一。

拓跋宏厚薄

北魏帝国诛杀李惠(参考478年11月)时(李惠的女儿李贵人,是现任皇帝拓跋宏的亲娘),李贵人(绰号思皇后)的亲兄亲弟,全被处死;堂弟李凤,当安乐王拓跋长乐的主任秘书(主簿)。拓跋长乐被指控阴谋叛变,诛杀(参考479年9月),李凤受到牵连,处死。李凤的儿子李安祖等四人,逃亡躲藏,得以保住性命,后来遇到大赦,才从躲藏的地方出面。不久,拓跋宏寻访舅父家仍活在世间的亲人,查出李安祖等,全封侯爵,加授“将军”官衔。稍后,接见四位表兄弟,说:“你们先人,当年两次犯罪。君王设立官职,是要任用贤才。由皇亲国戚进身,末世才有。你们没有特别的才能,不妨回家。自此之后,皇亲国戚没有能力的,援照此例。”后来,又把四人降封伯爵,撤销“将军”名号。时人认为拓跋宏待冯家太厚,待李家太薄。祭祀部长(太常)高闾曾经提醒拓跋宏,拓跋宏不理。

冯太后是拓跋宏的嫡祖母,不但毫无血缘关系,更惊人的是,冯太后既杀拓跋宏的娘,又杀拓跋宏的爹,更杀拓跋宏娘亲的全家。拓跋宏对这个血海深仇的老太婆,不但没有复仇之意,反而深为爱戴,守丧守得哭了又哭,骨瘦如柴。而对真正的娘亲、娘舅——自己身上的血,有她们的一半,却端出嘴脸,冷漠无情。拓跋宏对李家那一番谈话,掷地有金石声,可作为万古金律,可惜却只对李家而发,对冯家全不适用。待冯家太厚,还可说他天性就厚,待李家太薄,则百思不得其解。不过,一定有解。我们且保留臆测,留给考据学家或心理学家一个重要课题。

“宣”“灵”之事

北魏帝国南阳公爵郑羲，当西兖州(州政府设滑台【河南滑县】)州长(刺史)，贪赃枉法，卑鄙下流。冯太后在世时，命北魏帝拓跋宏收纳郑羲的女儿当小老婆，遂召回郑羲，当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郑羲逝世，国务院(尚书)议定绰号“宣”。拓跋宏下诏说：“棺木钉牢之后，确定绰号，显示一个人是清澈，还是混浊。所以，何曾虽然孝顺父母，优良的史学家却把他的绰号定为缪丑。贾充虽然对国家有贡献，正直人士却坚持他的绰号为荒公。郑羲虽然在文学上有造诣，但做官却不廉洁，国务院(尚书)怎么可以只顾人情，而违背公平原则，触犯典章。依照谥法：‘博闻多见(见多识广)曰文，不勤成名(懒惰却有名声)曰灵。’可以追赠他死时的官职，绰号文灵。”

拓跋宏既然知道郑羲这么坏，不在他生前惩罚，却在他死后的绰号上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显然是他自己“只顾人情，违背公平原则，触犯典章。”却希望借着议定绰号的小动作，使人民认为他宽厚聪明。那些为了行贿而卖出的儿女，仍屈辱在奴隶主的淫威之下，那些因屈打成招而被杀被砍，或惨死牢房的冤魂，依然在鬼门关前啼哭，看到“宣”“灵”之争，恐怕更汨落如雨。

躁 进

南齐帝国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郎)王融，自认为才能和门

第,都超过别人,不到三十岁,就想当宰相。曾经在立法院(中书省)值夜,手摸桌子,叹息说:“竟然寂寞到如此程度,惹得邓禹耻笑。”有一次经过朱雀桥,正逢有巨船出入,吊桥中开,行人车马,喧哗拥挤,寸步难行,王融捶着车厢,伤心欲绝,说:“车前没有八个骑兵卫士开道,怎么算是大丈夫!”

493年,南齐帝(二任武帝)萧赜病势加重,忽然休克,而皇太孙萧昭业还没有入宫,内外惶惶不安,文武百官都已穿上丧服。王融打算假传圣旨,命竟陵王萧子良继承帝位,诏书的草稿已经写妥。稍后,萧昭业入宫,王融阻止东宫(太孙宫)卫队进宫。一会儿工夫,萧赜悠悠转醒,问皇太孙(萧昭业)在哪里,才下令放东宫卫队入宫,把国家大事托付给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西昌侯萧鸾。顷刻之间,萧赜气绝,逝世(年五十四岁)。王融采取紧急措施,命萧子良的亲军接管宫城各门。萧鸾得到消息,骑马飞奔到云龙门(宫城【台城】东门),命左右侍从,把萧子良扶出金銮宝殿。王融知道他的阴谋无法实现,只好脱下武装,返回立法院(中书省),叹息说:“王爷(萧子良)误了我的前程!”

王融、张敬儿,都是躁进之士,不同的是,分属文武。躁进之士患有权势饥渴症,总盼望拿别人的人头,去撞开更高阶层荣华富贵的大门。一旦别人拒绝被当作工具去撞,或是把别人撞得脑浆崩裂而仍没有撞开,他就会暴跳如雷,认为是别人误了他、害了他。

躁进之士跟野心家不同,野心家有时候还可以克制自己,躁进之士则身不由主地到处寻觅可以撞门的别人的人头,更为劳苦、危险。

摇尾奇功

南齐帝(五任明帝)萧鸾,设宴招待文武百官,下令有功的人员

饮酒,王晏等立刻挺身,只谢淪(音 yuè【越】)一个人不理,说:“陛下接受天命,上应天意,下顺民心。王晏怎么把上帝意思,当作自己的功劳?”萧鸾大笑,给他们排解。散席之后,王晏招呼谢淪,一块乘车回国务院,谢淪板起脸孔说:“你的巢穴在哪里?”王晏对他十分畏惧。

谢淪露的这一手,使人倍增感慨。高贵门第——豪门世家和强大宗族,所以维系不坠,就是因为世代有官做;世代所以有官做,就是高贵门第中人物,都有一套摇尾奇功,拍马屁而使人觉得并不是拍马屁。谢淪对于不足以影响他当官、又不能断送他老命的寒门世族,是一副嘴脸;对于足以影响他当官、足以断送他老命的大家伙,又是一副嘴脸,两个嘴脸都恰到好处,权势就会永在。

拓跋英

北魏帝(七任孝文帝)拓跋宏在钟离(安徽凤阳东北临淮关)时,仇池镇(骆谷城,甘肃西和南)防守总司令官(镇都大将)、梁州(州政府骆谷城)州长(刺史)拓跋英,请求率领州政府所辖部队,会同平南将军刘藻(去年【494】11月,派刘藻出征),攻击南齐帝国的汉中(南郑,陕西汉中),拓跋宏准许。南齐梁州(州政府南郑)州长(刺史)萧懿,派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率军两万人抵抗,霎时崩溃。北魏军乘胜长驱直入,大破萧懿军,遂包围南郑。拓跋英严禁将士奸淫烧杀,不准抢夺凶暴,人民不分远近,都心悦诚服,争相供应军队粮食。

中国人真是可怜,永无尽期地处于暴政之下,偶尔遇到一个不贪污不凶暴的官员,或一支不奸淫不烧杀的军队,便感恩戴德,主动地送酒肉、送粮秣,不管你是中华人、鲜卑人,或其他任何人,任何民族!

元宏吞下中华文化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洛阳东白马寺东】)皇帝(七任孝文帝)拓跋宏(本年三十岁)下诏说:“鲜卑人(北人)把大地称为‘拓’,把君王称为‘跋’。我的祖先,原是黄帝姬轩辕(黄帝王朝一任帝)的后裔,我们的保护神是大地之神(土德王),所以姓拓跋(一任帝拓跋珪称帝时,追认姬轩辕为始祖,以及选择“土德”,参考 398 年 12 月)。土,是万种颜色中最纯正的颜色——黄色,更是万物的元始,所以皇家拓跋,应该改姓元。功臣元老,从代都(故都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凡是复音节的姓,一律改成单音节的姓。”

元宏非常重视门第家世(自此开始,皇家正式姓“元”),再下诏,问:“近代,一个人身份地位的高低,都与生俱来,比较固定,这件事到底好或不好?”李冲回答说:“不知道开天辟地以来,政府设立公职,目的是为了高贵门第子弟们当官,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元宏说:“当然是为了治理国家。”李冲说:“既然如此,陛下遴选文武百官,却为什么只看他的门第家世,而不看他的才干?”元宏说:“一个人假设有超过常人的才干,不怕别人不知道。然而,名门世家的子弟,即令他没有才干,不能贡献当世,但至少品德端正、心地纯洁,所以我才任用他们。”李冲说:“傅说(商王朝宰相)、姜子牙(周王朝宰相),在高贵的门第家世中,怎能找得出?”(傅说出身土木工人,姜子牙出身屠户渔夫。)元宏说:“非常的人才,几百年才出现一两个。”皇家图书馆主任(秘书令)李彪说:“陛下如果专用门第家世作标准,不知道鲁国的三家世袭贵族(季孙家、孟孙家、叔孙家),胜不胜得过孔丘的四科学生(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教育)?”国史编撰助理官(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可以使豪门强族,世世荣华富贵,寒门平民,世

世贫苦低贱,不能翻身?”元宏说:“如果有高明的人才,出类拔萃,我也不严格要他的门第。”过了一会,宋王刘昶入朝(自彭城【江苏徐州】来),元宏对刘昶说:“有些人说,用人的时候,应该只看他的才干,不一定要求他出身高贵的门第。我却认为不然,为什么?清水和浊水同流,上面和下层平等,德行好的人和人格卑劣的人,官职没有差别,简直是绝对不可以。在我们帝国之中,八族(鲜卑八姓)以上的知识分子,有九个等级(品)。九个等级下,家世贫贱寒微的官员,有七个等级。如果真有盖世奇才,他可以不必由下往上升迁,一入政府,就使他位居三公。问题在于,真正的贤才难以得到,不应该为了一个难以得到的人才,而搞乱我的典章制度。”

元宏是北魏帝国第一个接受完整教育的君王,当然接受的是纯中华教育,也就是纯儒家学派教育。因为鲜卑民族来自北方荒漠,连文字都没有,遂使元宏对中华文化产生盲目崇拜,认为中华民族一切都是进步的、好的,而他自己鲜卑民族,一切都落伍不堪。崇拜一旦由理智的尊敬,转为感情的信仰,他就拒绝承认中华文化也有缺点,而鲜卑文化也有优点。

全盘中华化的推行,说明在元宏领导下,鲜卑民族仍具蓬勃的生命潜力。只有奄奄一息、僵硬待毙的民族,才会用种种借口,拒抗改变。不幸,元宏在中华文化最堕落的时候开始吸收,而且吸收的几乎全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

其一,元宏把五胡乱华十九国时代已被破坏了的门第制度,用政治力量恢复,使它再度跟政治结合,在本来等级疏阔的鲜卑社会结构中,生硬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门第世家。世家子弟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做官,政府公职永远被他们把持。普通人民——既非“国姓”,又非“郡姓”出身的“小人”,天生地是被统治者,只能当低级职员,不能升迁。元宏坚持:政府用人,只允许看门第,不允许看才干,而门第又分六等: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出过三个宰相级(三公)官员。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出过三个副宰相级(尚书令)官员。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出过重要部长级(尚书)官员。第四等乙姓门第,三

世中出过次要部长(九卿)或州长(刺史)。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出过副部长级(散骑常侍)官员。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出过司长级(吏部员外郎)官员。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他做官的管道和保障。像司长级位置,必须由第一等膏粱子弟或第二等华腴子弟担任。州政府秘书长(长史)或郡政府主任秘书(主簿),必须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担任。身为平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望洋兴叹。这是一种最奇特的政治制度。

其二,元宏把儒家学派中的主要精髓——礼教,全部下肚。鲜卑民族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为了巩固权力、提高威严,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暴,亲切就是野蛮。因而非常欣赏儒家学派那一套繁文缛节,所以首先改变他的宫廷和政府结构;皇家和官员们的身价,遂与日俱增。皇帝和亲王大臣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加疏远。亲王大臣跟部属,下级官员跟人民,也日渐隔绝。统治阶层的生活,更趋腐烂。婚丧仪式,变得复杂不堪,鲜卑人从前死了父母,可以照常供职。华化之后,他就必须辞职,回家守丧三年。除非他是一个大地主,否则他的生活就会立刻陷于困境,这促使大部分官员——尤其是父母还活着的官员,必须疯狂贪污,才能积蓄足够的财富,维持父母死后三年、甚至六年的失业日子。而礼教对人们思想上的限制,更演进成对人性尊严的摧残,随着门第的建立,纷纷毒发,西汉王朝董仲舒播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种子,在元宏手中结出果实。

中华文化中两项最受人诟病的部分,元宏却当作活宝,不久,他的帝国就付出这种错误选择的代价。

萧鸾和鳄鱼

南齐帝(五任明帝)萧鸾(本年四十七岁)患病,因最近的血亲孤单衰弱,所以对一任帝(高帝)萧道成、二任帝(武帝)萧赜的子孙,深为畏惧。当时,萧道成、萧赜的儿子,还剩下十人,都封亲王。每逢初一日和十五日,金銮宝殿朝见,萧鸾退朝回到后宫,总是叹息说:“我跟我老弟萧缅的儿子,年纪都不够大,可是高帝(一任萧道成)、武帝(二任萧赜)的儿子,都一天比一天茁壮!”萧鸾打算把萧道成、萧赜的后裔,全部杀光,曾旁敲侧击,询问陈显达的意见,陈显达说:“这些事还用考虑!”又询问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萧遥光认为应该有计划实施。萧遥光的脚有毛病,生下来就是一个跛子,萧鸾常命他乘坐小轿,从望贤门入宫。萧遥光每次跟萧鸾屏退侍从,作长时间的密谈之后,萧鸾命送进香火,痛哭流涕;一旦如此,左右侍从就知道,第二天定有诛杀。正巧,萧鸾病情忽然严重,昏迷很久而又悠悠苏醒,萧遥光遂开始行动。

第二天,一口气诛杀:河东王萧铉(十九岁)、临贺王萧子岳(十四岁)、西阳王萧子文(十四岁)、永阳王萧子峻(十四岁)、南康王萧子琳(十四岁)、衡阳王萧子珉(十四岁)、湘东王萧子建(十三岁)、南郡王萧子夏(七岁)、桂阳王萧昭粲(八岁)、巴陵王萧昭秀(十六岁)。于是一任帝(高帝)萧道成、二任帝(武帝)萧赜、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儿子,被屠杀罄尽(萧铉,是一任帝萧道成的儿子。“子”字辈,是二任帝萧赜的儿子,“昭”字辈,是萧长懋的儿子)。

萧铉等已死,萧鸾仍命三公及部长级官员,上奏检举他们的罪状,提出弹劾,请求判处死刑。萧鸾下诏批驳。三公及部长级官员,再度上奏指控,萧鸾这才勉强批准。

萧鸾是一个小动作特别多的老流氓,动物中有“鳄鱼眼泪”,鳄鱼在吞食小动物前,会流下眼泪。政坛上则有“萧鸾眼泪”,在屠杀他的恩人亲属前,也会流下眼泪。这不是良心责备,而是希望别人对他产生“天良未泯”“迫不得已”的印象。在一口气屠杀十个亲王之后,才命有关官员告发那十个亲王(最小的只有七岁)谋反。奇妙处不在于死后告发,而在于萧鸾竟驳回这项告发,必须等有关官员继续坚持,他才勉强批准。

萧鸾玩的这些小把戏,给我们一项启示:任何史料,都不能因它来自正式文件——无论是政府或私人文件,就认为事件真实可靠、绝对正确。如果根据驳回不准的诏书,推断萧鸾并不是那么凶狠,或推断十位亲王当时仍然未死,那就铸成大错,而这正是萧鸾之辈的盼望。

只有小动作特别多的人,才坚信只要有小动作,就可以牵着别人的鼻子走。

李彪发明“木手”

498年,北魏帝(七任孝文帝)元宏大举南征,李彪、李冲,跟任城王元澄,共同主持首都洛阳留守政府。李彪性情刚强豪爽,所有议论,有时很是奇异乖张,不断跟李冲辩论争执,争执时,李彪声音高大,面色难堪,而且认为自己是执法高官,别的人无法对他控告,所以处理事务,任性专断。李冲无法压制自己的忿怒,于是,收集李彪前后所犯的过失罪恶,下令把李彪囚禁国务院(尚书省),上疏弹劾:“李彪趾高气扬,公然违犯法令。坐在轿子上,直入皇宫(国务院【尚书省】在宫城之中),私自取用皇家器物,时常乘坐御马,毫不畏惧。我已在国务院高级官员会报室(尚书都座),召集部长(尚书)以下、

初级助理(令史)以上,当众把李彪所犯罪状,告诉李彪,调查它的真假,李彪已完全承认。请求就李彪现行罪状,免除他的职务,交付最高法院(廷尉),对他的罪行,加以惩治。”李冲继续上疏,补充说:“我跟李彪相识,将近二十年,发现他才干优异,学问渊博,议论刚毅正直,遂愚昧地认为:我已为帝国选拔了公正清廉的人才。后来逐渐发现,他这个人性性格残酷、做事急躁,但仍认为他的长处多而缺点少。然而,自从陛下南征,李彪兼任国务院财政部长(兼度支尚书),早晚在一起共事,才了解他的横暴专断和毫无忌惮,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还有别人。听他的言论,好像是开天辟地以来,他就是最忠最怒的圣贤;可是考察他的行为,实在是吹牛、拍马、谄媚、凶恶的蠢贼。我跟任城王(元澄)委曲求全,好像恭顺的老弟,事奉凶暴的老哥。李彪想要的,即令不合道理,我们也都竭力服从。依照事实,探索真情,都有具体的证据,如果我说的话是实在的,应该把李彪放逐到北方荒漠诛杀,以铲除扰乱政事的奸邪;如果我说的话没有证据,则应把我贬谪到四方边疆地带,用以平息谗言陷害。”李冲亲自撰写奏章,家里的人都不知道。

李彪行事,八个字是最恰当的形容:“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然而,这不过是私人品德,如果不涉及大众公义,理他可以、不理他也可以。但李彪却是一个酷吏,以发明“木手”闻名于世,为了“攻破心防”,要囚犯“坦承不讳”“自动招认”,他用木手猛击囚犯腋下肋骨,被击死后悠悠还魂的人,不绝于庭。中央政府曾派他前往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隰县】)安抚宣慰叛变的蛮族,他把那些相信政府承诺,出来投降的首长们,先用皮鞭抽打脸部,等鼻眼在哭号中全毁之后,才拖出斩首。他的残忍和对国家、对君王的效忠无关,当被罢黜的皇太子元恂——年仅十五岁,李彪平常见了他毕恭毕敬的那个娃儿,明明已经悔过,李彪却密告他谋反,并且扣留他写给老爹哀哀上诉的信件(参考497年4月)。

李彪从贫贱中爬起来,外貌忠厚,内心奸诈。元宏被宋弁播弄于股掌之上,竟把他轻轻放过,政治怎能不黑暗如漆。

三寸金莲

500年,南齐后宫失火,当时南齐帝(六任)萧宝卷出游大街小巷,没有回宫,外人不准擅自打开宫门,宫里的人遂无法逃生。打开宫门时,烧死的宫女、宦官,遍地尸体,房舍烧毁三十余间。当时,受宠爱的家奴弄臣,都用“鬼”字作为绰号。有一位“赵鬼”,能够读《西京赋》,对萧宝卷说:“柏梁台火灾之后,建章宫兴筑。”(东汉王朝张衡,作《东京赋》《西京赋》,有此二语。柏梁台火灾及建章宫兴筑事,参考公元前104年。)萧宝卷遂大兴土木,兴建芳乐、玉寿等殿,竭尽奢侈豪华,堂皇富丽。工匠夜以继日,从晚上做到天亮,仍赶不上萧宝卷要求的进度。

后宫小老婆群及宫女的服装和使用的器物,都非常奇异珍贵。萧宝卷用黄金雕成莲花,贴到地上,命贵妃潘玉奴在上面行走,说:“这才是步步生莲花!”

一种不确定的传说:残害中华民族妇女最厉害的“缠脚”风俗,出自六世纪头十年、南齐亡国之君萧宝卷的创意,而由潘玉奴演出。大概黄金莲花还不能烘托玉足的雪白,稍稍用薄纱把玉足松松地包住,似乎比光脚更为性感。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八世纪唐王朝之后,缠脚风气,竟势不可当。中华妇女不得不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一千年来,一半以上的中华人的双脚,硬被人力摧残,趾骨寸断,脚不像脚,倒像一根舂米用的木杵。每天夜晚,我们如果倾耳静听,会听到中国境内,家家户户,都有少女的悲惨哭声,当西方小女孩正在读幼儿园,读小学,欢天喜地,成为父母宠物的时候,中华少女却被父母施以酷刑。这种缠出来的小脚,不但外貌丑陋,而且还会发出一种奇臭。但是却被一些文妖之类,化腐朽为神奇,反而成了瘦不盈

握、香喷喷的三寸金莲。把事实颠倒到如此程度,使二十世纪之后出生的中华人,羞愧难当。

这是一项很大的困惑,不禁要问:中华民族有没有美感细胞?中华人分清分不清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香,什么是臭?中华人有没有鉴赏能力?在传统深处,我们不了解美,因而畏惧、排斥美,甚至认为美是一种恶。发展到终极,恶反而变成了美。女人缠脚,就是例证。

崔偃死于政治吊诡

南齐帝(六任)萧宝卷暴虐。500年,平西将军崔慧景拥护江夏王萧宝玄,率军反抗,失败被杀。幼子崔偃,当始安郡(广西桂林)郡长,弃职逃亡。不久,雍州(州政府设襄阳)州长萧衍,及镇军将军萧颖胄,再起兵反抗,拥护南康王萧宝融当皇帝(七任)。萧宝融任命崔偃当宁朔将军。崔偃到宫城大门,上疏说:“我暗中思量:高宗(五任帝萧鸾)有忠臣孝子,昏君(萧宝卷)有乱臣贼子。高宗(五任帝萧鸾)的忠臣孝子是:江夏王(萧宝玄)和陛下(萧宝融);昏君(萧宝卷)的乱臣贼子是:我的老爹(崔慧景)和镇军将军(萧颖胄)。虽然成败的结果不同,但所使用的方法相同。何况先帝(五任帝萧鸾)的儿子、陛下的老哥(萧宝玄),从前所走的道路,正是陛下今天的道路。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蒙抚恤,其他的人还有什么希望?而今,不可以认为小民没有知识而对他们欺骗;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其中情节,因而纷纷逃亡,陛下将如何因应!”奏章呈上后,被搁置在那里,没有答复。崔偃又第二次上疏,说:“近来,冒昧地陈述江夏王(萧宝玄)所受的冤枉,实在不知道圣明的政府,为什么不肯答复!如果认为:疯狂的天子虽然疯狂,仍然是天子;江夏王(萧宝玄)虽然贤明,仍是人

臣;我的父亲(崔慧景)拥护人臣,冒犯天子,绝不可以。那么,不知道今天动员大军,直指宫门,却是什么缘故!如果认为我父亲(崔慧景)派出的使节,江夏王(萧宝玄)曾把他诛杀,所以我父亲是叛徒;那么,征东大将军(萧衍)的使节(王天虎),为什么也被斩首?陛下斩征东大将军(萧衍)的使节,目的只在欺骗刘山阳(参考去年【500】11月);江夏王(萧宝玄)拒绝我父亲(崔慧景)的使节,目的也只在图谋孔矜(参考去年【500】3月22日),只因天命另有安排,大事不能如愿似偿。仍愿陛下为我父亲(崔慧景)申冤昭雪。”萧宝融下诏(萧颖胄诏)回答:“知道你心中悲痛,自当公开追赠官爵,制定绰号。”不久,崔偃就被逮捕,死在监狱。

崔偃以锐利的逻辑推论,对实际掌握权柄的萧颖胄,不留退路地咄咄进逼,锐不可当,无懈可击。然而,机械的逻辑有震撼的力量,没有说服的力量。政治行为是吊诡的,在甲时空,A是A,在乙时空,A是B,在丙时空,A是反A。崔偃忘了一点——那是致命的一点,当老爹崔慧景要诛杀萧宝卷的时候,萧颖胄是站在萧宝卷一边的。

萧衍与潘玉奴

南齐反抗军统帅萧衍进驻阅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是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合理的捐税,滥用的刑罚,过分的劳役,都要检讨最初的原因,完全撤销。主持人已离开岗位时,各种开支报销,应精确整顿,恢复原状。”又下令:“普遍检查国务院(尚书)各部各司(曹),萧宝卷在位时各种事务争论,以及诉讼纠纷,和主管官员推拖积压,不及时办理的,应详细地深入了解,依照事实奏明。”又下令:“安葬正义之师(反抗军),以及叛徒(中央军)的尸体。”贵妃潘玉奴,天姿国色,萧衍打算留她当小老婆,询问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中央禁

军总监(领军将军)王茂的意见,王茂说:“灭亡齐国(南齐帝国)的,正是她这种东西,留下她恐怕受舆论攻击。”萧衍遂命监狱行刑队,把潘玉奴绞死,并诛杀萧宝卷宠爱的家奴弄臣茹法珍等。另行遴选宫女二千人,赏给将士。

在江陵政府中,元首是萧宝融,萧衍不过征东大将军。在建康政府中,元首是宣德太后王宝明,萧衍不过是骠骑大将军。可是,他当权不到三天,竟大赦天下,下令如同下诏。

潘玉奴不过一个靠美色讨男人欢喜的可怜玩物而已,南齐帝国之亡,史迹斑斑可考,与她有什么相干?王茂竟一口咬定亡在她手,跟坚持夏王朝亡于施妹喜,商王朝亡于苏妲己一样,这种把责任移花接木的和稀泥手段,我们必须洞烛其奸。

萧宝暄

南齐帝国湘东王萧宝暄(音 zhí【直】),是安陆王(昭王)萧劼(五任帝萧鸾的老弟)的儿子,很喜爱文学。萧宝卷被杀,萧宝暄盼望大家拥护自己登上宝座,所以坐在家里,等待皇帝专用的法驾,前来迎接。不久,王珍国等把萧宝卷的人头,送给梁公爵萧衍,萧衍任命萧宝暄当祭祀部长(太常),萧宝暄心中不安。几天后,萧衍宣称:萧宝暄谋反。于是,连同萧宝暄的老弟、江陵公爵萧宝览、汝南公爵萧宝宏,一并斩首。

萧衍自己在那里谋反,却指控支持政府的人谋反;自己在那里叛变,却指控并没有叛变的人叛变。这是历史悲剧:谁有权,谁就有理。大厦已倾,刀已当头劈下,萧宝暄还在那里等人抬上花轿,愚蠢得使人生气。

吉盼案

南梁帝国冯翊郡(侨郡,湖北宜城东南)人吉盼(音 fēn【分】)的老爹,当原乡(浙江安吉)县长,被部属诬告,中央政府下令逮捕,押解京师(首都建康),交付最高法院(廷尉)审判。最高法院认为他有罪,判处死刑。吉盼年十五岁,到宫门外敲响登闻鼓,请求代父一死。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认为吉盼的年龄是那么小,定然有人在背后指使,命最高法院院长(廷尉御)蔡法度,严厉地威迫利诱,要吉盼供出实情。蔡法度把各种拷打的刑具,都摆到庭上,询问吉盼说:“你请求代替老爹一死,皇上已经批准,难道你真的要死?而且,你还是个不懂事的傻小子,如果是别人教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吉盼说:“我虽然愚劣幼稚,怎么不知道死的可怕!只因不愿见我老爹受到极刑,所以请求替他一死,这不是一件小事,怎么能接受别人教导。皇上既已发布诏书,准我代替,在我看来,好像登天成仙,怎么会有反悔。”蔡法度更满脸慈祥,引诱吉盼说:“皇上已经知道你老爹没有罪,马上就会释放,看你的模样,一定是一个好孩子。今天你如果改变说辞,可能父子全都活命。”吉盼说:“我老爹被人用重罪弹劾,一定会受刑罚,我闭上眼睛,伸长脖子,等候斩首,没有多余的话可说。”当时,吉盼脚镣手铐,身上全是刑具,蔡法度顿觉可怜,命改换轻一号的。吉盼不肯,说:“犯死罪的囚犯,只有加重刑具,怎么可以减少!”竟不肯脱下。蔡法度据实奏报,萧衍赦免吉盼的老爹。

吉盼小娃代父一死的整个事件,都在“背后有没有人指使”上打转。只要有人指使,父子就一同治罪;没有人指使,则老爹就轻松出狱!没有一句话提到吉老爹是否冤枉。事实上,他是被诬陷的,但他却不是因为无罪获免,而是因为儿子没有人指使获免。翻来覆去,法

律事件不用法律解决,却用政治解决,这就是文化传统。

我们对那位幕后教导的神秘人物的谋略和道德勇气,深为尊敬,明哲保身的人早就跟吉家划清界限,谁肯一伸援手?传统知识分子一向怀有神经质恐惧,直迄二十世纪,仍然如此,遇到有人诉苦呼冤,从不先问对方是不是苦冤,而只紧张万状地追究:“谁在幕后指使他诉苦呼冤!”这种奇怪反应,竟然从来没有受到谴责!

赵 修

北魏帝国顾问院总顾问长(散骑常侍)赵修,出身寒微,家庭贫贱,却突然之间,身居高官贵爵。仗恃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对他的宠爱,骄傲放肆,凌辱亲王公爵,人人都对他痛恨入骨。元恪为赵修兴建住宅,豪华盖世,可以跟王府相比,邻居捐献土地给赵修的,往往会被越级超等擢升,出去当大郡的郡长。赵修请求回家安葬他的亡父,一切开支和差役,都由地方政府供给(赵修是赵郡【河北赵县】人)。赵修回家途中,照旧荒淫放纵,皇帝左右侍从就利用赵修外出,不在皇帝身边的机会,揭发他的恶行。所以赵修回京(首都洛阳)之后,受宠爱的程度,稍稍降低。元恪的舅父、国务院执行长(仆射)高肇,遂抓住机会,秘密陷害。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兼总监察官(领御史中尉)甄琛,监督院宫廷监督官(黄门郎)李凭,最高法院院长(廷尉卿)、阳平郡(河北馆陶)人王显,一向攀附谄媚赵修,是赵修的死党,现在发现情势有变,恐怕赵修一旦垮台,自己受到牵连,于是,立刻跟赵修保持距离,反而帮助高肇,共同打击赵修。北魏帝元恪命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元绍,主持调查审问,下诏公布赵修的奸恶罪状,赦免他的死刑,命打一百皮鞭,放逐敦煌(甘肃敦煌)做一个普通士兵。赵修性情愚昧粗疏,一直都被蒙在鼓里,竟察觉不出周

遭的气氛异于平常,更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还在中央禁军总监(领军)于劲家里打牌赌博。羽林警卫军官几个人,宣称皇帝有诏召见,命赵修前往,赵修出来后,即被押送到中央禁军总监部(领军府)。由过去亲信死党甄琛、王显监刑:事先,甄琛、王显在行刑队中,特别遴选力大无穷的壮士五人,轮流鞭打,目的就是要赵修死在鞭下。可是,赵修不但肥胖,而且健壮,禁得起毒打,以致暗中增加到三百鞭,而仍不死。甄琛、王显只好叫来驿马,命赵修立即出发前往敦煌(甘肃敦煌)报到,赵修出城之后,身上伤势太重,在马上已无法坐稳,押解人员用绳子把他捆绑到马鞍上,鞭打马背,狂奔八十华里,赵修才终于断气。

官场友谊,变化多端,在赵修的密友甄琛、王显身上,充分显露。不过,二人翻脸之后,挑选壮士,在一旁监刑,固然面目狰狞,但在翻脸之前,他们可是有马屁奇功,使有权的大爷——赵修,舒服得要死,信任得入迷。世界上有谁不愿舒服得要死和信任得入迷?所以官场友谊,也长存人间。

强棒战术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洛阳东白马寺东】)音乐管理官(太乐令)公孙崇,上疏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请求由卫军将军、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高肇,担任“雅乐”修订总监。元恪批准,但也知道高肇不懂什么雅乐,再命祭祀部长(太常卿)刘芳,当他的助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项铁则:官大,学问就跟着也大。在文明社会,知识即是权力;落后的封建社会中,权力即是知识、即是智能、即

是至仁至圣、即是正确的英明领导。公孙崇在漫长的三年碰壁、沮丧、摸索、绝望之后，终于发现这个穴道，然后一击而中。从前，没有人能负责，没有人敢负责，也没有人肯负责。公孙崇选中了大家伙高肇，在官场学中，谓之“强棒战术”，无往而不利。连皇帝都知道高肇对雅乐是个白痴，但仍命他当最高编辑，不为别的，只为强棒才可以击出全垒打，却不管会不会把球打烂，以及会不会一棒击中裁判的天灵盖！

元颢之死

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擢升高贵嫔当皇后时，彭城王（武宣王）元颢一再劝阻，元恪拒不接受。但高肇从此把元颢痛恨入骨，不断在元恪面前，陷害元颢。508年，元恪邀请元颢、高阳王元雍、广阳王元嘉、清河王元怿、广平王元怀，以及高肇，入宫宴会。元颢的正妻李妃，正要生产，元颢一再推辞不去，而皇宫使节前后相继催促，元颢不得已，跟李妃告别登车，从东掖门进入宫城。到了夜晚，元珍率武士带着毒酒来到，元颢说：“但愿面见主上。”元珍说：“主上怎么能够面见！”元颢说：“主上圣明，请准我跟告我的人，当面对质！”武士上前，用刀柄猛撞元颢的肋骨，元颢哀号说：“冤枉！苍天！”武士又用刀柄殴击元颢，元颢只好饮下毒酒，武士遂上前乱刀砍死（年三十三岁）。黎明时分，用褥子把元颢尸体裹住，运回家宅，宣称：元颢因喝得太醉逝世。政府中无论大小官员，全垂头丧气，道上走路的平民男女，都哭泣流泪。

冤狱是一种无奈，人，一旦无辜被捕，往往十分理直气壮地认为：只要能见到大家伙当面申诉，定可迎刃而解，元颢就有这种盼望。鲨鱼群当然不允许他见到元恪，以防变卦。事实上，即令他见到元恪，

也无法化解元恪心里不可告人的杀机。无罪不能无刑,元勰岂能例外。

性格造成悲剧,往往指前进不已,贪心不止的人。而元勰几乎与世无争,儒家学派所赞扬的美德——包括明哲保身,元勰完全具备。但并不能救他一命;用血腥手段从事政治斗争的社会,是悲剧之母!

沈 约

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曾经跟总监督长(侍中)、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约,就有关栗子的掌故,分别提出。沈约提出的,比萧衍提出的,要少三条。沈约出宫后,对人说:“这位老爷(萧衍)护短,如果不让他比我多三条,他会羞死。”萧衍接到报告,恼羞成怒。萧衍对张稷十分不满(参考511年正月),曾经很温和地跟沈约谈及,沈约说:“以国务院左执行长(左仆射)之尊,怎么可以去边疆当一个州长(张稷出任青、冀二州【州政府郁州】州长)!过去的事,已经过去,还提他干什么!”萧衍知道沈约跟张稷两家有姻亲关系,勃然大怒说:“你说这种话,难道是忠臣!”站起来就上车回宫。像一个霹雳打到沈约头上,沈约恐惧战栗,神智混乱,连皇帝上车回宫,都察觉不出来,仍呆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被宫廷侍卫唤醒后,恍恍惚惚回家,还没有走到床前,忽然踏空,一头栽倒在地。惊恐加上跌伤,遂生病卧床。病中梦见萧宝融(南齐帝国七任【末任】和帝),用佩剑割下他的舌头,沈约更为不安(沈约劝萧衍诛杀萧宝融,参考512年4月10日),于是,请道士向上天呈奏赤章(道教向天神祈求时,把祷辞写在赤红纸上焚化),声明说:“改朝换代的事,不是我出的主意。”萧衍派文书助理官(主书)黄穆之,探望他的病,晚上回宫,没有马上报告病情轻重,恐怕受到斥责,遂揭发“赤章”之事。萧衍

大怒若狂，一个接一个派出使节，对沈约盘问诟骂，沈约越发震恐。终于沈约逝世（年七十三岁）。

沈约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发现了中国语言的四声，对中国语言发音的精确度，贡献至大。然而，他品德上的卑鄙程度，使人失望。他以六十二岁的高龄（六世纪时，五十岁便算高龄），帮助萧衍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不是罪恶，但他利用萧衍对复仇的恐惧，坚持诛杀萧衍本来不准备诛杀的萧宝融。真是为了当一个官，不惜丧尽天良。后来，他梦见萧宝融用剑割他的舌头时，为了保命，却把责任一古脑推到萧衍头上！一同作贼，自己又是主角，一旦败露，硬称清白如水，东西都是别人偷的，可笑亦复可憎。一个人，一生中连续不断地一个接一个全是卑劣行为，他就一生可耻。

毁灭之旗招展

516年，南梁帝国临川王萧宏，以南梁帝萧衍老弟的身份，统率大军北伐。萧宏性情愚劣，而又胆小如鼠，处理军务，错误百出。北魏帝（八任宣武帝）元恪下令邢峦渡过淮河，跟中山王元英（时驻寿阳）会师，共同攻击梁城。萧宏得到消息，大为恐惧，逗留不动。北魏东征兵团知道萧宏是个懦夫，派人送给他妇女用的包头巾和手饰，萧宏恐惧过度，唯恐怕触怒敌人，于是下令军中：“人马敢向前走一步的，斩首。”将领士卒全都怒不可遏。

夜晚，洛口（洛涧注入淮河处，安徽怀远西南）天气突变，一夜狂风暴雨，南梁帝国北伐军大营，发生夜惊，萧宏心胆俱裂，抛下自己统率的大军，单人匹马，仅携带随从数人，落荒逃走。将领们在发现统帅失踪后，霎时之间崩溃，死亡将近五万人。

515年，北魏帝国岐州（州政府设雍城【陕西凤翔】）州长（刺

史)、赵郡王元谧,对人民凶暴狠毒。有一天,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关闭城门,大肆搜查,逮捕很多人,苦刑拷打,手段残酷;而又毫无理由地把六个人斩首。全城恐惧,人民纷起抗暴,大声呼喊,封锁城门。元谧登上高楼,拆除楼梯,保住性命。胡太后派游击将军王靖,乘驿马车飞快前往,安抚劝告暴动民众,暴动民众才打开城门,表示有罪,送回城门钥匙。中央遂免除元谧州长(刺史)官职。元谧的正妻,是胡太后的侄女。元谧返回洛阳,被任命当农林部长(大司农卿)。

南梁帝国北伐兵团统帅萧宏,抛下大军逃亡,政府不但不闻不问,反而升他的官。北魏帝国的州长元谧,关闭城门屠杀,逼起民变,政府不但不闻不问,也同样升他的官。这种只有卡通片上才出现的讽刺镜头,却是现实政治。

无论南北,表面上都是太平盛世,只不过,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毁灭之旗,已经迎风招展,预告大苦难就要来临,犹如山顶已鸣起紧急空袭警报,轰炸不久就会开始!两个帝国,行将在两幅毁灭大旗下,分别收拾摊子。

淮河大坝

南梁帝国淮河大坝总监(都督淮上诸军事)康绚,被召回京师(首都建康),徐州(州政府钟离)州长(刺史)张豹子,如愿以偿地接任他的工作,但对大坝不再修护保养。

516年,淮河水位暴涨,大坝崩溃,发出巨雷般声响,三百华里之遥,都听得清楚。沿淮河下游两岸所有村庄十余万人,全被洪水吞噬,漂入大海(东中国海)。最初,北魏帝国对淮河大坝深感忧虑,命任城王元澄当最高统帅(大将军)、南征大军最高司令长官(大都督南讨诸军事),率大军十万人,进入紧急状态,将由徐州(州政府设彭

城【江苏徐州】)出动,攻击大坝。国务院右执行长(尚书右仆射)李平认为:“不需要动用兵力,大坝最后一定自己毁坏。”等大坝崩溃消息传到京师(首都洛阳),胡太后大为高兴,对李平的赏赐,极为厚重;元澄大军也不再出动。

淮河大坝自514年10月兴建,南梁帝国投入人工二十万。515年大寒,冻死的也有十五万人,而终于在516年4月完成,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完成后只维持五个月,霎时之间,竟告崩溃,淮河下游村庄人民,席卷一空,全部冲入大海,死亡又十余万人。

当大坝兴建之初,具有专业知识的工程人员,就提出警告:沙多水急,河床不够稳固,不可能成功。然而,以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为首的大权在握官员,认为大坝可以成功时,就表明大坝一定可以成功;那些指出淮河沙多水急、河床不够稳固的专家,只不过是专唱反调、受外国人利用、别有居心、顽强的叛乱分子。

历史上无数“淮河大坝”事件,多少中华人,在权力就是知识的颞颥决定下受辱受苦,丧失生命。这一观念如不能改,中华人还要继续付出代价。

一对混账兄弟

南梁帝国临川王萧宏,自从洛口溃败逃回(参考516年9月),既惭愧,又懊恼。首都建康(江苏南京)每次发生群众集结或混乱暴动,差不多都利用萧宏的名字,作为号召。不断被有关单位弹劾,南梁帝萧衍每次都赦免不问。有一次,萧衍前往光宅寺(萧衍故居改建),有刺客埋伏骠骑桥,准备萧衍夜间经过时,发动突击。萧衍就要动身,忽然第六感使他心中一动,临时改走朱雀桥。阴谋后来泄漏,刺客被捕,供称是萧宏派遣。萧衍哭泣流泪,对萧宏说:“我的才

能,超过你一百倍,身居此位,仍恐怕不能胜任,你怎么作出这种事?我不是不能当刘恒(西汉王朝五任帝文帝。刘恒杀老弟刘长事,参考公元前174年),只是可怜你愚不可及。”免除他的官职。

萧宏奢侈豪华,超过一个亲王应有的限度。聚敛金银财宝,贪得无厌。家有庞大库房将近一百间,在寝宅的后院,门窗紧闭,封锁森严,有人怀疑里面储存武器,向萧衍告密。萧衍对兄弟之情,极为浓厚,所以心中大不愉快。某一天,萧衍送一桌丰盛的酒席给萧宏最宠爱的小老婆江女士,吩咐说:“我马上来欢宴。”到时候,萧衍只带老部属、射击兵团指挥官(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往,跟江女士、萧宏痛饮。酒过三巡,有点半醉,萧衍说:“我到你后院走走。”立刻乘轿前往,萧宏恐怕萧衍发现他收藏的贿赂,脸色大变,萧衍越发怀疑。于是一个屋子挨一个屋子查看,每一百万钱作为一堆,悬挂黄色标帜;十堆(一千万钱)作为一库,悬挂紫色标帜。仅钱库就有三十余间。萧衍跟丘佗卿屈指计算,现钱就有三亿余万。其他房间则储存布匹、绸缎、蚕丝、棉花、油漆、蜂蜜、细麻、蜡烛等杂货,只看到把仓库填得满满的,不知道到底多少。萧衍这时候才知道并不是武器,大为高兴,对萧宏说:“阿六,你生活过得不错!”(萧宏是六弟)于是,更开怀大饮,在侍卫人员高举火炬下回宫,兄弟之间,遂更和睦。

萧宏原不过是一个小职员——南齐帝国北翼警卫指挥官(北中郎将)、桂阳王(萧烁)的人事管理员(功曹史)。老哥萧衍政变成功,改朝换代,真是一人得道,连蟑螂虫蛆都跟着升天,萧宏也忽然成了亲王。官场定律,官大权大,财富一定也大;但再也想不到,十余年间,竟增加得如此之速和如此之巨。这都是小民卖儿卖女,当奴当娼的钱。身为国家元首的萧衍,不但没有愤怒,追查他钱财来源,反而因不是武器,而大为欣慰。暴露出中国五千年来难解的一个结:首领对部属的效忠,一直建立不起来信心,所以总是要求忠,而不要要求廉,积年累月下来,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遂像癌症一样,成为中国传统中最可耻、最致命的一种病毒。

洛阳兵变

519年，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发生暴动。

征西将军张彝的儿子张仲琪，向胡太后呈递“亲启密奏”，建议改变铨叙条例：排斥军人，使军人不能转为文官。消息传出后，引起强烈回响，军人开始号召袍泽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采取共同行动，准备屠杀张彝全家。但张彝父子反应冷淡，在家安住，毫不在意。不久，羽林及虎贲禁卫军，将近一千人，到国务院（尚书）集结，大声诟骂，要国务院交出张仲琪的老哥、国务院财政部户籍司长（左民郎中）张始均。无法得到，于是用砖瓦石头，猛烈攻击国务院大门，政府自高级长官到低级雇员，都被恐惧震慑，不敢出面干预。变兵遂转移方向，拿起火把，一路点燃路边民间堆积的木柴和蒿草，用木棍和石头作武器，直扑张彝住宅，把张彝拖到院子里，百般侮辱，痛加殴打。变兵呐喊欢呼，声震天地，然后纵火焚烧房舍。张始均跳墙逃走，中途又折回来，向变兵下跪叩头，变兵冲上来拳脚交加，把他抬起投进熊熊烈火。张仲琪也被打得身负重伤，挣扎逃掉，得免一死。张彝奄奄一息，仅只挨过一晚，于第二天死亡。无论远近，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恐惧惊骇。胡太后下令逮捕变兵首领和最凶悍的暴徒八人，斩首，其余的不再追究。胡太后下令大赦，并准许军人可以依照武官资历，转任文官。有见识的人，知道北魏帝国就要大乱。

仅只根据《资治通鉴》所显示的史料，我们已听到北魏帝国合唱的“亡国进行曲”，一个政权在长期腐败——贪赃枉法，赏罚颠倒和严重的颓废无能之后，一声响亮，亡国进行曲的乐声大作。洛阳暴动就是这声响亮，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魔曲，北魏帝国统治阶级，抛弃荣华、舍掉富贵，如痴如醉的紧随在魔法师——暴君贪官之后，奔向死

谷,谁也阻挡不住。

变兵在大街小巷公布集合日期,政府如果早早出面,或张彝父子如果稍稍让步,事情可能因安抚而化解。可以想象,一定有人向张彝父子提出过警告,父子二人的反应在预料之中:“什么!嘿嘿嘿,他们敢!沟通?他们没有撒泡尿照照尊容,随便几个犯上作乱的武夫喊叫几句,政府就改变立场,威信安在?他们胆敢动一动,军法伺候!”这就是冥顽不灵,一针扎不透,两针则扎死。洛阳暴动,就是两针。

有人认为北魏帝国之亡,亡于对洛阳暴动案处罚得不够严重。这些人包括高欢在内,都没有看清楚病因,胡太后的善后动作,是她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最正确、最智慧的措施。变兵一千人,诛杀领导八人,已经够多,难道必须全体处决,北魏帝国才能有救?不立即大赦,势将逼出更难控制的反击。一千将士加上他们的同党,在首都作殊死战,恐怕将再蹈王允的悲剧(参考192年)。而立即废除新法,更显示胡太后应变的能力,如果她要坚决维持所谓政府威信,那可是埋下威力更大的定时炸弹。

洛阳暴动是中国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暴动之一,虽然它仅只停留在暴动阶段,并没有晋升到政变层面,但亡国进行曲既起,北魏帝国尊贵的皇亲国戚,就只好像猪羊一样被屠被宰,别人既不能使他们身陷灾难,也不能使他们免于灾难。十年之后,胡太后跟小娃皇帝,被投入黄河,活活淹死;十六年之后,北魏帝国分裂;三十四年之后,两家魏帝国先后瓦解。统治者在势力强大时所作的孽,一一回收——拓跋家族遇到的是历史上最残酷无情的回收。

凶 钱

北魏帝国末期，皇亲国戚、当权官员，互相比赛奢侈。高阳王元雍，无论官位爵位和拥有的财富，都居全国第一，王府房舍，花园猎场，跟皇宫禁苑，相差无几。奴仆六千人，婢女五百人，出来的时候，仪队卫士，塞满道路，在家的時候，歌声乐声，日夜不断，一顿饭就消费数万钱。李崇的财富跟元雍相当，但性情吝啬，曾经对人说：“高阳王（元雍）的一顿饭，够我吃三年。”河间王元琛，屡次想跟元雍斗富，养有骏马十余匹，马槽都用银铸成；门窗上面，雕有口衔铜铃的玉凤，和口吐旌旗的金龙。曾经有一次，元琛邀请各位亲王欢宴，酒器中就有水晶酒杯和玛瑙酒壶，以及赤红色的璧玉酒瓶，制作精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进口货。同时展示女子歌舞和名贵骏马，以及各色各样奇异宝物；再引导所有亲王，逐栋地参观他的仓库、钱库，绸缎布匹，多到无法计数。回头对章武王元融说：“我不恨看不到石崇，只恨石崇看不到我（石崇事，参考282年正月）。”元融素来自负他的财产，回家后叹息三天，甚至病倒。京兆王元继得到消息，前往探视；对他说：“你的财富不少于他，怎么会惭愧羡慕到这种程度！”元融说：“最初，我以为比我有钱的只有高阳王（元雍），想不到又出了河间王（元琛）！”元继说：“你好像袁术（参考197年正月），盘据淮河以南，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刘备。”

看了元雍、元琛二位先生斗富，晋王朝时王恺、石崇二位先生斗富情景，重现眼前。这些财富是特权阶级所独有，每一文钱，都是小民的一掬血泪，或一声哀号、一声叹息，可称之为“凶钱”。

种下凶钱的因，定有凶杀的果。稍微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毛骨悚然，只有富贵之家的子弟还在那里乐不可支。

师 承

北魏帝国民间音乐师陈仲儒,上疏请依照京房所定的标准,调整八音(金【钟】、石【石磬】、土【埙——陶瓷乐器】、革【鼓】、丝【琴】、木【柷——桶状乐器】、匏【笙】、竹【箫笛】)。主管官员质问陈仲儒:“京房所定音律,乐器虽然仍在,可是实际了解的人不多。你是哪个教师传授的?根据什么经典?”陈仲儒回答说:“我性情喜爱弹琴,而且曾经读过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看到京房所定的音律,数字十分明显。我竭尽能力,深入研究,为时相当长久,很有收获。燧人氏(“五氏”第二氏)没有人教导,自己却发明钻木取火;焦延寿(京房的教师,参考公元前37年6月)没有缴过学费,却能改变音律(变十二律为六十律)。所以说:知道的人,想教人没有管道;明白的人,用不着教师讲解,自己就可领会。任何一丝一毫收获,都经过用心思考,为什么非要有教师传授,才算是学问!”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萧宝寅奏报胡太后,说:“陈仲儒没有经过教师传授,竟然轻率地创造发明,不敢核准。”事情遂被搁置。

师承,是一种毒药,两千年来,一直在摧毁中国人的创意,阻挠社会进步。西方文化精髓最早表现在柏拉图的一句话:“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酱缸文化则恰恰相反:“我爱我师,因为我师就是真理!”实际情形是:“我师就是饭碗!”真理一旦和饭碗结合,事态就十分严重,不但自己不敢批判教师的见解,也不准别人批判,如果有人批判,立刻奋不顾身,群起猛攻。蠢血沸腾地去保卫教师,也就是保卫自己的饭碗。对教师的任何质疑,都是异端,罪大恶极。

为什么把师承看得跟何仙姑的大腿一样,既不敢摸,也不敢碰?因为在政治力量介入之下,师承不仅是饭碗,同时也是帮派。不加入

帮派,就别想在码头上立足,没有师承,同样也别想在大学堂里混。陈仲儒就是这种毒药的牺牲品,政府所以拒绝他的学说,并不由于他的学说错误,而只由于他没有师承。虽然陈仲儒提出燧人氏和焦延寿,作有力的反驳,但酱缸蛆的老昏病一旦发作——六世纪就开始了的老昏征候,对任何新生事物,都竭力排斥。一句话就堵死了陈仲儒的嘴:“你可不是燧人氏、焦延寿!”师承既有此奇异力量,怎能不被当作真理!

不扬弃师承,中国学术水平就一直倒退,不能跃升。

地万事件

柔然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一任伏跋可汗)郁久闾丑奴登上宝座(参考508年12月)后,最小的儿子郁久闾祖惠,忽然失踪,虽经悬赏寻找,却找不到。有一位名叫地万的女巫说:“郁久闾祖惠正在天上,我能唤他回来。”于是,在荒野草泽地带,搭起篷帐,祭祀天神,郁久闾祖惠此时忽然在篷帐中出现,自称:他一直住在天上。郁久闾丑奴大为欢喜,称地万是“圣女”,正式娶作皇后。地万既然会左道旁门的巫术,人又生得美丽,郁久闾丑奴对她又敬又爱,十分相信她的话,地万遂干涉政治。这样过了几年,郁久闾祖惠逐渐长大,告诉他的娘亲说:“我一直住在地万家,从没有上过天,我所以说住在天上,是地万教我。”娘亲把情形告诉郁久闾丑奴,郁久闾丑奴说:“地万能未卜先知,你不要暗箭伤她。”然而,地万开始恐惧,就在郁久闾丑奴面前,诬陷郁久闾祖惠,老爹遂把这个千方百计才寻回来的幼子诛杀。身为祖母的候吕陵太后大怒,派她的大臣具列等,绞死地万。郁久闾丑奴悲愤咆哮,打算诛杀具列等报复。正巧,阿至罗部落(属于高车种,游牧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东部)侵入边境,郁久

阏丑奴迎战,大败而回。候吕陵跟汗国高官,共同诛杀郁久闾丑奴,命他的老弟郁久闾阿那理继任可汗(十二任)。郁久闾阿那理登极十天,族兄郁久闾示发,率部众数万人,发动攻击,郁久闾阿那理战败,跟他的老弟郁久闾乙居伐,在轻装备骑兵保护下,投奔北魏帝国(首都洛阳)。郁久闾示发遂斩候吕陵及郁久闾阿那理的两位老弟。

传统文化中,女人不是人,没有人的地位。不过,女人的威力一旦发作,仍势不可挡。因为受知识、见解,以及男女性别的限制,女人所制造的灾祸,往往会反弹到自己身上。地万以一人之力,引起一连串屠杀,最后甚至引起汗国覆亡,只有在封闭社会中,为权力而发狂的女人,才有这么强大的爆破力。

地万排除万难,走上绞架。胡太后也正在排除万难,走向黄河。读史至此,能不兴悲!

萧衍的怪诞

南梁帝国豫章王萧综,自疑非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的儿子,而是南齐末任帝(六任)萧宝卷的遗腹子。525年,萧综驻防彭城(江苏徐州),北魏帝国临淮王元彧,逼到城下,很久不能决定胜负。萧衍恐怕萧综全军覆没,命萧综撤退。萧综认为如果南返,以后可能不会再回北方边界,于是派出密使,晋见元彧表示降意。北魏军大营所有的人,面对敌人大军统帅忽然提出投降之事,全都目瞪口呆,誓不相信。密使几经往返,萧综遂趁夜秘密出城,徒步投奔北魏大营。第二天黎明,萧综统帅府后院寝室的门,仍没有打开,却听见城外北魏帝国围城军士卒,高声喊话通知守军:“你们的豫章王(萧综)昨晚投降,人已在我们大营,你们呆在那里干什么?”南梁军刹那之间崩溃,四散逃走。北魏军追击,南梁官兵死亡十分之七八。南梁帝(一任

武帝)萧衍得到报告,大为惊骇。有关单位奏请取消萧综的皇族资格,剔除皇家名簿上的名字,把萧综的儿子萧直,改姓为“悖”,称“悖直”,萧衍批准。可是不到十天,萧衍又下诏恢复萧综的皇族身份,封萧直当永新侯。

西丰侯萧正德,从北魏帝国逃回(参考522年12月)后,丝毫没有后悔之意,反而变本加厉,集合很多地痞流氓和亡命之徒,于夜深人静,到路上抢劫。北伐大军出发时,萧正德以轻车将军身份,率军跟随萧综北伐。萧综投奔北魏,萧正德抛弃军队,再行逃回,萧衍累计他前后所犯的罪行,下诏撤除他的官位和封爵,放逐到临海郡(浙江台州西北章安镇)。萧正德还没有到目的地,萧衍派人追上去赦免。

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像一座大楼,法纪像大楼的钢架;没有钢架,建筑物一定倒塌。北朝有胡太后,南朝有萧衍,显然认为砍断钢架没有什么关系,于是用种种出人意表的手段,加以破坏。

六世纪往事,已相当遥远,此后不断有一些有权大爷,仍坚持胡太后和萧衍的信念,认为摧毁法律,可以显示恩德;显示恩德,可以换取效忠。结果是钢架因不断受到破坏而寸寸断裂,而恩多反而成怨。回顾历史轨迹,有无限感叹。

胡太后

528年,北魏帝国车骑大将军尔朱荣,派骑兵进入首都洛阳,逮捕胡太后及年仅三岁的皇帝(十任)元钊,送到河阴(河南孟津西北)。胡太后见到尔朱荣,对自己的行为,百般辩护,反复解释,尔朱荣不耐烦再听,拂袖而去,下令把胡太后及元钊投入黄河淹死。

胡太后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前后六年之久,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直到本年(528),也不过四十岁左右,正是一个成熟少妇的年龄,然而她的美貌和伶牙俐齿,无法动摇尔朱荣处死她的决心。

没有结婚的女人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尤其是美女,一婚定天下,只要嫁对了人,她甚至可以控制(或者断送)一个帝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女主临朝,可作证明。问题是,受环境和内在心智的影响,女主很少不伤害她的帝国。胡太后并不比其他女主更坏,但她犯了一项严重的错误:就是毒死皇帝元诩!只不过为了纵欲方便,便对亲生之子下手,不仅邪恶得离谱,也愚蠢得离谱。武曌同样谋害亲生之子,但她还有别的亲生之子,而胡太后却只此一子,她不知道爱护这只唯一的权力魔杖,反而予以摧毁。至于皇女登极,轻易改变性别,把性命交关的政治当作儿戏,把人民当作虫豸,狗男女在密室中沾沾自喜的表情,跃然纸上。

河阴屠杀

北魏尔朱荣溺毙胡太后及小娃皇帝(十任)元钊后,刚投降尔朱荣的武卫将军费穆,向尔朱荣秘密建议,说:“你如果不大肆惩罚诛杀,建立你自己的党羽,恐怕你北返之日,还没有穿过太行山,中央就会发生变化。”尔朱荣同意,对亲信慕容绍宗说:“洛阳繁华,人民骄傲奢侈,成为风气,如果不加以翦除,恐怕永远不能控制。我想利用文武百官出城迎接皇帝的机会,全部诛杀,你意下如何?”慕容绍宗反对。尔朱荣不理,于是请新登极的皇帝(十一任孝庄帝)元子攸沿黄河西行,抵达陶渚(河阴西北一公里),把中央政府出迎的文武百官,引导到行宫西北,宣称要祭祀天神。大家既集合完毕,蛮族骑兵在四周团团围住,尔朱荣斥责说:“天下大乱,皇上(九任帝元诩)死

于非命,都由于官员贪污残暴,虐待人民,不能辅佐矫正。”蛮族骑兵万马奔腾,冲入人群,刀锋马蹄,作无情屠杀,自丞相高阳王元雍、最高监察长(司空)元钦、仪同三司(宰相级)义阳王元略以下,死二千余人。元子攸左右侍从,诈称严密保护,防备恶徒突击,把元子攸连拖带抱,拉进篷帐;留在外面的卫士,遂斩无上王元劼、始平王元子正。又派数十人,把元子攸强行押送到黄河大桥,安顿在营帐之下。

从某一个角度评论河阴屠杀,包括把现任皇太后和现任皇帝,全部投到黄河里活活淹死,诚是一项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这是对腐败凶暴统治者的大反扑和大报复。暴君暴官临死时的悲惨,正是他们加到小民身上的悲惨的再现,昔日凶恶之徒,一个个哀号而死,全体小民,都为这场屠杀,发出欢呼!

然而,政治不是军事,大屠杀的后遗症是,还会发生更多的大屠杀。中国历史显示出一种使人困惑的轨迹,人民除了走向河阴——用暴力对抗暴政外,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问题在于,暴力对抗暴政之后,留下的却是更大的暴政,需要更大的暴力,才能再把它推翻。暴力复暴政,循环不息。

河阴屠杀是一个企图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案例,启示是多方面的,每一方面都使人警惕。

陈庆之

528年,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封请求政治庇护的北魏北海王元颢当魏王。派太子宫值阁将军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返回祖国。529年,南梁军攻陷北魏首都洛阳,元颢登极称帝,志得意满,密谋摆脱南梁控制,陈庆之暗中戒备。不久,北齐太原王尔朱荣发动反攻,秘密渡过黄河,袭击元颢的儿子、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元冠受

大营,生擒元冠受。安丰王元延明部队听到噩耗,立刻溃散。元颢像巨雷轰顶,不知所措,率侍从武士数百骑兵,出洛阳城向南逃走。陈庆之集结步骑兵数千人,向东撤退。尔朱荣亲自追击陈庆之,正巧,嵩山水(源出嵩山【南岳,河南登封西北】南流注入颍水)突涨,陈庆之兵团死亡、逃散,几乎全被消灭;陈庆之剃光头发,假装和尚,从小路穿过汝阴(安徽阜阳),返回建康(南梁首都,江苏南京),仍以功勋被南梁政府任命当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陈庆之率七千人一支孤军,深入敌国国土,破坚城,陷首都,扶持新帝登极,历经四十七次野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取,使人想到迦太基共和国的汉尼拔。东西两大名将,战功彪炳,史册互相辉映。

然而,两位名将最后都归失败,不是被敌人击败,而是被自己窝囊腐烂的祖国击败。陈庆之早看出危机,要求增援,要求离开洛阳,都被拒绝,悲剧已经注定,纵有通天本领,都无法挽救。可是,在大局崩溃之际,仍能全军东撤,如果不是嵩山水猛涨,拦住去路,他更会全军而归。即令嵩山水猛涨,如果涨在南梁兵团渡河之后,大军照样可以保全。国家领导人的决策错误,使东西两大英雄,饮恨千古,怎不掩卷叹息。

尔朱荣

北魏帝(十一任孝庄帝)元子攸,在明光殿东厢,设下伏兵,声称皇子降生,派元徽骑马飞奔到尔朱荣宅报告:尔朱荣跟元天穆一起入朝。元子攸听到尔朱荣已来,脸色大变,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温子昇警告说:“陛下脸色有异!”元子攸连连索酒来喝,命温子昇撰写大赦令。温子昇完稿之后,拿着出宫,正巧尔朱荣从外面进来,问说:“你手里是什么文件?”温子昇镇静如常,回答说:“圣旨。”尔朱荣

竟没有要过来过目,即行入宫。宫廷膳食部副部长(光禄少卿)鲁安、宫廷事物管理官(典御)李侃晞等,抽出佩刀,从东厢门闯入,尔朱荣一跳而起,直扑元子攸。元子攸事先把一把刀横在膝下,遂把尔朱荣劈倒,鲁安等挥刀乱砍,尔朱荣(年三十八岁)与元天穆,同时被杀;尔朱荣的儿子尔朱菩提(年十四岁),及车骑将军尔朱阳睹等三十人,随尔朱荣入宫,也被伏兵格毙。元子攸说:“这个无赖,如果过了今天,对他就无法制服。”消息传出,宫内宫外,一片欣喜,欢呼之声,震动洛阳。夜晚,北魏长公主率尔朱荣留在京师(首都洛阳)的部众,纵火焚烧西阳门(洛阳西面南数第一门),出城驻屯河阴(河南孟津东,河阴屠杀故地)。

魏收曰:“尔朱荣身为帝国的将帅,凭借部属对他的效忠,正巧碰上皇帝(九任孝明帝)元诰中毒而死,人民怨恨,神灵愤怒,遂有扶危救亡的大志,支援旧主,驱逐邪恶,这是上天为他打开大门。当时,上下离心,文武解体,渴望有人发出忠义的声音,像姜小白、姬重耳一样,兴起勤王之师。果然,尔朱荣一帆风顺,战马不曾出汗,政府和民间全都顺从,拥护亲王(元子攸)登极。政府主持有人,祭祀皇家祖先,配享上天香火,帝国旧有传统,毫无损害。之后,生擒葛荣,诛杀元颢,处死邢杲,翦除韩楼、万俟丑奴与萧宝寅,全都绑赴刑场,砍下人头。这些民变首领,割据一方,并不是小小的偷鸡摸狗之辈,占一个城池或一个村落而已。假如不是尔朱荣竭尽全力,消除灾难,则真不知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尔朱荣所建的功勋,岂不盛大。可是,他一开始就有非分的妄想,企图夺取宝座,而又把胡太后及元钊(十任帝少帝),沉入黄河,永不复返。河阴之役,高贵的官员全被屠杀,这正是受人神谴责,终于被灭之故。假如当初尔朱荣没有犯下奸诈残忍的错误,而以道德仁义自勉,则伊尹、霍光,又算什么!然而到了后来,虽没有叛变的事迹,却受到猜忌,仓卒横死!蒯彻所以游说韩信(参考公元前203年2月),原因在此。”

尔朱荣跟董卓是一对双胞胎,董卓走过的脚步,尔朱荣小心翼翼地踏着前进。两个不懂政治的粗汉,都必须作出正确的政治决定,结

局是可以预期的：害人害己。

然而，即令尔朱荣懂得政治，悲剧也不可能避免。如果他像魏收所盼望的，先修道德仁义，则结果恐怕仍要受到诛杀，“功高震主”，封建头目绝不允许一个使自己芒刺在背的人，长期站在身旁。尔朱荣如果用严密的戒备，得免一死，也不过是曹操第二，由他的后裔发动不流血政变，最后仍是夺取政权。

专制政治运作中，帝王一旦被踢下宝座，靠别人的力量再把他抱上去，他就像一只陷在非洲流沙里的犀牛，不挣扎还好，越挣扎就陷得越快、越深。这是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道德仁义无法解开，只有民主政治才可以解开。

不称“伪”

528年，河阴屠杀时，北魏帝国汝南王元悦，及中央驻东部特遣政府总监（东道行台）、临淮王元彧，投奔南梁帝国（首都建康）。从前，归降的北魏官员，都在原来的官职之上，自行加上“伪”字，而元彧上疏给南梁帝（一任高祖）萧衍，却自称“魏（北魏帝国）临淮王”，不肯加“伪”，萧衍体谅他的高雅，并不责备。

531年，北魏帝（十三任）元恭下诏，命有关单位，以后不可再对南梁帝国称“伪”。

前有元彧，投降南梁帝国，不肯追随众降徒之后，称自己的王爵是“伪”（参考528年4月）；后有元恭，身为北魏皇帝，下令不可称邻国——南梁帝国是“伪”。直到近代，中华文化仍激荡在自我膨胀和自我作贱两个极端之中，产生不出来平等情绪。于是，五千年历史中没有敌人，只有盗匪、贼寇、叛徒、蛮虏。一旦情势倒转，被敌人克制，就只好自己詬骂自己，把自己詬骂得越下流、越卑屈，就越觉得安全。

而俘获了敌人,同样要求敌人也詈骂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骂得越下流、越卑屈,就越觉得自己越伟大。

元彧、元恭两位鲜卑人所持的态度,却在六世纪时代,就把它办到,使人欣敬。

何智通案

南梁(首都建康【南京市】)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邵陵王萧纶,派人到街头商店,购买锦绣绸缎及棉布数百匹,不付价款,强行赊欠。于是商店关闭,纷纷罢市。宫廷供应部秘书长(少府丞)何智通,奏报南梁帝(一任武帝)萧衍,萧衍责备萧纶,命他离职回家。萧纶大怒,派王府禁卫官(防合)戴子高等,埋伏小巷,用铁槊刺杀何智通,刀刃自前胸插入,于后背穿出。何智通认识戴子高,手沾自己的鲜血,在车壁写下“邵陵”二字,写毕气绝,于是事情被发觉。萧衍下令撤销萧纶爵位,贬作平民,并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然而,二十天后,萧衍命解除铁链;不久,再恢复萧纶爵位。

萧纶迫令小民吞食鳝鱼而死的暴行,以及被免除官爵、剥夺采邑的往事,记忆犹新(参考525年12月)。正当我们认为这位王子终于受到法律制裁之时,想不到就在今本(532),他却忽然以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的高贵身份,再肆暴虐。再肆暴虐的结果,跟上次一样,过了二十天后,仍一切依旧。

很早就有圣人说过:“王子犯法,与平民同罪。”可怜的何智通,他忍痛用自己的血写下凶手的名字,因为他认为一定可以伸冤。看了萧纶的故事,恐怕会恍然大悟,在中国,王子犯法,恐怕永不会跟平民同罪,此之谓“说不准学”,我们可以用这门学问,准确无误地测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元修浅碟子

532年,北魏(首都洛阳)反抗军首领高欢,攻入首都洛阳,尔朱家族覆灭,亲王们纷纷逃亡,平阳王元修躲在乡下农家。高欢打算拥护他当皇帝,命斛斯椿查访。斛斯椿找到元修的亲信太原(山西太原)人王思政,问元修在什么地方,王思政说:“我想了解你找他的用意!”斛斯椿说:“打算拥护他当天子。”王思政才告诉他地址。斛斯椿遂跟随王思政,去见元修,元修脸色大变。斛斯椿飞马回去报告高欢,高欢派出四百名骑兵,到乡间迎接元修,护送到毡毛营帐(酋长所居)。高欢向元修陈述自己的诚心,泪流满面,沾湿衣襟。第二天凌晨,文武百官手拿马鞭,到毡毛篷帐朝见。高欢命斛斯椿领头上疏给元修,拥护他登上天子宝位。斛斯椿进入帐门,低头弯腰,不敢前进。元修命王思政从斛斯椿手中取过来劝进奏章,说:“我不得不称‘朕’了”。

元修在紧要关头,露出原形:“我不得不称‘朕’了!”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他的表情,但可以想象出他那副沾沾自喜的嘴脸,泄露他的底牌,只不过是一个浅碟子,浅碟子只能装下对自己的欣赏。摆在他眼前的是,五年之内,就有四个活生生的覆车:十一任帝元子攸、十二任帝元晔、十三任帝元恭、十四任帝元朗,一个个被推上宝座,转眼之间,一个个又被人一脚踢下。元修应该警觉到他屁股底下,坐的是尖端朝上的万把钢刀。然而,浅碟子被一个“朕”字就装满了,眼睛完全看不见万把钢刀,所以他过的日子十分快活,认为高欢要靠他才吃饭。

不过,元修虽然沾沾自喜,他的浅碟子里还总算装了一个“朕”字,一定要沾沾自喜的话,也有资格沾沾自喜。而有些更浅的碟子

里,不过只装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诸如一个官、一点钱、一点权、一点知名度,就霎时满盈,这才使我们失笑。

元修企图独霸此瓮

532年,北魏帝国皇帝(十五任孝武帝)元修,在圆坛上祭祀天神。下令诛杀被罢黜的十二任帝元晔、十四任帝元朗(年二十岁)。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更何况,都是天涯沦落人!元恭、元晔、元朗,虽然都当过皇帝,却都是身不由己,元修自己同样也是身不由己,仔细想一想,大家全属瓮中之鳖。想不到后来的一鳖,却把前来的三鳖咬死,认为自己从此可以独霸此瓮。也只有浅碟子的人,才干出这种自以为聪明的蠢事。

卑屈的族群

北魏关西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府(关西大行台)军政官(府司马)宇文泰,跟总部的官员,轻装飞马,奔往平凉(甘肃平凉),迎接关西总监贺博岳的灵柩,命杜朔周先率军据守弹箜峡(甘肃平凉西五十公里)。当时,民心一片混乱,惊惶恐惧,纷纷逃避,军队士卒争着想乘机抢劫,杜朔周说:“宇文公正在为天下人民,讨伐罪魁,怎么可以帮助盗贼(指侯莫陈悦)虐待人民!”对难民加以安抚,放他们逃走,远近无不心悦诚服。宇文泰听到消息,对他嘉勉。杜朔周本姓赫连,曾祖父赫连库多汗,因逃避灾难,才改姓杜。宇文泰命他仍恢复原姓

赫连,命名赫连达。

中国农民多么容易满足,只要官员的鞭子稍停一下,就充满感激。难民逃亡,只要士兵对他们不奸淫烧杀,便远近心悦诚服。太多的苦难,养成一个卑屈的族群!

元修下场

北魏帝国皇帝(十五任孝武帝)元修,闺房之内,荒淫乱伦,堂妹同他上床、不能出嫁的有三人,都封公主。平原公主元明月,是南阳王元宝炬的亲妹,也跟随元修入关(函谷关)。丞相宇文泰说服皇家各亲王,逮捕元明月,诛杀。元修大不高兴,有时弯弓拉弦,有时愤怒地捶打桌案,跟宇文泰的感情完全破裂。534年,元修饮酒,而酒中有毒,遂毒发身死(年二十五岁)。

历史上,身为帝王的人,什么时候对武装部队失去控制,什么时候就是他的末日,没有例外。元修除非拒绝高欢的拥戴,否则,命中注定他不会有好的结局。他如果乖得像一只小白兔,再加上好运气,将来被赶下宝座后,还可能(也仅仅可能)寿终正寝,东汉王朝末任帝刘协就是。如果他理直气壮地仍要行使最高统治权,好像对武装部队并没有失去控制一样,他就要断送自己性命。凡是不知道,或是不服气的人,上天就会降下无情的惩罚。

而且,元修积极夺权行为,也发动得太早。高欢不像尔朱荣,尔朱荣的部落结构,已是一个影子政府,一旦进入洛阳,大权立刻掌握。高欢所领导的只不过一个拼凑的班底,所以中央大权才落到斛斯椿之手。尔朱荣凶暴成性,随时可以翻脸,元子攸如坐针毡,早日下手,可以理解。高欢的智商超过尔朱荣百倍,他知道他需要皇帝这块金

字招牌掩护,至少在高欢在世期间,元修没有危险。

问题是,元修却自认为他的聪明可以使他突破困局。他唯一的一条生路,是亲率大军,杀入敌阵,击败高欢南下攻势,但对一个皇子皇孙而言,他们不可能亲冒乱箭飞石。所以,元修只好用小动作,刺一点心前血送给贺拔岳,争取效忠;至于给高欢下的诏书,简直每一句话都在白日说梦。高欢贫寒出身,元修富生富长,高欢百炼金钢,元修不过纨绔子弟,他跟高欢斗智,甚至竟认为高欢有可能跳进他的圈套,越发显出他不自量力。

元修最愚不可及的,是他投奔宇文泰。宇文泰之行凶,依照封建政治运转定律,在意料之中,唯一出人意料之外的是,下手竟如此之快速——疾如闪电。元修之死,本无可救,但刚刚折腾,就被诛杀,则是因为他始终没有认清他所扮演的角色,认为他竟真的是一个“朕”,忘了是在别人刀口之下,苟延残生。

高澄通奸事件

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丞相高欢,原封渤海王。渤海世子(高欢嫡长子)高澄(本年十四岁),跟老爹的小老婆郑女士通奸。高欢从前方回到总部所在晋阳(山西太原),一个婢女向高欢告发,两个婢女出面作证。高欢打高澄一百军棍,把他囚禁;发怒如狂,连王妃娄昭君,都拒不见面。高欢接收北魏帝国十五任帝元修的皇后尔朱英娥(尔朱荣的女儿)当小老婆,对她十分宠爱,生儿子高浟,高欢打算罢黜高澄,另立高浟当世子。高澄发现情势严重,急向国务院左副执行长(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求救。司马子如到王府探望高欢,假装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请求晋见王妃娄昭君,高欢告诉他原因。司马子如说:“我儿子司马消难,也跟我的小老婆通

奸,这种家丑只可以遮盖,怎么可以宣扬!王妃跟你是结发夫妻,一直用她娘家的钱财供你使用。你受棒打苦刑,背上血肉模糊,王妃日夜守候在侧,照顾侍奉。后来,为了躲避葛荣,一同逃到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太原】),贫贱穷苦交加,王妃燃烧马粪,给你煮饭,亲自为你缝制皮靴。这种恩义,怎么可以忘记。皇天有眼,使你们夫妻感情和睦,女儿匹配天子,儿子(指高澄)又继承大业。而且领军将军(娄昭君的老弟娄昭)建立的功勋,又怎么可以抹杀!女人(郑女士)不过一棵小草,岂值得珍惜!何况,婢女的话,不要相信。”高欢遂命司马子如重新审问。司马子如用暴烈手段,处理得干净利落。他探望高澄,斥责他说:“大丈夫为什么害怕权威,自己诬陷自己!”迫两个挺身作证的婢女誓言她们所作的是伪证,又强迫那位挺身告发的婢女上吊而死,说她畏罪自杀,然后报告高欢说:“果然是假的!”高欢大为高兴,传见王妃娄昭君及世子高澄。娄昭君遥遥望见高欢,走一步跪下叩一个头,高澄也一面叩头一面向前爬,于是父子夫妻,相对哭泣,和好如初。高欢设筵相谢,说:“成全我们父子的,是司马子如!”送给他黄金一百三十斤。

在高欢父子“和好如初”之时,我们为那三个可怜的婢女流泪。无知无识、一片纯真的少女,沦为婢女,已够悲惨,又不幸陷入主母和大少爷通奸漩涡。检举人被逼自缢,证人虽然改口,岂能再活人世。她们都是父母的爱女,只因为家没有钱,家人没有权,受人宰割。

娄昭君一代女杰,在那个半原始社会,她以富家之女的高贵身价,在一群低贱的苦工群中,委身高欢,高欢人财两得之后,才能起步。然而,贫贱夫妻的感情,一旦今非昔比,往往异化。儿子作错了事,跟娘亲何干?高欢所以迁怒老妻,只因为她是老妻而已,千年难逢的除旧换新的日子已到,不但儿子换,老婆也换,换上尔朱英娥。从娄昭君遥遥看见老公,一步一叩头,颤栗恐怖表情,平日所受的折磨和痛苦,完全显露。贫贱夫妻百事哀,贫贱夫妻辛苦耕耘,成为富贵夫妻后,百事可能更哀。

诬以抢劫

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皇帝(一任武帝)萧衍,兴筑皇基寺,为老爹萧顺之的亡魂,祈祷佛祖赐福,命有关单位收集良好木材。曲阿(江苏丹阳)人弘先生(名不详),从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长沙】)购买巨大木材,顺长江东下。南津(安徽当涂采石矶)保安司令(南津校尉)孟少卿,为了谄媚萧衍,诬陷弘先生是强盗,处斩,巨大木材没收,用作皇基寺建材。

无论“诬以谋反”,或“诬以抢劫”,目的只不过是向上谄媚表态,以便无官有官、有官升官,如此而已。法律在豺狼手中,比没有法律还要可怕。

一缕私心 双目全盲

东魏帝国(首都邺城)勃海世子高澄,年十五岁,当中央特遣全权政府总监(大行台)、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太原】)督导官。高澄请求到中央政府任职,丞相高欢不准。丞相府主任秘书(丞相主簿)乐安(山东广饶)人孙搴(音 qiān【千】),代高澄请求,高欢才批准。东魏皇帝(北魏【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下诏,命高澄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加授领军将军、京畿总司令官(京畿大都督)。中央政府官员虽然听到过高澄的器宇见识,但总认为他不过一个少年。高澄既抵达首都邺城(河北临漳南邺镇),执法严厉,推

动政令,通行无阻,没有人敢拖延耽误,内外都感到震惊敬佩。

高欢是一代豪杰,他跟曹操一样,受到世人相当高的推崇,比起南朝那些君王,诸如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之类,高欢高居天上。但是,他对儿子们的骄纵,却是大错。刘裕虽然加封儿子名号,还知道用佐理人员负实际责任,而高欢却命一个十五岁的小娃,直接掌握政权,这等于把一条毒蛇交给三岁顽童。高欢竟然不知道它的危险性,诚不可思议。只不过一缕私心,遂使双目全盲。

三流野台戏

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国务院事务秘书(尚书右丞)、考城(河南考城)人江子四,呈递“亲启密奏”,直率抨击政治上的缺失。南梁帝萧衍下诏回答,说:“古人有句俗话:‘屋顶上漏水,屋底下的人先知道。’我有过错,自己不能察觉,江子四等呈递‘亲启密奏’所作批判,国务院(尚书)应时常加以检查约束,对人民有害的措施,要马上向我作详细报告。”

江子四岂敢真正直言,萧衍又岂能作一星点改过。上书下诏,一出三流野台戏。

应变能力

542年9月,东魏帝国(首都邺城)丞相高欢,向西魏帝国(首都长安)发动总攻,大营连结四十华里。西魏帝国驻东方特遣政府总

监(东道行台)王思政,坚守玉壁(山西稷山),阻止东魏军前进。高欢写信向王思政招降,说:“你如果改变立场,当任命你当并州(州政府设山西太原)督导官(刺史)。”王思政回信说:“可朱浑道元投降(参考535年),为什么没有教他主持并州!”高欢大军包围玉壁(山西稷山),总共九天,遇上大雪,士卒饥寒交迫,很多人饿死冻死,高欢无奈,解除包围,撤退。

11月,东魏政府任命可朱浑道元当并州督导官(刺史)。

可朱浑道元之获得任命,明显地受王思政的刺激。在这场事件中,我们可看出高欢的应变能力之强,他有胆量和见识,用极其猛烈的手段,不怕伤害自己的面子,去纠正自己的错误。

崔 暹

东魏帝国(首都邺城)丞相高欢,前往首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朝见皇帝元善见,中央政府文武百官,都到紫陌(邺城西北三公里)迎接。高欢握住总监察官(御史中尉)崔暹的手,慰劳他说:“从前,中央难道没有执法官员?只是没有人敢提出弹劾而已!你一心一意,为帝国献身,不躲避强横凶暴,促使无论远近的政府官员全部守法,冲锋陷阵,有的是人,古人说:‘做官刚正,神色严肃。’今天,我总算见到。你所享的荣华富贵,是你自己凭本领换取,高欢父子无法报答。”赏赐给崔暹一匹骏马;崔暹屈身叩拜,骏马受到惊吓,突然间嘶叫窜走,高欢亲自拉住,把缰绳交给崔暹。元善见在华林园设筵,宴请高欢,请高欢向中央政府中最正直的官员敬酒,高欢走下台阶,下跪,向元善见报告说:“只有崔暹有资格接受敬酒,我愿把因比赛射箭(宴前游戏)得到的赏赐绸缎一千匹,转送给他。”散席之后,高澄对崔暹说:“我尚且怕你美你,何况别的人。”

然而,崔暹有他的精明之处和因应技巧。最初,高阳王元斌,有一位庶出(小老婆所生)的妹妹元玉仪,全家都不把她当人。后来,元玉仪沦落到孙腾家当歌舞女郎,孙腾又把她抛弃。有一天,高澄在路上遇见她,惊为天仙,接回家当小老婆,对她特别宠爱,元善见封她“琅邪公主”。高澄对崔季舒说:“崔暹一定直言直语劝我,我有办法对付他。”崔暹有事请示时,高澄就收起笑脸,板起面孔。这样一连三天,崔暹了解他面对的是个什么结,第四天,崔暹请示时,他的一张名片恰到好处,一不小心,滑落到地上,高澄问说:“你带名片干什么?”崔暹惊慌的说:“我还没有晋谒公主。”高澄高兴得跳起来,捉住崔暹的手臂,拉到后堂拜见元玉仪。崔季舒对别人说:“崔暹平常一直愤怒地指摘我摇尾谄媚,在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面前,总是说我这个叔父该杀。看他干的勾当,本领可比我高强!”

高欢对于抑制官员们的暴行,整肃贪污,用心良苦。看高欢的出击及克服阻力情形,跟苻坚当年无异。有异的是,王猛在苻坚心中,是位高贵的朋友,崔暹在高澄眼中,不过是个弄臣家奴。世人一味讥讽崔暹谄媚,并不公平。物以类聚,在高澄当权的政府中,有尊严、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岂有生存余地?能生存的,全是跟高澄同一种货色。

权力痴呆症

南梁帝国(首都建康)总顾问长(散骑常侍)贺琛,上书陈述四事。奏章呈上,皇帝萧衍大怒若狂,召唤图书管理员(主书)到面前,口述他斥责贺琛的诏书,大意是:“我主持帝国,四十余年,由宫门转报上来的正直言论,每天都会听到,他们陈述的内容,跟你并没有差别,只因每天忙碌,所以没有一一答复,因而你再上此疏,加深我的困

惑。不应该跟那些肤浅卑劣的人一样,只不过为了提高知名度,就到处宣传说:‘我能够上奏皇帝,只恨政府不听我的。’你为什么具体地指出:哪一个州督导官(刺史)横暴?哪一个郡长贪污?国务院(尚书)、总监察署(兰台),哪一个人老奸巧滑?哪一个人宰割人民?姓什么?名什么?向什么人敲诈勒索?只要明白写出,我自会诛杀贬降,另行物色优秀人才。至于士大夫(高级知识分子及在职官员或离职仕绅)平常饮食过分,你建议严加禁止。须知巨宅深院,房间隐密,路径曲折,政府有什么办法知道他的酒席豪华?如果家家搜查,恐怕凭空增加骚扰。如果你指的是我,我可绝对没有这种事。从前皇帝祭祀,都用家畜,而我早就不再宰杀。宫中设筵聚会,也只吃蔬菜。如果指的是我在佛事上所做功德(如供佛祖、供和尚、无遮会、无碍会),所用的全是御花园的产物,一个瓜烹出数十种不同的形状,一样菜调出数十种不同的滋味,只是变来变去而已,怎能称为浪费?我自己除非因公设宴,从来不吃国家的饮食,很多年来,都是如此。甚至包括宫女在内,也都不吃国家的饮食。所有建筑,从不麻烦宫廷供应部总工程师(少府寺材官将军)和政府工程部门,一切都用我自己的钱。官员中有勇有怯、有贪有廉,各有用处,并不是政府对谁庇护,给他们插上翅膀,叫他们出来作恶!你认为政府悖谬,可是你却乐意享受这个悖谬,所以你应该想一想,使政府悖谬的人何在?你又说:‘应引导他们节俭!’我断绝男女房事,已三十余年,我的卧室仅能放下一张床铺,雕刻装饰的东西从来不准进宫。我天性不喜爱饮酒、不喜爱音乐,这种情形,各位贤能的官员,都亲眼看到。我每天三更(午夜稍后),就起床处理国家大事,依照事情多少,来定办公时间,事情少时,中午以前可处理完毕;事情多时,太阳偏西,才进午餐。一天常常只吃一顿,不分昼夜。从前,身体肥胖,腰围超过五尺,而今削瘦,腰围才二尺稍多。旧时的腰带仍然保存,并不是凭空捏造。我这是为了谁?只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你又说:‘文武百官,纷纷上疏,用诡计谋求进取。’现在如果不让外人呈递奏章,那么,让谁呈递奏章?古人说:‘只听从一个人,产生奸邪。只信任一

个人,造成混乱。’赢胡亥专任赵高、王政君专任王莽,指鹿为马,怎么可以效法!你说:‘专门挑剔毛病。’是哪个人挑剔?‘陷害越深’,是哪件事陷害?官署、王府、州郡驻京办事处、市场,哪一个应该废除?哪一个应该裁减?什么地方建筑不是急需?什么地方征调民夫可以稍缓?应一一列举事实,具体奏报。用什么方法使国富兵强,又用什么去使人民休养、差役停止?都应写明。你如果不能桩桩件件,明白列出,你就是欺骗蒙蔽中央,打击领导中心。现在应再行奏报。”贺琛只好承认自己错误,请求宽恕,不敢再说话。

萧衍这个人,对所有官员太过宽大,州长郡长大多剥削人民,中央派出的钦差使节,对郡县百般压榨、刁难、勒索。萧衍信任奸佞,喜爱挑剔别人的小毛病。大量建造佛塔寺庙,无论政府与民间都受损失。长江以南地方,久享太平,风俗奢侈,生活糜烂,贺琛所说的,全是实情。但也正因为所说的全是实情,所以萧衍才大怒若狂。

萧衍厉声质问:贪污的是谁?横暴的是谁?要贺琛提出名字。这种镜头,二十世纪的读者,恐怕都曾亲耳听到,也都曾亲眼看到,多少大家伙理直气壮地咆哮,叫人指出名字、拿出证据。指出名字、拿出证据,是检察官法官的事,舆论只是就现象呼吁,当人们向消防队报案时,消防队一定叫他指出确实地点和揪出火主,才肯出动,甚至因他不能说出确实地点和揪出火主,而认为他别有居心,动用大刑,这才是中国人面对的困局。

姒文命(禹)闻过则喜,萧衍恰恰相反,他闻过则怒。凡闻过则怒的人,他所闻的过,一定不假。好像一钢叉扎到他屁股上,他非歇斯底里叫起来不可,假如扎到砖墙上,他自然不会出声。闻过则怒是医生的诊断器,可诊断出批评的真实程度。无论是歇斯底里叫起来,恼羞成怒吼起来,都证明它确实是批评对了。

萧 衍

萧衍崇尚文雅,刑法简单疏略,从高高在上的三公及部长级官员起,都不把人民诉讼以及审判,当作一回事。邪恶的官员利用权势,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像菜市场上交易一样的公开,被冤枉被滥杀的人很多。大概两年有有期徒刑的,每年有五千人;被罚做苦工的,共分五种,没有专长的囚犯,则戴上脚镣铜,囚禁牢房。可是,如果患病,脚镣就可暂时解除。于是产生流弊,有钱的囚犯送上贿赂,法官就说他患病;没有钱的囚犯无力拿出金钱,即使真的患病,也不能解除,使痛苦更重。当时,王爵侯爵等高门第世家的子弟,大多骄傲荒淫、违犯国法。萧衍年纪已老,对处理国家事务感到厌倦。又专心信佛,遵守佛教慈悲为怀的告诫,每次在批准重刑时,整天心里都感悲凄。

胡三省曰:“即令遇到叛国谋反大事,阴谋被发觉,萧衍也不过哭泣一阵,下令赦免。于是,贵族们更加横暴凶恶,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闹市杀人;甚至趁着黑夜,公开抢夺劫掠。犯罪恶徒逃亡,躲藏在亲王家里,治安机关不敢搜捕。萧衍也深知道种种弊端,但因过度慈爱,不能禁止。”

放纵罪恶,不是慈爱,而是暴行。

侯景投降南梁

归降西魏(首都长安)、并接受西魏官爵的侯景,派特遣政府助

理官(行台郎中)丁和,前往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向南梁帝萧衍呈递奏章,说:“我跟高澄有过冲突,请准许我献出函谷关(河南新安)以东、瑕丘(山东兖州)以西等十三州,回归祖国。只有青州(州政府设东阳【山东青州】)、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徐州】)等数州,还需要写信召唤,才可以顺服,但他们位于黄河以南,全在我的管辖之下,取得二州,易如反掌。二州一旦平定,就可再进一步讨论黄河以北燕赵(河北)事务。”萧衍召开御前会议。国务院执行长(尚书仆射)谢举等一致反对,萧衍说:“你的话很对,可是,收容侯景,塞北(长城以北)就可肃清,机会难得,怎么可以死脑筋!”

野心是促使人类进步的第一因,但超过自己能力的野心,一定闯祸。面对千载难逢的良机,第一件事必须先评估自己的能力。自我膨胀会被良机压死,自我萎缩会使良机丧失。

评估自己的能力,是一种智慧,刘秀曾明智地拒绝西域各国所呈献的荣耀(参考 46 年),萧衍这头猪,却想坐豺狼虎豹之辈抬的轿子,独霸山林。

高澄跳舞事件

547 年,高欢逝世,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忧虑各州发生变化,秘不发丧,亲自出巡各地,沟通安抚,而留段韶坐镇根据地晋阳(山西太原),把军权交付给他。命陈元康仿效高欢的笔迹,写下数十张手令,交给段韶及赵彦深,在高澄出发后,依照先后顺序,交付有关单位实行(显示高欢仍在人世)。高澄临出发时,握住赵彦深的手,流泪哭泣说:“我把娘亲和弟弟托付给你,但愿你了解我对你这份心。”

高澄到首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晋见东魏帝(北魏【东】十六任孝静帝)元善见。元善见设筵欢宴,高澄起来跳舞,有见识的

人,就知道高澄不会有好结果。

高澄仅只跳了一个舞,司马光就代表“有见识的人”,预测高澄没有好结果;而胡三省也斥责高澄丧失人性,并认为天老爷对人世忤逆之子的恶行,会一一惩处,毫无遗漏。无疑的,这种话对读者是一种严重蒙骗,仅跳一个舞就没有好结果,那么,半商臣把老爹绞死,他为什么反而成了“楚穆王”,快快乐乐、威威风风地过一辈子,而于十三年后寿终正寝!就是李世民大帝,也是把老爹赶下宝座的(参考626年6月),可比跳一个舞不孝得多,为什么反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王!

然而,问题不在于此,在于这场跳舞风波中,高澄并没有错。胡三省也承认:“老爹刚刚逝世,封锁消息,不对外发布。”当然有舞就跳、有歌就唱,这是一种策略,目的就在使人相信他的老爹仍坐镇晋阳,所以他才兴高采烈。司马光及胡三省明知道高澄秘不发丧,仍忍不住露出“大儒”嘴脸,来一个“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果”的教训,颠倒是非,混淆真相,不但自己远离道德规范,而且还沦为恶毒诅咒。难道要高澄号啕大哭,露出马脚,天下暴动四起,才算大孝?到那时候,恐怕又该责备他装得不像、哭得太早!

安全互动

东魏帝国(首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中央驻东南特遣政府总监(东南道行台)慕容绍宗,指挥精锐骑兵五千人,夹攻据守涡阳(安徽蒙城)的侯景。侯景大败,向南撤退,日夜不停行军。东魏帝国追击,侯景派人告诉慕容绍宗说:“我如果被消灭,你还有什么用处?”慕容绍宗遂让侯景逃走。

中国政治有一种传统：当帝王们取得政权，并肯定政权已没有危险时，总是屠杀功臣。

所以，有头脑的功臣都了解，要想保护自己的性命和荣华富贵，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培养敌人，保持彼此的安全互动。

朱 异

驻守寿阳(安徽寿县)的侯景，已确知南梁帝萧衍将与东魏帝国和解，把他遣返，于是上书陈情，十分哀切。又写信给萧衍的宠臣朱异，赠送黄金三百两。朱异收下黄金，但仍搁置这份奏章，不代他转呈。

俗话说：“拿人钱财，给人消灾。”朱异收了贿赂，竟连奏章都不肯转呈，是吃定了侯景，认为侯景不过一个游魂，有苦也无处申诉，两眼只看到黄金，没有看到灾祸。事实上，不是朱异看不到灾祸，而是他认为根本就没有灾祸。

不过，朱异的罪恶却不在受贿，而在他隔绝上下，使下情不能上达，使在上位的人面前一片漆黑，作出错误的决策。萧衍固是一只猪，但朱异却在一旁用鞭子抽打这只猪，把它赶下悬崖。

食言代价

南梁与东魏和解，经秘密谈判，已经成熟，侯景上书萧衍，坚决反对。萧衍下诏说：“我与你之间，君臣大义已定，怎么会抛弃你。”侯

景再上书,萧衍再答复说:“我是全国最高领袖,怎么会在这种小事上失信,不必再上奏章。”侯景仍不安心。于是,进行试探,伪造了一封从东魏帝国首都邺城发出的信,要求用去年(547)被东魏俘虏的南梁贞阳侯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复信说:“萧渊明早上归来,侯景晚上回去。”侯景看到这封复信,对左右侍从说:“我早就知道这个老家伙心肠恶毒。”王伟警告侯景说:“坐在这里是死,叛变也是死,只看大王怎么抉择!”侯景决定叛变,把所属各郡县城池居民,全部征召入营当兵,停止征收商店捐税及田赋;民间男童全部发配给将士当奴仆,民间女子全部发配给将士当妻妾。

萧衍向侯景信誓旦旦:“我与你之间,君臣大义已定。”“我是全国最高领袖,怎么会失信!”一副忠厚面孔,使人觉得对说这话的人,如果再有一丝一毫怀疑,简直是对神明的不敬,自己都感到羞愧。任何正常人都不会相信:它竟然真的是美丽的谎言。侯景崛起最低阶层,深知政客们的保证,不可信赖,所以,追根究底,终于发现真相,使萧衍付出食言的代价。

柳仲礼

侯景大军包围首都建业(南京市),各路勤王军云集。扎营在秦淮河南岸,总司令官(大都督)柳仲礼,却只知道和歌女舞女、小老婆群,不断摆设筵席,饮酒寻乐。各将领每天前往请求出战,柳仲礼一律不准。安南侯萧骏,警告邵陵王萧纶说:“京城(首都建康)危急到如此地步,总司令官(大都督柳仲礼)却不援救,万一发生难以预料的事,殿下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现在应该把大军分为三路,发动盗贼(侯景军)意料之外的攻击,可以达到目的。”萧纶不接受。柳津(柳仲礼的老爹)登上城墙,向柳仲礼遥呼:“你的老爹和君王身在危

难之中,你却不肯尽心竭力营救,百年之后,人们将怎么对你评论!”柳仲礼毫不在意。萧衍向柳津询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围,柳津回答说:“陛下有萧纶,我有柳仲礼,集不忠不孝于一身,盗贼(侯景军)怎么会平定!”

柳仲礼本来是一员猛将,看韦粲对他的推许,看他正在吃饭,听到韦粲被攻,投下碗筷,立刻出击,他的英勇应受到肯定。可是,过去在边疆一带任职,虽然不断战斗,遇到的对手,都不是够水平的角色。而侯景却是第一流强敌,涡阳之战,连名将慕容绍宗、斛律金都震惊恐惧。于是,叶公画龙,真龙上场,青塘泥沼之中,柳仲礼被敌军包围,长矛乱刺,使他终于发现:这才是真的战斗,下一次可能无法逃生,于是心胆俱裂。

超过一个人所能承担的压力,会摧毁他原有的优点。柳仲礼面对自认为必败的厄运,只有用傲慢凶狠的态度来平衡内心的羞惭,希望给人们一个印象:他之不出击侯景,不是因为他害怕,而是因为他不屑。所以即使在严厉的宗法时代,连老爹的呼救,都置之不理。

萧允酸话

包围南梁帝国首都建康(南京市)的叛军主帅侯景,派部属于子悦进城,请萧衍接受和解,萧衍派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沈浚前往侯景大营。侯景事实上没有解围离去的意思,对沈浚说:“现在,天气正热,军队不可以调动,请准许我留在京师(首都建康),立功报效。”沈浚大怒,责备侯景;侯景不作回答,只把佩刀横在膝前,喝他闭嘴。沈浚说:“忘恩负义,叛盟背誓,天地不容。我沈浚今年已经五十岁,一直恐惧死的不是地方,何必用死吓我!”扭头便走。侯景决开玄武湖水灌城,从四面八方发动攻击,日夜不停。邵陵王(萧纶)世子萧

坚,防守太阳门(宫城【台城】六门之一),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赌博饮酒,对低级官员及士卒丝毫不知道体恤珍惜。他的文书助理(书佐)董勳、熊昙朗对他十分痛恨,引导侯景军攀上城墙。首都陷落,萧衍等全成俘虏。建康知识分子和平民,四散逃生。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萧允逃到京口(江苏镇江),留下来不再续逃,说:“生死命中注定,怎么能逃得掉?灾祸所以临头,都是因为贪图名利,如果我不贪图名利,祸从哪里发生?”

548年10月之前,建康宫城(台城)有居民十万人、武装战士二万人。侯景大军围城,只五个月,到了549年3月,居民死亡八九万,武装战士死亡一万六千,难道每一个人都因为贪图名利?

传统知识分子有一个特征:酸!虽然他内心对名利热情如火,却总是坚决表示轻视名利,萧允就是一个代表人物。在这种口是心非的理论之下,千万保国卫民的英雄豪杰,抗暴除奸的仁人志士,一旦不幸失败,立刻就成了贪图名利之辈。遥想当年:萧允安坐在温暖的火炉之旁,眼看他的亲友被奸、被杀、被抢、被辱,而暗自庆幸自己:幸而没有贪图名利!真是一个卡通镜头。

饿死宫城

南梁首都建康(南京市)陷入叛军首领侯景之手后,南梁帝萧衍所要的东西,多数都被拒绝,甚至连一日三餐都被减少,萧衍忧虑忿恨,一病不起。太子萧纲把最小的儿子萧大圜,托孤给湘东王萧绎,再寄上自己的头发、指甲,表示永别。萧衍躺在净居殿,口干舌苦,要人送杯蜜水,没有人理会,萧衍一再重复说:“荷!荷!”不久断气。年八十六岁。侯景对萧衍的死亡保守秘密,不对外宣布,把灵柩抬到昭阳殿(侯景就住昭阳殿),到永福迎接太子萧纲,像平常一样,只传

旨叫他入朝。萧纲听到老爹去世,流泪悲哭,不敢出声,殿外文武百官全不知道。

即令是再可敬的巨头,都无法阻止脑力的退化,和生理机能的衰败。老家伙往往轻视他所遇到的困难,认为他的能力仍然保持巅峰,习惯于摇尾分子驯顺的面貌,对任何批评,都会认为充满恶意。然而,最糟的是:他累积下来的无比威望,使他所作的错误的决定,都没有人敢提出反对。

人们会叹息说:“他如果早死几年该多好!”萧衍可为我们作证,他如果在三年前死掉,这一生该是多么圆满。可惜,他多活了三年,以致自己死得凄凉,而又带给人民难以负荷的苦难。一个人,如果死得恰是时候,真是最大幸运。

王思政被俘

被东魏帝国大军包围的长社(河南长葛),城中缺盐,人民都患瘰疬水肿,病死的十分之八九。而西北忽然发生狂风,激起巨浪,涌到城中,城墙遂告倒塌。东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向城中军民宣布:“能够生擒王统帅(大将军王思政)的,封侯爵;如果王统帅受到伤害,他的亲近侍从,全体处斩。”西魏最高统帅(大将军)王思政率军登上土山,对部属说:“我力量用尽,智谋用竭,只有一死,上报国家。”因而仰望上天,放声大哭,向西方(祖国在西)作两次叩拜,打算用刀自断咽喉。司令官(都督)骆训说:“你常告诉我们:‘你拿着我的人头投降,不但可以得到富贵,也救了一城人。’而今,高丞相(高澄)既然有这种命令,你难道不哀怜你的士卒,让他们受到诛杀!”大家一齐动手,绑住王思政的双臂,不准他自刎。高澄派副总顾问长(通直散骑常侍)赵彦深,前往土山,赠送白羽毛扇,握住王思

政的手,传达高澄的意思,再手牵手下山。高澄不准王思政叩拜,请他上座,十分敬重。王思政最初进入颍州(河南长葛)时(去年【548】4月,共被围十五个月),将士八千人,等到陷落,只剩下三千人,始终没有一个人背叛。高澄把剩下来的残余部众解散,发配到边远地方,把颍州改称郑州,对王思政至为礼遇。西阁研究官(西阁祭酒,三公等府属官)卢潜说:“王思政不能以身殉国,有什么了不起!”高澄对左右说:“我有卢潜,是又得到一个王思政。”

王思政保卫长社(河南长葛),已尽到他的能力和责任,城破之日,为了救他左右的性命,不得不降,使人感叹。而一个坐在妻儿身旁,既无危险,又无负担的白面书生,却在那里斥责他没有自杀死节!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别人的生命,特别慷慨。卢潜必须看到王思政自己抹脖子,王思政的部属被高澄一一诛杀,他才心满意足。

生命绝对重要,人权更崇高到无以取代。一个将领在尽力尽责,仍无法挽救危局之时,他还有最后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护他部属的安全。自己不肯死,却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是一种魔鬼特制的卑劣动物。

兰京万岁

北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高澄,捕获南梁帝国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镇江】)州长(刺史)兰钦的儿子兰京,用作厨房奴隶。兰钦要求赎回,高澄不准。兰京屡次当面请求,高澄命用木棍殴打,咆哮说:“你再请求,就杀掉你!”兰京遂跟他的同党六个人,阴谋反击。高澄在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时,居住北城东面“柏堂”,迷恋琅邪公主(参考545年3月),为了跟她来往不受打扰,所以,常把左右侍卫差遣到外面。549年,高澄屏除左右,秘密商议命东魏帝元

善见禅位事宜,并拟定文武百官名单。就在这时候,兰京送来饮食,高澄叫他退出,对其他人说:“我昨天梦见这个奴隶用刀砍我,应该马上把他除掉。”兰京听到这段话,于是,把短刀放在托盘下面,再度送来饮食。高澄大怒说:“我没有叫送东西,你来干什么?”兰京举起短刀,回答说:“我来杀你!”高澄从床上跳下,脚部跌伤,急忙爬到床下,兰京把床掀起,诛杀高澄(年二十八岁)。

有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以致有些人活得辛苦、活得卑贱,只要不死,叫他当狗他当狗,叫他当猪他当猪。忍耐是一种美德,但无限忍耐,则是一种病态。

兰京为中华人立下尊严的榜样,他以一个奴隶身份,向凶恶的暴君发出反击,这就是正义。假定中华人都有兰京先生的精神——不要说多数,只要少数就够了,中华人就不会有近代贫穷、悲惨和愚昧的局面。我们厌恶暴力,但赞美受尽委屈的兄弟姐妹,为了人性尊严,所作出的不计死生的搏斗,兰京万岁!他的高贵行为,鼓舞中华人跳出自我作践的情结。

王琳故事

552年4月,南梁帝国武陵王萧纪称帝,由成都东下。同年10月,湘东王萧绎也称帝(四任元帝)。553年,萧纪率军东下,萧绎无法敌挡,于是,再把囚禁监狱的谢答仁释放,命他当步兵指挥官(步兵校尉),配备给他军队,叫他增援前方。又派人把王琳送到长沙,使他说服长沙守将陆纳投降。

围城军统帅王僧辩,把王琳带到阵前让陆纳看到,陆纳部众全都叩拜,流泪哭泣,派人对王僧辩说:“政府如果真的赦免了王郎,让他进城。”王僧辩不准,再把王琳送回江陵。而萧纪攻势猛烈,萧绎打

算召回包围长沙的军队,又恐怕从此对陆纳无法控制,于是,再派王琳前去,准他入城。王琳既进入长沙,陆纳遂率军投降,湘州(州政府临湘)完全平定。萧绎恢复王琳的官职爵位,命率军西上,增援峡口(湖北宜昌西)。

看了萧绎对王琳事件的处理历程,使我们对“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成语,有会心的领悟。

势利眼和报复心

北齐帝国(首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皇帝(一任文宣帝)高洋,还没有担任东魏帝国宰相之前,太保(上三公之三)、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平原王高隆之时常对他侮辱。后来将要接受禅让,高隆之又认为不可以(参考550年5月),高洋一一记恨在心。而崔季舒又暗中陷害,说:“高隆之每逢审问官司,脸上都故意露出悲哀同情的神情,表示他不能作主。”(报复受鞭打及贬谪边疆,参考549年。)高洋把高隆之囚禁在国务院(尚书省)。高隆之曾经跟元旭饮宴,对元旭说:“跟大王交朋友,无论生死,都不辜负。”有人打小报告,高洋怒不可遏,命武士痛殴高隆之一百余拳才停,高隆之遂死在路上。很久之后,高洋回想当年高隆之的嘴脸,忽然大怒若狂,逮捕他的儿子高慧登等二十人,排列在马前,高洋用鞭杆在马鞍上一敲,二十把钢刀闪电出鞘,二十个人头同时滚落在地。高洋下令把二十个尸体,全投入漳水;但仍不能解心头之恨,再把高隆之的尸体挖出来,将骨骸剁成碎块,用火焚化,也投到漳水。

势利眼最大的危险是看走了眼,被轻视的家伙忽然平地一声雷,势利眼就只好盼望对方福大量大。一旦对方恩怨分明,睚眦必报,势

利眼就得付出势利眼的代价。高隆之是个典型,不过,他付出的代价过分昂贵。

势利眼使人厌恶,但世界上如果没有势利眼,那就是说:世界上如果再没有嫌贫爱富事件,再没有狗仗人势行为,这世界就不能像现在这样的多彩多姿。我们也不反对对势利眼的报复——除非报复得过了头,像高洋对待高隆之。因为报复心理是贫贱人士的一种刺激,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

殷不害寻母

南梁帝国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郎)殷不害,原先在别的地方督战,江陵沦陷时,娘亲失踪。当时气候严寒,冰雪交加,冻死的人填满壕沟,殷不害一面哭一面找娘亲尸体,走遍每个角落,见到沟中死人,一定跳下去捧头细看,全身又冻又湿,汤水也不入口,哭号之声,始终不停。七天之久,才总算找到。

孝行是一种美德,可是,中国历史上,美德带给人的常常不是愉悦,而是痛苦。因为儒家系统把美德标准提升到很难做到,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的程度。殷不害寻找母尸,我们崇敬,但“七天汤水不入口”,就没有这个可能。三天汤水不入口就四肢无力,五天汤水不入口一定仆倒。七天哭号不绝,使人怀疑它的真实。

古书上对孝行的记载,都出于这类模式——有时更加上“泣血”“体弱昏厥”之类,假如必须付出这么大代价,才能显示美德,势将使人畏惧美德。

萧绎读书万卷

西魏帝国大军攻陷南梁帝国首都江陵(湖北江陵),俘掳南梁帝(四任元帝)萧绎,萧绎向长孙俭请求交还他的小老婆王女士、荀女士,以及最小的儿子萧犀首。长孙俭把她们一块交还给萧绎。有人曾问萧绎:“你烧书什么意思?”萧绎说:“读书万卷,还有今天下场,所以把它烧掉。”

萧绎读万卷书不假,问题只在,全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

尹德毅馊主意

西魏大军在江陵时,投降西魏,被西魏封为梁王的萧誉的部将尹德毅,游说萧誉:“魏国(西魏帝国)蛮虏,贪婪无穷,毫无忌憚地屠杀掠夺官民,罪行之多,记都记不完。江东(南梁帝国)人民受苦到如此程度,都认为是殿下造成。殿下既杀人家的父兄,使人家的子弟成为孤儿,几乎人人都是仇敌,谁跟你共治帝国?而今,西魏精锐部队,全部集中江陵,如果殿下摆设盛大宴会,请于谨等赴宴饮酒共欢,预先设下埋伏,因而把他击杀,分别命各将领突击他们的军营,大肆歼灭丑类(西魏帝国军),使他们一个不留。集结江陵人民,妥加安抚,文武百官依照才能任用。西魏政府受到致命打击,不敢大声呼吸,当然更不敢再来送死。王僧辩之辈,写一封信就可召来。然后穿上皇家正式服装,顺长江东下,到建康登极,顷刻之间,大功可以建立。古

人云：‘上天给你你如果拒绝，反而会受到责罚。’请陛下厘订长程谋略，不要像一个普通平民，总记着小恩小信。”萧督说：“你这个策略，不是不好，然而魏国（西魏帝国）待我太厚，不可以背叛，如果照你的计划行事，人人都会对我唾弃。”

尹德毅口齿之流利，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然而，他对当前的形势，至少在两个致命的关键上，故意滑过，一、没有人会容忍尹德毅设计的这种忘恩负义的背叛，公孙渊远在大海之外，及斩张弥，孙权仍准备远征（参考233年12月），何况江陵近在西魏咫尺。即令西魏远征军全部覆灭，西魏帝国仍然强大，长平损失四十万人，赵王国仍可攻击燕王国（参考公元前251年），可作例证。历史定律是：横挑强邻，必然覆亡。二、尹德毅认为，一封信就可以使王僧辩归附，简直想入非非，萧督是王僧辩的杀主之仇，王僧辩纵是呆子，也可看出自己举足轻重，他为什么不另行拥立一个萧绎的儿子，率军西上，讨伐叛逆？西魏再乘机出军，萧督将被腹背夹攻，呼天不应，呼地不灵。

凡是充满激情，而把严重关键轻松带过的说辞，都是馊主意，如果没有定见，一定会惹火上身。

政治狂犬病

556年，有一天，北齐帝（一任文宣帝）高洋，对着文武官员哭泣流泪，说：“黑獭（宇文泰的乳名）不接受我的命令，怎么办？”司令官（都督）刘桃枝说：“给我三千骑兵，我去长安（陕西西安）捉他回来。”高洋认为他壮志凌霄，赏赐绸缎一千匹。赵道德插嘴说：“两国分列东西，强弱大小，都差不多，他可以被我们捉来，我们也可以被他捉去。刘桃枝胡说八道，应该诛杀，陛下怎么能乱赏？”高洋说：“你说的对。”把绸缎一千匹转送给赵道德。高洋骑马，打算从悬崖跳进

漳水,赵道德抓住缰绳,把马拉回。高洋大怒,要斩赵道德。赵道德说:“我死而无恨,我会在地下报告先帝(高欢),说他的这个孩子酗酒成性,暴虐疯狂,无法教训。”高洋沉静下来,停止行刑。过了几天,高洋对赵道德说:“我饮酒过量,你应该狠狠揍我。”赵道德举棍揍他,高洋逃走,赵道德追赶,呼叫说:“你忘了你是什么人,做出这种事!”内宫管理助理员(典御丞)李集,当众向高洋直言规劝,把高洋比作历史暴君妲己(桀)、子受辛(纣)。高洋叫人把他绑住,把头按到水里,等了很久才拉出来,问他说:“我比妲己、子受辛如何?”李集说:“你比妲己、子受辛更残暴!”高洋再命把他按到水里,再拉出来,再问;反复三四次,李集一直如此回答。高洋大笑说:“天下竟有如此白痴,我才知道关龙逢、比干,并不是什么明智之士。”把李集释放。一会功夫,高洋传见李集,发现李集似乎又要开口规劝,下令把他架出去,腰斩。高洋喜怒无常,对人赦免或诛杀,没有人能预测。

一个人开始掌握权力——无论是有限权力和无限权力之日,都是他被政治狂犬咬了一口,病毒开始侵入体内之时,病毒几乎立刻就蚕食他心灵上从小培养出来的、诸如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等美德。最后,他的狂犬病——政治狂犬病发作,势不可当。因先天质量和后天修养的差异,抵抗狂犬病发作的时间,及发作起来的模式和程度,虽有差异。但是,只一点是毫无差异的:没有人能抵挡得住它的发作。高洋的种种暴行,使人发指,但我们如果念及他不过只是得了政治狂犬病,假如老哥高澄不死,高洋仍是一个他娘亲口中称许的戆直青年,只是在被狂犬病毒侵入神经中枢之后,才完全失去自制,岂不应为他悲哀!

然而,野心家偏偏都渴望有一天也被政治狂犬咬一口,因为,政治狂犬病患者跟吸食海洛因患者一样,身心同时飘飘然欲羽化而登仙,永远看不到人对己所造成的伤害。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暴君暴官,才层出不穷。

宇文觉

北周帝国天王(一任闵帝)宇文觉,性情刚强果敢,对晋公爵宇文护手揽大权,专断独行,非常反感。国务院财政司长(春官府司会中大夫)李植,自宇文泰时,就当丞相府机要室主任(相府司录),参与政府作业。国防部军政司长(夏官府军司马中大夫)孙恒,也久居权要职位。后来,宇文护当权,李植、孙恒,恐怕受到排斥,遂跟国务院宫廷司长(天官府宫伯中大夫)乙弗凤、贺拔提等,共同在天王宇文觉面前,打字文护的小报告。李植、孙恒说:“宇文护自从诛杀赵贵以来,威望权势,日益上升,有谋略的智囊,沙场上的老将都争着向他靠拢,军国大小事务,都由宇文护裁决。依照我们的观察,他不可能保持臣属的节操,希望陛下早日下手。”宇文觉认为正确。乙弗凤、贺拔提说:“像先王(宇文泰)那样的英明,还把政府交给李植、孙恒。而今,把这件事交给他们,何必担心不成功?而且,宇文护总是把自己比作姬旦(周公),我们知道,姬旦摄政的时间是七年,陛下怎么能委屈七年?”宇文觉越发相信。

北周帝国初建,跟西汉王朝八任帝刘弗陵在位时的情形一样,都是主少国疑。可是,刘弗陵的年龄较宇文觉仍小,他却有能力发觉上官桀等人对霍光的诬陷(参考公元前80年),而宇文觉小娃却被几个野心家拨弄得急吼吼地要杀人夺权。以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夺权后不变得跟高洋相同。直到目前为止,宇文护对帝国对皇家,都有不可抹灭的贡献,他的杀戮出于自卫。以李植等的躁进和无理取闹,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不会变成陈霸先。

宇文觉小娃的愚昧,不但为自己找来大祸,也紧逼宇文护走上不归之路:最后不是登上宝座当圣帝贤王,就是摔下来当乱臣贼子。

陈霸先

558年,刚建立的陈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皇帝(一任武帝)陈霸先,派人害死南梁帝国逊位的皇帝(六任)萧方智(年十五岁),然后封南梁武林侯萧谡的儿子萧季卿当江阴王。

谋反,是一件大事。不到死在眉睫,谁肯铤而走险!只陈霸先是一个例外,简直找不出他非谋反不可的原因,使他大怒若狂的,只有一件,那就是杜龛在吴兴郡(浙江湖州),对违法乱纪的陈霸先家族,用法律制裁。只五年时间,陈霸先从卑微的职位,爬到宰相级高官,受最高统帅王僧辩的宠爱信任,托付给他把守北门的重责。瀑布般倾泻到他身上的,全是日渐增加的荣耀和权力,没有丝毫恐惧和压力。

这种人竟然谋反,使研究行动政治学的朋友,张口结舌。如果表面上理直气壮的理由是理由的话,王僧辩因向北齐帝国屈膝,陈霸先同样也向北齐帝国屈膝;如果说陈霸先的屈膝是不得已,王僧辩的屈膝又何尝是得已。陈霸先指控王僧辩的罪状说:萧衍的子孙很多,只有萧绎可以复仇雪耻,他的儿子有什么罪,为什么罢黜?那么,王僧辩不过把萧方智罢黜而已,仍封他当太子;陈霸先则不但罢黜萧方智,而且还把他诛杀。但陈霸先最大的罪恶,却是为江南(长江以南)人民招来北齐帝国入侵的灾祸;王僧辩正是为了避免这场灾祸,才接受萧渊明,跟北齐帝国和解。

大分裂时代中,创业帝王即令不是英雄好汉,至少也略具才智,只有陈霸先,不过是一个躁进的蠹贼。

舍身佛寺

陈帝陈霸先,前往大庄严寺舍身。文武百官上疏请他回宫。

胡三省曰:“前面的车已经翻覆(指萧衍),后面的车不知道警戒。只因耳目对于佛教礼仪已经习惯,不能发现其中错误。”

只因为自认可以愚弄群众的人,层出不穷,所以世界上的混乱,才层出不穷。只因为再明显的诈欺圈套,都有人往里跳,所以自认可以愚弄群众的人,就永远不会绝迹。

元韶一言丧邦

北齐帝国天文台长(太史)奏称:“今年将除旧换新。”北齐帝高洋问“特进”(朝见时位在三公之下)、彭城公爵元韶说:“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怎么能够中兴?”元韶回答说:“因为王莽没有把姓刘的赶尽杀绝。”高洋于是下令,把所有姓元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屠戮,用以解除将来危机。先行诛杀始平公爵元世哲等二十五家,接着逮捕囚禁元韶等十九家。元韶被囚禁地牢,高洋断绝他的饮食,元韶吞食衣袖,最后仍然饿死。

自古有人“一言兴邦”,也有人“一言丧邦”,而元韶的一言,可谓世界上最大的丧邦一言。我们固然为他引起的大祸悲痛,同时也奇怪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肤浅的荒谬答案。因为每个政权的覆没,毫无

例外的,都由于自己的腐败,而不是由于旧势力的反扑。

元韶的见解,虽然肤浅荒谬,却是正统的看法,新兴王朝把旧王朝皇族杀光,成为保护自己的唯一法门,这种肤浅荒谬的见解,一直引导中国的政治运作:除了杀,还是杀,虽然为被压迫的贫贱小民出一口气,却也使暴戾的层次,不断升高。

窝里斗

北齐帝(二任)高殷,从晋阳(山西太原)前往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文武百官一致认为皇叔高演,一定会留守皇家根据地(晋阳),可是当权人士却打算命高演跟随高殷同赴京师(首都邺城),而留另一皇叔长广王高湛镇守晋阳。不久,当权人士又疑心高湛,训令两位亲王与皇帝同行。政府官员听到这项措施,全体震惊惊愕。当权人士又训令王晞当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太原】)秘书长(长史)。高演既动身,王晞到郊外送行。高演恐怕有人侦察,命王晞回城,抓住王晞的手说:“努力,保重!”拨转马头,扬鞭而去。平秦王高归彦负责总管皇家禁卫,杨愔传达高殷训令,留随驾禁卫五千人在西中(西部中央,即晋阳),用以暗中防备非常事变。抵达邺城数日之后,高归彦才知道,因此对杨愔大为怨恨。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是可朱浑道元的儿子(可朱浑道元自陇右【甘肃】投奔高欢,参考535年),娶皇帝高殷的姑妈东平公主(高欢的女儿),常说:“如果不诛杀两位亲王,幼主没有平安之理。”国务院右执行长(右仆射)燕子献更考虑把太皇太后娄昭君,强行迁移到北宫,而把大权交给皇后李祖娥。

北齐、北周、陈,三大帝国,数年之间,先后进入瓶颈。这个时期好像台风眼,表面上平静无事,实际上浩劫正在四周酝酿。如果没有

强有力的领导,窝里斗就会发生,血流成河。如果有强有力的领导,最后总是被逼上篡夺或屠杀之路,同样血流成河。

陈昌走入虎穴

南梁帝国江陵(湖北江陵)陷落时(参考554年),当时尚是长城公爵的陈霸先的世子陈昌,及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陈頊,都被北周帝国俘虏,押解长安(陕西西安)。陈霸先当皇帝(参考557年10月)后,不断向北周帝国请求,北周帝国允许把陈昌送回,但一直不肯放行。等到陈霸先逝世,北周帝国才命陈昌动身(早送陈昌回去,可以继承一个帝国,对北周有无限好处。陈霸先一死,陈昌不过长安市上一介平民,毫无政治价值。北周帝国有官僚而没有政治家,所以落后一步)。因南梁帝国郢州(湖北武汉)政府的大军据守长江中游,道路不通,陈昌不能前进,暂住安陆(湖北安陆)。不久,郢州政府瓦解,陈昌从安陆出发,将过长江时,写信给陈帝国现任(二任)皇帝陈蒨,措辞傲慢,陈蒨大不愉快,召见侯安都,心平气和说:“太子就要回来,我当请求封我一个藩国,退休养老。”侯安都说:“自从古代以来,天子怎么可以交班!我固然愚昧,不敢接受这项命令。”因此请求迎接陈昌。于是,文武百官纷纷上疏,建议封陈昌爵位。陈蒨遂任命陈昌当骠骑将军、湘州(州政府设临湘【湖南长沙】)州长(牧),封衡阳王。

陈昌手无寸铁,身居非被扑杀不可之地,步步走入虎穴,采取最低姿势,都足以保命,他唯一的保命方法是永不回来,老死异国,这就是政治。而他竟出言不逊,认为陈蒨会被他吓住,满怀歉意地吐出政权。怎么没有想到:那将逼陈蒨除了急下毒手外,别无选择。而侯安都,一个急功好利的莽汉,陈昌没有先把他收买——例如承诺封他

一个王爵之类,怎么竟然敢只身过江?

陈昌这类浅碟子,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不过闹些笑话,作为茶余饭后的谈助,偏偏他是皇位继承人,浅碟子只好用来装自己的血。

愚君政策

陈帝(二任文帝)陈蒨,身体不适,皇太子陈伯宗个性软弱,陈蒨担心他不能保持皇帝的位置,对老弟陈顼说:“我打算效法吴太伯往事(吴太伯事,参考252年闰四月注。此处暗示让位给老弟)。”陈顼伏身地上,哭泣流泪,坚决辞让。陈蒨又对国务院副执行长(尚书仆射)到仲举、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孔奂等说:“而今,三国鼎立(陈蒨故意抹杀仍然存在的南梁帝国),四海之内,事务繁重,需要年长的君王。时间近的,我打算效法司马衍(晋帝国九任帝成帝),时间远的,我打算效法商王朝帝位传递法则(司马衍传位老弟司马岳【十任康帝】。商王朝兄终弟及,传弟不传子)。你们应服从我的意愿。”孔奂流泪回答说:“陛下不过饮食上一时失调,不久就会痊愈。皇太子年纪还轻,但高贵的品德,每天都在进步。安成王(陈顼)以陛下老弟的崇高地位,足可以担任姬旦(周公)的角色。陛下如果有心罢黜太子,另立新君,我们愚昧,不敢接受命令。”陈蒨说:“古人的正直风范,在你们身上再现。”命孔奂当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

司马光曰:“身为臣属,事奉君王,最标准的态度是:当君王显示美德时,臣属应顺势赞扬;当君王言行失误时,臣属应竭力补救。孔奂在陈帝国是核心人物,身负重任,裁决帝国的大计方针。假如认为陈蒨的话并不诚实,应该像窦婴那样提出分辩、像袁盎那样当面澄清(二事均参考公元前154年正月),在小的地方就要着手防范杜绝窥伺宝座的野心。如果认为陈蒨的话真心真意,则应该当时就请陈蒨

颁发诏书,昭示中外,让陈蒍显示子力所有的美德(子力,春秋时代宋国十三任君宣公,于公元前729年逝世时,不把宝座传给儿子子与夷,而传给老弟子和【十四任国君穆公】),而使陈项免除半围(楚王国十任王灵王)所犯的罪恶(楚王国八任王康王半昭病重,老弟半围进宫问安,就在病床上把半昭缢死,又把半昭的两个儿子杀掉,而自己篡位)。否则,既然认为太子是唯一合法继承人,不可以随便更换,打算辅佐保驾,就应该竭尽忠心,守节不屈,像晋国的荀息、赵国的肥义(《左传》公元前651年。晋国十九任国君献公姬诡诸病重,把儿子姬奚齐托孤给国务官【大夫】荀息,荀息叩头回答说:“我自当竭尽全力,献出忠心,如果失败,只有一死。”姬诡诸逝世,姬奚齐登位【二十任国君】,另一国务官里克诛杀姬奚齐。荀息再拥护姬奚齐的老弟姬卓子【二十一任国君】,里克再诛杀姬卓子,荀息殉难。肥义事,参考公元前295年)。为什么当君王还活的时候,揣摩他内心深处的隐秘,去迎合他;等他死了之后,面对当权分子篡夺帝位,却不能挽救,继承人失去帝位,又不死节,这才是最大的奸恶谄媚。而陈蒍竟称之为有古代正直的遗风,而把孤儿寡妇托付给他,岂不荒谬。”

孔奂不过一个平庸的凡夫俗子,既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臣属对君王的效忠,本质上就是一种揣摩心意、拍马摇尾,有趣而又危险的游戏,杀机四伏,谎言泉涌。孔奂在陈蒍面前拥护太子,不过是保护自己的一种自然反应,他怎么知道陈蒍不是在那里试探他?而司马光竟责备稍后陈伯宗小娃帝位被篡夺时,孔奂没有死节!这是一种慷他人之慨的心理,对别人的生命自由毫不珍惜,认为小官小民随时随地都应该为君王(或为类似的玩意)人头落地。这跟我们的认知恰恰相反,我们的认知是:生命尊严,自由可贵。当君王用“愚民政策”对付人民时,人民有权用“愚君政策”对付君王;当人民挖心呈献,君王却把它当作驴肝时,人民有权呈献有美丽包装的砒霜。我们绝不动辄要求人去死,而只要求人尽力尽责。

杰克上尉

北周帝国信州蛮(四川奉节一带蛮族)酋长冉令贤、向五子王(五子王,三字名)等,在巴峡(奉节东【白帝城东】)起兵,攻陷白帝(四川奉节东);变民蜂起,蔓延二千余华里。北周帝国政府前后派开府仪同三司(勋官五级)元契、赵刚等讨伐,都不能攻克。北周帝(宇文邕)下诏再命开府仪同三司(勋官五级)陆腾,增援讨伐。

陆腾南渡长江,一连攻克八城,选拔及征求敢死勇士,分兵数道,进攻水逻城(四川奉节东)。蛮族两位将领冉伯犁、冉安西,一向跟冉令贤有仇,陆腾派人说服他们,又用金银绸缎贿赂,使二人同意充当向导。水逻城旁有石胜城,冉令贤命他的侄儿冉龙真驻守,在陆腾暗中引诱下,冉龙真献出城池投降;水逻城遂告崩溃,政府军格杀一万余人,俘掳一万余人。冉令贤逃走,政府军追赶,捕获,斩首。陆腾把所有尸首堆积在水逻城附近,用土覆盖,筑成高台。以后,蛮族看到它就放声大哭,不敢再反抗。

美国印第安酋长“杰克上尉”有一段沉痛的话:“你们白人并没有打败我们,打败我们的是我们的同族。”信州蛮酋长冉令贤临刑时,我们可以听见他同样沉痛的话:“你们汉人并没有打败我们,打败我们的是我们的同族!”

高俨小娃

北齐帝国太上皇高湛(四任武成帝)任命三皇子、十岁的东平王高俨当宰相(司徒),高俨深受高湛及胡太后的宠爱。此时,高俨小娃身兼京畿总司令官(京畿大都督),又兼领军大将军,又兼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北魏帝国前例: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出门,跟皇太子分道而行(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如果像普通官员一样,也要避到一旁,便不能显示监察权的尊严),王爵公爵跟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相遇时,远远的都要停住车子,把拉车的牛解下,使车辕抵触地面,等待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过去后,才可以重新驾车前进。如果停车卸牛,或抵触地面的动作稍慢,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的开道卫队,立即就用赤红警棍殴打。然而,自534年迁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后,这种规矩已经废除。高湛打算使他这个十岁的儿子更尊贵荣耀,下令恢复旧有制度。高俨刚从北宫出来,前往总监察署办公,所有京畿范围内的野战军步骑兵、禁卫军所有官员、总监察官卫士、宰相卫士,都全体出动跟随。高湛及胡太后在华林园东门外设立篷帐,坐在篷帐下观看,派宫廷特使骑马飞奔,直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的开道卫队,被开道卫队拦阻,宫廷特使声称奉有皇帝指令,话刚出口,开道卫队的赤红警棍,已击碎马鞍,坐骑受惊,高举前蹄长嘶,宫廷特使从马上跌下。高湛大笑,认为真是过瘾。命高俨停下座车,慰问很久。居民倾城出来观看。

高俨经常留在皇宫,登含光殿办公,叔父们都向他叩拜。高湛有时前往并州(州政府设晋阳【山西太原】),高俨一定留守京师(首都邺城)。高俨每次给老爹送行,有时送到半路,有时索性送到晋阳(山西太原)才回。所用的器具、珍宝、服装、饰物,跟老哥、北齐现任

皇帝(五任帝)高纬,完全相同,一切供应,全由政府负担。有一次,在南宫看见刚从冰库中取出的新鲜李子,回来后(高纬住南宫,高俨随父母住北宫),大发脾气说:“俺哥有,我为什么没有?”从此,只要高纬比他先得到新奇的东西,供应官及工人一定受到惩罚。高俨性情刚强明快,曾经问老爹:“俺哥懦弱,怎么能领导帝国?”高湛不断夸奖他是一个奇才,有意罢黜高纬,命高俨登极;胡太后也劝他如此做,但并没有认真,不久也就不再谈及。

读史读到高湛如此这般宠爱他的儿子高俨,用不着算卦,就可知道有什么结局。历史的教训对当权派的影响甚微,但对旁观者,却能增加人生经验,提高对政治的分析能力。只可怜高俨这个十岁小娃,白白被混蛋老爹断送!

毕善昭杀父

北齐国务院国防部长(七兵尚书)毕义云,残忍暴虐,对待部属,狠毒超出人类想象;对待家里的人,手段尤其可怖。一天夜晚,被刺客暗杀,刺客把凶刀留在床上,检验结果,竟是他儿子毕善昭的佩刀。主管官员逮捕毕善昭,斩首。

法律的基础建立在正义和公道之上,才有不可侵犯的尊严。当法律落到恶棍之手,用法律横肆残酷时,则上帝欣赏小民自救。

黄龙汤

北齐帝(五任)高纬,命和士开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封淮阳王。

和士开的权势和威望,一天比一天尊贵,政府中有些无耻官员,有的甚至甘愿作他的养子,跟一些做生意的富商,混在一起(二十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一个重农轻商社会,商人没有社会地位)。曾经有一次,和士开患病,一个知识分子晋见和士开问候,正碰上医生给和士开诊治,开药方时,医生说:“大王所害的伤寒,病势严重,其他药物都没有效,要想活命,只有饮下黄龙汤。”(传统的中国医药,任何东西都可以列入处方。六世纪时,民间常把人粪装到瓮里,塞住瓮口,放到仓库之中,若干年后,粪便化成浓汁,颜色漆黑,味道奇臭奇苦,名“黄龙汤”。据说对治瘟疫有特别功效,有时病人就要断气,服用黄龙汤之后,都会痊愈。)和士开听了,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那个知识分子说:“黄龙汤容易下肚的很,大王不要担心,我先替大王尝尝。”把盛着粪汁的碗,举到口边,一口气喝光。和士开被他的诚心感动,勉强服下,病竟痊愈。

摇尾分子在飞黄腾达之后,人们往往诟骂他谄媚,却没有想到,摇尾分子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至少,如果不能大量喝黄龙汤,他就不能成为一个注册合格的一等一级的马屁精。

精密伎俩

北齐斛律皇后的叔父斛律羨，当司令官(都督)、幽州(州政府设蓟城【北京市】)州长(刺史)、中央特遣政府政务分院总理(行台尚书令)，精通军事，兵强马壮，沿边要塞关卡，戒备森严，突厥汗国(瀚海沙漠群)对他十分敬畏，称之为“南可汗”。

匈奴人赞扬李广，称之为“飞将军”，游牧民族豪迈爽朗，敬重英雄，可以理解。而突厥人赞扬斛律羨，称之为“南可汗”，便难使人相信。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会把邻国，甚至敌国的一个将领，推崇到“君”“父”地位。用作贱自己去烘托对方的谄媚手段，是中国官场文化中所独有的一种精密伎俩。把这种手段反转过来，那就一定作贱对方，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宋王朝知识分子便是此中能手，坚称金帝国百战百胜的大军，尊称岳飞为“岳爷爷”！

斛律光

572年，北齐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进宫，走到凉风堂，刘桃枝从背后扑上来，斛律光没有跌倒，回头说：“刘桃枝，你常干这种事，我不辜负国家。”刘桃枝跟其他三位力士，用弓弦套住斛律光的脖颈，把他勒死(年五十八岁)，血流满地，以后无论怎么洗涤、铲磨，血迹历历，都不消灭(碧血丹心，使人落泪)。北齐帝高纬下诏，宣布斛律光谋反，并斩他的儿子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斛律世雄、仪同三司

(宰相级)斛律恒伽。

祖珽命国务院法务部畿外司长(二千石郎)邢祖信,没收斛律光家产。祖珽在国务院(都省)查问没收到什么武器,邢祖信说:“弓十五张,宴会时用的箭一百支、刀七把,皇上赏赐的长矛两枝。”祖珽厉声大喝:“还有什么武器?”邢祖信说:“还有枣木军棍二十捆,凡斛律家奴仆跟外人打架,不管错在何方,先打一百军棍!”祖珽大为惭愧,压低声调说:“政府已经判处重刑,你竭力替他昭雪,有什么用?”有人责怪邢祖信太正直,邢祖信感慨万千,说:“贤明的宰相已被诛杀,我何必珍惜残生。”

高纬派使节前往梁兖二州,就在州政府斩斛律武都,又派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贺拔伏恩,乘政府驿马车前往幽州,逮捕斛律美。幽州斥候报告斛律美说:“中央使节外罩官袍,内穿铠甲,马身有汗,应先行关闭城门!”斛律美说:“对中央使节怎么可以怀疑抗拒!”遂出来接见,贺拔伏恩把斛律美逮捕,斩首。他的五个儿子:斛律伏护、斛律世达、斛律世迁、斛律世辨、斛律世酋,全都处死。

北周帝国皇帝(三任武帝)宇文邕,听到斛律光被诛杀,大喜过望,大赦。

李百药曰:“斛律光是上将之子,天质沉稳刚毅,无论指挥作战及统御大军,都暗合兵法。面对敌人,争取胜利,有无穷变化。然而,政治混乱,谗言陷害,加上斛律家权威太重,早使君王内心猜忌;领袖昏庸,时局艰难,自己动手拆毁坚固的篱笆。从前,李牧当赵王国的大将,北方翦除匈奴,南方击退秦王国军队,而郭开暗下毒手,李牧处死,赵王国灭亡(参考公元前228年)。北齐帝国诛杀斛律光,莫非是北周帝国的间谍奇计得逞?为什么诬害方法相同,灭亡的速度也相同!对内使将领离心解体,对外为强敌报仇。苍天,以后的人应该作为鉴戒!”

斛律光陷在鲨鱼群中,全家被屠,李百药哀伤地说:“以后的人应该作为鉴戒!”然而,不久就又有张雕、崔季舒等更可怖的千古奇冤(参考明年【573】10月)。在以后岁月中,越发层出不穷,包括岳

飞、于谦、袁崇焕,构成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冤狱系列。后世当权分子没有多少人作为鉴戒,甚至人民也丧失伸冤辩诬、维护法律正义尊严的执着能力,只会对事件摇头叹息,或许还讥笑被害人真是傻瓜,不知道明哲保身,因而暗中庆幸自己没有卷进漩涡。

政府制造冤狱,并不一定使政府马上覆亡,但可削弱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太多的千古奇冤,人权受到长期摧残,对社会的影响,既深远而又凶恶,使人民患上神经质恐惧症——恍惚、反复、狡狴,只敢崇拜权势,不敢明辨是非。

无力感

北齐最高监察长(司空)赵彦深,私下请教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源文宗对时局的看法,说:“东吴(陈帝国)嚣张,竟到如此地步!你曾经当过秦州(州政府秦郡)、涇州(州政府设石梁【安徽天长西】)二州州长(刺史),熟悉长江、淮河间的事务,现在有什么方法抵御?”源文宗说:“国家的精锐部队,当权人士一定不肯多交给出征将领。如果只出动几千人,不过像鱼饵一样,只供东吴(陈帝国)吞食。尉破胡的人品,大王(赵彦深封宜阳王)深知,怎么可能取胜!沙场战败,不在早晨,就在晚上。政府对待淮南(淮河以南,侯景之乱后夺取自南梁帝国的土地),好像一只草箭(“草箭”,六世纪时谚语,意思是丢掉也不觉可惜)。如果问我的意见,我建议最好是授给王琳全权,命他招募淮南(南梁帝国故土)士卒三四万人,王琳跟他们风俗相同,心灵相通,可以得到他们的效力。我们的将领,可以驻军淮北(淮河以北)。要知道,王琳对于陈项,绝对不可能面向北方,事奉他当君王,事理至为明显,我认为这是最上等的策略。如果不能够诚心对待王琳,甚至更派人监视牵制,将使大祸加速来临,绝对不可以

做。”赵彦深叹息说：“你的这项计划，足可以在千里之外，克敌制胜，但我费尽口舌，竭力争取，已十天之久，没有人听得进去。事情已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说。”相对流泪。

当一艘满载客人的巨轮，迷失航道，即将撞向冰山之时，船舵却握在一个毫无航海知识的地痞流氓之手。全船静悄悄的，大多数人都进入甜蜜梦乡；只有几个乘客，发现危险，他们奔向舰桥，想警告舵手改道，可是舰桥紧闭，他们再奔向船长室，船长正在那里饮酒取乐，任他们擂动门窗，哭号哀求，所得到的只是不理不睬，最后，黑暗中闯出打手，把他们捆绑囚禁，甚至枪决。

这就是无力感，自己有方法拯救巨轮，却眼睁睁看着巨轮一直撞向冰山，而自己又偏偏身在这巨轮之上！

张雕、崔季舒

北齐帝国国立贵族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张雕，当过北齐帝(五任)高纬的教师，教导高纬研读儒家学派经书，高纬对他十分尊敬。张雕跟受高纬宠爱的匈奴人何洪珍，情谊密切，于是引起穆提婆(骆提婆)、韩长鸾等的厌恶。何洪珍推荐张雕当总监督长(侍中)，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主管财政业务(奏度支事)。张雕自到职后，高纬对他很是信任，看见他总是称呼他“教授”。张雕知道自己来自寒微的民间，而竟被擢升到高位，内心感激，一直打算多作贡献，用以报答皇家恩德，所以无论评论人物，或讨论时政，都放胆直言，没有顾忌，主张宫内不必要的开支，应尽量节省；皇帝身旁骄傲放纵的臣属，应制裁约束。张雕不断讥刺当权的贵人，提出重要方案，高纬对他非常依靠。573年，高纬打算前往晋阳(山西太原)，总监督长(侍中)崔季舒跟张雕商议，认为：“寿阳(安徽寿县)正陷重围，大军

出动作战,信差来往,事事要请皇上裁决,沿路小民可能惊慌过度,认为圣驾(高纬)逃向并州(州政府晋阳),为的是要躲避南方贼寇(指陈帝国)。我们如果不上疏规劝,深怕人心震动。”于是跟随驾文官,联名上疏劝阻。韩长鸾警告高纬说:“中华人官员竟然采取一致行动,联名上奏,表面上看是劝阻陛下前往并州(州政府晋阳),事实上未必不是暗中谋反,应该诛杀。”高纬召集全体签名的官员,在含章殿集合,包括张雕、崔季舒、封孝琰、总顾问长(散骑常侍)刘邈、宫廷顾问官(黄门侍郎)裴泽、郭遵等,就在殿前大庭,全部斩首;家属放逐到北方边境,妇女配给奴工署(奚官),男孩送手术室(蚕室)割掉生殖器,财产全部没收。高纬继续行程,前往晋阳(山西太原)。

张雕、崔季舒等的遭遇,跟斛律光等的遭遇,同属六世纪七十年代奇冤。高纬本年十七岁,这个少年对他一向尊敬的教师和前辈,突然翻脸,说明他已杀滑了手,认为别人的生命跟蝼蚁一样。但对张雕等的家属,成年男子充军,幼年男子割掉生殖器,妇女罚作奴工,怨毒何以如此之深?当是韩长鸾挑起的族群情结。一窝禽兽组成的北齐帝国王朝,不过一个恐怖剧场。

假如历史可以提供教训的话,张雕等这场千古奇冤,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中国人必须对“进谏”的功能,予以重估。尤其有些人认为:进谏者只要态度谦恭,理由充分,忠诚十足,君王就不会不听;君王所以不听,只不过因为进谏者态度不够谦恭,理由不够充分,忠诚不够十足。张雕等的血,淹没了这种奴才神话。中国人追求的应该不再是婢膝奴颜、诚惶诚恐地向领袖进谏,而是义正词严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指责他们的过失。

王 琳

573年,陈帝国北伐军统帅吴明彻,攻击寿阳(安徽寿县),在淝水(东淝河,流经寿阳城东)兴筑堤坝,引水灌城,城中军民死亡十分之六七。遂把寿阳攻克,生擒守军统帅王琳,押送建康(陈首都,江苏南京)。

王琳面貌神态,安详文雅,喜怒从不在脸上表达。反应敏捷,记忆力强,总部官员数千人,王琳都能叫出他们的姓名。刑罚公正,轻视金钱,敬爱人才,官兵对他一片忠心,虽然没有立锥之地,流亡邺城(北齐首都,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但北齐帝国官民都推崇王琳的忠义。寿阳陷落后,王琳被俘,他过去的部属,很多人在吴明彻军中任职,看到统帅受难,都悲痛叹息,不忍心抬头,争着向吴明彻请求宽恕王琳性命,又纷纷赠送给他路费行装。吴明彻恐怕发生变化,派使节追赶,在寿阳东二十华里处追上,斩首(年四十八岁)。消息传出,民间一片哭声,远听像是响雷。有一个老汉提着一壶酒和一块干肉到尸体旁祭奠,放声大哭,哀痛欲绝,把流在地上的血刮起来带走。田野间农夫或乡村父老,不论见过王琳没有,听到王琳被杀,没有人不流泪哭泣。

王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英雄人物,因为民间对他敬爱!

儒家成为儒教

北周帝国皇帝(三任武帝)宇文邕,集合文武百官,以及佛教和尚、道教道士,宇文邕自己登上高座,命与会人士辩论三教的先后等差。认为:儒教最先,道教第二,佛教最后。

儒家学派忽然被称、同时也自称“儒教”,在《通鉴》上首次出现,只不过是為了对抗佛教、道教,所作的一种弹性反应。儒家看起来相信鬼神,祭祀和丧礼几乎是儒家的命脉,但事实上,儒家又不相信鬼神,从皇家祖庙“亲尽则毁”的规定上,可发现在儒家设计下,祖先的灵魂最后一定全被子孙饿死。因此,儒家虽披上宗教的外衣,却始终不能升华成为宗教,而只能扮演尘世间人伦规范角色。与其称儒家是一个宗教,不如称儒家是一个思想上的宗派,到了后世,更沦为一个争权夺利的帮派。

以德报怨

北周帝国派开府仪同三司(勋官六级)伊娄谦,前往北齐帝国探听虚实,收集情报(参考575年)。伊娄谦的军事参议官(参军)高遵,把这项秘密任务透露给北齐政府。北齐政府遂把伊娄谦囚禁晋阳(山西太原)。后来,北周攻陷晋阳,北周帝宇文邕召见伊娄谦,安抚慰劳,然后逮捕高遵,交给伊娄谦,要他随意报复。伊娄谦叩头,请求赦免高遵。宇文邕说:“你可以集合大家,在众人面前,唾他的脸,

使他知道惭愧!”伊娄谦说:“高遵犯的那种罪,仅仅唾他的脸,实在太轻!”宇文邕欣赏他的话,遂不再追究。伊娄谦待高遵跟当初一样。

司马光曰:“对功劳奖赏,对犯罪惩罚,是君王的责任。高遵担任使节,前往外国,而竟泄漏国家重大密谋,乃是叛徒!宇文邕自己不直接诛杀,竟然交给伊娄谦,由他报仇报怨,已使法律失去尊严。孔丘曾经说过:‘如果用恩德回报仇怨,那么,用什么回报恩德?’为伊娄谦设想,他最好是拒绝接受,而把高遵送给有关单位,公开他的罪状,予以公平处罚。他不这样做,却竟然请求赦免,借以博取私人宽厚的美名。美名虽是美名,但违反公义。”

凡“以德报怨”的人,多少都心怀诡诈,希望博得宽厚美名;再不然,就是过度愚昧,想不到自己还有尊严;再不然,就是患有神经质恐惧,唯恐怕恶棍一旦翻身,对自己更为不利;再不然,就是企图换取更大的现实利益。

对恶棍有能力报复而报复,是一种神圣权力;有能力报复而不报复,是一种广阔高贵的胸襟;没有能力报复而誓言不报复,是一条可怜虫;没有能力报复而誓言报复,徒招反击;有能力报复反而施给对方倾盆大雨般的恩惠,一定是一个大奸大慝。

伊娄谦已在计算机上计算出答案,他在对高遵这场“以德报怨”斗智中,收获的丰富,远超过孔丘的“以直报怨”。

高欢家族无善类

577年,北齐帝国亡。广宁王高孝珩,率五千人跟任城王高潜,在信都(北齐冀州州政府所在县,河北冀县)会师,共同策划中兴大业,开始招募勇士,前来应征的有四万余人。北周帝宇文邕派齐王宇文

宇文宪、柱国(勋官二级)杨坚攻击,大军推进到信都(河北冀县),高潜
在城南列阵抵抗。高潜所任命的中央禁军总监(领军将军)尉相愿
投降,军心震恐。高潜遂屠杀尉相愿的妻子儿女。明天,两军再战,
宇文宪生擒高潜及广宁王高孝珩。宇文宪问高潜说:“你何苦弄成
这个样子!”高潜说:“我是神武皇帝(高欢)的儿子,兄弟十五人,侥
幸地只剩下我仍在人间,偏偏遇到帝国倾覆,我所作所为,只希望不
使祖先坟墓蒙羞。”宇文宪又亲自给高孝珩洗伤敷药,十分礼遇。高
孝珩叹息说:“自神武皇帝(高欢)以来,所有的叔父(高孝珩是高澄
的儿子,高洋以下,都是他的叔父),没有一个人寿命超过四十岁,岂
不是上天注定。继位的君王没有独到的远见,宰相也都不是栋梁之
材。自恨我不能手握军权,使用皇帝诛杀时的专用的铜斧,施展我的
心志。”

北齐帝国的覆亡,是因为君王昏暴,高孝珩却认为是他的那些畜
牲叔父,寿命太短。他根本弄不清症结所在,如果担当大任,不过又
一个高洋、高湛。感谢上帝,使他们早就翘了辫子,如果再活二十年,
小民何堪!

不要同情这些反扑失败的高家班残余,他们现在被驱入屠场,才
驯顺得楚楚可怜。高姓家族中,无一善类,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残
余,在当权后,不更昏暴。

作践自己

南梁帝国(首都江陵【湖北江陵】)皇帝(八任孝明帝)萧岿(本
年三十六岁),前往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朝见北周帝宇文邕。

宇文邕设宴款待萧岿,酒饮得半醉,宇文邕亲自弹琵琶,萧岿离
座,随节奏跳舞,说:“陛下既然亲弹五弦琴,我怎么敢不像一只野

兽!”宇文邕大为高兴,赏赐十分丰厚。

《尚书·舜典》上说:“姚重华(舜)弹五弦琴,说:‘咦,敲着石头,拍着石头,百种野兽,争相跳舞!’”两国因强弱不同,萧岿说几句奉承的话,把宇文邕比作儒家系统中的圣君姚重华,使宇文邕喜上眉梢,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但何至卑鄙到把自己比作野兽!

有些人在居于优势时,往往用作践别人的手段,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居于劣势时,又往往用作践自己的方法,取悦对方。这是一个丧失尊严的病态文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基石,难以建立。

奢侈的政治表演

北周帝宇文邕到方形神坛祭祀,下诏说:“供皇帝休息的会议、崇信、含仁、云和、思齐各殿,都是晋公爵宇文护执政时兴筑,奢侈豪华,超过祭祀圣贤时所用的庙宇,应全部拆除,拆下来的砖瓦木材等,赏赐给贫穷民众。以后,任何建筑装潢,都要朴实简单。”又下诏说:“晋阳宫(在晋阳【山西太原】)、邺城宫(在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各殿,及高台楼阁,如有特别壮丽的,依照此例办理。”

司马光曰:“宇文邕可以说知道怎么保持胜利!别人胜利后越是挥金如土,宇文邕胜利后却越发节俭。”

宇文邕的节俭,使人感动。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只会用这种摧毁旧建筑的方法,表达他的节俭?金碧辉煌的宫殿,一旦拆卸,能剩下几砖几瓦?为什么不想到仍保留它,作其他用途。诸如,满可以用这些殿堂陈列胜利者的战利品!项羽也曾用同一理由,烧光阿房宫,自认为这才算是仁君,结果他比谁都凶恶。

李重美曾提醒要纵火焚烧皇宫的刘皇后说:“新皇帝绝不可能

露天睡觉,以后一定会再驱使人民出力建盖,我们临死还要使小民怨恨,有什么意义!”(参考936年闰十一月。)拆宫焚宫,只是把小民卖儿卖女的钱,拿来作一场奢侈的政治表演。

高欢神话

北周帝宇文邕决定消灭高欢后裔,遂诬称:温公爵高纬(本年二十一岁)勾结宜州(州政府设泥阳【陕西耀县】)州长(刺史)穆提婆(骆提婆)武装叛乱。于是,宇文邕下令,连同其他高姓家族,一律自杀。高姓家族很多人同声呼冤,竭力证明没有这回事,只有高延宗卷起衣袖,泪流满面,不发一语。最后,行刑队用毒椒塞到他口中,毙命。高纬的老弟高仁英,天生白痴;另一老弟高仁雅,是一个哑巴,得免一死,但仍放逐巴蜀(四川),其他皇亲国戚,没有被诛杀的,北周政府把他们拆散,发配到西疆(甘肃),后来都死在那里。

宇文邕把高潜的正妻卢女士赏赐给部将斛律征。卢女士蓬头垢面,长斋吃素,不进荤腥,不言不笑。斛律征兴趣索然,放她自由,卢女士遂当尼姑。北齐帝国的一些皇后、嫔妃,后来很多人穷困到贩卖蜡烛为生。

史书上有关高欢神迹的记载,多如驴毛。他阁下老爹高树住的地方,就曾经冒出过红光紫气,引起邻居轰动。有一次,尚是穷苦佣工的高欢,出去打猎,走到一个独立家屋。两个年轻人攻击高欢,一位瞎老太婆用手杖敲打两个年轻人,说:“为什么冒犯皇上?”然后设宴招待,高欢饭毕告辞,走了数华里之后,再回来寻找,一片荒野,人屋全都不见。又有一次,他寄住在朋友庞苍鹰家。每天,高欢回来时,主人就听到巨大的声音由远而近,而又看到高欢居住的房子,一股赤气,上冲霄汉。某一个晚上,庞苍鹰去探望高欢,一个身穿平民

服装的勇士,从黑暗中现身,拔出佩刀喝阻说:“你为什么打扰君主?”说罢,忽然无影无踪。庞苍鹰大惊之余,暗中窥探,只见床上躺的不是高欢,而是一条赤炼蛇。后来,高欢当晋州(州政府设平阳【山西临汾】)州长(刺史)时,仓库中的号角,无缘无故自动发出声音。

根据这些记载,显示天神对高欢是如何眷顾,所以才派出无数小神,作全天候的严密保护,并不断显露一些小动作,使人人相信:高欢将大富大贵。再也想不到,集玉皇大帝、耶和华宠爱于一身的高欢,却生了一窝蛇蝎。其中只有高延宗似乎差强人意,诸如太原反击,临死不语,塑造出来的是一个英雄末路形象。事实上当他任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定州】)州长(刺史)时,就在楼上大便,而命人在楼下张口承接;又把猪肝之类的东西麝和人粪,做成食物,命左右官员吞食,脸上稍微有点困难的颜色,立刻鞭打;高延宗并且常用活人试验他的刀剑是不是锋利!他如果保卫政权成功,人民面对的将是另一个暴君。

高姓家族的屠灭,使人忍不住欢呼,而高家妇女的下场,则充满警世的哀伤。高洋(一任文宣帝)的正妻文宣皇后李祖娥,亡国后被掳往长安(陕西西安),而在北周亡国后,返回故乡赵郡(河北赵县),下落不明。高演(三任孝昭帝)的正妻孝昭皇后元女士被北周掳到皇宫为奴,杨坚当宰相时,才释放出来,返回山东(崂山以东),下落也不明。最精彩的则是高湛(四任武成帝)的正妻武成皇后胡太后,北齐亡国时,不过四十余岁,跟她的媳妇、高纬(五任帝)的正妻、年才二十余岁的后主皇后穆黄花,就在北周首都长安闹市,悬挂绿灯,公开卖淫。由妓女而当皇后,古今中外都有,由皇后而当妓女,世界上可能仅此一家,生意自然兴隆。胡太后曾对穆黄花说:“为后不如为娼,更有乐趣!”人类渣滓,竟全集高家一门!至于淑妃冯小怜,被发配给代王宇文达当小老婆,也受到宠爱,但排场架势,自不如当初。冯小怜在一次弹琵琶时,忽然一弦崩断,吟诗说:“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宇文达因冯小怜之故,对正妻李

妃大大开罪。后来,杨坚当权,斩宇文达,隋帝国建立,又把冯小怜赏赐给李询,而李询正是李妃的老哥。李询的娘亲为女报仇,命冯小怜改穿粗布衣服,每天捣米,再加复仇性的凌辱虐待,冯小怜只好自杀。

高欢家族先前的祥瑞和稍后遭遇的悲惨结局,强烈对比,使人惊恐。想不到,所谓祥瑞,原来竟是丧钟,先到人间传递噩耗。可是古书也好,现代媒体也好,祥瑞不绝,说明中华人对权势的崇拜狂热,内心深处似乎埋伏一种“张昌仪情结”(参考705年正月二十二日),认为只要有一分钟眼前富贵,再悲惨的结局都甘愿承受!

看了高家故事,知识分子再为有权大爷捏造祥瑞时,可得小心!

传子不传弟

578年,北周帝(二任武帝)宇文邕身体不适,留在云阳宫(陕西泾阳西北)。命北伐大军停止前进,派驿马车回首都长安,召唤宫廷部皇族事务长(天官宗师)宇文孝伯前来行宫。宇文邕握住他的手,嘱咐说:“我自知不可能痊愈,后事全托付给你。”当天夜晚,加授宇文孝伯当太子宫卫队司令官(司卫上大夫),指挥所有禁卫军。命宇文孝伯乘政府驿马车返京(首都长安)坐镇,防备事变。宇文邕随即逝世,年三十六岁。

在后嗣的不肖上,宇文邕很像晋王朝一任帝司马炎,只不过,司马衷是个白痴,宇文赟是个无赖。白痴如有妥善的辅导,仍可能成为圣君;而无赖登场,连老天爷都束手无策。司马炎当时有弟可传而不传,宇文邕既知长子不才,又知余子也不才,却也不肯传弟。北周帝国建国之初,一直是兄终弟及,宇文邕自己的宝座,就是老哥传给他的,既有前例,为什么不援用?私心越重,盲点越大。

我们说宇文邕愚不可及,似乎与史实不符,看他东征西讨,战无

不胜,固有知人之明,可是,管教儿子,竟全靠体罚,认为体罚可以使一个人改过向善,这是一种错到了底的观念。宇文赟以后的种种暴行,可以说就是对他老爹这种凶恶的体罚教育,所作的反弹。

宇文宪之死

北周新登极的皇帝(四任宣帝)宇文赟,因齐王(炀王)宇文宪,辈尊望重,十分忌恨,对宇文孝伯说:“你能为我干掉齐王(宇文宪),你就继任他的官位。”宇文孝伯叩头说:“先帝(宇文邕)遗命,不准滥杀至亲骨肉。齐王(宇文宪)是陛下的叔父,功劳大,威望高,是帝国的重要栋梁。陛下如果无缘无故把他害死,我又顺应陛下的意思完成谋杀,则我就是不忠,陛下就是不孝。”宇文赟大不高兴,从此跟宇文孝伯疏远,改跟开府仪同大将军(勋官六级)于智、郑译等,暗中策划。命于智前往宇文宪家请安问候,回来后,立刻指控宇文宪领导叛乱。宇文赟遂派宇文孝伯告诉宇文宪说,皇上打算任命宇文宪当太师(三公级),宇文宪推辞谦让。宇文赟再命宇文孝伯前去召唤宇文宪,吩咐说:“晚上,请跟其他亲王,一起进宫!”大家既到殿门,宇文赟单独接见宇文宪。事先,宇文赟埋伏勇士。宇文宪进殿,埋伏发动,立即被捕。宇文宪申辩他一身清白,宇文赟命于智当面证实,宇文宪悲愤交集,目光如同火炬,跟于智对质。有人告诉宇文宪说:“以大王今天的情势来看,多说有什么用!”宇文宪说:“我岂是为了要活!只因娘亲在堂,恐怕受到牵连!”最后,把笏版投到地上,遂被绞死(年三十五岁)。

宇文宪之死,历史上再一次出现千古奇冤。于智在一次会面之中,就能制造出一个贵为亲王的叛乱证据,而且对质时气不发喘、脸不改色,可谓栽赃天才。

王子犯法

陈帝国(首都建康)豫章郡(江西南昌)郡长(内史)、南康王陈方泰,任期届满,派人到街上纵火焚烧民间住宅,趁燎天火势,大肆抢劫,并逮捕有钱的人,下狱拷打,索取贿赂。陈帝(四任宣帝)陈顼阅兵时,陈方泰应该陪同(陈方泰是陈昙朗的儿子、陈顼的堂侄),陈方泰声称母亲患病,要在家伺候,不肯随驾,却改穿平民衣服,到民间奸淫别人的妻子,被京畿总卫戍司令部(扬州州政府)逮捕。陈方泰命他的武装卫士拒抗,杀伤治安人员。有关单位奏报,陈顼大怒,逮捕陈方泰,投入监狱,免除官职,撤销爵位采邑。但不久又全部恢复。

常有人高呼:“中国是文明国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用以证明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而陈方泰正是“王子犯法”的榜样!其实,陈方泰并不十分突出,在他之前,我们看过太多的“王子犯法”,在他之后,也看过太多的“王子犯法”。

“王子犯法型”的特质,就是对凶手根本不作处罚,或者,在处罚了之后,不久就旱地拔葱,东山再起,比处罚前更凶!

高绍义

北周帝国派汝南公爵宇文神庆、警备官(司卫上士)长孙晟,护送千金公主前往突厥汗国(瀚海沙漠群)完婚。

北周政府再派建威侯贺若谊,前往突厥汗国,贿赂阿史那佗钵可

汗(四任),游说他交出北齐流亡皇帝高绍义。阿史那佗钵可汗应许。于是陪同高绍义到汗国南境狩猎,而命贺若谊生擒高绍义。高绍义被押解抵长安(北周首都,陕西西安),贬逐到巴蜀(四川)。很久以后,就在巴蜀(四川)病死。

当高绍义投奔突厥汗国时,阿史那佗钵可汗对他既敬又爱,允许他组流亡政府,出任流亡皇帝,又配给他军队作战(参考577年2月),可谓义薄云天;曾几何时,又亲自把他交给世仇之手。高绍义的妻子封女士从突厥汗国逃回她的故乡勃海(河北东光),高绍义在巴蜀(四川)写信给她,说:“蛮族没有信义,送我到这里。”咦,这就是政治,既现实而又无情。

蛮族如果没有信义,高绍义恰恰正是蛮族!他对酒的爱好,几可媲美他的老爹高洋,而他的凶暴,在幼年时就已养成,曾乱棒打死大学教授(博士)任方成。高欢家可谓禽兽世家,最后一只蛇蝎,根断巴蜀(四川),应是人间大庆。

隋禁娱乐

581年,隋帝国(首都大兴【陕西西安】)大赦。解散祭祀部(太常)热门乐团(散乐),乐师一律遣送回乡重作平民(北齐帝国末期,盛行热门音乐【散乐】,北周帝国四任帝宇文赟把乐师们征召到首都长安)。政府仍继续禁止杂耍、戏剧。

隋政府取缔热门音乐,显示中华人的心灵生活,最晚在六世纪末期,已被封杀;北齐帝国还有“破阵乐”。以后在酱缸文化强大的腐蚀下,中华人遂进入无声状态。

隋击陈

581年,隋帝(一任文帝)杨坚,任命上柱国(勋官一级,从一品)长孙览、元景山,同时当大军统帅,向陈帝国发动攻击。

自从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攻击朝鲜王国以来,历代王朝遣将出征时,几乎都采用双头马车制,同时设置两个地位权柄完全相等的统帅。检查《通鉴》记载,稍微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是如此,但以本年(581)隋帝国此次出兵,更为具体,两位统帅连官衔都一模一样。这种现象,以后层出不穷。封建君王的不安全感,是多么严重,日夜都怕被猛喊万岁的忠贞分子,砍下脑袋。

禁止元宵花灯

隋王朝执法监察官(治书侍御史)柳彧,因近世的风俗,每逢正月十五日夜晩,民间都燃放花灯游戏,上疏请求禁止,说:“我在京师(首都长安)以及外州外县,都曾经看到,每年正月十五日夜晩,大街小巷挤满人群,呼朋引类,锣鼓喧天,火炬相连,照耀大地,人民往往倾家破产,在这个时候争强斗胜。一家大小,全体出动,不管是贵族或是贫贱平民,男女混杂在一起,和尚道士跟世俗人士,无法分辨。奸淫的事情,由此促成;盗贼的案件,也由此发生。这种恶劣风俗,年复一年,没有人提高警觉。燃放花灯之举,对推广儒家学派的教育文化,毫无裨益,对人民的善良风俗及社会安宁,却有伤害,请下诏全

国,立即禁止。”杨坚批准。

直到近现代,中国农家,正月一日才开始吃肉(假使他有肉可吃),吃到正月十五日、正月十六日之后,便再无肉。辛苦日子,重新开始,花灯不过可怜的小民在停止吃肉前最后一次的休闲活动,短短一晚,使人忘掉就要再行投入漫长艰苦岁月的明天。可是,柳彧却把它形容成万恶之源。看不得小民的笑容,听不得小民的笑声,这种强制人民每天呆坐在那里猛想圣人的办法,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道学之成为吃人的礼教,就是因为它扼杀人性的正常发展。长期而过度的压抑,制造出来的全是畸形人,摇摆过市,好不热闹。

千金公主

突厥汗国沙钵略可汗(六任大可汗)阿史那摄图,不断被隋帝国击败,遂向隋帝国请求和解。千金公主也自动请改姓杨,当杨坚的女儿。杨坚派开府仪同三司(勋官六级,正四品上)徐平和,前往突厥汗国聘问,改封千金公主当大义公主。晋王杨广建议趁这个机会发动突击,杨坚不许。

千金公主宇文女士跟杨坚先生之间,有灭族深仇,竟然委曲求全,认贼作父。杨坚改封她为大义公主,应指的是“大义灭亲”,大义竟如此颠倒,也只有政治上才会出现。千金公主面对这项巨变,我们可体会出她锥心的痛苦。形势比人强,可悲。

父尊子卑

吐谷浑汗国(青海)可汗(十五任)慕容夸吕,在位长达一百年(事实上只五十二年【540年至591年】,似应为“寿命长达一百岁”),因为喜怒无常,所以不断罢黜太子,甚至诛杀。最后一位被封太子的儿子,十分恐惧,打算把老爹制服,然后向隋帝国投降,请求隋帝国边防军将领出军接应,密谋泄漏,被老爹慕容夸吕处死,再立他的幼子、嵬王慕容诃当太子。慕容诃又恐惧被杀,密谋率他的直属部落一万五千户,向隋帝国投降;派使节到隋帝国首都长安(陕西西安),请求派兵迎接。杨坚说:“吐谷浑贼风贼俗,人伦亲情跟中国全不一样,父亲既不慈爱,儿子也不孝顺。我一向用品德勉励人民,怎么可以帮他完成叛逆恶名?”对使节说:“老爹有过失,做儿子的应该婉言规劝,怎么可以暗中用非法手段,身被不孝的恶名!普天之下,都是我的子民,你们每人都做善事,我就会十分喜悦。慕容诃既打算归附,唯一的办法是他要懂得做臣属、做儿子的道理。我不会遥远的派出军队,去助人作恶。”慕容诃才打消原意。

父亲不断诛杀儿子,儿子一个接一个被诛杀,都想叛想逃,定有内情,必须经过深入探讨,才能了解。就眼前有限的的数据评估,慕容夸吕可能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粗暴老汉。杨坚既不救陷阱中的羔羊,又不制止食子的豺狼,只一味要羔羊更要驯服,何以癫预到这种地步?唯一的解释是:他所以强力推销父尊子卑观念,实质上跟君尊臣卑观念,相辅互成。杨坚既是“父”,又是“君”,尊卑分明所带来的利益,可是双料丰收,滴水不漏。至于别人心胆俱裂的恐惧,人伦大变的悲惨,他一点都不在意,他所在意的只有从他坚持推广的这个美德中,是不是可以得到好处!

杨坚侵南梁

587年,陈帝国接受南梁帝(八任明帝)萧岩投降,隋帝(一任文帝)杨坚十分愤怒,对高颍说:“我当人民的父母,怎么可以因为隔着一条衣带宽的长江,而不前往拯救?”下令大量建造巨舰。有人请求保守秘密,杨坚说:“我公开执行上帝发动的诛杀,有什么秘密可言?”命把造舰时削下的木屑,全部投入长江,任它顺水流下,说:“如果他们因恐惧而能改过,我还有什么要求!”

中国人一旦做了一个官,有了一点权,则急急于当小民父母的观念,就油然而生。有此一念,小民注定地永远是一群未成年的儿童,“君王”之类,有神圣的义务,为小民厘定行为规范: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什么书可读,什么书不可读!什么观念可有,什么观念不可有!什么梦可做,什么梦不可做!于是,小民需要领导,儿童需要管教,有权大爷成了小民的老爹,遂乐不可支,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才是天下第一好的政治制度。

亡国之君

589年,陈帝国首都建康(江苏南京)被隋军包围,情势危急。镇东大将军任忠战败,奔回宫城(台城),向陈帝(五任)陈叔宝报告战败情形,说:“陛下好好保重,我已无能为力!”陈叔宝付给任忠黄金两袋,命他出去招兵买马,继续作战。任忠说:“陛下最好坐船往上

游投奔大军(指周罗睺军),我当拼死保卫。”陈叔宝信以为真,叫任忠出宫部署,命宫中后妃宫女,整理行装,等待任忠。可是过了很久,不见任忠回来。当时隋帝国庐州军区(总部设庐州【安徽合肥】)总司令(庐州总管)韩擒虎,正向建康推进,任忠率领几个骑兵,前往石子冈(江宁县南)迎降。引导韩擒虎军直入建康(南京市)朱雀门,陈军打算迎战,任忠挥手叫他们散去,说:“我这个老汉尚且投降,你们还想做什么!”大家都自动逃走。于是,政府各单位文武官员,一逃而空。陈叔宝对袁宪说:“我平常待你,不比待别人好,今天使人惭愧。不仅仅是我没有品德,也是江东(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知识分子的道义和担当,完全丧失。”

亡国之君往往以无比的勇气,奔向悬崖绝壁,凡劝阻他,或想要拉住他的人,都会被他诛杀。可是当他一头撞下深谷时,却痛恨那些未被他们诛杀的朋友,当初为什么不肯劝他一句,或拉他一把;尤其痛恨他们竟然不肯跟自己一同摔死。于是,陈叔宝詬骂江东知识分子丧尽道义,朱由检詬骂“臣都是亡国之臣”,希特勒更詬骂德国人堕落,竟拒绝为他阁下一个人而全体送命!

王颁焚尸复仇

隋帝国开府仪同三司(勋官六级,正四品上)王颁,是王僧辩的儿子。隋灭陈后,深夜,挖掘陈帝国一任帝陈霸先的坟墓,挖出骨骼,用火焚化成灰,溶到水里喝下(报复陈霸先叛杀老爹王僧辩之仇,参考555年9月)。然后自己捆绑,向晋王杨广投案自首。杨广转报中央,杨坚下令赦免。但仍指派五户人家,负责洒扫陈帝国一任帝(武帝)陈霸先、二任帝(文帝)陈蒨、四任帝(宣帝)陈顼等三座坟墓。

中国历史上两大鞭尸巨案,一是伍子胥对付卅弃疾,一是王颁对付陈霸先。伍子胥首先为复仇者创下佳话:“黄金千两酬漂母,藤鞭三百报平王(卅弃疾)。”引起英雄志士的万丈豪情,和暴君暴官神经末梢的恐惧。它提示人生一种高贵的指标:是非分明,善恶分明,恩怨分明,大丈夫固当如是。可是伍子胥的行为流传千古,而王颁的焚骨饮灰,却默默无闻。只因酱缸越深,君王越是尊严得像老虎屁股,没有人敢碰,司马光能照实转录,应受钦敬。

我们赞扬鞭尸,因为冤酷难伸的人,有权报复。以卅弃疾、陈霸先罪恶标准,衡量中国历史上五百五十九个帝王,恐怕只有很少几个人,才能逃过这项惩罚。

方块字的凝聚力

589年,陈帝国覆亡(陈霸先于557年建国,589年降隋,立国三十三年,凡五位君王)。隋王朝政府领土增加三十州、一百郡、四百县。隋帝(一任文帝)杨坚下诏:建康(江苏南京)的城墙和宫殿,全部摧毁拆除,改作农田,供人民耕种。在石头城(南京市西北)另设蒋州。

陈帝国覆亡,大分裂时代和大分裂时代后期的南北朝时代,同步结束。国家在隋政府领导下,又归统一。中华人经过二百八十六年的离乱隔绝和互相仇恨之后,重新团聚。大分裂像一个大火炉,中国境内各民族,几乎全被中华人消化。再没有严重的鲜卑人、匈奴人、羯人、氐人、羌人之分。这个新的国家,因含有新的血液,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强烈而持久的统一诉求,可能是长期统一的一种惰性,也可能跟儒家“定于一”的思想有关。所以,即令在

大分裂时代,统一却一直是一种憧憬。这是中华人显著的特性——总是求同。

促成中国统一的动力中,方块形状的中文,强烈地发挥它的凝聚力。欧洲自五世纪西罗马帝国亡后,四分五裂的现象,并不比中国大分裂时代更糟。欧洲人和若干雄才大略的君王,与天主教教宗,也都怀着再统一的雄心壮志,可是欧洲失败而中国成功。即令是一个民族,如果分裂过久,因言语的不同,以及所导致的文字的不同,都会成为若干截然不同的国家。罗马帝国使用的拉丁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一旦两地隔绝,言语相异,各自用字母拼出各自的语言,不同的各种文字,自纷纷出现。自从腓尼基人发明拼音字母,欧洲就注定了不能统一。中国境内语言的分歧,比欧洲更甚。可是没有字母这项工具,各地不能用拼音的方法创造相异的文字。在广大辽阔的疆域之内,中文遂像一条看不见的魔线,把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血缘不同的人民的心灵,缝在一起,成为一种自觉的中国人。虽然长久分裂,却一直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分裂是暂时的,终必统一。因之,国与国合并之后,人际之间,只有地域性的冲突,没有民族性的冲突。不像欧洲,合并成为一个国家之后,立刻就发生问题。假定拉丁文也是方块字而不是拼音字的话,欧洲可能像中国一样,早统一成为一个单一国度。

高颀妒心太重

杨坚在发动攻击陈帝国战争中,经常派高颀向上仪同三司(勋官七级,从四品上)李德林请教谋略,然后转告晋王杨广。现在,杨坚赏赐这项功劳,加授李德林:柱国(勋官二级,正二品),封郡级公爵,发给绸缎三千匹。诏令已经宣布,有人警告高颀说:“现在把功

劳都归给李德林,那些在疆场上死战的将领们,一定愤愤不平。而且,后世看来,一切计策都出自李德林指示,你这个总部秘书长(晋王元帅长史),好像有也可,没有也可。”高颍进宫禀报,杨坚下令收回。

西汉王朝建立时,气象盖世,刘邦把所有的功劳,归于张良、萧何、韩信。韩信的战绩震耳欲聋,其他将领当然不会反对,但张良却隐在幕后,处境跟李德林完全一样,刘邦硬把张良突出到万军之上,显示刘邦确实具有英明领袖必须具有的洞察力和开阔的胸襟。杨坚因李德林反对他滥肆屠杀(参考 581 年 2 月),记恨在心,所以遇机即发,而高颍也深知谗言一入,杨坚就会立刻顺水推舟,把李德林一笔抹杀。高颍是一个知识丰富的谋士,无论待人或处理事务,很多地方值得赞许,但他的嫉妒心太强,既嫉妒张丽华之美,又嫉妒李德林之能,使他跟杨坚一样,难以跃升到智者层面。

弘演与任忠

杨坚下诏,任命陈帝国国务院总理(尚书令)江总,当上开府仪同三司(勋官五级,从三品);国务院执行长(仆射)袁宪、骠骑将军萧摩诃、镇东大将军任忠,全当开府仪同三司(勋官六级,正四品上);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吴兴(浙江湖州)人姚察,当皇家图书馆主任秘书(秘书丞,正五品上)。杨坚嘉许袁宪的高尚节操,下诏说他是江表(江东)第一人,命他当昌州(湖北枣阳南)州长。杨坚听说陈帝国总顾问长(散骑常侍)袁元友,过去不断向陈叔宝直言规劝,特任命袁元友当国务院文官部爵位司长(主爵侍郎)。杨坚公开对文武百官说:“削平江南(长江以南)的时候,我后悔没有立刻诛杀任忠。他接受人家的荣耀俸禄和重要委任,不但不能横尸一死,身殉国

难,反而借口说他已无能为力,比起弘演剖腹,把君王的肝脏藏到腹中,相差岂不太远!”(弘演剖腹把卫国国君【懿公】卫赤的肝藏到自己的肚子中,参考397年8月。)

中国帝王最主要的一项任务(甚至是唯一的一项任务),就是如何使部属效忠,一切儒家学派的努力,也都朝向这个指标。礼教所以被重视,就是它可以使人心甘情愿地当仆当奴。于是弘演剖开自己的肚子,收藏君王的肝脏,遂被钦定为一个可敬的天下第一忠,也成为历代帝王意淫中的高贵典范。我们尊敬弘演的情操,但认为剖腹藏肝是一个杜撰的野蛮神话。

任忠已尽了他的职责,但他无力挽回大局。杨坚之所以恨任忠不死,只是希望自己的部属不要效法任忠,而要效法弘演,为杨坚剖肚、也为杨坚藏肝。但我们小民则希望将军们都能像任忠一样,竭尽自己的职责就够了,应把杨坚的肝,抛到阴山背后!

刘孝孙

最初,隋政府颁布《张宾历》,全国通行(参考584年正月)。广平(河北永年东南旧永年镇)人刘孝孙、冀州(河北冀县)秀才刘焯,先后指摘它的错误。可是张宾正受隋帝杨坚宠爱信任,天文台长(太史令)刘晖,又附和张宾,共同抨击刘孝孙,把他逐出京师(首都长安)。后来,张宾逝世,刘孝孙当掖县(山东莱州)主任秘书(丞),辞去官职,前往京师(首都长安)上书,重提当年争论,杨坚下诏调他到天文台当顾问官(直太史),一连很多年,都没有升迁。最后,刘孝孙手抱他的著作,命他的学生抬着棺木,到宫城门下,伏地痛哭。执法人员把他逮捕,上奏杨坚,杨坚大为惊异,询问国立贵族大学校长(国子祭酒)何妥,何妥证明刘孝孙的历书正确。杨坚遂命人比较

《刘孝孙历》与《张宾历》的优劣。顾问官(直太史)勃海(河北东光)人张胄玄,跟刘孝孙共同指出张宾历缺失,但反对意见也跟着兴起,议论纷纷,很久不能获致结论。杨坚命在很多问题中,增加讨论日蚀问题,杨素等覆奏,说:“天文台长(太史令)刘暉前后预测日蚀二十五次,全都没有应验;张胄玄的预测,全部应验;刘孝孙预测超过一半应验。”杨坚于是召见刘孝孙、张胄玄等,亲自慰劳勉励。刘孝孙请先把刘暉斩首,然后才有可能厘定新的历法。杨坚大不高兴,命搁置新历。刘孝孙不久逝世。

刘孝孙的学识,应受到肯定,甚至不得不用政治手段,去争学术真理,我们也万分同情。然而,刘暉不过一个差劲的学棍,并不是江洋大盗,在假面具被拆穿后,唾弃他就够了,刘孝孙怎么会想到还要索取他的性命?

学术辩论,败者固要杀人,胜者也要杀人,高级知识分子都成了黑社会堂主,中国文化停滞和落后的原因,在此现出端倪。

萧吉、王劼之辈

杨坚喜爱向鬼神祈福,上仪同三司(勋官七级,从四品上)萧吉上疏说:“岁逢‘甲寅’‘乙卯’,天地相合,今年(594)乃‘甲寅’之年,而‘辛酉’(十一月一日)正巧是‘冬至’之日。明年(595)乃‘乙卯’之年,而‘甲子’(五月七日)正巧是‘夏至’之日。冬至之日,阳气始生,到首都南郊祭祀天神之日,恰是皇上(杨坚)的本命之年(鼠年生,则每逢鼠年,就是本命之年)。夏至之日,阴气始生,到首都北郊祭祀地神,恰是皇后的本命之年。皇上的恩德像天一样覆盖大地,皇后的仁爱像地一样承载万物。因之,天地阴阳二气,在这个时辰会合。”杨坚大为高兴,赏赐萧吉绸缎五百匹。编制外初级监督官(员

外散骑侍郎,从五品下)王劼声称杨坚的面貌好像盾牌,庄严神圣;并指示他的部属注意这项特征。杨坚大喜,命他当皇家图书院国史编撰官(著作郎,从五品上)。王劼不断上疏,指出杨坚接受上帝旨意,登上皇帝宝座,天神显示的祥瑞,非常之多。同时收集民间歌谣,引用神秘预言书(图书谶纬),更把佛教经典中的文句,加以更改,甚至使意义完全相反,撰写《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呈报杨坚;杨坚命全国人民都要阅读。王劼召集各州派到中央的进奏官,洗手焚香,把该书恭放案头,高声朗诵,抑扬顿挫,好像唱歌,为时十天甚至一月之后,从头到尾再朗诵一遍,这才结束。杨坚越发高兴,对王劼的赏赐越来越多。

知识分子为了升官保位,厚颜无耻地撰写文章谄媚当权头目,不过是小号文妖。如果再昧尽天良,还要用别人的生命自由作自己升迁的垫脚石,则是大号文妖。至于听见其他文化人遇难,立刻划清界线,落井下石,不过中等文妖。像萧吉、王劼两个可怜兮兮的干法,一个白日说梦,一个洗手焚香,恭读“训词”,乃吃剩饭角色!这种蕞尔之辈,越到后代不但不绝,反而像春雨后的狗尿苔,更遍地都是,使人为中华民族的质量担忧。

独孤是女权悍将

皇太子杨勇喜爱女色,东宫很多美女受到宠爱,而云昭训尤其艳丽照人,压倒群芳。正妻元妃跟杨勇感情不睦,心脏病忽发,只两天时间,即行逝世(参考591年正月)。杨勇的娘亲独孤皇后,认为元妃死得离奇,可能被人谋害,对杨勇严厉责备。从该年(591)开始,云昭训主持东宫,生长宁王杨俨、平原王杨裕、安成王杨筠;高良娣生安平王杨巋、襄城王杨恪;王良媛生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成姬生

颍川王杨暉(音 jiǒng【窘】);其他美女则生杨孝实、杨孝范。独孤皇后越发愤愤不平,不断派出暗探,寻求杨勇过失。

赵翼曰:“自古以来,宫中妒妇,没有一个人能超过隋王朝的独孤皇后,不仅自己嫉妒,连儿子或臣属的小老婆,她也嫉妒。儿子对小老婆好,对正妻不好,娘亲厌恶,犹可说是家庭常情,至于臣属之有小老婆,跟皇后有什么相干,竟然也痛恨入骨,岂不是妒得出奇。”

独孤女士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权运动悍将,而班昭女士(曹大姑)之流,在男子脚下,陪笑求全,自我作践,不过一名女奴集中营总管罢了。可惜独孤没有建立一个理论基础,在那个男人沙文主义的中古时代,她的主张只能产生压力,不能产生说服力,受惩罚的人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独孤女士除了自己生闷气外,徒制造笑料。

婆媳文化

603年,隋帝(一任文帝)杨坚(本年六十三岁),命幽州军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总司令(幽州总管)燕荣自杀。

燕荣性情严苛残暴,对左右官员常常鞭打,每次甚至以一千鞭为单元。曾经在路旁见到荆棘,认为可以当作刑杖,命人砍下制造,制成后用人体作试验。那个人诉说无罪,燕荣说:“这次等于预支,以后你有罪时,可以抵销。”不久那人犯了罪,燕荣下令鞭打,那人说:“前天被打,大人说以后有罪,可以原谅。”燕荣说:“没有罪还打,何况有罪!”照样鞭打。

观州(山东东光)秘书长(长史)元弘嗣,调任幽州秘书长,元弘嗣恐怕受燕荣的屈辱,坚决辞职。杨坚特下训令给燕荣:“元弘嗣如果犯的罪要责打十鞭以上的,要先奏报批准。”燕荣跳起来说:“好小

子,你敢玩我!”于是派元弘嗣监收仓库粟米,如果颗粒不够饱满,或扬起来仍有谷皮的,立刻处罚,虽然每次鞭打,都不满十下,但一天之中,甚至打三四次。这样经过一年,双方怨恨日深,燕荣索性逮捕元弘嗣,囚禁监狱,不准家人给他送饭。元弘嗣饥饿难忍,把衣服里的棉絮抽出来,用冷水吞食。他的妻子前往长安宫门外呈递奏章,请求申冤。杨坚派使节调查,完全是事实,弹劾燕荣暴虐,而贪赃枉法,尤其严重。杨坚遂把燕荣召回京师(首都长安),命他自杀。

元弘嗣接任燕荣的官位,残酷凶暴,比燕荣更厉害。

燕荣和元弘嗣的故事,使人震惊,不是震惊燕荣暴虐,而是震惊元弘嗣的更暴虐。有句谚语说:“苦命媳妇熬成婆!”熬成婆后,不但为苦命的媳妇,解除苦命,反而比原来的恶婆更凶暴的虐待苦命的媳妇。

中国革命一直是“元弘嗣打倒燕荣”模式,所以一次不如一次,一代不如一代。这使我们警觉到,仅只拯救受苦受难的小民是不够的,必须有超过夺权层面的最高理想,作为革命的指导原则。否则小民就永远有个恶婆,就永远被燕荣和元弘嗣轮流施暴!这正是中国人的悲哀。

杨谅起兵

隋帝(二任炀帝)杨广,派车骑将军(正五品上)屈突通(屈突,复姓),携带亡父杨坚的诏书,征召杨谅到中央朝见。最初,杨坚跟杨谅秘密约定:“我如果用政府诏书或训令征召你,‘敕’字旁特别加上一,再跟玉麟兵符相合,你就上道。”杨谅看到诏书上没有那一点,知道发生变化,盘问屈突通。屈突通态度强硬,不肯屈服,被送回长安。杨谅遂动员军队叛变。总部军政官(总管司马)皇甫诞,恳切劝

阻,杨谅把皇甫诞逮捕囚禁。宣称杨素谋反,起兵讨伐。

杨谅如果宣称讨伐弑父凶手杨广,声势会锐不可当,可能此时弑父的消息,还没有泄漏。然而,专制社会中的政治斗争,不择手段,与其栽赃说杨素谋反(杨素并没有谋反),何如一口咬定杨广弑父?杨谅在正式起兵后还弄不清作战目的——是摧毁中央?还是只求割据?就可看出杨谅不过一个簇花饭桶!

王颊警语

杨谅反抗军将领王颊(音 kuǐ【傀】),屡次提出建议,都被杨谅拒绝,对他的儿子说:“情况恶劣,大军一定失败,你要紧跟着我。”中央军杨素向杨谅发动攻击,杨谅束手无策,请求投降。王颊知道无法逃生,告诉他的儿子说:“我的谋略不亚于杨素,只因所有建议都不被接纳,遂到今天这种地步。不能坐在这里等他们捉拿,让那些无赖小丑成名。我死之后,你快逃命,无论如何,不可投奔亲戚朋友!”于是自杀,尸体暂时掩埋在石洞中。他的儿子几天没有饭吃,只好投奔亲戚朋友,最后终被生擒,连同王颊的尸体,送到晋阳(山西太原),一齐斩首。

王颊警告他的儿子:“不可投奔亲戚朋友!”字字是人生历练,老爹王僧辩所遇非人,变生肘腋(参考555年9月);王颊同样所遇非人,被拖下水。然而不经此变,这段智慧言语,不能留传。

大难临头之际,敌人的天罗地网,一定设在自己的亲友之家,王颊之子不去行乞讨饭,而去投奔舒适之地,正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偏自来,不知道杀手早已埋伏停当。即令没有埋伏,在威逼利诱下,亲戚朋友的情谊有其极限,沈充在兵变失败后,投奔部将吴儒

家,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证(参考324年7月)。

凡是要逃亡或正在逃亡的英雄豪杰,都要谨记王颀之言。

杨坚五子同一母

隋政府文武百官上奏,认为汉王杨谅应该诛杀,杨广不许,而只开除杨谅的官籍,从皇家户籍中剔除姓名,杨谅遂被囚禁而死。杨谅的部属及辖区平民,被牵连而遭处死及流放的,有二十余万家。最初,一任帝杨坚跟独孤皇后,互相敬爱,发誓绝不准许有异母兄弟。杨坚曾经对文武百官说:“从前的帝王偏爱小老婆,嫡子与庶子遂互相斗争,终于罢黜太子,另立储君,甚至把国家搞亡。我从没有小老婆,五个儿子,都是同一娘亲所生,可以说是真正的骨肉手足,所以我从没有这方面的忧虑!”杨坚又鉴于北周帝国各亲王力量太弱,所以命他的儿子们分别据守重要军事基地,独当一面,权力跟中央政府相等。到了末期,父子兄弟互相怀疑猜忌,五个儿子全都不能终其天年。

专制封建制度是一个绝症患者,治愈了跛脚,却引起瞎眼;治愈了瞎眼,又引起屁股溃烂;治愈了屁股溃烂,又发生老年痴呆;治愈了老年痴呆,又得了脑膜炎。反正是扶得东来西又倒,病情越治越严重。开国帝王都想矫正前朝的弊端,然而,上帝注定一定会再生出他意想不到而又招架不了的另一种弊端。

官场友谊的可怕

蜀王杨秀事件时(参考 602 年闰十月),右卫大将军(十二禁军第二军,正三品)元胄,被控跟杨秀有私人友谊,开除官籍,长久不能复职。当时,慈州(河北磁县)州长上官政,也因犯罪贬逐岭南(南岭以南),将军丘和因不能固守蒲州(山西永济),也被免职。元胄跟丘和是多年老友,两人相聚,酒酣耳热,元胄对丘和说:“上官政,一代英雄,流放到岭南(南岭以南),会不会乘机发动大事?”然后抚摸自己的肚子,说:“如果是他,他不会没有作为。”丘和上疏检举,元胄竟被处死。于是,杨广任命上官政当骁卫将军(十二禁军第七军,从三品),丘和当代州(山西代县)州长。

元胄为了投靠权势,乘危陷害老友元旻,内心的险恶使人血液都结成一团(参考 600 年 9 月)。所得到的赏赐还没有用完,他的老友丘和也在他背后插上一刀。我们从来不机械地相信善恶必有报应,但是如果有证据显示确有报应时,也不禁抚案叹息。再想不到,官场友谊,竟这般可怕!

云定兴出卖外孙

云定兴(故太子杨勇正妻云昭训的老爹)、阎毗(前车骑将军),因谄媚故太子杨勇,连同妻子都被判刑,男当官奴,女当婢女(参考 600 年 10 月)。杨广登极,大量兴建土木工程,听说云定兴心思灵

巧,遂特别召见,命他负责主持这项工作,而授阎毗当“朝请郎”(散官,正七品上)。当时,宇文述正在当权,云定兴送给宇文述夜明珠、细罗帐,以及新奇的衣服装饰,和歌声悦耳的舞女,向宇文述摇尾,宇文述大为欢喜,把他当作老哥看待。

杨广将向四方蛮族挑战,大量制造兵器,宇文述推荐云定兴负责监制,杨广同意。稍后,宇文述告诉云定兴说:“你所制造的武器,皇上都称心合意,可是始终不能得到一个正式官职,只为了长宁王(杨俨)兄弟迄今仍没有死!”云定兴说:“那几个没用的东西,你为什么劝皇上把他们除掉?”宇文述遂奏报杨广,说:“房陵王(杨勇)的几个儿子,都慢慢长大。现在陛下要出兵征伐四邻,如果教他们随驾行动,看管比较困难,如果集中管理,恐怕又发生问题。反正他们也没有用处,请早日决定处分。”杨广同意,于是毒死长宁王杨俨,把他的七个弟弟流窜到岭表(南岭以南),但仍派出杀手尾追,在中途全部诛杀。

长宁王杨俨兄弟的父母杨勇及云昭训,不幸被仇家害死,兄弟八人,像暴风雨中的孤雏,朝不保夕,唯一可倚靠的就是外祖父云定兴。在他们有限的记忆里,只不过八年之前,外祖父还把他们当作凤凰,灾变突降,老人家是唯一的庇荫。

然而,官场文化中,为了夺权争位,可以随时丧尽天良。云定兴之出卖血亲骨肉,比起杨广之弑父,不过小事一桩。

裴蕴与薛道衡

副立法长(内史侍郎,正四品)薛道衡,以才干及学问闻名于世,在中央长期掌握权柄。一任帝杨坚末年,出任襄州军区(总部设襄州【湖北襄樊】)总司令(襄州总管)。杨广登极,薛道衡当番州(广

东广州)州长,杨广命他回京,打算用他当皇家图书院长(秘书监,从三品)。薛道衡抵达中央后,呈递《高祖文皇帝颂》(杨坚颂),杨广阅读后,大不高兴,回头对苏威说:“薛道衡赞扬前任政府,仿效《鱼藻》诗篇,来意不善。”(《诗经·鱼藻》:“鱼在海藻里游/好大的头/君王居住镐京【陕西西安西镐京镇】/快乐饮酒。”“鱼在海藻里游/好长的尾/君王居住镐京/饮酒沉醉。”“鱼在海藻里游/紧傍着水草/君王正在镐京/屋美楼高。”本是一首普通抒情诗,却有人赋给它政治意义。《毛诗·小序》说:这是卫国十一任国君【武公】卫和,讽刺周王朝十二任王【幽王】姬宫涅的诗,意思是:“万物失去和谐,姬宫涅身居镐京,将无法独自快乐,于是君子思念一任王【武王】姬发。”这种怪诞的解读,连理学大师朱熹都不能接受,可是杨广却因弑父之故,过度心虚,以致兴起杀机。)遂改命薛道衡当京畿总安全官(司隶大夫,正四品),准备对他下手。京畿安全署(司隶台)地方安全官(司隶刺史)房彦谦,看出情形不对劲,劝薛道衡闭门不再会见宾客,言辞卑屈,在政坛上保持低姿势,薛道衡不能接受。

正巧,杨广下诏重新修订法令,大家议论纷纷,很久不能决定,薛道衡对同僚说:“如果高颀仍在,早就施行!”有人检举,杨广大怒说:“你想高颀是不是?”下令有关司法单位调查审理。裴蕴奏报说:“薛道衡自负才能,又仗恃他是陛下的旧人,所以心中没有君王,把过错罪恶都推给国家,随意制造灾祸。仅只论他的罪名,好像隐约不明,可是探讨他的心意,却是一个很险恶的叛逆。”杨广说:“对极!我从前和他一同作战(指南征陈帝国之役),他瞧不起我这个无知少年,跟高颀、贺若弼等,在外专权独断,作威作福。等到我登上宝座,他心里不能平衡,幸好天下无事,才没有谋反!你认定他心存叛逆,真是观察入微,真知灼见。”

薛道衡认为自己被指控的并不是大的过失,就催促司法机关早日结案,他相信奏报上去时,杨广一定赦免;命家人准备饮食,用以供应前来道贺慰问的宾客。再也想不到,奏报上去后,杨广下令薛道衡自杀。薛道衡仍不在意,不肯服毒。司法机关第二次奏报,杨广下令

把他绞死(年七十岁),妻子儿女放逐遥远的且末郡(新疆且末)。天下人为他呼冤。

文化人向专制政治首领歌功颂德,已够下流,裴蕴竟至于甘作帮凶,引导钢刀,更是标准的下流胚。下流胚并不白干,往往可以换取到一官半职,和因之而来的一星点荣华富贵。

薛道衡献了一篇《高祖文皇帝颂》,便被诛杀,只因为他拍马屁拍错了地方,拍到马屎上了。杨广弑父,老爹成了他的痛牙,说明下流胚的魅力固有升官发财的功能,但也潜伏着误拍马屎的危险,并不一定无往不利。

裴矩、郭衍、宇文述

杨广经常夸奖裴矩的才干,对文武官员说:“裴矩完全了解我的意向,所有报告都是我心里早计划好,不过还没有说出口,裴矩竟然都能想到,如果不是尽忠国家,怎么能够这样?”当时,裴矩与右翊卫大将军(十六禁军第二军,正三品)宇文述、副立法长(内史侍郎)虞世基、总监察官(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九大夫之一,从一品)郭衍,都以谄媚受杨广宠爱。宇文述的功夫尤其精致,容貌举止,无一不迎合杨广的心意,杨广左右侍从官员,全都向宇文述学习。郭衍曾经向杨广建议每隔五天出席一次朝会,警告说:“不要效法高祖(一任帝杨坚),自己白白辛苦。”杨广越发认为他忠心耿耿,说:“只有郭衍的心,跟我相同。”

摇尾系统在没有当权时,不过只是摇尾,为害不大。一旦当权,立刻就成了鲨鱼,为害酷烈。从摇尾到噬人,“权势”使他成长。这些人在把同辈忠良吞食罄尽之后,很难不掉过头来,吞食主人。

张金称

清河郡(河北清河)变民首领张金称,攻陷平恩(河北丘县西南),一个早上就屠杀男女一万余人;又攻陷武安(河北武安)、巨鹿(河北巨鹿)、清河(河北清河)。张金称比其他变民首领更为残暴,所经过的地方,不留一条人命。

我们真要看清楚,历史上确实有一种层出不穷、令人沮丧的现象:争取民主的人不了解什么是民主,一旦当权,往往更跋扈独裁。反抗暴政的人,不一定崇拜自由平等,而是他要自己爬上高位,由他施暴。

历史上的变民,固不一定是强盗,但也不一定就是正义之师。俗话说:政府军杀人劫掠如同梳子,变民军杀人劫掠如同篦子。梳齿的间隔大,还可能留下残余;篦齿密密排列,真是点滴不漏。苦媳妇一旦熬成婆,往往比原来的恶婆更恶,中国人的无穷灾难,种因于此。

张须陀是名将

荥阳郡(河南郑州)郡长、郧王杨庆,是杨弘的儿子(杨弘,是一任帝杨坚的族弟,参考580年7月24日),对变民军首领翟让无力讨伐。隋帝杨广,调张须陀当荥阳郡副郡长(通守),专门对付翟让。翟让从前屡被张须陀击败,听到消息,大为恐惧,打算逃走躲避。李密说:“张须陀勇敢而没有头脑,在战场上又不断取得胜利,将士们

骄傲凶狠,可以在一次战役中,把他活捉,你只管严阵以待,我保证为你大获全胜。”

翟让不得已,集结部队,准备会战。李密派一千余人埋伏大海寺(荥阳县北)北树林之中。张须陀一向瞧不起翟让,用方阵推进,翟让攻击,情势不利,张须陀乘胜反攻,向北追赶十余华里。李密发动伏兵袭击,张须陀战败。李密、翟让、徐世勣、王伯当,各路变民军联合围攻,张须陀突围而出,而左右将领不能全部脱险,张须陀再跃马杀入重围,救他们出来。这样来往三四次,终于阵亡。他所率领的将士官兵日夜悲哭,数天都不停止;黄河以南郡县,士气沮丧。

张须陀阵亡,官兵士卒悲号哭泣,数日不绝,这才是名将。像霍去病不把部下士卒当人,不过是一个侥幸成功的无赖汉而已。

杨广是亡隋主凶

越王杨侗派祭祀部秘书长(太常侍)元善达,辗转穿过变民军控制地区,从小路前往江都(江苏扬州),面见杨广,奏报说:“李密拥有武装部队百万之多,进围东都(洛阳),盘据洛口仓(河南巩县东),而东都(洛阳)城里没有粮食。陛下如果能够早还,乌合之众,一定四散。不然的话,东都不保。”忍不住呜咽流涕,悲痛不已,杨广脸上也显出心情沉重。虞世基在旁报告说:“越王(杨侗)年纪还小,是他们这班人骗他。如果真的像所说的那么严重,元善达怎么能够走到这里?”杨广勃然大怒,咆哮说:“元善达,你这小子,竟敢在金銮宝殿上,当面侮辱我!”命他穿过变民军控制区,前往东阳(浙江金华)催运粮草,元善达遂在中途死于变民军之手。从此之后,政府官员人人闭口,没有一个人敢报告一句变民军的消息。

虞世基容貌端庄,做事谨慎,沉默寡言,所说的话,差不多都深合

杨广的心意,因此,也特别受杨广的宠爱,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虞世基的亲友党羽,仗恃他的权力,卖官卖爵,贪赃枉法,公开收受贿赂;趋炎附势的人奔走他的家门,热闹得好像菜市场。因此,无论政府或民间,对他都十分痛恨。立法院立法官(内史舍人)封德彝谄媚虞世基,因虞世基不太了解文官制度,封德彝暗中为他规划,竭力执行杨广命令和顺从杨广旨意;文武官员的奏章有触怒杨广可能时,都放到一旁,不肯转呈;审理诉讼案件,常引用最严厉的条文,加深诬陷;可是论功行赏时,却又尽量挑剔,使之符合最低条文。所以杨广对虞世基的信任日益增高,隋政府的政治遂日益败坏,都是封德彝所作所为。

隋王朝政治日益败坏,责任在杨广一人,跟虞世基何干?又跟封德彝何干?这不是说摇尾系统鲨鱼群都一身雪白,而是臣属没有能力颠覆一个王朝。首领才是主凶,主凶才有这种能力。

洛水对峙

越王杨侗派虎贲指挥官(虎贲郎将)刘长恭等,率守城部队,庞玉率偃师(河南偃师)民兵,与王世充等会师,共十余万人,进攻变民军首领李密据守的洛口(河南巩县)。隋政府军与李密变民军,中隔洛水,互相对峙。杨广下诏命各军都受王世充指挥。

关于王世充与李密的对峙,《通鉴》上的处理,最为平实。《略记》说:“王世充攻击李密,所向无敌,没有一次不能摧毁,传递捷报的文书,相继不断,人民欢欣,路上都有歌声。”《蒲山公传》说:“自秋季僵持到冬季,凡三十余战,王世充大多失败。”《河洛记》说:“四十余战,王世充没有功绩。”

这些史料给我们启示：对一件事情的探讨，不但不能听一面之词，甚至在你听了三面之词后，仍不能了解真相，古代事情简单，尚有如此针锋相对的记载，时至二十一世纪，信息多如倾盆大雨，要作正确判断，更需要智慧。

杨广伏诛

616年3月，政变在江都（江苏扬州）爆发，虎贲指挥官（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等，率军从玄武门进入宫城，隋帝（二任炀帝）杨广听到消息，急忙脱下皇帝衣服，换上普通服装，逃到西阁。裴虔通跟元礼率军攻击东阁，魏女士把门打开，政变军进入宫中小巷（永巷），询问说：“皇上在哪里？”一个美女出来，指指西阁。指挥官（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杨广隔着窗子，问令狐行达说：“你是不是打算杀我？”令狐行达说：“不敢，只是打算请你西返！”遂押住杨广，走下阁楼。杨广当晋王的时候（六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裴虔通是他的左右亲信，现在，杨广一看到裴虔通，就说：“你难道不是我的老友？有什么怨恨，一定要谋反？”裴虔通说：“我不敢谋反，只为了将士们想回自己家乡，打算请你回京（首都长安）而已。”杨广说：“我正是要回京，只因上江（长江）运粮船还没有到，才一直拖延，现在就和你一同动身！”裴虔通派军队看管杨广。孟秉派武装骑兵迎接宇文文化及，宇文文化及害怕得抖成一团，说不出话，有人前来晋见，宇文文化及只会手扶马鞍，不敢抬头，连称：“罪过！”等到了城门，司马德戡晋见，把宇文文化及引到金銮宝殿，尊称他“丞相”。裴虔通对杨广说：“文武百官都在金銮宝殿，陛下必须亲自出去慰劳。”把自己所骑的马拉过来，逼杨广上马，杨广嫌马鞍和缰绳破旧，不肯上马，裴虔通命换一副新鞍新缰，杨广才上马。裴虔通一手拉缰，一手提刀，走出宫门，政变军大

为兴奋,呐喊号叫,声音震动大地。宇文文化及大声斥责说:“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干什么?还不带回去下手!”杨广问:“虞世基在哪里?”政变军将领马文举说:“已砍下人头。”政变军再把杨广拉到寝殿,杨广叹息说:“我有什么罪?这样待我!”马文举说:“陛下背弃皇家祖庙,不停地出巡游逛,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对内极尽所能的奢侈荒淫,使全国青年死在刀箭之下,妇女儿童的尸体填满水沟山谷,人民失业,盗贼遍地;专门信任花言巧语的马屁精,粉饰太平,拒绝规劝,怎么能说你没有罪?”杨广说:“我实在辜负人民,但对于你们,荣华富贵,应有尽有,而且都到顶点,为什么这个样子?今天的事,谁是首领?”司马德戡说:“普天之下,全都怨恨,岂止一个人!”宇文文化及又派封德彝条条宣布杨广的罪状。杨广最疼爱的幼子、赵王杨杲,年十二岁,在杨广身旁不停悲号哀哭,裴虔通举刀一挥,砍下杨杲人头,鲜血喷到杨广衣服上。政变军就要向杨广动手,杨广说:“皇帝自有皇帝的死法,怎么可以死于刀锋,把毒酒拿给我!”马文举等拒绝,令狐行达抓住杨广领口,猛地一按,按得杨广跌撞坐下。杨广发现大势已去,于是解下自己的丝巾,交给令狐行达;令狐行达遂用那条丝巾,把杨广绞死(年五十岁)。萧皇后跟宫女、宦官,拆掉漆床上的木板,做一个棺材,把杨广和赵王杨杲,一起浮厝在西院流珠堂。

杨广天生的大头症,患有一种肤浅而又强烈的炫耀狂。他所以在—一个地方总是坐不住,就因为他总是想去另一个新的地方,向新的对象,炫耀他的财富、权力,和炫耀他压根所没有的仁义道德。

引起杨广败亡的直接导火线——辽东三次战役,起因非常简单,他不过渴望在高句丽国王高元面前,满足一下大头症,偏偏高元不肯给他这个机会,一种失落感使杨广发疯。高元所以不肯亲身晋见,当然是怕杨广突然翻脸,留住他不放回国。那是不了解杨广身患大头症的缘故,根据他的病历表,我们可以肯定,高元如果到中国晋见,像突厥可汗阿史那染干那样,作卑屈的表演,他所得到的馈赠(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一定多得使他吃惊。

杨广当了十五年皇帝,死时才五十岁,他的故事像一则伊索寓

言：一个农夫牵一匹驴子走过悬崖，牵它靠里面一点，驴子坚决不肯，越向外挣扎，终于跌下深谷，粉身碎骨。农夫探头说：“你胜利了。”杨广曾经向人表示：“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尤其不能忍耐。”杨广也跟那匹驴子一样，最后大获全胜。

然而，杨广给我们一项最大的贡献，却是他挺身为我们作证：权力制衡是多么重要！小人物不断往上攀爬，往往会成为“两截人”，有权前是一种人，有权后立刻异化，变成另外一种人，嘴脸完全不同。杨广在掌握政权之前，受他律和自律的内外控制，给人的印象是喜爱读书，会做文章，沉默寡言，每一发言都十分中肯，殷勤、节俭、敦厚、朴实、谦虚、恭敬，集人间最好的美德于一身；想不到一旦取得权力，他律解除，自律瓦解，邪恶的心灵无法产生高贵情操，长期被压制的兽性，遂像火山一样爆发，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住他奔向绞绳。如果隋王朝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或是一个有制衡的社会，杨广的大头症，将永不会发作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甚至，他可能成为一位英明的首领，中国人也可能免除那么多悲惨遭遇。我们与其痛恨杨广，不如痛恨中国人并没有从杨广的暴行中，引发出权力制衡的沉思，反而一直酱在圣君贤相的诉求中，原地盘旋。

自我作践

唐王朝一任帝（高祖）李渊，每天朝会时，都自称名字，还邀请高阶官员同坐在一个席垫之上。刘文静劝告说：“从前，王导有句话：‘如果太阳跟地下万物一模一样，人民还怎么能仰望日光普照（参考318年3月）？’如今尊贵的陛下和卑贱的臣属，竟没有分别，不是正常现象。”李渊说：“从前，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跟老友严光，同睡一床，严光把脚压到刘秀肚子上。（《后汉书·严光传》：“刘

秀把严光接到内室,谈论往事旧情,整整一天,相聚一起,刘秀从容问说:‘我比从前怎么样?’严光说:‘陛下比从前略微有点进步。’晚上,同榻而眠,严光的脚压到刘秀肚子上。明天天文台长【太史】奏报:‘客星侵犯帝座,来势紧急!’刘秀笑说:‘是我跟老友严光睡在一起!’”)而今,各位高阶层官员全都德高望重,又是我平生好友,当年欢聚之情,怎么可以忘记,你不要在意。”

君王偶尔流露一点人性,不但没有人赞美,反而如刘文静之类马屁精,为了自己的一点官运,不惜砍掉那点人性,务使君王坚硬得像一个干屎橛。

这种自我作践,并要求别人也跟着自我作践的思想,是民主政治道路上的绊马索。

不明白的孩子呀!

隋王朝东都(洛阳)政府魏公爵李密,每次战胜,都派使节向隋帝(五任)杨侗,奏报捷音,东都政府官员十分高兴;只有王世充告诉他的部属,说:“元文都一帮不过舞文弄墨之辈,我观察这种形势,一定被李密生擒活捉。而且,我们官兵长期跟李密作战,杀死他们的父兄子弟,前后已经够多!一旦当他们的部下,我们势必一个不留。”用以激怒他的部众。

元文都得到消息,大为恐惧,遂跟卢楚等秘密定计,准备趁王世充朝见时,伏兵把他诛杀。段达性情愚昧而又胆小如鼠,恐怕事情万一不成,于是派他的女婿张志,把卢楚等的阴谋,告诉王世充。王世充率军袭击含嘉门,乱刀砍死卢楚。

杨侗派人登上紫微观(紫微门门楼),询问王世充:“带兵来干什么?”王世充下马道歉,说:“元文都、卢楚等,无缘无故要把我害死。

请诛杀元文都,我甘愿受罚。”段达在杨侗旁,命将军黄桃树逮捕元文都,送给王世充。元文都对杨侗说:“我今天早上死,晚上就会轮到陛下。”杨侗大哭,元文都一出兴教门,政变军乱刀齐下,像砍卢楚一样,把他砍死。段达又传达杨侗训令,大开宫门,迎接王世充入宫。王世充派他的部属接管所有宫廷侍卫,然后到乾阳殿晋见杨侗,杨侗对王世充说:“你专权独断,擅自诛杀,可曾奏报?岂是做臣属的道理!你仗恃手握兵权,可敢杀我!”

国剧中有“打渔杀家”一戏,当男主角萧恩携带女儿去刺杀恶霸复仇,准备再入江湖,临出发时,女儿把门锁好,又担心家具被人拿走,徘徊之间,萧恩长叹一声,说:“我那不明白的儿啊!”使人悲伤。本年(618),杨侗小娃不过十五岁,从没有面对过社会,纯洁得一如萧恩之女,所以竟然说出:“你可敢杀我!”我们也忍不住长叹一声,说:“你这个不明白的孩子啊!”

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斗争,权在人在,权亡人亡,血腥扑面,立竿见影。失败的一方,逃生是例外,遇害是正常。面目如画的杨侗,又怎能了解?而我们对专制政治之所以深恶痛绝的原因,也正在此。

朱粲吃人

自称楚帝的变民军首领朱粲,有部众二十万人,抢夺劫掠汉水、淮河一带,飘忽不定,每次攻破州县,还没有把仓库里的粮食吃完,就再他往;临走时,把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焚烧。朱粲的部众又不自己耕种,人民饿死的尸体堆积如山(人间惨事)。到了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粮食可供抢夺,军中粮食缺乏,朱粲乃鼓励士卒煮吃妇女、婴儿,声称:“人肉才是最美味的肉,只要别的地方有人,我们何必担心饿肚!”隋王朝国史编撰助理官(著作佐郎,正七品)陆从典、主任

巡察官(通事舍人,从六品。此时属巡察署【谒者台】)颜愍楚,因案被中央政府贬到南阳郡(河南邓州),开始时,朱粲请他们做他的贵宾,后来军中无粮,二人全家老幼,都被朱粲煮吃。朱粲又下令给所属各城村镇,运送老年人和幼童到大营,供士卒吞食。

受暴政迫害的人,并不每个人都值得同情;反抗暴政的人,也并不每个人都值得尊敬。有时候,被迫害的人或反抗暴政的人,反而更加凶恶,必须仔细区分。当然不能一棍子打落一船人,但也不能只因他们都是从天上下来的,就不去辨认谁是天使,谁是撒旦。

宇文化及不过一猪

自称许帝的宇文化及,和自称夏王的窦建德,在聊城(山东聊城)郊区会战,窦建德连战连胜,宇文化及退回聊城(山东聊城)坚守。窦建德四面八方猛攻,协防聊城的变民军首领王薄,大开城门,迎接夏军。窦建德进城,生擒宇文化及,晋见隋王朝萧皇后(杨广正妻),自己称“臣”,身穿白色服装,追悼杨广,至为悲哀;掳获皇帝使用的各种印信(包括传国玉玺),和护卫仪队。窦建德安抚隋王朝旧有官员,逮捕宇文化及的党羽宇文智及、杨士览、元武达、许弘仁、孟景,在隋王朝官员面前,把杨士览等斩首,人头悬挂大军营门之外;用囚车载着宇文化及,和宇文化及的两个儿子宇文承基、宇文承趾,押解襄国(河北邢台),斩首。宇文化及临斩时,没有其它的话,只说:“我不辜负夏王(窦建德)。”

宇文化及不过一只富贵惯了的猪,有权有势的家族中,往往多的是这种子弟,只是宇文化及做出了一件受万人欢呼的神圣大事——绞死暴君杨广。

可惜他这一辈子也只做对了这一件事,对一个英雄人物而言,已难抵抗当时封建势力的重压,何况一猪?当初众人起义时,如果不选择他当领袖,而选择一位豪杰,以手下骁果武士的善战和思乡心切,有很大的可能性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想不到,大家被字文化及的官位迷住了心智,认为“既然当那么大的官,一定有那么大的本领”,却忽略了官场之中,官位和能力,不成正比。

一头猪,纵然当上高官,甚至当上领袖,甚至幸运的还创下一点奇迹,但他仍然是一头猪!

邺城贱民

夏政府普乐(河北鸡泽)县长程名振,向唐军投降。唐帝(一任高祖)李渊任命程名振径任永宁(当时尚是夏政府首都,河北永年东南旧永年镇)县长,派他率军在河北(黄河以北)夺取土地。程名振于夜晚袭击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邺镇),裹胁男女一千余人而去,走到距城八十华里处,检查妇女乳房,凡是有乳水的(表示家有婴儿)九十余人,教她们全部回去。邺城人感激程名振的仁慈,特别设斋供应佛家和尚,为程名振祈福。

强盗攻破城市,掳掠男女一千余人,走到半途,叫每个女子露出双乳,检查有没有乳水,有乳水的九十余人,释放她们回家。这个城市人民对这位强盗头目竟然感激涕零,认为他是一个“仁人”,因而大肆施舍,为他祈福。

这真是骇人听闻的奇事,中国人活得竟是如此的屈辱!九十多位有奶水的年轻母亲,固然返回子女身旁,可是,剩下的处女和没有奶水的少妇,以及男性丁壮,他们的遭遇将是什么?却一字不提。只因释放了十分之一女性,强盗头目便成了“仁人”。在暴政长期凌虐

摧残下,“仁”“义”二字,竟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如果全城人民都在感恩,那是无耻。如果只不过被放回者家人感恩,又怎么说是全城?为什么对那些未被放回者的命运,和他们家人的悲哀,如此的漠不关心?更严重的是,强盗不但没有受到谴责,反而成为被害人的恩主!

在这件公案中,没有正义,没有公理,更没有尊严。城中那一小撮人,只要自己的女人回来,就心满意足,可谓标准的贱货。暴君暴官对这种人,如果不下毒手,真是天理不容。

窦建德之败

621年,唐军与夏军在武牢(河南汜水)决战,从早上七时到下午一时,士卒饥饿疲倦交加,纷纷坐下休息,又互相争夺饮水,徘徊不定,有撤退迹象。李世民命宇文士及率三百名轻装备骑兵,经过夏军阵地西端,向南狂奔,吩咐说:“盗匪(夏军)如果纹风不动,你就马上回来,如果他们有什么反应,就发动攻击。”宇文士及抵达夏军阵前时,夏军果然骚动,李世民大喜说:“总攻击的时间已到!”当时,在黄河北岸放牧的战马,恰巧赶来,李世民率轻装备骑兵先发,主力在后续进,蹚过汜水,向东一直冲入夏军营阵。夏政府文武百官正在朝会,唐军突然出现,文武百官恐惧惊慌,一直奔向窦建德,窦建德急下令骑兵出击,可是文武官员却阻住去路,无法通过,窦建德指挥文武官员退出,而就在这一刹那,唐军大量杀到,杀声震野,尘土遮天。而窦建德突然从马背栽下,白士让举起长矛,就要刺下,窦建德说:“不要杀我,我是夏王,可以使你富贵。”杨武威下马,把窦建德捆绑,教他骑上备用的马,一同晋见李世民。

隋王朝末年,各地起兵抗暴的武装首领,几乎仍免不了暴行,窦建德由平民崛起,贵至夏王,而仍保持善良,不但在隋王朝末年变民

群中,放出光辉,就是在中国全部反抗暴政历史中,也受最大尊敬。

然而再伟大的英雄人物,都会被命运左右,李世民因蛇逐老鼠而逃脱一命,窦建德却在最最紧要关头,马失前蹄。使人对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心生敬畏。

李世民斥苏威

唐政府秦王李世民坐在闾阖门(隋王朝时代洛阳没有闾阖门),前隋王朝宰相苏威请求晋见,声称年老多病,不能叩头,李世民派人斥责他说:“你是隋王朝宰相,王朝快要倾倒,你不扶持,竟然使君王被杀,帝国灭亡。见到李密、王世充,你都跪下叩头(参考618年7月、及619年3月),而今,既然又老又病,不必劳动相见。”后来,苏威到了长安(唐首都,陕西西安),又请求晋见,李世民又拒绝。苏威年纪确实已老,而且贫穷,没有官职爵位,在家逝世,年八十二岁。

苏威是一代贤才,李世民责备他:“王朝快要倾倒,你不扶持,竟然使君王被杀,帝国灭亡!”好像杨广之死,和隋政府瓦解,责任都在苏威一人肩上,这种责备不但不公平,而且离谱太远。苏威不过说了一句变民太多,不过呈献了一部《尚书》,便被免官削爵,几乎被诬以谋反,全家抄斩,对那座快要倾倒的大厦,叫他如何去扶?李世民的老爹李渊,贵为公爵,又被封唐王,他为什么不扶?甚至还要篡夺?宇文文化及和裴矩之流,都是当权人物,连一句有心肝的话都不说,李世民不但没有为他们罩上这顶铁帽,反而加以重用,教他们当官。

李世民之怒,是怒苏威没有向他叩头,而向别人叩头,吃醋而已。

窦建德之死

唐帝(一任高祖)李渊,接见郑帝王世充,列举他的罪状,一一责备。王世充说:“我固然应该斩首,然而秦王(李世民)答应饶我一命。”李渊遂下诏赦免王世充,贬作平民,连同兄弟子侄,全族流窜巴蜀(四川);在街市斩窦建德(年四十九岁)。

窦建德,一代豪杰,竟被诛杀,千年以来,赢得国人多少叹息悲恸。窦建德是隋王朝末年所有武装首领中,最杰出的一位。英武仁厚,远超过李世民,李世民曾残忍地屠过一城(参考620年5月),而窦建德没有,如果上天真的有眼,应该赐福给窦建德。

王世充本属猪狼之辈,李世民能饶他不死,却容不下一个窦建德,原因何在?似乎只有一个解释比较合理,李世民对窦建德之深受人民爱戴,既恐惧而又嫉妒,窦建德在,李世民父子夜不安枕,而一百个王世充堆在一起,李世民连看一眼都不会。

李渊杀萧铣

621年,唐政府赵郡王李孝恭,率大军向南梁首都江陵(湖北江陵)发动灭国性攻击,梁帝萧铣下令打开城门,出城投降,城中守军一片号哭。萧铣率文武百官,身穿麻衣、头裹布巾,前往唐军营门头投降,对李孝恭说:“应该死的只我一人,人民无罪,请不要烧杀抢劫!”李孝恭进入江陵,把萧铣押送长安,唐帝(一任高祖)李渊责备

他,萧铣说:“隋王朝的鹿走失,天下人共同追逐。我因为受不到上天的保佑,所以到今天这种地步。如果认为这就是罪,我就难逃一死。”李渊竟把萧铣绑到街市,斩首(年三十九岁)。

萧铣虽然昏庸,并不凶暴,天下大乱之际,李渊把隋王朝皇帝赶下宝座,夺取政权,在传统政治规则下,罪不容诛。而萧铣不过从隋王朝手中恢复旧有国土而已,跟李渊风马牛毫不相干,萧铣告诉李渊说:“我不过是称王的田横,并不是背叛西汉王朝!”而且,唐军兵临城下,萧铣立即投降,并没有拒抗。亏得李渊有那么多理由对他责备,目的不过是一杀。

成则王侯败者贼,是中国历史金科玉律,“天命”“大义”永远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盗”“匪”“叛”“逆”永远罩到失败者的头上。

洺水之战

622年,唐政府秦王李世民,与变民军首领汉东王刘黑闥,在洺水(滏阳河支流,流经洺州城南)僵持六十余日。李世民推测:刘黑闥的军粮吃完时,一定发动决战,就派人到洺水(河阳河支流,流经洺州城南)上游筑坝,告诉守坝官:“等我跟盗贼(刘黑闥)会战,你就破坏堤防。”会战既起,刘黑闥率部众作殊死抵抗,自中午苦战到黄昏,历经几个回合,汉东军渐渐不能支持。王小胡警告刘黑闥说:“我们的能力智慧已经枯竭,最好是早点抽身!”王小胡与刘黑闥遂先行逃走,而主力部队还不知道,仍在那里肉搏。唐政府守坝官掘开堤防,大水排山倒海而下,洺水暴涨,深达一丈有余,汉东军遂完全崩溃,斩首万余人,淹死数千人;刘黑闥跟范愿等二百名骑兵,投奔东突厥汗国(瀚海沙漠群),山东(崤山以东)全部归附唐政府。

一般战争中,使用水攻,都在敌人“半渡”之时,或进军半渡,或退军半渡,这样才可发挥歼灭性的战果。洺水之战则不然,李世民的命令,没有提到敌人“半渡”,而是明确地说:“等我跟盗贼会战,你就破坏堤防!”两军会战时凿堤,大水没有眼睛,岂能分辨敌我!很明显的,李世民在这场战役中,采取的是敌我同归于尽的战术,李世民和高级将领没有危险,因为他们早就脱离战场。

政府军统帅弃军而逃,乃家常便饭,变民军统帅一旦弃军而逃,他对残兵败将就很难重新集结,所以,他们绝不能怯懦。然而刘黑闥却因王小胡一句话就背弃部属逃生,实不可思议。

可能是,王小胡得到了李世民要两军同归于尽的消息,才劝告刘黑闥迅速走避,史书上不敢大胆记载!李世民决心要牺牲那些效忠他的政府军士卒,用以消灭刘黑闥这个突然崛起的劲敌。否则,不会在两军杀成一团的会战时毁堤。这场在历史上并没有名气的水淹三军,恐怕是一个残酷的集体谋杀。

玄武门事变

626年6月4日,唐政府发生政变,秦王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入朝,在玄武门(宫城北门)设下伏兵。张婕妤已探听到消息,急派人飞奔报告太子李建成,李建成召唤齐王李元吉商量。李元吉说:“应该动员我们所控制的军队备战,一面声称有病,不要入朝,观察形势变化。”李建成说:“护卫军已经出动,戒备森严,自当跟你一同入朝,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一同入朝,直向玄武门。走到临湖殿,发觉情况不对劲,立即拉转马头,奔回东宫(太子宫),李世民拍马追上,高呼:“大哥!”李元吉举弓射击李世民,因过度紧张,三次都无法把弓拉满(弓拉不满,箭在中途就会落下),李世民瞄准李建成,一箭

射死。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人随后赶到,左右射击李元吉,李元吉从马上栽下。李世民坐骑受到惊吓,失去控制,往树林狂奔,被树枝挂住,李世民摔倒在地,无法爬起,而李元吉突然出现,夺下李世民手中的弓,打算勒死李世民。尉迟敬德飞马而来,厉声大喝住手,李元吉徒步逃命,打算逃往武德殿。尉迟敬德追到,射死。

唐帝(一任高祖)李渊正在海池(皇宫人工湖)泛舟,李世民派尉迟敬德进宫保护。尉迟敬德头戴铁盔,身穿铠甲,手拿长矛,一直走到李渊面前。李渊大为震惊,问说:“今天作乱的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尉迟敬德回答说:“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叛变,秦王(李世民)出动军队,把二人诛杀,恐怕惊动陛下,派我前来保驾。”李渊对裴寂等说:“想不到今天发生这种事,应该怎么办?”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来没有参与当初起义行动,对于帝国的建立,也没有功劳,嫉妒秦王(李世民)功高望重,共同设下奸谋。如今秦王(李世民)既已出军把他们扑灭,功盖宇宙,全国人民向他归心,陛下如果封他当太子,把政权交给他,就再不会发生其他事端。”李渊说:“你说的对,这也正是我的心愿。”当时宫廷禁卫军及秦王府军,跟太子宫及齐王府军,仍在鏖战,尉迟敬德请求李渊下令阻止,并命各军都受秦王(李世民)节制,李渊听从。

一个新建立的王朝,用不了多久,就会进入瓶颈,能通过瓶颈则一片兴旺,不能通过,这个新建立的王朝,可能一爆而碎。而这项瓶颈,往往与夺嫡有关,嬴胡亥如此,刘恒如此,司马衷如此,杨广如此,李世民也如此。

只要是专制政治,就无法排除这项瓶颈,也无法化解夺嫡斗争,司马光把消灭祸乱,建立在不可能的假设上,与现实完全脱离。就好像说,假如上帝抽去人类身上的权力欲望,世界就更加和平一样,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毫无意义。因为专制政治一定产生瓶颈效应,容易溃烂成为夺嫡恶疮。幸运时,或许可以避免,问题是,人类并不幸运。

李建成是一位忠厚善良的老哥,李元吉则是一个机警伶俐的恶

少；老哥变得越来越不能包容，这个恶少老弟要负重要责任。激情的表态，常把首领或伙伴导入难以回头的狭径，狭径总是通向死亡之谷。《通鉴》上足迹斑斑，李元吉不过小角色而已。

玄武门骨肉相残，是一项命中注定的悲剧，李渊在得到二子被杀的消息时，连哭都不敢，而且对最钟爱的一群幼孙，眼睁睁看着他们被砍下人头，同样不敢阻止，幸亏他退位得快，不然的话，他就是下一个刀下之鬼，这跟李世民不友不孝无关。专制病毒一旦发作，就是这么残酷无情，人在其中，身不由己。极权分子，以及“天纵圣明”和摇尾系统之辈，只看到“民主”对他们的权力有所压抑，却看不到“民主”对他们的保护功能，使他们在失败之后，仍可以自由自在登台高论，仍可以自由自在到海边晒晒太阳、到饭店吃吃大餐，而不必像李建成、李元吉一样，亲兄弟反而成了恶毒的凶手。

然而，中国人应庆幸李世民夺嫡成功，他阁下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盛世的典范。就已知的史料推测，如果李建成当了皇帝，因为有李元吉在旁的缘故，他的治绩不可能比李世民更好。

无冤狱时代

李世民因国务院国防部军政司长(兵部郎中)戴胄，忠贞清廉，公平正直，擢升他当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很多申请当官、等待任命的候补人员，往往伪造资历，冒充世家高门。李世民下令，命他们向政府自首，如果不自首而被查出，一律死刑。不久，一个人被查出诈欺，李世民打算诛杀。戴胄上疏说：“依照帝国法律，应判流刑。”李世民大怒说：“你遵守法律，却叫我丧失信用！”戴胄回答说：“陛下命令，起因于一时喜怒，而法律却是政府的公信。陛下对

一些候补人员的诈欺,十分愤恨,所以打算诛杀,后来发现不可诛杀,而回归法律正规,这正是忍小忿而存大信的作法。”李世民说:“你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我还有什么忧虑!”

戴胄前后很多次冒犯李世民的盛怒,坚持维护法律尊严,建议事项如同泉水,李世民都接受他的意见,天下遂没有冤狱。

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看它的监狱。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看它的司法。人权没有保障,滥捕滥杀的国家,当权者一定是一群自称英明的狗男女。审判独立,不受政治影响,或不太受政治影响的国家,正是我们所盼望却一直难以实现的天堂。

“贞观之治”在历史上留下光辉,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没有冤狱,或很少冤狱!仅就人性尊严的观点,中国虽有其他太平盛世,也只有贞观之治(七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才算是黄金时代,我们为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庆幸。唯一可惜的,是这个时代太短。

《杨广文选》

李世民对待从官员说:“我阅读《杨广文选》,发现杨广的文字深奥,学问渊博,他也知道赞扬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更知道严厉斥责姒履癸(桀)、子受辛(纣)。可是,他做出来的事情,却为什么跟他的言论,恰恰相反?”魏徵回答说:“君王虽是圣贤哲人,也应该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这样才能使智者贡献他的谋略,勇者贡献他的力量。杨广仗恃自己敏捷干练,骄傲不可一世,沾沾自喜,所以虽满口仁义道德,却一肚男盗女娼,从来想不到大祸会临到他头上。”李世民说:“从前的事不远,我们应该记取教训。”

《杨广文选》,是杨广对人类所做的唯一贡献,他现身说法,为

“满口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树立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中国政治领袖有一种毛病，在享尽现世欢乐之余，还想高升圣人宝座，以便他的大名，永垂不朽。“大诰”“皇训”之类，遂纷纷出笼，除了培养子民服从的惯性外，更希望别人产生一种印象：“说这种好话的人，不会做出和这种好话恰恰相反的坏事。”不但希望用文字洗清自己的血手，也希望用文字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仁慈的天使，翱翔天空。

《杨广文选》同时也给我们一项教训：观察一个人，无论他是帝王或是领袖，无论他是知识分子或一字不识的流浪汉，绝不可以只看他说了些什么，而应追查他做了些什么！如果仅就他说的话，就信以为真，那可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能犯的错误的最大的错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一个高水平的鉴赏家，否则有人怎么说，大家就怎么信，杨广就会再度骑到我们头上，灾难可是自己找的，怪不了谁。我们必须记得，当初希特勒上台，可全靠他的大著《我的奋斗》！

李纲忠义

631年，太子少师（太子三少之一）、新昌公爵李纲逝世（年八十五岁）。

最初，北周帝国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夫死而又没有儿子，李纲一直对她馈赠安慰，情义深厚。李纲逝世，宇文宪的女儿把李纲当作父亲安葬。

李纲曾当过宇文宪的军事参议官（参考578年6月），宇文宪身陷冤狱，被杀丧生，不久北周帝国覆亡。而李纲对老长官的遗孤，爱心如炉，看惯了变色虫的忠贞嘴脸，我们对李纲的忠义，倍生尊敬。

小报告的威力

河内(河南沁阳)人李好德,精神失常,满口胡说八道,被认定妖言惑众。唐帝(二任太宗)李世民下令调查审判,最高法院主任秘书(大理丞)张蕴古奏称:“李好德精神失常,早有医生证明,依照法律,不应定罪。”副总监察官(治事侍御史)权万纪提出弹劾,说:“张蕴古家在相州(河南安阳),李好德的老哥李厚德当相州州长,张蕴古为了奉承州长,存心庇护,办案不公。”李世民大怒,下令在长安(陕西西安)街市上斩张蕴古。然而,不久李世民就后悔,下诏说:“自今以后,我定人死罪时,即使下令立即斩决,主管单位也应覆奏三次,才可执行(隋王朝时已有此诏,参考596年8月)。”

权万纪跟监察官(侍御史)李仁发,都因不断揭发别人隐私,受李世民宠爱,政府高级官员因此每每受到责备。魏徵提醒李世民说:“权万纪等一群卑鄙小人物,不知道大体,认为揭发别人隐私,才是正直;陷害别人受苦,才是忠贞。陛下并不是不知道他们并不可靠,只是看重他们那种无畏无避的精神,用以激励文武百官。可是权万纪等因宠而骄,却去实现他们的诡诈阴谋,所作的检举弹劾,都不是真的有罪。陛下纵然不能提拔善良人士,为世俗作榜样,也不必亲近奸佞,自毁形象。”李世民沉默不语,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很久之后,权万纪等的邪恶行为败露,全被定罪。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黄金时代,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的帝王之一,但是仍挡不住权万纪之辈鲨鱼群,在政海中从容遨游,左吞右噬。原因在于领袖人物喜爱他们的小报告,认为天下人都有叛意,只有他们这一小撮人忠心耿耿。这一小撮人不断陷害无辜,使自己在文武官员中越发孤立,领袖人物最欣赏的就是

他们这种孤立。鲨鱼群也正好利用帝王的这项盲点,把帝王拨弄得或坐或站,或跳或喊。李世民英明盖世,也无法逃出他们的手心。

魏徵指出,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不是领袖人物不知道他们满身罪恶,而是喜欢他们敢于下口吃人,尤其当自己拉不下仁慈假面具时,需要有人代他动手,而且借着他们的小报告,去了解部属们的动向。有则美国小故事说:一个董事长向朋友抱怨他的秘书小姐一无是处,朋友劝他说:“你可以开除她!”董事长大惊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如果把她开除,职员们在下面干什么勾当,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在自由社会,秘书小姐不过一条绊马索,顶多把人绊倒;在专制社会,权万纪之类却是森森钢牙,造成惨剧。

李世民责备张元济

李世民曾经跟侍从官员讨论司法的公正性,魏徵说:“隋王朝杨广在位时,曾经有过一桩强盗抢案,杨广命于士澄搜捕(于,姓),只要稍微涉及到一点嫌疑的,全都在苦刑拷打下,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结果强盗集团扩大到两千余人,杨广下令一律斩首。最高法院任秘书(大理丞)张元济对竟然有这么多强盗,感到奇怪,试探着作深入调查,发现其中只有五个人确实当过强盗,其他的全是无辜平民。可是,他竟不敢据实奏报,最后仍是全部处决(此案《通鉴》无记载。于士澄,参考621年5月)。”李世民说:“这岂止是杨广昏暴,事实上当臣属的也并没有尽忠。君王臣属都是如此,怎么能够不亡!各位要引以为戒。”

李世民责备张元济没有尽忠,他忘了仅只四个月之前,张蕴古就是为了尽忠,在发现冤狱后,上奏申诉,被李世民诛杀。责备别人容易,自己做难。

高昌模式

焉耆王国(新疆焉耆)国王龙突骑支,派使节前来中国进贡。

最初,焉耆王国跟中国来往,一向都穿过沙漠;隋王朝时,沙漠交通阻塞关闭,改走高昌王国(新疆吐鲁番东)。现在龙突骑支请求解除沙漠封锁,使来往更为便利,李世民批准。因此,高昌王国愤恨,派军袭击焉耆王国,大肆劫掠而去。

焉耆王国宁愿经过危机四伏的沙漠,而不愿经过繁荣舒适的高昌王国,可推测焉耆使节经过高昌时,所受的是什么待遇,一定比沙漠更要可怕。可能包括:应付不完的勒索抢劫,甚至身陷牢狱,备受酷刑。

高昌的激烈反应——派军大肆劫掠,证明我们的推测无误,如果焉耆使节团可以带来财富,成为高昌王国争取对象的话,高昌为什么不用诚恳亲切的服务争取?在把客人吓走了之后,为什么不检讨自己的缺失,却用凶暴手段追求必须用温和手段才可以建立的感情?结果一定落空,而且带来恰恰相反的后遗症,更加憎恨。可是,直到二十世纪,我们仍看到无数高昌模式的英雄好汉,向别人诟骂出拳,去争取自己所渴望的友谊。

十个“要想到”

特进(文散官二级,正二品)魏徵呈递《十思疏》,说:

“政治领袖建立大业,有好开始的多,而能一直维持到底的少;难道是夺取政权容易,保护政权困难?只因开始时心怀忧患,一定竭诚对待部下,等到大功告成,生活安乐,自然骄傲放纵,态度轻佻怠慢。竭尽诚心对待部下,胡人(北方蛮族)越人(南方蛮族)都可以同心合力;态度傲慢,则六亲都会叛离,即令使出权威和震怒,加以镇压裹胁,大家也不过表面顺从,心却不服。

“政治领袖在兴起贪念时,要想到知足;在兴建高楼大厦时,要想到停止;为了预防自己身处高位、自我膨胀时,要想到谦卑;每逢自己洋洋得意时,要想到自我克制;喜爱安逸享受时,要想到节约用钱;在快乐时,要想到后患;避免受人蒙蔽时,要想到接受别人的劝告建议;厌恶奸邪陷害忠良时,要想到增进自己的品德;实施奖赏时,要想到会因喜爱而重赏;实施惩罚时,要想到会因气忿而重罚。

“综合上述的十个‘要想到’,再授权给有才干能力的人,则陛下即令不做什么事,天下也可以太平。又何必劳苦精神,去代理文武官员的职务。”

魏徵的《十思疏》,名震天下,是政治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受后世敬佩称赞。然而,仔细阅读,也不过一篇疲软的净谏八股。没有突破性的建议,也没有震撼性的警告。只是泛泛地综合若干现象,用最不起眼的简单文字写出,盼望君王内省。

问题在于:如果君王在面对十个“要想到”问题,却拒绝去“想”,应该怎么办?想到了之后,发现都是别人的错,又该怎么办?传统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提出具体方法,解开这个结!遂使中国政治,一直在原地盘旋,不能提升。

李世民评“文集”

皇家图书院(秘书省)助理编撰官(著作佐郎)邓世隆,上疏请求李世民把所写的文章整理出版选集。李世民说:“我的言论、文章,对人民有益的,史书上会记载下来,足可以不朽。如果对人民无益,仅出选集,有什么意思?萧衍(南梁帝国一任帝)父子、陈叔宝(陈帝国五任帝)、杨广(隋王朝二任帝),都有选集流行于世,并不能拯救他们的国家于不亡。当一个政治领袖,应只担心对人民没有恩德,不必担心言论文章不受敬重!”不准。

李世民七世纪时的真知灼见,直到二十世纪,仍有些政治头目如希特勒等,硬是无法想通,一个个不但要成为当代人物,还要成为光芒万丈的历史人物,企图集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哲学家、物理学家、理论家,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什么家于一身,自信靠他那点“窝里捧”资本,就能一枝独秀,永垂不朽。

我们希望这种闹剧,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不要再演,希望每一位政治领袖,都有李世民的智慧,不再浪费世上的森林资源。

张玄素与孙伏伽

李世民听说太子宫事务署长(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太子宫)不断地规劝太子李承乾,擢升张玄素当银青光禄大夫(文散官五级,从三品),兼太子宫政务署长(左庶子)。

张玄素少年时曾当国务院司法部法务司管理员(刑部令史,官阶低微,在文官最低阶“从九品下”之下,俗称“不入流”或“流外”),有一天,李世民当着文武百官,问张玄素说:“你在隋王朝当什么官?”张玄素回答说:“县政府防卫员(县尉,从九品)。”李世民又问:“县政府防卫员(县尉)之前,当什么官?”张玄素回答说:“流外。”李世民又问:“在哪个单位?”张玄素至为羞惭,沮丧恍惚,出阁时几乎迈不动脚步,面色如同死灰。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说:“君王能体恤他的部属,部属才能竭尽忠心。张玄素虽然出身寒微,陛下敬重他的才能,擢升到三品高位,辅佐皇储(太子李承乾),怎么可以对着文武百官,穷追他的门第!抛弃从前的恩德,使他霎时间羞愧得无地自容,痛苦椎心,怎么能要求他为节义而死!”李世民说:“我也后悔问这些话。”

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卿)孙伏伽跟张玄素在隋王朝时,都当管理员(令史),孙伏伽却不在意出身低微,往往在大庭广众中,述说他的往事,毫不避讳。

“尘沙一入成灰烬,断金千锤色益红。”只有英雄豪杰,才能保持本色;只有胸襟开阔,才能保持一贯;只有仁慈宽厚,才能保持童心;只有自我肯定,才能不在乎贫贱,尤其是过去的贫贱。

李世民建屋论

一天,李世民指着宫殿房舍对待从官员说:“治理帝国就好像兴建这个房屋,既然落成,就不要经常更改搬动。即令换一根椽柱,改一片屋瓦,脚踩到上面,都会造成损害。如果希望建立特别功勋,改变法令制度,不能常守美德,骚扰人民的事一定很多。”

历代的国家领袖,包括英明的李世民和邪恶的朱元璋,在儒家学派保守心态的侵蚀下,都认为自己已尽善尽美,唯恐怕子孙改革。于是,用教条、用刑法、用哀求、用恐吓等,各式各样手段,阻止别人变更他们创立的美法良制。文化潮流在政治铁闸下,遂逐渐沉淀为一潭死水,几十几百年下来,当全民必须奋起改革时,已经因缺氧过久而四肢无力。

这正是二十世纪时,中国人必须付出比西方国家更加倍的努力,而仍难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原因,使人扼腕。

韩国英雄杨万春

645年,唐帝(二任太宗)李世民,亲率远征军攻击高句丽王国(首都平壤,朝鲜半岛平壤市),包围安市(辽宁海城)。李世民听到城里有鸡和猪的叫声,对李世勣(徐世勣)说:“围城已久,城里的烟火渐少,而今鸡猪的叫声震耳,定是犒劳战士,准备夜晚出击,应该严密戒备。”当天夜晚,高句丽守军数百人,从城上缒下,李世民接到报告,亲自抵达城下,集结部队急行反击,杀数十人,残余的高句丽军退回城中。

江夏王李道宗督促士卒在安市(辽宁海城)东南角,兴筑土山,进逼城池,安市(辽宁海城)守军也增加城墙高度拒抗。远征军士卒轮流出阵,每天有六、七次会战,冲锋战车发射出的石炮,击碎城楼,城中守军立即筑起木栅,塞住缺口。李道宗脚部扭伤,李世民亲自为他针灸。远征军土山不断扩张及增高,六十天之久,日夜不停,共享五十万工,土山顶距安市(辽宁海城)城墙数丈,向下眺望城中,一览无遗,李道宗命地方征兵府副司令(果毅)傅伏爱率军驻扎山顶,防备敌人突袭。忽然间,土山崩塌,压到城墙上,城墙跟着崩塌;就在这

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傅伏爱私自离开部队,高句丽守军数百人,从崩塌缺口杀出,夺取土山,挖掘沟壕,反过来抵抗远征军。李世民大怒,斩傅伏爱示众,下令各将领攻击土山,三天不能攻取。李道宗双脚赤裸,前往御营军旗下,请求处罚。李世民说:“你的罪状应该诛杀,但我认为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斩王恢(参考公元前133年),不如嬴任好(秦国九任国君穆公)任用孟明(公元前627年,秦国国君嬴任好派大将孟明暗中进军,袭击郑国,回军途中,晋国在崤山设下埋伏,把秦军全部消灭,俘掳孟明,但不久释放。孟明回国后革新政治,加强军事训练,公元前624年,反击晋国,掩埋崤山秦军枯骨,遂称霸西戎);而且你有攻破盖牟(辽宁抚顺)、辽东(辽宁辽阳)的功劳,所以对你特别赦免。”

李世民发现辽左(辽宁省)严寒气候来临较早,草木枯干,河水结冰,士卒马匹都难久留,而且粮食又快吃完,遂下令班师。事先裹胁辽州(辽东【辽宁辽阳】)、盖州(盖牟城【辽宁抚顺】)所有居民,渡过辽河,移居中国。在安市(辽宁海城)城下,举行阅兵大典,展示威力,然后撤退。城中守军不敢出战,城防司令(城主)登上城墙叩拜送别。李世民对他抵抗到底,不肯屈服的精神,十分嘉许,特别赏赐他绸缎一百匹,作为对忠心事奉君王的一种勉励。命李世勣(徐世勣)、江夏王李道宗率步骑兵四万人,担任后卫。

安市城(辽宁海城)防守司令(城主)坚毅不拔,史书记载,历历如绘,高句丽王国的野战军主力,在驻骅山(六山)之役,已全部瓦解,安市城一旦陷落,高句丽势难不亡。城防司令(城主)孤城孤军,奋勇守卫,山崩墙倒之际,正是中国远征军攻城之时,守军却抢先出击,占领土山,反客为主,反败为胜,可看出他的反应,迅如闪电,英勇无匹。

可是无论韩国或中国,对这位伟大的将领,都没有留下姓名。中国史籍上不载,勉强可以理解,韩国史籍上不载,便使人惊疑。难道是,他被高句丽激烈的内斗所吞食!他最先反抗渊盖苏文,在击退中国远征军,立下天地震动的大功之后,渊盖苏文可能用盛大欢迎仪

式,把他欢迎到首都平壤,升官晋爵,给他殊荣,稍后再诬以谋反,并从各种记载上抹去他的姓名。从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俄国和中国层出不穷的内斗事迹,作此推测,不算离谱。

但我们却在韩国民间记载中,找到这位英雄的名字——他叫杨万春,我们向这位伟大的韩国英雄致敬。

李世民检讨成功原因

李世民登翠微宫正殿,问左右侍从臣属说:“自古以来的君王,即令可以平定战乱,统一中国,但不能制服蛮族,我的才能不如古人,而成果超过古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缘故,请各位随意发言,告诉我实情。”文武百官一致说:“陛下的功劳恩德,如同天一样高、地一样厚,万物渺小,无法赞美!”李世民说:“不然。我所以能办到古代君王都办不到的事,原因有五:一是,古代君王对比自己能干的人,总是嫉妒,我发现别人的长处,好像发现自己长处。二是,人的行为和能力,不可能十全十美,我总是忘记别人的缺点,欣赏别人的优点。三是,政治领袖往往有一种毛病,引进贤才时几乎把他抱到怀里,罢黜恶劣干部时几乎恨不得把他丢到山沟,我看到贤才时对他敬重,看到恶劣干部,则充满怜惜,使优秀的和恶劣的都得到适当的位置。四是,政治领袖对正直的行为和言论,都很厌恶,有时公开诛杀,有时暗下毒手,这种情形,没有一个世代没有,我自登极以来,正直的干部,肩并肩在政府任职,没有斥退或责备一个人。五是,自古以来的政治领袖,都是大中华沙文主义,轻视蛮族,只我对华人和蛮人,同等看待,所以蛮族部落依靠我如同依靠父母。这五项,是我有今天这样成就的原因。”问监督院副监督长(黄门侍郎)褚遂良说:“你曾经当过史官(褚遂良于644年被擢升当副监督长【黄门侍郎】、三级实质宰

相【参预朝政】，才不兼皇家生活记录官【起居郎】），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实情？”褚遂良回答说：“陛下的伟大功勋，多到无法记全，而只提此五项，实在是太谦卑的缘故。”

李世民自述成功原因，并非自夸，因为他确实建立了盖世的丰功伟绩；出于己口，说明他的自信和对自己的认识之深。我们听多了领袖人物“忘了自己是谁”的言论之后，对李世民更为敬佩。他揭示的五项，是万世准则。

李世民猜忌李世勣

李世民告诉太子李治说：“李世勣（徐世勣）的才能智慧，绰绰有余，但你对他没有恩德，恐怕难以使他效忠。我今天把他贬窜到外地，如果他马上出发，等我死后，你就擢升他当国务院最高执行长（仆射），可对他信赖；如果他犹豫拖延，只有把他诛杀。”遂贬逐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徐世勣）当叠州军区（总部设甘肃迭部）总司令（迭州都督）。李世勣（徐世勣）接到诏书，没有回家，立即动身前往。

根据史书记载，李世民与李世勣（徐世勣）之间，两情契合，水乳交融，也正是英雄豪杰所追求的“外虽君臣，内实骨肉”的锦绣场景。当李世勣（徐世勣）有病时，李世民听说胡须灰可以治病，就把自己的胡须剪下，焚烧和药。有一次，李世民告诉李世勣说：“我要把儿子托孤给你，你不辜负李密，怎么会辜负我？”李世勣感动得把手指都咬出鲜血。看起来李世民对李世勣信任之深，李世勣对李世民忠心之固，都留下珍贵的一页，感人至深。然而，就在李世民死前的这项试探事件中，所有美好镜头，全部拆穿，焚须咬指，不过是一件官场

舞台上演出的两出野台戏。

李世民对李世勣(徐世勣)并不信任,因为他太能干,太无懈可击;而李世勣事实上也同样不信任李世民,因为政治领袖人物,本质上就浑身是假,所以当他突然无缘无故被贬到千里之外、万山丛中的叠州(甘肃迭部)时,立刻警觉到刀已加颈,连家都不敢回,可以说洞察李世民的肺腑。所有美好的形容词,诸如“大义”“推心置腹”“诚能格物”,不过一幅《聊斋》上的“画皮”。

我并不责备李世民恶毒,也不责备李世勣逆诈,而只责备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使历史上一位名震宇寰的伟大君王,和一位名震宇寰的伟大将领,竟爆发出如此丑陋的内幕。那是一种把说谎当成美德,把诚实当作罪恶的制度,互相用动人的言辞欺骗,谁对谁都没有真话,领袖和干部同走在一条钢索之上。李世勣假如是一个实心眼的傻瓜,在奉命后回家向娘亲辞行(那是儒家系统最崇拜的孝道);或者霉运当头,正逢妻子儿女卧病,甚至断气之际,希望见夫父一面,回家作一次探望,全家势必被屠!思念及此,大为惊恐。

隋唐人口

唐帝(三任高宗)李治问国务院财政部长(户部尚书)高履行说:“去年(651)增加多少户口?”高履行说:“去年(651)共增加十五万户(一户以五人计,约七十五万人)。”李治顺便问隋王朝全国有多少户以及现在全国有多少户。高履行说:“六世纪九十年代,隋王朝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约四千四百万人);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约一千九百万人)。”

从高履行举出的具体数字,可发现即令唐王朝建立已三十五年,而又经过“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人口仍不及隋王朝的一半,隋王

朝末年天下大乱,杀戮之惨——至少有三千万人(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丧生,使人哀痛。这悲剧不过由于一个邪恶的领袖杨广一人引起,即令核子大战造成的灾祸,也不过如此。暴政岂止猛于虎而已,更超过核战浩劫。

“人生有常”

653年,唐王朝第二次夺嫡斗争结束,新任帝(三任高宗)李治(本年二十六岁)下令: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一律自杀。李治悲伤流泪,问侍从官员说:“荆王(李元景)是我的叔父、吴王(李恪)是我的老哥,打算赦免他们不死,可不可以?”国务院国防部长(兵部尚书)崔敦礼反对,于是行刑。吴王李恪临死时,诟骂说:“长孙无忌窃弄权威,陷害忠良,皇家祖先有灵,不久你就要全族屠灭。”江夏王李道宗贬窜岭表(南岭以南)。李道宗一向跟长孙无忌、褚遂良互相排斥,所以也被陷进谋反巨案。

长孙无忌,名叫“无忌”,实际上却无往而无忌,而且是大忌特忌。李恪之被杀,可看出以皇帝爱子之尊,也难敌“诬以谋反”铁帽。《旧唐书》抨击说:“长孙无忌嫉妒,后来全家被灭,岂不是暗下毒手之报?”报,渺不可期,但到了最后,长孙无忌竟死于他全心爱护的甥儿李治之手(参考659年7月),使后人对历史上的若干“人生有常”,瞠目结舌。

武曌现身

王皇后没有儿子,萧淑妃(小老婆群第二级,正一品)受李治宠爱,王皇后十分嫉妒。

李治当太子的时候,有一天进宫探望老爹,无意中看见才人(小老婆群第十六级,正五品)武曌,她的美艳引起他极大震撼。老爹逝世后,所有小老婆都被送到感业寺当尼姑。忌日(父母死亡的那天一天,称忌日。此处忌日根据李弘生于652年,应指李世民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即650年5月26日),李治前往感业寺焚香祭悼,在庶母群中,忽然看见武曌,武曌感怀身世,忍不住低头哭泣,李治也跟着哭泣。王皇后听到这个消息,暗中命武曌留长头发,劝李治把她接到后宫,希望离间李治对萧淑妃的宠爱。武曌心思灵巧,聪明智慧,富于权术谋略。最初进宫时,说话谦恭,行为卑屈,刻意谄媚王皇后,王皇后把她当作知己,至为亲爱,不断在李治面前称赞她的美丽。可是不久,李治就迷上武曌,封她昭仪(小老婆群第五级,正二品),王皇后及萧淑妃反而同受冷落。两位从前的情敌,遂联合起来自救,排斥武曌,但李治却全不接受。

650年时,李治二十三岁,武曌二十七岁,比李治年长四岁。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年纪稍长,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机诈万端,心理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那就好像一只苍蝇一头撞到蜘蛛网里,除了听凭摆布外,很难逃生。所以仅只短短四年,李治就成了武曌的掌中玩物,一连串灭绝人性的屠杀,也由此开始。

向鳄鱼乞求

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许敬宗、兼最高立法长(中书令)李义府,迎合皇后武曌的心意,上疏检举最高监督长(侍中)韩瑗、最高立法长(中书令)来济,结合褚遂良,秘密准备政变,因桂州(广西桂林)是军事上险要之地,所以才调褚遂良当桂州军区(总部设广西桂林)总司令(桂州都督),打算作为外援。李治下诏贬韩瑗当振州(海南三亚西崖城镇)州长,来济当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终身不准到京师(首都长安)朝见。再贬褚遂良当爱州(越南共和国清化市)州长,荣州(四川荣县)州长柳奭当象州(广西象州)州长。

褚遂良抵达爱州(越南共和国清化市)任所,感觉出情势有变,上疏陈情说:“从前,濮王(李泰)跟恒山王(李承乾)斗争正烈之时,我不顾死亡的危险,效忠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奏称:‘承乾罪恶已经显著,被安置在别的地方,而东宫(太子宫)不可以长期没有主人,拟请命濮王(李泰)移居东宫(太子宫)。’我又挺身抗拒,竭力争取,都是陛下亲眼看到。最后终于和长孙无忌等四人,共同决定大计(封李治当太子,参考643年3月)。先帝(李世民)临死,只有我和长孙无忌在榻前接受遗命(参考649年5月)。陛下突然遇到巨变,难以克制哀恸,我用国家为重的理由,安慰陛下宽心,陛下手抱我的脖子。我跟长孙无忌处理国家大事,毫无缺失,几天之间,内外安静。然而,我的力量太小,而责任太重,一举一动,都犯错误,我像一只卑微的蚂蚁,残余的生命有限,请陛下哀怜!”奏章呈上后,没有回音。

仁慈的领袖可以用深情感动,英明的领袖可以用理性说服,复仇泄愤的领袖则像一条入睡的鳄鱼,谁也唤它不醒。褚遂良爱州(越南共和国清化市)之奏,当是感觉到武曌的复仇泄愤之剑,已悬头

顶,用最感人的往事,希望软化号称“仁厚”、昔日言听计从、手抱己颈的年轻小友。问题是,褚遂良重提李治真性挚情的往事,徒使李治痛恨自己的丑态落到对方之手,无地自容,因而恼羞成怒。感恩图报是一种高贵的情操和强大的能力,李治,一个虫豸而已,何况又有一个完全可以控制他的恶妻,他就更彻底丧失灵魂。

马屁精致化

658年,太尉(三公之一)长孙无忌等,奏报“新礼仪”修订完成,唐帝(三任高宗)李治(本年三十一岁)下诏公布实施。

最初,关心国事的人认为二任帝李世民在位时,礼仪不够完备,所以命长孙无忌等修订。此时,最高监督长(侍中)许敬宗、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李义府,正在当权,无论是增加或删除,全都逢迎唐帝李治,及皇后武曌的心意,引起学者专家们的抨击。祭祀部礼仪官(博士)萧楚材等,认为君王活着的时候,就为他制定身后的礼仪,不是一个臣属应该做的事;许敬宗、李义府深为同意,遂把其中《国恤篇》烧掉,因此,独缺少葬礼。

专制封建的密度越浓,摇尾系统的谄媚方法也越精密,以至礼仪中竟然缺少葬礼,而仍能颁行于世,实在使人咋舌。唐王朝共有二十二个君王,没有一个死后被野狗吃掉的,全都依照一定规程,把尸体装进棺材,然后拉到墓地埋掉。所以葬礼仪式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允许列入典章。只因几个摇尾分子——萧楚材、李义府、许敬宗要用精密马屁术达到升官发财目的而已,诚是官场中奇异的一章。

许敬宗做对了一件事

659年,李治下诏,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

最初,二任帝李世民命高士廉等编纂《氏族志》(参考638年正月),裁定门第的升降,以及增加新的世族和黜退旧的世族,当时人士认为处理恰当。而现在,许敬宗等因该书所收大姓,不包括武姓在内,于是奏请修改,李治乃命国务院教育部教育司司长(礼部郎中)孔志约等,依照过去格式,重新调整高低,而把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他则全部依照政府中的官品,作为高低标准,分为九等。因此,平民出身的士卒,因战功升官到五品,也升入士大夫(知识分子及在职官员或退休仕绅)阶层,当时人讥之为“功勋表格”。

许敬宗一生罪恶,只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打碎过去行之有年的门第世家制度。我并不赞成许敬宗新编的等级,但那些丧失既得利益者所讥讽的“功勋表格”,却是气昏了头的酸葡萄呖语,因为他们就恰恰是这种“功勋表格”的产品。不妨查看一下,家门中如果三代没有出过官,没有在“功勋表格”上露一露脸,他这个门第世家还能存在?

小人

最高立法长(右相)河间郡公爵李义府,主持官员任免升降工作,仗恃皇后武曌的权势,专门出卖官爵,对官员的资历,随意排列,

以至大街小巷充满怨恨之声。唐帝(三任高宗)李治(本年三十六岁)不断听到报告,有一次,心平气和地提醒李义府说:“你的儿子和女婿,很不谨慎,做了很多犯法的事,还得我出面替你掩饰,你要小心。”李义府脸色骤变,脖子面颊上的青筋都暴出来,质问说:“谁告诉陛下的?”李治说:“只要我说得对,为什么要我交出检举的人?”李义府一点也不在乎,也不自责道歉,竟迈开脚步,缓缓走出去。李治因此大不高兴。

孔丘说:“只有卑鄙的小人和女人,最难相处,亲近他,他会轻视你,疏远他,他会怨恨你。”对于女人,并不准确;但对于卑鄙的小人,却是洞察入微,你最好不要有这种朋友。李义府就是一个活榜样,连皇帝老爷都承担不了认识他的后果。

李世勣的漂亮报复

李治谈论杨广(隋王朝二任帝),对左右官员说:“杨广因拒绝臣属的规劝,以致帝国覆亡,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司空(三公之三)李世勣(徐世勣)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

李治明知道拒绝规劝的严重后果,却诛杀规劝他的褚遂良、韩瑗,连赤胆忠心、把他抱上皇帝宝座的舅父长孙无忌,都逃不脱一刀。大家面对淋淋鲜血,自动封嘴,李治却忽然说他一向“虚心求谏”,反而奇怪竟然没有人规劝,这种既不能自欺,也欺不了人的屁话,跟车胎放气的声音,没有两样。

李世勣(徐世勣)阿谀李治尽善尽美,真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报复,君王既然不把人当人,用血腥戏弄臣属——从李世民临终时,对

李世勣(徐世勣)颁下杀机四伏的调职令(参考 649 年 5 月),可以证明。臣属就有权口是心非,说几句马屁话,使君王陷入迷魂大阵,万劫不复。

虚情假意过了头

最初,刘仁轨当监督院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参与调查审理毕正义案(参考 656 年 8 月),李义府对他十分怨恨,把他贬出当青州(山东青州)州长。正巧遇上东征军讨伐百济王国,刘仁轨负责海上粮运工作,因风向不对,不能开航,李义府严厉督促,刘仁轨不得出发,果然遭受狂风袭击,船只沉没,很多水手淹死;中央派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正八品下)袁异式前去调查。李义府告诉袁异式说:“你只要办成这件事,不必担心没有官做。”袁异式抵达青州后,警告刘仁轨说:“你难道不知道跟中央什么人结仇?最好是早作打算。”刘仁轨说:“我当官没有尽到职责,政府自有正常裁判,你依照法律把我处死,我绝不逃避。如果要我自杀而使仇人称心快意,我不甘愿。”就把事情始末,奏报中央。袁异式临回京(首都长安)复命时,亲自用铁链把刘仁轨锁住,把调查结果呈报,李义府对李治说:“不杀刘仁轨,不能向人民赎罪。”立法官(舍人)源直心说:“海上大风突起,不是人力所能控制。”李治命把刘仁轨开除官籍,而以平民身份从军(参考 660 年 12 月)。李义府又暗示大军统帅刘仁愿秘下毒手,刘仁愿不忍行动。

后来,刘仁轨当总监察官(大司宪),袁异式大为恐惧,内心不安,刘仁轨把酒浇到地上,告诉他说:“我如果把过去的事记在心上不忘,就好像这杯酒。”现在,刘仁轨更升任宰相(右相【最高立法长】),袁异式不久也升任太子宫总管府主任秘书(詹事丞,正六品

上),一时之间,大家议论纷纷,刘仁轨听到消息,索性推荐袁异式当国务院(中台)财政部税务司长(司元大夫,从五品上)。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杜易简对人说:“这可正应验了古人所说的:虚情假意过了头!”

公报私仇,固然人品卑劣;但以德报怨,也必然心怀奸诈,连孔丘对这种行为,都深恶痛绝。

高句丽王国

668年,中国东征军统帅李世勣(徐世勣)夺取大行城(辽宁丹东),分道并进的各路兵马,也抵达会师,推进到鸭绿江高句丽营寨之前,发动攻击,高句丽江防军抵抗,李世勣(徐世勣)等奋勇战斗,大破高句丽江防军,追击二百余华里,攻陷辱夷城(应在平壤城西北),其他各城守将,都弃城逃走,或献城投降,前后相继不断。契苾何力率军首先进到平壤城(朝鲜半岛平壤市)城下,李世勣(徐世勣)率军随后抵达,把平壤团团围住,历时一月有余,高句丽国王(末任)高藏,派渊盖男产及政府各单位首长九十八人,手举白旗,前往中国远征军营帐,向李世勣(徐世勣)投降,李世勣(徐世勣)很礼貌地接待,但渊盖男产的老弟渊盖男建,仍紧闭城门,坚决反抗,不断出兵攻击,可是每次都被中国击败。渊盖男建把武装部队全交给佛教和尚信诚,而信诚发现大势已去,暗中派人晋见李世勣(徐世勣),表示愿当内应。五天后(9月12日),信诚大开城门,迎接中国远征军,李世勣(徐世勣)命士卒登上城墙,擂起战鼓,大声呐喊,并焚烧城上四角碉堡。渊盖男建自杀,又被救活,高句丽王国到此灭亡。

自公元前37年,高朱蒙先生建立高句丽王国,历时七百零五年,

经过二十八任君王,而于公元后 668 年亡于中国。激烈的窝里斗是亡国的主要原因,但高句丽王国特有的地缘位置,和国家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当是更主要的原因。

高句丽王国的国土,先天注定的,会不断受到邻国威胁。它的西邻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中国又一直想统一天下。稍后,它的东邻又是一个强大的日本,日本也一直想开疆拓土。这是客观事实,无力改变。可是,高句丽王国不但轻视这项事实,反而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它一直锲而不舍地横挑强邻。

因应强邻的唯一办法是,姿势必须放低,外交弹性,必须扩大。自从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就留下这项定律:弱小的国家不断横挑强邻,一定招来承担不了的灾祸。用此衡量古今史迹,没有例外。

混世哲学

渭南(陕西渭南)县政府保卫员(尉)刘延佑,不到二十岁就“进士及第”(中央最高考试及格),从政成绩在京畿(雍州)所有州县中,列为第一(首都长安城内有二县:长安县及万年县,分别称“赤县”和“京县”,首都长安城外京畿区【雍州】各县,称“畿县”)。李世勣(徐世勣)警告他说:“你年龄很轻,却获得盛名,最好对自己加强克制,不要总是想超过别人。”

李世勣(徐世勣)提示刘延佑的话,是忠厚长者爱人以德,所作的苦心教诲。中国是一个“勇于敢则杀,勇于懦弱则活”的静止而寂如长夜的社会,不允许有人跟大家不一样。一旦发现有人跟大家不一样,大家就立刻恐惧不安,必须把冒出来的新事物铲平,晚上才能入睡。

李世勣(徐世勣)说的话是真实的,没有骗刘延佑,李世勣就是

在这种戒慎恐惧、战战兢兢的心情下,保持活命和富贵。但是,中国社会之所以僵固成性,中华人之所以缺少想象空间,不能破茧而出,也由于有这些古老的混世哲学。

高真行一窝畜牲

680年,左卫(卫军第一军)将军高真行的儿子高政,在太子宫当饮食局秘书员(典膳丞),牵连到皇太子李贤谋反案,李治把高政交给他老爹高真行,命高真行自行责罚。高政一进家门,高真行首先用佩刀刺中他的喉管,高真行的老哥、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高审行,又把佩刀刺入高政的腹部,肝肠流出,高政哀号,高政的侄儿高璇再用佩刀砍下他的人头,然后把尸首抛到路上。李治得到报告,大不高兴,贬逐高真行当睦州(浙江淳安)州长,高审行当渝州(四川重庆)州长。高真行,是高士廉的儿子(高士廉是李治的娘亲长孙皇后的舅父,参考647年正月)。

高真行这个家,可谓一窝畜牲。

名门世家内幕

苏州(江苏苏州)州长袁谊,认为自从他的祖先——南宋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袁淑以下,代代忠良(袁淑死难,参考453年2月;袁顗死难,参考466年8月;袁昂守城不降,参考501年12月;袁宪最后陪伴陈叔宝,参考589年正月),而琅邪(山东诸城)王

家,虽然累世烜赫,历代都居宰相辅佐高位,却不足以跟袁家相比(王导首先辅佐晋帝国,参考307年9月,可是子孙中,王弘帮助南宋帝国篡夺晋帝国政权,参考418年;王俭帮助南齐帝国篡夺南宋帝国政权,参考478年9月;王亮帮助南梁帝国篡夺南齐帝国政权,参考502年4月;王克帮助侯景篡夺南梁帝国政权,参考552年3月),袁谊曾经说:“名门世家之所以尊贵,主要的是世代忠良,有才能的人和有品德的人,接连出现。他们那种把婚姻当作商品,换取金银财宝,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什么可尊贵的!”世人肯定他的见解。

袁谊揭开了乌衣巷王姓家族身上的膏药,叫人瞧瞧所谓名门世家膏药下面的烂疮——靠出卖儿女的婚姻敛财,对名门世家,是一项严正的评估。可是,袁谊所称袁家祖先全都有才能和有品德,却与事实不符,袁淑对刘劭(刘宋帝国四任帝)之准备弑父,依违之间,刘劭大不耐烦,才把他诛杀;袁颢更是临阵脱逃,千古蒙羞;袁昂虽最初拒不投降,但最后仍是投降;袁宪也不过在陈帝国亡国时,陪陈叔宝坐了一会台子而已。贪婪的政客只看到对方的烂疮,就奋不顾身地急急吼叫,却看不到自己身上有同样更大的烂疮。

论人标准

682年,唐政府国务院教育部长(礼部尚书)闻喜公爵裴行俭逝世。裴行俭有发掘人才的智慧,最初,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吏部侍郎),前进士王勣、咸阳(陕西咸阳)县政府保卫员(县尉)苏味道,都还不被世人所知,裴行俭第一次看到他们,就说:“二位将来会先后负责全国官员的升迁调补工作,我的儿子还小,托付给二位!”当时,王勣的老弟王勃,与华阴(陕西华阴)人杨炯、范阳(河北涿州)人卢照邻、义乌(浙江义乌)人骆宾王,都以能写文章,享有盛名;国务

院文官部副部长(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对他们尤其敬重,认为将来必然做到高官。裴行俭说:“知识分子所以能担负重任,应该先具备开阔的胸襟和前瞻性的见识,然后才可以谈到文章造诣。王勃等虽然文采四射,可是轻浮、急躁、浅薄、炫耀,怎么会是块稳坐爵位官职的材料?杨炯比较沉默安静,有可能做到大县县长,其他的人当一个小县县长,就很走运了。”不久,王勃渡海时堕水(王勃的老爹王福畴当交趾【越南共和国河内市】县长,675年,王勃前去省亲,在南中国海溺死,年二十八岁),杨炯在盈川(浙江衢州东北)县长任内逝世,卢照邻身患恶疾,无法痊愈,投水自杀(卢照邻体弱多病,服法术师玄明的药,病转沉重,本来就生活贫穷,至此更衣食不继,双脚抽筋变形,一只手也残废,终于投颍水而死),骆宾王因反抗政府受到诛杀(参考684年11月)。王勣、苏味道,果然后来都高升到负责选拔官员的高位,跟裴行俭所预言的一样。裴行俭无论当将领或统帅,所推荐的将领,像程务挺、张虔勖、王方翼、刘敬同、李多祥、黑齿常之,以后很多都成名将。

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等四位,在文坛上居重要地位,被尊称为“初唐四杰”。可是在裴行俭心目中,却因为他们没有当上官,或没有当上大官,就嗤之以鼻。自公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迄今二十一世纪行将开始,四千七百年之久,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做官成为知识分子唯一追求的目标,裴行俭用能不能做官升官,衡量人的价值,文学家、画家、音乐家,在官场文化中,自然不值一屁。

司马光在同一理念之下,态度比裴行俭还要激烈,甚至不惜曲解史实,以证明裴行俭官场理论的正确。王勃渡海落水,杨炯病死盈川,岂因他们是作家之故?卢照邻患的只是重病,司马光却一口咬定患的竟是恶疾,“重病”“恶疾”,相差太远,为什么对一个穷困的文化人如此丑化?骆宾王只不过起义失败,竟被斥为是一个叛徒,充分露出不分是非、只问官运,“想官狂”的错乱心态。

生子当如李俊

黔州军区(总部设四川彭水)总司令(都督)谢佑,逢迎皇后武曌的意旨,强逼零陵王李明自杀(李明被贬,参考680年10月),李治深为怜惜,黔州军区总部官员全被免职。

谢佑的卧室在平台小楼,跟婢女和小老婆等十余人共住,一天夜晚,他的尸体躺在血泊之中,人头却不知被谁砍去。689年,李明的儿子零陵王李俊、黎国公爵李杰,被武曌害死,主管官员查抄没收他们的家产,搜出谢佑的人头,上面涂一层油漆,当作尿壶,题字“谢佑”,才知道李明的儿子派刺客复仇。

生子当如李俊、李杰,为冤死的老爹,作出恰如其分的报复。我们一向反对私下报复,但必须有其他管道可以获得公平。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中,报复是一种应受赞扬的勇气和美德,只要这报复不超过恶徒应该得到的。

武曌演技

683年,李治病势沉重,下诏取消明年(684)嵩山大祭(中岳封禅)。

李治因头部一直昏眩沉重,长久以来,深受痛苦,而且眼睛失明,命御医秦鸣鹤诊疗,秦鸣鹤认为如果在头上刺出鲜血,就可以痊愈。皇后武曌根本不要李治痊愈,在珠帘后面义愤填膺,咆哮说:“这个

人应该斩首，竟然敢在天子头上刺出鲜血！”秦鸣鹤叩头乞求饶命。李治说：“不妨试试看，不见得有害处。”秦鸣鹤遂用针刺“百会”（头顶前部半寸）、“脑户”（枕骨后半寸）两个穴道，李治说：“我似乎看得见了！”（《旧唐书》说：“秦鸣鹤刺，微出血，头疼立刻停止。”）武曌举手放到前额上，说：“这是上天的恩赐！”亲自背彩色绸缎一百匹，赏赐给秦鸣鹤。

武曌本年（683）六十一岁，早已迫不及待地要李治送命，李治不仅挡了她的夺权之路，而且，对这个脓包，武曌也根本瞧他不起。当时的宫廷以及政府，武曌已完全掌握，她如果想谋害李治，跟谋害一条蛆一样的易如反掌，但她宁可使他自然死亡，不肯急吼吼一刀两断，这是她最聪明的谋略。谋杀帝王，事体太大，阴谋非常容易泄漏，她不能冒这个险。但李治的病似乎相当离奇，我们怀疑是一种慢性中毒，检查武曌用毒的前例，一定印象深刻。她对亲生之女都下得了手，丈夫又算老几？李治不死，她不会鲁莽地操刀一割，但李治慢性中毒，全世界都无可奈何。

徐敬业起兵失败

684年，反抗军首领徐敬业在下阿溪（高邮湖支流）南岸布阵，政府军后军司令（后军总管）苏孝祥，率军五千人，于夜晚分乘小船，渡溪攻击，失败，苏孝祥阵亡。总指挥官李孝逸等待各路兵马到齐后，发动几次攻击，都被击败。李孝逸恐惧，打算撤退，魏元忠和作战机要秘书（行军管记）刘知柔，建议李孝逸说：“现在猛刮顺风，野草干枯，正是火攻的有利时机。”坚决主张决战。反抗军日夜戒备，为时已久，士卒体力不继，军心不稳，队伍凌乱；李孝逸发动攻击，顺风放火，反抗军大败，被杀七千人，淹死不计其数。徐敬业等骑快马逃回

江都(江苏扬州),携带妻子儿女,南下投奔润州(江苏镇江),打算渡过东中国海,前往朝鲜半岛。李孝逸进驻江都,派军分头追捕。徐敬业逃到海陵(江苏泰州)境,遇到顶头风,他的部将王那相改变主意,击斩徐敬业、徐敬猷及骆宾王,提着他们的人头,向政府军投降。社会秩序,完全恢复。

徐敬业反抗军的失败,在于他还没有进攻,就想找一个失败后的安乐窝。竟然相信薛仲璋说的:“长江天险”,使人惋惜!任何天险顶多只能保护有长期基础的国家,诸如东吴帝国、晋帝国、刘宋帝国等,不能保护一个突然爆出来的叛乱集团。即以唐王朝而论,李渊如果不能势如破竹,攻陷长安,而退回太原,怎么能够支持?

革命也好,谋反也好,都是闭着眼往黑暗里一跳,无论信心如何充足,都是前途莫测。新兴力量假设不能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则一次战场失败,就会全盘皆输。

刘仁轨害姜嗣宗

685年,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文昌左相)、一级实质宰相(同凤阁鸾台三品)、乐城公爵刘仁轨逝世(年八十四岁)。

刘仁轨是一员战将,更是一个狡狴的政客,以致美好的声誉传播人间。然而,684年时,刘仁轨已八十三岁,贪图富贵的欲火仍然烧心,把姜嗣宗陷害到一个申诉无门的惨境,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美好声誉,到底是不是真?

《罗织经》

索元礼,是一个外国人(国籍不详),知道武曌的心意,遂向铜柜告密,武曌在召见时,印象深刻,擢升他当游击将军(武散官十五级,从五品下),命他专门调查皇太后交办的叛乱案。索元礼性情残暴恶毒,审问一个人,一定要他牵连数十人甚至数百人;武曌好几次特别召见索元礼,用以增强他的权力。于是,国务院总务官(尚书都事,从七品上)周兴、万年(首都长安东半城)人来俊臣之流,纷纷效法。周兴被擢升到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秋官侍郎,正四品下),来俊臣被擢升到副监督官(御史中丞),彼此私人都畜养地痞流氓数百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告密。如果决定陷害某一个人,就命这些地痞流氓在各处同时发动,内容完全一样。来俊臣和最高法院助理审判官(司刑评事,从八品下)万国俊,共同撰写《罗织经》数千字,教导他们属下的特务,如何陷害清白无罪的人,以及如何编造一件谋反故事,结构严谨,布局精密,情节复杂曲折。武曌接到这些告密状,通常情形是先交给索元礼等调查。这些特务像参加酷刑比赛一样,争着发明逼供新法:制造长枷,依照长枷的重量,分别定名为“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有的把短木绑到被告手足上,像扭绞毛巾一样,扭绞双臂双腿,名“凤凰展翅”;有的把被告拦腰绑到柱子上,向前猛拉套到囚犯颈上的长枷,称“驴驹拔搦”;有的命被告跪下,双手捧枷,另把砖头堆到枷上,称“仙人献果”;有的命被告爬上高梯,用绳子拴住枷尾,慢慢向后拉,称“玉女登梯”;有的把被告头下脚上倒着悬挂,在颈上吊一个大石头;有的用醋灌被告的鼻孔;有的用铁环套到被告头上,而在空隙处打入木楔,使脑浆崩裂。每次审问,先把这些刑具陈列出来,叫被告观看,没有不恐慌颤抖,汗

流浹背,仰望法官颜色,自己竭力诬陷自己,承认有罪。每次,政府颁布大赦令,来俊臣就命监狱官先把重要囚犯诛杀,然后才正式宣布赦令。武曌认为他真是忠心,对他越发宠爱信任。无论中央或地方,对这几个人都十分畏惧,超过畏惧虎狼。

美国训练间谍手册中,有一段话说:“当敌人对你用刑的时候,你要高兴,那说明他们对你一无所知。”这正是一个幸福家庭长大的公子哥儿口吻,不知道人生艰难。专制政治下的苦刑拷打,岂仅是要你供出你隐瞒的事,而是,他还要你供出你从没有做过的事!你必须不断揣摩审问官的心理,察言观色,一步一步编出置自己于死地的罪行。揣摩试探之际,也就是苦刑拷打之时,审问官发现你的口供不能称他的心,如他的意,一定怒不可遏,只有苦刑拷打才能帮助你充分发挥罗织自己罪状的想象力。

告密是一种绝对的恶,即令在充满罪恶的社会,有这种恶的人,也被唾弃。武曌对中国最大的伤害,在于把这一种恶,用强大的政治压力,竟使它变成深受赞扬和应获奖赏的善,人类特有的价值观完全倒错。

历史上有好几个大魔头是采取法律手段消灭异己的,第一是武曌,第二是朱元璋,他们扩大冤狱功能,任用特务,在合法的外貌掩护下,作大规模屠杀。

酷刑以及告密,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指标,希望这两项恶,都能彻底绝迹。

郝象贤反击武曌

688年,武曌诛杀太子宫事务管理官(太子通事舍人,正七品下)郝象贤。郝象贤,是郝处俊的孙儿。

最初,武曌对郝处俊至为痛恨(李治打算命武曌摄政,郝处俊劝阻,使武曌夺权时间延后九年之久,参考675年3月),一直在找机会报仇,正巧,郝象贤的家奴诬告郝象贤叛变,武曌命国务院司法部副部长(秋官侍郎)周兴调查,判决郝象贤全族屠灭。郝象贤的家人前往政府办公处所(朝堂,皇宫南城),向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乐安(山东惠民)人任玄殖诉冤。任玄殖上疏指出郝象贤被控叛变,没有证据,武曌把任玄殖免职。郝象贤在绑赴刑场途中,用尽所有脏话,诟骂武曌,揭发武曌的淫行隐私,又闯到路边夺取驻足观看者挑卖的木柴,用来攻击刽子手,负责维持街市秩序的金吾卫(卫军十一、十二军)士卒一拥而上,把郝象贤乱刀砍死。武曌下令将郝象贤的尸体割裂分解,再挖掘他的老爹及祖父(郝处俊)的坟墓,捣毁棺木,焚烧骨骸。从此,一直到武曌逝世,司法单位每次处决囚犯,都先用一块圆木球塞住囚犯的口。

郝处俊不过阻挠过一次武曌摄政而已,事隔十三年,武曌终于用屠灭全族的酷刑作为报复,胸襟之狭窄,心灵之恶毒,使人生厌。然而也因此之故,郝象贤没有后顾之忧,得以把武曌的丑事,全盘抖出来,留传人世,武曌泄愤的结果徒使自己更为羞辱。人事难料,往往如此。

郭霸尝粪

宁陵(河南宁陵)县政府主任秘书(丞)庐江(安徽庐江)人郭霸,用精密的马屁术,谄媚武曌,被任命当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

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魏元忠患病,郭霸前往问候,把魏元忠的粪便放到自己嘴里品尝,欢天喜地说:“大人的粪,味道如果是甜的,就应该忧虑;可是,今天它的味道既臭又苦,不要担心!”魏元忠

大为厌恶,到处宣扬。

和土开的“黄龙汤”,早闻名于世(参考 570 年 7 月),但当事人姓名不传;郭霸的行径相同,却名留史册。为了当官,连主子的粪便都可啧啧下咽,喜形于色,功力之高,用心之苦,使人叹为观止。列宁曾说:“资本主义越到东方,越是无耻。”岂止资本主义,专制封建越到东方,同样的也越是无耻。每当高官大员在那里眉飞色舞、趾高气扬时,思及他们说不定昨天晚上刚喝过更大阔佬的黄龙汤,或尝过更大阔佬的粪便,便忍俊不禁。

一个什么诱因,难道是单纯的“当官狂”,就使人格堕落到这种程度,值得沉思。

娄师德唾面自干

693 年,南周政府任命国务院国防部部长(夏官侍郎)娄师德,当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娄师德的老弟被任命当代州(山西代县)州长,将要前往就职,娄师德告诉他说:“我身居宰相(同平章事)高位,你又当一州州长,所受的宠爱荣耀,都达到巅峰,正是人们嫉妒的对象,你有什么办法使自己免于灾祸?”老弟直起上身,恭敬地说:“从今以后,即令有人唾我的脸,我只把脸擦干净而已,希望不让你担忧!”娄师德悲哀地说:“这正是让我担忧的地方!人家唾你的脸,是生你的气,你把唾沫擦干净,表示反抗,就会使他更加生气。切记,唾到脸上的口水,不可以擦掉,它自己会干!你应该满面笑容,随人家唾!”

娄师德的唾面自干学,是官场文化中的主要功课。数千年来,中华人一直卑屈的残喘求活,中国小民在小官前,小官在大官前,活得

像条虫蛆,任凭诛杀拷打,戏弄凌辱,而仍“满面笑容,随人家唾!”只要能给他官做。娄师德为这种无耻行径,提供哲学基础。

大多数人都用不尊严的手段取得尊严的地位,又用不尊严的手段保护尊严的地位,是中国这艘船无法走上航道,一直撞山触礁的原因。

冯小宝下场

南周帝(一任)武曌的情夫冯小宝,越来越傲慢任性,武曌对他逐渐厌恶。冯小宝既纵火焚烧皇家大会堂(明堂),内心不安,言谈之间,越发狂悖;武曌秘密挑选健壮有力的宫女一百余人,暗中戒备。命建昌王武攸宁率勇士埋伏瑶光殿,就在殿前树下,制服冯小宝,乱棍打死。把尸体送到白马寺(洛阳城东),烧成灰烬,和在泥里建造佛塔。

冯小宝横死,我们为他兴悲。他不过洛阳街头一个摆地摊的粗汉,生意如果稳定,他会娶妻生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却不幸被几个有权有势的女人,弄到闺房之内,安置在一个他根本不能了解的高位之上。突然间尝到权力的滋味,昨天他连做梦都高攀不上的大人物,现在都反转过来向他胁肩谄笑。在这种世界颠倒的巨大变化之下,要冯小宝不几近神经错乱,殆不可能。

冯小宝无法适应这种优渥的巨变,从他在内心已感不安之后,不但不知道改弦易辙,反而更为骄傲不逊,看得出来。但是,任凭谁处于冯小宝那个位置,恐怕都无法使自己平衡!

契丹崩溃

697年,契丹部落可汗孙万荣,被家奴格杀。

孙万荣击破王孝杰时(参考697年3月),在柳城(营州州政府所在县,辽宁朝阳)西北四百华里处,依靠山川险要,兴筑一座新城,把老弱妇女,以及从战场俘获的武器财产,和金银珍宝,都留在城里,命妹夫乙冤羽镇守,而自己率精锐部队进攻幽州(北京市)。唯恐怕东突厥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九任大可汗)阿史那默啜,袭击他的后方,特派五人使节前往黑沙(阴山北麓,东突厥王庭所在),告诉阿史那默啜说:“我已击破王孝杰的百万大军,中国人心胆俱裂,请会同可汗,乘胜共同出军,攻击幽州(北京市)。”三人先到,阿史那默啜大喜,赏赐他们红色官服(四五品)。二人稍后才到,阿史那默啜对他们姗姗来迟,火冒三丈,要把二人斩首。二人说:“请让我们说一句话再死!”阿史那默啜问他们说什么,二人把契丹部落基地空虚情形告诉他。阿史那默啜遂把早到的三人诛杀,而赏赐给后到二人红色官服(四五品),命他们充当向导,而自己亲率大军,直扑契丹新城。出发时,诛杀所俘掳的凉州军区(总部设甘肃武威)总司令(都督)许钦明(参考696年9月),用鲜血祭祀天神。突厥军围攻新城三天,攻克,把城里所有的人全部俘掳,班师;只释放乙冤羽,命他飞马报告正在前方的孙万荣。

当时,孙万荣正跟中国军队对峙,得到消息,军心震恐;奚部落军(滦河上游)首先叛变,中国北征军、神兵方面军指挥官(神兵道总管)杨玄基攻击契丹军正面,奚部落攻击契丹军背后,生擒契丹勇将何阿小;孙万荣大军霎时崩溃,率轻装骑兵数千人,向东奔驰。中国前军司令(前军总管)张九节派军在前面埋伏,迎头痛击,孙万荣走

投无路,和家奴逃到潞水(海河支流)东,在树林中休息,悲戚说:“时到今天,我打算归降中国,但闯下的祸,已经够大;而归降突厥,也是死路;归降新罗(首都金城【朝鲜半岛庆州市】),照样是死路,叫我往哪里去!”家奴砍下他的人头,提到中国远征军大营投降,武曌下令把它悬挂在礼宾馆(四方馆)门前(四方馆在皇宫南城【朝堂】西)。

696年10月,东突厥首次袭击契丹部落基地,俘掳所有辎重人口。不满一年,697年6月,东突厥再次袭击契丹部落基地,也俘掳所有辎重人口。两次战役,攻守两方,所用的是同一战略计划。

契丹可汗孙万荣,是一员战将,而且也有智谋,但他在第一次失败后,竟无法避免模式完全相同的第二次失败,实在可哀。无法从失败中学得教训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张说拒绝伪证

祭祀部主任秘书(司礼丞)高戡(音 jiǎn【剪】),是太平公主所喜爱的人。正巧,南周帝(一任)武曌身体有点小病,张昌宗恐怕武曌一旦逝世,会被魏元忠诛杀,于是在武曌面前陷害魏元忠和高戡,说他们暗中讨论:“皇上已老,不如保驾太子(武显【李显】),才能长久。”武曌大怒,逮捕魏元忠、高戡下狱,准备在金銮宝殿上,跟张昌宗当面对质。张昌宗秘密找到立法官(凤阁舍人)张说,允许给他一个高官肥缺,只要他肯出面证明他确实听到魏元忠讲过那样的话;张说应许。明天,武曌召集太子武显(李显)、相王武旦(李旦),和各宰相,命魏元忠和张昌宗对质,双方指控、辩护,一来一往,无法发现真相。张昌宗拿出最后法宝,说:“张说曾经亲自听见魏元忠那样说,请召见张说查证。”张说登殿,武曌问他当时情形,张说还没有回答,魏元忠对这位突然出现的原告证人,大为恐惧,向张说呼喊:“张说,

你打算跟张昌宗联手陷害魏元忠,是不是?”张说喝止他,说:“魏元忠身为宰相,为什么竟跟巷口小人物,说的话一样!”张昌宗在旁催促张说,命他赶快发言。张说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张昌宗还逼我到这种程度,可以想象他在外边时的气焰。我站在金銮宝殿之上,不敢说谎。我实在没有听见魏元忠说那句话,只是张昌宗逼我非作伪证不可。”张易之、张昌宗大为惊骇,喊叫说:“张说跟魏元忠一同谋反!”武曌命二人陈述,张易之、张昌宗回答说:“张说曾经形容魏元忠是伊尹、姬旦;伊尹罢黜于太甲,姬旦代理国王,不是谋反是什么?”张说回答说:“张易之兄弟是卑劣小人,只听说过关于伊尹、姬旦的故事,却不知道伊尹、姬旦的行为!前些日子,魏元忠刚穿上紫色官服(三品以上官服),我以立法官(凤阁舍人)的身份,前往道贺。魏元忠告诉客人说:‘没有功劳而受皇上宠爱,十分惭愧畏惧!’我确实这么说:‘你身负伊尹、姬旦的重任,不过当一个三品官,有什么值得惭愧恐惧!’伊尹、姬旦,身为国家高官,心怀至忠,自古迄今,谁不仰慕!陛下选用宰相,不叫他效法伊尹、姬旦,叫他效法谁?我岂不知道,今天迎合张昌宗,立刻就能高升到最高阶层!不敢作伪证的结果,会立刻招来全族屠灭!但我畏惧魏元忠死后,冤魂不散,不敢诬陷。”武曌大怒说:“张说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应该一并逮捕,连同魏元忠一起惩罚。”过了几天,再传见张说盘问,张说的证词跟以前一样。武曌怒不可遏,命各宰相会同河内王武懿宗共同审理,张说坚持他的初供。

道德勇气是使人类向人生更高境界跃升的最大动力。对张说的英雄行为,我们无限尊敬。

特务果报

唐帝(六任中宗)李显下诏:“684年(武曌夺权之年)以来,被抄家的政治犯子孙,一律恢复旧有的资历及庇荫,只徐敬业、裴炎不在此限。”(徐敬业,参考684年9月;裴炎,参考684年10月。李显被武家班及新兴的韦家班玩弄在手掌之上,毫无知觉。)再下诏:“特务周兴、来俊臣等,已死的剥夺他们的官爵,还没有死的流窜岭南(五岭以南)凶恶地方。”(此时特务还活着的,有唐奉一、李秦授、曹仁哲。)

民主国家的特务,是保护国家的隐秘医生;专制国家的特务,则是保护某一姓、某一党,或某一小撮人,或某一个人的隐秘毒蛇。

特务的泛滥使用,武曌首发其端,但武曌手下特务所受的果报也最惨,自身被诛杀外,子孙也受羞辱。然而,任何凶险的果报,都不足以阻吓后世的野心无赖,奋不顾身的也去充当毒蛇。张昌仪所说的:“一天快乐也就足够!”是这一类型特务的唯一经典,他连自身的荣誉和安全都不管,何顾子孙!

事后惩处作恶的特务,不如事先预防特务的作恶。

论武曌

705年,南周帝(一任)武曌,在上阳宫逝世,年八十二岁。遗诏:“撤销皇帝称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人家族(王皇后及

萧淑妃被谋害,参考655年11月),以及褚遂良(参考658年11月)、韩瑗、柳奭(二人均参考659年7月)亲属,全部赦免。”(这些家族,已流窜五十年。)

武曌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成功的第一位女强人,也是一个可怕的怪胎。不要说古代女人望尘莫及,就是现代女人也没有谁能比得上。她拥有盖世的美丽、绝顶的聪明、超凡的理智、彻底的无情,和刻骨的恶毒,再加上强烈的政治欲望,以及无与伦比的好运。她综合许许多多绝对的条件,全力发挥,终于在权力争夺的杀戮战场上,创下奇迹,在传统的父系社会中,建立一个女性当君王的崭新帝国。这是任何女人都办不到的事,而武曌办到了。

武曌自从被罢黜退位,囚禁上阳宫,长达十月之久,躺在病榻上,只不过少数宫女留在身旁,她所习惯的热闹场面不再,她视如生命的权力霎时滑走,她一生对太多的人忘恩负义,如今她开始尝到被人忘恩负义的滋味。这位曾经使世人震悚的政坛大玩家,现在,眼睁睁看着她所建立的南周王朝烟消云散,眼睁睁看着她的情夫被杀,而她手中已没有一点筹码,这十个月足够她作种种回忆。依她的个性,她不可能忏悔,只有良知未泯的人才有罪恶感,才会忏悔。武曌这种女人,她所思考的恐怕是如何再夺回权柄,和再夺回权柄后,怎么对付那些把她驱下宝座的叛徒,这些幻想,成为死前的唯一娱乐,使她稍稍得到安慰。

武曌到了末期,要选立继承人时,才发现陷于两难之境,在传子与传侄之间,无法决定。依照常情,儿子当然比侄儿亲密,而且无论律法或宗法,天经地义的都要传给儿子,问题在于,武曌的江山,却是夺自儿子之手,宝座传给儿子后,南周王朝自然消失,唐王朝自然再现,武曌追求的目标,便全部落空。可是,如果传给侄儿,她原来计划就是如此,偏偏武家班全是脓包,用冤狱陷害几个人,绰绰有余,但是要接管一个帝国,却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能力,这是武曌的悲哀,她一心一意要当一个王朝的创始人,却被继承问题困住,束手无策。

事实上,到了最后,维持南周王朝的和平稳定,跟人们的预期心

理有关。武曌一天比一天衰老,一天比一天接近死亡,朝野都在屏息等待,这就是人心。如果武家班出现一个强人,他当然有可能扭转历史。问题是,武家班根本不可能出现强人,因为武曌自从杀子夺权,自我个体凌驾一切,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她不会允许别人比她更能干、更杰出,即令是她想传位的侄儿。

武曌的下场应该大出她的意料之外,这个满身邪门的八十二岁的老太婆,在她生命的历程中,制造了无数罪恶之后才死。她的影响,似乎到二十世纪末叶,仍然存在,后世很多女性野心家,兴致勃勃地把她当作榜样,有些甚至成功了一半,只因为缺少稍高的智慧和更多的好运,最后全都倒毙。

李显毒发身死

最高顾问官(散骑常侍)马秦客精通医药,宫廷膳食部副部长(光禄少卿)杨均,会烧一手好菜,都因此得以自由出入内宫,受韦皇后宠爱,恐怕事情泄漏,受到诛杀;而安乐公主李裹儿又盼望娘亲韦皇后主持政府,自己就可以当皇太女。这些人共同进行弑逆阴谋,把毒药放到饼馅里,唐帝(六任中宗)李显吃下后,毒发身死(年五十五岁)。

李显毁灭在三个他最亲密的女人之手:老娘武曌、娇妻韦女士、女儿李裹儿。他阁下的头跟他老爹李治的头一样,好像都被笨驴踢过,同属“六不分动物”:是非不分、亲疏不分、黑白不分、忠奸不分、恩仇不分、利害不分,注定他从生到死,窝囊到底。

贾南风第二

710年,唐王朝宫廷政变爆发,临淄王李隆基跟刘幽求等,暗中进入皇家林苑(禁苑,皇城以北),在官舍跟钟绍京会面,二更时分(二十二时至二十四时),天上星斗向四方散落,一片洁白,好像下雪,葛福顺拔出佩剑,一直闯进羽林军(禁军第一、二军)大营,斩韦璿、韦播、高嵩,砍下人头,拿给大家观看,葛福顺宣告说:“韦皇后毒死先帝(李显),阴谋推翻政府,今天晚上当同心协力,诛杀韦家班,比马鞭高的男女,全部斩首。拥护相王(李旦)当皇上,安定天下,胆敢三心二意或帮助叛徒的,屠灭三族。”李隆基命葛福顺率左翼万骑卫士攻击玄德门,李仙凫率右翼万骑卫士攻击白兽门,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师;于是大声嘶喊,白刃冲锋,葛福顺等斩守门将领,砍开城门,一拥而入。李隆基率军在玄武门外备战,三更时分(零时至二时),听到嘶喊声起,立刻率自己的卫士及羽林军入宫;在太极殿守护李显灵堂的卫军士卒,听到外面杀声震天,全都披上铠甲响应。韦皇后惊慌失措,逃到飞骑卫士营,一个士卒大刀一挥,砍下她的人头,呈献给李隆基。安乐公主李裹儿正在照镜子画眉,士卒冲进去,一刀砍死。在肃章门外斩武延秀。

中国有句俗话,讥讽欲望强烈、头脑简单的蠢人:“只看见强盗吃肉,没看见强盗砍头。”韦女士平庸得简直是第二个贾南风,只懂富贵,不懂政治,她只看见婆母武曌当上皇帝,没有看见那玩意儿的高度危险。只看见一辆满装硝化甘油的卡车,偶尔驶过密集布雷区而没有爆炸,就认为自己照样也可以穿越,自然被悲剧抓住。

韦女士最大的错误是她毒死丈夫,使她丧失权力魔杖。武曌当她早已控制全局的时候,仍不敢动丈夫一根毫毛,她知道,纸包不住

火。还有一项是,武曌有四个亲生儿子,杀了两个,还剩两个。如果武曌一开始就没有儿子,或者把儿子统统杀光,情势将会大变,事实上是,她的两个儿子保护她得以死在床上。韦女士却只有一个半吊子女儿,根柢空虚。

韦家班跟武家班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缺少英才,误认为仅靠刑罚就可立威。在那种惊天动地大变革之际,必须用恩德相结。官位崇高,并不代表控制能力坚强,韦家班盘居要津,用平时的富贵,去因应临时突发的灾难,不过一堆砧板上的肥肉。

李显冥顽

唐政府把六任帝(中宗)李显,安葬定陵(陕西富平西北七公里龙泉山),祭庙名中宗。政府有关单位会议决定:韦皇后犯罪,不应合葬。于是,追赠故英王妃(李显前妻)赵女士谥号和思顺圣皇后,寻求她的尸首,已没有人知道埋在什么地方(赵女士死事,参考 675 年 4 月),于是用地祭祀时穿的衣服,招魂入棺,把祭服代替尸体,跟李显合葬。

李显的前妻赵女士,是常乐公主的女儿,因娘亲得罪武曌,于 675 年突然被逮捕囚禁,活活饿死,年龄当在十九岁左右。少年夫妻,如漆投胶,在巨变中被外力分离,并不是两情破裂,李显即令是一只毛虫,也应多少有点思念。可是 705 年李显重登宝座,直到 710 年被害身死,五年之久,连寻找她的尸首,另行迁葬,都没有做。这件事对一个普通平民来说,限于能力,可以理解,但对一个皇帝而言,不过动动嘴就可办到,而他竟没有动嘴,可见他已全忘。冥顽不灵的程度,跟他的老爹李治一样,难以思议。

裴伽先传奇

唐帝(八任睿宗)李旦下诏,恢复裴炎生前官爵(裴炎事,参考684年10月)。

最初,裴炎的侄儿裴伽先,从贬所岭南(南岭以南)逃回,被政府捕获,打一百棍,流窜北庭(新疆吉木萨尔)。裴伽先抵达贬所,经营商业,行侠仗义,时常派人到京师探听动静。武曌诛杀流刑犯时(参考693年2月),裴伽先事先得到消息,遂向北逃亡,投奔游牧部落。北庭总督府(设新疆吉木萨尔)追捕,把他生擒回来,囚禁监狱,专案请示如何处理。而钦差大臣不久抵达,执行武曌命令,流刑犯全部丧生,可是裴伽先却因等候批示之故,反而没有处决。不久,武曌下诏安抚,还没有处死的流刑犯,一律赦免释放,裴伽先因此被释放回京。710年,政府寻找裴炎的后裔,只有裴伽先仍在人世,遂任命他当太子宫总管府主任秘书(詹事丞,正六品上)。

裴伽先的遭遇,正是一篇暴政下写实的伤痕小说,包括中国传统戏剧的四大要素:忠、孝、节、义,以及主角的急智和传奇,动人心弦。

孙 佺

幽州军区(总部设北京市)总司令官(大都督)孙佺,跟奚部落(滦河上游)酋长李大酺,在冷陁(今地不详)会战,全军覆没。

当时,孙佺率左骁卫(卫军第五军)将军李楷洛、左威卫(卫军第

九军)将军周以悌,以及步兵二万人、骑兵八千人,分作三路,袭击奚部落及契丹部落(辽河上游)联军。将军乌可利劝阻说:“道路艰险,天气酷热,孤军深入敌境,一定失败。”孙佺说:“薛讷在边疆多年,竟不能为国家收复营州(营州【辽宁朝阳】沦陷事,参考696年5月)。今天趁蛮虏没有戒备,发动突击,一定可以建立功勋。”命李楷洛率骑兵四千人当前锋进发,遇到奚部落骑兵八千人,李楷洛进攻,情势不利,孙佺胆小如鼠,不敢增援,反而放弃身陷危境的前锋骑兵,打算率主力撤退,奚部落军乘势反击。李大酺派使节质问孙佺说:“中央政府既然跟我和解,你为什么对我攻击?”孙佺说:“我奉到的指示本来就是安抚慰问,李楷洛却不听命令,擅自出兵跟你交战,愿把他斩首,作为赔罪。”李大酺说:“如果是真的,用什么证明?”孙佺只好搜括军中所有绸缎,凑到一万余段(四匹是一段),连同紫袍(三品以上官服)、金带、鱼袋(参考690年10月),一并送去。李大酺全部收下,说:“请将军撤退,不要再找麻烦。”可是中国将士过度震恐,争先恐后逃走,不成队伍,奚部落军遂展开追击,中国军霎时崩溃。孙佺、周以悌被奚部落生擒,东突厥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九任大可汗)阿史那默啜把二人斩首。李楷洛、乌可利脱险回国。

孙佺背靠权势时,大义凛然,“虽千万人,吾往矣!”冒犯他的人非死即囚。可是背后的权势一旦支撑不住他,他就宁可抛弃战友,甚至诬陷战友,向敌人下跪叩头,哀求饶命。

一个人一生中遇到一次这样的长官,或这样的朋友,就够消化的了,我们真为李楷洛、乌可利庆幸。

预知的惊恐

有相面师警告一级实质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窦从

一)说:“你将面对刑事厄运。”窦怀贞(窦从一)恐惧,向唐帝李旦请求辞职,愿到安国寺(在首都长安长乐坊)当庙奴;李旦批准。不久,李旦再任命窦怀贞(窦从一)当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兼总监察官(左御史大夫)、特级实质宰相(平章军国重事)。

人类未来的命运,如果是上天注定,不能改变,那就怎么躲都躲不过,预知它有什么用?如果可以改变,或可以躲过,那就不是上天注定,便无法预知。

然而,自从潘多拉女士把“预知”紧扣在宝箱之内,千千万万年以来,人类一直在作各种努力,企图俘获那个小精灵,无论富贵贫贱,都希望清晰的看到未来。

只有聪明得冒了泡的人,才会相信某位法术师已经把小精灵擒拿到手。

崔湜站错了边

唐帝(九任玄宗)李隆基,准备诛杀窦怀贞(窦从一)等,召见崔湜,打算收作自己心腹。崔湜的老弟崔涤对他说:“皇上有什么问你,你不可以隐瞒。”崔湜不接受。窦怀贞(窦从一)等伏诛后,崔湜跟国务院右秘书长(右丞)卢藏用,都被检举跟太平公主上床,判处流刑,崔湜流窜宾州(广东信宜),卢藏用流窜泷州(广东罗定南)。新兴王李晋临斩首时,叹息说:“这项密谋,本来是崔湜提出,今天我死,崔湜却活着,岂不冤枉!”正巧,主管官员在侦查宫女元女士时,元女士招出跟崔湜准备下毒阴谋,李隆基下诏,命贬谪途中已走到荆州(湖北江陵)的崔湜自杀。

崔湜虽然有很高的才能,事实上不过官场一只甲虫,他之飞黄腾

达,只是因一直站对了边,站在韦家班这一边,但后来,在姑侄一场火并中,他选择了太平公主,才全盘皆输。如果福至心灵,选择了李隆基,虽然他这一生做尽了卑鄙勾当,岂不仍被赞美为著名卿相。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很少为了坚持理念被杀头的,大多数都是为了站错边而丧生,站对了边就有荣华富贵,站错了边就成了盗匪奸邪,与贤愚忠奸无关。越到近代,越是如此,使人浩叹!

半截症

714年,李隆基因社会风俗一天比一天奢侈糜烂,下令说:“皇帝多余的车辆、衣服,和金银珠宝器具,以及所有装饰品,有关单位应把它拆毁,供应军事及国家使用;珠宝璧玉、锦绣绸缎,都在金銮宝殿前焚化。皇后妃妾以下宫中妇女,都不准戴珠宝璧玉、穿锦绣绸缎。”再下令:“文武百官衣服上、腰带上,以及饮酒用的器具、马勒马镫,三品以上官员可以镶嵌璧玉,四品官员可以镶嵌黄金,五品官员可以镶嵌白银;其它一律禁止。妻子的衣服、装饰,跟她的丈夫的或儿子的相同。旧有的锦绣绸缎,一律染成黑色。从今之后,全国不准买卖珠宝璧玉,不准纺织锦绣,违犯的打一百棍;工人减一等处罚(唐律,减一等即减少二十棍)。”撤销设于首都长安及东都洛阳的皇家锦绣纺织厂(织绵坊)。

司马光曰:“李隆基当皇帝的初期,为了追求国家安定及社会繁荣,如此厉行节俭,自我刻苦,到了晚年,却仍然因奢侈而导致失败!可怕,奢侈糜烂的生活,太容易把人淹没。《诗经》说:‘如果没有好的开始,很少有好的结束。’怎么能不谨慎!”

宝座上的帝王,一旦疯狂杀人,或疯狂挥霍,儒家学派一直没有良好的对策。唯一的办法是盼望他们自我克制,如果不能,小民只好

自认倒霉。于是,忽然间,一个帝王颁布一道命令,声称他要厉行节约,实行仁政,大家就欣欣然额手称庆,谢天谢地。

从没有一个帝王能始终如一,包括模范生李世民在内,到了晚年,也开始异化。历史上满坑满谷的,全是半截英雄,前半截还可能有精彩之处,后半截无不终于露出马脚。司马光没有提出阻止或医治“半截症”的良方,仅只强调前半截节俭的必要。这是中国政治的退化论,显示所有的政治领袖都越活越坏。

保持或提高政治领袖的质量,只有一种特效药,就是必须依靠外在权力的制衡,绝不能依靠内心的省悟。什么时候中国人发现“天纵英明”是一项诈欺,什么时候中国人相信权力制衡是一项万能奇药,什么时候中国人才有能力建立一个现代化民主自由的国家。

伴食宰相

唐王朝(首都长安【陕西西安】)皇帝(九任玄宗)李隆基,擢升摄理最高监督长(检校黄门监)卢怀慎,当摄理国务院文官部长(检校吏部尚书)兼最高监督长(黄门监)。卢怀慎清廉谨慎,节俭朴素,从不经营家产,虽然已到宰相高位,但所得的薪俸随时都散发给故旧亲友,以致妻子儿子都难免不挨饿受冻,住家破烂,遮不住风雨。

最高立法长(紫微令)姚崇(姚元崇),曾经因儿子的丧事,请假十余天,立法院(紫微)公务堆积如山,卢怀慎不能裁决,惶恐不安,进宫报告李隆基。李隆基说:“我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姚元崇),而把你安置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

卢怀慎跟姚崇(姚元崇)同时当宰相,自己知道才干不如姚崇(姚元崇),所以每次遇到事情,都不敢表示意见,推给姚崇(姚元崇)决定;世人称他是“伴食宰相”。

司马光曰：“从前，鲍叔牙之于管仲，公孙罕虎之于公孙产，官位原来都在对方之上，但在发现对方的贤德才能后，就曲意结交，把国家权柄，交给他们，孔丘都予以赞美。曹参自知不如萧何，所以一意遵守萧何所订的法令规章，不作任何变更，西汉王朝的大业得以完成。卑劣的人当权，做部属的人，爱惜自己的身家，保护自己的俸禄，曲意听从，而不顾国家的安危，诚然是罪人。但贤能的人当权，做部属的人，愚昧的干扰他的政令，坚持自己的见解，牵制他的权柄，嫉妒痛恨，摧毁他的成果，刚愎自用，博取美名，更是罪人。姚崇（姚元崇）是唐王朝的贤能宰相，卢怀慎同心协力，共同缔造太平盛世的李隆基时代，他有什么罪？《秦誓》说：‘这里有一个官，诚诚恳恳，没有什么特别专长，然而他心肠善良，胸襟开阔。别人有才能，就好像自己有，别人有美德，内心就充满羡慕；别人有嘉言，就好像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一样。这种有包容性的人，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及人民。他的官职，对国家有利。’卢怀慎正是如此。”

卢怀慎被称为“伴食宰相”，是国人直截了当认定他不过是一具饭桶，除了陪别人吃饭外，没有别的功用。司马光却打抱不平，认为卢怀慎完美无缺，更引用千年前的古书，倍加赞扬。

根据史册记载的数据，卢怀慎有两大特点，一是把所有薪俸都给了亲友故旧，以至于自己全家陷于饥饿；二是他面对堆积如山的政府文书，呆若木鸡。使妻子儿女啼饥号寒，是他对家庭缺乏责任感，既没有资格为人夫，更没有资格为人父。把薪俸分散给别人，如果他不知道钱的价值，那是白痴，如果他知道钱的价值，他所企求的恐怕是更高的目标、更多的财富。面对国家大事束手无策，说明他昏庸颓废，无药可救。把一艘船交给一个连他自己都承认没有航海技能的水手掌舵，我们为这艘船上的乘客颤栗。

然而，司马光却对他十分欣赏，只因为卢怀慎属于猪八戒的脊梁，无能之辈，不敢改革，也不会改革，正符合司马光反改革的政治心态。

司马光说：“贤能的人当权，做部属的人，愚昧的干扰他的政令，

坚持自己的见解,牵制他的权柄,嫉妒痛恨,摧毁他的成果,刚愎自用,博取美名,就是罪人!”话说得如此明白,那么,王安石领导政府时,司马光却为什么愚昧的干扰王安石的政令,坚持自己的见解,牵制王安石的权柄,嫉妒痛恨,摧毁王安石的成果,而自己刚愎自用,博取美名?

一个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定坚决反对改革,而且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连一具名垂史册的饭桶,一个标准的官场混混卢怀慎,都突然间成了圣人,不可不叹息中国历史上的是非标准,为什么总是为了一时的自私,如此地随意颠倒。

慷别人之慨

太上皇李旦,在百福殿逝世(年五十五岁)。唐帝(九任玄宗)李隆基,命女儿万安公主当女道士,把献身所得到的福分,追献给祖父李旦。

先前,李旦命他的女儿金仙、玉真公主终身不嫁,去当女道士,为祖母祈福。李隆基又命他的女儿万安公主终身不嫁,去当女道士,为祖父祈福。

有权有势的人,对牺牲别人的幸福,以展现自己的优美品德,总是慷慨得不得了。

柳树林之役

716年,东突厥可汗阿史那默啜在北方攻击拔野古部落,在独乐水(蒙古共和国土拉河)大破拔野古军,凯旋而归,仗恃自己战胜余威,毫不戒备,拔野古部落逃亡战士颉质略,突然从柳树林中冲出,斩阿史那默啜。

当时,大武军(山西代县北)子将郝灵荃,奉命去东突厥汗国办事(“军”在最初只是军事基地,设大将一人、副大将二人、子将八人),颉质略把阿史那默啜的人头交给郝灵荃,一同带到长安朝见,李隆基下令把阿史那默啜的人头悬挂大街。拔野古部落、回纥部落(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同罗部落(蒙古共和国北部)、霫部落(辽河以北)、仆固部落(蒙古共和国东部)共五部落,都投奔中国,中国政府把他们安置在大武军(山西代县北)以北。

柳树林之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横行北亚洲二十年,所向无敌的沙漠之王阿史那默啜,突然丧生,这是一个“忘了我是谁”的傲慢人物、所受到的最严厉的惩罚。他阁下在摧毁一个强大敌人后,竟真的认为头上已自动自发的冒出光圈,即令没有人保护,也会有神保护。

最可敬的是颉质略先生,在绝望中发出奋勇一击,他不过是一个亡国之余的残兵败将,普通情形下,兵败如山倒,连胆都被吓破,突然遇见“电视上时常出现的那个大家伙”,只有目瞪口呆,浑身发抖,哭求大王饶命的份,但颉质略却隐秘埋伏,一跳而起。如果失败,他除了身死之外,还会留下笑柄,多少聪明人都将讥讽他不自量力。

然而,颉质略却发出无畏的闪电一击,我们佩服他至死不休、誓不屈服,与敌人宁可同归于尽,宁可失败而死,也不苟且偷生的精神。

英雄！勇士！正是颀质略当之无愧的荣耀。

父尊母卑

立法院初级立法官(右补阙)卢履冰,上疏说:“依照古礼,老爹仍在,而娘亲逝世,给娘亲穿丧服一年。则天皇后(武曌)时,改为穿粗生麻布缝边丧服(二级次重)三年(齐衰。参考674年12月)。请恢复古礼。”唐帝(九任玄宗)李隆基交付有关单位研究讨论。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褚无量,赞成卢履冰的意见,但也有人反对。大家议论纷纷,一连几年,不能决定。

719年,李隆基下令说:“自今以后,丧服等差,一律遵照丧服传全文。”然而高级知识分子(士大夫)仍然争论不息,于是,各照各的意见施行。褚无量叹息说:“圣人岂不知道娘亲的厚恩?但等差的规定,只是使尊贵与卑贱,中国与蛮族,有明显的分别。世俗的感情十分肤浅,不了解圣人的用意。正当的制度一旦混乱,谁能改正!”

从为父母所穿丧服的不同上,再一次显示儒家的等差制度,连父母都要分别高低:老爹是尊贵的,娘亲则较卑贱。一旦有人主张父母应该平等,圣人之徒立刻哄堂大怒。这种违反人性的观念,一直坚持不变,并且还振振有辞!八世纪时,已经僵化到这种程度,使人感到解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是如何的困难;同时也使人发现,在中国人内心深处培养平等观念,是如何的重要。

吴兢

安州(湖北安陆)总秘书长(别驾)刘子玄逝世(年六十一岁)。刘子玄,就是刘知几。因“几”跟皇帝李隆基的“基”同音,遂改用别名。

皇家图书院编撰官(著作郎,从五品上)吴兢,撰写《则天实录》,记述宋璟反激张说,使张说挺身证明魏元忠无辜(参考703年9月)。张说参与整理国史时,看到那一段,知道是吴兢下笔。可是,却假装抱怨说:“刘子玄(刘知几)一点也不看情面!”吴兢站起身来回答说:“这是我写的记录,草稿还在那里,请不要冤枉死人!”在座的同僚,一个个面无人色。后来,张说暗中疏通,请吴兢修改几个字,吴兢始终拒绝,说:“如果听你的吩咐,这本史书就不诚实,对后人就没有公信力。”

我们向吴兢先生致敬,拒抗一个宰相的压力,需要异于常人的胆量和见识,从同僚们全都面无人色上,可推测出他已身陷不测。如果他听话,随即来的是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然而他却拒绝,这种行径,当时人对他的评论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现代人对他的评论,我却知道,恐怕只有一个字:“傻!”或三个字:“老天真!”

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比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负担,更为沉重。

征兵改募兵

北周、隋,及唐王朝初叶,行征兵制,沿边驻扎的边防军,平时一直保持六十余万人,八世纪二十年代,唐王朝宰相张说认为北方并没有强大的敌人,上疏建议裁减二十余万人,使他们返乡务农。李隆基犹豫不定,张说说:“长久以来,我都在疆场,对边防军情况,了解十分清楚,那么多人,只不过供将领们用来当自己的卫兵,或替他们私人办事而已。即令为了抵御强敌,争取胜利,也不需要这么多多余的士卒,去妨碍农耕。陛下仍然疑惑的话,我愿用一家百口的人命,作为保证。”李隆基这才批准。

最初,各卫军施行征兵制度:人民二十岁成年,服役从军,六十岁除役,家人又不能免除捐税差役,长时期下来,士卒的家庭渐贫、身体也渐弱,遂纷纷逃亡,十室九空,民间苦不堪言,张说建议:“另行招募青年,代替征兵,充当各卫军战士;不追查过去,优先录用;则逃亡的士卒,一定争先恐后,出来应募。”李隆基批准。十天半月时间,集结精锐部队十三万人,分别拨付各卫军,轮流调派中央服役。“兵”“农”分离,自此开始。

《新唐书·兵志》上说:“唐王朝统治全国二百余年,兵役制度大体上有三变:最初国力鼎盛时,有府兵,府兵废后有彍骑,彍骑又废,而地方性的武装力量兴起。”有些人责备张说废除征兵,改为募兵,是一种罪行,事实上,唐王朝时代的征兵制度,到了张说时,已完全破坏,如果不改作募兵,全国就陷于无兵之境,因为青年大量逃亡,无兵可征。

唐王朝征兵,是北周帝国草原兵制的一种农兵合一,农闲时实施军事训练,战争时集合出征。出征时不但伙食、铠甲要自备,连武器

也要自备。在一个简陋的社会结构中,还可以适应,一旦战争频繁,长期缠斗,便难以负荷。到了后来,贪污盛行,边防军将领不得不向中央主管官员行贿,他的财源之一,就来自可怜的士卒。将领们用威迫利诱的手段,要士卒把钱财存放总部保管,然后把他们硬生生凌虐至死(娘亲给孩子的一块平安玉,就足以使孩子死在长官之手),其中有多少悲惨故事,催人泪下!士卒要想不死,只有逃亡。张说之改为募兵,不但使国家的兵源恢复,同时也挽救了多少青年战士的生命!

杨思勳官升二品

724年,溪州蛮(溪州【湖南永顺】蛮族)酋长覃行璋,聚众起兵。

李隆基任命宦官、左监门卫(卫军十三军)大将军杨思勳,当黔中道讨伐司令(招讨使),率军出击。杨思勳生擒覃行璋,杀三万人,班师。李隆基加授杨思勳辅国大将军(武散官二级,正二品),薪俸、卫士,都依照官阶设置(一品官卫士九十六人,二品官卫士七十二人,三品官四十八人,四品官三十二人,五品官二十四人;六品官仆役十五人,七品官四人,八品官二人,九品官也是二人)。

唐王朝制度,宦官不能当三品,而今,李隆基首先摧毁这项制度,杨思勳一下子就高升到二品。破坏制度的人,总是负责维护制度的人,无权无势的小民,除非革命,岂有能力破坏制度?又岂有能力维护制度?

浑天仪的发明

726年,用水力操作的“浑天仪”(观察天体运转的仪器)完成,上面排列星群;把水注进去,水的压力使齿轮转动,仪器遂自行旋转,一昼一夜,恰巧自转一周。另有两个齿轮,带动悬挂在空中的两球,分别代表太阳、月亮,作反方向移动,快慢恰到好处。又设计“地平仪”(地平令仪)木柜,一半埋在地下,地上有两个木头人,每十五分钟敲一次鼓,每一个小时敲一次钟,机器都藏在木柜之中。

中国史书,除了记载帝王将相之外,遇到儒家系统有一丁点表现,总是特别夸张,以使他们流芳千古。而对非儒家知识领域的发明创造,几乎全部抹杀。八世纪二十年制造的“浑天仪”“地平仪”,依照描绘,应是一个精密的天体物理学上重大贡献,然而史书却潦草几句,既不记载是谁发明的,也不记载是怎么制造的。多少天才,被酱缸埋葬。

大门艺事件

渤海王国(首都忽汗城【黑龙江宁安】)国王(二任武王)大武艺(大,姓),派他的胞弟大门艺,跟他的舅父任雅,率军攻击黑水靺鞨部落(乌苏里江东)。大门艺劝阻,大武艺不接受,强迫他出征。大门艺率军抵达边境,再写信回来劝阻,大武艺怒不可遏,派堂兄大壹夏接替他的元帅职务,命他回京(首都忽汗城【黑龙江宁安】),打算

处死。大门艺抛弃大军,绕道小路,投奔中国。唐帝(九任玄宗)李隆基命他当左骁卫(卫军第五军)将军。大武艺暴跳如雷,派使节上疏李隆基,指控大门艺有罪,请求中国斩大门艺。李隆基把大门艺秘密送到安西(新疆库车),留下渤海王国的使节,另派钦差去渤海王国,告诉大武艺说:“已把大门艺流窜到岭南(南岭以南)。”可是大武艺得到情报,上疏说:“天朝大国,应该诚信待人,怎么可以有欺骗小动作?”坚决要求诛杀大门艺。李隆基因藩属事务部副部长(鸿胪少卿)李邕道、源复,不能监督属官,以致泄漏国家的机密,予以贬降。暂时命大门艺前往岭南(南岭以南),作为对大武艺的响应。

司马光曰:“圣明的君王所以使四方蛮族,都心悦诚服,依靠的不过是威武和诚信而已。大门艺因忠心而被认为有罪,投奔中国。中国自应调查是非真伪,奖励大门艺而处罚大武艺,才是立国的正道。即令不能讨伐,也应该正正当当地把大门艺无罪的原因,告诉大武艺。而今,李隆基威武不能使大武艺屈服,恩德不能庇护大门艺不受流刑,却效法市井小人物,瞪着眼说谎,竟被小国当面拆穿,受到窘困,却怪罪藩属事务部(鸿胪卿)泄漏机密,岂不羞愧!”

李隆基对大氏兄弟窝里斗的处理态度,诚如司马光所言,应受批判。但司马光认为不应该处罚泄漏机密的官员,却值得商讨。任何情形之下,泄漏国家机密,都是一种罪行。两国相交,可能因外交官一句不谨慎的话,引起战争,或埋伏下以后杀戮的种子,如果是接受贿赂,出卖情报,就更严重。

政府处罚违法乱纪官员的行为,不但不羞愧,恰恰相反,明察秋毫,执法不阿,应是最高的光荣。

杜暹势利眼灾难

杜暹当安西总督(驻新疆库车),突骑施汗国(伊犁河中下游)的皇后是中国的交河公主,派大营指挥官运牧马一千匹,前往安西(龟兹【新疆库车】)贩卖。使节前往安西总督府宣读公主训令,杜暹大怒说:“阿史那怀道的女儿,怎么敢对我下训令!”把使节棍打囚禁,不准离开,牧马经过几场大雪,全都死光。突骑施可汗苏禄大怒,出军攻击四镇(龟兹【新疆库车】、焉耆【新疆焉耆】、疏勒【新疆喀什】、于阗【新疆和田】)。正巧杜暹前往京师(首都长安),赵颐贞代理安西总督,登城固守。四镇人民、家畜,和储蓄的粮食,都被突骑施汗国军掠夺,仅只安西(龟兹【新疆库车】)还保持完整。后来,苏禄听说杜暹出任宰相,才稍稍后退,不久,也派使节朝贡。

中国官场的贪污根性,千年不变,偶尔遇到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简直全国皆惊,奉为神明,因而遂衍生出来一种清廉后遗症。有句形容美女的谚语说:“一白遮百丑!”男人心目中,女孩只要肌肤洁白,就是美女,其他方面的缺点,全可掩盖。清廉后遗症也是如此,人们似乎一致认为:“一清遮百恶”。不管官职大小,只要不贪赃枉法,其他行为,甚至杀人放火,都可以原谅。《老残游记》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审判官刚弼,在“清廉”的铁网保护下,无情的摧残人权,没有人敢提出疑议,否则你就是拿了别人的钱。

杜暹的行政节操,大概可以肯定;政绩如何,可能只限于不扰民而已。他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曾经拒绝过突骑施汗国一次赠金,这不但使他声名大噪,升官复升官,更使他得意忘形,毫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交河公主固是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但经过皇家册封公主,她就是公主,派人前来卖马,并不犯法,杜暹竟然大发雷霆,人囚马死,如

果交河公主是真的皇帝的女儿,他岂不照样是“乖乖牌”玩偶?他清廉是有的,但除此以外,别无他物,至少,他具备了绝对不可以担任重要职务的缺点:那就是不识大体,以致引起突骑施汗国的反击,多少生命财产,以及中国新疆的安定和领土,都葬送在他一个人没有见识的势利眼上。

儒家的政治魔术,最喜欢强调“德治”,所谓的“德治”,除了忠贞之外,清廉是其中极品。而清廉只不过一个公务员的起码条件,人民对官员的要求,远超过于此。像杜暹之类,对国家的伤害,比贪赃枉法更重,因为他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却仍可夸耀他的清廉美名。

李隆基潜在恐惧

李隆基任命他所有的儿子、庆王李潭等,分别担任特级州州长(州牧)、普通州州长(刺史)、军区总司令(都督)、战区总司令官(节度大使)、大总督(大都护)、军事指挥官(经略使),但实际上他们不过只遥领一个头衔,什么事都不准过问,本人仍继续留在京师(首都长安)。

当初,二任帝李世民,喜爱皇子晋王李治,不使他搬出皇宫;豫王李旦,因是武曌的小儿子,也不搬出皇宫,直到被封皇嗣,再封相王,才出宫居住。六任帝李显在位时,皇子譙王李重福,不受宠爱,贬到外州。温王李重茂,已十七岁,仍住深宫。

李隆基登极称帝,在苑城旁边兴筑“十王院”,命皇子集中居住,由宦官负责管理,皇子们不再出宫,虽然设有王府,任命官属,甚至兼任地方政府首长,但完全不能问事,唯一的工作是,当皇帝读书时,进宫陪读。至于王府官员,不过每年元旦,前来报名请安,问候身体健康。而地方政府官员,连报名请安也都不准。

后来,孙儿们越来越多,李隆基命再兴筑百孙院。太子也不住东宫,常住老爹游玩的其它宫院。

李隆基以亲王的身份,发动流血政变,夺取政权,内心深处,一直恐惧有别的亲王比着葫芦画大瓢。所以对皇兄、皇弟,以及皇子们,防范至为严厉,不让他们跟文武百官接触,而采取隔离看管手段,像养猪一样,把他们养在庞大的猪窝里,他们越孤单,李隆基认为自己的宝座就越安全。

问题是,皇族势力太强,固然危险(如晋王朝),皇族势力太弱,也同样危险(如曹魏帝国),李隆基更把皇族圈在一起,不让他们面对社会,结果大家都成了白痴,不过提供军阀权臣屠杀时一种便利。

专制政权本身就是一个建立在刀口上的制度,毛病百出,只作枝节的改进,没有裨益。

药罗葛护输

东突厥汗国(瀚海沙漠群)可汗(十九任大可汗)阿史那默啜强大时(本世纪【八】头十年),强行占领铁勒部落(蒙古共和国)的土地,于是,回纥部落(原驻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市)、契苾部落(原驻蒙古共和国乌兰巴托市西)、思结部落(原驻蒙古共和国车车尔勒格城西南)、浑部落(原驻乌兰巴托市西),躲避迫害,分别南渡沙漠,迁居甘州(甘肃张掖)与凉州(甘肃武威)之间。王君奭(音 chuò【错】)年轻当平民时,经常来往四部落之间,备受他们的轻视,后来,王君奭当河西战区(总部设凉州【甘肃武威】)司令官(节度使),运用权力,限制四部落行动。四部落十分怨恨,于是派遣密使前往东都洛阳,向中央呼冤。王君奭立即派人乘政府驿马车,抢先上疏奏报说:“四部落桀骜不驯,难以控制,暗中有叛变意图。”李隆基派宦官前往河西。

(甘肃中部)调查,宦官庇护王君奭,四部落的痛苦竟被抹杀。于是,李隆基训令,逮捕瀚海军区总司令官(大都督)回纥部落酋长药罗葛承宗,流窜瀼州(广东上思);浑部落酋长大德,流窜吉州(江西吉安);贺兰军区总司令(都督)契苾部落酋长承明,流窜藤州(广西藤县);卢山军区总司令(都督)思结部落酋长归国,流窜琼州(海南定安)。

药罗葛承宗的侄儿、瀚海军区(总部设甘肃白亭河流域)军务秘书长(司马,从四品下)药罗葛护输,集结志士,为药罗葛承宗报仇。正巧,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派使节从小道前往东突厥汗国(瀚海沙漠群),王君奭率精锐骑兵,在肃州(甘肃酒泉)截击,班师途中,走到甘州(甘肃张掖)城南巩笔驿(张掖西南),药罗葛护输发动埋伏,掳获王君奭所带的皇家符节,首先诛杀总部执行官(判官)宋贞,挖出他的心脏,说:“第一个提出毒计的,是你!”王君奭率左右卫士数十人苦战,从早上直到下午,左右卫士全被格杀。药罗葛护输斩王君奭,用车拉着尸首,投奔吐蕃王国;凉州兵团追击,药罗葛护输抛弃尸首,逃走。

王君奭是一员战将,但他的忠贞和勇敢,只在十分有把握的表态时才有,目的不过升官发财,一旦瓜州(甘肃安西)陷落,老爹被俘,他就忠勇全失。他的狭隘胸襟,和复仇性格,不但不能化解昔年怨恨,反而被昔年怨恨折磨得越发恶毒,终于做出陷害忠良,诬以谋反的丑事。咦,小人物往往三十而呆,四十而无耻,五十而心智枯竭,六十而肆无忌惮。

药罗葛护输伏击王君奭之举,义薄云天,智勇双全,令人击节赞叹。当一切合法的和正常的管道,都被堵死时,被迫害的人,有神圣的权力,用非常的管道,伸冤雪恨。法律是尊严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法律之上,还有正义。

齐澣麻察事件

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一级,从一品)王毛仲,跟左龙武(禁军第三军)将军葛福顺,缔结姻亲。王毛仲深受李隆基宠爱信任,所提的请求李隆基无不批准,所以禁军各将领全都奉承他,或进或退,都听他指使。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齐澣(音 huàn【换】),利用机会,向李隆基密奏,说:“葛福顺统御禁军,不应该跟王毛仲成为亲家。王毛仲不过一个卑劣的小人物,宠爱他太过分时,他会生出邪念,如果不早防备,怕有后患。”李隆基大为高兴,说:“知道你一片忠心,等我慢慢想一个妥当办法。”齐澣说:“君王不守秘密,就丧失忠臣;请陛下保密。”正巧,最高法院主任秘书(大理丞)麻察,因犯法被贬到兴州(陕西略阳)当总秘书长(别驾),齐澣跟麻察一向亲密,所以特别在城外设筵给麻察饯行,顺便提起他在皇宫中向李隆基所作的建议;麻察性情轻率阴险,立刻上疏检举。李隆基大怒,召见齐澣,责备他说:“你疑心我不能保守秘密,却自己先告诉麻察,他难道能为你保守秘密?而且,麻察品德素来恶劣,你岂不知道?”齐澣叩头认罪。李隆基训令:“齐澣、麻察,互相勾结,陷害将相,挑拨君王与臣属间的感情。贬齐澣当高州(广东高州北)良德(高州州政府所在县)县政府主任秘书(丞),贬麻察当浔州(广西桂平)皇化(桂平东北)县政府防卫员(尉)。”

嘴巴说得明白,包括笔下写得明白的人,不见得心里想得明白,更不见得一定能身体力行。

只听一个人说的话,或只看一个人写的文章,必须小心,那可能是一幅引导你迷失的错误地图。了解一个人,必须看他做的事。

王毛仲事件

唐帝(九任玄宗)李隆基突然下诏,斥责王毛仲行为不忠,心怀怨恨,贬作瀼州(广西上思)总秘书长(别驾)。葛福顺、唐地文、李守德、王景耀、高广济,都贬作边远各州当总秘书长(别驾)。王毛仲四个儿子也都贬作边远各州当参谋官(参军);受牵连的有数十人。王毛仲走到永州(湖南永州),李隆基派使节追上,命他自杀。

自此以后,宦官势力膨胀,高力士尤其受李隆基的宠爱信任,曾经说:“高力士值班时,我睡觉都安心。”所以高力士多半时间留在宫内,很少返回外宅。全国各地呈递的奏章,都先送请高力士过目,然后再拿给李隆基批阅;遇到小的事情,高力士就自己裁决,权势震撼中外。

历史上,政府官员跟帝王家奴斗,帝王家奴一定胜;帝王家奴跟宫庭宦官斗,宫庭宦官一定胜。谗言像一塘池水,头目泡到池塘里,泡得久了,怎能不被泡得全身发肿,头脑发昏?

姜子牙庙

李隆基训令两京(首都长安及东都洛阳)跟全国各州,分别兴建姜子牙庙,由张良配享香火;并遴选古今著名将领,共称“十哲”(除张良外,尚有齐王国最高指挥官【大司马】田穰苴、吴王国将军孙武、魏王国西河郡郡长【西河太守】吴起、燕王国昌国君乐毅、秦王国武

安君白起、西汉王朝淮阴侯韩信、蜀汉帝国丞相诸葛亮、唐王朝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尚书右仆射】卫国公爵李靖、司空【三公之三】英国公爵李世勣【徐世勣】)。规定每年二、八月第一个有“戊”字的日子,举行祭祀,礼仪跟祭祀孔丘相同(祭祀“武成王”从此开始)。

唐王朝兴建以姜子牙为首的“武庙”,与以孔丘为首的“文庙”并存,意义深长,儒家传统的重文轻武观念,藉此稍加修正。“文庙”十哲,事迹寥寥,知识分子不过仅知道他们的姓名,有时候,甚至连姓名都弄不清楚,“武庙”十哲,每人都功勋彪炳,家喻户晓。

司马光对于把孔丘被排斥“武庙”之外,大为不悦。理由十分离奇,认为孔丘曾经阻止过莱夷部落变乱,又曾经派人击退过费城入侵军队,足够证明孔丘懂得军事,所以他应在将领群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就好像一个人只不过开了两公里汽车,就认为他足有资格参加航天员俱乐部,且有能力领导航天员登陆冥王星一样。至于肯定姜子牙不如孔丘,更匪夷所思,犹如一个皮鞋匠和一个面包师,无法相比,不能认为皮鞋匠无法跟面包师抗衡,也不能认为面包师无法跟皮鞋匠抗衡。司马光对孔丘的造神运动——把他造成一个文武全才的努力,只会把自己累得要死。

杨国忠有四十余兼职

国务院财政部会计司长(度支郎中)兼中央监察官(侍御史)杨国忠,能精确的揣摩李隆基的心意,对李隆基喜爱什么和厌恶什么,了如指掌,然后百般迎合,李隆基对这位善解人意的贵妃杨玉环的族兄,大为欣赏,而杨国忠更用种种方法压榨人民,为李隆基聚敛金钱,供他挥霍,于是获得快速升迁,就在本年(748),他兼任的机关首长,超过十五个。不久,李隆基再擢升他当御前监督官(给事中),兼副

总监察官(御史中丞),专门处理国务院财政部事务(专判度支事);所受的恩宠,与日俱增。

杨国忠(杨钊)一身竟兼那么多机关首长,教人头昏目眩。四年后的752年,他终于当上宰相,兼职更多达四十余个。可以考察的有:最高监察官(御史大夫)、主管全国财政事务(判度支)、暂代皇家库藏部长(权知太府卿事)、蜀郡(四川成都)郡政府政务秘书长(长史)、剑南战区(总部设蜀郡【四川成都】)副司令长官(节度副大使)、战区后勤补给副总监(支度副大使)、战区屯垦副总监(营田副大使)、剑南道(首府蜀郡【四川成都】)巡察绥靖特使(采访处置使)、山南西道(首府汉中【陕西汉中】)巡察绥靖特使(采访处置使)、两京(首都长安及东都洛阳)皇家库藏部仓库财务官(太府出纳监仓)、祭祀管理总监(祠祭使)、木炭供应总监(木炭使)、宫内市场管理总监(宫市使)、长春宫管理总监(长春宫使)、九成宫管理总监(九成宫使)、关内道(首府设首都长安)巡察绥靖特使(采访处置使)、京畿(关中【陕西中部】)巡察绥靖特使(采访处置使)、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皇家编译院研究官(集贤殿学士)、皇家宗教署研究官(崇玄馆学士)、国史馆长(修国史)、太清宫管理总监(太清宫使)、紫微宫管理总监(紫微宫使)、全国田赋差役总监(管当租庸)、中央造币厂总监(铸钱使)等等。

从这一连串官衔中,发现中国虽大,却人才已尽,只剩下杨国忠一个宝贝,他是如此的能干,远近兼控,大小通吃,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都非他不行,唐王朝政府如果没有杨国忠,就无法执行公务。问题是,任何时代,人才都不会枯竭,当政府头目感到人才枯竭,少数人非大肆卡位、猛兼其差不可之时,也就是人才大量倒流到反抗阵营,准备随时颠覆政府之日。用来观察治乱,屡试不爽。

攻取石堡城

749年,李隆基下令进攻石堡城(青海湟源西南)。

陇右战区(总部设西平【青海乐都】)司令官(节度使)哥舒翰,率陇右兵团、河西兵团,以及突厥部落阿史那阿布思兵团;中央又增援朔方(总部灵武)兵团、河东(总部太原)兵团,共六万三千人,攻击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于741年夺走的石堡城(青海湟源西南)。石堡城三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一条小道可以攀援爬上,吐蕃贮存大量粮食,和树木滚石,只派数百人据守,中国远征军前仆后继,不断进攻,一连数天,不能攻克,哥舒翰召集将领高秀岩、张守瑜,喝令处斩;二人请求宽限三天,哥舒翰同意,果然在限期内夺取到手。俘掠吐蕃守军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中国士卒死亡数万,果然应验王忠嗣的预言(参考747年10月)。不久,哥舒翰又派军在赤岭(青海共和东)以西,武装开田垦荒,更派流刑犯充军的士卒二千人,驻守龙驹岛(湖心岛),入冬之后,湖水结冰,吐蕃兵团大量涌到,守军全部被俘。

石堡城(青海湟源西南)是中吐边界重镇,自从两国发生冲突以来,此城三得三失,而中国进攻不能攻克的,共有两次,其中一次还是由于河西战区(总部设武威【甘肃武威】)司令官(节度使)王忠嗣故意破坏(参考747年10月)。但无论胜负,每次都没有惨重死亡的报导,只有749年这次战役,《资治通鉴》特别强调说:“死亡数万,果然应验王忠嗣的预言。”使人感到蹊跷。《通鉴》资料,来自《旧唐书》,而《旧唐书》资料,来自王忠嗣子孙编写的碑文家传。其它所有史书,全没有“数万”记载,连欧阳修都不相信它的真实,所以在《新唐书》中把这段形容死亡惨重,和赞美王忠嗣有先见之明的话删除。

石堡城三面都是悬崖绝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仰攻,远征军两个将领,率敢死队单线直进,即令是上一个,死一个,上两个,死一双,只三天工夫,也不可能死亡数万!这虽然是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但对此一小城,中国出动大军六七万,不过是用来断绝吐蕃援军而已,并不是全部用来攻城。信安王李祎于729年第一次进攻石堡城时,将领们恐惧的,就是吐蕃援军抵达后,中国军队撤退无路。

王忠嗣之被诬陷,我们深为痛惜,但他于747年表面答应支持当时的远征军统帅董延光,暗地里却破坏攻击计划,使大军失败,王忠嗣为他迹近反叛的行为辩护,说他坚持人道主义,不忍心看到士卒在攻坚搏斗中牺牲。问题是,他阻挠军机,造成失利撤退,反而使死亡更重。这种残民误国的行为,却因陷害他的人是恶徒之故,而被美化。司马光是宋王朝极端的反战人物,对王忠嗣自然拍案欣赏,这正是他采信王忠嗣家人杜撰预言应验的原因。

朔方兵变

750年,朔方战区(总部设灵武【宁夏灵武】)司令官(节度使)张齐丘,因处理军粮不公平,士卒们怒不可遏,殴打执行官(判官);中央贬张齐丘当济阴郡(山东定陶)郡长,命河西战区(总部设武威【甘肃武威】)司令官(节度使)安思顺,暂行代理朔方战区司令官(权知朔方节度事)。

太平盛世而竟发生兵变,是一个不祥之兆,指出这个太平盛世建筑在定时炸弹上,随时都会粉碎。北魏帝国变兵殴打征西将军张彝父子(参考519年2月),高欢立刻警觉到帝国就要大乱。而今,朔方变军竟直接攻击统帅,当时的人也应该看出危局。

军队是最有组织,服从性最强的族群,除非积怒太久,或军纪太

坏,不可能有犯上行为,既有犯上行为,任何一种原因都足够瓦解一个政府。

中国极盛时期

八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强大的国势,达到巅峰,从首都长安(西安市)安远门(西面最北第一门,隋王朝时称开远门)西行,走到中国最西边界,有一万二千华里,村庄房屋,前后相连,都可以望见,桑树麻田,铺满大地原野,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没有哪里可以比得上陇右(青海东部)。哥舒翰派出呈报奏章的使节,常骑白毛骆驼,一天奔跑五百华里。

诚如史书揭示,八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国鼎盛,河西一带村落密布,大地如锦。然而,这一个巅峰时代,在八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战乱频仍,河西不能再恢复往日繁华,迄今一千二百年之久,终于化成一片荒土,主要的是水利破坏,迫使民穷财尽。回顾史书对第二次黄金时代最后几年的描绘,恍如一梦,也可了解中国之所以衰败的原因所在。

火拔归仁下场

756年,自称燕帝安禄山的叛军,西上攻击潼关(陕西潼关),哥舒翰率大军迎战,失败,哥舒翰逃到关西驿(陕西华阴东),张贴告示,收集四散逃亡的士卒官兵,打算再守潼关。蛮族将领、燕山郡王

火拔归仁(参考754年3月)等,率一百余骑兵包围驿站,晋见哥舒翰,说:“盗贼已到,请长官上马。”哥舒翰上马出站,火拔归仁率领部众叩头说:“元帅率大军二十万,一次攻击中,全部丧失,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天子?而且,元帅难道没有看见高仙芝、封常清的下场(参考755年12月)?元帅不如投奔东方!”哥舒翰拒绝,打算下马,火拔归仁用毛绳把哥舒翰的双脚绑到马肚子上,并逮捕其他不愿归降安禄山的将领,一齐向东进发。正巧,燕军大将田乾真抵达,火拔归仁向他投降,全被押解到洛阳。安禄山任命哥舒翰当司空、宰相(同平章事),然后对火拔归仁说:“你背叛主人,不忠不义。”把火拔归仁绑赴刑场,斩首。

忠义是一个绝对值,即令不忠不义的人,也痛恨不忠不义的人。

李隆基逃亡

潼关失守后,李隆基登勤政楼,下诏宣布即将御驾亲征,黄昏时分,命龙武(禁军第三军)大将军陈玄礼,秘密集结禁卫各军,赏赐大家大量钱财绸缎,挑选御马九百余匹。这些应变措施,外人全不知道。

第二天,天刚泛白,李隆基上马,跟贵妃杨玉环姐妹、皇子、王妃、公主、皇孙、杨国忠,以及亲近的宦官、宫女,悄悄溜出延秋门(宫城西门),向西逃亡。凡在宫外的王妃、公主、皇孙,全被抛弃。凌晨,文武百官有人进宫朝见,到了宫门,仍听到深宫传出报时的滴漏声音,禁卫仪仗队排列两旁,跟往常一样肃穆森严;一会儿工夫,宫门打开,宫女宦官争先恐后冲出来,乱成一团,宫内宫外,天翻地覆,都不知道皇帝哪里去了。于是亲王、公爵、官员、平民,像炸裂了的碎石块似的,向四面八方奔走逃命;而山野小民则争着冲进皇宫和高官贵爵

的家里,或偷或抢,夺取金银珠宝,有的更骑着小毛驴,奔上金銮宝殿。

当李隆基下诏亲征之日,也正是他决定脚底抹油、拔腿开溜之时。摇尾系统总是灌输小民一种思想:英明领袖集诚信、智慧于一身,永远正确,永远不背弃他的部下和人民;他从不欺骗,从不说谎;所作的承诺,无不一一履行。五千年历史和五千年的政治舞台,可以证明:谁要是相信这些鬼话,谁就注定的要痛哭到肝肠寸断。

马嵬驿

李隆基逃出首都长安第三天,抵达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北),护驾禁军将领士卒饥饿疲惫,愤怒如火。龙武(禁军第三军)大将军陈玄礼认为大祸都是杨国忠惹出来的,打算把他诛杀;遂透过太子宫宦官李辅国,禀告太子李亨,李亨犹豫不决。正巧,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使节二十余人,正拦住杨国忠马头,诉苦说找不到饮食,杨国忠还没有回答,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杨国忠联合蛮虏叛变!”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杨国忠的马鞍。杨国忠惊骇逃跑,逃到驿站西门里,士卒们一拥而上,把他乱刀砍死,并像杀猪一样,剥下他的四肢,用长枪挑起人头,竖在驿站门口;同时诛杀他的儿子、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李隆基听见人声喧哗,问外面发生什么事,左右侍从回答说:杨国忠叛变!李隆基拄着手杖,脚穿便鞋,走出驿站大门,慰劳士卒,命他们集合回营;士卒们不理。李隆基派高力士前往询问,陈玄礼回答说:“杨国忠叛变,贵妃(杨玉环)不应该留在陛下身旁,请求割舍恩爱,维护法律尊严。”李隆基说:“我自有处置。”回到驿站门里,扶着手杖,低头沉思。很久,首都长安特别市政府总务官(京兆司录)韦谔上前说:

“众怒难犯，我们是平安或是危险，就在顷刻之间，请陛下迅速裁决。”叩头流血。李隆基说：“贵妃（杨玉环）一直住在深宫，怎么知道杨国忠阴谋？”高力士说：“贵妃（杨玉环）当然没有罪，可是，将士们已杀杨国忠，贵妃（杨玉环）仍留在陛下左右，他们心里怎么放宽？请陛下三思，将士安全，陛下才能安全。”李隆基乃命高力士把杨玉环带到佛堂，把她绞死（本年，杨玉环三十八岁，李隆基七十二岁）。

七月鹊桥初架日，长生殿前人双至。

比翼连理渡银河，海誓山盟谁逾此。

全仗恩爱护终身，身尚未终恩爱止。

君王若是有情时，马嵬怎不同生死？

宴会的豪华

当初，李隆基每逢宴会，先把祭祀部（太常）演奏雅乐的乐团，分为两部：一部称坐部，坐在堂上演奏；一部称站部，站在堂下演奏；雅乐开场之后，接着是鞀鼓、喇叭、蛮族声乐、戏剧歌舞、京师戏曲、民间杂耍；又用“山车”“旱船”，载着他们，来回演出（“山车”，车上装潢楼阁山村；“旱船”，就是船状的车），由宫女歌舞《霓裳羽衣曲》。又命会跳舞的马一百匹进场，每匹马都口衔酒杯，向皇上呈献，表示祝福。又把受过训练、十分驯服的犀牛、大象，带到宴会现场，它们或者表演跪拜，或者踏着音乐跳舞。安禄山看到，大为喜悦。既攻克长安（陕西西安），下令搜捕皇家乐师，连同乐器、舞衣，以及会跳舞的马、犀牛、象，全部运到洛阳。

豪华奢侈的结果有二：一是经济穷困，一是心灵堕落。以帝王之富，也必须吸取人民的血，才能补充，一个人一旦得了夸耀狂大头症，

只好用非常手段,才能获得充分供应。当身心都沉溺于感官享受时,他集中的精力就只限于感官,再不能思考,也再不能滋生出来只有人类才有的高级情操。

所以,豪华奢侈绝得不到正常人的尊敬,只能换取马屁精的摇尾。而对于马屁精的摇尾,用更低廉的价格,照样可以购得。因此之故,任何情形下,节俭都是美德,不但能保持心灵,还能保护老命。

房琯之败

唐政府命首都长安征剿司令(招讨西京)房琯,率大军反攻安禄山的燕军,房琯命中央兵团及北冀兵团当前锋。两兵团在咸阳县(陕西咸阳)东方的陈涛斜,跟燕军将领安守忠相遇,房琯使用车战古法,集中牛车两千辆,在步骑兵左右掩护下出击,燕军顺风擂动战鼓,嘶叫呐喊,驾车的牛震动惊骇。燕军纵火烧车,逃命的士卒和被烧痛狂奔的牛只,互相冲撞,火窟中乱成一团,唐政府军死伤四万余人,生还的不过几千人而已。房琯亲自指挥南冀兵团攻击,又大败;南冀兵团司令杨希文、中央兵团司令刘贵哲,都投降燕军。新登极的唐帝(十任肃宗)李亨,听到房琯失败,大怒。幸李泌竭力营救,李亨才原谅他,待他跟从前一样。

房琯断送四万余人的生命,竟不受任何责罚,国法正义,一笔勾销。

李亨反击安禄山

757年,唐政府准备向叛军首领、自称燕帝的安禄山,发动反攻,唐军集结完毕,皇家资政(侍谋军国)李泌,建议派遣安西战区特遣兵团跟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各国的部众,依照彭原对策(参考去年【756】12月),沿着西北边塞,向东北进击,自妫川郡(河北怀来)、密云郡(北京密云),南下夺取范阳郡(北京市)。唐帝(十任肃宗)李亨说:“而今,大军已经到齐,捐税物资也都运来,正应该趁着锐利的士气,直捣盗贼的心脏,不这样做,反而行军数千华里,远到东北边塞,先夺取范阳郡(北京市),岂不是绕得太远!”李泌回答说:“用我们现有的军队,直接攻击两京(洛阳与长安),当然可以攻克。问题是,盗贼势将转弱为强,我们反而会再陷困境,不是谋求和平安宁的长程谋略。”李亨说:“为什么?”李泌说:“我们所仗恃的主力,都是西北边防军和各蛮族部落军,能够忍耐寒冷,却不能忍耐炎热。如果趁他们刚来时的一股锐气,攻击安禄山已经疲惫的军队,一定可以战胜。然而,两京(洛阳与长安)的气候,已经转暖,盗贼一定收拾残兵败将,逃回他们的北方巢穴。关东(潼关以东)地带更是炎热,边防军及蛮族部众因不能适应,必然遭受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渴望早日班师,归心一动,就不可挽留。盗贼休养士卒,喂饱战马,等到政府军撤退,定会再度南下,战争可能没完没了。不如先派他们到寒冷地带,扫荡盗贼的巢穴,盗贼既无家可回,就可以彻底铲除。”李亨说:“我急切的盼望收复京师(首都长安),迎接太上皇(李隆基)回来奉养,不可能实行你的计划。”

一个人一旦心有所蔽,便两目全盲。高瞻远瞩的大谋略、大战略,往往被一撮小人物眼前的一点芝麻大的利益破坏,历史上著名的

隆中、彭原二大对策之先后失败,原因在此。李亨所以急于进入长安,只不过为了他的皇帝宝座得来勉强,必须建立克复京师之类的盖世奇功,才能保住,否则,皇兄皇弟多如过江之鲫,万一半途杀出一个程咬金,后悔已来不及。至于奉养老爹,不过是一句套餐式的激情话而已,激情话成事固然不足,但用来堵别人的嘴,却绰绰有余。

房琯无耻

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房琯,性情高傲简慢,国家正在多灾多难,他却经常声称有病,不参加早朝,而且不把分内工作放在心上,每天跟太子宫政务署长(左庶子)刘秩、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李揖,高谈阔论佛道二教;或者听他的门客董庭兰弹琴。董庭兰遂利用宰相对他的欣赏,包揽权势,收受贿赂;总监察官(御史大夫)弹劾董庭兰贪赃枉法。李亨下令免除房琯的宰相职务,改当太子少师(太子三少之一)。另任命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张镐,当副立法长(中书侍郎)兼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

唐王朝到了今天,危如累卵。前方将士,正血染沙场,房琯以宰相之尊,又刚打了一场败仗,多少战士被他害死在敌锋之下。他不但自我检讨,反而毫无内疚,每天跟一群官场混混穷嚼蛆。知识分子的尊严,可谓丧失殆尽!

李亨出卖人民

757年,唐政府军开入首都长安(燕军将领孙孝哲于去年【756】6月23日入据长安,迄今共一年四个月)。

李亨急于收回京师(首都长安),承诺回纥汗国(瀚海沙漠群)说:“克复京师(首都长安)那天,土地和男子归中国所有,金银财宝和女人、儿童,全部交给回纥带走。”现在,回纥亲王(叶护)要求履行承诺。全国野战军最高指挥官(元帅)广平王李俶,在回纥亲王(叶护)马前,低头拱手行礼,说:“现在才收复西京(首都长安),如果立即抢夺财产、掳掠妇女,东京(洛阳)人民都会替盗贼固守,恐怕再不能取得,我建议改到东京(洛阳)兑现。”回纥亲王(叶护)大吃一惊,从马背跳下来回礼,捧住李俶的脚,说:“我们愿为殿下改到东京(洛阳)。”遂即会合仆固怀恩,率回纥兵团,及西域(新疆及中亚东部)各国联军,从长安南郊绕道过去,在浐水(流经陕西蓝田西南注入渭水)东岸扎营。居民、士卒、蛮族们见到李俶,都叩头拜谢,流泪说:“广平王(李俶)真是中华人和蛮族敬爱的领袖!”李亨听到消息,高兴说:“我不如他!”李俶整顿部队,进入首都长安,男女老幼,在道路两旁欢呼,悲喜交集,涕泪齐流。

当初,长安陷落在即,老皇帝李隆基抛弃他声称最亲爱的小民,拔腿逃命,任凭小民被叛军奸淫烧杀。这些小民日夜盼望政府军反攻拯救,再想不到,新上任的小皇帝李亨却把他们像猪崽一样地秘密出卖:男人卖给李亨手下的军队当兵,女人和儿童卖给回纥汗国当奴。这种使人血都冻结的镜头,就是诗人歌颂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浪漫憧憬!

长安之终于逃过一劫,由于李俶马前一拜,回纥亲王慨允契约延

后到洛阳履行。于是,“居民、士卒、蛮族”,都感动得流泪哭泣说:“广平王(李俶)真是中外敬爱的领袖!”李俶以为长安小民求情,不是因为他爱长安小民,而只是害怕长安洗劫之后,洛阳小民势将誓死抵抗;延后履行,足使洛阳小民误认为王师真的是为了解救他们而来,张开欢迎的双臂!奇异的是,洛阳人难道不是子民?难道没有华蛮两大民族?《通鉴》上看不到收复洛阳后的记载,但《旧唐书》《新唐书》上有,我们无法回答他们哭号的询问:“为什么这样?”

任何人,只要做出这种出卖同胞的事,他就是卖国贼。可是李亨、李俶父子,却连长安居民都歌颂他们仁慈,使人想起鸡笼效应:读者一定见过鸡笼,当厨师把手伸进笼子,要抓出来一只鸡宰杀时,鸡群因惊恐而会啼叫蹦跳,震动耳鼓,可是,一旦抓定一只拖了出去,其它鸡的叫跳,也就停止,安静得排排而卧,感谢厨师手下留情,准许它们继续活在这块使它们温饱的土地上。

中国社会就像一个鸡笼,鸡笼里的鸡,对别的鸡的性命,毫不吝惜,对别的鸡的痛苦,也毫不关心,当厨师伸出巨爪时,大家有一个可怜的信念:相信绝不会抓到自己,而只会抓到别的鸡,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厨师老爷总是抓别的鸡,还没有被抓到的鸡,就不惜对厨师老爷赞不绝口。李亨、李俶父子的行径,使我们发现:专制独裁政治下的头目,都不可信赖。

李泌归隐

李亨收复首都长安后,李泌不断请求回山,李亨坚决挽留,不能回转李泌心意,于是准他返衡山(湖南衡山西)隐居,训令郡县政府,在衡山中给李泌兴建房舍,供应三品官员的待遇。

李泌是皇帝李亨的师友,所受的尊崇和信任,举世无匹。而且,

李亨就要以战胜者和收复京师的盖世奇功,重返长安。正在这个时候,李泌坚决辞职回山,这种情节,传奇小说里才有;现实政治上,可以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李泌可能发现李亨颀预无能、是非不分,不屑跟他共事;也可能发现张良娣和李辅国的勾结已深,不屑跟他们斗争。也可能另有其他原因,不过肯自动拒绝逼面而来荣华富贵的人,实在寥若晨星,李泌却彻底做到。只有耐得寂寞,才能保护自己高贵的情操,甚至自己的性命,李泌不但是一位奇士,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最高智慧、最高尊严的知识分子,可与西汉王朝的张良媲美。

论张巡

李亨登丹凤楼,宣布大赦,只安禄山叛变的同党,跟李林甫(参考752年11月)、王银(参考752年4月)、杨国忠(参考756年6月)的子孙,不在赦免之列。许远、张巡都追加赠官,他们的子孙和其他阵亡将士的家族,全部免除田赋、劳役两年。有些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质疑张巡坚守睢阳郡(河南商丘),不肯投降,最后竟然成了吞食活人的局面,为什么不早日撤退,保全人民的生命?张巡的朋友李翰特别为他撰写一篇传记,奏报皇帝,指出:“张巡以少数抵抗多数,以弱小抵抗强大,保护江淮(华东地区)安全,等待陛下大军,想不到大军抵达时,张巡已经殉职,他的功劳太大。可是有些舆论却认为吃人是一种罪恶,坚守睢阳郡(河南商丘)是一种错误。对国家有功的行为没有人提,而受争议的行为,却被宣扬;紧记他的瑕疵,抹杀他的贡献,我深感痛心。张巡所以坚守不屈,只为了等待政府军的援救,援救不来而粮食吃完,粮食吃完于是进一步吃人,实在违背他的平生志愿。假设张巡开始守城时,就有心吃人,存心屠杀数百人来救天下苍生,我认为他的功过仍可以相等;何况,吃人不是张巡的本意!

而今,张巡死在大难之中,没有看到国家升平,再高的荣耀和官职爵位,对他而言,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只剩下美好的名声。如果不立即记录,时间久远,事迹可能遗忘,不能流传。让张巡无论生前或死后,都不逢时,实在可悲。我斗胆的撰写《张巡传》一卷呈上,请求交付国史馆官员。”议论才告平息。

张巡守卫睢阳(河南商丘)引起的争议,千年以来,始终不息。但李翰的主题:“损失数百人,而保全天下。”却是一项诈欺,这种诈欺所造成的伤害,足以把一个正常人变成疯狗。孟轲曾说:“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这种道德勇气,是政治领袖最高贵的质量。如果有人愿为国而死,那是他个人尽责的诚实行为,但绝不可以慷他人之慨,强迫别人也以身相殉。更不可以杀战友,尤其不可杀妇女儿童;用战友和妇女儿童的血去展示自己的忠贞,是禽兽行径,爱国不过借口,那不是职务责任。

美国和墨西哥战争时,戴维克拉克先生曾经死守阿拉姆城,但他先疏散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妇孺,然后征求“与城共存亡”的志愿军,经过一场惨烈的攻守战,全城被屠,跟睢阳之围的故事中国家喻户晓一样,阿拉姆之围的故事美国也家喻户晓。然而,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暴官们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恶君凶臣、强盗匪徒眼中,一文不值;就是在所谓圣君贤相、忠臣义士,以及高级知识分子眼中,也不过是使他成功的一种手段。每一思及,悲愤交集。

割据开始

平卢战区(总部设营州【辽宁朝阳】)司令官(节度使)王玄志逝

世。李亨派宦官前往慰问安抚将士,并在军中遴选继任人,准备把印信符节交给他。

高句丽(朝鲜半岛)人李怀玉,担任初级军官(裨将),诛杀王玄志的儿子,推荐侯希逸当平卢军(辽宁朝阳)基地司令(军使)。侯希逸的娘亲,是李怀玉的姑妈,所以李怀玉拥护他(二人是表兄弟)。唐政府遂任命侯希逸当副司令官(节度副使)。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由军中将领士卒自己遴选拥护,自此开始。

千言万语一句话:“军必须有军纪,国必须有国法。”可是司马光却硬是把它跟“礼”拉上关系,而且扯了那么一大堆。儒家系统一直弄不清“礼”跟“法”的分别,甚至还认为“礼”还包括了“法”,实在恍惚得可以。

李隆基

762年,太上皇李隆基在神龙殿逝世,年七十八岁(杨玉环若在,本年四十四岁)。把尸体放到太极殿。李亨因仍卧病在床,只能在寝殿哭泣,文武百官则到太极殿哭泣,蛮族官员劈面割耳哀悼的有四百余人。

中国历史上有些政治领袖,给人的第一印象,绝对不像一位暴君,甚至因为层出不穷的小聪明,还觉得他颇有点可取之处。然而,如果剥下五彩缤纷的外衣,就会看到他满身的罪恶,远超过那些恶名昭彰,被人诟骂千载的流氓恶棍,李隆基就是一个标本。

在文学作品的渲染下,人们很容易认定李隆基是一个戏剧界祖师爷和爱一个美貌少妇爱得发疯的情圣,而这些恰恰就是五彩缤纷的外衣。当我们评论一个船长的优劣功过时,不能只看他会不会唱

歌,或曾不曾为一个女子割腕,而应看他有没有使巨轮平安航行,有没有把巨轮撞到使乘客死亡的礁石上。

755年,安禄山兵变时,李隆基的宫女,竟有四万人之多,完全供他一个人的淫乐,真骇人听闻,创下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最高纪录。那一年,全国人口五千三百万。764年,史朝义被消灭后的次年,战乱平息,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七百万,死亡高达三千六百万,是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四。十年之中,平均每天有九千八百六十三人,丧生在刀口之下,或饿死在空屋道路之中。强大无比的唐王朝,因此土崩瓦解,中国人再度陷入大苦大难,最初是军阀割据,最后是每寸土地,都发生屠杀,在长达二百年的黑暗时代里,哭声震天。

历史上没有几个政治首领能制造出这么规模庞大,和这么惨毒而沉重的悲苦。最荒唐的姒履癸(桀)、子受辛(纣)、希特勒,以及被称“杀人八百万”的黄巢,他们都做不到,他们制造的只是一个短时期、低程度、低数量的悲苦,而李隆基却做到了。读《通鉴》时,每一件伤心记载,都提醒我们它所来自的第一因,便忍不住对李隆基这个被美化了的人渣,扼腕切齿。

李适受责

雍王李适(音 kuò【阔】)抵达陕州(河南三门峡),回纥登里可汗药罗葛移地健,在河北县(山西平陆)扎营。李适率左右属官,及骑兵数十人,北渡黄河晋见。李适用平等的礼节相待,药罗葛移地健认为受到轻视,责备他为什么没有舞蹈叩头(此舞蹈不是二十世纪所说的舞蹈,而是“山呼舞蹈”,金銮宝殿上臣属晋见皇帝的礼节之一,现已不传,大概手挥脚跳,表示卑屈)。药子昂回答说:“依照礼仪,本不应舞蹈叩头。”回纥将军车鼻说:“唐王朝皇帝(李豫【李俶】)跟

我们可汗,是结拜弟兄,对雍王(李适)而言,可汗就是叔父,他怎么敢不舞蹈叩头?”药子昂说:“雍王(李适)是皇帝的长子,现在当全国野战军副最高指挥官(天下兵马副元帅)。哪有中国的储君,向外国可汗舞蹈叩头的道理?而且,两位皇帝(李隆基和李亨)的灵柩,还没有安葬,也不应该舞蹈。”竭力分辩,车鼻遂逮捕药子昂、魏踞、韦少华、李进,各打一百皮鞭;认为李适年轻不懂事,送他回营(本年,李适二十一岁)。魏踞、韦少华,过了一夜,即行断气。

儒家系统的礼仪,建立在一个不平等的基础上,所谓“刑不上大官,礼不下平民”,要维持这种不平等的礼仪,需要有强大力量。没有这种力量,而仍想骑到别人头上,自然会受到反击。李适没有理由不向登里可汗下拜,论私,登里可汗是叔;论公,李适仅只唐王朝一个亲王,对方则是一国君主;论现实,当时的唐王朝全靠回纥救援。完全屈居劣势,而仍摆出架势,不以平等待人,登里可汗之怒,是争取尊严的正义之怒。

回纥攻入洛阳

回纥军进入东京(洛阳市),毫无忌惮的大肆奸淫烧杀、劫掠抢夺;居民死亡以万为单位计算,大火数十天不熄。朔方战区及神策军基地特遣兵团士卒,认为东京(洛阳市)、郑州(河南郑州)、汴州(河南开封)、汝州(河南汝州),都是“贼境”“匪区”,所经过的地方,同样奸淫烧杀、劫掠抢夺,三个月才算停止。于是家家户户,只剩下空荡荡的房屋;仍活着的人,不管是官是民,是男是女,衣服因为全被剥光,只好用纸裹到身上。

读史至此,再一次为中国人哭。黄河以南各州地下军和抗暴人

民,竭力抵抗“盗匪”,渴望政府反攻,把他们救出水火,而结局却是如此。中国最大的灾难来自“官”“匪”不分,有时候,官甚至比匪还要可怖。过去的历史如此,将来的历史是不是会再重演?使人忧心!

冒充太子母

皇太子李适(音 kuò【阔】)的娘亲沈女士,是吴兴(浙江湖州)人,安禄山部将孙孝哲攻陷长安(西安市)时(参考 756 年 6 月),把皇宫里嫔妃宫女,全部押送到洛阳宫,沈女士也在其中。李豫(李俶,十一任帝代宗)克复洛阳(参考 757 年 10 月),曾经看到沈女士,还没有来得及迎回长安(西安市),而洛阳又被史思明攻陷(参考 759 年 9 月),沈女士遂从此失踪,不知流落何方。李豫(李俶)登上皇帝宝座(参考 762 年 4 月)后,曾派使节到各地寻找,没有找到。

765 年,寿州(安徽寿县)崇善寺女尼广澄,声称她就是李适的娘亲,调查盘问的结果,发现她只不过当时少阳院(太子所住)的乳娘。李豫(李俶)下令把她乱鞭打死。

乳娘怀中的婴儿,虽不是亲生,但喂奶难道不是恩情?广澄女士不过贪图荣华富贵,冒充混骗而已,不犯死罪,更不应承受乱鞭打死的酷刑。而且,宫廷夺床斗争惨烈,有多少人在恐惧“太子母”返宫!说不定广澄就是真的,所以才乱鞭泄恨。然而不论如何,李豫(李俶)只是对有枪杆的军阀宽厚而已,对一个可怜弱女却勇不可当。

钱从哪里来？

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成都】)司令官(节度使)崔旰,到京师(首都长安)朝见时,命他的老弟崔宽当候补司令官(留后)。泸州(四川泸州)州长杨子琳率精锐骑兵数千人,乘虚突袭成都(四川成都),占领城池。中央政府得到消息,加授崔旰中央官位:国务院摄理工程部长(检校工部尚书);命崔旰改名崔宁,放他返回任所。崔宽攻击杨子琳,不断失败。崔宁(崔旰)的小老婆任女士,拿出私房钱数十万,招募兵马数千人,崔宽率他们反攻,把杨子琳军击破,杨子琳撤出成都,退走。

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的一个小老婆,就拿出供应数千人马的巨款,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军营已成火药库

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泾川】)司令官(节度使)马磷病重,命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段秀实暂时代理司令官(知节度使),托付给他死后的事。段秀实下令全军戒备,防范非常情况。马磷逝世,军中得到消息,奔丧痛哭的有数千人,在门外喧哗呜咽,段秀实一律禁止他们进门。命内营管理官(押牙)马颀(音 dī【笛】)在营内办理丧事,另一内营管理官(押牙)李汉惠在营外接待宾客;马磷的正妻、小老婆、子孙,在室里哀悼,马姓家族在院里哀悼,将领军官们在

大营门前哀悼,士卒留在营帐、居民留在家里哀悼。有离开自己的位置,到街上和另外的人聚会谈话的,立即逮捕囚禁。送葬时,不是护丧人员,不准远送。至于祭奠仪式,都有严格规定;送丧路程远近,都有明确指示,违犯的一律军法审判。总纠察官(都虞候)史廷干、作战司令(兵马使)崔珍、带兵官(十将)张景华,阴谋利用这次葬礼,发动兵变,段秀实得到消息,上疏保荐史廷干前去中央充当禁卫军官,调崔珍移防灵台(甘肃灵台),调张景华到外州县任职,不杀一个人,战区却得以安然无事。

八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唐王朝传统的政治伦理,全部瓦解;马璘是中央直属战区的司令官,一旦身死,从段秀实种种激烈措施,可看出军营已成为一个火药库,随时都会爆炸。皇家大军尚且如此,割据称雄的地方军阀——藩镇,更危机四伏。于是,凶暴的人有福了,既不要命、又不要脸的人有福了,权力、荣耀,都是他们的,社会已成反淘汰漩涡,老虎生狗、狗生耗子,一代不如一代。

斩将之谜

郭子仪从邠州(陕西彬县)返京师(首都长安)朝见,命执行官(判官)京兆(首都长安)人杜黄裳留守。

总纠察官(都虞候)李怀光秘密计划取代郭子仪,遂伪造皇帝诏书:诛杀大将温儒杰等。杜黄裳发现真相,盘问李怀光,李怀光大为恐惧,汗流浹背,承认自己犯罪。杜黄裳遂把一些桀骜不驯,难以控制的将领,假传郭子仪的命令,把他们全部派到外地。总部内斗,才告结束。

李怀光阴谋代替郭子仪,事情十分突兀,这是一件严重的叛逆,

仅矫诏一项,就是死刑,何况还要处决一批正在前方作战的高级将领,罪状更不容诛。可是,事发之后,没有任何惩戒行动,可谓怪诞。这不过是冰山一角,隐藏在水面下的政风军纪,恐怕已败坏到不堪闻问,不但杜黄裳无奈,郭子仪也无奈。

三救牌

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散骑常侍)张涉,接受前湖南道(首府设潭州【湖南长沙】)行政长官(观察使)辛京果的金钱贿赂,事情被发觉,李适大怒,打算依法处死。这时,那个被淮西战区(总部设蔡州【河南汝南】)赶走(参考去年【779】3月)的李忠臣(董秦),正以摄理司空(三公之三)、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的身份,特准参加御前会报(奉朝请),对李适说:“陛下以皇帝的尊贵,却使老师因生活贫苦而去犯罪,依我看来,不是老师的过失。”李适的怒气稍稍平息。只免除张涉官职,遣送回乡。

辛京果因自己的私忿,把部属乱棍打死,有关单位奏称:“辛京果罪该处决。”李适打算批准。李忠臣(董秦)说:“辛京果早就应该死。”李适问什么缘故,李忠臣(董秦)说:“辛京果的老爹、叔父、兄弟,都为国战死,只辛京果到今天还活着,所以我认为他早就应该死。”李适也感到悲戚,只把辛京果贬作亲王师傅(从三品)。李忠臣(董秦)利用机会救人,多半用这种方法。

李忠臣(董秦)这种貌似忠厚的行为,就是官场文化的“三救三不救学”:“救生不救死,救富不救贫,救官不救民。”救“生”,活人可能有回报;死人冤屈得伸,遗族自认为本应如此,难有感恩之心。救“富”,有钱人可以把金银财宝,立刻送上大门(或送进银行),享受是立竿见影的;穷光蛋顶多歌颂你是“青天老爷”,焚香为你祝福而已,

怎能拿出政治献金？救“官”，道理比二加二等于四还要明显，官有权使你贵，也有权使你富，普通小民顶多心存感激，有什么用？李忠臣这种出卖良知人格，出卖人性尊严的“三救牌”，竟得到“救人”的好评，正是中华文化中的一种毒素。

郭子仪

781年，汾阳王郭子仪逝世（年八十五岁）。

郭子仪身为帝国上将，手握强大的武装部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对他谗言诬陷、肆意诋毁，千方百计要置之于死。可是只要一纸诏书颁下，没有一次不立即动身上路，因此陷害不能成功。郭子仪曾经派人去田承嗣那里，田承嗣面向西方下跪叩头，说：“这膝盖不向别人弯屈，已很多年！”李灵曜在汴州（河南开封）兵变（参考776年5月），无论政府及民间，所有经过汴州（河南开封）的公私物品，李灵曜一律扣留，只对郭子仪的东西，特别放行，还派卫士护送出境。郭子仪兼最高立法长（中书令）二十四年，每月俸禄二万串钱，私人财产收入，尚不包括在内，所以库房里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郭家大门之内，有三千人，八个儿子（郭曜、郭晞、郭旰、郭昭、郭晤、郭暖、郭曙、郭映）、七个女婿，都在政府担任显要官职；孙儿辈数十人，每次到面前问安，郭子仪也弄不清楚谁是谁，看见有人叩头，就点头而已。仆固怀恩、李怀光、浑瑊，最初都是他的部将，虽然每人都尊贵到封王封爵，但郭子仪对他们却随意指使，他们也甘愿东奔西走，听从呼唤；郭家的人把这些大将当做家里的奴仆一样。帝国的安危，维系在郭子仪身上，几乎长达三十年（郭子仪于756年从朔方战区【总部设灵州】崛起，迄今二十六年）。功劳虽倾盖天下，但领袖对他没有疑心；官位虽高到仅次于皇帝，但大家并不忌妒；生活虽穷极奢侈，但人们

并不认为他不对。享年八十五岁，寿终天年。他的部将、参谋等，擢升到高官，或身为一代政治家的，非常之多。（“几乎长达三十年”下，有胡三省的注，原文是：“自柔兆浞滩至重光作噩，二十六年耳。”“柔兆浞滩”“重光作噩”是什么？为什么不注为：“自至德元载至建中二年。”却舞弄无聊玄虚，以表示学问奇大！现在，“柔兆浞滩”译作“756年”，“重光作噩”译作“781年”，高级知识分子用文言文唬人的伎俩，也就拆穿。）

郭子仪在历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但几乎无人可比的，却不是他的战功，也不是他一身系国家安危，而是他虽然享尽世间荣华富贵，而仍能保住人头，不被砍掉；身死之后，子孙还继续享福数十年，甚至百余年。中国人最奇特的命运是：你如果不照着当权人物的模式，而擅自爱国，爱国就会成为一种危险行为。大多数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最后往往都是被逐、被囚、被杀、被屠，或在死后祸延子孙。只郭子仪是极少数的例外——至少，他最被人称道。

我们肯定郭子仪的功劳，以及对国家所作的努力，但史论家认为他：“权势倾盖天下，中央并不猜忌；功劳超过当世，皇帝毫不怀疑；穷奢极侈，舆论却不抨击。”对读者简直是存心诈欺，郭子仪受猜忌、受怀疑，史不绝书，事实俱在，黑字印在白纸上，而刘昫、裴垕、宋祁之辈竟公然扯谎，说没有这回事，把中国人全都当成废铁罐。

非洲有一种被称为哈伊那(hyena)的土狼，它们打斗起来，凶猛异常，但一方如果战败，它就四脚朝天的躺到地上，把身上最脆弱的部分：咽喉和小腹，毫无保留的呈现在敌人锋利的爪牙之下。敌人这时走到跟前，在咽喉和小腹上，用鼻子察勘，发现对方确实屈服之后，也就摇尾而去，不作攻击。

郭子仪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猜忌怀疑、谗言陷害，采取的就是哈伊那(hyena)式策略，把自己的咽喉小腹，毫无保留的呈现在皇帝、宦官和权臣等鲨鱼群之前，乞灵于对方相信他的忠心——不但绝不反击，而且毫无怨言，更重要的是乞灵于他的运气，使鲨鱼群相信他确实于己无害！感谢上帝，他判断正确，如果判断错误，他就得付出韩信、彭

越、檀道济,以及后来的岳飞、熊廷弼、袁崇焕的代价,这代价是凄惨的,所以连忠心耿耿的李光弼、李怀光,都不敢一试。

郭子仪不是一个成功的将领,当十司令官(节度使)在邺城(邺郡,河北临漳西南邺镇)围攻安庆绪,战斗最危急时,郭子仪第一个先拍马而逃,引起大军崩溃(参考759年3月),但他却是一个官场文化中最成功的政客,用矮化自己,去明哲保身;这种权力游戏中的“柔能克刚”哲学的生存方式,形成中华人的特有质量,以致中华人在再尊贵的时候,随时都在准备卑屈地作践自己。郭子仪最受部属爱戴的所谓宽厚,事实上不过是纵容部属蹂躏残害小民,小民不敢呼冤而已。他的儿子郭晞在邠州(陕西彬县)的暴行(参考764年11月),足够说明小民在郭子仪宽厚手段之下的悲哀命运。但小民的声音既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记载,史册上记载的全是将领及官员们歌颂他的声音,因为他们虐待小民却不必受到惩罚,剥削勒索小民卖儿卖女的钱一直都在增加,郭子仪是他们的保护神,歌颂的声音自然响彻云霄。

错误的决策

782年,唐政府军削平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正定】)首领李惟岳的反抗。李惟岳任命的定州(河北定州)州长杨政义也归降中央,黄河以北大致平定,只有田悦仍据守魏州(河北大名),还没有攻破。黄河以南中央各军包围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东平】)首领李纳据守的濮州(山东濮县),李纳势力日渐萎缩,中央认为全国不久就可恢复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一片乐观气氛。就在这时候,中央发布人事命令:命张孝忠当易定沧三州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王武俊当恒冀二州民兵司令官及行政长官(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当

深赵二州民兵司令官及行政长官(都团练观察使)。把德州(山东陵县)、棣州(山东惠民)划归朱滔,命朱滔返防。朱滔一再请求把他现在驻军的深州(河北深县)划归自己,中央不准,因此朱滔大为失望和怨恨,留在深州(河北深县)不肯返防。(胡三省注:“朱滔讨伐李惟岳,连战连胜,可是中央瓜分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正定】分别赏赐一些投降的将领时,朱滔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分到,还命他自行攻取仍属平卢战区【总部设郛州,山东东平】的德州【山东陵县】、棣州【山东惠民】。这就是《左传》说的周王朝政府所以失去郑国【河南新郑】的原因。”《左氏春秋》公元前717年:郑国国君【三任庄公】姬寤生,进京【首都洛阳】朝见周王朝国王【十四任桓王】姬林,姬林因郑国曾强割麦禾,所以对姬寤生态度傲慢,周公爵姬黑肩警告姬林说:“中央自迁到东方之后,完全依靠郑晋两国,今天对郑国国君如此不礼貌,郑国不会再来朝见了。”)王武俊一向瞧不起张孝忠,而且自认为亲手诛杀李惟岳,功劳在康日知之上,可是张孝忠贵为战区司令官(节度使),而自己和康日知却只当民兵司令官(都团练使),而且又失去赵州(河北赵县)及定州(河北定州),也大不高兴;同时又接到诏书,命他供应粮食五百石给朱滔、战马五百匹给马燧,王武俊认为中央不打算用成德战区(总部设恒州【河北正定】)旧人当司令官(节度使),一旦攻克魏博战区(总部设魏州【河北大名】),下一步就要夺取恒州(河北正定)、冀州(河北冀县),所以故意分散他的粮食及战马,削弱他的力量,越想越怀疑不安,不接受命令。

当一场战争就要结束,一阵尘埃就要落定之际,胜利者一方的领袖和他的智囊,最容易犯的错误,莫过于轻估残局的危险性,和敌人的反弹力量。刘邦在击斩项羽之后,立即驰入韩信大营,夺取帅印,应是政治上最睿智的措施。反过来检讨项羽,他却被胜利冲昏大脑,认为他那一套是天下第一奇套,于是,胡乱封王(当然,他自己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他的性格和见识都证明他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

天下本来可以一片和睦,庸才却把它搞得水深火热。第一个决

策错误之后,像推骨牌一样,接着而来的将是一连串更大的错误,使情势更坏,终于无法收拾,连当初决策的所谓英明首领,都无法阻止。

卢杞深恨颜真卿

宰相卢杞最讨厌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从一品)颜真卿,誓言把他排出首都长安(西安市)。颜真卿得到消息,告诉卢杞说:“你父亲的人头,传送到平原(山东陵县)时(卢杞的老爹卢奕,当副总监察官【御史中丞】,于洛阳沦陷时,被安禄山所杀,颜真卿时任平原郡长,参考755年12月),我用舌头舐他脸上的血,而今,你难道真的忍心排斥!”卢杞想不到他会说这段往事(迄今已二十三年),惊慌地跳起来,向颜真卿叩谢大恩,但心里对颜真卿更为痛恨。

对卑劣的人有恩,是一种危险,只有高贵的心灵才会图报,卑劣的人缺少这种心灵,他反而希望早日把恩人排除——或诛杀、或斗臭,用以遮盖昔日自己的卑鄙狼狈,直到世界上再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往事时,心情什么时候才能平衡。

撒尿李元平

783年,淮宁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许昌】)司令官(节度使)李希烈派部将李克诚,袭击汝州(河南临汝),攻克,生擒总秘书长(别驾)李元平。

李元平本是湖南道(首府设衡州【湖南衡阳】)执行官(判官),

很有点聪明才干,但粗枝大叶,态度傲慢,洋洋自得,不可一世,高谈阔论起来,毫无忌憚,尤其喜爱就军事方面发表议论。宰相关播认为他是天下奇才,推荐给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音 kuò,【阔】),赞扬他有担任大将、宰相的才能,因汝州(河南临汝)距许州(河南许昌)最近,于是擢升李元平当汝州总秘书长(别驾),兼代理州长(知州事)。李元平到差后,立刻招雇工人修建城墙;李希烈暗中派人冒充工匠投效,有数百人之多,李元平没有察觉。于是,当李希烈派他的将领李克诚率数百名骑兵突然抵达城下时,埋伏的工匠在城里响应,生擒李元平,飞奔出城献俘。李元平身材短小,没有胡须,看见李希烈,心胆都碎,屎尿同时流出来,撒得一地都是,李希烈诟骂说:“瞎宰相,用你对付我,竟这么看不起人!”

宋王朝有“带汁诸葛亮”,唐王朝有“撒尿李元平”,前后辉映,成为奇观。小人物当身处绝对安全之境,说些慷慨激昂之话,向人夸耀他是天下第一忠义兼第一韬略,甚至第一英勇,到最后往往演出“带汁”“撒尿”节目,并不足怪。怪的是竟会有人对这样的慷慨激昂,信以为真。历史之所以多彩多姿,大概在此。

陆贽对猪弹琴

李适向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陆贽询问目前最重要、最急切的事,应该是什么。陆贽认为不久前之所以发生祸乱,乃由于上下隔阂严重的缘故,建议李适接近部属,采纳规劝,于是上疏陈述。

《通鉴》史迹,只是纵贯记载,各类奏章,则是历史的横切面,使人对当时社会得以深入了解,尤其陆贽的奏章,在政治史上占重要地位,他的对象虽只是李适一人,但我们读起来,发现他几乎把一个愚

而好自用的小丑,描写得栩栩如生。李适之类人物,历史上多得连脚趾头加上都数不完,就在二十世纪,我们还亲眼看到过,或亲身遇上过。

陆贽的奏章,《通鉴》只是节录,如果读全部文献:《陆宣公奏议》,当更可发现他的洞察力,深刻入骨。在泾原兵变之前,他就预料到要发生灾祸,在灾祸发生之后,他更直率地指出,灾祸之源就是李适,虽然措词婉转,但诉求十分明显。无可奈何的是,在那个时代,人民不能更换领袖,唯有盼望李适自我检讨。可是李适自我检讨的结果,跟现代有些中学生在“周记簿”上自我检讨的结果一样,都是“我太好了,所以才受别人的骗!”在李适口中,他自己简直纯洁得像一个胖嘟嘟的天真婴儿。

陆贽奏章可以查考的,共五十六篇,李适只采纳了十五篇,还包括只采纳一部分的在内,而这十五篇又几乎全不重要。所以用一句话可以形容陆贽奏章的效果:“对猪弹琴!”心地单纯的领袖,只要有优秀的辅佐,还有可能把国家治好,昏庸猜忌的领袖,则即令拥有陆贽、李泌等天下奇才,也救不了他。唐王朝在李隆基手中破碎,再经李适勇猛地践踏,遂再难复原。

李适对萧复逆诈

宰相萧复曾经向李适建议说:“自从天下大乱,宦官很多被派出担任‘监军’,仗恃领袖对他的信任宠爱,横行霸道、无所不为。这种人只应该管理官里的事,不应该交给他们军权,干涉国家大政。”李适大不高兴。萧复又曾经向李适警告说:“陛下登极不久,神圣的恩德,就普及天下。然而,自从杨炎、卢杞当权以来,政治混乱,以致落得今天下场。陛下如果真的能改变心意,我怎敢不竭尽心力。假如

希望我因循顺服,只求平安,我实在办不到。”之前,有一次,萧复和卢杞一同奏事,卢杞顺着李适的话说,萧复板起面孔说:“卢杞胡说八道!”李适愣在那里,退朝之后,对左右侍从说:“萧复瞧不起我!”遂贬萧复当山南东西、荆南、湖南、淮南、江西、鄂岳、浙江东西、福建、岭南等道慰劳安抚特使(宣慰安抚使),实际上,是疏远他。不久,另一宰相刘从一以及一些中央官员,纷纷上疏请求把萧复留在京师(首都长安)。李适对陆贽说:“我考虑到,自从播迁以来,江淮(华东地区)遥远,有些事情,传闻跟事实可能不符,打算派重要高官前去安抚慰劳,曾经跟宰相和官员们谈过,都认为恰当。可是,今天却反复无常到这个样子,几天以来,我一直闷闷不乐。莫非是萧复后悔,不肯前去,发动他们上疏?你了解萧复这个人,他不打算前去,那么,他打算干什么?”陆贽上疏说:“萧复刻苦自修,砥砺品德,只知洁身自好,忠贞报国,行事显然有不周到的地方,但他的人格我可以保证!至于轻率狡诈到如此地步,他绝对不会去做。即令萧复希望留下,刘从一又怎么会听他的!既然出现矛盾现象,我建议陛下就应公开而明确的向他提出质问,听他解释。如果萧复想借机另有请求,刘从一又怎么会为他隐瞒!如果刘从一有他的道理,则陛下就不应再疑心萧复。陛下为什么怕把真相探讨清楚,而一直闷在心里?查明事实,就不致困惑不安,给他辩护机会,就不至使人蒙冤。人生最大的惨痛是先被肯定诈欺却不准说明真相,最刻毒的冤枉是先被肯定犯罪而不准他解释内情。于是,‘真’‘伪’相混,‘忠’‘奸’不分。这是领袖驾驭干部最主要的关键,请陛下特别留意。”但李适拒绝进一步追查。

陆贽认为只要说明真相,解释内情,就可以解除困扰,免除冤枉。在某种情形下,可能如此。但并不常常有效,有时候领袖“择善固执”,只要跟他的认知或盼望不一样,你讲任何合情合理的事,他都不会相信,使人陷于百口莫辩的苦境。就在《通鉴》上,便可找出千万例证。如果领袖竟是幕后真凶,则解释就更无意义。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永远不要遇上这种困扰和冤酷,假如你发现你的头目从不

探讨真相,或任凭怎么拿出证据,他都不信,他一定属于愚恶之辈,那么,劝你赶紧另投明主,离开得越远越好。

李晟家书

李适加授李晟:鄜坊、京畿渭北、商华等各战区野战军副最高指挥官(副元帅)。

李晟家属一百余人,以及神策军官兵家属,都留在首都长安,自称汉帝、占据首都长安(西安市)的朱泚,待他们十分优厚。勤王军中有人谈到家事时,李晟哭泣说:“皇上如今在哪里?我们怎么敢想家!”朱泚派李晟的亲近送家信给李晟,说:“大帅家平安无事。”李晟大怒说:“你竟敢做逆贼的间谍!”立刻斩首。

传递平安家书,怎么就是间谍?报告家人消息,又犯了什么重罪?竟然斩首。这就是官场文化,用别人的性命,表演自己的忠贞,好让主子疼爱!

朱泚不过一只笨黄瓜

溃败的汉帝朱泚,逃出长安(西安市),打算投奔吐蕃王国(西藏)。随从部众一路上逃亡,抵达泾州(甘肃泾川)时,只剩下一百余名骑兵。泾原战区(总部设泾州【甘肃泾川】)司令官(节度使)田希鉴,紧闭城门坚守,拒绝收容,朱泚对他说:“你的官是我任命的!为什么在危难时,如此忘恩负义!”下令纵火焚烧城门,田希鉴把符节

投到火里,叫说:“奉还给你!”朱泚部众痛哭失声,向田希鉴投降。朱泚率范阳(卢龙战区,总部幽州【北京市】所在城)亲兵,及朱姓家族宾客,向北逃命,奔向驿马关(甘肃庆阳西南),宁州(甘肃宁县)州长夏侯英闭城拒抗,朱泚继续逃亡,抵达彭原西城屯(甘肃镇原东),他的部将梁庭芬一箭射中朱泚,朱泚落马,掉到一个土坑中,大将韩旻等斩朱泚(年四十三岁),携带人头,前往泾州(甘肃泾川)投降。朱泚的宰相源休、李子平投奔凤翔,凤翔战区(总部凤翔府)司令官(节度使)李楚琳把他们斩首,连同朱泚的人头,一起送到唐帝所在地。

史迹斑斑,急于当皇帝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就跟地基刚铺上水泥,还没有凝固,就急着盖百层高楼一样。而且,当国王还有后退的空间,当皇帝就踏上不归之路。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时,曹操失笑说:“这小子想把我弄到火炉上坐!”朱泚何德何能,一看宝座空出来,屁股立刻就往上凑,仅此一点,他就头脑简单。如果效法曹操,接回李适,挟天子以令诸侯,岂不是天赐良机!十年二十年后,宝座仍属己有。李怀光军势稍弱,朱泚就马上端起嘴脸,化友为敌,见识何以如此浅陋?一个只知道摆架子过干瘾的人,层面就未免太低。最后甚至提醒田希鉴:“你的官是我任命的!”如果田希鉴反过来提醒他:“你的官是李适任命的!”不知朱泚如何反应。智慧及常识两缺,朱泚不过一只笨黄瓜而已。

李瓘滥杀

最初,李怀光解除奉天(陕西乾县)包围(参考783年11月20日),李适擢升李怀光的儿子李瓘当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特别优待。后来,李怀光阴谋叛变,李瓘首先透露消息,李适向他说:“你有

什么办法使自己免除这场灾难?”李瓘说:“我之报告陛下,不是为了苟且偷生。我老爹失败,我只有跟我老爹同死,哪有别的办法?假使我出卖老爹,只求活命,陛下难道还用这种人!”李适说:“你不要轻易说死,我派你再去咸阳(陕西咸阳)一趟,向你老爹用心解释,使君臣父子,都能保全,岂不更好!”李瓘从咸阳回来,报告李适说:“事情完全绝望,请陛下严密戒备,千万不要相信别人认为我老爹可以改变立场的说法。我这次前去,向老爹千方百计劝解,我老爹斥责说:‘你这个小子懂得什么?领袖言而无信,不遵守承诺,我并不是贪图荣华富贵,只是怕死而已,你怎么可以把我陷害到绝地!’”

785年,李怀光在围城中悬梁自尽,李瓘先格杀他两位弟弟,然后自杀。

李瓘身处人伦变局,以及当时的社会价值,使他不得不死,事至可哀。然而,死亡是件大事,不可以擅自替别人作主,两位弟弟是两个完整而自由的独立个体,应由他们自己决定,怎么可以为了自己表态,强行夺取别人的生命!

李适贪婪

河南(黄河以南)、江南(长江以南)、淮南(淮河以南)赋税清查处理特使(句勘东南两税钱帛使)元友直,运送现金、布匹二十万到京师(首都长安),李泌命全部交给皇宫大盈库。但李适并不能遵守承诺(参考787年9月),仍不断派宦官到各地宣读圣旨,索取金银财宝,并训令各道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听到消息,深感沮丧,不敢再作劝阻。

司马光曰:“帝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天下所有的财富,都属帝王私有。用天下的财富,养育天下的人,自己一定过得快乐安适。

如果君王仍然积蓄私房钱,这是市井小民干的事。古人说:‘贫穷的人,用不着学习节俭。财富太多,自然奢侈浪费。’李泌打算消灭李适的欲望,而增加李适的私房钱;殊不知财富越多,欲望就越大。财富不能满足欲望,怎么能不搜括?等于替他开了门,却禁止他出入一样。虽然是李适的行为荒唐,也因李泌辅佐他的方式不是正道。”

专制政治的特质,就是领袖的权力,不受限制。儒家学派学者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却一直无法解决,唯一的办法是希望帝王恐惧上天的谴责,而自我约束;帝王如果不在乎上天,不能自我约束,儒家书呆子则只好希望当宰相的人,苦苦规劝。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帝王依然随心所欲,那将怎么办?儒家书呆子就完全瞪眼,只好日夜盼望冒出一个能自我约束的“天纵英明”,和一个使顽劣首领言听计从的贤能宰相。

司马光认为财富多了才欲望无穷,违背常识。贫穷人的欲望同样无穷,李泌依照李适的要求,加倍供应,一则希望他天良未泯,二则也希望确定够他使用。试问一声,李泌不加倍供应,难道李适就没有物质欲望、老老实实在地“贫不学俭”?

政治领袖好像一只白额猛虎,要想它不跳出笼子吃人,有赖于驯兽师手中的皮鞭。专制制度下,驯兽师赤手空拳,根本无法使它听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宰相身上,是奴才思想,他不敢斥责首领,只敢斥责辅佐,不敢指摘兽性大发的白额猛虎,只敢怪罪赤手空拳的驯兽师。事实上,李泌任何方法都不能阻止李适为非作歹,孔丘、司马光坐在李泌的座位上,也是如此。批评李泌“不是正道”,不禁要问:什么才是正道?在拘束君王行为上,儒家学派的想法简直邪门,李适不过是一个小教材而已。在那个什么都说,偏不说权力制衡的政治思想指导之下,中国政治怎么会有秩序?中国人怎么会有尊严?

李 泌

788年,宰相李泌逝世(年六十八岁)。李泌有谋略,但是喜欢谈神仙鬼怪,听起来荒唐怪诞,所以受世人轻视。

自三世纪二十年代诸葛亮当蜀汉帝国宰相算起,迄八世纪八十年代,六百年间,杰出的宰相不过王猛、房玄龄、杜如晦、姚崇等五六人而已。孔丘说:“人才难得!”平均一百年才勉强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在这寥寥的几个人中,房玄龄、杜如晦,不过是君王的秘书和助理,办办文书,姚崇也不过维持现状。只有李泌,不仅是王猛之后第一人,在中国宰相群中,也居高位。

但是,他信仰道家和道教,跟儒家学派发生严重的抵触,遂被大儒之类指为怪诞。他没有身段,却有幽默,以端嘴脸为第一要务的大儒之类,对他当然越看越不顺眼。跟诸葛亮一样,他们的顶头上司全部是标准的顽劣之辈,不过刘禅安于愚昧,而李适却愚而好自用,当李适的宰相比当刘禅的宰相,困难万倍。李泌绝对有异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孔家班系统,他做事既切实际而又有前瞻,粮食俸禄,以及疆场作战,都能深入掌握,而外交政策的成功,更料事如神。他当宰相的时间不过一年十个月,对国家贡献之大,已无与伦比。

李泌的品格,自诸葛亮以来,更是第一人。李亨在位时,李泌弃宰相如破鞋;回到衡山隐居,更足使一些热肠滚滚的儒家知识分子,恼羞成怒,是以刘昫反扑说:“居相位而从事鬼神,乃见狂妄浮薄之踪。”宋祁也酸溜溜说:“异哉,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反正是:“非我族类”,李泌怎么做都不对。不过从李泌屈居孙儿辈李适之下,也看出他的悲哀。三世君王,从李亨开始,一蟹不如一蟹,而人的生命有限,再不拣起最后李适这只烂蟹,便无蟹可拣,历史如果抽出

李泌,吐蕃灾难必不能息,中国人的苦楚,还可胜言!

窦参案

窦参当宰相时,厌恶国务院左主任秘书(左司郎中)李巽(音 xùn【训】),把他贬出来当常州(江苏常州)州长。后来,窦参贬作郴州(湖南郴州)总秘书长(别驾),李巽已升任湖南道(首府设衡州【湖南衡阳】)行政长官(观察使),恰巧是窦参的顶头上司。

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开封】)司令官(节度使)刘士宁送给窦参绢(厚绸)五十匹,李巽知道后,上疏检举窦参秘密交结地方军事将领。李适大怒,打算诛杀窦参,宰相陆贄认为窦参的罪状还不应处死,李适才算停止。可是不久就又派宦官告诉陆贄,说:“窦参交结中外高官,居心不良,显然对帝国安全,造成伤害,事情十分严重。你认为应该如何定罪,马上奏报。”陆贄上疏说:“窦参是政府的高官,陛下不可以没有罪名,就把他处决。从前,刘晏之死(参考780年7月27日),罪名就不清不楚,直到今天,大家仍愤愤不平,以致叛徒们拿来作为借口(参考781年2月)。窦参贪赃纵欲的罪行,天下皆知;至于阴谋叛逆,证据却十分薄弱,如果不经公开审判,就动用极刑,势将造成可怕的震动。陛下深知窦参对我并没有半分友谊,我岂想营救他这个人,只是珍惜司法尊严,不可滥用。”

李适仍下诏把窦参再贬作驩州(越南共和国荣市)军务秘书长(司马),家人不分男女,全部流窜边疆。

李适再命惩罚窦参的亲戚朋友,陆贄反对,上疏说:“犯罪有主犯及从犯之分,法律有重惩及轻罚之别,窦参既然蒙陛下赦免宽恕,亲戚朋友当然也在赦免宽恕之列。何况,窦参定罪的时候,私党已经受到连坐处分;人心已经安定,请求不再追问。”李适接受建议,但又

要把窦参的家人、家产全部没收,陆贄也反对,上疏说:“依照国家法律,叛徒们的家人以及财产才全部没收;至于贪污犯,则只追缴他所贪污的数目,而且还要在判刑确定后,才开始执行。现在,窦参的罪名还没有确定,而且又蒙陛下宽恕,如果没收他的家人和财产,恐怕不是正义的行为。”

但是,宦官们把窦参恨入骨髓,不断打小报告陷害。李适终于下手,窦参在前往驩州(越南共和国荣市)路上,圣旨到达,命他自杀,全部家产及所有奴仆婢女都用驿马车送到京师(首都长安)。

专制时代,心直口快的人,固然容易招祸;而城府深不可测、阴险入骨的人,灾患有时往往更惨。我们对窦参的遭遇,十分感慨!但有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包藏祸心的坏胚,李泌怎么会坚决推荐他继任宰相?是不是窦参已把李泌玩得眼花缭乱?自古以来,杰出的人才总是无以为继,萧何、诸葛亮、王猛的接班人,全是碌碌庸才,但也不过碌碌庸才而已,而李泌竟犯下这么样的大错,使人万分困惑。

八世纪的中国

794年,宰相陆贄建议阻止地主剥削。上疏说:“现在,京畿地区(陕西中部)田赋,每亩,政府向地主征收五升,而地主向佃农甚至征收一石(音 dàn【担】),是私税高于公税二十倍之巨(十升一斗,十斗一石)。即令是中等情况,也征收五斗。土地,是国家所有,耕田种地,是农夫辛苦勤劳,可是兼并土地的大地主,却居然从中榨取暴利。”又说:“我建议人民拥有的耕田,政府应制定法律,限制它的数目;同时明令减少向佃农收缴田租的数目,务必使贫苦的农民受到裨益。法律的尊严在于能彻底执行,千万不可以苛刻,制度的建立应该宽厚,但违背它的,必须惩罚。略微降低富豪乡绅的利益,稍为提高

贫农的收入；降低一点利益，并不损害有钱人的财富，提高一点收入，却可以救济贫农于饥寒。这是保护财产、怜恤贫穷的最好办法，不应舍弃。”

中国八世纪时候的社会横切面，在陆贽的奏章上，完全暴露：经济破产，元首昏庸，官员顽劣，地主凶暴，政府成为一个庞大的贪污集团和压榨机器，千万以农耕为主的中国小民，在政府与地主、军队，以及水旱天灾蹂躏下，不过一群热锅上的蚂蚁。这种悲惨生活，在以后漫长岁月中，不但没有减轻，反而一年比一年更为凄苦，可悲！

贪污大王

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司令官(节度使)李说逝世。

李适命本战区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郑儋当司令官(节度使)。李适遴选可以接替郑儋的人，想起国务院司法部法务司副司长(刑部员外郎)严绶，在当幕僚的时候，就懂得向皇帝呈献贿赂(参考796年6月)，印象深刻，于是命严绶当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

李适身为圣明天子，对于向自己行贿的官员，竟如此欣赏，不次擢升，使人张口结舌！中国五千年来一直无法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终于找出缘故：原来，国家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就是贪污大王！

李 适

805年，唐帝(十二任德宗)李适逝世(年六十四岁)。

李适(音 kuò【阔】)并不是一个特殊人物,他不比其他君王更差,也不比其他君王更坏,而且他应该是最幸运的一位。司马徽有言:“卧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李适文有李泌、陆贽,武有李怀光、李晟、马燧,都是王猛、诸葛亮、韩信、李靖高层人物。李适如果能做到刘阿斗所做到的十分之一,唐王朝可能重振,人民也可能免除以后长达两百年之久的大黑暗时代,可是,李适亲手摧毁了他的福气。

李适以神经质的猜忌,闻名于世。但是,他只是对不应猜忌的人猜忌,对那些伤害他最严重的邪恶之辈,却信任得如醉如痴,即令把真凭实据拿到鼻子上,他的信任也毫不动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上智对正确的判断不移,下愚对错误的信心不移!杨广是一个典型的真小人,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不喜欢听逆耳之言。李适则是一个典型的伪君子,只敢在暗中憎恨正直和智慧。卢杞、裴延龄等并没有特制的政治迷幻药,唯一的妙法是拍马屁拍得李适好不舒服。只有在马屁精面前,李适觉得自己才有尊严,不会自惭自己的无知和无耻。只有智者才有能力接受批评,顽劣分子一定闻过则怒。

对狼弹琴

唐王朝十二任帝(德宗)李适在位末年(八世纪九十年代),一连十年没有大赦,文武官员因小小过失而被贬窜的,再没有机会获得任用。十三任帝(顺宗)李诵登极,下诏命忠州(四川忠县)总秘书长(别驾)陆贽(参考795年4月25日)、道州(湖南道县)州长阳城(参考798年9月23日),返回京师(首都长安)。但陆贽和阳城都在诏书到达之前逝世(陆贽年五十二岁,阳城年不详)。

我们现在看二十世纪初叶一些抨击女人缠脚的文章,心情已没

有什么激动,因为现代妇女早已不再缠脚。然而,陆贽所写的奏章,时代背景是八世纪的中国,而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再读,竟觉得场景仍在目前,感慨于酱缸文化的既深且浓,依然如昔,千年之久,都没有稍稍稀释。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陆贽还算是幸运的,对猪弹琴的结果,不过贬官,若遇到统治者凶悍如狼,知识分子升级到对狼弹琴,后患遂更不可测。必须有一天,知识分子不管对什么东西弹琴,都平安无事时,中国才是法治国家,中华人才能算是文明民族。

潘孟阳贪污案

前往江淮(华东地区)慰劳安抚的全国财政暨盐铁专卖及运输副总监潘孟阳(派遣事,参考805年8月25日),所到的地方,专门从事游戏和欢宴取乐,仅仆从就有三百人,大量收受贿赂。唐帝(十四任宪宗)李纯接到报告,调潘孟阳当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卿),免除他财政暨盐铁专卖及运输副总监官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

中国始终不能建立廉能政府,原因何在?李纯和潘孟阳二位先生,再一次现身说法。国家最高领袖,就有贪污狂,而查办赃官的人,他自己就是赃官。这种情形,即令上帝亲自出面,也无法拯救。

国法的制裁力量,必须使李纯和潘孟阳之流,也乖乖就范,法治才能建立。改任潘孟阳当最高法院院长,等于把猛虎赶进羊群,司法黑暗的原因,在此也找到答案。

李锜腰斩

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镇江】)司令官(节度使)李锜叛变失败,被押解到长安(陕西西安),唐帝(十四任宪宗)李纯,登宫城兴安门,当面盘问,李锜回答说:“我最初并不打算谋反,是张子良等教唆我谋反!”李纯说:“你身为大军统帅,张子良等谋反,为什么不先把他们斩首,然后来中央朝见?”李锜张口结舌,答不出话。于是连同李锜的儿子李师回,一起腰斩(李锜年六十七岁)。

大丈夫敢作敢当,李锜在失败后把责任全部推到别人头上,只不过一个老脓包而已。强弓特种部队和外籍特种部队士卒,为他争相自杀,除了证明再愚蠢的人都有人效忠之外,别无其他意义,但李锜也被误导地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愿为他战死,以六十七岁的高龄,去做只有两营人马才赞成的大事,则不仅老脓包,而且是老混蛋。

刘晏平

唐政府讨伐吴元济时,平卢战区(总部设郓州【山东东平】)司令官(节度使)李师道,悬赏征求可以充当使节前往蔡州(河南汝南)观察形势的人,营门纠察官(牙前虞候)刘晏平应募。于是,穿过汴州(宣武战区总部,河南开封)和宋州(河南商丘)之间空旷地带,秘密抵达蔡州(河南汝南)。吴元济大喜,馈赠他厚礼,送他回去。刘晏平回到郓州(山东东平),李师道屏退左右侍从,召见他询问,刘晏平

说：“吴元济把好几万军队，投置到荒郊旷野，危险到如此程度，他却每天跟小老婆和一群奴仆，在深宅大院里赌博游戏，从容不迫，一点也不忧虑。以我的观察，他一定灭亡，而且用不了多久。”李师道一向倚靠淮西的支持，听到他不愿意听的话，震惊之余，恼羞成怒。找一个借口，把刘晏平乱棍打死。

胡三省曰：“以刘晏平的洞察入微，一定有超过常人的知识和见解，李师道不能推心置腹，用作智囊，谋求自救，反而大怒，把他诛杀，自然非亡不可。”

刘晏平看对了吴元济，却看错了李师道，他事实上或许也不见得真的看错了李师道，只不过一念之忠而已。天下多少英雄，为此悲叹！

沂州之屠

兖海沂密道（首府设沂州【山东临沂】）行政长官（观察使）王遂，本是一个管理钱粮的官员，性情急躁刻薄，没有见识。当时，道政府匆匆建立，人心不安，王遂的治理手段却严厉残酷，所用行刑的棍棒都比常用的粗得多。每次诟骂士卒，都咆哮说：“反叛蛮虏！”又在炎热盛夏，驱使士卒兴建道政府及行政长官（观察使）居住的官邸，督促急迫、责罚严厉，将士们愤怒怨恨。做苦工的士卒王弁（音 biàn【变】）跟他的朋友，发动突击，活捉王遂，立即斩首。

唐政府中央准备出动军队讨伐王弁，又恐怕青州（山东青州）和郛州（山东东平）跟随响应。于是中央发布人事命令，命王弁当开州（四川开县）州长，派宦官把任用状交给王弁。宦官郑重告诉王弁说：“开州（四川开县）可能已派人上路迎接，你应该早一点动身。”王弁当天就从沂州（山东临沂）出发。前导和后卫还有一百余人，可是

进入徐州(江苏徐州)辖境之后,每到—个地方,当地政府就裁减他若干人,而他的卫士看情形不对,也开始逃亡,最后逮捕王弁,带上脚镣手铐,骑驴西上,押到长安腰斩。中央下令充海沂密道(首府设沂州【山东临沂】)新任行政长官(观察使)曹华,率棣州(山东惠民)民兵,前往沂州追查严办。沂州将领出来迎接,曹华态度诚恳,情意温暖,说尽好话安抚,命将领们先行回城,安慰其他同事及全部官员;大家心情坦荡,没有一点怀疑。曹华接事三天,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将士,在帐幕下埋伏一千人,集合大家宣布说:“天子因郛州(山东东平)官员有迁徙的辛劳,特别另行赏赐,最好分开排队,郛州(山东东平)人站左边、沂州(山东临沂)人站右边。”分别既定,命沂州(山东临沂)人全体出去,只留下郛州(山东东平)来的官兵。曹华下令关闭大门,对郛州(山东东平)来的官兵宣布说:“王大帅(王遂)奉天子的命令,在此统率全军,你们怎么可以把他杀害!”话还没有说完,伏兵已起,团团围住,大肆屠杀,一千二百人全死刀下,没有一个人逃生,大门屏风间赤雾冉冉上升,有一丈余高,过了很久才散。

沂州之屠,告诉我们—项真理:没有权力制衡的政治领袖,是一种危险动物,比疯狂了的毒蛇还可怖,他随时会食言,而且还有充足的食言理由。相信这种人的承诺,就好像把自己的头放到轮盘上当赌注,赢了不过活命,输了就失去人头。

牛李党争

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李德裕,是故宰相李吉甫的儿子,因立法官(中书舍人)李宗闵曾在考试问卷上,讥讽他的老爹,所以对李宗闵痛恨入骨(李宗闵条陈事,参考808年4月)。而李宗闵又跟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元稹,在官场斗争中,发生摩擦。立

法院初级立法官(右补阙)杨汝士,跟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礼部侍郎)钱徽,主持全国文官考试(掌贡举),西川战区(总部成都府【四川成都】)司令官(节度使)段文昌、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李绅,各人都把自己请托的考生姓名,写给钱徽。等到发榜,段文昌、李绅请托的考生,统统没有录取,而“进士及第”的,有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郑覃的老弟郑朗、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府)司令官(节度使)裴度的儿子裴谔(音 zhuàn【赚】)、李宗闵的女婿苏巢、杨汝士的老弟杨殷士,于是引起强烈反弹。

段文昌报告唐帝(十五任穆宗)李恒说:“今年大考,教育部毫不公正,所录取的‘进士’,都是贵族豪门的子弟,没有才艺,只靠打通关节。”李恒征求各皇家文学研究官(翰林学士)的意见,李德裕、元稹、李绅,众口一词说:“段文昌的话真实!”李恒乃命立法官(中书舍人)王起等,举行复试。下诏罢黜郑朗等十人,把钱徽贬作江州(江西九江)州长、李宗闵贬作剑州(四川剑阁)州长、杨汝士贬作开江(开州州政府所在县,四川开县)县长。

有人劝钱徽把段文昌、李绅的请托函件,呈报李恒,李恒一定会醒悟这是一场报复诬陷,钱徽说:“只要问心无愧,得到或丧失,都是一样,把别人的私信呈献皇上,岂是正人君子的作为!”遂将段文昌、李绅的函件拿出来烧掉,当时的人深为赞叹。

自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分别结党,互相倾轧,前后长达四十年。

九世纪唐王朝的牛李党争,起因于李吉甫当宰相时,官位低微的牛僧孺、李宗闵等,对政府弊政,直率抨击,李吉甫当时就立即反扑(参考808年4月)。李吉甫逝世后,他的儿子李德裕继续寻衅复仇,政府文官系统遂分为两大阵营,以李德裕为首的称“李党”,以牛僧孺为首的称“牛党”,两党人马,分别追求宰相高位,并在夺取到宰相高位后,尽量擢升本党同志进入中央,而把敌人贬出京师(首都长安)。这种情形似乎可以勉强用现代民主政治交替,作为说明:“牛党”胜,牛党的人纷纷上台;“李党”胜,李党的人纷纷上台。不同的

是,牛李两党的胜败,不取决于选民,而取决于皇帝和宦官。同时,民主政治下的党可以和平共存,专制政治下的党则属于殊死斗;“牛党”“李党”之间,就是殊死斗。自808年李吉甫向牛僧孺等反扑,就已开始,牛李二人虽死,党派的利害冲突仍在,直到880年,抗暴首领黄巢攻陷长安,七十年之久,几乎全国所有高级官员都卷入这项党争,两党都以正人君子自居,而矢言对方全是卑劣小人,并且用最恶毒的言词抨击结党的行为不当,以反证自己并没有结党。是非完全混淆,社会出现只问党不党,不问义不义的畸形标准,连皇帝老爷都束手无策。为了夺权,两党比赛着向皇帝的亲信宦官谄媚献身,结果是宦官除了掌握军队外,还拥有自动投靠的重量级官员群,威权更猛不可当。

牛李两党不但为九世纪的中国制造灾祸,也为后世若干史学家带来纷扰,一派史学家认为李德裕无党,牛李乃指牛僧孺、李宗闵二人而言;另一派史学家恰恰相反,认为牛僧孺无党,所谓牛李党争,乃双李党争——李李党争,即李德裕跟李宗闵的党争。在长达七十多年的官场混战中,如果说两大党魁竟然不是党魁,而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痴呆得如同一块木偶,毫不知情,不但跟史实不符,也严重违反经验法则。一般小市民,如果意见相同,诉求相同,利害相同,都会结成一个阵线,何况剑及履及、瞬息万变的官场系统。

惨烈的劣质党争,使政府成了赌场,公权力式微,人民像赌场中的筹码,以致九世纪以降,唐王朝政府只剩下一群又一群翻云覆雨的党棍,再没有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成为帝国瓦解的主要原因。

无田可归的解甲

唐王朝十五任帝(穆宗)李恒刚登极时,两河(黄河南北)粗略平

定，宰相萧俛、段文昌建议：“天下已经太平，应该逐渐裁军，请下达秘密诏书给各军事单位，规定每年一百人中，必需逃走或死亡八人。”李恒正沉迷在声色犬马、饮酒欢乐之中，对国家大事，毫不在意，所以立即批准。于是大量士卒脱离军籍，无事可做，就聚集在山上水边，当起强盗，四出劫掠。

没有周密计划的善后安置，就命武职人员解甲归田，他们除了集结自救外，别无其他求生之途。政府如无强敌，他们就当盗；政府如有强敌，他们就投敌。这种严重的错误措施，历史上不断重演。无他，有决定权力的官员，既没有头脑，而又不肯稍读历史。

汴州兵变

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开封】)兵变，变兵首领李弁(音 jiè【介】)自称候补司令官(留后)，李弁把总作战司令(都知兵马使)李质当作亲信心腹；后来，中央征召李弁担任禁卫将军，李弁拒绝，李质屡次规劝，李弁都不接受。稍后，李弁头上长疮，派李臣则等率军前往尉氏(河南尉氏)抵抗李光颜(阿跌光颜)。不久，中央大军从四面八方开来，变军屡次战败，而李弁病势更重，于是把军事行动全部交给李质，在家中卧床养病。李质跟监军宦官姚文寿生擒李弁，斩首。伪造李弁军令，征召李臣则等班师，等李臣则等回来，全都斩首；逮捕李弁的四个儿子，押解京师(首都长安)。新任司令官韩充既到差后，军心略微安定；于是秘密调查这次犯上作乱的一千余人，有一天，连同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全体驱逐出境，警告说：“胆敢逗留境内不离开，斩首！”于是军政完全纳入正常轨道。

胡三省曰：“消灭暴乱，彻底拔除祸根，暴乱就无法再度发生。”

胡三省的评论,泄露了统治阶级的单向思考,五千年来,恶行坏事之不断重演,大多是这种单向思考的产物。汴州(河南开封)兵变,灾祸是军官凶恶骄傲,贪赃枉法,只铲除抗暴的民,不能阻止变乱,必须铲除施暴的官,才是彻底解决之道。高级知识分子胡三省的心窍都被酱成这个样子,连源头都找不到,甚至不敢找,那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灾祸。

苏玄明张韶事件

824年,唐王朝首都长安,发生戏剧化的暴动怪事。算命师苏玄明,跟皇家洗染坊工人张韶,友情至厚。苏玄明对张韶说:“我替你卜了一卦,算定你会坐在皇帝宝座上,跟我在一起共同进餐。现在,皇上日夜不停地打猎玩球,经常不在皇宫,我们可以完成大事。”张韶深信不疑,乃跟苏玄明秘密集结洗染坊工匠及街头流氓无赖一百余人。把武器藏到装紫草的车子里(胡三省注:紫草,根可以染色),运进左银台门(大明宫东),准备于夜晚发动攻击。还没有走到目的地,禁卫人员警觉到车载太重,拦住盘问,张韶紧张,格杀那个禁卫,跟他的徒众换上衣服,挥动武器,大声嘶喊,冲入皇宫。唐帝(十六任敬宗)李湛,当时正在清思殿打马球,宦官们大为惊骇,急奏报李湛,而变民已砍开宫门,一拥而入。先前,右神策军总指挥宦官(中尉)梁守谦,深受李湛宠爱,所以每次两军作技艺比赛时,李湛总是偏袒右神策军,给右神策军加油。现在,李湛魂不附体,狼狈逃走,打算投奔右神策军,左右宦官说:“右神策军太远,恐怕半路遇到强盗,不如投奔左神策军。”李湛同意。左神策军总指挥宦官(中尉)马存亮,听到皇帝驾到,急忙出迎,亲自把李湛背到大营,派大将康艺全率骑兵进宫搜捕变民。再派骑兵五百名,把两位太后迎接到军营。

张韶登清思殿，坐上皇帝的宝座，跟苏玄明一起吃东西，高兴说：“你卜的卦真准！”苏玄明大惊说：“难道你只为了这个！”张韶这才醒悟他已闯下滔天大祸，大为恐惧，立即逃走。正巧康艺全跟右神策军作战司令（兵马使）尚国忠率军抵达，左右夹攻，斩张韶、苏玄明跟大部变民，死尸满地。直到夜晚才恢复秩序，残余分子四散躲藏在禁苑里。第二天，全部擒获。

我们无法相信，苏玄明、张韶难道真的不知道杀进皇宫的严重后果？也无法了解，苏玄明、张韶到底向工匠流氓说了些什么，竟使那么多人甘愿赴汤蹈火。当苏张神气活现坐在御床上大吃大喝时，他们想些什么？当大家四散逃亡被捕杀时，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一切，我们全不知道，但这桩历史公案，至少提醒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身边可能就有苏玄明、张韶之辈，正掇弄我们欢天喜地地奔向金銮宝殿！

强烈的私欲，加上一连串小聪明，和对权力的狂热，是大多数灾难的来源。苏玄明、张韶，只看到他想看到的，他不想看到的，则全不存在。结果是，把锅玩砸了之后，一走了之，或一死了之，而留下追随他的信徒受苦！

定期“三把火”

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李涵）在当亲王的时候，就深刻了解老爹（十五任帝李恒）和老弟（十六任帝李湛）在位时政治上的种种弊端。所以，等到登极，专心整顿，排除奢侈，力求节俭，对没有职务的宫女，都遣送出宫，一次就送出三千余人。皇家五坊所畜养的鹰鹞猎狗，依照九世纪头十年、十四任帝李纯登极时前例，除了留下一些供打猎使用外，其他全部释放。有关单位供应皇宫每年物品，则遵照八

世纪八十年代、十二任帝李适在位时前例。裁减皇家歌舞团(教坊)、皇家文学研究院(翰林院)、林苑总监督(总监)等机关多余官员一千二百多人,停发皇宫各单位新添的衣服粮食。御马坊牧场、球场,以及近年来另行储存的粮食及钱财,跟所占用的田地,完全发还有关单位。

前任帝(十六任敬宗)李湛传旨索取的刺绣、雕刻等对象,全部停止。

李湛在位时,每月上朝不过一二次,李昂恢复传统制度,每逢单数日子,没有一天不主持朝会,向宰相及文武百官询问政事,很久才退。等待皇帝随时差遣的一些官员(待制官),过去虽然设立,但皇帝对他们从来没有召见过,现今,李昂才经常问他们的意见。李昂只在双日才停止朝会,假日也都放在双日。中外一致庆贺,认为太平日子就要到来。

官场有句话:“新官上任三把火!”新首领上任,同样也会有三把火。而且,几乎所有新鲜人,都烧过三把火,虽然大多数都无以为继,使人失望,但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如果能经常定期的有新鲜人上任烧三把火,弊端就有改革、人民生活质量就有改善的可能。民主政治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定期出现的三把火。

“债帅”“债官”

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许昌】)司令官(节度使)王沛逝世。

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命畜牧部长(太仆卿)高瑀当忠武战区司令官(节度使)。

自八世纪六十年代、十一任帝李豫(李俶)在位末期以来,各战

区司令官(节度使)差不多都出身禁军,禁军大将有资格出任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的,都用比平常要高两倍的重利,向富家借钱,用来贿赂神策军总指挥宦官(中尉),贿款动不动就超过一万万钱,然后才能取得皇帝任命,从来没有一个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来自宰相推荐。这些人到任之后,沉重的贷款压力,使他们迫不及待地搜括征取。直到现在(827年,已六十余年),王沛逝世,裴度、韦处厚才奏报派高瑀接任。中央及地方一致庆贺说:“从今以后,‘债帅’就要少见!”

“债帅”一词,动人心弦,我们不能想象这种将领面对战争的时候,有什么心理反应。二十世纪后,民主时代来临,“债官”又生,借钱竞选,屁股一旦坐上公堂,当然是急吼吼地搜括勒索,先偿欠账,再储蓄下次竞选资本,为选民服务的空间,自相对缩小。如何避免债帅债官的产生,是一个重要课题,否则,贪污就永远不能根绝。

卢龙兵变

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监军宦官奏报说: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李载义跟钦差宦官,正在球场后院举行宴会,副作战司令(副兵马使)杨志诚和他的党徒部众,发动兵变。李载义跟他的儿子李正元,逃奔易州(河北易县);杨志诚又诛杀莫州(河北任丘北鄆州镇)州长张庆初。

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召集各宰相讨论应变,牛僧孺说:“范阳(幽州州政府所在城,北京市)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以来,已不属于中央政府,刘总短暂的回归(参考821年2月),中央政府共支出八十万串钱,结果竟毫无所得(参考821年7月,中央主权共行使六个月)。而今被杨志诚夺取,跟前些时李载义夺取(参考826年8月),

有什么分别！最好是顺势安抚，使他抵抗北方蛮族，不必追究他是逆是顺！”李昂接受。李载义自易州（河北易县）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李昂因李载义有击溃横海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沧州东南】）变军首领李同捷的功劳（参考829年4月），而且对中央的态度一向恭顺，遂命李载义当太保（三师之三），仍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而命杨志诚当卢龙战区候补司令官（留后）。司马光提出严厉抨击。

看到一个驼背的人，在那里诟骂另外一个人驼背，实在啼笑皆非，司马光痛斥牛僧孺姑息偷安，我们的感觉就是如此。不同的是，牛僧孺面对的问题是一个死结，除了因循、敷衍、和稀泥外，没有第二条路。宋王朝初年则是一个活泼的转型期，司马光却坚持姑息偷安！

卢龙（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孤悬边疆，北方群蛮逼塞，南方军阀林立，中央军刚在成德（总部设镇州【河北正定】）战败，不得不在极端屈辱下收场，难道要牛僧孺再在比成德更远的北方，发动另一场必败的战争？不承认或看不出自己的劣势，只一味拍胸脯、喷唾沫，作激情的煽动，是逼人做出惨烈反应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尤其，当中央政府不得不任命更凶悍、更嗜杀的王庭凑、朱克融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时，司马光却不说一句话，独对态度比较温和的杨志诚，提出抨击，使我们发现：司马光的抨击，只是对人而发。如果就事论事，牛僧孺所提出的，恰是当时唯一可行之策。无他，形势比人强，只有委曲求全。

宋申锡谋反案

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跟宰相宋申锡，密谋诛杀宦官（参考去年830年6月），宋申锡推荐国务院文官部副部长（吏部侍郎）王璠，

当首都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把皇帝的秘密指示告诉他。想不到王璠却把消息泄露。宫廷机要室主任宦官(枢密使)王守澄,跟王守澄的智囊郑注,得到消息,暗中布置。李昂的老弟、漳王李凑,英明贤能,有很高声望,郑注命神策军总纠察官(都虞候)豆卢著,诬告宋申锡阴谋拥护李凑登极称帝(传统的“诬以谋反”手段)。王守澄报告李昂,李昂信以为真,勃然大怒,下令查办。王守澄打算派骑兵二百人立即屠杀宋申锡全家,皇家飞龙厰御马总监宦官(飞龙使)马存亮坚决反对,说:“如果这样的话,京师(首都长安)先乱!应该跟其他宰相共同讨论这件事。”(马存亮曾救十六任帝李湛,参考824年4月。)王守澄才停止行动。李昂派宦官传话,紧急召集各宰相到立法院(中书省)东门。宦官宣告说:“召见的人中没有宋申锡的名字!”宋申锡这才知道他已身陷重罪,望着延英殿,用笏版敲打自己头部,告退。各宰相抵达延英殿,李昂把王守澄的奏章拿出来传阅,大家面面相觑,全部呆在那里。李昂命王守澄逮捕豆卢著列举的主要关系人:亲王十六宅采购宦官(宫市品官)晏敬则,及宋申锡的侍从官(亲事)王师文等,到宫中审讯。王师文得到消息逃亡。贬宋申锡当太子宫事务署长(右庶子)。上自宰相,以及所有高级官员,没有人敢公开说宋申锡冤枉。只首都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崔瑄、最高法院院长(大理卿)王正雅,前后上疏,请求把人犯从宫廷监狱,移交政府司法单位调查审判,因此严重情形,稍稍和缓。晏敬则等都一一自动招认(这其中有过多少苦刑拷打,可悲),供称:宋申锡曾派王师文晋见李凑致意,结下异日的知遇之恩,全案确定。李昂召集太师(三师之一)、太保(三师之三)以下,跟中央各院部监署(台省府寺)全体首长,当面询问大家的意见。将近中午,监督院最高顾问官(左常侍,正三品)崔玄亮、御前监督官(给事中)李固言、监督院高级顾问官(谏议大夫,正四品下)王质、监督院初级监督官(补阙,从七品上)卢钧、舒元褒、蒋系、裴休、韦温等,请求再开延英殿,建议应把全案移交政府司法单位重审。李昂说:“我已经跟高阶官员讨论过了。”不断命他们退下,大家不退。崔玄亮叩头哭泣说:“杀一个小民还不

可不慎重,何况杀一个宰相!”李昂怒气稍稍平息,说:“我会跟各宰相再作商议。”于是命各宰相再度进殿,牛僧孺说:“人臣的最高官位,不过宰相,而宋申锡已是宰相,假如像指控的他另有企图,他不过仍当宰相,还要追求什么?宋申锡应该不至于如此。”郑注恐怕重审会使真相大白,态度软化,劝王守澄建议皇帝,不定大刑,只罢黜贬谪。遂贬漳王李凑当巢县公爵,宋申锡当开州(四川开县)军务秘书长(司马)。宋申锡最后死在贬所(开州【四川开县】)。

在这场权力倾轧的血腥窝里斗中,仍有人冒死刑或放逐的危险,坚持是非。千年以下,我们向马存亮、崔琯、王正雅、崔玄亮、李固言、牛僧孺等人,致最高敬意。没有这些人不自量力,用螳臂阻挡巨蟹,宋申锡满门男女老幼,早化成一摊血泥。为人申冤辩谤,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司马光诬陷牛僧孺

西川战区监军宦官王践言调回京师(首都长安),当宫廷机要室主任(知枢密),屡次报告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逮捕悉怛谋送给蛮族,使蛮族称心快意,关闭以后投降门路,不是好谋略!”李昂也感到后悔,抱怨副立法长(中书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牛僧孺决策错误。赞成李德裕的人,因而强调:“牛僧孺跟李德裕之间互相怨恨,嫉妒他为国立功。”李昂对牛僧孺越发疏远。牛僧孺心中不安,正巧,李昂登延英殿,对宰相们说:“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你们是不是有意于此!”牛僧孺回答说:“真正的天下太平,并没有特别突出的现象。现在的情势是:四方蛮族没有侵略,广大人民没有流散,虽然谈不上是太平盛世,但也勉强可称‘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就不是我们能力所可办到。”退朝之后,告诉同事说:“领袖对我们的责备和

期望,如此之高,我们怎么能长久地坐在这个座位?”遂不断上疏请求辞职。李昂批准,命牛僧孺遥兼二级宰相(同平章事,使相),充任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扬州】)司令官(节度使)。

司马光曰:“君王圣明,臣属忠诚,在上位的人发令,在下位的人服从,有才干的当权,邪恶之辈放逐远荒,礼仪实施,教育推行,司法清廉,政治和平,贼盗消失,战争暴乱平息,地方政府听命,四方蛮族敬畏,风调雨顺,农田丰收,家家户户,都很丰富,这就是太平景观。而在唐王朝末期,宦官专权,在宫内威胁君王,君王无法跟他们疏远。军阀割据,在外地欺凌中央,中央无法对他们控制。士卒们诛杀或驱逐统帅,反抗命令,独立自主,从没有人过问。战争每年都有,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一天比一天惨急!血肉白骨,纵横原野;纺纱织布的器具,村落中已再找不到。这种悲惨情况,牛僧孺竟称之为‘太平’,岂不是诈欺!当李昂(唐王朝十七任帝文宗)追求天下太平的最高理念时,牛僧孺正当宰相,前进只不过苟且偷安,博取君王的包容,窃取官位;后退则欺骗君王,蒙蔽人民,博得美名,世界上有谁的罪恶比他更大!”

司马光全力抨击牛僧孺自称“太平”,态度的激烈,前所未见。问题是,牛僧孺从来没有自称“太平”,而只自称“小康”,并且承认他没有能力达到“太平”之境,因之辞职去官。司马光却把牛僧孺从没有说过的话,硬塞到牛僧孺之口,然后万箭齐发。

但最奇怪的是,牛僧孺发现他能力不足而提出辞呈时,司马光却严肃地指摘他:“前进只不过苟且偷安,博取君王的包容,窃取官位;后退则欺骗君王,蒙蔽人民,博得美名,世界上有谁的罪恶比他更大!”是牛僧孺不辞职也不行,辞职也不行!无论政治家或政客,除非他犯了刑案,所谓政治责任,不过辞职,牛僧孺已经辞职,司马光还谴责不已,难道要牛僧孺从不曾出生?司马光也曾经辞职过,为什么就不是罪大恶极!

至少在这件攻击牛僧孺的评论上,司马光故意捏造证据,欺骗国家元首,诬陷无辜,使人震骇!

官员结党

宰相李宗闵向唐帝李昂抗议说：李德裕的任命已经发表，不应该随他的意变更。李昂遂再命李德裕当镇海战区（总部设润州【江苏镇江】）司令官（节度使），但没有遥兼二级宰相（兼平章事，使相）。当时，李德裕、李宗闵各自结党，对同党支援，对异党排挤，李昂深为忧心，常叹息说：“消灭河北（黄河以北）盗匪容易，消灭官员结党太难！”

司马光曰：“君子跟小人之互不兼容，犹如冰块和炭火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罐子里一样。所以君子当权则排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斥君子，这是自然之理。然而，君子当权，进用贤能，贬逐败类，居心公正，论证都是事实。小人则只称赞他所喜爱的，诋毁他所讨厌的，居心偏私，论证全属虚伪。公平而实在，称为‘正直’，自私而虚伪，称为‘结党’，全看领袖是否能够分辨。所以，英明的领袖在上，应该衡量部属的品德行为，再给他官职，考察部属的干才能力，再交付他工作；有功时奖赏，有罪时处罚；不受奸诈的人迷惑，不随谄媚的话改变，能够如此，结党营私的事，怎么能够发生！那些昏庸的领袖就做不到，有眼不能观察，有权不能判断，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一并进用，诋毁和赞誉混杂而来，决定的权柄不在君王，威福的根基暗中移到别人之手。于是，奸佞的人扬眉吐气，‘结党’的议论兴起。

“木材腐败就会生出蛀虫，醋变酸就会引来蚊蝇，所以政府官员结党，领袖应该责备自己，不应该责备部属。李昂假如忧心文武百官结党，为什么不调查：那些人所抨击、所赞誉的，是真？是假？所推荐、所贬逐的，是贤良？是奸邪？然后考察当权者的用心，是公？是私？当权者自己，是君子？是小人？假如他是真实、贤能、公正、君

子,不但要采纳他的建议,更应该重用他的人。假如他是诬陷、奸邪、自私、小人,不但要拒绝他的意见,还应该给他惩处。如果这样,即令是驱赶他,使他结党营私,谁又敢结党营私?不在这上努力,而只一味抱怨文武官员难以统治,好像不播种、不耕种,却抱怨田地荒芜一样。连政府中的结党营私都不能消灭,何况消灭河北(黄河以北)盗贼?”

在威权领导的社会中,人的思想陷于二分法模式,犹如孩子们看电视,常向大人询问荧光幕上人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儿童世界就是如此单纯。传统文化把政治道德化,人民遂被区分为两极:一是“君子”,一是“小人”。这种两极思考,使中国人的头脑越来越奇异,越来越辨识不出是非,甚至弄不清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历史上所有的理念斗争,儒家学派一律称之为“君子”和“小人”的道德斗争,而且坚称自己是“君子”,对方是“小人”——延伸为自己是“贤良”,对方是“奸佞”,自己“无党”,对方“有党”。最后,诉求帝王裁判(而不是诉求选民裁判),请帝王支持“君子”一方的“公道”和“大义”,也就是把“小人”的对方,逐出政府,或绑到刑场斩首。文质彬彬的大儒,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什么温柔敦厚,赤裸裸地露出凶相。这种互罩铁帽的卑鄙手段,往往使帝王哑然失笑,大家都是家奴,家奴的长相又都一样,狗咬狗,每只狗都一口毛,简直无法分辨谁真谁假,以及几分是真,几分是假。最后一视同仁,杀谁刚谁、赏谁贬谁,只看心里高兴不高兴。“君子”“小人”,不过政治斗争的一种制式工具,毫无意义。

有政府就一定有人结党,独夫式强势领导只能使结党隐形,不能根绝。二十世纪以来,国民党提出过梦幻口号:“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党外始终有党,而党内的派系倾轧,更是惨烈。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还不能消灭结党分派。

郑注的富民奇法

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凤翔】)司令官(节度使)郑注,常自负他有救世富民之才,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问他使人民富裕的方法,郑注回答不出来,只建议征收茶税,李昂遂命宰相王涯兼全国茶税总监(榷茶使)。王涯明知道不能这样,但又不敢违背,人民深受剥削的痛苦。

李昂问郑注如何使人富起来,郑注的办法却是加重茶税。无论如何,在那个一元化的农业时代,加税只能使人穷,怎么能使人富?连白痴都懂,只李昂不懂。人,稍有所蔽,再光亮的颜色都看不见,再荒谬的道理都听得进去!

“亲笔”的功能

甘露事变的第二天,文武百官进宫早朝,太阳东升,才开建福门(宫城南面西头第一门),守门禁军只准每人携带一个随从进宫,卫士钢刀出鞘,夹道而立,到宣政殿,门还没有开。当时,没有宰相、监察官(御史)出席,官员们已不能排列就位。唐帝(十七任文宗)李昂登紫宸殿,问说:“宰相为什么不来?”仇士良说:“王涯等叛变,囚禁监狱。”遂把王涯手写的自动招认的供状呈上,并召唤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令狐楚、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郑覃等到殿上审视。李昂悲愤得几乎无法克制,问令狐楚等说:“这是不是王涯的亲

笔?”令狐楚等说：“是的。”李昂说：“真这样的话，诛杀仍有余罪！”遂命令狐楚、郑覃晚上就住在宰相联合办公厅（中书）参与机要政务。又命令狐楚撰写诏书，把事变经过昭示中外。令狐楚叙述王涯、贾餗谋反的事时，用词空泛，仇士良大不高兴，令狐楚也因此不能擢升宰相。

面对一个政治犯写下的足以置自己于极端不利的自白书，只因是出于亲笔，就对它深信不疑的话，他如果不是一只天真的小白兔，就一定是一只心怀叵测的恶狼。小白兔不过轻信而已，恶狼则不然，他内心并不深信，但他却认为深信比不深信对自己有利。甘露事变中，李郑失败，李郑所引进的宰相在被捕之后，立刻坦承谋反，这种明显的自诬，连小白兔都骗不过。但李昂却“悲愤得几乎无法克制”。当初三任帝李治杀他的舅父长孙无忌时，就表演过这种节目（参考659年4月），如今重演一遍，使人拍案叫绝。在鲨鱼群眼中，这就是口供主义最引人入胜的功能，妙不可言。

群官屠灭

左神策军派士卒三百人，高举李训（李仲言）的人头充当前导，押解王涯、王璠、罗立言、郭行余；右神策军派士卒三百人，押解贾餗、舒元舆、李孝本，一起前往皇家祖庙（太庙）及农神地神祭坛（太社），像呈献畜牲一样行呈献仪式，然后押解到东市、西市，游街示众。命文武百官监刑，在独柳之下，全体腰斩，砍下人头，悬挂兴安门外。他们的亲属家人，不管远近亲疏，一律处死，连怀抱中的婴孩和无知的儿童，都不留一命。妻妾儿女逃过一死的，也都被没收到官府当奴仆婢女，围观的长安（陕西西安）居民，怨恨王涯增加茶税，有的诟骂，有的用瓦片石子向他投击。

甘露事变为历史提出一个浓缩的模式：在激烈夺权的窝里斗中，奇计百出的政客们发起飙来，既不要脸，又不要命！

王 沐

王涯有位远房堂弟王沐，家住江南（长江以南。王涯是太原【山西太原】人），年纪老迈而家贫如洗。听说王涯高居宰相，千里迢迢，骑驴到京师（首都长安）投奔，打算谋求县政府一个文书员（簿）或防卫员（尉）低微官职，逗留长安（陕西西安）两年有余，才见到王涯一面，王涯对这位远房堂弟十分冷漠。过了很久，王沐透过王涯心爱的家奴，才说出自己的希望，王涯允许派他一个小官，从此，王沐早晚都到王涯家宅，排班请安，等候差遣。禁军逮捕王涯全家时，王沐正巧也在那里，跟王涯同时腰斩。

胡三省曰：“王沐之陪伴送命，是躁进惹的祸。舒守谦之侥幸平安，是厚道余下的福。福祸的应验，上天岂会忘记。”

王沐先生，不过一个穷苦的乡巴佬，万里投奔凉薄的族兄，希望谋一个小差，糊口而已，天天排班，仰望家奴颜色，其情堪怜，哪里来的“躁进”？犹如一个失业老汉，冒着烈日酷暑、狂风暴雪，东街晋谒，西街应征，只希望找一工作，喂饱妻子儿女的肚皮，哪里来的“躁进”？腰斩之后，胡三省没有一句同情的话，反而嘲笑讽刺，这种冷血心态，使人冽冽生寒。至于舒守谦得以保命，不过一种侥幸，如果仅靠厚道就可以不遭横死，推理的结论必然是：凡横死的人，都非厚道之辈。这种逻辑，恐怕只有中国这个酱缸文化中才有。

李石装腔作势

甘露事变后,宰相联合办公厅(中书)只剩下空旷荒芜的断墙破屋,连桌椅都没有。江西道(首府设洪州【江西南昌】)、湖南道(首府设潭州【湖南长沙】),呈献一百二十人的衣服和粮食,供应宰相重组侍卫。新任宰相李石上疏拒绝,说:“宰相如果忠心耿耿,神灵都会保佑,即令遇到盗匪,也不会受到伤害。如果心怀奸诈,即令保护得密不通风,连鬼都会把他诛杀。我愿竭尽赤心,上报国家,仍应依照前例,用金吾卫(卫军第十一、十二军)士卒,作为前导就足够。两道所呈献的衣服粮食,请求他们停止。”李昂批准。

李石拒绝重组侍卫,炎炎大言,可贯天日,最后证明,他不过在那里故意地搔首弄姿。依照他阁下的说法,武元衡、裴度受到狙击,一死一伤,岂非“心怀奸诈,即令保护得密不通风,连鬼都会把他诛杀”!再想不到,稍后不久,李石遭受暗箭攻击(参考838年正月),吓得胆破心裂,连宰相都不敢再干,岂不反证他并不忠心耿耿,所以神灵不佑!他如果老老实实在地说:“宰相警卫,中央自会负责,地方政府盛情,体制上不便接受!”岂不更好!很多人不喜欢真话真说,一旦认为厄运绝不会罩到自己头上时,就忍不住装腔作势,以示不同凡品!于是乎,忽然间厄运降临,就把自己陷于难堪窘困之境。

维州事件

843年,宰相李德裕追究维州(四川理县)守将悉怛谋(怛,音 dá【达】)事件(参考831年9月),上疏说:

“维州(四川理县)位于高山绝顶之上,三面江水环绕,是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重要门户,也是中国军事上向吐蕃进兵的孔道。当初,河西(甘肃)、陇右(青海东部)同时沦陷,只维州(四川理县)仍然独存,为中国固守。吐蕃暗中把一名妇女嫁给此州守门官吏,二十年后,她所生的两个男孩,都长大成人,暗中打开城门,迎接吐蕃军夜晚进入,城遂陷落,吐蕃称之为‘无忧城’,自此之后,吐蕃南方无后顾之忧,才得以全力经营中国西部边疆,攻击京畿(首都长安),历代皇帝都为此饮食不安。八世纪九十年代,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成都】)司令官(节度使)韦皋准备收复河湟(甘肃及青海东部),因为必须先行收复此城,才能开始。于是发动精锐大军,强行攻击,苦战数年,虽然生擒论莽热而回,但维州城垒坚固,竟无法攻克(参考802年正月)。

“我最初到西蜀(四川)时,对外宣扬国威,对内整顿边防军备,维州(四川理县)信服我的号召,空城归降。我一接受他们的要求,南方蛮族震动慑服,山西八国(成都西方群山八【九】个部落,参考793年5月),都愿归属,吐蕃所辖合水、栖鸡(二城均在四川茂县西北)等城,丧失保障,势将陆续归降,中国就可以减少八个重镇的兵力,坐在那里,收复一千余里的帝国旧土。而且,维州(四川理县)没有归降的前一年(830年),吐蕃曾经围攻鲁州(河曲六蛮州之一,参考786年12月),哪里来的信守盟约?我在受降之初,曾经指天发誓,当面向悉怛谋等承诺:转奏陛下,定对他们各有赏赐。

“可是,当时排斥我的官员(指宰相牛僧孺),无缘无故,妒火中烧,诏书颁下,命我把悉怛谋等全部逮捕,交还给吐蕃,任由他们屠杀。我岂能忍受断送三百余人的性命,抛弃信义、苟且偷安!屡次上疏陈述,乞求怜悯赦免,而诏书严厉急切,终于把他们捆绑送回。悉怛谋等脚镣手铐,刑具满身,用竹筐抬起,当抬他们上路的时候,他们呼冤叫屈,哀号痛哭,文武官员面对着我,无不哭泣流涕。吐蕃将领更向押解的士卒嘲笑说:‘他们已经投降中国,送回来干什么?’于是就在中吐边界之上,用残忍的手段,把投降的人全部诛杀,用以阻吓内部的叛离,甚至将婴儿高抛到半空,下面用枪尖承接。

“断绝境外效忠归顺的道路,使凶暴的敌人大肆称心快意,自古迄今,从没有发生过这种惨事,虽然时间已过去一纪(十二年为一纪),但影响可达千年。我建议追溯奖励已死的忠魂,对各人予以褒扬赠官。”

唐帝(十八任武宗)李冲,下诏追赠悉怛谋当右卫(卫军第二军)将军(从正三品)。

朱桂曰:“李德裕果然是文学高手,以写作而论,这份维州事件的奏章,真是一篇动人心弦的文学创作,无怪乎世人受它的迷惑。李德裕这份奏章,主要目的在陷害牛僧孺,正巧因刘稹兵变,才抛弃利用维州,而采取另一种更恶毒的手段。

“维州(四川理县)在成都西北,岷江西岸,杂谷河(注入岷江)北方,邛崃山高踞西境,岷山高踞北境,九顶山隔岷江高踞东境,三面都是三千五百公尺以上的崇山峻岭,仅东南沿杂谷河一线,曲折而到成都(维州至成都航空距离一百三十公里)。由成都前往吐蕃王国,有两条道路可走:一由成都西南行,经新津(四川新津)、邛州(四川邛崃)、雅州(四川雅安),横越大渡河,进入吐蕃国土;一由成都沿岷江东岸北行,经过茂州(四川茂县)、松州(四川松潘),横越岷山,再进入吐蕃国土。两条路都不经过维州,只因维州西方的邛崃大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稍北的大雪山,更是‘终年积雪如玉’,插翅难飞。即令上述两条道路,也不适合大军行动:由松州(四川松潘)出

境,必须翻过岷山、西倾山、积石山、巴颜喀喇等巨山;由雅州(四川雅安)出境,则须翻过邛峰山、折多山、大雪山、宁静山等巨山。而诸山之间,都紧夹着从北向南奔腾倾泻的急流,那种艰难险阻,绝不是坐在舒适的政府大厦里的官员,所能想象。维州对外交通,除了东方可到汶川(四川汶川)外,只有沿杂谷河西北,穿过邛峰山区,抵达小金川(流经四川小金注入大金川),然而这也是采药人所走的羊肠鸟道,大军无法通行。吐蕃每次攻击维州,都由松州(四川松潘)南下。763年,也是先攻陷松州(四川松潘),再攻陷维州(四川理县)和天保军(理县西北)。维州对成都的安全,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强调它是‘中国进兵西藏的要道’,则是诈欺。中国军队既不能横越万重高山向西出击,而松州(四川松潘)当时仍在吐蕃之手,又怎么能通过它北伐?李德裕说:‘河西陇右全都陷落,只维州仍存。’事实上,维州于763年跟松州(四川松潘)同时沦陷,并没有‘仍存’(参考763年12月),而在此之前,吐蕃已经攻陷京师(首都长安。参考763年10月),用不着先得到维州,才能东进。当时,中央可曾用维州牵制吐蕃?河西陇右的丧失,不由于先失维州,而九世纪五十年代之收复河西陇右,也不因先收复维州。试考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可曾有谁率军由维州(四川理县)进入吐蕃?

“李德裕奏章中最有趣的是:吐蕃嫁女给维州(四川理县)守门官吏,诚是传奇中的传奇,神话中的神话。维州跟松州(四川松潘)、保州(理县西北)于763年12月同时沦陷,都由于军备废弛,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高适坐视不救,难道其他二州是被攻破,只维州独有内应?自763年上溯二十年,应是743年,当时皇甫维明、王忠嗣、哥舒翰,正在青海湖大破吐蕃军,彼时吐蕃怎能预知日后中国有安史之乱,竟能全部占领河西陇右,因而暗中把女儿嫁给万山之外的维州守门官吏?又怎能预知她必定生下儿子?即令生下儿子,又怎敢肯定他们一定顺从娘亲通敌,而不顺从老爹尽忠?事实上吐蕃对维州并不重视,李德裕强调:‘悉怛谋不久就率一城军民,连同州政府印信以及铠甲武器,塞满道路,空城向我归降。’空城是何等壮观,而这空

城壮观不过三百人而已,当时吐蕃驻防松州(四川松潘)的国防军却有二千八百人,维州是不是十分重要,本身已作说明。

“无论‘牛党’‘李党’,都坚持诚信,问题是:李德裕所守的是政府官员对归降人士所作的承诺,一旦拒绝受降,是迫使他个人失信于悉怛谋。而牛僧孺所守的,则是皇帝命宰相跟吐蕃使节论讷罗,所签的正式国际条约,中国并派刘元鼎当特使(参考821年9月),代表中国,前往吐蕃再度立誓,祭告天地,歃血结盟,并且把盟约刻在石碑上,公告天下,共同遵守。这两种诚信,哪个轻哪个重?如果必须背弃其中之一时,哪一个应该背弃?当王宰自作主张,收受刘稹降表时,李德裕上疏斥责:‘只可使王宰失信,不可伤害中央尊严!’(参考844年正月。)为什么李德裕不可失信而王宰可失信,为什么李德裕当宰相,中央就必须维持尊严,牛僧孺当宰相,中央要维持尊严时,就变成妒贤害功?李德裕对杀降之事,表现得痛心疾首,所以指出:‘从前,白起杀降,终招杜邮(陕西西安西北)大祸;陈汤被贬谪,是替郅支单于报仇。’李德裕奏章写于843年,而第二年(844),中央讨伐刘稹,诏书明确公告:‘昭义战区将领中,如果能舍弃叛徒,归顺中央,率军投降,中央一定厚厚赏赐;如能生擒刘稹,当另行加授给他采邑,酬劳功勋。’可是等到郭谊等杀了刘稹投降,李德裕却把郭谊以下降将全部处斩,又命降将李丕等,写出刘稹同党,甚至连新任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卢钧,都认为杀得太滥。此时,李德裕又怎么没有白起、陈汤的前车之鉴!

“李德裕强调维州一旦归降中国,吐蕃立即破胆。吐蕃王国版图,平方万里,武装部队数十万,当中国国力最强之时,皇甫维明攻破洪济城(参考743年4月),王忠嗣在青海湖传出大捷,哥舒翰强夺石堡城(参考747年10月),为什么吐蕃没有破胆,而维州三百人投降,却恐惧得非破胆不可!牛僧孺警告说:‘吐蕃在蔚茹川(宁夏固原北)集结战马,东出平凉阪(甘肃平凉东南四十里铺),一万人骑兵攻击回中(甘肃泾川境),理直气壮,不过三日,就到咸阳桥。’当时吐蕃重兵驻扎原州(宁夏固原),由平凉阪(平凉东南四十里铺)不到一天,就可抵达泾州(甘肃泾川。原州与泾州航空距离六十公里),由

泾州(甘肃泾川)东南下,经过邠州(陕西彬县)、乾州(奉天【陕西乾县】),抵达咸阳(陕西咸阳),骑兵恰是三天行程,而驿马车则只需一日(泾州与咸阳航空距离一百八十公里),牛僧孺丝毫没有危言耸听。当国力不振之时,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不可不特别慎重。

“李德裕以西川战区(总部设成都府【四川成都】)司令官(节度使)的身份,站在他的岗位上,当然希望接受悉怛谋的归降,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及后世爱国读者,基于民族感情,也赞成接受。但牛僧孺不同,他位居中央领导人岗位,一身系国家的安危,不能不统筹全局。如果万山之外得到一个维州,却招致敌骑近逼京师(首都长安);为维护三百名降人的性命,而使百万中国人丧生,哪一个轻,哪一个重?哪一个利,哪一个害?怎么可以毫不计算。倘若牛僧孺闭口不言,则真成了乡愿。为国家献身的人不顾自己,图谋大事的人不贪小利,牛僧孺对于他的职责,完全没有遗憾。(姑且举一个近代史上的例证作为说明:甲午中法之战,李鸿章评估当时形势,深知国力不足,竭力主张忍耐让步,可是诸如张佩纶之类的清流,叫嚣呼喊,讥讽攻击,一口咬定李鸿章懦弱卖国。结果,战端一开,在马尾抱头鼠窜,只剩下一只靴子的,正是张佩纶。)讨论国事,必须为大局着想,本位主义只会坏事。国力没有充实之前,不可轻率地挑起战争,李德裕打算‘派生羌部落三千人,焚烧十三桥,直捣吐蕃心脏(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市】)!’真不知他怎么翻越过横断山脉,真正是痴人说梦。当时宦官专政于内,军阀割据于外,怎么可以轻率地横挑强敌。牛僧孺如果为自身利害,批准李德裕的奏章,后果难道还能想象!”

最高正义一定符合最大利益,最大利益也一定符合最高正义。孟轲的“义”“利”之辨,不过一堆腐儒挤在一起咬文嚼字。董仲舒之后,二者更被激化,更被尖锐对立,以致朱熹批评维州(四川理县)事件时,竟然说出这样精神恍惚的话:“牛僧孺论点正大而心中有私,李德裕论点诡异而心中公正。”就心论事,而不就事论事,真理遂被埋没。司马光把一件国际事务的“利”“害”判断,引入抽象化的“义”“利”之争,就不得不信口开河,远离主题。王夫之充满种族歧

视,仇恨践踏爱心,不时显露杀机。他支持李德裕的西进论,但是他对维州地势,却全不了解,所强调的“韦皋一次战胜,而陇右的灾患平息”,颇像舞台上的“数来宝”,比“游辞”还差。

维州(四川理县)之必须放弃,只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力量响应吐蕃万一发动攻击时的变局,所以我同意朱桂的见解。只除了一点:他认为“送还俘虏,或杀或赦,权在吐蕃”。我不认为如此,三百人性命的重要,超过一个城池,中国可交还城池,不可交还降民;即令可交还降民,但必须得到吐蕃的确实承诺:不加杀戮。否则,就应拒绝遣返。我们不能保证吐蕃不翻脸,但在一个土地比人命值钱的年代,吐蕃又得到收复失地的颜面,有接受这项条件的可能性。如果是牛僧孺坚持非连人也遣回不可,那才是他应受严厉谴责之处。生命尊严,不可以随便摧残。

吴湘冤死始末

847年,前永宁(河南洛宁北)县政府防卫员(尉)吴汝纳,向中央提非常上诉,陈述他的老弟吴湘所犯的并不是死罪,说:“李绅跟李德裕互相勾结,欺骗武宗(十八任帝李炎【李瀍】),冤杀我的老弟,请求召回江州(江西九江)户籍官(司户)崔元藻(当年任行政监察官【监察御史】),负责调查此案(参考845年正月),等候对质。”

唐帝(十九任宣宗)李忱,命总监察署(御史台)对吴湘事件重审奏报。总监察署(御史台)奏报说:“据崔元藻列出的吴湘受冤情形,跟吴汝纳诉状相同。”李忱下诏,把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三)、东都(洛阳市)办公的李德裕,再贬为潮州(广东潮州)军务秘书长(司马)。

吴湘之死,看起来像是党派斗争下的产物,实际上不过是李德裕

个人为了泄愤,制造出来的一场冤狱。吴湘受贿部分,依照《唐律·杂律》第一条:“因受赃定罪,一尺笞二十,八匹加一等,十匹徒刑一年,十匹加一等,最高徒刑三年。”《职制》第五十条:“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共犯,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明显看出,吴湘罪不至死。强娶民女部分,依《户婚》第三十七条:“诸监临之官,娶所监临女为妾者,杖一百。”也罪不至死。何况岳父大人颜悦先生,曾当过官,岳母也是世家出身,依当时解释,都不是平民,所以此部分根本无罪。

李德裕之所以一定要把吴湘置于死地,主要原因是吴湘的叔父吴武陵种下的祸根。史书记载:吴武陵性情暴躁,行为轻佻,跟若干达官贵人,都发生过冲突。有一次,尚是“举人”(被保荐到京师参加“进士科”考试的知识分子)的吴武陵,晋谒已当了州长的李吉甫,希望得到一点物资帮助。李吉甫态度倨傲,吴武陵大怒,遂把李吉甫的老爹当年落魄时,晋谒宋甄,宋甄架子奇大,李老爹吟诗求情,宋甄才送了点薄礼,打发李老爹一事,写在一篇文章里,再度投递。李吉甫大为惶恐,唯恐这项糗事传播出去。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召见吴武陵,送了一份厚厚的馈赠。后来,李吉甫当宰相,崔郾主持全国最高考试,已内定录取二十七人,李吉甫问:“吴武陵考得怎么样?”主管官员揣摩心意,认为宰相关心旧日老友,兴高采烈地回答说:“吴武陵已经及第。”正在这时候,钦差宦官驾到,传达皇帝命令,互相揖让就座,崔郾拿出草榜,填上吴武陵名字,呈请宰相过目。李吉甫说:“吴武陵是一个粗汉,怎么能允许他上榜?”但已无法更改。

吴武陵向李吉甫“打秋风”不能如愿,竟利用李吉甫的隐私勒索,格调不高,而李吉甫却企图断绝那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的唯一生路,作为报复,行为也属下流。以后互相格斗,虽然史书不载,可能更为激烈。但这只是吴武陵一个人的冒犯,李德裕竟把仇恨延伸到吴武陵的侄儿身上,使人出汗。

李绅有一首著名的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殍,粒粒皆辛苦!”仁人慈心,跃然纸上。何以到了最后,一旦当了一条摇尾狗,就不惜用别人的性命,来换取自己的官位?观察一个人,切记:只可看他做什么,不可只看他说什么和写什么!

河州之役

吐蕃王国(西藏)变军首领论恐热在河州(甘肃临夏)扎营,鄯州战区(总部设鄯州【青海乐都】)司令官(节度使)尚婢婢在河源军(青海西宁)扎营。鄯州将领们打算发动攻击。尚婢婢说:“不行!我们不断获得胜利,一定对敌人心存轻视。而他们穷途末路,只有以死相拼,这时候发动攻击,结果一定失败。”各将领不接受。尚婢婢知道结局是什么,就在黄河桥头筑垒,严阵以待,大军果然失败。尚婢婢收拾残余部众,焚烧桥梁,退回鄯州(青海乐都)。

一个大军统帅,明知道发动攻击一定失败,却无法阻止将领们发动攻击,恰恰说明这个统帅没有统御能力,不堪胜任他的工作。史书上对尚婢婢太多赞扬之辞,使人相信他是韩信再生。河州(甘肃临夏)之役是一次严格考验,他不过一个平常之辈!

李德裕为复仇而活

849年,崖州(海南琼山)户籍官(司户)李德裕逝世(年六十三岁)。

《周秦行纪》不是牛僧孺的作品,理由十分明显,纵是天下第一驴蛋,也不至在手无寸铁之时,写出使自己全族陷于屠灭、直接冒犯在位皇帝的淫秽文章。当李党于九世纪三十年代,拿这篇文章作为证据,向十七任帝李昂发动诬陷时,李昂一眼就看出破绽,说:“一定有人栽赃,牛僧孺是德宗(十二任帝李适)在位时的进士,怎么敢称德宗(李适)是沈老太婆的儿子?”幸亏李昂明白,否则牛僧孺全族,那时候就成一堆白骨。很多人考证,《行纪》是李德裕同路人韦瓘执笔,李德裕则据此而主张杀尽牛家人丁。自己伪造证据,再自己举发,朱桂称之为“狐埋狐搯”,可谓洞穿心肺。

我们把《周秦行纪》及《周秦行纪论》,全篇抄录,而不零碎引述,就是希望读者对全文有完整印象,以判断是非。官场文化中一种现象:当政治斗争一旦白热化,一定会升高到“诬以谋反”层面!牛僧孺不过一个谨慎小心,既没有能力,又没有担当的和稀泥型官僚政客而已。李德裕强悍干练,行事有方,自超过牛僧孺百倍,牛僧孺虽一度挡住了李德裕的仕宦之路,但他并不犯死罪,李德裕用尽千方百计,一击不中之后,又要用维州事件陷害,再次一击不中之后,更加抓狂,索性诬陷牛僧孺跟昭义战区(总部潞州)叛军勾结。西汉王朝有“腹诽”之刑,李德裕更发明“叹息”有罪,最后凶性大发,索性警告皇帝说:牛僧孺即令他自己不叛变,他的子孙也会叛变,为了消灭后患,斩草除根,要求对牛僧孺全家作预防性的屠杀,连怀抱中的婴儿都应处死。苍苍者天,这就是所谓的“正人君子”!

秦桧陷害岳飞,家属不过贬谪,李德裕陷害牛僧孺,却连妇女、儿童,以及牛僧孺的朋友,都要死在钢刀之下。最冷血的是,李德裕在被放逐到崖州之后,仍写下《行纪论》之文,希望别人代他动手,万计俱穷之后,只好一口咬定二百四十年后,牛姓后裔定会篡夺政权。而二百四十年后的1089年,正是宋王朝七任帝赵煦在位,姓牛的并没有坐上宝座,而且直到二十世纪结束,也没有一个姓牛的朋友当上皇帝,李德裕却企图用一个遥远预期的谋反行为,煽动别人蠢血沸腾!如果当时真的把牛家屠灭,李德裕还可能大肆庆幸消灭灾难于未然!

而在昭义战区,并没有搜出牛僧孺书信,李德裕明知如此,却在《周秦行纪论》中斩金断铁地说搜出书信。李德裕是为复仇而生、为复仇而活,用心之卑鄙恶毒,使人强烈地想唾他的脸!

张义潮

沙州(甘肃敦煌)警备区司令官(防御使)张义潮出军扫荡从吐蕃王国(首都逻些城【西藏拉萨】)手中夺回的瓜州(甘肃安西)、伊州(新疆哈密)、西州(新疆吐鲁番东)、甘州(甘肃张掖)、肃州(甘肃酒泉)、兰州(甘肃兰州)、鄯州(青海乐都)、河州(甘肃临夏)、岷州(甘肃岷县)、廓州(青海化隆),总共十州。派他的老哥张义泽,携带十一州(连同沙州)地图及重要档案,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晋见,于是河湟(甘肃及青海东部)土地,全数回归中国版图。

中国内乱,河湟万里,于一夜之间,陷于吐蕃(西藏);吐蕃内乱,河湟万里,也于一夜之间,回归中国。溯自八世纪五十年代覆没,直到九世纪五十年代收复,恰恰一百年,张义潮虽是时势造成的英雄,但英雄毕竟是英雄,假如他割地自保,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对他固无可奈何。始终心怀祖国,他给我们的是一个尊严的榜样。

鸡山惨案

三川特遣兵团总作战司令(三川行营都知兵马使)王赞弘,讨伐鸡山(四川营山境)变民,全部平定。

当时,山南西道战区(总部设兴元府【陕西汉中】)司令官(节度使)封敖奏报说:“巴南妖贼(指蓬、果二州变民,二州都在川、陕交界大巴山脉以南),言辞凶恶无礼,冒犯皇家。”唐帝(十九任宣宗)李忱听到,怒火烧得几乎发疯。宰相崔铉说:“他们都是陛下的子民,只因饥寒交迫,在高山深谷间,偷盗玩弄陛下的武器而已,根本没有资格劳动中央大军,政府只要派一个使节前去安抚,就可以平息。”李忱遂派首都长安(西安市)特别市副市长(京兆少尹)刘潼,前去果州(四川南充)慰问安抚。变民都抛下弓箭,向他叩头,请求归降。

刘潼回到果州(四川南充)宾馆,而王贇弘会同钦差宦官似先义逸(似先,复姓)率军已抵达鸡山山麓,竟发动突击,把已投降的变民全部屠杀。

可怜的鸡山变民——不过一群失去土地、饥寒交迫的农夫农妇而已,他们受刘潼先生感动,双膝下跪,叩头投降,等候救济。但等到的却是政府军无情屠杀,使人涕泪滂沱。

韦廙事件

农林部长(司农卿)韦廙,渴望出任夏绥战区(总部设夏州【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司令官(节度使),有一个法术师得到消息,到韦廙家门求见,保证说:“我最精通的是祭祀星辰,祈祷神灵,无论求官求财,没有一件事不使你满意。”韦廙相信,就在夜晚,在院子里设立祭坛,法术师说:“请你把你所想得到的官位,亲笔一一写出!”法术师在拿到那张字条后,霎时翻脸,仰天大号说:“韦廙阴谋叛变,命我祭祀天神!”韦廙全家下跪叩头,哭泣哀告说:“一百口人的性命,求山人恩典!”把家中所有金银珍宝,全部馈赠给法术师。法术师遂一夜之间,成为巨富。可是,平常看惯他清寒装束的巡逻警察,见他忽然

间衣帽一新,华丽耀眼,认定他定干了强盗勾当,于是把他逮捕,追查金钱来源。法术师情急,招供说:“韦陞请我祭祀天神,我打算告发他,他用家产求我!”主管单位奏报皇帝。李忱召见韦陞,当面盘问,完全了解受害情形,告诉宰相说:“韦陞是京师(首都长安)城南世家,拥有高贵门第(当时,城南韦杜两大家族,住处分称“韦曲”“杜曲”),被恶人诬陷,不要叫狱卒对他凌辱。”立刻把法术师交给首都长安(西安)特别市政府,乱棍打死。韦陞贬永州(湖南永州)军务秘书长(司马)。

肃清贪污、根绝勒索,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追查财富来源,一个人的开支如果超过他的合法收入,多余的钱,一定来自非法。调查开支,比调查银行存款或珠宝房产,要容易得多。一个月薪一千元的家伙,竟购买一只价格十万元的钻戒,或购买一座价格一百万元的房舍,他就必须解释钱从哪里来。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香港政府成立“廉政公署”,就用这种方法,使举世诟病的贪污政治,焕然一新,香港因之成为海外少数以中华人为主,而官员却相当清廉的地区。希望有一天,中国本土也能实施这种早在九世纪韦陞案中,就证明有效的肃贪手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清廉的政府。

应不应向侄儿叩头

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李景让上疏说:“穆宗(十五任帝李恒)是陛下的老哥,敬宗(十六任帝李湛)、文宗(十七任帝李昂)、武宗(十八任帝李瀍),都是陛下的侄儿。陛下向老哥叩头还可以,难道向侄儿也叩头?而且这样的话,也使陛下不能祭祀七代祖先(仅老哥和侄儿就占了四代),所以四位皇帝的牌位,应迁出皇家祭庙,

而迎回代宗(十一任帝李豫)以下的牌位(参考846年6月)。”李忱命文武百官讨论,很久都无法作出结论,才算停止。当时的人因此看不起李景让。

儒家学派的丧礼、葬礼、祭祀,真是博大精深,一辈子都弄不通,它的繁文缛节和违反人性,更是造成社会争端的主要原因,十一世纪的“濮议”,十六世纪的“大礼议”,都使人叹为观止。即以李景让认为叔父不应向侄儿叩头,竟受到当时一些人轻视,奴性之深,应算是儒家文化一大奇观。

唐王朝的皇帝服毒求寿

859年,唐帝(十九任宣宗)李忱,吞服医师李玄伯、道士虞紫芝、隐士王乐的药,背上长出大疮。不久溃烂,日夜睡在寝殿,宰相以及政府官员都不能见面。

唐王朝很多皇帝,包括英明盖世的李世民,都死于道教的长生不老仙丹,他们用自杀方法,去追寻健康和长寿!吞食毒药,好像吞食糖果。奇怪的是,前人的失败对后人竟然毫无影响,谁要是告诉他真相,反对他吞食毒药,他可能把这个救命恩人,恨入骨髓。连野兽都不会犯的错误,豺狼一旦发现猎人的饵是有毒的,它绝不会再吃,还会阻止小狼吃。只唐王朝的皇帝老爷,屡犯不改,而且代代相传,越犯越勇。

从四世纪晋王朝开始到九世纪唐王朝末叶,是道教外丹术盛行时期,他们用铅、汞之类重金属,和硫、砷之类的化学元素,当作仙丹,而完全不管它们所含剧毒,像铅,即令吸收一点点,也会在体内凝聚,引起慢性中毒,轻则改变一个人的性情,重则瘫痪不起,神经错乱。

而汞中毒更为惨烈,首先是口腔麻痹、四肢麻痹,接着是中枢神经损害,肌肉抽搐痉挛,失去平衡。硫、砷更能迅速致命。以这些为主的道教仙丹,连道教自己的高士,都不敢下肚。孙道胤已经炼出“仙丹”,可是自己不肯下肚。名震天下的陶弘景,还严加斥责说:“世界上哪有白昼升天的仙人!”不过,晋王朝的知识分子和唐王朝的皇帝,却深信不疑。皇帝紧闭深宫,临死时是什么模样,外人不知,史书更语焉不详。但我们却可引述两段文字记载,代作说明:一是韩愈撰写的《李于墓志铭》,记载李于在吞服仙丹后:“往往下血,经四年而毙命。”一是国务院工程部长(工部尚书)归登,自述吐血十年的惨景:“有如烧红的铁棍,从头顶直插,像火炭一样强行而下,火焰焚烧七窍,狂痛如割,哀号大哭,乞求一死。”我们可以想象唐王朝那些尊贵的皇帝老爷,在宫中受的是何等酷刑!世间的事,往往如此,有一百个理由绝对不可做的事,只要有一个理由动心,就会全力以赴!那个理由不过是可告人或不可告人的一点私欲而已,能不毛骨悚然。

李忱小太宗

唐王朝十九任帝(宣宗)李忱,性情聪敏,明察秋毫,又沉默寡言,判断中肯,执行国法,大公无私,接受臣属的劝告,自然得如同流水,非常看重官位,珍惜赏赐,虔敬谨慎,俭省节约,爱惜人民的物力财力,所以在位时的施政,直到十世纪初期唐王朝灭亡,人民对他仍十分赞美,称之为“小太宗(二任帝李世民)”。

李忱是唐王朝最好的君主之一,《旧唐书》称他:“使权豪敛迹,奸臣畏法,宦官收敛,刑政不滥,贤能致用,十余年间,颂声载路。”但因他排斥李德裕之故,李党把他批评得一钱不值,甚至认为唐王朝之亡,亡于李忱,暴露出李党本质的凶恶。

任何一个王朝,代代相传,帝王质量一定一蟹不如一蟹,再高的聪明才智,跳不出他的环境,东方式的宫廷生活,更只能使人堕落,不能使人长进。李忱幸亏早年并不如意,对帝国才有这样的贡献,使唐王朝的灭亡不致提早来临。他的儿子李漼、孙子李儼,才是摧毁帝国的杀手。李忱的“大中之治”,虽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然而,即令是回光返照,也带给中国人十三年的和平。从此之后,直到《通鉴》结束后的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百二十年间,每年都充满血腥屠杀,使人越发怀念这十数年的幸福岁月。

新设定边战区

凤翔特别市(陕西凤翔)副市长(少尹)李师望上疏说:“雋州(四川西昌。雋,音 xī【西】)地位重要,控制大礼帝国(首都苴咩城【云南大理】,苴咩,音 jūmiē【居灭平声】)的门户。成都(西川战区总部所在府)道路遥远,难以应变。我建议另成立定边战区,在雋州(四川西昌)驻扎重兵,而把总部设在邛州(四川邛崃)。”中央政府认为合理,遂命李师望当雋州州长,充任定边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兼眉州(四川眉山)、蜀州(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雅州(四川雅安)、嘉州(四川乐山)、黎州(四川汉源)等州行政长官(观察使),及各蛮族部落管理总监,兼各战区道特遣兵团及军政总监等官职(这一连串官衔读起来真得喘一口气)。李师望企图完全控制一个地方政府,所以提出这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建议。事实上,邛州(四川邛崃)距成都才一百六十华里(航空距离七十公里),雋州(四川西昌)、邛州(四川邛崃)之间却远达一千华里(航空距离三百二十公里),李师望欺上瞒下,都是如此。

传统史书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地图(《二十六史》及《资治通鉴》原

书,就没有一幅),不但没有地图,司马迁于公元前一世纪便创造的列表格式,以后也被废弃不用。历史学者迷信文字万能,以致一页表格或一幅地图,就可以说明的事,宁可写上三十页,而结果仍说不清楚,尤其关于疆域方面的记载,好像痴人徜徉云端。知识分子创造力严重退化,才留下如此不堪的痕迹。

唐王朝政府大概没有一幅边疆地图,即令有,官员也懒得一看,否则,对李师望的荒唐建议,摊开地图瞄上一眼,便可了然,何至被愚弄得团团乱转。时至二十一世纪,仍有视历史为畏途的学生,恐怕就跟没有地图有关。

周 重

变军领袖庞勋攻陷彭城(江苏徐州)。一位名叫周重的人,平常非常自负他的才干和智谋,庞勋迎接他到行政长官公署,尊为上宾。周重替庞勋起草奏章,声称:“我现在所有的战士,都来自西汉王朝皇家兴起的地方(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在徐州所属的沛县聚众起兵)。数年之前,只因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克扣军饷,剥削军粮,刑罚赏赐,失去公平,以至发生追逐事件,而陛下却撤销战区,消灭全军(指“银刀部队”事件,参考862年8月),有的丧生,有的流窜,冤滥横死,不计其数。而今听说对本道又要诛杀屠灭,将士难忍悲愤,推举我暂时代理后补作战司令(权兵马留后),用以统御十万大军,安抚四州土地(四州:徐州【江苏徐州】、宿州【安徽宿州】、濠州【安徽凤阳】、泗州【江苏盱眙淮河北岸】)。我曾经听说:‘抓住有利的机会,乘势而起,是当帝王的资本。’我见到机会就立刻抓住,遇到变化决不犹豫。敬乞神圣恩慈,赐给符节印信。不然的话,我就挥动刀枪剑戟,前往皇宫朝见,相信那一天不会来得太晚。”

庞勋此时已处绝境,唯一可以活下去的希望,是立即想办法跟附近的割据军阀,取得联系,缔结同盟;和立即贿赂及说服中央当权人物,向皇帝苦苦哀告,要求赦罪。这样做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此之图,却写出如此高姿态的奏章,除了刺激中央更为愤怒外,不会有任何效果。中央此时仍有强大优势,岂能接受恐吓。而且即令中央想自动下台,这份高姿态的奏章,也把台阶拆除。信函,唯恐伤人。这位浅薄如纸的周重,平常自负他的才干及智谋,看起来不过一个大言不惭,只会发泄发泄情绪,出出一己鸟气的文痞而已。

庞勋招兵

庞勋招兵买马,民众贪图入伍后可以大肆抢劫掠夺,于是争着应募,甚至老爹送他的儿子,妻子鼓励她的丈夫,没有武器,大家就砍断锄头,把木棍削尖,拿着它前往投军。

庞勋招兵,暴露出九世纪六十年代人性的严重堕落,对忠义的认知,从此一笔勾销。人只想到自己削尖的锄杆刺进别人的咽喉,却想不到别人削尖的锄杆也同样会刺进自己的咽喉!老爹鼓励儿子、妻子鼓励丈夫踊跃从军,不是为了保乡卫国、反抗暴政,而是为了烧杀劫掠和自己一样贫苦甚至更贫苦的农夫小民。贪婪一旦进入无耻之境,反弹一定残酷无情,整个社会都要承担恶果。此后一百年之久使人酸鼻的种种灾难,早在这里种下恶因。

父亲向儿子跪拜

庞勋命他的老爹庞举直当最高统帅(大司马),跟许偁等留守徐州(江苏徐州),有人说:“将军正在宣扬盛大的兵威,不可以因父子之情,失去长官与部属之间的礼节。”于是命老爹庞举直用小细步跑到大庭中央,跪下向庞勋叩头,做儿子的庞勋则骑在马上,手按马鞍,坦然接受。

儒家文化中,人有亲疏等级的划分,根据这项人为的划分,一种势利眼,和不平等的伦理观念,深入骨髓。庞老爹竟向儿子下跪叩头,以及连刘邦的老爹都不敢接受儿子的请安(《史记·高祖本纪》:刘邦每隔五天朝见老爹一次,像普通平民家人一样行礼。管家警告刘老爹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领袖,皇上虽然是你的儿子,但却是全国最高领袖,你虽是老爹,仍是臣属,怎么可以让领袖拜见臣属,这样的话,威令就无法执行。”后来,刘邦又来请安,乡巴佬老爹,跪在门口,一步一步退回屋内,刘邦大吃一惊。老爹说:“皇上容禀,你是领袖,怎么可以因我的缘故,破坏国法?”),唯一的原因不过是儿子的官比老爹高,权比老爹大。直到二十世纪,用官阶或财富来对人定位,仍是中华文化的一项传统,严重地扼杀民主和法治。必须建立人格的独立,人,生而平等,生而有尊严,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的零件。有这样的共识,才能脱离对“官”和“钱”的痴迷和崇拜。

崔莞喝尿

陕虢道(道政府设陕州【河南三门峡】)民变,驱逐行政长官(观察使)崔莞(音 ráo【饶】)。崔莞对自己的才干器宇,以及清高格调和翩翩风度,十分满意,从不过问行政。农民向他诉说旱灾,崔莞指着庭院里的树木说:“它们还有绿叶,怎么能叫大旱?”把农民拖下棍打。农民们愤怒反抗,把他赶走。崔莞逃到一家民宅,口干舌渴,乞求给一杯水,住民撒一泡尿灌他喝下。中央贬崔莞当昭州(广西平乐)军务秘书长(司马)。

中国人身负长期沉重的苦难,而仍不灭绝,大概由于仍有一线幽默,使精神生活得以滑润运转。对崔莞这种顽劣的官员,在那个杀人如麻的时代,却只让他喝一点尿,不由得击节欣赏,这比砍下他的人头要有意得多!当我们想到有些贪官污吏杯中的酒,有一天会忽然转化成小民的尿时,就忍不住莞然一笑,希望他也能像崔莞那样有幸,在史册上留下有趣的事迹,和可敬的姓名。

刘瞻荣归

唐政府命虢州(河南灵宝)州长刘瞻,当国务院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刘瞻当初被贬谪时(参考870年9月),无论是贤是愚,没有人不悲痛叹息。等他重回京师(首都长安),长安东西两市居民,自动自发地依照贫富比例收钱,演出各种戏剧杂耍,盛大欢迎。刘瞻听

到消息,变更回京日期,改走其他小路。

当政府文武官员全都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只刘瞻一人为冤狱中的囚犯请命,岂止长安市民向他欢呼回报而已,千年以后,我们仍深为感动。遥祝刘瞻在天之灵,为迄今仍不能完全享受人权的人民,赐下祝福。

杨知至应得最佳勇气奖

875年,秋季,七月,一望无际、满天遍野的蝗虫,从东方飞向西方,把太阳都遮住,暗不见天日,所经过的地方,树叶跟田里庄稼全被吃光,只剩下赤地千里。

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杨知至(参考870年9月)奏报说:“蝗虫飞到京畿(首都长安特别市),不吃庄稼,都抱着荆棘而死。”宰相们纷纷向皇帝祝贺。

胡三省曰:“杨国忠曾说连绵大雨不伤害田苗,韩晁曾说连绵大雨不破坏盐场,而今杨知至又说蝗虫不吃稻米、身抱荆棘而死。唐王朝官员蒙蔽领袖,早成习惯,其来已久。”

道德固需要勇气,谄媚尤其需要勇气。一个人的廉耻必须丧尽,或降低到某种程度,叫人背皮发紧的言语,才说得出口;叫人肉麻抽筋的行动,才做得出来;叫人汗流浹背的文章,才写得出来。杨知至的演出,可得马屁精最佳勇气奖。

暴力索债

忠武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许昌】)特遣兵团大将李可封,参加秋季边防期满,率军返防,路过邠州(陕西彬县),用暴力威胁统帅,强迫偿还从前积欠特遣兵团官兵们的粮秣、食盐,在邠州(陕西彬县)停留四天,全境惊恐。李可封回到许州(河南许昌),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崔安潜把他们逮捕,全部诛杀。

部属用暴力胁迫统帅,当然应该制裁,但部属如果只是为了讨回统帅的欠账,事情就不平常。当权的人只追究他们犯上作乱,却不追究他们为什么犯上作乱,是鼓励人们继续不断地犯上作乱。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追究统帅,而统帅的官位是向全国最高首领——无论他被称为“皇帝”“宰相”“总统”“主席”,花大价钱买来的,统帅也只好剥削部属。威权政治下任何腐败,第一因永远是最高首领,没有人敢追究的原因在此,而中国祸乱之永不能消失的原因也在此!

辛诜垂死忧国

岭南西道战区(总部设邕州【广西南宁】)司令官(节度使)辛诜,派代理巡察官(摄巡官)贾宏等前往鹤拓帝国(参考878年5月),还没有到达,就前后相继地在中途病死,随从人员也逝世大半。此时,辛诜身患瘫痪,卧床不起,召唤另一代理巡察官(摄巡官)徐云虔,握住他的手,说:“我已上疏奏报,要派使节前往南诏(鹤拓帝

国),想不到使节接连去世,怎么办?你既担任国家官职,自然想到为国献身,能不能走这一趟?我恨我半身不遂,不能向你下跪叩头!”流涕满面,呜咽哭泣。徐云虔说:“士为知己者死,大帅擢升我这个官职,一直自恨没有能力回报大恩,怎么敢不完成这次使命。”辛说大喜,为他准备丰富的行装,送他上路。

唐王朝政府到了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烂了个透,官全腐而民全叛,将领把士卒当猪狗,士卒则一有机会就把刀插到将领背上,所谓忠孝节义,到此完全失踪。辛说先生垂死之际,还为国家忧心,为这个黑烟滚滚的世纪末日,带来一滴清泉。

侯昌业悲剧

关东(潼关以东)变民蜂起,各地纷传狼烟,而唐帝(二十一任僖宗)李僖(本年十九岁),却不问国事,专门游戏玩耍,随意赏赐,毫无节制。宦官田令孜专权独断,没有把少年领袖看到眼里,以致天象改变,帝国陷于危急。监督院(门下省)见习监督官(左拾遗)侯昌业,上疏苦苦规劝,李僖火冒三丈,召唤侯昌业到宦官总管署(内侍省),命他自杀。

根据《通鉴·考异》所引《续宝莲录》,李僖加到侯昌业头上的罪状是:“侯昌业出身平民之家,擢升到清高亲近官位,不知谨慎言行,反而愚妄地奏报一些捕风捉影的闲话,侮辱最高领袖,诽谤百次征召才允就职的各位官员,依照国法,不能宽容。赐他自尽。”

自本年(880)算起,二十七年后(907),唐王朝亡,李姓皇家屠灭。上帝都救不了的灾祸,侯昌业如何能救!

邛州变民

邛州(四川邛崃)变民首领之一的罗夫子,战败后逃到另一变民首领阡能的大营,共同计划出动全军,决一死战。讨论还没有完,天色已晚,在延贡(四川大邑东南)归降政府的变民已经涌到,阡能、罗夫子骑马巡视防御工事,打算反攻。可是命令下达后,部众没有行动。政府军统帅高仁厚,率大军在夜色掩护下,逼近变民大营,明天早晨,变民军各寨知道政府大军已经逼近,就高声呼叫呐喊,争着出寨,搜捕阡能。阡能窘困交加,打算投井,被大家生擒,无法自杀,部众又打算生擒罗夫子,罗夫子举刀自杀。大家携带罗夫子的人头,把阡能绳捆索绑,命他走到前面,迎接政府大军。看见高仁厚,大家拥着马头,大声呼喊,哭泣叩头说:“人民含冤受苦很久,没有地方申诉。自从间谍回来,我们伸长脖子盼望,一分钟犹如一年,而今遇到大帅,是把我们九泉之下救出,再见天日,我们已死,现在回生!”雀跃欢呼,不能停止。其他地方有变民军营寨的,高仁厚派出将领分别前往招安。共计出军六天,五个变民集团全被平服。每克服一个城或一个县,都委任一个卫戍司令(镇遏使),命他安抚返乡的新户。

被政府称为“盗”、称为“贼”、称为“匪”的邛州变民,一听到赦免不死,立刻欢欣鼓舞,举手投降,他们的顺服、善良、懦弱,跃然纸上。这样的人民竟会被政府逼反,说明官员们的贪污颟顸和凶悍,已无人可以克制。

历史上的中国,官如果不逼,民不会反。民如果反,一定由于官逼,这就是我们的传统。

黄巢末日

感化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徐州】)将领李师悦,会同降将尚让,追击抗暴首领、自称齐帝的黄巢,追到瑕丘(兖州州政府所在县),大破齐军,齐军几乎全被消灭,最后,进入狼虎谷(山东莱芜西南)。黄巢的外甥林言,格杀黄巢和黄巢的兄弟妻子儿女,砍下人头(黄巢自875年6月聚众起兵,于884年6月覆灭,前后十年),打算呈献给感化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徐州】)司令官(节度使)时溥,中途遇到沙陀军及博野兵团(当是李寰所率博野军第二代。参考822年3月),把黄巢等人头夺去,同时斩林言,连同林言的人头,一并呈献时溥。

政治运转的轨迹,常被政治文化所决定,中国每次革命都停留在原地盘旋,不但不能起飞,反而更向地狱下陷,原因脉络可寻。西方则无论英国推翻专制、美国建立三权分立、法国砍掉国王人头,而政治质量都在节节跃升,人性尊严也日益提高。西方文化中,很早就肯定人权、平等、自由、法治和权力制衡,而用心追求。中国恰恰缺少这些,自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两千年间,政治以及学术思潮,漫漫如同长夜,一片漆黑,所有反抗暴政的斗争,几乎每次都带给人民比原来暴政更沉重的枷锁。

最使人困惑的一件事是:罗马帝国怎么一开始就有元老院?当中国正沉醉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求思想统一的时候,希腊、罗马已了解议会政治和权力制衡的功能。而中国知识分子却只会注注《论语》、解解《孟子》,寻章摘句地研究研究圣人的微言大义,盼望出现明君贤相,以致政治上的任何冲击,都只在原地踏步,没有崭新的终极理念,和最高的指导原则。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首领,他只要坐上

帝王宝座,最初还有一点清爽的措施,最后千篇一律地都会堕落得比旧统治者更为腐败。中国人被美丽口号戏弄了个够之后,唯一的收获是更痛苦和更失望。

黄巢在历史上得到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派称他为盗匪,一派称他为义军,事实上,他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在那个时代,无论政府军和变民军,无一不是盗匪,所以他不能单独承担盗匪的责任。至于义军,如果靠几句话、几份文件、几桩善行,就可证明好人好事,则政府军恐怕更像正义之师。黄巢不过抗暴力量中的一支,暴政之下,他不得不反。在饥饿的人民日益增多时,参加变民军是唯一求生的道路,所以他的武装部队越滚越大。

同时,黄巢也不得不当皇帝,而当皇帝后比当皇帝前更为凶残,也是中国政治上婆媳文化——“苦媳熬成恶婆文化”必然发生的结果。从前大家庭中,做媳妇的往往受婆母迫害,唯一盼望是自己也成为婆母,早日脱离苦海,可是等她成了婆母后,想到的却不是如何使她的媳妇永远不再受苦,而是她要继续在媳妇身上肆虐,好好享受自己得来不易的婆母权威。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家,只要屁股坐上金銮宝殿,他就从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媳妇,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狠毒婆母,这正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噩梦!

黄巢夫人义正词严

感化战区(总部设徐州【江苏徐州】)司令官(节度使)时溥,派使节押解黄巢以及他家属的人头,连同侍女、小老婆,抵达成都(四川成都)。唐帝(二十一任僖宗)李儇登大玄楼受降(大玄楼,是四川成都外城【罗城】正南门楼),询问黄巢侍女、小老婆说:“你们都是皇亲国戚、高官贵爵家的女儿,世代承受国恩,为什么顺从盗匪?”最前

面的一位回答说：“盗匪猖狂，叛逆凶恶，我们政府出动百万雄师，结果仍被击败，连皇家祖庙都保护不住，连最高领袖都被迫流亡巴蜀（四川），而今陛下却拿不能抵抗盗匪的重罪，责备一个女子，请问，把那些高官显要，置于何地？”李儼目瞪口呆，不再多问，把她们绑赴街市刑场，全部斩首。路人纷纷献上酒食，其余女子都陷于悲痛恐怖，或昏迷不醒，或饮酒沉醉，只有最前面的那位，不饮酒、不哭泣，一直到刽子手行刑的时候，神色不变。

我们向这位居首的女子致敬，可惜史书没有记下姓名，姑且称她为“黄巢夫人”，真是一代豪杰，和被高骈诛杀的那位夫人媲美。一番义正词严的谈话，使李儼这个小猪仔，当场现出原形。李儼如果稍有天良，应该向各女道歉，礼送她们回家。问题是，如果李儼能有这种良知，他就不是小猪仔，也不会为国人带来灾难！

群驴时代

广陵（江苏扬州）变军首领毕师铎，派部将孙约到宣城（安徽宣城），催促秦彦（宣歙行政长官）迅速渡长江北上。有人向毕师铎建议说：“你前些日子发动兵变，只因吕用之那些人邪恶横暴，高骈坐在那里，既聋又瞎，不能处理，所以顺应军心民意，为大家除去祸根。现在，吕用之已经失败，军政两大部门，秩序也恢复正常，你应该尊奉高骈，当他的辅佐，只要能掌握全部军权，对外用高骈的名义发号施令，谁敢不服？吕用之不过淮南战区（总部扬州）一个叛将，发出一纸文书，立刻可以生擒斩首。这样的话，你外有拥护老长官念旧尊贤的美名，内有夺权吞并壮大成长的实利。即令中央得到消息，也并不损害你臣属的操守。假使高骈够聪明的话，一定感到惭愧；如果仍不觉悟，他也不过砧板上的一块肉而已，为什么把这么难得的奇功大

业,交给别人?不但受别人控制,末了恐怕难免不互相攻击,自相残杀。前天,秦稠先派军据守仓库,他对你的不信任,已十分明显。而且,秦彦来当战区司令官(节度使),庐州(州长杨行愍)、寿州(州长张翱),难道肯当他的部下?我已经看到攻伐战斗,没有终了的一天,岂只淮南(总部扬州)人民血肉满地,恐怕你的功名是成是败,也不敢肯定!现在还来得及,请你立即阻止秦彦,不要让他过江(长江),他如果头脑稍微清醒,也决不敢轻率前进,即令后来责备我们毁约,我们至少也是高家的忠臣!”毕师铎大不以为然。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郑汉章,郑汉章兴奋地说:“他可是一个智囊!”分头派人到各处寻找,那个人畏惧大祸临头,竟不敢再出面。

生在群驴时代,对智士而言,怎不气沮!

张全义保洛阳

东都(洛阳市)经过黄巢之役的战乱(参考880年11月13日),残留下来的市民,分别聚集三城自卫(洛阳三城:河南、中州、中渚)。但是接踵而来的秦宗权、孙儒,穷凶极恶,残杀破坏,最后,三城只留下断垣残壁。新被任命的洛阳特别市长(河南尹)张全义刚到,城池四周田地不见庄稼禾苗,只见遍地白骨,荆棘野草,一片荒凉,居民还不到一百户,张全义的部属也不过一百余人,就连同残存的一百户人家,一同据守中州城(洛阳三城中间城),四郊没有一个人耕田。张全义就在部属中遴选有才干、可以做事的十八个人,每人发给一面旗帜和一张文告,称之为屯垦司令(屯将),前往洛阳特别市所辖的十八县,在废墟残瓦中,树起旗帜,张贴文告,号召流亡失散的人口归来,鼓励他们耕田种桑。没有严刑峻法,没有田租赋税,各地流民投奔而来的,就像上市场那么踊跃。又挑选年轻力壮的勇士,实施军事

训练,防御强盗匪徒的劫掠。几年之间,城市街巷渐渐恢复旧观,各县户口也大都复员,所种的桑麻长得葱绿茂盛,地面上再没有荒田,可以服兵役的青年,大县有七千人、小县也不少于二千人,于是上疏中央,分别设置县长及幕僚官,从事管理。

全国都是地狱,只洛阳复成人间,我们向张全义先生顶礼!

零卖人肉

庐州(安徽合肥)州长杨行密(杨行愍),包围广陵(江苏扬州),长达半年之久,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秦彦、毕师铎,大大小小数十次出击,多数失利,而城里缺粮,一斗米值钱五十串,草根树皮,全都吃尽,就用黏土做出饼来吃,饿死的有一大半。宣歙兵团士卒绑架平民到大街上贩卖,屠杀切割,跟对待猪羊一样,这些被掠卖的人,直到临死都发不出一声声音,堆积的骸骨和流出的血液,满布街市。

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

天才秦宗权

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开封】)司令官(节度使)朱全忠(朱温),把在蔡州(河南汝南)称帝的秦宗权,押送京师(首都长安),在独柳(位于长安西市)之下斩首。斩首时,由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孙揆监刑,秦宗权在槛车中伸出来头,对孙揆说:“大人

明察,我怎么会是叛徒,只不过对国家一片忠心,投效无路!”一旁围观行刑的群众,忍不住捧腹大笑。

秦宗权真是一位天才,认为他的谎言,无论跟事实相反到什么程度,只要他说得出口,就一定会有人相信。观众捧腹大笑,实在出他意料,否则,他可能不致如此明目张胆的无耻。不过,虽然时到二十一世纪,秦宗权的阴魂,仍然不散,秦宗权二世、三世、八世、九世,仍然不断在舞台上伸出头来,演出精彩节目,使我们也捧腹大笑!

刘巨容炼金术

前山南东道战区(总部设襄州【湖北襄樊】)司令官(节度使)刘巨容,在襄阳(襄州州政府所在县)时,有位名叫申屠生的法术师,教给他烧炼黄金的方法。宦官田令孜的老弟,有一次经过襄阳,刘巨容把烧炼出来的黄金,拿给他看。后来,刘巨容流寓成都(赵德谨攻陷襄阳,刘巨容逃往成都,参考 884 年 11 月),田令孜向他索取炼金秘方,刘巨容拒绝,田令孜怀恨在心,斩刘巨容,屠灭他的全族。

被人勒索,最大的灾难,是对方不断地作超过自己承受能力的勒索。当你确实被榨干,而对方却认为你还有油水时,情形最惨。因为你已没有能力使对方满足,而对方则认为你竟然仍想藏匿,必须再加点压力才能使你醒悟。尤其初起时,被勒索的人确实有过这种护财的本能反应,遂使勒索者认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施暴。

刘巨容之陷于绝境,不是他拒绝交出炼金秘方,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从不存在的秘方。当田令孜肯定有这个秘方,而他却解释说,他不过在那里骗骗驴蛋罢了,田令孜岂能轻易相信?刘巨容显然已交出所有的炼金秘方,却没有一个秘方可以炼出黄金——直到二十

世纪,世人才发现:拥有三千年记录的道家炼金术,不过一场骗局。但当时人们却十分深信,而且又有亲眼看见的黄金,作为证据,田令孜又怎么不怀疑刘巨容藏匿真方不献?

象因象牙杀身,而一头没有牙的象,硬被猎人认为有牙,问题同样严重。

朱全忠孙儒交恶

变民首领孙儒(淮南【总部扬州】司令官)向朱全忠(朱温)请求和解,朱全忠上疏任命孙儒当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扬州】)司令官(节度使)。可是不久,朱全忠诛杀孙儒的使节,再成仇敌。

东汉王朝末年,英雄辈出,那才是真正的英雄,除了袁术几个脓包外,几乎全属菁英,斗智斗力,无论成败,每人都有可爱之处。而唐王朝末年和小分裂时代,却完全不同,除了少数一二人,如杨行密、徐温等,稍稍有一星点头脑外,所有的其他人物,包括朱全忠、孙儒两位在内,简直一窝土狼。看他们反复无常、寡廉鲜耻、翻滚吞食的丑恶形状,叫人连发出斥责,都羞于下笔,只能质问上帝:为什么如此不仁,把中国人糟蹋成虫豸!

孙揆锯死

征剿副总司令(副招使)孙揆,从晋州(山西临汾)出发。叛军河东(总部太原府)将领李存孝(安敬思)得到情报,在长子(山西长

子)以西山谷里,埋伏骑兵三百人。而孙揆却命前导仪队,高举“征剿副总司令”的大旗,和皇帝赐给他的符节,身穿长袍大袖官服,坐在高大伞盖的豪华车子上,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前呼后拥,向潞州(山西长治)进发。李存孝(安敬思)发动突击,把他生擒活捉,连同送达符节的宦官韩归范,以及卫士五百余人,全部俘掳;其他官兵狂奔逃命,李存孝(安敬思)追赶,追到刁黄岭(山西长子西南),全部屠杀。李存孝(安敬思)给孙揆、韩归范戴上脚镣手铐等械具,用素色绳索拴住脖子,牵到潞州(山西长治)城下,让城上守军观看,说:“中央命孙揆当司令官(节度使),派韩归范送来符节。葛从周应该尽快返回大梁(河南开封),由孙揆上任办公。”把孙揆捆绑起来,呈献给李克用,李克用下令锯死孙揆。可是肌肉有弹性,铁锯无法锯入。孙揆诟骂说:“死狗奴才,锯人应该用夹板,你们怎么会知道!”行刑队遂用两张木板把孙揆夹住,一直锯到死,孙揆诟骂不停。

王铎、孙揆二人死亡之惨,不忍卒睹。但回顾二人致死的原因,使我们发现:当社会已经发生巨变时,总会有些既得利益分子,硬是察觉不到巨变的脉搏,于是呈现出一般人所谓的颞顽顽固,和不识时务。结果不仅给自己带来伤害,也给对手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伤害。不敢面对现实,一直认为今天仍是昨天,是痛苦之源。

成都围城

891年,永平战区(总部设邛州【四川邛崃】)司令官(节度使)王建,包围成都,城里粮食将要吃完。大街小巷,都是被抛弃的小孩和婴儿。有些暗中到中央讨伐军营地买卖稻米的小贩,被巡逻士卒捉住,报告征剿司令(招讨使)韦昭度,韦昭度说:“满城饥饿,怎么能忍心不救!”不再追究,命把他们释放。也有人被城里守军逮捕,报告

战区司令官(节度使)陈敬瑄,陈敬瑄说:“我自恨没有办法救他们一命,他们能自救,不要禁止!”因此从事卖米的小贩,一天比一天增加。然而数量不过几升几斗,运进城后,把直径一寸五分的竹竿,横截成筒。深约五分,用来量米零卖,每筒一百余钱。饿死的人杂乱堆积,无论军民,强壮的或衰弱的,互相格杀。官员们对凶手一律斩首,但不能禁止,于是使用更残忍的酷刑,有的从腰部砍断,有的斜劈——从左肩到右腿,每天被处死的一个接连一个,却不能阻止互相吞食。而人们看惯残酷血腥的行为,也不再害怕。官民一天比一天绝望,差不多都在讨论不如投降,陈敬瑄便把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族亲友,全部逮捕诛杀,凄惨恶毒,各种苦刑,没有一件不用。内外总指挥官(内外都指挥使)、眉州(四川眉山)州长、成都人徐耕,性情仁慈厚恕,救活数千人。田令孜警告他说:“你手握生死大权,竟不肯诛杀一个人,难道你有二心?”徐耕恐惧,夜晚,提出俘掳来的中央军士卒,绑到街市斩首。

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

杨行愍马缰上金饰

唐政府新任命的淮南战区(总部设扬州【江苏扬州】)司令官(节度使)杨行密(杨行愍),对于骑马射箭和十八般武艺,都不见长,但心胸宽厚,处理事情简单扼要,有智慧谋略,会安抚驾御将领士卒,跟他们同甘共苦。推心置腹地待人接物,不存猜忌。曾经早晨外出,随从卫士把马鞍套住马尾的皮带(秋)剪断,盗取上面的黄金装饰,杨行密虽然看见,却不查问。过了几天,照常早晨外出,人们钦佩他的度量。(这段记载看不懂。发现断带失金而不言语,固可称为度量宽大,但跟过了几天仍然早出有什么关连?又怎么会因照常外出而

被称度量宽大?)

杨行密在唐王朝末年,无论胸襟、品德、见识,都高过当时其他军阀。可是只六年工夫,大地衰败,荒草依然千里,他的马鞍皮带上,竟然有黄金装饰。杨行密出身穷苦,又以节俭闻名于世,却霎时间如此阔绰,则其他军阀的贪残凶暴,可以推测,举目所及,不仅群驴而已,中国境内,到处蛇蝎翻滚!

李匡筹

河东战区(总部设太原【山西太原】)司令官(节度使)李克用,派军进攻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司令官(节度使)李匡筹,李匡筹派军从居庸关(北京昌平西北居庸关)出击,李克用命精锐骑兵迎战,使卢龙(总部幽州)军队筋疲力尽,然后派步兵将领李存审从小路抄到背后,前后夹击,卢龙(总部幽州)军大败,阵亡及被俘的数以万计。李匡筹携带他的家族,逃奔沧州(河北沧州东南)。义昌战区(总部设沧州【河北沧州东南】)司令官(节度使)卢彦威,贪图李匡筹的财富和美貌小老婆群,于是派军前往景城(河北沧州西)李匡筹住宅,格杀李匡筹,其他人全部俘掳(李全忠夺取幽州,参考885年5月。传三届,前后十年而灭)。李匡筹一向昏聩懦弱,夺取军政大权时,老哥李匡威在外得到消息,对各将领说:“老哥失掉,老弟得到,仍没有离开家门,有什么怨恨!只是李匡筹没有才干,无力保守,能维持两年,就算幸运。”

李匡威对他老弟的判断,使人钦佩,但他判断自己时,却错得离谱,一是他判断他奸淫弟媳,老弟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叛变;一是他判断王镒不过一个小娃,夺取军权易如反掌。

判断别人,即令正确得分毫不差,也不能证明自己聪明,蠢才评论起别人来,有时候也会头头是道。

董昌疯狂

义胜(总部设越州【浙江绍兴】)司令官(节度使)董昌,一心一意要当皇帝,特别集合文武官员,作形式上的讨论。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黄碣说:“大王(董昌封陇西郡王)从民间崛起,受中央深厚的恩宠,官位文到宰相,武到大将,富贵荣华,已抵极点,为什么一天之间,改变主意,去做这种屠灭全族的勾当!我宁愿一死去当忠臣,也不能活着去当叛徒。”董昌大怒,认为黄碣妖言惑众,斩首,把人头投到粪坑里,诟骂说:“你这个贼奴才,辜负我提拔你的心意,好好的太平宰相不干,却非急着找死不可。”越说越恨,下令把黄碣的家属八十人一并诛杀,掘一个大坑埋葬。董昌再问会稽(越州州政府所在县,浙江绍兴东)县长吴镣,吴镣回答说:“大王不当真国王传给子孙,怎么想起来当假皇帝自取灭亡?”董昌也屠杀吴镣族。告诉山阴(浙江绍兴西)县长张逊说:“我深知道你的行政能力,等我坐上宝座,任命你当总监察官(知御史台)。”张逊说:“大王从石镜镇(浙江临安东南)开始(参考878年12月),在浙东道(道政府设越州)竖起皇家颁发的高官旌旗,荣华富贵,近二十年,为什么非效法李锜(参考807年11月)、刘闢(参考806年9月)不可!”董昌又把张逊斩首,告诉亲友说:“除掉这三个人,其他就再没有人反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触怒当时的蒋家父子政权,被囚禁军法监狱,用“唯一死刑”条款起诉,命在旦夕。有一天,一位同房难友忽然警告我说:“你经常自言自语!”根据牢狱经验,一个囚犯如果经常自言自语,接着便是精神错乱,最后一定陷于疯狂。我向他求援说:

“拜托,每当我自言自语时,请用手肘撞我一下。”不久,他忽然撞我,我惊讶说:“怎么打人?”他说:“你刚才自言自语!”我了解我确已濒临崩溃边缘。开始时他每天几乎要撞我十几次,以后则只撞两三次,最后终于停止。如果我当初把警告和推撞当作侮辱冒犯,可能早就死在疯人院中!这一点毫不夸张,因为囚犯一旦发疯,下场都是如此。而政治犯疯后,比普通疯人更惨,因为特务最初总是咬定你竟想用孙臆那一套耍他!

民主政治的可贵,就在于使当权分子不断受到口头警告和手肘推撞,以便保持正常清醒,不至于像董昌一样,忽然间膨胀莫测,忘了自己是谁!批评者的言论固然令耳朵不舒服,但它却可以救命。问题在于,世界上很多人都太聪明,爱自己的耳朵远胜于爱自己的命。

李克用失去良机

李克用派机要秘书(掌书记)李袭吉,到中央叩谢皇帝(二十三任昭宗)李晔(李敏)的恩典,秘密奏报李晔说:“近年以来,关辅一直不能安宁(关是关中,辅是三辅,仍是关中。即指陕西中部),应该利用这次军事胜利,收回凤翔(陕西凤翔)。一次辛苦,可换取永久安逸,不要失去机会。我驻军渭河北岸,只等皇上一声令下。”李晔跟权贵及亲近商议,有人警告说:“如果李茂贞覆灭,沙陀一定更为强大,失去平衡,中央将陷于险境。”李晔乃下诏给李克用,褒扬他对帝国及皇家的忠诚,强调说:“叛徒们的罪行,王行瑜最为严重。自从我离开京师(首都长安)之后,李茂贞、韩建都自己知道有罪,没有忘记帝国对他们的厚恩,进贡纳税,前后不断。而且,也应该让人民和士卒,都获得休息。”李克用接到诏书,只好停止行动(从此,李克用战斗力日衰,九年之间,李晔被俘掳、被凌辱、被处死,李克用再不能

援救),私下告诉传达诏书的使节说:“我看中央的意思,似乎疑心我别有用心。问题是,如果不铲除李茂贞,关中(陕西中部)就永远没有安宁的一天。”李晔又下诏给李克用,特别允许他不来京师(首都长安)朝见。将领们有的愤愤不平说:“距皇宫这么近,怎么可以不去朝见天子!”李克用犹豫不能决定,盖寓说:“以前王行瑜那群人,带着军队,犯上作乱,害得连皇上都得逃命,人民四下流散。今天,天子在宝座上还没有坐稳,人民仍是惊弓之鸟,大王如果率军南渡渭河,恐怕会使京师(首都长安)再次惊恐。一个人是不是尽忠报国,在于竭力办事,不在于晋见皇帝,希望多加考虑。”李克用笑说:“连盖寓都不愿我进京(首都长安),何况全国人民!”乃上疏说:“我因统率大军,所以不敢直接前往京师(首都长安)朝觐,而且也不敢久驻渭河北岸,恐怕部落士卒惊扰本地居民。”遂率军东归。秦章到达京师(首都长安),上下才感到安心。

李克用失去千年难逢的主宰全国的良机!

唐王朝末期,跟东汉王朝末期,简直像一个生产线制造出来的产品。李克用所处的正是当年曹操所处的地位。皇帝是权力魔杖,谁抓住这个魔杖,谁就能控制国家。但不是每个抓住魔杖的人,都有能力运用魔杖,没有五百年的修炼,就拿不动孙悟空的金箍棒,勉强去拿,徒使自己筋断骨折。李傕、郭汜虽然把刘协完全掌握,却无法挥舞,必须有曹操那种智慧和力量,才能发挥功能。李克用只要渡过渭河,往南再走几步,李晔就完全落入手心,野心家寤寐以求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局面,就会出现。从今以后,一切都是“皇帝旨意”和“中央命令”。以李克用的兵力,李茂贞等不是对手,而最大的敌人朱全忠,不过东汉王朝的袁绍、马超、韩遂。试回忆890年脓包统帅张濬讨伐李克用之役,如果把张濬换成李克用,把李克用换成朱全忠,就可看出魔杖的威力。朱全忠灭后,杨行密、王建都不是重要角色。

东汉王朝末期,军阀林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而唐王朝末期,军阀们则只有猛将,而没有谋士,朱全忠的敬翔,不过一个得宠的文

书员,李克用的盖寓,不过一个弄臣。既缺尊严,更缺前瞻,偶尔出点排难解纷小主意的知识分子,并不都属智囊!

道家有句话:“气数已尽”,含有绝望的哀伤!事实上,气数就是人才。九世纪中期至十世纪末叶,一百五十年间,所以成为大黑暗时代,主要原因就是人才已尽,并且越到后来越严重。最后,全国只剩下十几条毒虫,在那里称帝称王,像朱全忠始终是一个匪徒,李克用始终是一个酋长,即令有王猛、诸葛亮,他们又如何得到!即令得到,也早被诛杀!

我们不仅叹息李克用这个人失去一次良机而已,也叹息生在那个群驴时代的智士,是何等悲哀!

屠杀宦官

宣武战区(总部设汴州【河南开封】)司令官(节度使)朱全忠(朱温)、宰相崔胤,一同登殿晋见唐帝(二十二任昭宗)李晔,崔胤奏报说:“唐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天下太平,宦官从不掌握军队,也从不参与政治。八世纪四十年代(九任帝李隆基在位)以来,宦官的势力,逐渐扩张。八世纪九十年代(十二任帝李适在位)稍后,把禁军羽林军分为左、右神策军,以便调迁护卫,才命宦官主持,只限于二千人,作为固定编制。但也自此参与机密,侵犯政府权力,上下勾结,一起违法乱纪。大则煽动军阀,危害帝国;小则出卖官爵,贪赃枉法,伤害政府。皇家衰弱混乱,都由于此,如果不能斩草除根,灾祸终不能停止。我建议把掌握军政大权的宦官,全数罢黜。他们的业务,完全缴回政府。各战区道的监军宦官,也全部召唤回宫!”李晔同意。当天,朱全忠命军队把包括第五可范在内数百名宦官,驱逐到宦官管理总署(内侍省),全部屠杀,喊冤呼痛的声音,传到宫外。出使到各地

的,李晔下诏由各所在地政府逮捕,就地处死,只留穿黄色官服(七品至六品)年幼体弱的小宦官三十人,以供洒扫。再下诏命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正定】)司令官(节度使)王镕,遴选五十名宦官,只供传送命令,只因北方风土敦厚,人性朴实谨慎。李晔怜悯第五可范等并没有犯罪,竟遭杀身之祸,特别撰写祭文哀悼。从此之后,皇帝的旨意诏令,都派宫女出入送达。左右神策军和内外八基地禁卫军,全部归属六军。李晔命崔胤兼管六军十二卫(兼判六军十二卫事)。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在朱全忠无情的屠杀下结束,司马光长篇大论的追述前因后果,并提到第一次宦官时代若干重要事迹,作出两项结论:第一,天下不可以没有宦官,因为它在公元前二十三个世纪便开始设置,圣人对他们的职掌,有明确的规定。第二,因为彻底消灭宦官,唐王朝才亡,孔丘曾警告过,对恶人如太过严厉,会激起大乱。纵是铁石心肠,我们对这两项结论,也无法同意。宦官和妇女缠脚,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两大邪恶。妇女缠脚属另一范围,而宦官这种违反人格尊严的制度,司马光竟宣称它是圣人允许的,绝不可以废除,使人失声尖叫。因为宦官完全是有权有钱大爷拥有太多小老婆的副产品。一个人有一个小老婆,还可以紧紧看管,如果跟以乱伦丑闻名震史册的李隆基一样,有两万个小老婆,就必须依靠宦官。于是,人人都痛恨宦官,却没有谁敢提出根绝宦官的有效方法——取消小老婆制度,任何一位可敬的所谓大儒,在这上都闭口无言。我们看到的全是挑水救火的慷慨激昂镜头,却看不到有谁挺身而出,关闭汽油龙头,把那个开汽油龙头的恶棍逮捕归案。

司马光认为把宦官赶尽杀绝,致使唐王朝灭亡,犹如污垢跟衣裳同时烧毁,蛀虫跟木头一起砍掉。我们对“除恶”“务尽”,并不赞成,因为那绝不可能,只不过徒埋杀机。但质疑的是,即令不屠宦官,唐王朝难道就会不亡?唐王朝覆灭的原因很多,跟杀尽不杀尽宦官无关,左右神策军仍然健在,他们岂能阻止李晔不被裹胁东迁?如果认为崔胤不召唤朱全忠,唐王朝的寿命可能延长,我完全同意。但如果

认为宦官不灭,唐王朝的寿命有可能延长,就毫无根据,靠宦官手里那星点禁卫士卒,欺压小民绰绰有余,岂能挡住朱全忠奔驰沙场的野战劲旅。

司马光的评论,对致命的宦官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跟解决其他政治问题一样,充满一厢情愿的幻想。虽然他知道君王信任宦官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仍然坚持只要君王不信任宦官,便再没有宦官之祸!历史对当权者没有教训功能,所以当权者才会不断重复地犯同一错误。对汉唐宦官时代的斑斑血迹,司马光写下长篇大论,是一项专为帝王设计出来的消灭宦官流弊的企划案。十一世纪以后,直到明清王朝,《资治通鉴》成为帝王必读课程之一,可是,第三次宦官时代,照样仍于十六世纪明王朝出现。只有我们千万小民读者,借着历史,凝视国人面对未来的轨道,充满哀伤悲戚。

博昌屠城

903年,宣武战区(总部汴州)将领朱友宁,进攻博昌(山东博兴),一月有余,不能攻克。战区司令官(节度使)朱全忠(朱温)大怒,派礼宾官(客将)刘捍前往督战(胡三省注:现在【十三世纪】,“府”“州”“军”都设有礼宾官。唐王朝末年,各战区已设有此职,往往升迁到高位,威望不轻)。刘捍到达后,朱友宁驱赶平民十余万人,背着木头石块,牵着牛马骡驴,前往城南挖掘泥土,修筑攻城假山。完工之后,朱友宁把平民、畜牲、木头、石块,一同推挤到壕沟之中,立即用土填满压平,呼痛喊冤的声音,数十里以外都听得清楚。霎时间,城池陷落,全城被屠。

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

田颀愤怒

宁国战区(总部设宣州【安徽宣州】)司令官(节度使)田颀,击破冯弘铎(参考902年6月),前往广陵(江苏扬州)晋见杨行密(杨行愍,淮南【总部扬州】司令官)致谢,并请求把池(安徽贵池)、歙(安徽歙县)二州,回归自己管辖(池、歙原是宣歙道【宁国战区前身】的属州),杨行密(杨行愍)不肯。而杨行密(杨行愍)左右人士,甚至最低级的监狱看守员(狱吏),都向田颀索取贿赂。田颀冒火说:“看守员知是我就要下狱,是不是!”辞别时,指着广陵(江苏扬州)南门说:“我不会再来。”

杨行密从一介平民进入统治阶级,是九世纪末叶军阀群中最能自律的首领之一,想不到只十有余年,就拥有一个可观的贪官污吏系统,连一个小小监狱看守员,都敢毫无忌惮地伸手向地位权势跟杨行密相等,当初一块在泥塘中打滚、生死与共、情如兄弟,而现在又位居上将的田颀要钱。不知淮南千万小民,又如何活命?

周隐愚昧

淮南战区(总部扬州)司令官(节度使)杨行密的长子、宣州道(道政府设宣州【安徽宣州】)行政长官(观察使)杨渥(音 wò【卧】),一向没有好的名声,战区总部的官员,对他都很轻视。905年,杨行密卧病,命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周隐召唤杨渥。周隐性情愚昧朴

实,反对说:“长公子最容易听信谗言,喜欢玩球,又喜欢饮酒,不是保护家族的人。其他儿子们,年纪还小,没有能力驾驭各路兵将。庐州(安徽合肥)州长刘威,当大王尚是平民的时候,就追随左右,绝不会辜负大王,不如派他暂时主管总部军政大事,等公子们长大成人,再交给他们。”杨行密呆在那里,不再说话。总部警备队左翼指挥官(左牙指挥使)徐温、右翼指挥官(右牙指挥使)张顼(音 hào【浩】),警告杨行密说:“大王一辈子冒着箭林石雨,几万次出生入死,不过是为子孙建立基业,怎么可以送到别人之手!”杨行密说:“我死也瞑目。”

周隐的话说得太早,早了一千年,甚至直到一千年后的二十世纪,他这番话也可能招来灾难。一项条件完全不具备的理念和建议,不应贸然实行,燕王姬侔让位给子之,就是一个例证(参考前 314 年)。十世纪的中国,如果传贤不传子,犹如二十世纪的文明世界,忽然有位总统传子不传贤一样,一定天下大乱。而且,没有任何可以使人信服的保证,保证刘威不屠杀杨家后裔。

昧于时代的特质,而乱出新鲜主意,正是一个典型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庸人。

李克宁事件

新继承晋王(首府设太原)王位的李存勖,在王府大厅摆设筵席,大宴各军将领,伏兵突起,就在座位上逮捕叔父李克宁、堂兄李存颢。李存勖痛哭流涕数落李克宁说:“侄儿一开始就把官爵让给叔父,是叔父自己拒绝。而今,大事已定,为什么又用这种阴谋,忍心把我们母子交到仇人之手!”李克宁说:“这都是野心小人煽风点火,事到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当天,斩李克宁及李存颢。

政治上,一个人一旦成为抬轿夫锁定的目标,当作荣华富贵的资源,他想不被抬上轿,都不可能。古语云:“树欲静而风不止”,用以哀伤父母早逝。实际上被抬上轿的人,也有同感,“本无意于坐轿,而抬轿夫非抬不可”,结果他就只好上轿。抬轿夫暂时没有当老大的能力,所以希望别人当老大后,他当老二、老三。他们有四项法宝,一旦祭出,被抬的“金主”,就一定会乖乖上轿。这法宝其实也很简单,只要告诉老大:一、国家人民需要你;二、我们誓死效忠你;三、机不可失,上天眷顾你;最后一招是:如果你不识抬举,仍不肯上轿,莫怪俺弟兄们翻脸无情。

历史上也有过拒绝上轿的人,最激烈的是西蜀国王谯纵,他曾向一群抬轿夫下跪叩头,投水自杀(参考405年2月),但在四箭齐发之下,仍不得不踉跄上轿。六世纪的李克宁和二十世纪的袁世凯亦然,折腾了一阵,仍在一群抬轿夫指挥棒下,轻移莲步,扭扭捏捏,坐上花轿。似乎只有一位英雄人物,拒绝成功,那就是曹操,他斥责劝他当皇帝的孙权说:“这小子想叫我坐到火炉上!”(参考219年12月)一个人如果把抬轿专家跟烧火炉专家看成一丘之貉,不要使欲望随便升级,不要太偏离正常的航道,不要一见轿屁股就先发痒,世界上自会减少很多丑剧、悲剧、闹剧。

沧州吃人

909年,后梁(首都洛阳城)刘守光(卢龙【总部幽州】司令官)围攻沧州(河北沧州东南),很久不能攻克(围沧州,参考909年5月),把刘守文押到城下让守城军观看,守军仍拒绝投降。城里粮食吃完,人民用菜和泥,做成饼的模样吞食,军队士卒格杀平民吞食,驴马互相吃对方的鬃毛、尾毛。军事执行官(节度判官)吕充挑选身体瘦弱

的平民男女,喂他们曲面,然后投进锅里煮熟,充作军粮,供应官兵下肚,称“屠宰场”(宰杀务)。

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

人渣刘仁恭父子

914年,晋王(二任)李存勖,用铁链拴住刘仁恭父子,命刘仁恭父子走到军队前面。晋军高奏凯歌,回到晋阳(山西太原),呈献皇家祖庙,亲自到刑场监斩刘守光。刘守光魂飞天外,大叫说:“我虽死不恨,可是,教我不投降的,是李小喜,他反而先投降。”(参考913年11月)。李存勖唤来李小喜当面对质,李小喜露凶光,斥责他过去誓死效忠的领袖说:“你对父母兄弟那种禽兽行为,难道也是我教你?”李存勖看到李小喜这种悖逆态度,大怒,命先斩李小喜。刘守光乞求说:“我擅长骑马射箭,大王如果建立霸业,为什么不留我为你效力!”他的皇后妻子李女士和祝女士斥责他说:“帝王大业,已到今天这种地步,纵然活命,又有什么意义!”伸长脖子,接受利刀。刘守光却到死都哭号喊叫,哀求饶命。既斩刘守光,李存勖命战区副司令官(节度副使)卢汝弼等,押解身戴脚镣手铐的刘仁恭到代州(山西代县),在李克用墓前,刀刺刘仁恭心脏出血,然后斩首。

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不过两个人渣。是人渣使社会堕落,还是社会堕落使人渣浮出台面,课题严肃。不过,至少,从刘仁恭父子身上,可以发现:时代的沸腾潮流,确实可以把人渣推到富贵的高位。刘仁恭背叛恩主李克用,刘守光背叛老爹刘仁恭,自有他们充足的理由,认为是一种壮士断腕的抉择。后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以致全国人民都在脸上刺字:“一心事主。”更可宣称他们天纵英明,决策正

确,拥有充分的民意基础。然而,最精彩的镜头却是,父子被俘,从幽州(北京市)押解晋阳(山西太原),长途跋涉千余华里,沿途村民像看猴戏一样,看了个够,把昨天还是皇帝陛下的刘守光,叫作“刘黑子”,刘守光却没有一丝一毫羞愧。无耻的程度,即令在人渣罐中,也属绝品。他用铁刷刷人脸时,何等英雄气概,面对自己死亡,却怕得屎尿齐流,竟想对手会因他跳跟哀求,而饶他一命。自卑与怯懦的人,常有过人的狠毒;而有过人狠毒的人,也常是自卑与怯懦之辈,又得一证明。

大黑暗时代,人渣大批出笼,记不胜记。不过,奇妙的是,刘姓父子二人,落到谁手都比落到李存勖手好。上帝有时心血来潮,也会用它的大能,安排一个极端讽刺的场景,硬生生使刘姓父子,落到李存勖之手,给积恶之辈一个大快人心的淋漓报复。命运之磨是看不见的,但它永不停息地在磨,这是历史的功能。

毛文锡力阻决坝

前蜀帝国(首都成都)三峡,建有拦江水坝,有人建议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说:趁着夏秋之季,长江水涨,把水坝决开,使大水淹没江陵(湖北江陵)。毛文锡劝阻说:“高季昌(荆南【总部江陵府】司令官)不过一个人不肯归附而已,他辖区里的平民,犯了什么罪!陛下正用恩德感动天下,怎么忍心使邻国平民,去喂鱼虾!”王建才停止。

毛文锡先生,请接受我们小民一拜。

王建皇宫大火

前蜀(首都成都府)皇宫失火。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自从夺取成都(四川成都)到手(参考891年8月,迄今二十五年),所积蓄的金银珍宝,都储存百尺楼,在这场大火中全成灰烬。各军总指挥官(诸军都指挥使)兼最高立法长(兼中书令)王宗侃(田师侃)等,率禁卫部队,打算进宫救火,王建下令紧闭宫门,不准进入。以至第二天凌晨,大火仍在燃烧,王建才在义兴门接见文武百官,命有关官员把皇家祖庙的祖先牌位收集在一起,并派人到全城各地巡查。吩咐已毕,转身回宫,仍紧闭宫门。将领宰相等分别呈献篷帐及酒菜。

帝王和独裁者最大而又永远无法克服的困难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生肘腋。王建提供一个榜样,一场大火就使他现出原形,看他惊骇失措的反应,显示他内心的空虚,已没有可信赖的亲人。

凡认为杀人整人是一种快乐的人,同时也会有被杀被整的恐惧,这大概是文化有机体的一种平衡。

刘山人受鞭打

晋王(首府太原)李存勖,正妻卫国夫人韩女士,次妻燕国夫人伊女士,三妻魏国夫人刘女士,以刘女士最受宠爱。刘女士的老爹是成安(河北成安)人,以算卦医病维生,自称刘山人。刘女士幼年时,晋军将领袁建丰把她抢到手,送进王宫,她狡猾凶悍,淫荡嫉妒,陪伴

李存勖住在魏州(河北大名)。老爹刘山人听到女儿已享荣华富贵,亲到魏州行宫求见。李存勖召唤袁建丰指认,袁建丰说:“当初得到夫人的时候,有位黄胡子老汉保护她,就是这个人。”李存勖遂告诉刘女士,刘女士正跟其他大小老婆争宠,互相夸耀自己的出身门第,老爹的出现暴露她的家世卑贱寒微,使她恼羞成怒,咆哮说:“我离开家乡时多少有点记忆(《北梦琐言》记载,刘女士被掳时,年五六岁),老爹惨遭不幸,死在乱兵之手,我守着尸首哭他,然后才离开,现在哪里冒出这个乡下糟老头,胆敢到这里胡说八道!”下令把刘山人拉到宫门外,一顿鞭打。

刘山人身上每一鞭都是一声哀号,声声呼女,使人心碎。当他扶伤回到破屋故居,重见那些知道他此行的亲友们的惊骇目光,恐怕已流不下眼泪,流下的将是心头鲜血。他最大的困惑应该是不明白,他日夜思念被军人从怀中抢走的小女儿,为什么不认亲爹?

当忘恩负义的行为被视为稀松平常,甚至还受很多人赞扬鼓励时,这个社会就会受到天谴,而且是无情的天谴!

刘知俊

前蜀帝(一任高祖)王建命刘知俊当总征剿司令(都招讨使),可是所统御的将领都是王建的老部属、帝国的老功臣,都不太听他的命令,而且忌妒他以一个降将却高高在上,所以不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唐文扆再在中间不断谗言,王建也畏惧刘知俊的才干,曾经对他的亲信说:“我年纪已老,刘知俊不是听你们话的人。”逮捕刘知俊,诬称他叛变,绑到市场斩首。

从王建畏惧刘知俊这件事观察,刘知俊诚是一位勇将,他之一叛

朱全忠,再叛李茂贞,只不过为了保护家人性命,却想不到,终于不明不白,死于同是军阀的王建之手!

杨刘之战

918年,晋王李存勖自魏州(河北大名)前往杨刘(山东东阿东北古黄河南岸)亲自率领大军,带头蹚水渡河,其他各军紧随于后,官兵一手拉起铠甲,一手举起刀枪,结成战斗序列前进。而河水忽然下落,仅只有淹到膝盖。后梁匡国战区(总部设许州【河南许昌】)司令官(节度使)、北方军团督战官(北面行营排阵使)谢彦章,率部队在黄河南岸迎战。晋军无法登陆,稍稍后撤,后梁军追击,直到中流。晋军战鼓凄厉,齐声呐喊,突然反攻,谢彦章不能支持,又退回南岸。晋军趁胜尾随登陆,后梁军大败,死伤惨重,无法计算,黄河变成血水,谢彦章仅逃出一命。

所有传统史书,包括《通鉴》在内,从来只记死亡人数,不记受伤人数。死者已无知觉,善后工作不过埋葬,而伤者怎么抢救,怎么治疗,医生何在,药品是否有备同,所有史册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一场战役下来,死人一千,伤者当有一万(参考947年10月25日邺都之战),哀号声、求救声,遍布战场,可是对救护组织和行动,却找不到任何资料。

伤兵的命运使人忧心,史书只偶尔承认除了“亡”外,还有“伤”在,杨刘之役,属少数偶尔之一。但是像砍掉双腿,或刺盲双眼,将如何护理看顾?将领们会不会嫌他成为累赘,而下令遗弃,甚至诛杀?希望历史学家,有一天揭开这项悲惨的人权内幕。

王延彬

最初,闽王(首都福州【福建福州】)王审知,用唐王朝皇帝名义,加授他的侄儿、泉州(福建泉州)州长王延彬遥兼平卢战区(总部设青州【山东青州】)司令官(空头官衔。此时青州属后梁【首都开封府】)。王延彬治理泉州(福建泉州)十七年,官民都安居乐业。后来,王延彬得到一只白鹿和一枝紫色灵芝,佛教和尚浩源认为那是帝王的预兆,王延彬遂开始骄傲放纵,并且派密使从海路向后梁政府(首都开封府)进贡,请求任命自己当泉州战区(总部设泉州【福建泉州】)司令官(节度使)。事情发觉,王审知诛杀浩源跟他的同党,免除王延彬所有官职,送回家宅。

一个小人物,竟会因一只白鹿和一枝紫灵芝,就神魂颠倒,大发其疯,使我们对那些虽拥有如雷掌声,手握大权,而仍能自我克制,敦厚谦卑的人,生出无比钦敬。

王镒传子

赵王(首府镇州)王镒,诛杀李弘规、李蔼全族(参考920年12月)之后,把大权交给儿子王昭祚。

独裁者的悲哀是,他终于发现:砍杀了一辈子,敌人仍潜伏在身边肘下,宝座仍没有想象中那么稳固,于是茫茫众生,他只敢信任两

种人:一是自己可以绝对掌握的特务,一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最好不过的,当然是儿子兼特务,或特务兼儿子。

刘鄩一步百计

—

最初,后梁(首都开封府)刘鄩跟朱友谦(朱简)结为姻亲。刘鄩受命讨伐朱友谦(朱简)时(参考920年6月),率军抵达陕州(河南三门峡),先派人送信给朱友谦(朱简),分析利害祸福,要他反正回归;等待一月有余,朱友谦(朱简)仍不接受,刘鄩才发动攻击。尹皓(感化【总部华州】司令官)、段凝(段明远。皇家田园管理官【庄宅使】)一向忌妒刘鄩,因此向后梁帝(三任)朱友贞打小报告陷害说:“刘鄩故意逗留不进,培养盗寇壮大,等候晋军增援!”朱友贞相信。刘鄩大败而回,声称有病,请求辞职,解除军权。朱友贞批准,命他到西都洛阳诊疗,然后,密令东都洛阳留守长官张宗奭(张全义)动手谋杀。刘鄩遂饮毒酒而死(年六十四岁)。

一个人一旦被公认为诡计多端,他就再也无法施展诡计,终会身陷险境。因为他的品格受到广泛质疑:谁晓得他的信誓旦旦,是真是假?天下事变化无穷,一个人的脑力激荡,有其极限,最后必然招架不住,照顾不周。大事业成功,要靠高度智慧和正确方向,“一步百计”不过一连串小聪明、小动作而已。使车辆开动的是汽油,机油当然重要,没有机油车辆便寸步难行,但确实有些人,相信仅仅靠机油,就可使车辆奔驰如飞。

刘鄩先生属于这类人物,看看兖州之役(参考903年正月及10月),他阁下一举手、一投足,都使人击掌赞叹,但在受到晋军几次硬碰硬重创之后,竟成了白痴,最后请求退休。尤其可惊,他难道不知道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绝不可失去兵权?只不过是众目睽睽,

看他还有什么把戏可变的警觉戒备之下,智穷力竭。

李存进战死

镇州(河北正定)变军首领张处瑾派老弟张处球,乘晋军统帅李存进没有防备的时候,率七千人突袭东垣渡(镇州南滹沱河渡口)。晋军骑兵部队正向镇州城前进,却两不相遇。镇州变军杀进李存进营门,李存进惊骇失措,仓促间率十余人在桥上格斗,镇州变军被击后退,而晋军骑兵回击,前后夹攻,镇州变军几乎死完,但李存进也被杀。

当时,河东战区(总部太原府)兵力最强,成德战区(总部镇州)军队,一向被视为懦弱胆怯,可是一场夺城之战下来,却连连格杀河东(总部太原府)名将,前有史建瑭、阎宝,后有李嗣昭、李存进。无他,哀兵必胜。镇州(河北正定)在王姓军阀割据下,所受迫害,长达百年之久,人民敢怒而不敢言,怨恨深入骨髓,一旦张文礼崛起,诛杀末代军阀王镕,正是人性恢复、全民振奋之时,而李存勖却强伸所谓“正义”,要杀“弑君之贼”。则王都也是弑君之贼,为什么不但不杀,反而结成儿女亲家?“正义”到了哪里?

镇州(河北正定)亡于无粮,如果有粮,那支抗暴武力,将有更辉煌的战果。

开封围城

923年,后唐大军突袭后梁首都开封府。后梁帝(三任)朱友贞登建国楼(皇城南门),挑选他最亲信的人,厚厚赏赐,叫他们改穿贫苦小民的衣服,携带密装诏书的蜡丸,前去催促段凝立即回师。然而,这些最亲信的人告辞后,全都逃亡,躲藏起来,不再露面。有人建议朱友贞逃往洛阳,召集各地军队,继续作战,后唐即令夺到首都,势不能久留,有人建议投靠前线段凝大营。控鹤特别营指挥官(控鹤都指挥使)皇甫麟说:“段凝本来不是大将材料,官职来自皇家对他的宠幸(段凝因他的妹妹受朱全忠疼爱,而他又供应精美食物,才获得擢升,参考911年11月),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希望他能随机应变、反败为胜,恐怕很难。而且,段凝听到王彦章战败,心胆都裂,怎么知道他仍对陛下效忠?”赵岩说:“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下了建国楼,谁敢保证谁还有忠心?”朱友贞才打消此意。再召见宰相们讨论,郑珣建议携带传国御玺,前往后唐军营诈降,以纾解灾难。朱友贞说:“今天当然不敢珍惜传国御玺,只是如果这样做,能不能解决问题?”郑珣低头沉吟了半天,最后只好说:“恐怕不能!”左右侍从都缩起脖子暗笑。朱友贞日夜哭泣,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把传国御玺放到卧房里,忽然遗失,已被亲信偷走迎接后唐大军。

什么样的帝王,用什么样的臣僚;什么样的领袖,用什么样的干部;什么样的董事长、总经理,用什么样的主管;什么样的主管,用什么样的职员。

龙用龙、凤用凤,猪用猪、驴用驴,蛆用蛆、虫用虫、老鼠用耗子、耗子用老鼠,读《通鉴》每读到一个王朝或一个政权覆亡之际,猪驴共舞、蛆虫互挤的丑态时,都不禁捶胸叹息,叹息这种场面,为什么总

是一演再演，三演四演，甚至百演千演，千篇一律，没有丝毫变化。

郭崇韬整顿官场

自唐王朝末年，天下大乱，官宦世家，凋零破落，有的过于穷困，往往把任官令（告身）卖给亲属，辈份遂陷于混乱，发生叔父向侄儿下跪叩头、舅父向甥儿下跪叩头等奇怪现象，等候任命的官员中，冒名顶替的更多。后唐帝国（首都洛阳）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郭崇韬打算革除这项弊端，命国务院文官部（吏部）严加考核。当时参加李存勖南郊祭祀天神大典的官员多达一千两百人，而审核通过，获得任官资格留任的，才数十人，任官令（告身）被注销的十分之九，这些候补官员，有的绝望地在道路上悲哭哀号，有的则在旅店里活活饿死。

中国知识分子所以惜官如命，原因在此，悲哀也在此。因为他除了当官，其他什么事都不会，为了活命，和活命后的荣华富贵，任何侮辱都必须逆来顺受，没有了官，不但没有了荣华富贵，甚至也没有了命，这种卑屈是一种破坏正常社会生态的病毒，暴君恶棍从其中得到充分营养，千百年来，当官的人格，遂一泻千里，受不到尊重。

李存勖死于众叛亲离

926年，后唐帝（一任庄宗）李存勖，集结大军，准备东征叛军，骑兵在宣仁门外结阵，步兵在五凤门外结阵。随从骑兵常备队指挥官

(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不知道睦王李存义已被处死(参考925年12月),打算拥护他发动兵变,于是率领部队在营中挥动武器,呐喊暴动,跟“黄甲两军”(不懂)进攻兴教门(宫城南面三门最西门)。李存勖正在吃饭,得到兵变消息,率领各亲王及禁卫骑兵反击,把变军逐出兴教门。这时,华洋步骑兵司令(蕃汉马步使)朱守殷,率骑兵正在城外,李存勖派宦官传话,命他急行进城协防,联合削平变兵,可是朱守殷却不肯来,反而率军北上到邙山树林下休息。变军得以反攻,纵火焚烧兴教门,翻城进去,那些割发流泪、誓言死忠的官员将领,都脱下铠甲,趁人不注意时,溜走逃生(胡三省注:“李绍荣【元行钦】一定在此时遁走。”),只编制外总指挥官(散员都指挥使)李彦卿,及禁卫军官何福进、王全斌等十余人,竭力战斗。霎时之间,李存勖被流箭射中,皇家鹰坊管理员(鹰坊人)宦官善友(善,姓),搀扶李存勖从门楼下城,到绛霄殿廊下,拔出箭头。李存勖觉得胸口烦闷、口干舌渴,想喝口水,刘皇后(刘山人之女)并不亲自前来看望,只派宦官送来一碗酪浆(酸奶),一会儿工夫,李存勖逝世(年四十二岁)。

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位女同学,面目姣好,而腿部较粗,男生们就赠给她一个绰号:“半截美女!”现在回想起来,诚是恶谑!但进入社会之后,发现可被这样称呼的半截人,竟举目皆是,政治上的半截人尤多。李存勖便是一个浓缩的典型,他血战二十年,无论哪方面表现,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英明首领,简直跟李世民大帝一模一样,包括身经百战,没有一根毫发受伤在内。然而他的勋业太短,只不过保持了两年六个月,就国破身死。攻陷开封(参考923年10月)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把他转折成一个“半截英雄”。

没有权力制衡的宝座,像一个长满毒牙的巨大蛇口,任何人坐下去,毒牙都会插进他的屁股,射出剧毒。历史上只有一位帝王逃脱此难,就是李世民大帝,只因他对杨广的下场有一种恐惧,这恐惧转化为自我克制,使他小心翼翼,不重蹈覆辙。然而即令如此,当权十余年之后,恐惧渐减,制衡作用也渐轻,他已有肆虐的危险倾向。李存勖不过一条粗汉,在一个有约束(包括娘亲的约束)的环境中,他

可以成为英雄,但一旦约束解除,便完全忘了奋战的目标,也忘了对国家和对部属们所作的承诺及感谢,最后,更忘了他自己是谁,以致出现“以十指取天下”的轻佻镜头,迅速成为戏子宦官手中的电动玩偶;好像二十年血战,只是为了几个戏子宦官的利益。戏子宦官把李存勖紧握在手,四下挥舞,为自己报仇雪恨。李存勖的严重食言,造成历史上少见的激烈响应,没有人再听他过去其效如神的那一套温声软语,像指派汴州军队前往汴州小动作,反而成为笑柄。

限制首领人物的权力,固是为了人民,同时也是为了首领。李存勖在位时,如果有一种力量能够排除戏子宦官干政,他的皇帝宝座恐怕不想坐都不可能,而小民也不致于受那么多痛苦。

安重海谋杀亲王

李存勖死后,变军首领李嗣源进入洛阳,称“监国”,下令全国各地寻找逃亡失踪的李存勖家所有亲王。通王李存确、雅王李存纪躲藏乡下农家,有人向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安重诲告密。安重诲跟李绍真(霍彦威)商量说:“殿下既然已监督国政,主持先帝(一任庄宗李存勖)丧事,对各亲王应该早做一次清理,统一人心。殿下生性仁慈,不可以使他知道。”于是秘密派出杀手,到农家把他们刺死。一个多月后,李嗣源才听到消息,痛切地责备安重诲,哀伤很久。

抬轿的往往比坐轿的更狠!

小宦官时代

李存勖既死,树倒猢猻散,有几百名宦官逃到深山茂林里躲藏,有的更剃光头发,出家去当和尚,共有七十多人逃亡到晋阳(山西太原)。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下诏,命北都(山西太原)指挥官(指挥使)李从温把他们全部诛杀。

第二次宦官时代结束不过二十年,大屠杀呼冤号痛的声音,仍在耳际,一个小型宦官时代,竟紧接来临。现在,短短四年的灾难,也在呼冤号痛声音中结束,再一次说明历史的教训功能,微乎其微。人类的行为在社会的恶质环境中,会不断地重犯过去的错误。只有优良的民主政治制度才可能扼阻社会恶质的形成,且也只有全民都有高质量的人权观念,才能建立优良的民主政治制度!

王德妃

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的小老婆王德妃(花见羞),最初得以入宫,出于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安重诲的推荐,所以对安重诲十分感激。李嗣源性情节俭朴实,但坐在宝座上的日子一久(其实不过五年而已),生活也逐渐奢侈,安重诲总是规劝。王德妃(花见羞)用国库里的绸缎,制成地毯,安重诲又恳切地劝阻,并举出刘皇后(刘山人之女)的下场,作为警戒,王德妃遂对安重诲怀恨在心。

孔丘说：“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这是从施的一方而言，如果从受的一方，则君子希望人用“德”相待，小人希望人用“姑息”相待。王德妃距刘皇后不远，不过仅只四年，刘皇后的所作所为，王德妃都亲耳听见，亲眼看到，却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恨别人提及，可看出她的智商远低于她的容貌。

一个人强烈而急躁的私欲，会造成盲点，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即令一根针扎到眼睛里，也毫无感觉，他只看到他想看到的，和立刻可以满足他私欲的东西。于是盲点不断扩大，转化成为意识形态，提供为盲点辩护的理论基础。而这正是周围清醒的人无力感的主要原因。

耶律突欲南奔

契丹帝国(首都临潢府【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丹王耶律突欲，因不能继承老爹帝位(参考926年9月)，忧郁怨愤。930年，终于率亲信部属四十人，乘船纵渡渤海南下，投奔中国，在登州(山东蓬莱)上岸。

司马光曰：“《实录》上说：‘耶律阿保机的妻子命耶律德光前去渤海，代替耶律突欲，命耶律突欲回西楼，打算立他当契丹皇帝。但耶律德光既手握军权，不准备前往渤海，遂自称契丹皇帝，阴谋杀害耶律突欲，娘亲无法阻止。耶律突欲恐惧，遂航海投奔中国。’按耶律德光后来进入汴州，还悬赏逮捕谋害耶律突欲的凶手(参考947年正月)，岂有在国内时反而想谋害他的道理！”

耶律德光是不是曾经计划谋害老哥，我们不知道，但司马光根据他后来缉拿谋害老哥的凶手上，就判断绝无此事，简直天真得出奇。世界上多少谋杀，虽自己亲自动刀，照样处决凶手。政治事件，必须

从政治切入,只依靠桌面上的一点小动作,粗糙推理,就很容易滑进主导者设计的陷阱,永不能发现真相。

朱弘昭

后唐(首都洛阳),凤翔战区(总部设凤翔府【陕西凤翔】)司令官(节度使)朱弘昭,用尽心机谄媚参谋总部指挥官(枢密使)安重诲,所以一连串出任一级战区司令官。931年,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命安重诲往前方督战,路过凤翔(陕西凤翔),朱弘昭亲自出来迎接,在马前下跪叩头,当晚就接到自己家中下榻,并请到后堂卧房,朱弘昭的妻子儿女也环绕着安重诲下跪叩头,端上酒菜,十分恭敬谨慎。安重诲对朱弘昭流泪说:“奸人一再诬告陷害,几乎难逃一死,幸靠领袖明察秋毫,才保住全家。”安重诲告辞后,朱弘昭立即奏报说:“安重诲满肚子牢骚怨恨,对陛下口出恶言,不应该允许他到前线大营,恐怕夺取石敬瑭的军权。”同时写信给石敬瑭说:“安重诲行动乖张,如果抵达前方,恐怕将士们猜疑惊骇,还没有作战,就自行崩溃,最好迎头阻拦。”石敬瑭大为恐惧,上疏说:“安重诲如到前线,恐怕军心有变,最好命他急行回京(首都洛阳城)!”宫廷事务总监(宣徽使)孟汉琼从西方回到中央,也向李嗣源指控安重诲罪恶过失。李嗣源下诏命安重诲折返。

胡三省曰:“朱弘昭昔日之言(劝李嗣源不可抛弃安重诲,参考928年3月),是知道安重诲所受的宠爱还没有衰退。今日之言,是确定安重诲的权柄已经失去。小人的心肠,随着现实而反复,使人畏惧。”

官场友谊,发展到朱弘昭身上,可谓登峰造极,功力无与伦比。变化之大,反复之快,使人拍案叫绝。

我宁可一辈子孤独而死,也求上帝保佑,不要交上朱弘昭这种朋友。

安重诲

931年,后唐帝(二任明宗)李嗣源,决定诛杀安重诲,下诏说:“离间孟知祥(西川【总部成都府】司令官)、董璋(东川【总部梓州】司令官)、钱鏐(吴越【首都杭州】国王),跟中央的感情。”并诬陷说:“安重诲打算亲自率军进攻南吴(首都扬州),借以掌握军权(边彦温诬告的正是如此,参考930年8月),更派忠心侍卫把两个儿子暗中接回战区。”于是,连同两个儿子,一并处死。

安重诲含冤而死,并死于酷刑,夫妇同被剥去衣服,裸尸数日,血流盈庭,下场可哀。然而仅就《通鉴》记载,只不过五年之间,自马延(参考926年6月)以下,安重诲杀宰相任圜(参考927年10月)、杀皇子李从璨(参考926年6月),又企图谋害大将康福(参考926年10月),接着逼反战区司令官董璋、孟知祥(参929年11月)。他所致力,几乎全在为自己复仇泄愤,甚至不惜策动国防军叛变,为的是要诬陷另一皇子李从珂(参考930年4月),只因十多年前打过一架,自己挨了几拳,李从珂虽然道歉,安重诲仍不肯罢休。

安重诲被称赞为干练之才,但是,睚眦必报,胸襟如豆,把干练大量用到复自己之仇,泄自己之愤上,他制造的灾祸百倍于他的贡献。使人想到唐王朝的李德裕,二人简直是一个模子浇出来的下流货色。

刘昫受部属冷落

后唐(首都河南府)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李愚,被免除兼职,只专任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本职。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兼副监督长(门下侍郎)、二级实质宰相、主管中央财政三单位(判三司)刘昫,也被免除兼职,专任国务院右最高执行长(右仆射)本职。中央财政三单位管理总监署(三司)官员们听到刘昫被免除宰相的消息,互相庆贺,没有一个人伴送刘昫返回私宅(唐王朝时,主管离职,交出印信后,惯例都由部属陪同还家,表示敬爱怀恩)。

不知其人,固可观其友,但亦可观其敌,看看反对他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如果只是些赃官、文痞、特务之类,正可烘托出他的灿烂。

石敬瑭儿皇帝

后晋帝(一任高祖)石敬瑭命国务院左最高执行长(左仆射)刘昫当“呈献皇帝(耶律德光)尊号特使(册礼使)”、宰相(同平章事)冯道当“呈献太后(述律平)尊号特使(册礼使)”,在喝道卫士严肃整齐的仪队,和盛大的车队,前呼后拥下,前往辽帝国(首都临潢府)举行呈献大典。耶律德光大为高兴。石敬瑭事奉辽帝国(首都临潢府)小心翼翼,十分恭敬,呈递奏章,自己称“臣”,而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每次辽国使节抵达后晋(首都河南府【河南洛阳】)时,

石敬瑭都特地在别殿接受诏书。每年除依照当年约定进贡金银绸缎三十万外,喜事的庆贺、丧事的祭悼、节日的馈赠,所呈献的财物,更是繁多,奇异的珍宝,跟供观赏用的器物,在路上络绎不绝。不仅如此,对应天太后述律平(石敬瑭呈献给述律太后的绰号是: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元帅太子耶律李胡(一任帝耶律阿保机的第三子)、伟王耶律宛(耶律李胡的次子)、中央政府南院大王(南院夷离瑾)、中央政府北院大王(北院夷离瑾),以及当权的高阶层官员,如韩延徽、赵延寿(刘延寿)等,都一一致送贿赂。然而,只要有一点不称心如意,辽国就派人前来责备,石敬瑭总是低声下气,说尽卑微的话道歉。但后晋(首都河南府)使节到了辽国(首都临潢府),辽国官员却倨骄傲慢,口出恶言。使节回来,把情况奏报石敬瑭,无论政府官员跟乡野平民,都认为是一种羞辱。可是石敬瑭对辽国(首都临潢府)的态度,更加谨慎,没有一点不耐烦的反应。因此,石敬瑭在位期间(936年至942年),跟辽帝国之间,没有发生过争执。然而,进贡的金银绸缎,不过几个县的田赋租税,还往往借口民穷财困,满不了三十万数目。后来,耶律德光屡次阻止石敬瑭称“臣”,只称“儿皇帝”,像父子一家人就好。

938年时,耶律德光三十七岁,石敬瑭四十七岁。称“臣”无话可说,国衰力弱,不能不屈,而四十七岁的壮汉却以儿子自居,亲热地喊三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作老爹,不能不说是世界级的无耻之徒。大黑暗时代最大的生态变异,就是为了夺取政治上的利益,无耻之徒特别茂盛。石敬瑭不过是最顶尖的一位,同样无耻的还有赵德钧、赵延寿、杨光远,抢着去当卖国贼、当儿皇帝,竟然还当不上。读史读到这里,身为一个中国人,深感羞愧。

林省邹

后晋(首都稍后迁开封府)使节卢损(参考938年11月),抵达长乐府(福建福州),闽帝国(首都长乐府)皇帝(二任康宗)王继鹏,声称有病,拒绝接见,命老弟王继恭负责招待。派国务院教育部教育司副司长(礼部员外郎)郑元弼,携带王继恭的奏章,随卢损到开封(河南开封)进贡。王继鹏不理睬卢损,闽国(首都福州)知识分子林省邹私下告诉卢损说:“我们的领袖不事奉君王,不爱护亲属,不怜惜人民,不尊敬神灵,不和睦邻居,不礼待宾客,怎么能够长治久安!我势将改穿袈裟,向北逃亡,跟你在上国(中原)相会。”

知识分子的无奈和无力感,是国家治乱、强弱,甚至兴亡的温度计。

安重荣

后晋(首都开封府)成德战区(总部设镇州【河北正定】)司令官(节度使)安重荣(最先投降石敬瑭的后唐官员之一,参考936年5月),士卒出身,性情粗鲁莽撞,仗恃自己作战勇敢,态度傲慢,动作凶暴,常对人说:“帝王这玩意儿,只要兵强马壮,谁都可以干!”

安重荣是中国历史上,敢于公开揭穿专制政治奥秘——强权的第一人。这奥秘也正是使中国一直陷于苦难的原因。必须有一天,

民主代替强权,中国才能有新的生命。

范延光死于财

后晋(首都开封府)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退休的范延光,请求回河阳(河南孟县)宅,后晋帝(一任高祖)石敬瑭批准。范延光携带大量贵重财富随行,西京(洛阳市)留守长官兼河阳战区(总部设孟州【河南孟县】)司令官(节度使)杨光远,对他的财富垂涎三尺,而且考虑到子孙的安全(杨光远是讨伐范延光的统帅,参考937年6月),上疏说:“范延光是一个叛徒,不在汴(河南开封)、洛(河南洛阳)住家,却迁到外地,恐怕他会逃往敌国,应该早日把他铲除。”石敬瑭不允许。杨光远又请指定范延光定居西京(洛阳市),石敬瑭同意。于是,就在范延光迁到洛阳后不久,杨光远派他的儿子杨承贵,率武装部队包围他的家宅,强迫他自杀。范延光哀号说:“天子在上,赏赐我不死铁券,承诺永不杀我,你们父子怎么可以这样?”杨承贵把钢刀架到范延光脖子上,驱赶他爬上马背,一直挟持到黄河浮桥,把他推到河里淹死。杨光远上疏说:范延光自动投河而死。石敬瑭知道事情真相是什么,但畏惧杨光远的强悍,不敢追究。只为范延光停止朝见,追赠他太师(三师之一)官衔。

胡三省曰:“财富之招祸,往往如此。秘琼因财富而杀董温琪全家,范延光也因财富而杀秘琼,杨光远也因财富而杀范延光,最后杨光远也难以逃脱,财富害人,已到这种地步。”

官场中最卑鄙恶毒的手段之一,就是把对手交给他的仇人处置或审判,杨光远一直要求诛杀范延光,石敬瑭并不是不知道,他满可命范延光仍继续留在大梁(河南开封),不这样做,反而把范延光全家强行移住正是杨光远的辖区洛阳。石敬瑭对凶手不采取行动,除

了不敢外,事实上,他担心的恐怕还是杨光远不肯下手。

范延光这个蠢才应该死,但不应该这样死。

刘岩这个人

南汉帝国(首都兴王府【广东广州】)皇帝(一任高祖)刘岩这个人,口舌伶俐,明察秋毫,擅长使用权术,喜欢吹牛,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讥讽建都中原的五代皇帝为“洛州州长”。岭南(五岭以南)是珍宝奇货聚集的地方,所以生活穷极奢华。刘岩的皇宫金殿,都用黄金、宝玉、珍珠、翡翠等作为装饰。而他使用的刑罚,尤其残酷狠毒,有:水灌鼻孔、割掉舌头、砍下四肢、挖肉刮骨、火烧炭烤、抛到大锅里煮、关在竹笼里蒸等,各种骇人听闻的酷刑。有时在水池中放很多毒蛇,把囚犯投进去,称之为“水牢”。宰相(同平章事)杨洞潜一再劝阻,刘岩都不接受。刘岩到了晚年,更是猜疑忌恨,认为知识分子都为子孙打算,不肯全心全意效忠,所以专门信任宦官,因此,南汉(首都兴王府)的宦官特别的多。

知识分子固然都为子孙打算,但为子孙打算跟效忠并不冲突,而且相辅相成。宦官固不必照顾子孙,却不等于他就忠心耿耿。而最近一次的小宦官时代,刘岩还亲眼看到宦官造成的灾难,竟然仍产生这种结论,世界上就是这样的一种人,下愚不移。

赵延寿

后晋政府(首都开封府)平卢(总部青州)司令官(节度使)杨光远派骑兵突击淄州(山东淄博),劫持州长翟进宗,押返青州(山东青州)。中央调杨承祚(杨光远子)当登州(山东文登)州长,让他省亲方便。杨光远越发骄傲,秘密报告辽国,认为后晋帝(二任)石重贵辜负恩德,违背盟誓,国境之内,又有饥荒,公私都陷困苦,如果趁着这个机会发动攻击,一次行动就能把对手消灭。身在辽国的赵延寿,也劝辽帝(二任太宗)耶律德光出军。耶律德光集结山后(阴山以北)及卢龙战区(总部设幽州【北京市】)野战军(全是新近被并入辽国的华人),共五万人,由赵延寿率领,命他全权经营中国,说:“你如果能够夺到手,我就封你当中国皇帝!”又时常指着赵延寿对华人说:“这就是你们领袖!”赵延寿深信不疑,因此为辽国(首都临潢府)竭尽全力,筹划征服中国的策略。

943年,赵延寿应是全世界最乐不可支的人,因为他已明确地取得外国主子的支持,覆亡他的祖国,而且好事迫在眉睫。

“强行搜括”

后晋政府(首都开封市)因恒州(镇州,河北正定)、定州(河北定州),民间正陷惨重饥馑,特别免除强行搜括。但顺国战区(历时百年的“成德战区”改“顺国战区”,总部设恒州【镇州】)司令官(节度

使)杜重威奏报说:军队粮食不够,请依照其他各州办法,允许搜括。晋帝(二任)石重贵批准。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叶,中日战争胶着,河南省大旱成灾,我亲眼看到政府官员闯进农家,把藏在破瓦罐里的数掬玉米搜出来,全部抄走。农民一家四口,一语不发,丈夫挑起竹担,前面箩筐坐着婴儿,后面箩筐放着菜刀锅碗和一些破袄破被,憔悴不成人形的妻子,则手牵七八岁孩童,反手锁上早已空无一物的屋门(仍留下一丝眷恋,盼再返故乡,最使人落泪),依依上路,步步回首,向一千公里外,目标荒凉的新疆逃难。枯干的面颊上,两眼茫然,身上没有分文,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能走多远,更不知道饿死何方。孩子何辜?然而,他们没有一句抱怨,流一滴眼泪。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卑贱?你为什么不发怒?

杨光远下场

后晋(首都开封府)中央讨伐军统帅李守贞(泰宁【总部兖州】司令官)包围青州(山东青州),已经很久(自944年5月至12月),城里粮食吃完,居民一半以上饿死。可是辽国(首都临潢府)救兵始终不来(辽国最后一次援军,被薛可言击退),变军首领杨光远遥向北方下跪,用头叩地,哀号说:“皇上,皇上(耶律德光),你耽误了光远!”

杨光远之叩头哀号镜头,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卖国贼狼狽下场时,求告主子的丑态,跃然纸上!古今中外,全都一样。既可耻,又可悲。

沈斌忠烈

辽军自恒州(河北正定)撤退,经过祁州(河北无极)城下时,由老弱残兵驱赶一群牛羊,缓缓而行,州长下邳(江苏下邳)人沈斌出军攻击,辽军的精锐骑兵突然出现,夺取城门,守城军队被隔城外,无法回城。赵延寿知道守军已没有多余的兵力,于是率辽军猛烈攻城。沈斌在城楼固守,赵延寿向他呼喊说:“沈州长,你是我的老友,俗语说:‘面对祸害,选择最轻的!’为什么不早早投降!”沈斌说:“你们父子一时迷失,身陷蛮虏(赵延寿跟老爹赵德钧投敌,参考936年闰十一月),怎么忍心引导成群狗羊,残害祖国?不但毫不惭愧,反而得意洋洋,面有骄色,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等到宝弓折断,羽箭用完,我宁愿为国一死,也不会效法你的卖国行径。”第二天,城池陷落,沈斌自杀。

沈斌恐怕到死都不会明白赵延寿为什么“不但毫不惭愧,反而得意洋洋、面有骄色”。其实他应该明白的,那正是人渣的嘴脸!赵延寿没有乘机讲出一篇掷地有金石声的大道理,已是很客气的了。

张彦泽赤心为主

后晋(首都开封府)宫门管理官(合门使)高勋,向辽帝(二任太宗)耶律德光控诉张彦泽屠杀他的家人(参考946年12月17日),耶律德光对张彦泽在京城(首都开封府)大肆抢劫的暴行,也十分愤

怒,遂逮捕张彦泽,连同他派的总辅导官(都监)傅住儿,一起用铁链锁住手臂。耶律德光询问文武百官的意见说:“应不应该处死?”大家异口同声回答:“应该处死!”居民也纷纷写状控诉张彦泽所犯的罪恶。张彦泽、傅住儿被押解到京师(首都开封府)北城斩首,耶律德光命高勳监刑。张彦泽从前所诛杀的官员们的子孙,都身披重孝,手扶哀杖,在刑场哭号,向他百般辱骂,用哀杖把他打倒在地。高勳命砍断双腕,脱下手铐,剜出他的心脏,用来祭祀亡魂,街市小民争着敲破他的头骨,掏出脑髓,一块一块割下他身上的肉吞吃。

在社会秩序及内省道德的约束下,无耻之徒制造出来的灾难,往往可以控制。一旦社会秩序混乱,内省道德丧失,无耻之徒害人害己的程度,就会升级。张彦泽在对张式的肆虐上,显示他良知的煞车已完全失灵。财富和权力越大,下坡的车速也越快,最后虽然祭出“赤心为主”奇招,也无法不栽入深谷。多少年来,每当有人上演“赤心为主”节目时,都不禁让人想起他们的祖师爷张彦泽,也想起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至少做了一件使我们尊敬的事,他不因张彦泽曾干过“赤心为主”勾当,就跳进张彦泽的圈套,受他摆布,包庇他的罪行!

景延广

辽军押解景延广回国,从开封(河南开封)出发。住宿陈桥(开封市东北二十公里),夜晚,景延广等待看守他的卫兵稍不留意,自己双手扼住咽喉,气绝而死(年五十六岁)。

看见景延广的名字,就看见一个帝国的灭亡和一个统治家族被押解到酷寒的冰天雪地,永远从地球上消失的场景;也听见华北大平原上万马奔腾、排山倒海的两国大军,短兵冲锋,浴血肉搏,震动大地

的杀声号声。千载以下,伏案执笔,觉得壮士仍在呐喊、老弱仍在哭泣!冤有头、债有主,一切灾难来自景延广,他大言不惭地横挑强邻,只不过为了他个人的政治野心。

景延广反对中国向辽国称臣,义正词严,事实上它仅是一纸包装。帝国已经垂危,景延广所努力的却是为自己搜括粮食;战争已经爆发,景延广宣称的十万横磨剑,并没有丝毫准备;敌军已经压境,景延广更没有殉国的念头,唯一的念头只有逃跑;被逮捕时,景延广的豪气全无,等到一一拆穿谎言,正需要再一次义正词严时,他却用脸碰地,以至最后自杀;景延广并不是不肯投降,不过惧怕辽国对他动用酷刑。总之,景延广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利益。

景延广是一个比张彦泽更可怖的人物,张彦泽的包装“赤心为主”亮相时,大家都知道那不过是骗人骗己的小把戏,哑然失笑,而景延广的包装“为国争格”“民族大义”亮相时,却引起不少爱国人士的共鸣。大多数人能拆穿张彦泽的包装,却很难不迷失在景延广的包装之中。我们必须有一种警觉,不管你什么包装,只要是大言不惭地横挑强邻,都是一个危险陷阱。

卖国贼的悲哀

辽帝(二任太宗)耶律德光所经过的中国城乡村镇,全成一片废墟,举目荒凉,对华洋官员说:“把中国破坏成这个样子,都是燕王(赵延寿)的罪行。”也回头对张砺说:“你也出了不少力。”

中国五千年历史,至少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当奸细、当卖国贼,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不一定非家破人亡,也不一定非像秦桧那样长跪,而是,即令他再为主子卖命,在主子眼中,他仍是一个奸细、一个卖国贼,无法得到尊敬。

李仁达最后一叛

吴越(首都杭州)威武(总部福州)司令官(节度使)李仁达跟中央驻军司令鲍修让不和睦,阴谋袭杀鲍修让,再投降南唐(首都江宁府)。鲍修让发觉,率军攻击总部。当天,斩李仁达,屠灭他们全族。

刘袭曾警告刘牢之,说:“有一件事绝对不可以做的,就是叛变。你几年前叛王恭,近些日子叛司马元显,现在又要叛桓玄。一个人一连三次谋反,怎么还能立足天地之间?”(参考402年3月)。而李仁达却更破纪录,自945年起,两年之间,叛王继昌、叛卓严明、叛南唐、叛吴越,把叛变当作儿戏,无他,只是太相信自己的智慧谋略。

石重贵母子

后晋李太后(后唐晋国长公主)身在建州(辽宁朝阳西南),卧病床榻,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跟亡国之君石重贵仰首望天,号啕大哭,指名咒骂杜重威、李守贞说:“我死也饶不了你们!”不久,李太后逝世。直到本世纪(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华人有从辽国(首都临潢府)回来内地的,说:“石重贵跟冯皇后还活得很好,但他的侍从死的死、逃的逃,已超过一半。”

石重贵的亡国生涯,引人唏嘘。然而,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几乎每一则记载,从石重贵初过中度桥(参考947年正月),到李太后

逝世建州(辽宁朝阳西南),母子们只对杜重威、李守贞痛恨入骨,从没有一个字检讨到自己。真正制定横挑强邻决策的“爱国英雄”景延广,石重贵母子对他也没有半句话谴责!而且,包括杜重威、李守贞在内的一群官场混混,没有一个来自外层空间,全是石重贵母子亲自任命,而又宠信不疑的,母子俩并没有半句话责备自己用人不当。国事危急,桑维翰紧急求见,石重贵却镇定如常,专心调鹰(参考946年12月),他也从不懊悔。

一个平庸的人物,失败之后,并不是不会检讨,而只是,检讨的结果一定都是别人的错,自己反而成了受害的白雪公主。石重贵母子不过一个榜样。

王章反知识

后汉帝国(首都开封府【河南开封】)中央财政三单位管理总监(三司使)、宰相王章,征收赋税的手段,刻薄峻急。旧有制度,民间缴纳田赋,每斛之外,多缴二升,称“雀鼠耗”,王章下令多缴二斗,称“省耗”。过去,八十钱称“一串”(唐王朝盛时,一万钱“一串”,末期以降,八十钱“一串”),现在,王章下令:平民向政府缴钱时八十钱一串,政府发给平民时,七十七钱一串,称“省陌”。严禁贩卖私盐、私矾、私酒,即令贩卖一粒盐、一块矾、一滴酒,一律斩首。人人愁苦怨恨。王章尤其不喜欢文官,常说:“这些垃圾,握着手教他打算盘,他都弄不清楚,有什么用!”文官应领的粮食,王章全用军队不肯要的发给,承办人已经提高它们的价格,王章更加提高。

知识贫乏的人,不一定反知识,但反知识的人,却一定知识贫乏。王章、史弘肇不过历史上千万见证人中的两个见证。有人说:知识丰富的人也会同样反知识,不过这种人只是看起来知识丰富,或者在他

那个范围窄狭的茶杯世界里,略能折腾几下而已。前者心里充满对知识的嫉妒,反知识只是狐狸反酸葡萄;后者则一直恐惧别人吸收太多知识后,拆穿他的肤浅,对威权不再驯服,就大大地妨碍了他的英明领导。

郑珙醉死

后汉(首都太原府)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礼部侍郎)、二级实质宰相(同平章事)郑珙,在辽国(首都临潢府)逝世。(《晋阳见闻录》:郑珙到达辽国上京,辽帝恩礼周厚。郑珙很能喝酒,但挡不住恶意的猛灌,等到宴会结束,只好用轿子把他抬回,一夜之间,两肋溃烂,死在篷帐之中,把尸首抬返后汉。)

宴会上常有一种人,总是逼迫不会喝酒的人勉强喝酒,或逼迫已经喝醉了的人继续喝酒,自己则在一旁愉快地观察对方的痛苦之状,暗中欣喜,美其名为“敬”。实际上他唯一的目的是要对方公开丢丑,或预期对方酒醉后闯下一点什么大祸。

我一向不能喝酒,所以每逢这种场面,宁可翻脸绝交,也绝不沾唇。有人担心这样会丧失很多友情。不然,凡逼迫别人喝酒的人,只不过酒肉之交,其中找不出英雄豪杰,绝对不是朋友,朋友绝不让朋友丢丑,甚至丢命。

马家班倾覆

南唐(首都江宁府)远征军统帅边镐,催促南楚(首都长沙府)亡国之君马希崇率领他的家族,移住京师(首都江宁府),马姓家族聚集一起,相对哭泣,打算用重贿收买边镐,请边镐上疏请求仍准他们马姓家族留在长沙(湖南长沙)。边镐轻蔑地笑一下说:“我们国家(南唐)跟你们马姓家族,世代仇敌,前后长达六十年(马殷最初追随孙儒攻杨行密,参考887年11月,迄今六十五年),我们从来没有图谋你们的念头。而今,你们兄弟关起门来窝里斗,穷途末路,向我们投降,如果再有三心二意,恐怕发生意料之外的灾难。”马希崇张口结舌,无法回答。马家全族跟文武部属一千余人,一面号啕大哭,一面上船,送行的人也号啕大哭,哭声震动山谷。

南楚之亡、马家之覆,可以浓缩成一部卡通。这个坚强的王国,没有人能使它瓦解,除非自己人在内部先下毒手。早在928年,眼光锐敏的许德勋就指出“马驹争槽”危机,作出预言。试看马希广、马希萼、马希崇等坐轿大爷,以及刘彦瑫、李弘皋、许可琼等抬轿大爷,一个个眉飞色舞、慷慨高歌,各有各的凛然大义,不要说退一步,就是连往旁边让一步都不行,宁可以死,也不团结。于是,把一个钢铁江山,生生砸碎,然后死的死、散的散,只留下一片声震山谷的哭声,供后人凭吊。这时候如果像电影那样可以倒带,时光流转到当年,恐怕没有人愿意重演。

南楚马家不过一颗沙粒,从沙粒看世界,凡灭亡之国、倾覆之家,似乎都是这种模式。历史教训,人们永不会接受,但冷静旁观者的许德勋,根据政治生态法则,远在二十五年之前,就看出那列隆隆震耳的权力火车,奔向何方。

冯 道

954年,后周帝国(首都开封府【河南开封】)太师(三师之一)、最高立法长(中书令)、瀛王冯道逝世(七十三岁)。冯道少年时就以孝顺父母、言行谨慎,闻名远近。后唐一任帝李存勖时,官位才开始擢升,逐渐显赫,以后一连几个王朝,离不开大将、宰相、三公、三师等高位,为人清廉、节俭、宽厚、达观,外人看不出他的喜怒哀乐,他有智慧,言谈幽默,随波逐流,随着形势转变,以求容身之地。曾经撰写《长乐老叙》,自述他在历代王朝中所享受的荣耀,当时的人都推崇他的人品道德,和宽宏的度量。

欧阳修及司马光二位儒家学派大师,对冯道所作的抨击,态度和措辞,都十分严厉,甚至诟骂冯道是奸臣中的奸臣。显示他们卫道心切,对知识分子的堕落,有无比的痛心。但也暴露了一项事实: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酱缸,在十世纪末叶,已经沉淀完成,礼教已长成巨兽,开始吃人。

冯道本不是一个圆融的人,只因在一次向刘守光犯颜直谏时,几乎遭到杀身之祸(参考911年11月),使他学到官场中的适应技术,从此不再重蹈覆辙。但是,根据欧阳修笔下记载,在跟辽国皇帝一番对话中,他曾拯救了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五代史·冯道传》,耶律德光尝问冯道说:“天下人民,如何拯救?”冯道用谚语回答说:“此时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们都认为辽国所以没有杀光中国人,全赖冯道这一段话。后来,在跟西征统帅郭威一番对话中,冯道曾提出削平三个叛变战区的谋略,使灾难缩短(参考948年8月);而最后一次在跟现任皇帝郭荣(柴荣)一番对话中,他似乎忘了刘守光所给他的教训,再度直言顶撞,企图阻止战争。然而,这些救国救

民的事迹,在欧阳修、司马光眼中,不过一些“小善”而已,不值得一顾,只因为他失去了“大节”,曾经效忠过五个政权的皇帝,和八个异姓的君王。

且看欧阳修、司马光对大节的诠释:“明智的知识分子,当国家政治上轨道的时候,就出来做官。当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就辞职隐居。”(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这可真正是天下最伟大的一条机灵虫,为了保全自己,而把国家看成旅店,比冯道的算盘打得还精。别人千辛万苦把国家治好,大儒出来做现成的官,等到把国家治成了黑暗一片之后,大儒却拔腿去山上充当高士,丢下小民承受悲苦。当冯道在作他的“小善”,向辽国皇帝为同胞的生命求情时,“大节”凛然的明智知识分子,却躲到山林里,下下棋、吃吃茶,讥讽讥讽救人千万的人“大节”已亏、根本是奸臣中的奸臣。冯道只因为没有专在一人一姓之下为奴,便被颠倒到如此地步,传统文化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值得沉思。

大节建立在忠心之上,忠心应可分为四等,最高层次的是神性的忠,忠于以全体人类幸福为依归的理念和责任。其次是人性的忠,追求正义、公平,这是大多数人逗留的阶层,以各人的性情和品格,决定自己的位置,而终极的目标是忠于事。人性的忠堕落异化,遂成为第三层次的狗性的忠,只忠于特定的人,诸如“领袖”“帝王”之类,黑社会头目最喜欢这种人物。这种人物最大的特征是:当主人把它绑住,准备宰杀它时,它还欢天喜地地舔主人的手。狗性的忠继续堕落异化,则成为最低层次的狼性的忠,只忠于有权的大爷,谁的权大就忠于谁。谁能给他官做就忠于谁。历史上每当狼忠大行其道的时候,一定会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使人汗流浹背。

欧阳修、司马光二位极力赞扬的只是第三层次的狗性的忠,认为女子忠于一个男人,男子忠于一人一姓,才是最高贵的大节,但他无法掩饰他的破绽,当他庄严地斥责冯道:“把君王看作旅舍里来往经过的旅客,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成了君臣,改一副面孔、变一种言辞,一点都不觉得羞愧。”简直是在诟骂他自己,以及他所属的宋王

朝开国帝王和所有的开国元勋,包括欧阳修、司马光二位的老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后周帝国篇幅中,自 955 年起,赵匡胤三字忽然不见,而毫无预警地冒出了“太祖皇帝”,读者根本不知道谁是“太祖皇帝”和“太祖皇帝”是谁。后周帝国的“太祖皇帝”应是郭荣,可是他却不是郭荣,而是当时不过尚是后周帝国一个将领的赵匡胤!岂不正是“改一副面孔、变一种言辞,一点都不觉得羞愧”。而且还没有到晚上,司马光就迫不及待地先换面孔、先变言辞!问题是,提倡狗性的忠,虽然漏洞百出,却是官场中第一门学问,它可以使主子对自己欢天喜地舔手的可掬媚态,产生深刻印象,因而给他一个官做,或升他一个官做。

现代文明需要的是神性的忠,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我们至少应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忠的冲动,才是与日月并明的大节。欧阳修、司马光提倡的“大节”,不过是酱缸里的虫蛆之节。狗忠是产生可怕的所谓“英明领袖”的温床,而狼忠必然同时孕育在这个温床之中!中国人如果继续堕落,不提升自己的效忠层次,不幸地再忠错了对象、尽错了节,将使中国这个列车,加速冲向万丈深渊。

刘仁贍夫妻杀子

后周(首都开封府)大军包围南唐(首都江宁府【江苏南京】)的寿州(安徽寿县),寿州守将刘仁贍建议由边镐代替守城,而由自己率领部众出城决战。南唐齐王李景达不准,刘仁贍忧虑愤怒,终于病倒。他最小的儿子刘崇谏利用黑夜,乘快艇北渡淮河投奔后周军,被巡逻官员擒获,刘仁贍下令腰斩,左右都不敢抢救,总监军官(监军使)周廷构到中门痛哭哀求,刘仁贍仍然不准,周廷构又向刘仁贍的妻子求情,刘夫人说:“我并不是不爱崇谏,然而军法大公无私,名节

不可有亏。如果宽恕他,刘家就是一个不忠之家,我们夫妇还有什么面目再见各位将士!”催促行刑,然后再为儿子办理丧事。将士们都感动得流泪。

刘崇谏叛父叛国,处死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腰斩不可?腰斩痛苦,百倍斩首。刘仁贍夫妻对亲生儿子,竟使用这种最残忍的酷刑,显然的不是为了尽忠,而只是为表态。这种父母,使人作呕。

恶 爹

后周(首都开封府)前忠武战区(总部许州)参谋长(司马)韩伦,是皇家侍卫亲军骑兵总指挥官(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老爹。韩令坤遥兼镇安战区(总部陈州)司令官(节度使),而韩伦定居陈州(河南淮阳),干涉政府行政,贪赃枉法,成为政府及人民的一种灾难。因为犯一项大罪,被人控告,韩令坤为老爹屡次向南周帝(二任世宗)郭荣(柴荣)哭泣求情。郭荣(柴荣)下诏赦免韩伦一死,流窜沙门岛(山东蓬莱西北小岛)。韩伦后来遇到大赦,得以回家,定居洛阳,结交宫廷膳食部长(光禄卿)退休的柴守礼(郭荣【柴荣】的生父),以及当时宰相、大将王溥、王晏、王彦超的老爹们,仗恃儿子的势力,想干什么坏事就干什么坏事,人人畏惧,称他们为“十大阿父”。郭荣(柴荣)既是当今皇帝,遂没有一个人敢指摘柴守礼。郭荣(柴荣)则一直把他当作母舅尊敬,给他很优厚的待遇,但从来没有让他前去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柴守礼曾经因一件小事,忿怒之下杀了一个人,主管官员不敢查问。郭荣(柴荣)得到报告,也不追究。

权势之家的子弟,仗恃父兄官大钱多,在社会上横行霸道,世人

称他们为“恶少”——邪恶少年,固使人痛恨,但较之仗着子侄官大钱多,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的“恶爹”,减小巫见大巫,因为父亲可以管教犯罪的儿子,儿子却难以管教犯罪的父亲。

儿子官越大、钱越多,恶爹的犯罪程度就会越高。韩令坤的恶爹杀人,总算流窜沙门岛(山东蓬莱西北小岛),郭荣(柴荣)的恶爹杀人,却一点事也没有。现代人类因医药进步,饮食改进,寿命逐渐延长,老人看到子侄攀登高位可能性也越增加。我们的社会,如果不先行预防,总有一天,恶爹满街,那才是一桩大祸。

王祚展示优越

后周政府(首都开封府)任命前华州(陕西华县)州长王祚,当颍州(安徽阜阳)民兵司令(团练使)。王祚,是现任宰相王溥的老爹。王溥虽然已是宰相,可是,每当王祚有朋友来访的时候,总是叫王溥穿上宰相穿的一品官服,站在身旁招待伺候,客人们必须不断尴尬地起立致敬,王祚就说:“这是我家的猪狗,不必为他欠身!”

世界上确实有些智商奇异的人,借着侮辱甚至伤害他最亲近的人,来展示自己的优越,王祚就是这种老浑球。

李起的舌头

后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成都】)皇帝(二任)孟昶(孟仁赞),任命李昊遥兼武信战区(总部遂州)司令官(节度使)。立法院

初级立法官(右补阙)李起上疏抨击说:“查遍先例,宰相从没有人遥兼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的。”孟昶说:“李昊家人口太多、开销太大,只是为了多给他一份薪俸而已。”李起,是邛州(四川邛崃)人,性情直爽。李昊曾经劝告他说:“以你的才干,只要能保持沉默,至少可当到皇家文学侍从官(翰林学士)。”李起说:“等我没有了舌头,才不讲话。”

我们对李起先生有无限慕思,在此致敬。看到有些政客,为了做官,不但不要脸,甚至还不要命,更觉得高质量人类的可贵。

自宋宰相无座位

依照传统惯例,遇到讨论国家大事时,皇帝一定请宰相落座,从容发言,还由宦官端上茶水,然后退出。唐王朝跟五代时代,仍然沿用。可是宋王朝建立,范质等当宰相,了解自己是后周时代的臣属,不得不特别谨慎谦卑,而对赵匡胤的英明睿智,心存畏惧,往往不能畅所欲言,乃建议遇到大事时,项目条陈(札子),听候批示,赵匡胤接受。从此,坐在椅子上跟皇帝讨论国家大事的礼仪,就被废除。

赵匡胤“英明”,宰相畏惧,不能畅所欲言,有这个可能;不能畅所欲言,要求改用条陈,也有这个可能。但绝不致于把宰相吓得连屁股都不敢坐,而只敢用腿站;更不致于吓得坐着说不出话,站着反而口若悬河。事情的真相是:他们只不过想坐而没有板凳可坐而已。

《见闻近录》记载说:“传统习惯,宰相奏报事情时,坐在金殿上讨论,赵匡胤登极的第二天,宰相提出议政,赵匡胤说:‘我眼睛看不清楚,请把文件拿近一点。’宰相们拿到他跟前,赵匡胤早暗中派宦官把他们的座位撤掉。宰相站在那里奏报事情,从这个时候开始。”

这段记载,才能解释这种转变。宋王朝是有名的知识分子的乐园,实际上仅只不轻易屠杀知识分子而已,以后连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也得站着讲,学生反而坐着听。一度发生过失败的抗争:十一世纪中叶,宰相王安石认为儒家学派一向提倡尊师重道,皇家教师最好有个座位。这建议立刻引起酱缸蛆刘郃、吕海等奴性大发,认为王安石竟敢轻视皇帝的尊贵,不知道上下之礼及君臣之分,应该严惩。到了元明,越发堕落,宰相不但没有座位,不但要站着奏事,还要跪着奏事,更还要当廷被扒下裤子棍打屁股,号哭震天,中国人的尊严就更一扫而空。